
禪宗全書


中華禪藏

禪宗全書

史傳部七

（7）

藍吉富 主編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五燈會元 解題

陳垣

「五燈會元」二十卷，宋、釋普濟撰。清「四庫」著錄。有重刻宋寶祐本及元至正本。五燈者：

一、「景德傳燈錄」，法眼宗道原撰，見前。

二、「天聖廣燈錄」，臨濟宗李遵勗撰。天聖距景德不遠，各宗世次，增加無幾，惟於「景德錄」章次，略有更易，人數及句語，略有擴充，故不名續而名廣。

三、「建中靖國續燈錄」，雲門宗惟白撰。建中距景德近百年，其書志在續道原書，故名「續燈錄」。

四、「聯燈會要」，南宋淳熙十年臨濟宗悟明撰。距建中靖國約八十年，其書志在合北宋三燈爲一書，而續其所未備，故曰「聯燈會要」。

五、「嘉泰普燈錄」，雲門宗正受撰。嘉泰距建中靖國約百年，距淳熙不過二十年，然此書實未見「聯燈」。因天聖、建中二錄，不載師尼及王臣，故特補之，曰：「燈之明不擇物而照，何獨收比丘而遺帝王公卿師尼道俗耶！」惜及照之不普，故著書名普。

右五燈各三十卷。中多重複，普濟删繁就簡，合五燈爲一，故名曰「會元」。

「會元」之體制及內容

自「景德錄」頒行後，不滿二十年，而李遵勗即廣之；不滿三十年，而王隨復删之為「玉英集」十五卷。據袁本「晁志」：「隨以『傳燈錄』繁冗難觀，删為此錄，景祐甲戌上之，詔書獎答。」有致堂胡氏序，見「斐然集」十九，名「傳燈玉英節錄序」；又見「通考經籍考」。「陳氏解題」於「雪峯廣錄」條下，謂：「隨與楊大年，皆號參禪有得者。」是知「燈錄」之編，不能盡如人意。今「玉英集」有「宋藏遺珍」影本，「廣燈錄」有續藏經影本，均未見能勝「景德錄」，則改編亦殊不易也。

五燈除「聯燈」外，北宋三燈晁氏者皆著錄，普燈陳氏亦著錄，且皆見收於「通考」。陳氏曰：「本初自謂直指人心，不立文字，今四燈總一百二十卷，數千萬言，乃正不離文字耳。」陳氏對釋家態度，與晁氏不同，故輒為微詞。然五燈總一百五十卷，疊床架屋，誠有歸併删除之必要。譬之儒書，則五燈者猶宋、齊、梁、陳諸史，而「會元」則李延壽之書也。

「十七史商榷」五十三謂：「『新唐書』過譽『南北史』，平心觀之，延壽只是落想佳。因南北八史，合有鳩聚鈔撮之功，延壽適承其乏，人情樂簡，故得傳世。」吾今於「五燈會元」亦云然，自「南北史」行，而八史多殘闕；自「五燈會元」出，而五燈遂少流通，同一例也。

會元由一百五十卷，縮為二十卷，表面似減去原書七分之六，而內容實減原書二分之一耳。「會元」卷厚，清藏改方册為梵筴，析為六十卷，其原卷之厚可知也。

五燈向以南岳、青原分敍，以下不復分宗。世次既多，支派繁衍，大宗難於統攝，自應分立小宗，以爲之樞紐，庶閱者沿流溯源，易得要領。「普燈錄」於南岳、青原之下，復注小宗，較爲明晰。然每於一卷之內，南岳、青原間出，轉覺迷離。「會元」後「普燈」約五十年，各卷宗派分明，其法更爲進步，故內學外學，均喜其方便，元、明以來士大夫之好譚禪悅者，遂無不家有其書矣。惟諸本皆有目錄，無總目，不便觀覽。今揭其總目如下：

卷一　七佛至東土六祖
卷二　四、五、六祖法嗣及應化聖賢
卷三、四　南岳讓至五世
卷五、六　青原思至七世及未詳法嗣
卷七、八　青原下二世至九世
卷九　南岳下二世至八世潙仰宗
卷十　青原下八世至十二世法眼宗
卷十一、十二　南岳下四世至十五世臨濟宗
卷十三、十四　青原下四世至十五世曹洞宗
卷十五、十六　青原下六世至十六世雲門宗
卷十七、十八　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世黃龍派
卷十九、二十　南岳下十一世至十七至楊岐派

最可異者，法眼宗成立最遲，應列雲門之後，今乃列臨濟之前，頗爲世所譏議。試解釋之：

蓋以法眼先絕，止於青原十二世，不溯其始，而計其末，應列在臨濟之前也。清順治初，曹洞宗永覺元賢撰繼燈錄凡例，則以此爲抨擊「會元」口實矣。曰：「五宗次序，『景德錄』及『正宗記』俱先青原，後南岳，大川乃私黨己宗，以南岳先青原，又恐人諍論，故復以法眼先臨濟，紊亂極矣」云云。大川即普濟，其實「景德錄」於各卷敍述，亦先南岳後青原。惟卷五敍六祖法嗣時，青原先於南岳耳。此固無聊之爭，而斤斤不已，亙數百年而未息也。

普濟派系

普濟，四明奉化張氏子，與撰「聯燈」之悟明，同出於臨濟之楊岐派，爲大慧杲三世孫。大慧杲者，紹興十一年，因上堂說法，招秦檜之忌，被編置衡州者也。以世法論之，濟與明爲同曾祖昆弟，然濟並不黨於明。「聯燈」卷十九於石頭遷法嗣大顚和尚下，增入韓文公問師語句，「會元」卷五仍之；「聯燈」卷二十復以韓愈爲大顚法嗣，並有語句四則，頗爲識者所笑，「會元」卷五則刪之矣。又北宋雲門盛時，與雲門競者僞造天王碑，以天王嗣馬祖，「會元」卷七，以此事附小註，而不敢公然列天王於馬祖之下如後來「佛祖通載」等所爲，亦足見其審愼。康熙初，洞下著「法門鋤宄」，謂：「此注爲越州開元業海清公於元至正甲辰重刻「會元」時添入，大川原本從無是注，清公不考眞僞，惑世誤人，可謂業海」云。不知此說著於北宋末「林間錄」，縱使「會元」不加附注，人豈不知，未足爲「會元」病。且此注宋寶祐本已有，不待元時始添入，今竟以此罪業海，豈不寃哉！讀書不能不多聚異本，此亦一證也。

「會元」板本及撰人問題

本書向傳元至正本，即所謂業海清公重刻本是也。卷首有釋廷俊序，言：「本書爲宋季靈隱大川濟公集學徒所作，板燬，今會稽開元業海清公重刊之」云云。

明嘉靖、萬曆間，此書迭有刋本，然未嘗入藏。嘉興續藏第六十及六十一函，雖有是書，究非官板。其正式入藏，自清龍藏始。清藏析爲六十卷，然自明以來，諸本皆從至正本出。光緒初，宋本始由海外歸來，卷首有淳祐十年壬子冬普濟題詞，又有寶祐改元王槦序，卷末有寶祐元年武康沈淨明跋，是爲宋寶祐本。自此本出，而本書撰人又生問題矣。

本書彙集五燈而成，於史料搜集一層，全不費力，所費力者，特編排聯綴之工而已。此種編排聯綴之工，苟有老師爲之主持，發凡起例，即可令學徒從事纂輯。至於去取標準，隨時稟承，自可就範。

普濟爲當時老宿，據今存「大川語錄」附大觀撰「行狀」，大川卒於寶祐元年癸丑正月八日，年七十五，弟子七十餘人。是此書刻成之年，即大川卒年，在本書題詞後一二月耳。

本書題普濟撰，向無異議，光緒二十八年壬寅，貴池劉氏覆刻寶祐本跋，始以爲非普濟撰，而爲慧明撰。劉君矜爲創獲，曰：「『四庫提要』以爲靈隱寺僧釋普濟字大川者所撰，按此本王槦序，獨云慧明首座，萃五燈爲一集，則撰人名慧明，非作序之普濟。當是內府本無王槦序。非此宋本復顯，訂正撰人之誤，後世誰復知慧明所著，是尤見宋本之足貴」云。光緒三十一年乙巳，

況周儀撰「蕙風簃隨筆」卷二，於「五燈會元」條下，即採其說。

一九三〇年庚午，長沙復將寶祐本影印，劉善澤跋亦云：「焦竑『經籍志』、錢氏補『元史藝文志』著錄此書，並作普濟撰，藉非宋槧復出，踵謬貽謬，殆終無訂正之時。檢嘉靖本釋廷俊序，云：『宋季靈隱大川禪師濟公以五燈爲書浩博，學者罕能通究，迺集學徒作「五燈會元」。』廷俊此序作於元至正甲辰，距宋寶祐癸丑，相去才百年，已不知爲慧明書，而漫焉不加考覈，斯爲疏矣」云。然吾以爲廷俊豈不知，序明言集學徒爲之，慧明即學徒之一也。普濟卒於宋寶祐元年，錢氏之誤，在誤以本書入『元藝文志』，其以爲宋末靈隱寺僧普濟撰，未嘗誤也。錢氏未見普濟「行狀」，不知普濟卒年，據廷俊序以爲宋末人，當卒於元初，故以入『元藝文志』，史料不備，推想如是，亦未爲大誤。

寶祐本沈淨明跋言：「禪宗語要，具在五燈，卷帙浩繁，頗難兼閱。謹就靈隱禪寺，命諸禪人集成一書，以便觀覽。」則是書實發起於沈氏，慧明蓋諸禪人之一，普濟其主編也。若必以此書爲慧明撰，恐諸禪人未必心服。且當時大川並不以「會元」重，故「行狀」略不及之，而「五燈會元」則反藉大川以行也。

慧明不知何許人，王槦序稱爲首座，則爲當時小師可知。吾友莫天一撰「五十萬卷樓藏書目」卷十四，據「新續高僧傳」淨讀篇，謂：「慧明字無晦，鹽官人，晚居常照寺，持彌陀號，日數萬聲，慶元五年春累足而逝」云。此亦沙門同名易混之一例也。慶元五年，下距寶祐元年凡五十四載，枯骨何能著書？莫先生目錄印行後，吾始得見，未及爲之追改矣。

——摘自「中國佛教史籍概論」卷四

點校凡例

一、本書點校，以景宋寶祐本爲底本，以清龍藏本（簡稱清藏本）、日本卍續藏經本（簡稱續藏本）爲參校本。

二、凡改正底本，一般都作校勘記。惟避諱缺筆字、異體字和明顯的版刻誤字據上下文意逕改，不出校記。

三、凡佛、菩薩、和尚、道人、禪師、居士、官職等名號，均連上主名一併加標綫。例如：

普賢菩薩　東坡居士　山谷道人

四、禪師籍貫、山名、寺名、賜號、法名較複雜，一律加標綫，分斷，以醒眉目。例如：

江州圓通青谷真際德止禪師

五、禪師上堂，等於開示演説，故於「上堂」下加冒號引號，惟上堂時舉公案或帶有小動作者，則於「上堂」下加逗號。例如：

上堂：「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

上堂，舉船子囑夾山曰：「……」

上堂，卓拄杖一下，召大衆曰：「……」

六、凡屬同名異譯、前後歧出者，如「舍利」、「設利」、「荼毗」、「闍維」，不復一一改正。

七、原書不分段，此次整理時適當地加以劃分。

八、原書卷首無總目，此次整理時予以增補，同時去掉了每卷卷首原有的細目。書中每一條目的標題，亦係此次整理時增補。

題詞

世尊拈花，如蟲禦木。迦葉微笑，偶爾成文。累他後代兒孫，一一聯芳續焰。大居士就文挑剔，亘千古光明燦爛。

淳祐壬子冬住山普濟書于直指堂

王序

予聞孔聖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又聞釋迦在靈山拈花，迦葉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大迦葉。」二者用處不同，義則一也。由此觀之，一貫之理，以心傳心，千萬載間，緜緜不絕。其道學宗派，蓋自曾子一「唯」中來。佛法昭明，歷幾千劫，闡揚宗風，源源相繼。其教外別傳，蓋自迦葉「微笑」中始，烏可岐而二哉？自景德中有傳燈錄行于世，繼而有廣燈、聯燈、續燈、普燈。燈燈相續，派別枝分，同歸一揆。是知燈者，破愚暗以明斯道。今慧明首座萃五燈爲一集，名曰五燈會元，便於觀覽。沈居士捐財鳩工，鋟梓於靈隱山，實大川老盧都寺贊成之。帙成，保庵攜一部來，再三懇予爲序。予曰：「一大藏教，如拭不淨紙。由此知佛法不在文字上，不向言語中。若是大丈夫漢見得明，悟得徹，如俊鶻搦禽，提得便去。若迴頭側腦，稍涉遲疑，則空過新羅矣。至如尋章摘句，徒增口鼓，打纏葛藤，料掉了無交涉，又豈可與語此集哉？雖然，其初地二乘，繙閱中或恐一言一句，築著磕著，則與歷代祖師、天下老和尚把手共行，使斯集大播無窮矣。」

時寶祐改元清明日通庵王槦謹序

跋

安吉州武康縣崇仁鄉禺山里正信弟子沈淨明，幸生中國，忝預人倫。涉世多艱，幼失恃怙。本將知命，遂閲華嚴大經、傳燈諸録，深信此道不從外得。切見禪宗語要，具在五燈。卷帙浩繁，頗難兼閲。謹就景德靈隱禪寺，命諸禪人，集成一書，名曰五燈會元，以便觀覽。爰竭己資，及慕同志，選工刻梓，用廣流通，續如來慧命，闡列祖圓機，燈燈相傳，光明不斷。普願若僧若俗，或見或聞，開悟本心，咸躋覺地，出生功德。謹用祝延聖壽，保國安民。次冀施財助力，共獲休祥。普報四恩，用資三有。劫石有盡，我願無窮。

寶祐元年正月旦日沈淨明謹題

五燈會元目録

卷第一

卷第二

四祖下二世

卷第四

南嶽下三世

卷第五

青原下四世

中册 卷第六

青原下五世

卷第七

青原下二世

青原下三世

青原下四世

青原下五世

青原下六世

感潭資國禪師法嗣……四三五

卷第八

青原下七世

青原下九世

卷第九

溈仰宗

卷第十

法眼宗

青原下十世

南嶽下六世

南嶽下七世

五燈會元卷第一

七佛

古佛應世，緜歷無窮，不可以周知而悉數也。近故譚賢劫有千如來。暨于釋迦，但紀七佛。按長阿含經云：「七佛精進力，放光滅暗冥。各各坐樹下，於中成正覺。」又曼殊室利爲七佛祖師，金華善慧大士登松山頂行道，感七佛引前，維摩接後。今之撰述，斷自七佛而下。

毗婆尸佛

毗婆尸佛。過去莊嚴劫，第九百九十八尊。偈曰：「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象。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長阿含經云：「人壽八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槃頭，母槃頭婆提。居般頭婆提城。坐波波羅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三十四萬八千。神足二：一名騫茶，二名提舍。侍者無憂子方膺。」

尸棄佛

尸棄佛。莊嚴劫，第九百九十九尊。偈曰：「起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風，幻出

無根無實性。」長阿含經云：「人壽七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明相，母光耀。居光相城。坐分陀利樹下，說法三會，度人二十五萬。神足二：一名阿毗浮，二名婆婆。侍者忍行子無量。

毗舍浮佛

毗舍浮佛。莊嚴劫，第一千尊。偈曰：「假借四大以爲身，心本無生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罪福如幻起亦滅。」長阿含經云：「人壽六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刹利，姓拘利若。父善燈，母稱戒。居無喻城。坐婆羅樹下，說法二會，度人一十三萬。神足二：一扶遊，二鬱多摩。侍者寂滅子妙覺。

拘留孫佛

拘留孫佛。見在賢劫，第一尊。偈曰：「見身無實是佛身，了心如幻是佛幻。了得身心本性空，斯人與佛何殊別？」長阿含經云：「人壽四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禮得，母善枝。居安和城。坐尸利沙樹下，說法一會。度人四萬。神足二：一薩尼，二毗樓。侍者善覺子上勝。

拘那含牟尼佛

拘那含牟尼佛。賢劫，第二尊。偈曰：「佛不見身知是佛，若實有知別無佛。智者能知罪性空，坦然不怖於生死。」長阿含經云：「人壽三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大德，母善勝。居清淨城。

坐烏暫婆羅門樹下，説法一會，度人三萬。神足二：一舒槃那，二鬱多樓。侍者安和子導師。

迦葉佛

迦葉佛。賢劫，第三尊。偈曰：「一切衆生性清淨，從本無生無可滅。卽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長阿含經云：「人壽二萬歲時，此佛出世。」種婆羅門，姓迦葉。父梵德，母財主。居波羅奈城。坐尼拘律樹下，説法一會，度人二萬。神足二：一提舍，二婆羅婆。侍者善友子集軍。

釋迦牟尼佛

釋迦牟尼佛。賢劫，第四尊。姓刹利，父淨飯天，母大清淨妙位。登補處，生兜率天上，名曰勝善天人，亦名護明大士。度諸天衆，説補處行，於十方界中，現身説法。普曜經云：「佛初生刹利王家，放大智光明，照十方世界。地涌金蓮華，自然捧雙足。東西及南北，各行於七步。分手指天地，作師子吼聲。上下及四維，無能尊我者。」卽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歲四月八日也。

至四十二年二月八日，年十九，欲求出家而自念言：「當復何遇？」卽於四門遊觀，見四等事，心有悲喜而作思維，此老、病、死，終可厭離。於是夜子時，有一天人名曰淨居，於窗牖中叉手白言：「出家時至，可去矣。」太子聞已，心生歡喜，卽逾城而去，於檀特山中修道。始於阿藍迦藍處三年，學不用處定，知非便捨。復至鬱頭藍弗處三年，學非非想定，知非亦捨。又至象頭山，同諸外道日食麻麥，經于

六年。故經云：「以無心意、無受行，而悉摧伏諸外道。」先歷試邪法，示諸方便，發諸異見，令至菩提。故普集經云：「菩薩於二月八日，明星出時成道，號天人師，時年三十矣。」卽穆王三年癸未歲也。

既而於鹿野苑中爲憍陳如等五人轉四諦法輪而證道果。說法住世四十九年，後告弟子摩訶迦葉：「吾以清淨法眼、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正法，將付於汝，汝當護持。」并勑阿難：「副貳傳化，無令斷絶。」而說偈曰：「法本法無法，無法法亦法。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爾時世尊說此偈已，復告迦葉：「吾將金縷僧伽梨衣傳付於汝，轉授補處，至慈氏佛出世，勿令朽壞。」迦葉聞偈，頭面禮足曰：「善哉！善哉！我當依勑，恭順佛故。」爾時世尊至拘尸那城，告諸大衆：「吾今背痛，欲入涅柈。」〔一〕卽往熙連河側，娑羅雙樹下，右股累足〔二〕，泊然宴寂。復從棺起，爲母說法。特示雙足化婆耆，并說無常偈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時諸弟子卽以香薪競荼毗之，燼後金棺如故。爾時大衆卽於佛前，以偈讚曰：「凡俗諸猛熾，何能致火爇？請尊三昧火，闍維金色身。」爾時金棺從座而舉，高七多羅樹，往返空中，化火三昧。須臾灰生，得舍利八斛四斗。卽穆王五十二年壬申歲二月十五日也。自世尊滅後一千一十七年，教至中夏，卽後漢永平十年戊辰歲也。

世尊纔生下，乃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曰：「天上天下，唯吾獨尊。」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文殊白椎曰：「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默然而坐。阿

〔一〕涅柈，清藏本、續藏本均作「涅槃」。
〔二〕右股，清藏本、續藏本均作「右脇」。

難白椎曰：「請世尊説法。」世尊云：「會中有二比丘犯律行，我故不説法。」阿難以他心通觀是比丘，遂乃遣出。世尊還復默然。阿難又[一]曰：「適來爲二比丘犯律，是二比丘已遣出，世尊何不説法？」世尊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説法。」便下座。世尊一日陞座，大衆集定。迦葉白椎曰：「世尊説法竟。」世尊便下座。世尊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説法，及辭天界而下，時四衆八部，俱往空界奉迎。有蓮花色比丘尼作念云：「我是尼身，必居大僧後見佛。不如用神力變作轉輪聖王，千子圍繞。」最初見佛，果滿其願。世尊纔見，乃訶云：「蓮花色比丘尼，汝何得越大僧見吾？汝雖見吾色身，且不見吾法身。須菩提巖中宴坐，却見吾法身。」世尊昔因文殊至諸佛集處，值諸佛各還本處，唯有一女人近彼佛坐，入於三昧。文殊乃白佛云：「何此人得近佛坐，而我不得？」佛告文殊：「汝但覺此女令從三昧起，汝自問之。」文殊遶女人三帀，鳴指一下，乃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曰：「假使百千萬文殊[二]，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經過四十二恒河沙國土[三]，有罔明菩薩出此女人定[四]。」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涌出，作禮世尊。世尊勅罔明出，罔明却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世尊因波斯匿王問：「勝義諦中有世俗諦否？若言無，智不應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

[一]曰，續藏本作「白」。
[二]續藏本無「萬」字。
[三]續藏本無「經」字。
[四]清藏本「出」上有「能」字。

義云何？」佛言：「大王！汝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説，汝今無聽。無説無聽，是名爲一義二義。」世尊一日見文殊在門外立，乃曰：「文殊！文殊！何不入門來？」文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世尊一日坐次，見二人舁豬過，乃問：「這箇是甚麼？」曰：「佛具一切智，豬子也不識！」世尊曰：「也須問過。」世尊因有異學問：「諸法是常邪？」世尊不對。又問：「諸法是無常邪？」亦不對。異學曰：「世尊具一切智，何不對我？」世尊曰：「汝之所問，皆爲戲論。」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説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却擡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彊説有青、黄、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通[一]。世尊因乾闥婆王獻樂，其時山河大地盡作琴聲。迦葉起作舞，王問迦葉：「豈不是阿羅漢諸漏已盡，何更有餘習？」佛曰：「實無餘習，莫謗法也。」王又撫琴三徧，迦葉亦三度作舞。王曰：「迦葉作舞，豈不是？」佛曰：「實不曾作舞！」王曰：「世尊何得妄語？」佛曰：「不妄語。汝撫琴，山河大地木石盡作琴聲，豈不是？」王曰：「是。」佛曰：「迦葉亦復如是。所以實不曾作舞。」王乃信受。

世尊因外道問：「昨日説何法？」曰：「説定法。」外道曰：「今日説何法？」曰：「不定法。」外道曰：「昨日説定法，今日何説不定法？」世尊曰：「昨日定，今日不定。」世尊因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五通應諾。佛曰：「那一通，你問我？」世尊因普眼菩薩欲見普賢，不可

[一]通，清藏本作「道」。

得見，乃至三度入定，偏觀三千大千世界，覓普賢不可得見，而來白佛。佛曰：「汝但於靜三昧中起一念，便見普賢。」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空中乘六牙白象。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迦葉欲白椎擯出，纔拈椎，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汝擬擯那箇文殊？」迦葉無對。世尊因長爪梵志索論義，預約曰：「我義若墮，我自斬首。」世尊曰：「汝義以何爲宗？」志[一]曰：「我以一切不受爲宗。」世尊曰：「是見受否？」志拂袖而去。行至中路，乃省。謂弟子曰：「我當回去，斬首以謝世尊。」弟子曰：「人天衆前，幸當得勝，何以斬首？」志曰：「我寧於有智人前斬首，不於無智人前得勝。」乃歎曰：「我義兩處負墮，是見若受，負門處麁；是見不受，負門處細。一切人天二乘，皆不知我義墮處，唯有世尊諸大菩薩知我義墮。」回至世尊前曰：「我義兩處負墮，故當斬首以謝。」世尊曰：「我法中無如是事，汝當回心向道。」於是同五百徒衆一時投佛出家，證阿羅漢。

世尊昔欲將諸聖衆，往第六天説大集經，勑他方此土、人間天上、一切獰惡鬼神，悉皆輯會，受佛付囑，擁護正法。設有不赴者，四天門王飛熱鐵輪追之令集。既集會已，無有不順佛勑者，各發弘誓，擁護正法。唯有一魔王謂世尊曰：「瞿曇！我待一切衆生成佛盡，衆生界空，無有衆生名字，我乃發菩提心。」世尊當與阿難行次，見一古佛塔。世尊便作禮。阿難曰：「此是甚麼人塔？」世尊曰：「此是過去諸佛塔。」阿難曰：「過去諸佛是甚麼人弟子？」世尊曰：「是吾弟子。」阿難曰：「應當如是。」世尊因有外道問：「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

[一]以，原作「已」，據清藏本改。

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世尊一日勅阿難：「食時將至，汝當入城持鉢。」阿難應諾。世尊曰：「汝既持鉢，須依過去七佛儀式。」阿難便問：「如何是過去七佛儀式？」世尊召阿難，阿難應諾。世尊曰：「持鉢去！」世尊因有比丘問：「我於世尊法中見處即有，證處未是。世尊當何所示？」世尊曰：「比丘某甲，當何所示，是汝此問？」

世尊成道後，在逝多林中一樹下跏趺而坐。有二商人以五百乘車經過林畔，有二車牛不肯前進。商人乃訝，見之山神。報言：「林中有聖人成道，經逾四十九日未食，汝當供養。」商人入林，果見一人端然不動。乃問曰：「爲是梵王邪？帝釋邪？山神邪？河神邪？」世尊微笑，舉袈裟角示之。商人頂禮，遂陳供養。世尊因耆婆善别音響，至一塚間，見五髑髏，乃敲一髑髏問耆婆：「此生何處？」曰：「此生人道。」世尊又敲一曰：「此生何處？」曰：「此生天道。」世尊又别敲一問：「此生何處？」耆婆罔知生處。世尊因黑氏梵志運神力，以左右手擎合歡、梧桐花兩株，來供養佛。佛召仙人，梵志應諾。佛曰：「放下著。」梵志遂放下左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又放下右手一株花。佛又召仙人：「放下著。」梵志曰：「世尊，我今兩手皆空，更教放下箇甚麼？」佛曰：「吾非教汝放捨其花，汝當放捨外六塵、内六根、中六識。一時捨却，無可捨處，是汝免生死處。」梵志於言下悟無生忍。

世尊因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内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持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爲善被害。文殊師利！爾從本已來無有我

人，但以內心見有我人。內心起時，我必被害，卽名爲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我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於是五百比丘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持逼如來身。如劍佛亦爾，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世尊因地布髮掩泥，獻花於然燈。然燈見布髮處，遂約退衆，乃指地曰：「此一方地，宜建一梵剎。」時衆中有一賢于長者，持標於指處插曰：「建梵剎竟。」時諸天散花，讚曰：「庶子有大智矣！」

世尊因七賢女遊屍陀林，一女指屍曰：「屍在這裏，人向甚處去？」一女曰：「作麼？作麼？」諸姊諦觀，各各契悟，感帝釋散花曰：「惟願聖姊有何所須，我當終身供給。」女曰：「我家四事七珍，悉皆具足，唯要三般物：一要無根樹子一株，二要無陰陽地一片，三要叫不響山谷一所。」帝釋曰：「一切所須，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實無得。」女曰：「汝若無此，爭解濟人？」帝釋罔措，遂同往白佛。佛言：「憍尸迦，我諸弟子大阿羅漢不解此義，唯有諸大菩薩乃解此義。」世尊因調達謗佛，生身入地獄，遂令阿難問：「你在地獄中安否？」曰：「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問：「你還求出否？」曰：「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曰：「佛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曰：「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

世尊因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威神攝向二鐵圍山，城東有一老母，與佛同生而不欲見佛。每見佛來，卽便回避。雖然如此，回顧東西，總皆是佛。遂以手掩面，於十指掌中亦總是佛。

殃崛摩羅因持鉢至一長者門，其家婦人正值產難，子母未分。長者曰：「瞿曇弟子，汝爲至聖，當有何能免產難？」殃崛語長者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問世尊，却來相報。」及返，具事白佛。

佛告殃崛：「汝速去報，言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奉佛語疾往告之。其婦得聞，當時分免。

世尊甞在尼俱律樹下坐次，因二商人問：「世尊還見車過否？」曰：「不見。」商人曰：「還聞否？」曰：「不聞。」商人曰：「莫禪定否？」曰：「不禪定。」曰：「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嘆曰：「善哉！善哉！」世尊覺而不見。遂獻白氎兩段。

世尊在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是時衆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世尊至多子塔前，命摩訶迦葉分座令坐，以僧伽梨圍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於汝，汝當護持，傳付將來。」世尊臨入涅槃，文殊大士請佛再轉法輪。世尊咄曰：「文殊！吾四十九年住世，未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世尊於涅槃會上，以手摩胷，告衆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若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時百萬億衆，悉皆契悟。

西天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陀國人也。姓婆羅門，父飲澤，母香志。昔爲鍛金師，善明金性，使其柔伏。付法傳云：甞於久遠劫中，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金色有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所，請飾佛面。既而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爲無姻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

梵天。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陀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飮光勝尊，蓋以金色爲號也。繇是志求出家，冀度諸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除，袈裟著體，常於衆中稱歎第一。」復言：「吾以清淨法眼，將付於汝。汝可流布，無令斷絶。」涅槃經云：爾時世尊欲涅槃時，迦葉不在衆會，佛告諸大弟子，迦葉來時，可令宣揚正法眼藏。爾時迦葉在耆闍崛山畢鉢羅窟，覩勝光明卽入三昧，以淨天眼，觀見世尊於熙連河側，入般涅槃。乃告其徒曰：「如來涅槃也，何其駛哉！」卽至雙樹間，悲戀號泣。佛於金棺出示雙足。爾時迦葉告諸比丘：「佛已荼毗，金剛舍利，非我等事。我等宜當結集法眼，無令斷絶。」乃說偈曰：「如來弟子，且莫涅槃，得神通者，當赴結集。」於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耆闍崛山畢鉢羅窟。時阿難爲漏未盡，不得入會，後證阿羅漢果，由是得入。迦葉乃白衆言：「此阿難比丘多聞總持，有大智慧，常隨如來，梵行清淨。所聞佛法，如水傳器，無有遺餘。佛所讚歎，聰敏第一。宜可請彼集修多羅藏。」大衆默然。迦葉告阿難曰：「汝今宜宣法眼。」阿難聞語信受，觀察衆心而宣偈言：「比丘諸眷屬，離佛不莊嚴。猶如虛空中，衆星之無月。」說是偈已，禮衆僧足，升法座而宣是言：「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某處說某經教，乃至人天等作禮奉行。」時迦葉問諸比丘：「阿難所言，不錯謬乎？」皆曰：「不異世尊所說。」迦葉乃告阿難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將正法付囑於汝。汝善守護，聽吾偈言：『法法本來法，無法無非法。何於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說偈已，乃持僧伽梨衣入雞足山，俟慈氏下生。卽周孝王五年丙辰歲也。

尊者因外道問：「如何是我我？」者曰：「覓我者是汝我。」外道曰：「這箇是我我，師我何在？」者曰：「汝問我覓。」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彌見，乃問尊者：「何得自爲？」者曰：「我若不爲，誰爲我爲？」

二祖阿難尊者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也。姓剎利帝，父斛飯王，實佛之從弟也。梵語阿難陀，此云慶喜，亦云歡喜。如來成道夜生，因爲之名。多聞博達，智慧無礙。世尊以爲總持第一，嘗所讚歎。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受持法藏，如水傳器，佛乃命爲侍者。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見一奇特事。」佛曰：「見何奇特事？」者曰：「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總見無常。」佛曰：「我昨日入城，亦見一奇特事。」者曰：「未審見何奇特事？」佛曰：「我入城時見一攢樂人作舞，出城時亦見樂人作舞。」一日問迦葉曰：「師兄！世尊傳金襴袈裟外，別傳箇甚麽？」迦葉召阿難，阿難應諾。迦葉曰：「倒却門前刹竿著！」

後阿闍世王白言：「仁者！如來、迦葉尊勝二師，皆已涅槃，而我多故，悉不能覩。尊者般涅槃時，願垂告別。」尊者許之。後自念言：「我身危脆，猶如聚沫，況復衰老，豈堪久長？阿闍世王與吾有約。」乃詣王宮，告之曰：「吾欲入涅槃，來辭耳。」門者曰：「王寢，不可以聞。」者曰：「俟王覺時，當爲我說。」時阿闍世王夢中見一寶蓋，七寶嚴飾，千萬億衆圍繞瞻仰；俄而風雨暴至，吹折其柄，珍寶瓔珞，悉墜於地，心甚驚異。既寤，門者具白上事。王聞，失聲號慟，哀感天地。卽至毗舍離城，見尊者在恒河中流，跏趺而坐。王乃作禮，而說偈曰：「稽首三界尊，棄我而至此，暫憑悲願力，且莫般涅槃。」時毗舍離王亦在河側，說偈言：「尊者一何速，而歸寂滅場；願住須臾間，而受於供養。」尊者見二國王咸來勸請，乃說偈言：「二王善嚴住，勿爲苦悲戀。涅槃當我靜，而無諸有故。」尊者復念：我若偏向一國，諸國爭競，無有是

處，應以平等度諸有情。遂於恒河中流，將入寂滅。是時山河大地，六種震動，雪山有五百仙人，覩茲瑞應，飛空而至，禮尊者足，胡跪白言：「我於長老，當證佛法，願垂大慈，度脱我等。」尊者默然受請，即變殑伽河悉爲金地，爲其仙衆説諸大法。尊者復念：先所度脱弟子應當來集。須臾，五百羅漢從空而下，爲諸仙人出家授具。其仙衆中有二羅漢：一名商那和修，二名末田底迦。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來以大法眼付大迦葉，迦葉入定而付於我；我今將滅，用傳於汝。汝受吾教，當聽偈言：『本來付有法，付了言無法。各各須自悟，悟了無無法。』」尊者付法眼藏竟，踊身虛空，現十八變，入風奮迅三昧。分身四分：一分奉忉利天，一分奉娑竭羅龍宮，一分奉毗舍離王，一分奉阿闍世王。各造寶塔而供養之。乃厲王十二年癸巳歲也。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也。亦名舍那婆斯。姓毗舍多，父林勝，母憍奢耶，在胎六年而生。梵語商諾迦，此云自然服，即西域九枝秀草名也。若聖人降生，則此草生於淨潔之地。和修生時，瑞草斯應。昔如來行化至摩突羅國，見一青林，枝葉茂盛，語阿難曰：「此林地名優留茶，吾滅度後一百年，有比丘商那和修，於此轉妙法輪。」後百歲，果誕和修，出家證道，受慶喜尊者法眼，化導有情。及止此林，降二火龍，歸順佛教。龍因施其地，以建梵宮。尊者化緣既久，思付正法。尋於吒利國，得優波毱多以爲給侍。因問毱多曰：「汝年幾邪？」答曰：「我年十七。」者曰：「汝身十七，性十七邪？」答曰：「師

髮已白，爲髮白邪？心白邪？」者曰：「我但髮白，非心白耳。」毱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也。」尊者知是法器。後三載，遂爲落髮授具。乃告曰：「昔如來以無上法眼付囑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勿令斷絕。汝受吾教，聽吾偈言：『非法亦非心，無心亦無法。說是心法時，是法非心法。』」說偈已，卽隱於罽賓國南象白山中。後於三昧中，見弟子毱多有五百徒衆，常多懈慢。尊者乃往彼，現龍奮迅三昧以調伏之。而說偈曰：「通達非彼此，至聖無長短。汝除輕慢意，疾得阿羅漢。」五百比丘聞偈已，依教奉行，皆獲無漏。尊者乃現十八變火光三昧，用焚其身。毱多收舍利，葬於梵迦羅山。五百比丘各持一幡，迎導至彼，建塔供養。乃宣王二十二年乙未歲也。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

四祖優波毱多尊者，吒利國人也。亦名優波崛多，又名鄔波毱多。姓首陀，父善意。十七出家，二十證果。隨方行化，至摩突羅國，得度者甚衆。由是魔宮震動，波旬愁怖，遂竭其魔力，以害正法。尊者卽入三昧，觀其所由。波旬復伺便，密持瓔珞縻之于頸。及尊者出定，乃取人狗蛇三屍，化爲華鬘，耎言慰諭波旬曰：「汝與我瓔珞，甚是珍妙。吾有華鬘，以相酬奉。」波旬大喜，引頸受之，卽變爲三種臭屍，蟲蛆壞爛。波旬厭惡，大生憂惱。盡己神力，不能移動。乃升六欲天，告諸天主。又詣梵王，求其解免。彼各告言：「十力弟子，所作神變，我輩凡陋，何能去之？」波旬曰：「然則奈何？」梵王曰：「汝可歸心尊者，卽能除斷。」乃爲說偈，令其回向曰：「若因地倒，還因地起；離地求起，終無其理。」波旬受教已，

卽下天宮，禮尊者足，哀露懺悔。尊者告曰：「汝自今去，於如來正法，更不作嬈害否？」波旬曰：「我誓回向佛道，永斷不善。」尊者曰：「若然者，汝可口自唱言：皈依三寶。」魔王合掌三唱，華鬘悉除。乃歡喜踊躍，作禮尊者而說偈曰：「稽首三昧尊，十力聖弟子。我今願回向，勿令有劣弱。」

尊者在世化導，證果最多。每度一人，以一籌置於石室。其室縱十八肘，廣十二肘，充滿其間。最後有一長者子，名曰香衆，來禮尊者，志求出家。尊者問曰：「汝身出家，心出家？」答曰：「我來出家，非爲身心。」尊者曰：「不爲身心，復誰出家？」答曰：「夫出家者，無我我故。無我我故，卽心不生滅；心不生滅，卽是常道。諸佛亦常心無形相，其體亦然。」尊者曰：「汝當大悟，心自通達。宜依佛法僧，紹隆聖種。」卽爲剃度，授具足戒。仍告之曰：「汝父嘗夢金日而生汝，可名提多迦。」復謂曰：「如來以大法眼藏，次第傳授，以至於我。今復付汝，聽吾偈言：『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付法已，乃踊身虛空，呈十八變，却復本座，跏趺而逝。提多迦以室內籌用焚師軀，收舍利，建塔供養。卽平王三十年庚子歲也。

五祖提多迦尊者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伽陀國人也。梵語提多迦，此云通真量。初生之時，父夢金日自屋而出，照耀天地。前有大山，諸寶嚴飾。山頂泉涌，滂沱四流。後遇毱多尊者，爲解之曰：「寶山者，吾身也。泉涌者，法無盡也。日從屋出者，汝今入道之相也。照耀天地者，汝智慧超越也。」尊者聞師說已，歡喜踊

羅，而唱偈言：「巍巍七寶山，常出智慧泉。回爲真法味，能度諸有緣。」毱多尊者亦說偈曰：「我法傳於汝，當現大智慧。金日從屋出，照耀於天地。」提多迦聞師妙偈，設禮奉持。後至中印度，彼國有八千大仙，彌遮迦爲首。聞尊者至，率衆瞻禮。謂尊者曰：「昔與師同生梵天，我遇阿私陀仙授我仙法，師逢十力弟子，修習禪那，自此報分殊塗，已經六劫。」者曰：「支離累劫，誠哉不虛。今可捨邪歸正，以入佛乘。」彌遮迦曰：「昔阿私陀仙人授我記云：『汝却後六劫，當遇同學，獲無漏果。』今也相遇，非宿緣邪？願師慈悲，令我解脫。」者卽度出家，命諸聖授戒。其餘仙衆，始生我慢。尊者示大神通，於是俱發菩提心，一時出家。者乃告彌遮迦曰：「昔如來以大法眼藏密付迦葉，展轉相授，而至於我。我今付汝，當護念之。」乃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說偈已，踊身虛空作十八變，火光三昧，自焚其軀。彌遮迦與八千比丘同收舍利，於班茶山中起塔供養。卽莊王五年己丑歲也。

六祖彌遮迦尊者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也。既傳法已，遊化至北天竺國，見雉堞之上有金色祥雲，歎曰：「斯道人氣也，必有大士爲吾嗣。」乃入城，於闤闠間有一人手持酒器，逆而問曰：「師何方來？欲往何所？」祖曰：「從自心來，欲往無處。」曰：「識我手中物否？」祖曰：「此是觸器而負淨者。」曰：「師識我否？」祖曰：「我卽不識，識卽非我。」復謂之曰：「汝試自稱名氏，吾當後示本因。」彼說偈答曰：「我從無量劫，至于生此國，本姓頗羅墮，名字婆須蜜。」祖曰：「我師提多迦說，世尊昔遊北印度，語阿難言：『此國中吾滅後三

百年，有一聖人姓頗羅墮，名婆須蜜，而於禪祖，當獲第七。』世尊記汝，汝應出家。」彼乃置器禮師，側立而言曰：「我思往劫，嘗作檀那，獻一如來寶座，彼佛記我曰：『汝於賢劫釋迦法中，宣傳至教。』今符師說，願加度脫。」祖卽與披剃，復圓戒相，乃告之曰：「正法眼藏，今付於汝，勿令斷絶。」乃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祖說偈已，入師子奮迅三昧，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却復本座，化火自焚。婆須蜜收靈骨，貯七寶函，建浮圖寘于上級。卽襄王十五年甲申歲也。

七祖婆須蜜尊者

七祖婆須蜜尊者，北天竺國人也。姓頗羅墮，常服淨衣，執酒器，遊行里閈，或吟或嘯，人謂之狂。及遇彌遮迦尊者，宣如來往誌，自省前緣，投器出家，受法行化。至迦摩羅國，廣興佛事。於法座前，忽有智者自稱：「我名佛陀難提，今與師論義。」祖曰：「仁者論卽不義，義卽不論。若擬論義，終非義論。」難提知師義勝，心卽欽服。曰：「我願求道，霑甘露味。」祖遂與剃度，而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正法眼藏，我今付汝，汝當護持。」乃說偈曰：「心同虛空界，示等虛空法。證得虛空時，無是無非法。」卽入慈心三昧。時梵王帝釋及諸天衆俱來作禮，而說偈言：「賢劫衆聖祖，而當第七位。尊者哀念我，請爲宣佛地。」尊者從三昧起，示衆曰：「我所得法，而非有故，若識佛地，離有無故。」語已，還入三昧，示涅槃相。難提卽於本座起七寶塔，以葬全身。卽定王十七年辛未歲也。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

八祖佛陀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也。姓瞿曇氏，頂有肉髻，辯捷無礙。初遇婆須蜜，出家受教。既而領徒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白光上騰，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致禮，問：「何所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蜜多，年已五十，口未曾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爲最道者？」祖以偈答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與道合，諸佛心卽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伏馱聞偈已，便行七步。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慮父母愛情難捨，故不言不履耳。」長者遂捨令出家。祖尋授具戒，復告之曰：「我今以如來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勿令斷絕。」乃說偈曰：「虛空無內外，心法亦如此。若了虛空故，是達真如理。」伏馱承師付囑，以偈讚曰：「我師禪祖中，當得爲第八。法化衆無量，悉獲阿羅漢。」爾時佛陀難提卽現神變，却復本座，儼然寂滅。衆興寶塔，葬其全身。卽景王十年丙寅歲也。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

九祖伏馱蜜多尊者，提伽國人也。姓毗舍羅。既受八祖付囑，後至中印度行化。時有長者香蓋，攜一子而來，瞻禮祖曰：「此子處胎六十歲，因號難生。嘗會一仙者，謂此兒非凡，當爲法器。今遇尊

者，可令出家。」祖卽與落髮授戒，羯磨之際，祥光燭座，仍感舍利三七粒現前，自此精進忘疲。旣而祖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理本無名，因名顯眞理。受得眞實法，非眞亦非僞。」祖付法已，卽入滅盡三昧而般涅槃。衆以香油旃檀闍維，收舍利，建塔于那爛陀寺。卽敬王三十三年甲寅歲也。

十祖脇尊者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也。本名難生。初將誕時，父夢一白象，背有寶座，座上安一明珠，從門而入，光照四衆，旣覺遂生。後值九祖，執侍左右，未嘗睡眠，謂其脇不至席，遂號脇尊者焉。初至華氏國，憩一樹下。右手指地而告衆曰：「此地變金色，當有聖人入會。」言訖，卽變金色。時有長者子富那夜奢，合掌前立。祖問曰：「汝從何來？」荅曰：「我心非往。」祖曰：「汝何處住？」荅曰：「我心非止。」祖曰：「汝不定邪？」曰：「諸佛亦然。」祖曰：「汝非諸佛。」曰：「諸佛亦非。」祖因說偈曰：「此地變金色，預知有聖至。當坐菩提樹，覺華而成已。」夜奢復說偈曰：「師坐金色地，常說眞實義。回光而照我，令入三摩諦。」祖知其意，卽度出家，復具戒品，乃告之曰：「如來大法藏，今付於汝，汝護念之。」乃說偈曰：「眞體自然眞，因眞說有理。領得眞眞法，無行亦無止。」祖付法已，卽現神變而入涅槃，化火自焚。四衆各以衣裓盛舍利，隨處興塔而供養之。卽貞王二十七年己亥歲也。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也。姓瞿曇氏，父寶身。既得法於脇尊者，尋詣波羅奈國，有馬鳴大士迎而作禮。問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祖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既不識，焉知是乎？」祖曰：「既不識佛，焉知不是？」曰：「此是鋸義。」祖曰：「彼是木義。」祖問：「鋸義者何？」曰：「與師平出。」馬鳴却問：「木義者何？」祖曰：「汝被我解。」馬鳴豁然省悟，稽首皈依，遂求剃度。祖謂衆曰：「此大士者，昔爲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爲蠶，彼乃得衣。王後復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鳴，因號馬鳴焉。如來記云：『吾滅度後六百年，當有賢者馬鳴於波羅奈國，摧伏異道，度人無量，繼吾傳化。』今正是時。」卽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付於汝。」卽說偈曰：「迷悟如隱顯，明暗不相離。今付隱顯法，非一亦非二。」尊者付法已，卽現神變，湛然圓寂。衆興寶塔，以閟全身。卽安王十九年戊戌歲也。

十二祖馬鳴尊者

十二祖馬鳴大士者，波羅奈國人也。亦名功勝，以有作無作諸功德最爲殊勝，故名焉。既受法於夜奢尊者，後於華氏國轉妙法輪。忽有老人，座前仆地，祖謂衆曰：「此非庸流，當有異相。」言訖不見。俄從地涌出一金色人，復化爲女子，右手指祖而說偈曰：「稽首長老尊，當受如來記。今於此地上，宣通

第一義。」説偈已，瞥然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音角)力。」有頃，風雨暴至，天地晦冥。祖曰：「魔之來信矣，吾當除之。」卽指空中，現一大金龍，奮發威神，震動山岳。祖儼然於座，魔事隨滅。經七日，有一小蟲，大若蟭螟，潛形座下。祖以手取之，示衆曰：「斯乃魔之所變，盜聽吾法耳。」乃放之令去，魔不能動。祖告之曰：「汝但歸依三寶，卽得神通。」遂復本形，作禮懺悔。祖問曰：「汝名誰邪？眷屬多少？」曰：「我名迦毗摩羅，有三千眷屬。」祖曰：「盡汝神力，變化若何？」曰：「我化巨海極爲小事。」[一]祖曰：「汝化性海得否？」曰：「何謂性海，我未嘗知。」祖卽爲説性海曰：「山河大地，皆依建立。三昧六通，由茲發現。」迦毗摩羅聞言，遂發信心，與徒衆三千，倶求剃度。祖乃召五百羅漢，與授具戒。復告之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汝聽偈言：『隱顯卽本法，明暗元不二。今付悟了法，非取亦非離。』」付囑已，卽入龍奮迅三昧，挺身空中，如日輪相，然後示滅。四衆以眞體藏之龍龕。卽顯王四十二年甲午歲也。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初爲外道，有徒三千，通諸異論。後於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於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曰：「今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卽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皈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

[一]巨，原作「叵」，據續藏本改。

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答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於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是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爾。」祖問曰：「此山更有何人居止？」曰：「北去十里，有大樹蔭覆五百大龍，其樹王名龍樹，常爲龍衆說法，我亦聽受耳。」祖遂與徒衆詣彼，龍樹出迎曰：「深山孤寂，龍蟒所居。大德至尊，何枉神足？」祖曰：「吾非至尊，來訪賢者。」龍樹默念曰：「此師得決定性明道眼否？是大聖繼真乘否？」祖曰：「汝雖心語，我已意知。但辦出家，何慮吾之不聖？」龍樹聞已，悔謝。祖卽與度脫，及五百龍衆俱授具戒。復告之曰：「今以如來大法眼藏，付囑於汝。諦聽偈言：『非隱非顯法，說是真實際。悟此隱顯法，非愚亦非智。』」付法已，卽現神變，化火焚身。龍樹收五色舍利，建塔焉。卽赧王四十六年壬辰歲也。

十四祖龍樹尊者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也，亦名龍勝。始於摩羅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彼國之人，多信福業。祖爲說法，遞相謂曰：「人有福業，世間第一。徒言佛性，誰能覩之？」祖曰：「汝欲見佛性，先須除我慢。」彼人曰：「佛性大小？」祖曰：「非大非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不死不生。」彼聞理勝，悉回初心。祖復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一切衆唯聞法音，不覩祖相。彼衆中有長者子，名迦那提婆，謂衆曰：「識此相否？」衆曰：「目所未覩，安能辨識？」提婆曰：「此是尊者現佛性體相，以示我等。何以知之？蓋以無相三昧，形如滿月。佛性之義，廓然虛明。」言訖，輪相卽隱，復居本座，而說偈言：「身現圓月相，

以表諸佛體。說法無其形，用辨非聲色。」彼衆聞偈，頓悟無生，咸願出家，以求解脫。祖卽爲剃髮，命諸聖授具。其國先有外道五千餘衆，作大幻術，衆皆宗仰。祖悉爲化之，令歸三寶。復造大智度論、中論、十二門論，垂之於世。後告上首弟子迦那提婆曰：「如來大法眼藏今當付汝。聽吾偈言：『爲明隱顯法，方說解脫理。於法心不證，無瞋亦無喜。』」付法訖，入月輪三昧，廣現神變，復就本座，凝然禪寂。迦那提婆與諸四衆，共建寶塔以葬焉。卽秦始皇三十五年己丑歲也。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也，姓毗舍羅。初求福業，兼樂辯論。後謁龍樹大士。將及門，龍樹知是智人，先遣侍者以滿鉢水置於座前。尊者覩之，卽以一針投之而進，欣然契會。龍樹卽爲說法，不起於座，現月輪相，唯聞其聲，不見其形。祖語衆曰：「今此瑞者，師現佛性，表說法非聲色也。」祖既得法，後至迦毗羅國。彼有長者，曰梵摩淨德。一日，園樹生耳如菌，味甚美。唯長者與第二子羅睺羅多取而食之。取已隨長，盡而復生。自餘親屬，皆不能見。祖知其宿因，遂至其家。長者問其故。祖曰：「汝家昔曾供養一比丘，然此比丘道眼未明，以虛霑信施，故報爲木菌。唯汝與子精誠供養，得以享之，餘卽否矣。」又問長者：「年多少？」答曰：「七十有九。」祖乃說偈曰：「入道不通理，復身還信施。汝年八十一，此樹不生耳。」長者聞偈已，彌加歎伏。且曰：「弟子衰老，不能事師，願捨次子，隨師出家。」祖曰：「昔如來記此子，當第二五百年爲大教主。今之相遇，蓋符宿因。」卽與剃髮執侍。至巴

連弗城，聞諸外道欲障佛法。計之既久，祖乃執長旛入彼衆中。彼問祖曰：「汝何不前？」祖曰：「汝何不後？」彼曰：「汝似賤人。」祖曰：「汝似良人。」彼曰：「汝解何法？」祖曰：「汝百不解。」彼曰：「我欲得佛。」祖曰：「我灼然得佛。」〔一〕彼曰：「汝不合得。」祖曰：「元道我得，汝實不得。」彼曰：「汝既不得，云何言得？」祖曰：「汝有我故，所以不得。我無我我，故自當得〔二〕。」彼辭既屈，乃問祖曰：「汝名何等？」祖曰：「我名迦那提婆。」彼既夙聞祖名，乃悔過致謝。時衆中猶互興問難，祖折以無礙之辯，由是歸伏。乃告上足羅睺羅多而付法眼。偈曰：「本對傳法人，爲說解脱理。於法實無證，無終亦無始。」祖說偈已，入奮迅定，身放八光，而歸寂滅。學衆興塔而供養之。即前漢文帝十九年庚辰歲也。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

十六祖羅睺羅多尊者，迦毗羅國人也。行化至室羅筏城，有河名曰金水，其味殊美，中流復現五佛影。祖告衆曰：「此河之源，凡五百里，有聖者僧伽難提居於彼處。佛誌：『一千年後，當紹聖位。』」語已，領諸學衆，泝流而上。至彼，見僧伽難提安坐入定。祖與衆伺之。經三七日，方從定起。祖問曰：「汝身定邪，心定邪？」提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如金在井，金體常寂。」祖曰：「若金在井，若金出井，金無動靜，何物出入？」提曰：「言金動靜，何物出入？

〔一〕灼，原作「酌」，據續藏本改。
〔二〕此二句應作「我無我故，我自當得」。

言金出入，金非動靜。」祖曰：「若金在井，出者何金？若金出井，在者何物？」提曰：「金若出井，在者非金。金若在井，出者非物。」祖曰：「此義不然。」提曰：「彼義非著。」祖曰：「此義當墮。」提曰：「彼義不成。」祖曰：「彼義不成，我義成矣。」提曰：「我義雖成，法非我故。」祖曰：「我義已成，我無我故。」提曰：「我無我故，復成何義？」祖曰：「我無我故，故成汝義。」提曰：「仁者師誰，得是無我？」祖曰：「我師迦那提婆，證是無我。」難提以偈贊曰：「稽首提婆師，而出於仁者。仁者無我故，我欲師仁者。」祖以偈答曰：「我已無我故，汝須見我我。汝若師我故，知我非我我。」難提心意豁然，即求度脱。祖曰：「汝心自在，非我所繫。」語已，即以右手擎金鉢，舉至梵宮，取彼香飯，將齋大衆，而大衆忽生厭惡之心。祖曰：「非我之咎，汝等自業。」即命難提分座同食，衆復訝之。祖曰：「汝不得食，皆由此故。當知與吾分座者[一]，即過去娑羅樹王如來也。愍物降跡，汝輩亦莊嚴劫中已至三果而未證無漏者也。」衆曰：「我師神力，斯可信矣。彼云過去佛者，即竊疑焉。」難提知衆生慢，乃曰：「世尊在日，世界平正，無有丘陵，江河溝洫，水悉甘美，草木滋茂，國土豐盈。無八苦，行十善，自雙樹示滅八百餘年，世界丘墟，樹木枯悴，人無至信，正念輕微，不信真如，唯愛神力。」言訖，以右手漸展入地，至金剛輪際，取甘露水，以琉璃器持至會所。大衆見之，即時欽慕，悔過作禮。於是，祖命僧伽難提而付法眼。偈曰：「於法實無證，不取亦不離。法非有無相，內外云何起？」祖付法已，安坐歸寂。四衆建塔。當前漢武帝二十八年戊辰歲也。

[一]清藏本「者」上有「尊」字，於義爲勝。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

十七祖僧伽難提尊者〔一〕，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也。生而能言，常讚佛事。七歲卽厭世樂，以偈告其父母曰：「稽首大慈父，和南骨血母。我今欲出家，幸願哀愍故。」父母固止之，遂終日不食。乃許其在家出家，號僧伽難提。復命沙門禪利多爲之師。積十九載，未嘗退倦。每自念言：「身居王宮，胡爲出家？」一夕，天光下屬，見一路坦平，不覺徐行。約十里許，至大巖前，有石窟焉，乃燕寂于中。父既失子，卽擯禪利多出國，訪尋其子，不知所在。經十年，祖得法受記已，行化至摩提國，忽有涼風襲衆，身心悦適非常，而不知其然。祖曰：「此道德之風也。當有聖者出世，嗣續祖燈乎？」言訖，以神力攝諸大衆，遊歷山谷。食頃，至一峯下，謂衆曰：「此峯頂有紫雲如蓋，聖人居此矣。」卽與大衆徘徊久之。見山舍一童子，持圓鑑直造祖前。祖問：「汝幾歲邪？」曰：「百歲。」祖曰：「汝年尚幼，何言百歲？」童曰：「我不會理，正百歲耳。」祖曰：「汝善機邪？」童曰：「佛言：若人生百歲，不會諸佛機，未若生一日，而得決了之。」祖曰：「汝手中者，當何所表？」童曰：「諸佛大圓鑑，内外無瑕翳。兩人同得見，心眼皆相似。」彼父母聞子語，卽捨令出家。祖携至本處，授具戒訖，名伽耶舍多。他時聞風吹殿鈴聲，祖問曰：「鈴鳴邪？風鳴邪？」舍多曰：「非風鈴鳴，我心鳴耳。」祖曰：「心復誰乎？」舍多曰：「俱寂靜故。」祖曰：「善哉！善哉！繼吾道者，非子而誰？」卽付法眼。偈曰：「心地本無生，因地從緣起。緣種不相妨，華果亦

〔一〕「尊」字原無，據卷首目録補。

復爾。」祖付法已，右手攀樹而化。大衆議曰：「尊者樹下歸寂，其垂蔭後裔乎！」將奉全身於高原建塔，衆力不能擧，卽就樹下起塔。當前漢昭帝十三年丁未歲也。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

十八祖伽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也。姓鬱頭藍，父天蓋，母方聖。嘗夢大神持鑑，因而有娠。凡七日而誕，肌體瑩如琉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幼好閑靜，語非常童。持鑑出遊，遇難提尊者。得度後，領徒至大月氏國。見一婆羅門舍有異氣，祖將入彼舍，舍主鳩摩羅多問曰：「是何徒衆？」祖曰：「是佛弟子。」彼聞佛號，心神竦然，卽時閉户。祖良久扣其門，羅多曰：「此舍無人。」祖曰：「答無者誰？」羅多聞語，知是異人，遽開關延接。祖曰：「昔世尊記曰：『吾滅後一千年，有大士出現於月氏國，紹隆玄化。』今汝值吾，應斯嘉運。」於是鳩摩羅多發宿命智，投誠出家。授具訖，付法偈曰：「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於緣不相礙，當生生不生。」祖付法已，踊身虛空，現十八種神變，化火光三昧，自焚其身。衆以舍利起塔。當前漢成帝二十年戊申歲也。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之子也。昔爲自在天人。欲界第六天。見菩薩瓔珞，忽起愛心，墮生忉利。欲界第二天。聞憍尸迦說般若波羅蜜多，以法勝故，升于梵天色界。以根利故，善說法要，

諸天尊爲導師。以繼祖時至，遂降月氏。後至中天竺國，有大士名闍夜多，問曰：「我家父母素信三寶，而常縈疾瘵，凡所營作，皆不如意；而我鄰家久爲旃陀羅行，而身常勇健，所作和合。彼何幸，而我何辜？」祖曰：「何足疑乎！且善惡之報有三時焉：凡人但見仁夭暴壽、逆吉義凶，便謂亡因果、虛罪福，殊不知影響相隨，毫釐靡忒。縱經百千萬劫，亦不磨滅。」時闍夜多聞是語已，頓釋所疑。祖曰：「汝雖已信三業，而未明業從惑生，惑因識有，識依不覺，不覺依心。心本清淨，無生滅，無造作，無報應，無勝負，寂寂然，靈靈然。汝若入此法門，可與諸佛同矣。一切善惡、有爲無爲，皆如夢幻。」闍夜多承言領旨，卽發宿慧，懇求出家。既受具，祖告曰：「吾今寂滅時至，汝當紹行化迹。」乃付法眼，偈曰：「性上本無生，爲對求人說。於法既無得，何懷決不決。」又云：「此是妙音如來見性清淨之句，汝宜傳布後學。」言訖，卽於座上，以指爪剺面，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滅。闍夜多起塔。當新室十四年壬午歲也。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也。智慧淵沖，化導無量。後至羅閱城，敷揚頓教。彼有學衆，唯尚辯論。爲之首者，名婆修盤頭。此云徧行。常一食不卧，六時禮佛，清淨無欲，爲衆所歸。祖將欲度之，先問彼衆曰：「此徧行頭陀，能修梵行，可得佛道乎？」衆曰：「我師精進，何故不可。」祖曰：「汝師與道遠矣。設苦行歷於塵劫，皆虛妄之本也。」衆曰：「尊者蘊何德行而譏我師？」祖曰：「我不求道，亦不顛

倒。我不禮佛，亦不輕慢。我不長坐，亦不懈怠。我不一食，亦不雜食。我不知足，亦不貪欲。心無所希，名之曰道。」時徧行聞已，發無漏智，歡喜讚歎。祖又語彼衆曰：「會吾語否？吾所以然者，爲其求道心切。夫絃急即斷，故吾不贊。令其住安樂地，入諸佛智。」復告徧行曰：「吾適對衆，抑挫仁者，得無惱於衷乎？」徧行曰：「我憶念七劫前，生常安樂國，師於智者月淨，記我非久當證斯陀含果。〔一〕時有大光明菩薩出世，我以老故，策杖禮謁。師叱我曰：『重子輕父，一何鄙哉！』時我自謂無過，請師示之。師曰：『汝禮大光明菩薩，以杖倚壁畫佛面，以此過慢，遂失二果。』我責躬悔過以來，聞諸惡言，如風如響，況今獲飲無上甘露，而反生熱惱邪？惟願大慈，以妙道垂誨。」祖曰：「汝久植衆德，當繼吾宗。聽吾偈曰：『言下合無生，同於法界性。若能如是解，通達事理竟。』」祖付法已，不起於座，奄然歸寂。闍維，收舍利建塔，當後漢明帝十七年甲戌歲也。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

二十一祖婆修盤頭尊者，羅閱城人也。姓毗舍佉，父光蓋，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避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試其真僞。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避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

〔一〕久，原作「父」，據續藏本改。

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爲世燈慧日，故吾避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修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此云野鵲子。昔如來在雪山修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爲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毗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産二子。尊者婆修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毗婆訶菩薩與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祖曰：「羅閱城土風，與此何異？」祖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王曰：「二師者誰？」祖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二神力大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祖曰：「善哉！大王能遵佛旨。」即與授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祖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跏趺而逝。荼毗得舍利，建塔。當後漢殤帝十二年丁巳歲也。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之子也。年三十，遇婆修祖師出家傳法至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依佛乘〔一〕，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祖亦赴此會，是三衆皆莫能辨。祖即爲王廣説塔之所

〔一〕依，續藏本作「向」。

因，塔，阿育王造者，此不繁錄。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卽傳位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祖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域有大法器，吾當往化。」得度曰：「師應迹十方，動念當至，寧勞往邪？」祖曰：「然。」於是焚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教導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爲彼國王寶印說修多羅偈，忽覩異香成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土傳佛心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神力何如？」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祖知已，卽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祖曰：「我止林間，已經九白。印度以一年爲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祖曰：「此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鍾，受報聰敏，爲衆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祖曰：「汝第四劫中，嘗爲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任妙供。時諸弟子曰〔一〕：『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卽令赴會。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爲鶴衆相隨。」鶴勒那問曰：「以何方便，令彼解脫？」祖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鳴而去。祖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一〕「弟」字原無，據續藏本補。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

二十三祖鶴勒那尊者，（勒那梵語，鶴卽華言，以常感羣鶴戀慕故名耳。）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卽夢須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覩民間淫祀，乃入廟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傷害斯甚。」言訖，廟皃忽然而壞。由是鄉黨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祖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祖。王問曰：「此何人也？」祖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來禮拜。」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祖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百億迷盧日月，我若廣說，卽不能盡。」王聞忻然。時祖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強記，事婆羅門。厥師既逝，弟復云亡，乃歸依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祖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祖曰：「汝若有用，卽非功德。汝若無作，卽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語已，卽入佛慧。時祖忽指東北問曰：「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祖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祖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嬰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罹何難，祖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祖復現空中而說偈曰：「一法

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就駄都場而建塔焉。卽後漢獻帝二十年己丑歲也。

二十四祖師子尊者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祖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悱而來。祖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旣至于此，胡云習定？」彼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旣來，其習亦至。旣無處所，豈在人習？」彼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當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祖開悟，心地朗然。祖旣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祖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便拳左手，今旣長矣，終未能舒，願尊者示其宿因。」祖覩之，卽以手接曰：「可還我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嚫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捨其子出家，祖卽與授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卽謂之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卽知見，知見卽于今。」祖

說偈已，以僧伽梨密付斯多，俾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祖謂難不可以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爲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卽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寶，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卽命破毀伽藍，袪除釋衆。又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空否？」祖曰：「已得蘊空。」王曰：「離生死否？」祖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悋於頭！」王卽揮刃，斷尊者首。白乳涌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卽爲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冑集及寶林傳。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當魏齊王二十年己卯歲也。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寂行，母常安樂。初，母夢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授心印。後適南天，至中印度。彼國王名迦勝，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尊。先爲王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義，幸而勝之，以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彼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爲義？」彼曰：「無心爲義。」祖曰：「汝既無心，豈得義乎？」彼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說非心，當義非名。」彼曰：「當義非名，誰能辨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彼曰：「爲辨非義，是名無

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辨者是誰，當辨何物？」如是往返五十九番，外道杜口信伏。于時祖忽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卽辭王南邁，達于南天，潛隱山谷。時彼國王名天德，迎請供養。王有二子：一名德勝，凶暴而色力充盛。一名不如密多，和柔而長嬰疾苦。祖乃爲陳因果，王卽頓釋所疑。又有呪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祖出家。祖卽與授具。後六十載，德勝卽位，復信外道，致難于祖。不如密多以進諫被囚。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絶妖訛，師所傳者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佛滅已千二百載，師從誰得邪？」祖曰：「飮光大士，親受佛印，展轉至二十四世師子尊者，我從彼得。」王曰：「予聞師子比丘不能免於刑戮，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授我信衣法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在？」祖卽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之，五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卽追悔致禮。師子真嗣既明，乃赦密多。密多遂求出家。祖問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我若出家，不爲其事。」祖曰：「不爲何事？」密多曰：「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諸聖降迹。」卽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震動，頗多靈異。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當善護正法眼藏，普濟羣有。聽吾偈曰：『聖人説知見，當境無是非。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不如密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授。」祖曰：「此衣爲難故，假以證明；汝身無難，何假其衣？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可高一尺。德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晉明帝太寧三年乙酉歲也。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之次子也。既受度得法，至東印度。彼王名堅固，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暨尊者將至，王與梵志同覩白氣貫于上下。王曰：「斯何瑞也？」梵志預知祖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子曰：「我等各有呪術，可以動天地、入水火，何患哉？」祖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祖曰：「將度衆生。」王曰：「以何法度？」祖曰：「各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以幻法，化大山於祖頂上。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祖，祖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演説法要，俾趣真乘。謂王曰：「此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是時有婆羅門子，年二十許，幼失父母，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人謂之瓔珞童子。遊行閭里，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類。人問：「汝行何急？」即答曰：「汝行何緩？」或曰：「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故。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祖曰：「汝憶往事否？」童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祖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即大勢至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一人化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付法眼藏，偈曰：

「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化物，方便呼爲智。」祖付法已，即辭王曰：「吾化緣已終，當歸寂滅。願王於最上乘，無忘外護。」即還本座，跏趺而逝，化火自焚。收舍利塔而瘞之。當東晉孝武帝太元十

三年戊子歲也。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

二十七祖般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也。既得法已，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王有三子：曰月淨多羅，曰功德多羅，曰菩提多羅。其季開士也。祖欲試其所得，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及否？」第一王子、第二王子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也。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王子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卽知是珠。既知是珠，卽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卽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祖歎其辯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祖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絶。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祖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起。』」尊者付法已，卽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

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丁酉歲。祖因東印度國王請，祖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唯師爲甚不轉？」祖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非但一卷兩卷。」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者，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也。姓刹帝利，本名菩提多羅，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至本國受王供養，知師密迹，因試令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祖乃告尊者曰：「我既得法，當往何國而作佛事？願垂開示。」者曰：「汝雖得法，未可遠遊，且止南天。待吾滅後六十七載，當往震旦，設大法藥，直接上根。愼勿速行，衰於日下。」祖又曰：「彼有大士，堪爲法器否？千載之下有留難否？」者曰：「汝所化之方，獲菩提者不可勝數。吾滅後六十餘年，彼國有難，水中文布，自善降之。汝至時，南方勿住。彼唯好有爲功業，不見佛理，汝縱到彼，亦不可久留。聽吾偈曰：『路行跨水復逢羊，獨自棲棲暗渡江。日下可憐雙象馬，二株嫩桂久昌昌。』」又問曰：「此後更有何事？」者曰：「從是已去，一百五十年，而有小難。聽吾讖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又問：「此後如何？」者曰：「却後二百二十年，林下見一人，當得道果。聽吾讖曰：『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

脚下行。金雞解御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復演諸偈，皆預讖佛教隆替。事具寶林傳及聖胄集。祖恭稟教義，服勤左右垂四十年，未嘗廢闕。迨尊者順世，遂演化本國。

時有二師：一名佛大先，二名佛大勝多，本與祖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佛大先既遇般若多羅尊者，捨小趣大，與祖並化，時號二甘露門矣。而佛大勝多更分徒而爲六宗：第一有相宗，第二無相宗，第三定慧宗，第四戒行宗，第五無得宗，第六寂靜宗。各封已解，別展化源，聚落崢嶸，徒衆甚盛。祖喟然歎曰：「彼之一師已陷牛迹，況復支離繁盛而分六宗？我若不除，永纏邪見。」言已，微現神力，至有相宗所，問曰：「一切諸法何名實相？」彼衆中有一尊長薩婆羅答曰：「於諸相中不互諸相，是名實相。」祖曰：「一切諸相而不互者，若名實相，當何定邪？」彼曰：「於諸相中實無有定，若定諸相，何名爲實？」祖曰：「諸相不定，便名實相。汝今不定，當何得之？」彼曰：「我言不定，不說諸相。當說諸相，其義亦然。」祖曰：「汝言不定，當爲實相。定不定故，卽非實相。」彼曰：「定既不定，卽非實相。知我非故，不定不變。」祖曰：「汝今不變，何名實相？已變已往，其義亦然。」彼曰：「不變當在，在不在故，故變實相，以定其義。」祖曰：「實相不變，變卽非實。於有無中，何名實相？」薩婆羅心知聖師懸解潛達，卽以手指虛空曰：「此是世間有相，亦能空故，當我此身，得似此否？」祖曰：「若解實相，卽見非相。若了非相，其色亦然。當於色中，不失色體。於非相中，不礙有故。若能是解，此名實相。」彼衆聞已，心意朗然，欽禮信受。祖瞥然匿跡。至無相宗所，問曰：「汝言無相，當何證之？」彼衆中有波羅提答曰：「我明無相，心不現故。」祖曰：「汝心不現，當何明之？」彼曰：「我明無相，心不取捨。當於明時，亦無當者。」祖曰：「於諸

有無，心不取捨。又無當者，諸明無故。」彼曰：「入佛三昧，尚無所得，何況無相，而欲知之？」祖曰：「相既不知，誰云有無？尚無所得，何名三昧？」彼曰：「我說不證，證無所證。非三昧故，我說三昧。」祖曰：「非三昧者，何當名之？汝既不證，非證何證？」波羅提聞祖辯析，卽悟本心，禮謝於祖，懺悔往謬。祖記曰：「汝當得果，不久證之。此國有魔，非久降之。」言已，忽然不現。至定慧宗所，問曰：「汝學定慧，爲一爲二？」彼衆中有婆蘭陀者答曰：「我此定慧，非一非二。」祖曰：「既非一二，何名定慧？」彼曰：「在定非定，處慧非慧。一卽非一，二亦不二。」祖曰：「當一不一，當二不二。既非定慧，約何定慧？」彼曰：「不一不二，定慧能知。非定非慧，亦復然矣。」祖曰：「慧非定故，然何知哉？不一不二，誰定誰慧？」婆蘭陀聞之，疑心冰釋。至第四戒行宗所，問曰：「何者名戒？云何名行？當此戒行，爲一爲二？」彼衆中有一賢者答曰：「一二二一，皆彼所生。依教無染，此名戒行。」祖曰：「汝言依教，卽是有染。一二俱破，何言依教。此二違背，不及於行。內外非明，何名爲戒？」彼曰：「我有內外，彼已知竟。既得通達，便是戒行。若說違背，俱是俱非。言及清淨，卽戒卽行。」祖曰：「俱是俱非，何言清淨？既得通故，何談內外？」賢者聞之，卽自慚伏。至無得宗所，問曰：「汝云無得，無得何得？既無所得，亦無得得。」彼衆中有寶靜者答曰：「我說無得，非無得得。當說得得，無得是得。」祖曰：「得既不得，得亦非得。既云得得，得得何得？」彼曰：「見得非得，非得是得。若見不得，名爲得得。」祖曰：「得既非得，得得無得。既無所得，當何得得？」寶靜聞之，頓除疑網。至寂靜宗所，問曰：「何名寂靜，於此法中，誰靜誰寂？」彼衆中有尊者答曰：「此心不動，是名爲寂。於法無染，名之爲靜。」祖曰：「本心不寂，要假寂靜。本來寂故，何用寂靜？」

彼曰：「諸法本空，以空空故。於彼空空，故名寂靜。」祖曰：「空空已空，諸法亦爾。寂靜無相，何靜何寂？」彼尊者聞師指誨，豁然開悟。既而六衆，咸誓歸依。由是化被南天，聲馳五印。經六十載，度無量衆。

後值異見，王輕毀三寶，每云：「我之祖宗，皆信佛道，陷于邪見，壽年不永，運祚亦促。且我身是佛，何更外求？善惡報應，皆因多智之者妄構其說。至於國內耆舊，爲前王所奉者，悉從廢黜。」祖知已，歎彼德薄。當何救之？即念無相宗中二首領：其一波羅提者，與王有緣，將證其果。其二宗勝者，非不博辯，而無宿因。時六宗徒衆，亦各念言：佛法有難，師何自安？祖遥知衆意，即彈指應之。六衆聞云：「此是我師達磨信響，我等宜速行，以副慈命。」即至祖所，禮拜問訊。祖曰：「一葉翳空，孰能剪拂？」宗勝曰：「我雖淺薄，敢憚其行？」祖曰：「汝雖辯慧，道力未全。」宗勝自念：「我師恐我見王大作佛事，名譽顯達，映奪尊威。縱彼福慧爲王，我是沙門受佛教旨，豈難敵也。」言訖潛去。至王所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人天善惡等事。王與之往返徵詰，無不詣理。王曰：「汝今所解，其法何在？」宗勝曰：「如王治化，當合其道。王所有道，其道何在？」王曰：「我所有道，將除邪法。汝所有法，將伏何人？」祖不起于座，懸知宗勝義墮，遽告波羅提曰：「宗勝不稟吾教，潛化於王，須臾理屈。汝可速救。」波羅提恭稟祖旨，云：「願假神力。」言已，雲生足下。至大王前，默然而住。時王正問宗勝，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愕然忘其問答。曰：「乘空之者，是正是邪？」提曰：「我非邪正，而來正邪。王心若正，我無邪正。」王雖驚異，而驕慢方熾，即擯宗勝令出。波羅提曰：「王既有道，何擯沙門？我雖無解，願王致問。」王怒而

問曰：「何者是佛？」提曰：「見性是佛。」王曰：「師見性否？」提曰：「我見佛性。」王曰：「性在何處？」提曰：「性在作用。」王曰：「是何作用？我今不見。」提曰：「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曰：「於我有否？」提曰：「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曰：「若當用時，幾處出現？」提曰：「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曰：「其八出現，當爲我說。」波羅提卽說偈曰：「在胎爲身，處世爲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辨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王聞偈已，心卽開悟，悔謝前非，咨詢法要，朝夕忘倦，迄于九旬。時宗勝既被斥逐，退藏深山。念曰：「我今百歲，八十爲非。二十年來，方歸佛道。性雖愚昧，行絶瑕疵。不能禦難，生何如死？」言訖，卽自投崖。俄有神人以手捧承，置于巖上，安然無損。宗勝曰：「我忝沙門，當與正法爲主，不能抑絶王非，是以捐身自責，何神祐助，一至於斯！願垂一語，以保餘年。」於是神人乃說偈曰：「師壽於百歲，八十而造非。爲近至尊故，熏修而入道。雖具少智慧，而多有彼我。所見諸賢等，未嘗生珎敬。二十年功德，其心未恬靜。聰明輕慢故，而獲至於此。得王不敬者，當感果如是。自今不踈怠，不久成奇智。諸聖悉存心，如來亦復爾。」宗勝聞偈欣然，卽於巖間宴坐。時王復問波羅提曰：「仁者智辯，當師何人？」提曰：「我所出家，卽娑羅寺烏沙婆三藏爲受業師。其出世師者，卽大王叔菩提達磨是也。」王聞祖名，驚駭久之。曰：「鄙薄忝嗣王位，而趣邪背正，忘我尊叔。」遽敕近臣，特加迎請。祖卽隨使而至，爲王懺悔往非。王聞規誡，泣謝于祖。又詔宗勝歸國。大臣奏曰：「宗勝被謫投崖，今已亡矣。」王告祖曰：「宗勝之死，皆自於吾。如何大慈，令免斯罪。」祖曰：「宗勝今在巖間宴息，但遣使召，當卽至矣。」王卽

遣使入山，果見宗勝端居禪寂。宗勝蒙召，乃曰：「深愧王意，貧道誓處巖泉。且王國賢德如林，達磨是王之叔，六衆所師，波羅提法中龍象，願王崇仰二聖，以福皇基。」使者復命。未至，祖謂王曰：「知取得宗勝否？」王曰：「未知。」祖曰：「一請未至，再命必來。」良久使還，果如祖語。祖遂辭王曰：「當善修德，不久疾作，吾且去矣。」經七日，王乃得疾。國醫診治，有加無瘳。貴戚近臣憶師前記，急發使告祖曰：「王疾殆至彌留，願叔慈悲，遠來診救。」祖即至慰問。時宗勝再承王召，即別巖間。波羅提亦來問疾。謂祖曰：「當何施爲，令王免苦？」祖即令太子爲王宥罪施恩，崇奉三寶，復爲懺悔，願罪消滅。如是者三，王疾有間。師念震旦緣熟，行化時至，乃先辭祖塔，次別同學，後至王所，慰而勉之曰：「當勤修白業，護持三寶。吾去非晚，一九即回。」王聞師言，涕淚交集曰：「此國何罪，彼土何祥？叔既有緣，非吾所止。惟願不忘父母之國，事畢早回。」王即具大舟，實以衆寶，躬率臣寮，送至海壖。祖汎重溟，凡三周寒暑，達于南海，實梁普通七年丙午歲九月二十一日也。廣州刺史蕭昂具主禮迎接，表聞武帝。帝覽奏，遣使齎詔迎請，當大通元年丁未歲也。普通八年三月改元。十月一日至金陵。帝問曰：「朕即位已來，造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有何功德？」祖曰：「並無功德。」帝曰：「何以無功德？」祖曰：「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曰：「如何是真功德？」祖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又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祖曰：「廓然無聖。」帝曰：「對朕者誰？」祖曰：「不識。」帝不領悟。祖知機不契，是月十九日，潛回江北。十一月二十三日，屆于洛陽。當魏孝明帝孝昌三年也，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終日默然。人莫之測，謂之壁觀婆羅門。

時有僧神光者，曠達之士也。久居伊洛，博覽羣書，善談玄理。每歎曰：「孔老之教，禮術風規，莊易之書，未盡妙理。近聞達磨大士住止少林，至人不遙，當造玄境。」乃往彼，晨夕參承。祖常端坐面壁，莫聞誨勵。光自惟曰：「昔人求道，敲骨取髓，刺血濟饑，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尚若此，我又何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堅立不動，遲明積雪過膝。祖憫而問曰：「汝久立雪中，當求何事？」光悲淚曰：「惟願和尚慈悲，開甘露門，廣度羣品。」祖曰：「諸佛無上妙道，曠劫精勤，難行能行，非忍而忍。豈以小德小智，輕心慢心，欲冀真乘，徒勞勤苦。」光聞祖誨勵，潛取利刀，自斷左臂，置于祖前。祖知是法器，乃曰：「諸佛最初求道，爲法忘形，汝今斷臂吾前，求亦可在。」祖遂因與易名曰慧可。可曰：〔一〕「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可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與汝安。」可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我與汝安心竟。」越九年，欲返天竺，命門人曰：「時將至矣，汝等蓋各言所得乎？」時有道副對曰：「如我所見，不執文字，不離文字，而爲道用。」祖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祖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而我見處，無一法可得。」祖曰：「汝得吾骨。」最後慧可禮拜，依位而立。祖曰：「汝得吾髓。」乃顧慧可而告之曰：「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展轉囑累，而至於我。我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汝袈裟，以爲法信。各有所表，宜可知矣。」可曰：「請師指陳。」祖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付袈裟，以定宗旨。後代澆薄，疑慮競生，云吾西天之人，言汝此方之子，憑何得法？以何證之？汝今受此

〔一〕可，原作「乃」，據續藏本改。

衣法，却後難生，但出此衣并吾法偈，用以表明其化無礙。至吾滅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潛符密證，千萬有餘。汝當闡揚，勿輕未悟。一念回機，便同本得。聽吾偈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祖又曰：「吾有楞伽經四卷，亦用付汝。即是如來心地要門，令諸衆生開示悟入。吾自到此，凡五度中毒。我嘗自出而試之，置石石裂。緣吾本離南印來此東土，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越漠，爲法求人。際會未諧，如愚若訥。今得汝傳授，吾意已終。」別記云：「祖初居少林寺九年，爲二祖說法，秖教外息諸緣，內心無喘，〔一〕心如牆壁，可以入道。慧可種種說心性，曾未契理。祖秖遮其非，不爲說無念心體。可忽曰：『我已息諸緣。』祖曰：『莫成斷滅去否？』可曰：『不成斷滅。』祖曰：『此是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疑也。』」言已，乃與徒衆往禹門千聖寺。止三日，有期城太守楊衒之，早慕佛乘，問祖曰：「西天五印，師承爲祖。其道如何？」祖曰：「明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此外如何？」祖曰：「須明他心，知其今古，不厭有無。於法無取，不賢不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故稱爲祖。」又曰：「弟子歸心三寶亦有年矣，而智慧昏蒙，尚迷真理。適聽師言，罔知攸措。願師慈悲，開示宗旨。」祖知懇到，即說偈曰：「亦不覩惡而生嫌，亦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智而近愚，亦不抛迷而就悟。達大道兮過量，通佛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躔，超然名之曰祖。」衒之聞偈，悲喜交并。曰：「願師久住世間，化導羣有。」祖曰：「吾即逝矣，不可久留。根性萬差，多逢患難。」衒之曰：「未審何人，弟子爲師除得否？」祖曰：「吾以傳佛秘密，利益迷途，害彼自安，必無此理。」衒之曰：「師若不言，何表通變觀照之力？」祖不獲已，

〔一〕喘，原作「端」，據續藏本改。

乃爲讖曰：「江槎分玉浪，管炬開金鎖。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衒之聞語，莫究其端。默記于懷，禮辭而去。祖之所讖，雖當時不測，而後皆符驗。

時魏氏奉釋，禪儁如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乃僧中之鸞鳳也。覩師演道，斥相指心，每與師論義，是非蜂起。祖遐振玄風，普施法雨，而偏局之量，自不堪任，競起害心，數加毒藥。至第六度，以化緣已畢，傳法得人，遂不復救之，端居而逝。即魏文帝大統二年丙辰十月五日也。〔一〕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葬熊耳山。起塔於定林寺。後三歲，魏宋雲奉使西域回，遇祖于葱嶺，見手携隻履，翩翩獨逝。雲問：「師何往？」祖曰：「西天去！」雲歸，具說其事，及門人啓壙，唯空棺，一隻革履存焉。舉朝爲之驚歎。奉詔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至唐開元十五年丁卯歲爲信道者竊在五臺華嚴寺，今不知所在。初，梁武遇祖，因緣未契。及聞化行魏邦，遂欲自撰師碑而未暇也。後聞宋雲事，乃成之。代宗謚圓覺大師，塔曰空觀。年號依紀年通譜。

通論曰：傳燈謂魏孝明帝欽祖異迹，三屆詔命，祖竟不下少林。及祖示寂，宋雲自西域還，遇祖于葱嶺，孝莊帝有旨令啓壙。如南史普通八年，即大通元年也。孝明以是歲四月癸丑殂，祖以十月至梁。蓋祖未至魏時，孝明已去世矣。其子即位未幾，爲尒朱榮所弒，乃立孝莊帝，由是魏國大亂。越三年，而孝莊殂，又五年分割爲東西魏。然則吾祖在少林時，正值其亂。及宋雲之還，則孝莊去世亦五六年，其國至於分割久矣，烏有孝莊令啓壙之說乎？按唐史云：後魏末，有僧達磨航海而來，既卒。其年魏使宋雲於葱嶺回見之，門徒發其墓，但有隻履而已。此乃實錄也。

〔一〕續藏本此句作「即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五日也」。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二祖慧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父寂，未有子時，嘗自念言：「我家崇善，豈令無子？」禱之既久，一夕感異光照室，其母因而懷姙。及長，遂以照室之瑞，名之曰光。自幼志氣不羣，博涉詩書，尤精玄理，而不事家產，好遊山水。後覽佛書，超然自得。卽抵洛陽龍門香山，依寶靜禪師，出家受具於永穆寺。浮游講肆，徧學大小乘義。年三十二，却返香山，終日宴坐。又經八載，於寂默中倏見一神人謂曰：「將欲受果，何滯此邪？大道匪遙，汝其南矣！」祖知神助，因改名神光。翌日，覺頭痛如刺，其師欲治之。空中有聲曰：「此乃換骨，非常痛也。」祖遂以見神事白于師，師視其頂骨，卽如五峯秀出矣。乃曰：「汝相吉祥，當有所證。神令汝南者，斯則少林達磨大士必汝之師也。」祖受敎，造于少室。其得法傳衣事迹，達磨章具之矣。自少林託化西歸，大師繼闡玄風，博求法嗣。至北齊天平二年，有一居士，年踰四十，不言名氏，聿來設禮。而問祖曰：「弟子身纏風恙，請和尚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士良久曰：「覓罪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住。」士曰：「今見和尚，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佛法無二也。」祖深器之，卽爲剃髮，云：「是吾寶也。宜名僧璨。」其年三月十八日，於光福寺受具，自茲疾漸愈。執侍經二載，祖乃告曰：「菩提達磨遠自竺乾，以正法眼藏并信衣密付於吾，吾今授汝。汝當守護，無令斷絕。聽吾偈曰：『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本來無有種，華亦不曾生。』」

祖付衣法已，又曰：「汝受吾教，宜處深山，未可行化，當有國難。」璨曰：「師既預知，願垂示誨。」祖曰：「非吾知也。斯乃達磨傳般若多羅懸記云『心中雖吉外頭凶』是也。吾校年代，正在于汝。汝當諦思前言，勿罹世難。然吾亦有宿累，今要酬之。善去善行，俟時傳付。」祖付囑已，即往鄴都，隨宜說法。一音演暢，四衆皈依。如是積三十四載，遂韜光混跡，變易儀相。或入諸酒肆，或過於屠門，或習街談，或隨廝音斯。役。人問之曰：「師是道人，何故如是？」祖曰：「我自調心，何關汝事？」又於筦城縣匡救寺三門下，談無上道，聽者林會。時有辯和法師者，於寺中講涅槃經，學徒聞師闡法，稍稍引去。辯和不勝其憤，興謗于邑宰翟仲侃。翟惑其邪說，加祖以非法，祖怡然委順，識真者謂之償債。時年一百七歲，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癸丑歲三月十六日也。葬磁州滏陽縣東北七十里。唐德宗謚大祖禪師。皓月供奉問長沙岑和尚：「古德云：『了即業障本來空，未了應須償宿債。』只如師子尊者、二祖大師，爲甚麼得償債去？」沙曰：「大德不識本來空。」月曰：「如何是本來空？」沙曰：「業障是。」曰：「如何是業障？」沙曰：「本來空是。」月無語。沙以偈示之曰：「假有元非有，假滅亦非無。涅槃償債義，一性更無殊。」

三祖僧璨鑑智禪師

三祖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初以白衣謁二祖，既受度傳法，隱于舒州之皖公山。屬後周武帝破滅佛法，祖往來太湖縣司空山，居無常處，積十餘載，時人無能知者。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歲，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祖曰：「願和尚慈悲，乞與解脫法門。」祖曰：「誰縛汝？」曰：「無人縛。」祖曰：

「何更求解脱乎？」信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後於吉州受戒，侍奉尤謹。祖屢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偈曰：「華種雖因地，從地種華生。若無人下種，華地盡無生。」祖又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往鄴都行化，三十年方終。今吾得汝，何滯此乎！」卽適羅浮山，優游二載，却還舊址。逾月士民奔趨，大設檀供。祖爲四衆廣宣心要訖，於法會大樹下合掌立終。卽隋煬帝大業二年丙寅十月十五日也。唐玄宗諡鑑智禪師、覺寂之塔。

師信心銘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但莫憎愛，洞然明白。毫釐有差，天地懸隔。欲得現前，莫存順逆。違順相爭，是爲心病。不識玄旨，徒勞念静。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良由取捨，所以不如。莫逐有緣，勿住空忍。一種平懷，泯然自盡。止動歸止，止更彌動。唯滯兩邊，寧知一種。一種不通，兩處失功。遣有没有，從空背空。多言多慮，轉不相應。絕言絕慮，無處不通。歸根得旨，隨照失宗。須臾返照，勝却前空。前空轉變，皆由妄見。不用求真，唯須息見。二見不住，慎莫追尋。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萬法無咎。無咎無法，不生不心。能由境滅，境逐能沉。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兩段，元是一空。一空同兩，齊含萬象。不見精麄，寧有偏黨。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小見狐疑，轉急轉遲。執之失度，必入邪路。放之自然，體無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絕惱。繫念乖真，昏沉不好。不好勞神，何用疎親。欲取一乘，勿惡六塵。六塵不惡，還同正覺。智者無爲，愚人自縛。法無異法，妄自愛著。將心用心，豈非大錯？迷生寂亂，悟無好惡。一切二邊，良由斟酌。夢幻空花，何勞把捉。得失是非，一時放却。眼若不睡，諸夢自除。心若不異，萬法一如。一如體玄，兀爾

忘緣。萬法齊觀，歸復自然。泯其所以，不可方比。止動無動，動止無止。兩既不成，一何有爾。究竟窮極，不存軌則。契心平等，所作俱息。狐疑盡淨，正信調直。一切不留，無可記憶。虛明自照，不勞心力。非思量處，識情難測。真如法界，無他無自。要急相應，唯言不二。不二皆同，無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萬年。無在不在，十方目前。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有卽是無，無卽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須守。一卽一切，一切卽一。但能如是，何慮不畢。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於蘄州廣濟縣。生而超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嗣祖風，攝心無寐，脅不至席者僅六十年。隋大業十三載領徒衆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衆惶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衆望雉堞間若有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稍稍引去。唐武德甲申歲師却返蘄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常童。祖問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其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無難色，遂捨爲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

汝等會否？」衆皆默然。忍曰：「莫是和尚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繒，以遂其志。迄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誡門人曰：「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户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塔。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五祖弘忍大師者，蘄州黃梅人也。先爲破頭山中栽松道者。嘗請於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聞，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遲汝。」迺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卽敢行。」女首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歸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傭紡里中，夕止於衆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爲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爲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

咸亨中有一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爲得佛？」盧曰：「人卽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

人，乃訶曰：「著槽廠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坊，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記吾言，持爲己任。汝等各自隨意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内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疇敢當之？」神秀竊聆衆譽，不復思惟，乃於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傳衣也。」盧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盧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盧曰：「子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答，相視而笑。盧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盧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師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米白也未？」盧曰：「白也，未有篩。」祖於碓以杖三擊之。盧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于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于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于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絶。聽吾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啓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争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

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如懸絲也。」盧曰：「當隱何所？」祖曰：「逢懷即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邁，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邪？」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即共奔逐。五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即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鑒禪師

六祖慧能大師者，俗姓盧氏，其先范陽人。父行瑫，武德中左官于南海之新州，遂占籍焉。三歲喪父，其母守志。鞠養及長，家尤貧窶，師樵採以給。一日負薪至市中，聞客讀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有所感悟，而問客曰：「此何法也？得於何人？」客曰：「此名金剛經，得於黃梅忍大師。」祖遽告其母以爲法尋師之意。直抵韶州，遇高行士劉志略，結爲交友。尼無盡藏者，即志略之姑也。常讀涅槃經，師暫聽之，即爲解說其義。尼遂執卷問字。祖曰：「字即不識，義即請問。」尼曰：「字尚不識，曷能會義？」祖曰：「諸佛妙理，非關文字。」尼驚異之，告鄉里耆艾曰：「能是有道之人，宜請供養。」於是居人競來瞻禮。近有寶林古寺舊地，衆議營緝，俾祖居之。四衆霧集，俄成寶坊。祖一日忽自念曰：「我求大法，豈可中道而止。」明日遂行，至樂昌縣西山石室間〔一〕遇智遠禪師。祖遂請益。遠曰：「觀子神姿

〔一〕「樂昌」原舛作「昌樂」，今改。

爽拔，殆非常人。吾聞西域菩提達磨傳心印於黃梅，汝當往彼參決。」祖辭去，直造黃梅之東山，即唐咸亨二年也。

忍大師一見，默而識之。後傳衣法，令隱于懷集四會之間。至儀鳳元年丙子正月八日，屆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講涅槃經。祖寓止廊廡間，暮夜，風颺刹幡。聞二僧對論，一曰幡動，一曰風動。往復酬答，曾未契理。祖曰：「可容俗流輒預高論否？直以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竊聆此語，竦然異之。明日，邀祖入室，徵風幡之義。祖具以理告，印宗不覺起立曰：「行者定非常人。師爲是誰？」祖更無所隱，直叙得法因由。於是印宗執弟子之禮，請授禪要。乃告四衆曰：「印宗具足凡夫，今遇肉身菩薩。」乃指座下盧居士曰：「卽此是也。」因請出所傳信衣，悉令瞻禮。至正月十五日，會諸名德，爲之剃髮。二月八日，就法性寺智光律師授滿分戒。其戒壇，卽宋朝求那䟦陀三藏之所置也。三藏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在此壇受戒。」又梁末真諦三藏於壇之側手植二菩提樹，謂衆曰：「却後一百二十年，有大開士於此樹下演無上乘，度無量衆。」祖具戒已，於此樹下開東山法門，宛如宿契。明年二月八日，忽謂衆曰：「吾不願此居，欲歸舊隱。」卽印宗與緇白千餘人，送祖歸寶林寺。韶州刺史韋據，請於大梵寺轉妙法輪，并受無相心地戒。門人紀錄，目爲壇經，盛行于世。後返曹溪，雨大法雨，學者不下千數。

中宗神龍元年降詔云：「朕請安秀二師宮中供養，萬機之暇，每究一乘。二師並推讓曰：『南方有能禪師，密受忍大師衣法，可就彼問。』今遣內侍薛簡馳詔迎請，願師慈念，速赴上京。」祖上表辭疾，願終

林麓。簡曰：「京城禪德皆云，欲得會道，必須坐禪習定。若不因禪定而得解脱者，未之有也。未審師所説法如何？」祖曰：「道由心悟，豈在坐也。經云：『若見如來，若坐若卧，是行邪道。』何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若無生滅，是如來清淨禪。諸法空寂，是如來清淨坐。究竟無證，豈況坐邪？」簡曰：「弟子回，主上必問，願和尚慈悲，指示心要。」祖曰：「道無明暗，明暗是代謝之義。明暗無盡，亦是有盡，相待立名。故經云：『法無有比，無相待故。』」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修道之人，儻不以智慧照破煩惱，無始生死，憑何出離？」祖曰：「煩惱卽是菩提，無二無別。若以智慧照煩惱者，此是二乘小見，羊鹿等機。大智上根，悉不如是。」簡曰：「如何是大乘見解？」祖曰：「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性。實性者，處凡愚而不減，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在中間，及其内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曰：「師説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曰：「外道所説不生不滅者，將滅止生，以生顯滅，滅猶不滅，生説無生。我説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亦無滅，所以不同外道。汝若欲知心要〔一〕，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大悟。禮辭歸闕，表奏祖語。有詔謝師，并賜磨衲袈裟、絹五百匹、寶鉢一口。十二月十九日，敕改古寶林爲中興寺。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又敕韶州刺史重加崇飾，賜額爲法泉寺。祖新州舊居爲國恩寺。

一日，祖謂衆曰：「諸善知識，汝等各各淨心，聽吾説法。汝等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無一

〔一〕要，原作「惡」，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萬種法故。經云：『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若欲成就種智，須達一相三昧，一行三昧。若於一切處而不住相，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能含藏長養，成就其實。一相一行，亦復如是。我今説法，猶如時雨溥潤大地。汝等佛性，譬諸種子，遇茲霑洽，悉得發生。承吾旨者，決獲菩提。依吾行者，定證妙果。」先天元年告諸四衆曰：「吾忝受忍大師衣法，今爲汝等説法，不付其衣。蓋汝等信根淳熟，決定不疑，堪任大事。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説偈已，復曰：「其法無二，其心亦然。其道清淨，亦無諸相。汝等慎勿觀淨及空其心。此心本淨，無可取捨。各自努力，隨緣好去。」嘗有僧舉卧輪禪師偈曰：「卧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祖聞之曰：「此偈未明心地，若依而行之，是加繫縛。」因示一偈曰：「慧能没伎倆，不斷百思想。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麽長！」卧輪非名即住處也。

祖説法利生，經四十載，其年七月六日，命弟子往新州國恩寺，建報恩塔，仍令倍工。又有蜀僧，名方辯，來謁曰：「善捏塑。」祖正色曰：「試塑看。」方辯不領旨，乃塑祖真，可高七尺，曲盡其妙。祖觀之曰：「汝善塑性，不善佛性。」酬以衣物，辯禮謝而去。先天二年七月一日，謂門人曰：「吾欲歸新州，汝速理舟檝。」時大衆哀慕，乞師且住。祖曰：「諸佛出現，猶示涅槃。有來必去，理亦常然。吾此形骸，歸必有所。」衆曰：「師從此去，早晚却回。」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又問：「師之法眼，何人傳受？」祖曰：「有道者得，無心者通。」又問：「後莫有難否？」祖曰：「吾滅後五六年，當有一人來取吾首。聽吾記

曰：『頭上養親，口裏須飡，遇滿之難，楊柳爲官。』」又曰：「吾去七十年，有二菩薩從東方來，一出家。同時興化，建立吾宗，締緝伽藍，昌隆法嗣。」言訖，往新州國恩寺，沐浴跏趺而化，異香襲人，白虹屬地。卽其年八月三日也。時韶新兩郡，各修靈塔，道俗莫決所之。兩郡刺史，共焚香祝曰：「香煙引處，卽師之欲歸焉。」時鑪香騰涌，直貫曹溪。以十一月十三日入塔，壽七十六。

時韶州刺史韋據撰碑，門人憶念取首之記，遂先以鐵葉漆布固護師頸。塔中有達磨所傳信衣。西域屈眴布也，緝木綿華心織成。後人以碧絹爲裏。中宗賜磨衲寶鉢，以辯塑真道具等，主塔侍者尸之。開元十年壬戌八月三日，夜半，忽聞塔中如拽鐵索聲，僧衆驚起，見一孝子從塔中走出，尋見師頸有傷，具以賊事聞於州縣。縣令楊侃、刺史柳無忝得牒，切加擒捉。五月於石角村捕得賊人，送韶州鞫問。云：「姓張名淨滿，汝州梁縣人，於洪州開元寺受新羅僧金大悲錢二十千，令取六祖大師首，歸海東供養。」柳守聞狀，未卽加刑，乃躬至曹溪，問祖上足令韜曰：「如何處斷？」韜曰：「若以國法論，理須誅夷；但以佛教慈悲，冤親平等，況彼欲求供養，罪可恕矣。」柳守嘉歎曰：「始知佛門廣大。」遂赦之。爾後，甚有名賢贊述，檀施珍異，文繁不錄。

上元元年肅宗遣使就請師衣鉢，歸內供養。至永泰元年（公元七六五年）五月五日，代宗夢六祖大師請衣鉢。七日，勑刺史楊瑊曰：「朕夢感禪師請傳法袈裟却歸曹溪。今遣鎮國大將軍劉崇景頂戴而送，朕謂之國寶。卿可於本寺如法安置。專令僧衆，親承宗旨者，嚴加守護，勿令遺墜。」後或爲人偷竊，皆不遠而獲，如是者數四。憲宗謚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皇朝開寶初，王師平南海劉氏，殘

兵作梗，祖之塔廟，鞠爲煨燼，而真身爲守塔僧保護，一無所損。尋有制興修，功未竟，會太宗皇帝即位，留心禪宗，頗增壯麗焉。

五燈會元卷第二

四祖大醫禪師旁出法嗣

牛頭山法融禪師

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忽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御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遥觀氣象，知彼山有奇異之人，乃躬自尋訪。問寺僧：「此間有道人否？」曰：「出家兒那箇不是道人？」祖曰：「阿那箇是道人。」僧無對。別僧曰：「此去山中十里許，有一懶融，見人不起，亦不合掌，莫是道人麽？」祖遂入山，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麽？」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箇在。」祖曰：「這箇是甚麽？」師無語。少選，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覩之竦然。祖曰：「猶有這箇在。」

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出，無菩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闕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住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爲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於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徧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卽名常住法身，無有變異。吾受璨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住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終老。師自爾法席大盛。

唐永徽中，徒衆乏糧，師往丹陽緣化。去山八十里，躬負米一石八斗，朝往暮還，供僧三百，二時不闕。三年，邑宰蕭元善請於建初寺講大般若經，聽者雲集。至滅靜品，地爲之震動。講罷歸山，博陵王問師曰：「境緣色發時，不言緣色起。云何得知緣，乃欲息其起？」師曰：「境色初發時，色境二性空。本無知緣者，心量與知同。照本發非發，爾時起自息。抱暗生覺緣，心時緣不逐。至如未生前，色心非養育。從空本無念，想受言念生。起發未曾起，豈用佛教令？」問曰：「閉目不見色，境慮乃便多。色既不關心，境從何處發？」師曰：「閉目不見色，內心動慮多。幻識假成用，起名終不過。知色不關心，心亦不關人。隨行有相轉，鳥去空中真。」問曰：「境發無處所，緣覺了知生。境謝覺還轉，覺乃變爲境。若以

心曳心，還爲覺所覺。從之隨隨去，不離生滅際。」師曰：「色心前後中，實無緣起境。一念自凝忘，誰能計動靜？此知自無知，知知緣不會。當自檢本形，何須求域外？前境不變謝，後念不來今。求月執玄影，討跡逐飛禽。欲知心本性，還如視夢裏。譬之六月冰，處處皆相似。避空終不脫，求空復不成。借問鏡中像，心從何處生？」問曰：「恰恰用心時，若爲安隱好。」師曰：「恰恰用心時，恰恰無心用。曲譚名相勞，直說無繁重。無心恰恰用，常用恰恰無。今說無心處，不與有心殊。」問曰：「智者引妙言，與心相會當。言與心路別，合則萬倍乖。」師曰：「方便說妙言，破病大乘道。非關本性譚，還從空化造。無念爲真常，終當絕心路。離念性不動，生滅無乖悮。谷響既有聲，鏡像能回顧。」問曰：「行者體境有，因覺知境亡。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心。」師曰：「境用非體覺，覺罷不應思。因覺知境亡，覺時境不起。前覺及後覺，并境有三遲。」問曰：「住定俱不轉，將爲正三昧。諸業不能牽，不知細無明，徐徐躡其後。」師曰：「復聞別有人，虛執起心量。三中事不成，不轉還虛妄。心爲正受縛，爲之淨業障。心塵萬分一，不了說無明。細細習因起，徐徐名相生。風來波浪轉，欲靜水還平。更欲前途說，恐畏後心驚。無念大獸吼，性空下霜雹。星散穢草摧，縱橫飛鳥落。五道定紛綸，四魔不前却。既如猛火燎，還如利劍斫。」問曰：「賴覺知萬法，萬法本來然。若假照用心，只得照用心，不應心裏事。」師曰：「賴覺知萬法，萬法終無賴。若假照用心，應不在心外。」問曰：「隨隨無揀擇，明心不現前。復慮心闇昧，在心用功行，智障復難除。」師曰：「有此不可有，尋此不可尋。無揀卽真擇，得闇出明心。慮者心冥昧，存心託功行。可論智障難，至佛方爲病。」問曰：「折中消息間，實亦難安怗。自非用行人，此難終難見。」師曰：「折中

欲消息，消息非難易。先觀心處心，次推智中智。第三照推者，第四通無記。第五解脫名，第六等真僞。第七知法本，第八慈無爲。第九徧空陰，第十雲雨被。最盡彼無覺，無明生本智。鏡像現三業，幻人化四衢。不住空邊盡，當照有中無。不出空有內，未將空有俱。號之名折中，折中非言說。安怗無處安，用行何能決。」問曰：「別有一種人，善解空無相。口言定亂一，復道有中無。同證用常寂，知覺寂常用。用心會真理，復言用無用。智慧方便多，言亂與理合。如如禮自如，不由識心會。既知心會非，心心復相泯。如是難知法，永劫不能知。同此用心人，法所不能化。」師曰：「別有證空者，還如前偈論。行空守寂滅，識見暫時翻。會真是心量，終知未了原。又說息心用，多智疑相似。良由性不明，求空且勞已。永劫住幽識，抱相都不知。放光便動地，於彼欲何爲。」問曰：「前件看心者，復有羅縠難。」師曰：「看心有羅縠，幻心何待看。況無幻心者，從容下口難。」問曰：「久有大基業，心路差互間。得覺微細障，即達於真際。自非善巧師，無能決此理。仰惟我大師，當爲開要門。引導用心者，不令失正道。」師曰：「法性本基業，夢境成差互。實相微細身，色心常不悟。忽逢混沌士，哀怨愍羣生。託疑廣設問，抱理內常明。生死幽徑徹，毀譽心不驚。野老顯分答，法相媿來儀。蒙發羣生藥，還如色性爲。」顯慶元年，邑宰蕭元善請住建初，師辭不獲免，遂命入室上首智巖付囑法印，令以次傳授。將下山，謂衆曰：「吾不復踐此山矣。」時鳥獸哀號，踰月不止。庵前有四大桐樹，仲夏之月，忽自凋落。明年正月二十三日，不疾而逝，窆于雞籠山。

四祖下二世[一]

金陵牛頭山融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巖禪師

牛頭山智巖禪師者，曲阿人也。姓華氏。弱冠智勇過人，身長七尺六寸。隋大業中爲郎將，常以弓挂一濾水囊，隨行所至汲用。累從大將征討，頻立戰功。唐武德中，年四十，遂乞出家。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爲弟子。後一日宴坐，覩異僧身長丈餘，神姿爽拔，詞氣清朗。謂師曰：「卿八十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嘗在谷中入定，山水暴漲，師怡然不動，其水自退。有獵者遇之，因改過修善。復有昔同從軍者二人，聞師隱遁，乃共入山尋之。既見，因謂師曰：「郎將狂邪，何爲住此？」師曰：「我狂欲醒，君狂正發。夫嗜色淫聲，貪榮冒寵，流轉生死，何由自出？」二人感悟，歎息而去。師後謁融禪師發明大事。融謂師曰：「吾受信大師真訣，所得都亡。設有一法勝過涅槃，吾説亦如夢幻。夫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墮而覆地，汝今已過此見，吾復何云？山門化導，當付之於汝。」師稟命爲第二世。後以正法付方禪師。師住白馬、棲玄兩寺。又遷石頭城。於儀鳳二年正月十日示滅，顏色不變，屈伸如生。室有異香，經旬不歇，遺言水葬焉。

[一]清藏本、續藏本「四祖下二世」下均有「旁出」二字。

鍾山曇璀禪師

金陵鍾山曇璀禪師者，吳郡人也。姓顏氏。初謁融禪師，融目而奇之。乃告之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子知之乎？」師默而審之，大悟玄旨。尋晦迹鍾山，多歷年所。茅庵瓦缶，以終老焉。唐天授三年二月六日，恬然入定，七日而滅。

四祖下三世四世不列章次

四祖下五世

金陵牛頭山持禪師法嗣

牛頭山智威禪師

牛頭山智威禪師者，江寧人也。姓陳氏。依天寶寺統法師出家。謁法持禪師，傳授正法。自爾江左學徒，皆奔走門下。有慧忠者，目爲法器。師嘗有偈示曰：「□□莫繫念，念成生死河。輪迴六趣海，無見出長波。」忠答曰：「念想由來幻，性自無終始。若得此中意，長波當自止。」師又示偈曰：「余本性虛無，緣妄生人我。如何息妄情，還歸空處坐。」忠答曰：「虛無是實體，人我何所存？妄情不須息，卽汎般

若船。」師知其了悟，乃付以院事。隨緣化導，終於延祚寺。

四祖下六世

金陵牛頭山威禪師法嗣

牛頭山慧忠禪師

牛頭山慧忠禪師者，潤州人也。姓王氏。年二十三，受業於莊嚴寺。聞威禪師出世，乃往謁之。威纔見曰：「山主來也！」師感悟微旨，遂給侍左右。後辭，詣諸方巡禮。威於具戒院，見凌霄藤遇夏萎悴，人欲伐之，因謂之曰：「勿剪。慧忠還時，此藤更生。」及師回，果如其言。即以山門付囑訖，出居延祚寺。師平生一衲不易，器用唯一鐺。嘗有供僧穀兩廩，盜者窺伺，虎爲守之。縣令張遜者，至山頂謁問：「師有何徒弟？」師曰：「有三五人。」遜曰：「如何得見？」師敲禪牀，有三虎哮吼而出。遜驚怖而退。後衆請入城，居莊嚴舊寺。師欲於殿東別創法堂。先有古木，羣鵲巢其上，工人將伐之。師謂鵲曰：「此地建堂，汝等何不速去！」言訖，羣鵲乃遷巢他樹。初築基，有二神人定其四角，復潛資夜役，遂不日而就。繇是四方學徒雲集，得法者有三十四人，各住一方，轉化多衆。師有安心偈曰：「人法雙淨，善惡兩忘。直心真實，菩提道場。」大曆三年石室前掛鐺樹、挂衣藤忽盛夏枯死。四年六月十五日，集僧布薩訖，命侍者淨髮浴身。至夜有瑞雲覆其精舍，空中復聞天樂之聲。詰旦，怡然坐化，時風雨暴作，震

折林木，復有白虹貫于巖壑。五年春，荼毗，獲舍利不可勝計。

安國玄挺禪師

宣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初參威禪師，侍立次，有講華嚴僧問：「真性緣起，其義云何？」威良久，師遽召曰：「大德正興一念，問時是真性中緣起。」其僧言下大悟。或問：「南宗自何而立？」曰：「心宗非南北。」

天柱崇慧禪師

舒州天柱山崇慧禪師者，彭州人也。姓陳氏。唐乾元初，往舒州天柱山創寺。永泰元年賜額。僧問：「如何是天柱境？」師曰：「主簿山高難見日，玉鏡峯前易曉人。」問：「達磨未來此土時，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未來且置，卽今事作麽生？」曰：「某甲不會，乞師指示。」師曰：「萬古長空，一朝風月。」僧無語。師復曰：「闍梨會麽？」曰：「不會。」師曰：「自己分上作麽生，干他達磨來與未來作麽？他家來，大似賣卜漢。見汝不會，爲汝錐破卦文，纔生吉凶，盡在汝分上，一切自看。」僧曰：「如何是解卜底人？」師曰：「汝纔出門時，便不中也。」問：「如何是天柱家風？」師曰：「時有白雲來閉户，更無風月四山流。」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也？」師曰：「灊嶽峯高長積翠，舒江明月色光暉。」問：「如何是大通智勝佛？」師曰：「曠大劫來，未曾擁滯，不是大通智勝佛是甚麽？」曰：「爲甚麽佛法不現前？」師曰：「只爲汝不會，所

以成不現前。汝若會，去亦無佛可成。」問：「如何是道？」師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一〕問：「從上諸聖有何言說？」師曰：「汝今見吾有何言說？」問：「宗門中事，請師舉唱。」師曰：「石牛長吼真空外，木馬嘶時月隱山。」問：「如何是和尚利人處？」師曰：「一雨普滋，千山秀色。」問：「如何是天柱山中人？」師曰：「獨步千峯頂，優游九曲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猿抱子來青嶂，蜂蝶銜花綠蘂間。」大曆十四年歸寂，塔于山之北。

鶴林玄素禪師

潤州鶴林玄素禪師者，延陵人也。姓馬氏。晚參威禪師，遂悟性宗。後居鶴林寺。一日有屠者禮謁，願就所居辦供。師欣然而往，衆皆見訝。師曰：「佛性平等，賢愚一致。但可度者，吾即度之。復何差別之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會即不會，疑即不疑。」又曰：「不會不疑底，不疑不會底。」有僧扣門，師問：「是甚麽人？」曰：「是僧。」師曰：「非但是僧，佛來亦不着。」曰：「爲甚麽不着？」師曰：「無汝棲泊處。」

〔一〕清藏本、續藏本此句均作「蜂蝶銜庭花」。

四祖下七世〔一〕

金陵牛頭山忠禪師法嗣

佛窟惟則禪師

天台山佛窟巖惟則禪師者，京兆人也。姓長孫氏。初謁忠禪師，大悟玄旨。乃曰：「天地無物也，物我無物也。雖無物也，而未嘗無物也。如此，則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爲死生哉？至人以是能獨照，能爲萬物主，吾知之矣。」遂南遊天台，隱於瀑布之西巖。元和中慕道者日至。有弟子可素，遂築室廬，漸成法席。佛窟之稱自師始也。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師曰：「中的也。」忽一日告門人曰：「汝其勉之。」閱二日，跏趺而寂。後三年，塔全身于本山。唐韓乂撰碑，今存國清寺。

鶴林素禪師法嗣

徑山道欽禪師

杭州徑山道欽禪師者，蘇州崑山人也。姓朱氏。初服膺儒教，年二十八，遇素禪師，謂之曰：「觀子神氣温粹，真法寶也。」師感悟，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乃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師遂南

〔一〕清藏本、續藏本「四祖下七世」下均有「旁出」二字。

遶，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問樵者。樵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山上有鯉魚，海底有蓬塵。」馬祖令人送書到，書中作一圓相。師發緘，於圓相中著一點，却封回。忠國師聞，乃云：「欽師猶被馬師惑。」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問不當。」曰：「如何得當？」師曰：「待吾滅後，即向汝說。」馬祖令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待汝回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回去。」師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崔趙公問：「弟子今欲出家，得否？」師曰：「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公於是有省。唐大曆三年，代宗詔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同忠國師在內庭坐次，見帝駕來，師起立。帝曰：「師何以起？」師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國師曰：「欲錫欽師一名。」國師欣然奉詔，乃賜號國一焉。後辭歸本山。於貞元八年十二月示疾，說法而逝。謚大覺禪師。

四祖下八世〔一〕

佛窟則禪師法嗣

天台雲居智禪師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嘗有華嚴院。僧繼宗問：「見性成佛，其義云何？」師曰：「清淨之性，本來湛然。無有動摇，不屬有無、淨穢、長短、取捨，體自翛然。如是明見，乃名見性。性卽佛，佛卽性。故曰見性

〔一〕清藏本、續藏本「四祖下八世」下均有「旁出」二字。

成佛。」曰：「性既清淨，不屬有無，因何有見？」師曰：「見無所見。」曰：「既無所見，何更有見？」師曰：「見處亦無。」曰：「如是見時，是誰之見？」師曰：「無有能見者。」曰：「究竟其理如何？」師曰：「汝知否？妄計爲有，卽有能所，乃得名迷。隨見生解，便墮生死。明見之人卽不然。終日見，未嘗見。求名處體相不可得，能所俱絕，名爲見性。」曰：「此性徧一切處否？」師曰：「無處不徧。」曰：「凡夫具否？」師曰：「上言無處不徧，豈凡夫而不具乎？」曰：「因何諸佛菩薩不被生死所拘，而凡夫獨縈此苦？何曾得徧？」師曰：「凡夫於清淨性中計有能所，卽墮生死。諸佛大士善知清淨性中不屬有無，卽能所不立。」曰：「若如是說，卽有能了不了人。」師曰：「了尚不可得，豈有能了人乎？」曰：「至理如何？」師曰：「我以要言之，汝卽應念清淨性中無有凡聖，亦無了不了人。凡之與聖，二俱是名。若隨名生解，卽墮生死。若知假名不實，卽無有當名者。」又曰：「此是極究竟處。若云『我能了、彼不能了』，卽是大病。見有淨穢、凡聖，亦是大病。作無凡聖解，又屬撥無因果。見有清淨性可棲止，亦大病。作不棲止解，亦大病。然清淨性中，雖無動搖，具不壞方便應用[一]，及興慈運悲，如是興運之處，卽全清淨之性，可謂見性成佛矣。」繼宗踊躍，禮謝而退。

徑山國一欽禪師法嗣[二]

烏窠道林禪師

[一]具，清藏本、續藏本均作「且」。

[二]清藏本「法嗣」下有「第一世」三字。

杭州鳥窠道林禪師，本郡富陽人也。姓潘氏。母朱氏，夢日光入口，因而有娠。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二十一於荊州果願寺受戒。後詣長安西明寺復禮法師學華嚴經、起信論。禮示以真妄頌，俾修禪那。師問曰：「初云何觀？云何用心？」禮久而無言。師三禮而退。屬代宗詔國一禪師至闕，師乃謁之，遂得正法。及南歸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靈隱寺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長松，枝葉繁茂，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故時人謂之鳥窠禪師。復有鵲巢於其側，自然馴狎，人亦目爲鵲巢和尚。有侍者會通，忽一日欲辭去。師問曰：「汝今何往？」對曰：「會通爲法出家，和尚不垂慈誨，今往諸方學佛法去。」師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和尚佛法？」師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遂領悟玄旨。元和中，白居易侍郎出守茲郡，因入山謁師。問曰：「禪師住處甚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兒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人行不得。」白作禮而退。師於長慶四年二月十日告侍者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謚號。

五祖大滿禪師旁出法嗣

北宗神秀禪師

北宗神秀禪師者，耶舍三藏誌云：「艮地生玄旨，通尊媚亦尊，比肩三九族，足下一毛分。」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

儒業，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尋師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以樵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既示滅，秀遂住江陵當陽山。唐武后聞之，召至都下，於内道場供養，特加欽禮。命於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即位，尤加禮重。大臣張説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走。」神龍二年於東都天宫寺入滅，謚大通禪師。羽儀法物，送殯於龍門，帝送至橋，王公士庶皆至葬所。張説及徵士盧鴻一各爲碑誄，門人普寂、義福等，並爲朝野所重。

嵩嶽慧安國師

嵩嶽慧安國師，耶舍三藏誌云：「九女出人倫，八女絶婚姻，朽牀添六脚，心祖衆中尊。」荆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衆。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内擾攘，乃杖錫登衡嶽，行頭陁行。唐貞觀中，至黄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湊。有坦然、懷讓二僧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於言下知歸，讓乃即謁曹溪。武后徵至輦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邪？」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環無起

盡，焉用記焉？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滬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聞稽顙，信受。神龍二年中宗賜紫袈裟，度弟子二七人，仍延入禁中供養。三年，又賜摩衲，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屍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隋開皇二年壬寅生，唐景龍三年己酉滅。時稱老安國師。門人遵旨，舁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於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蒙山道明禪師

袁州蒙山道明禪師者，鄱陽人，陳宣帝之裔也。國亡落於民間，以其王孫，嘗受署，因有將軍之號。少於永昌寺出家，慕道頗切。往依五祖法會，極意研尋，初無解悟。及聞五祖密付衣法與盧行者，即率同志數十人，躡迹追逐，至大庾嶺，師最先見，餘輩未及。盧見師奔至，即擲衣鉢於磐石曰：「此衣表信，可力爭邪！任君將去。」師遂舉之，如山不動。踟蹰悚慄，乃曰：「我來求法，非為衣也。願行者開示於我！」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師當下大悟，徧體汗流，泣禮數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別有意旨否？」盧曰：「我今與汝說者，即非密也。汝若返照自己面目，密卻在汝邊。」師曰：「某甲雖在黃梅隨衆，實未省自己面目。今蒙指授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今行者即是某甲師也。」盧曰：「汝若如是，則吾與汝同師黃梅，善自護持。」師又問：「某甲向後宜往何所？」盧

曰：「逢袁可止，遇蒙卽居。」師禮謝，遽回至嶺下，謂衆人曰：「向陟崔嵬，遠望杳無蹤迹，當別道尋之。」皆以爲然。師旣回，遂獨往廬山布水臺。經三載後，始往袁州蒙山，大唱玄化。初名慧明，以避六祖上字，故名道明。弟子等盡遣過嶺南，參禮六祖。

五祖下二世〔一〕

北宗秀禪師法嗣

五臺巨方禪師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朗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秀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尋至上黨寒嶺居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於五臺山闡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中條智封禪師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禪師，姓吳氏。初習唯識論，滯于名相，爲知識所詰，乃發憤罷講，遊方見秀禪

〔一〕清藏本、續藏本「五祖下二世」均有「旁出」二字。

師，疑心頓釋。乃辭去，居于蒲津安峯，不下山十年，木食澗飲。州牧衞文昇建安國院居之。緇素歸依，憧憧不絶。使君問曰：「某今日後如何？」師曰：「日從濛汜出，照樹全無影。」使君初不能諭，拱揖而退。少選開曉，釋然自得。師來往中條山二十餘年，得其道者不可勝紀。滅後，門人於州城北建塔焉。

降魔藏禪師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也。姓王氏。父爲亳掾。師七歲出家，時屬野多妖鬼，魅惑於人。師孤形制伏，曾無少畏，故得降魔名焉。卽依廣福院明讚禪師落髮。後遇北宗盛化，便誓摳衣。秀問曰：「汝名降魔，此無山精木怪，汝翻作魔邪？」師曰：「有佛有魔。」秀曰：「汝若是魔，必住不思議境界。」師曰：「是佛亦空，何境界之有！」秀懸記之曰：「汝與少皞之墟有緣。」師尋入泰山。數稔，學者雲集。一日告門人曰：「吾今老朽，物極有歸。」言訖而逝。

壽州道樹禪師

壽州道樹禪師，唐州人也。姓聞氏。幼探經籍，年將五十，因遇高僧誘諭，遂誓出家，禮本部明月山慧文爲師。師恥乎年長，求法淹遲，勵志遊方，無所不至。後歸東洛，遇秀禪師，言下知微。乃卜壽州三峯山，結茅而居。常有野人，服色素朴，言譚詭異，於言笑外化作佛形及菩薩、羅漢、天僊等

形，或放神光，或呈聲響。師之學徒覩之，皆不能測。如此涉十年，後寂無形影。師告衆曰：「野人作多色伎倆，眩惑於人。只消老僧不見不聞，伊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唐寶曆元年，示疾而終。

嵩嶽安國師法嗣

福先仁儉禪師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自嵩山罷問，放曠郊鄽，謂之騰騰和尚。唐天册萬歲中，天后詔入殿前。仰視天后，良久曰：「會麼？」后曰：「不會。」師曰：「老僧持不語戒。」言訖而出。翌日，進短歌一十九首。天后覽而嘉之，厚加賜賚，師皆不受。又令寫歌辭傳布天下，其辭並敷演真理，以警時俗。唯了元歌一首盛行於世。

嵩嶽破竈墮和尚

嵩嶽破竈墮和尚，不稱名氏，言行叵測。隱居嵩嶽，山塢有廟甚靈。殿中唯安一竈，遠近祭祀不輟，烹殺物命甚多。師一日領侍僧入廟，以杖敲竈三下曰：「咄！此竈只是泥瓦合成，聖從何來？靈從何起？恁麼烹宰物命。」又打三下，竈乃傾破墮落。須臾，有一人青衣峩冠，設拜師前。師曰：「是甚麼人？」曰：「我本此廟竈神，久受業報。今日蒙師説無生法，得脱此處，生在天中，特來致謝。」師曰：「是汝

本有之性，非吾彊言。」神再禮而没。少選，侍僧問曰：「某等久侍和尚，不蒙示誨。竈神得甚麽徑旨，便得生天。」師曰：「我只向伊道是泥瓦合成，別也無道理爲伊。」侍僧無言。師曰：「會麽？」僧曰：「不會。」師曰：「本有之性，爲甚麽不會？」侍僧等乃禮拜。師曰：「墮也，墮也！破也，破也！」後義豐禪師舉似安國師，安嘆曰：「此子會盡，物我一如。可謂如朗月處空，無不見者。難搆伊語脉。」豐問曰：「未審甚麽人搆得他語脉？」安曰：「不知者，時號爲破竈墮。」僧問：「物物無形時如何？」師曰：「禮卽唯汝非我，不禮卽唯我非汝。」其僧乃禮謝。師曰：「本有之物，物非物也。所以道心能轉物，卽同如來。」有僧從牛頭處來，師問曰：「來自何人法會？」僧近前叉手，遶師一匝而出。師曰：「牛頭會下，不可有此人。」僧乃回師上肩叉手而立。師曰：「果然，果然！」僧却問曰：「應物不由他時如何？」師曰：「争得不由他！」曰：「恁麽則順正歸元去也。」師曰：「歸元何順？」曰：「若非和尚，幾錯招愆。」師曰：「猶是未見四祖時道理。見後道將來。」僧却遶師一匝而出。師曰：「順正之道，今古如然。」僧作禮。又僧侍立久，師乃曰：「祖祖佛佛，只説如人本性本心，別無道理。會取，會取。」僧禮謝。師乃以拂子打之曰：「一處如是，千處亦然。」僧乃叉手近前，應喏一聲。師曰：「更不信，更不信。」僧問：「如何是大闡提人？」師曰：「尊重禮拜。」曰：「如何是大精進人？」師曰：「毁辱嗔恚。」其後莫知所終。

嵩嶽元珪禪師

嵩嶽元珪禪師，伊闕人也。姓李氏。幼歲出家。唐永淳二年，受具戒，隸閑居寺，習毗尼無懈。

後謁安國師，頓悟玄旨，遂卜廬於嶽之龐塢。一日，有異人峩冠袴褶徒頰反而至，從者極多。輕步舒徐，稱謁大師。師覩其形貌，奇偉非常，乃諭之曰：「善來仁者胡爲而至？」彼曰：「師寧識我邪？」師曰：「吾觀佛與衆生等，吾一目之，豈分別邪？」彼曰：「我此嶽神也。能生死於人，師安得一目我哉！」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與空等，視吾與汝等，汝能壞空與汝乎？苟能壞空及汝，吾則不生不滅也。汝尚不能如是，又焉能生死吾邪？」神稽首曰：「我亦聰明正直於餘神，詎知師有廣大之智辯乎？願授以正戒，令我度世。」師曰：「汝既乞戒，卽既戒也。所以者何？戒外無戒，又何戒哉！」神曰：「此理也我聞茫昧，止求師戒我身爲門弟子。」師卽爲張座，秉爐正几曰：「付汝五戒，若能奉持，卽應曰能；不能，卽曰否。」曰：「謹受教。」師曰：「汝能不婬乎？」曰：「我亦娶也。」師曰：「非謂此也，謂無羅欲也。」曰：「能。」師曰：「汝能不盜乎？」曰：「何乏我也，焉有盜取哉？」師曰：「非謂此也，謂饗而福淫，不供而禍善也。」曰：「能。」師曰：「汝能不殺乎？」曰：「實司其柄，焉曰不殺？」師曰：「非謂此也，謂有濫誤疑混也。」曰：「能。」師曰：「汝能不妄乎？」曰：「我正直，焉有妄乎？」師曰：「非謂此也，謂先後不合天心也。」曰：「能。」師曰：「汝不遭酒敗乎？」曰：「能。」師曰：「如上是爲佛戒也。」又言：「以有心奉持而無心拘執，以有心爲物而無心想身。能如是，則先天地生不爲精，後天地死不爲老，終日變化而不爲動，畢盡寂默而不爲休。信此則雖娶非妻也，雖饗非取也，雖柄非權也，雖作非故也，雖醉非惛也。若能無心於萬物，則羅欲不爲婬，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疑混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是謂無心也。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心。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孰爲戒哉？」神曰：「我神通亞佛。」師曰：「汝神通十句、

五能五不能。佛則十句、七能三不能。」神悚然避席，跪啓曰：「可得聞乎？」師曰：「汝能戾上帝、東天行而西七曜乎？」曰：「不能。」師曰：「汝能奪地祇、融五嶽而結四海乎？」曰：「不能。」師曰：「是謂五不能也。佛能空一切相，成萬法智，而不能卽滅定業。佛能知羣有性，窮億劫事，而不能化導無緣。佛能度無量有情，而不能盡衆生界。是爲三不能也。定業亦不牢久，無緣亦是一期。衆生界本無增減，亘無一人能主其法。有法無主，是謂無法。無法無主，是謂無心。如我解，佛亦無神通也。但能以無心通達一切法爾。」神曰：「我誠淺昧，未聞空義。師所授戒，我當奉行。今願報慈德，效我所能。」師曰：「吾觀身無物，觀法無常，塊然更有何欲邪？」神曰：「師必命我爲世間事，展我小神功。使已發心、初發心、未發心、不信心、必信心五等人目我神蹤，知有佛有神，有能有不能，有自然有非自然者。」師曰：「無爲是，無爲是。」神曰：「佛亦使神護法，師寧隳叛佛邪？願隨意垂誨。」師不得已而言曰：「東巖寺之障，莽然無樹，北岫有之而背非屏擁。汝能移北樹於東嶺乎？」神曰：「已聞命矣。然昏夜必有喧動，願師無駭。」卽作禮辭去。師門送而且觀之。見儀衛逶迤，如王者之狀。嵐靄煙霞，紛綸間錯，幢幡環珮，凌空隱没焉。其夕，果有暴風吼雷，奔雲掣電，棟宇摇蕩，宿鳥聲喧。師謂衆曰：「無怖，無怖！神與我契矣。」詰旦和霽，則北巖松栝盡移東嶺，森然行植。師謂其徒曰：「吾没後無令外知，若爲口實，人將妖我。」以開元四年丙辰歲囑門人曰：「吾始居寺東嶺，吾滅，汝必寘吾骸于彼。」言訖若委蛻焉。

五祖下三世〔一〕

嵩山寂禪師法嗣

終南山惟政禪師

終南山惟政禪師，平原人也。姓周氏。受業於本州延和寺詮澄法師。得法於嵩山普寂禪師，即入太一山中，學者盈室。唐文宗好嗜蛤蜊，沿海官吏先時遞進，人亦勞止。一日御饌中有擘不張者。帝以其異，即焚香禱之，乃開，見菩薩形儀，梵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令衆僧瞻禮。因問羣臣：「斯何祥也？」或奏太一山惟政禪師深明佛法，博聞强記，乞詔問之。帝即頒詔，師至，帝問其事。師曰：「臣聞物無虛應，此乃啓陛下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爲説法。』」帝曰：「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説法。」師曰：「陛下覩此爲常邪？非常邪？信邪？非信邪？」帝曰：「希奇之事，朕深信焉。」師曰：「陛下已聞説法竟。」皇情悦豫，得未曾有。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以答殊休。留師於内道場，累辭歸山。詔令住聖壽寺。至武宗即位，師忽入終南山隱居。人問其故，師曰：「吾避仇矣。」終後闍維，收舍利四十九粒，而建塔焉。

〔一〕清藏本、續藏本「五祖下三世」下均有「旁出」二字。

破竈墮和尚法嗣

嵩山峻極禪師

嵩山峻極禪師，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鏁。」曰：「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一〕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僧良久。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後破竈墮聞舉，乃曰：「此子會盡諸法無生。」

五祖下四世

益州無相禪師法嗣

保唐無住禪師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初得法於無相大師。乃居南陽白崖山，專務宴寂。經累歲，學者漸至，勤請不已。自此垂誨，雖廣演言教，而唯以無念爲宗。唐相國杜鴻漸出撫坤維，聞師名，思一瞻禮，遣使到山延請。時節度使崔寧亦命諸寺僧徒遠出，迎引至空慧寺。時杜公與戎帥召三學碩德俱會寺中。致

〔一〕清藏本「曰」上有「僧」字。

禮訖，公問曰：「弟子聞金和尚說無憶、無念、莫妄三句法門，是否？」師曰：「然。」公曰：「此三句是一是三？」師曰：「無憶名戒，無念名定，莫妄名慧。一心不生，具戒定慧，非一非三也。」公曰：「後句『妄』字莫是從心之『忘』乎？」曰：「從『女』者是也。」公曰：「有據否？」師曰：「法句經云：『若起精進心，是妄非精進。若能心不妄，精進無有涯。』」公聞疑情盪然。公又問：「師還以三句示人否？」師曰：「初心學人，還令息念，澄停識浪，水清影現。悟無念體，寂滅現前，無念亦不立也。」于時庭樹鴉鳴，公問：「師聞否？」師曰：「聞。」鴉去已，又問：「師聞否？」師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言聞？」師乃普告大衆曰：「佛世難值，正法難聞，各各諦聽。聞無有聞，非關聞性。本來不生，何曾有滅？有聲之時，是聲塵自生。無聲之時，是聲塵自滅。而此聞性，不隨聲生，不隨聲滅。悟此聞性，則免聲塵之所轉。當知聞無生滅，聞無去來。」公與僚屬大衆稽首。又問：「何名第一義？第一義者，從何次第得入？」師曰：「第一義無有次第，亦無出入。世諦一切有，第一義卽無。諸法無性性說，名第一義。佛言有法名俗諦，無性第一義。」公曰：「如師開示，實不可思議。」公又曰：「弟子性識微淺，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否？」師曰：「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分別，有爲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著名字相，著心緣相，既著種種相，云何是佛法？」公起作禮曰：「弟子亦曾問諸供奉大德，皆讚弟子不可思議。當知彼等但徇人情，師今從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公又問：「云何不生？云何不滅？如何得解脫？」師曰：「見境心不起，名不生。不生卽不滅，既無生滅，卽不被前塵所縛，當處解脫。

不生名無念，無念卽無滅，無念卽無縛，無念卽無脫。擧要而言，識心卽離念，見性卽解脫。離識心見性外，更有法門證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公曰：「何名識心見性？」師曰：「一切學道人，隨念流浪，蓋爲不識眞心。眞心者，念生亦不順生，念滅亦不依寂。不來不去，不定不亂，不取不捨，不沈不浮。無爲無相活鱍鱍，平常自在此心體，畢竟不可得，無可知覺。觸目皆如，無非見性也。」公與大衆作禮稱讚，踊躍而去。師後居保唐寺而終。

六祖大鑒禪師旁出法嗣〔一〕

西域崛多三藏

西域崛多三藏者，天竺人也。於六祖言下契悟。後遊五臺，見一僧結庵靜坐。師問曰：「孤坐奚爲？」曰：「觀靜。」師曰：「觀者何人，靜者何物？」其僧作禮，問曰：「此理何如？」師曰：「汝何不自觀自靜。」彼僧茫然。師曰：「汝出誰門邪？」曰：「秀禪師。」師曰：「我西域異道最下種者不墮此見。兀然空坐，於道何益！」其僧却問：「師所師者何人？」師曰：「我師六祖，汝何不速往曹溪，決其眞要。」其僧卽往參六祖。六祖垂誨，與師符合，僧卽悟入。師後不知所終。

〔一〕續藏本「法嗣」下有「第一世」三字。

韶州法海禪師

韶州法海禪師者，曲江人也。初見六祖，問曰：「即心即佛，願垂指喻。」祖曰：「前念不生即心，後念不滅即佛。成一切相即心，離一切相即佛。吾若具說，窮劫不盡。聽吾偈曰：『即心名慧，即佛乃定。定慧等持，意中清淨。悟此法門，由汝習性。用本無生，雙修是正。』」師信受，以偈贊曰：「即心元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吉州志誠禪師

吉州志誠禪師者，本州太和人也。初參秀禪師，後因兩宗盛化，秀之徒衆往往譏南宗曰：「能大師不識一字，有何所長？」秀曰：「他得無師之智，深悟上乘，吾不如也。且吾師五祖親付衣法，豈徒然哉！吾所恨不能遠去親近，虛受國恩。汝等諸人無滯於此，可往曹谿質疑。他日回，當爲吾說。」師聞此語，禮辭至韶陽，隨衆參請，不言來處。時六祖告衆曰：「今有盜法之人，潛在此會。」師出禮拜，具陳其事。祖曰：「汝師若爲示衆？」師曰：「嘗指誨大衆，令住心觀靜，長坐不卧。」祖曰：「住心觀靜，是病非禪。長坐拘身，於理何益？聽吾偈曰：『生來坐不卧，死去卧不坐。元是臭骨頭〔一〕，何爲立功過？』」師曰：「未

〔一〕清藏本、續藏本「是」下有「一具」二字。

審大師以何法誨人？」〔一〕祖曰：「吾若言有法與人，卽爲誑汝。但且隨方解縛，假名三昧。聽吾偈曰：『一切無心自性戒，一切無礙自性慧，不增不退自金剛，身去身來本三昧。〔二〕』」師聞偈悔謝，卽誓依歸。乃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還不淨。」

匾擔曉了禪師

匾擔山曉了禪師者，傳記不載。唯北宗門人忽雷澄禪師撰塔碑盛行于世。其略曰：師住匾擔山，號曉了，六祖之嫡嗣也。師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無相者森羅眩目，無心者分別熾然。絕一言一響，響莫可傳，傳之行矣。言莫可窮，窮之非矣。師得無無之無，不無於無也。吾今以有有之有，不有於有也。不有之有，去來非增。不無之無，涅槃非滅。嗚呼！師住世兮曹谿明，師寂滅兮法舟傾。師諱無說兮寰宇盈，師示迷徒兮了義乘。匾擔山色垂茲色，空谷猶留曉了名。

洪州法達禪師

洪州法達禪師者，洪州豐城人也。七歲出家，誦法華經，進具之後，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曰：「禮不投地，何如不禮！汝心中必有一物，蘊習何事邪？」師曰：「念法華經已及三千部。」祖曰：「汝若念

〔一〕大師，清藏本、續藏本均作「和尚」。

〔二〕清藏本、續藏本此則偈語均作：「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癡自性慧，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

至萬部，得其經意，不以爲勝，則與吾偕行。汝今負此事業，都不知過。聽吾偈曰：『禮本折慢幢，頭奚不至地？有我罪卽生，亡功福無比。』」祖又曰：「汝名甚麽？」對曰：「名法達。」祖曰：「汝名法達，何曾達法？」復說偈曰：「汝今名法達，勤誦未休歇。空誦但循聲，明心號菩薩。汝今有緣故，吾今爲汝說。但信佛無言，蓮華從口發。」師聞偈，悔過曰：「而今而後，當謙恭一切。惟願和尚大慈，略說經中義理。」祖曰：「汝念此經，以何爲宗？」師曰：「學人愚鈍，從來但依文誦念，豈知宗趣？」祖曰：「汝試爲吾念一徧，吾當爲汝解說。」師卽高聲念經，至方便品。祖曰：「止。此經元來以因緣出世爲宗。縱說多種譬喩，亦無越於此。何者？因緣唯一大事，一大事卽佛知見也。汝愼勿錯解經意，見他道開示悟入，自是佛之知見，我輩無分。若作此解，乃是謗經毀佛也。彼旣是佛，已具知見，何用更開？汝今當信，佛知見者，只汝自心，更無別體。蓋爲一切衆生自蔽光明，貪愛塵境，外緣內擾，甘受驅馳，便勞他從三昧起，種種苦口，勸令寢息，莫向外求，與佛無二。故云：開佛知見。汝但勞勞執念，謂爲功課者，何異犛牛愛尾也。」師曰：「若然者，但得解義，不勞誦經邪？」祖曰：「經有何過，豈障汝念？只爲迷悟在人，損益由汝。聽吾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己，與義作讎家。無念念卽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師聞偈再啓曰：「經云諸大聲聞，乃至菩薩，皆盡思度量，尚不能測於佛智，今令凡夫但悟自心，便名佛之知見，自非上根，未免疑謗。又經說三車，大牛之車與白牛車如何區別？願和尚再垂宣說。」祖曰：「經意分明。汝自迷背，諸三乘人不能測佛智者，患在度量也。饒伊盡思共推，轉加懸遠。佛本爲凡夫說，不爲佛說。此理若不肯信者，從他退席。殊不知坐却白牛車，更於門外覓三車。況經

文明向汝道，無二亦無三，汝何不省三車是假？為昔時故，一乘是實，為今時故，只教你去假歸實。歸實之後，實亦無名。應知所有珍財，盡屬於汝，由汝受用，更不作父想，亦不作子想，亦無用想。是名持法華經，從劫至劫，手不釋卷，從晝至夜，無不念時也。」師既蒙啓發，踊躍歡喜，以偈贊曰：「經誦三千部，曹谿一句亡。未明出世旨，寧歇累生狂。羊鹿牛權設，初中後善揚。誰知火宅內，元是法中王。」祖曰：「汝今後方可為『念經僧』也。」師從此領旨，亦不輟誦持。

壽州智通禪師

壽州智通禪師者，安豐人也。初看楞伽經約千餘徧，而不會三身四智。禮拜六祖，求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若離本性，別說三身，即名有身無智。若悟三身無有自性，即名四智菩提。聽吾偈曰：『自性具三身，發明成四智。不離見聞緣，超然登佛地。吾今為汝說，諦信永無迷。莫學馳求者，終日說菩提。』」師曰：「四智之義，可得聞乎？」祖曰：「既會三身，便明四智，何更問邪？若離三身，別譚四智，此名有智無身也。即此有智，還成無智。」復說偈曰：「大圓鏡智性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圓鏡。五八六七果因轉，但用名言無實性。若於轉處不留情，繁興永處那伽定。」轉識為智者，教中云：「轉前五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轉第八識為大圓鏡智。雖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轉，但轉其名而不轉其體也。〔一〕師禮

〔一〕但，原作「且」，據續藏本改。

謝，以偈贊曰：「三身元我體，四智本心明。身智融無礙，應物任隨形。起修皆妄動，守住匪真精。妙旨因師曉，終亡汙染名。」

江西志徹禪師

江西志徹禪師，姓張氏，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化，二宗主雖亡彼我，而徒侶競起愛憎。時北宗門人自立秀禪師爲第六祖，而忌大鑒傳衣爲天下所聞。然祖預知其事，卽置金十兩於方丈，時行昌受北宗門人之囑，懷刃入祖室，將欲加害。祖舒頸而就，行昌揮刃者三，都無所損。祖曰：「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行昌驚仆，久而方蘇，求哀悔過，卽願出家。祖遂與金曰：「汝且去！恐徒衆翻害於汝，汝可他日易形而來，吾當攝受。」行昌稟旨宵遁，投僧出家，具戒精進。一日憶祖之言，遠來禮覲。祖曰：「吾久念於汝，汝來何晚！」曰：「昨蒙和尚捨罪，今雖出家苦行，終難報於深恩。其唯傳法度生乎！弟子嘗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爲宣說。」祖曰：「無常者，卽佛性也。有常者，卽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祖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却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却言是常。此卽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祖曰：「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偏，便爲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爲汝，終無二說。」曰：「學人識量淺昧，願和尚委曲開示。」祖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甚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又一切諸法若無常心者，

卽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佛比爲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行昌忽如醉醒，乃說偈曰：「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不知方便者，猶春池拾礫。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祖曰：「汝今徹也，宜名志徹。」師禮謝而去。

信州智常禪師

信州智常禪師者，本州貴谿人也。髫年出家，志求見性。一日參六祖。祖問：「汝從何來？欲求何事？」師曰：「學人近禮大通和尚，蒙示見性成佛之義，未決狐疑。至吉州遇人指迷，令投和尚，伏願垂慈攝受。」祖曰：「彼有何言句，汝試舉看，吾與汝證明。」師曰：「初到彼三月，未蒙開示，以爲法切，故於中夜獨入方丈，禮拜哀請。大通乃曰：『汝見虛空否？』對曰：『見。』彼曰：『汝見虛空有相貌否？』對曰：『虛空無形，有何相貌？』彼曰：『汝之本性猶如虛空，返觀自性，了無一物可見，是名正見。無一物可知，是名真知。無有青黃長短，但見本源清淨，覺體圓明，卽名見性成佛，亦名極樂世界，亦名如來知見。』學人雖聞此說，猶未決了，乞和尚示誨，令無凝滯。」祖曰：「彼師所說，猶存見知，故令汝未了。吾今示汝一偈曰：『不見一法存無見，大似浮雲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還如太虛生閃電。此之知見瞥然興，錯認何曾解方便。汝當一念自知非，自己靈光常顯見。』」師聞偈已，心意豁然。乃述一偈曰：「無

端起知解，著相求菩提。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自性覺源體，隨照枉遷流。不入祖師室，茫然趣兩頭。」

廣州志道禪師

廣州志道禪師者，南海人也。初參六祖，問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僅十餘載，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祖曰：「汝何處未了？」對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於此疑惑。」祖曰：「汝作麼生疑？」對曰：「一切衆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爲樂』者，未審是何身寂滅？何身受樂？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卽同草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卽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卽永歸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祖曰：「汝是釋子，何習外道斷常邪見，而議最上乘法？據汝所解，卽色身外，別有法身，離生滅求於寂滅。又推涅槃常樂，言有身受者，斯乃執吝生死，耽著世樂。汝今當知，佛爲一切迷人，認五蘊和合爲自體相，分別一切法爲外塵相。好生惡死，念念遷流，不知夢幻虛假，枉受輪迴，以常樂涅槃翻爲苦相，終日馳求。佛愍此故，乃示涅槃真樂，剎那無有生相，剎那無有滅相，更無生滅可滅。是則寂滅見前，當見前之時，亦無見前之量，乃謂常樂。此樂無有受者，亦無不受者。豈有一體五用之名？何況更言涅槃禁伏諸法，令

永不生。斯乃謗佛毀法。聽吾偈曰：『無上大涅槃，圓明常寂照。凡愚謂之死，外道執爲斷。諸求二乘人，目以無爲作〔一〕。盡屬情所計，六十二見本。妄立虛假名，何爲真實義。唯有過量人，通達無取捨。以知五蘊法，及以蘊中我，外現衆色象，一一音聲相。平等如夢幻，不起凡聖見。不作涅槃解，二邊三際斷。常應諸根用，而不起用想。分別一切法，不起分別想。劫火燒海底，風鼓山相擊。真常寂滅樂，涅槃相如是。吾今彊言說，令汝捨邪見。汝勿隨言解，許汝知少分』。」師聞偈踊躍，作禮而退。

永嘉玄覺禪師

永嘉真覺禪師，諱玄覺，本郡戴氏子。丱歲出家，徧探三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於四威儀中，常冥禪觀。後因左谿朗禪師激勵，與東陽策禪師同詣曹谿。初到振錫，繞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師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師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于時大衆無不愕然。師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師曰：「本自非動，豈有速邪？」祖曰：「誰知非動？」師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師曰：「無生豈有意邪？」祖曰：「無意誰當分別？」師曰：「分別亦非意。」祖歎曰：「善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矣。師翌日下山，乃回溫州，學者輻湊，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並行于

〔一〕清藏本此句作「目以爲無作」。

世。慕道志儀第一。夫欲修道，先須立志。及事師儀則，彰乎軌訓，故標第一，明慕道儀式。戒憍奢意第二。初雖立志修道，善識軌儀，若三業憍奢，妄心擾動，何能得定。故次第二，明戒憍奢意也。淨修三業第三。前戒憍奢，略標綱要。今子細檢責，令麤過不生。故次第三，明淨修三業，戒乎身口意也。奢摩他頌第四。已檢責身口，令麤過不生。次須入門修道漸次，不出定慧五種起心，六種料揀，故次第四，明奢摩他頌也。毗婆舍那頌第五。非戒不禪，非禪不慧。上既修定，定久慧明。故次第五，明毗婆舍那頌也。優畢義頌第六。偏修於定，定久則沈。偏學於慧，慧多心動。故次第六，明優畢義頌等於定慧，令不沈動，使定慧均等，捨於二邊。三乘漸次第七。定慧既均，則寂而常照。三觀一心，何疑不遣？何照不圓？自解雖明，悲他未悟，悟有深淺。故次第七，明三乘漸次也。事理不二第八。三乘悟理，理無不窮。窮理在事，了事即理。故次第八，明事理不二，即事而真，用祛倒見也。勸友人書第九。事理既融，內心自瑩，復悲遠學，虛擲寸陰，故次第九，明勸友人書也。發願文第十。勸友人雖是悲他，專心在一，情猶未普，故次第十，明發願文，誓度一切[一]。復次，觀心十門。初則言其法爾，次則出其觀體，三則語其相應，四則警其上慢，五則誡其疎怠，六則重出觀體，七則明其是非，八則簡其詮旨，九則觸途成觀，十則妙契玄源。第一言法爾者，夫心性虛通，動靜之源莫二；真如絕慮，緣計之念非殊。惑見紛馳，窮之則唯一寂。靈源不狀，鑒之則以千差。千差不同，法眼之名自立。一寂非異，慧眼之號斯存。理量雙銷，佛眼之功圓著。是以三諦一境，法身之理常清。三智一心，般若

[一]清藏本、續藏本「誓度一切」下有「也」字。

之明常照。境智冥合，解脱之應隨機。非縱非横，圓伊之道玄會。故知三德妙性，宛爾無乖。一心深廣，難思何出。要而非路，是以卽心爲道者，可謂尋流而得源矣。第二出其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第三語其相應者，心與空相應，則譏毁讚譽，何憂何喜？身與空相應，則刀割香塗，何苦何樂？依報與空相應，則施與劫奪，何得何失？心與空不空相應，則愛見都忘，慈悲普救。身與空不空相應，則内同枯木，外現威儀。依報與空不空相應，則永絶貪求，資財給濟。心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實相初明，開佛知見。身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一塵入正受，諸塵三昧起。依報與空不空、非空非不空相應，則香臺寶閣，嚴土化生。第四警其上慢者，若不爾者，則未相應也。第五誡其踈怠者，然渡海應須上船，非船何以能渡？修心必須入觀，非觀無以明心。心尚未明，相應何日，思之勿自恃也。第六重出觀體者，只知一念卽空不空，非有非無，不知卽念卽空不空，非非有，非非無。第七，明其是非者，心不是有，心不是無。心不非有，心不非無。是有是無，卽墮是非。有非無卽墮非，如是只是是非之非，未是非是非非之是。今以雙非破兩是，是破非是猶是非。又以雙非破兩非，非破非非卽是是。如是只是非是非非之是，未是不非不不非、不是不不是。是非之惑，綿微難見，神清慮静，細而研之。第八簡其詮旨者，然而至理無言，假文言以明其旨。旨宗非觀，藉修觀以會其宗。若旨之未明，則言之未的。若宗之未會，觀之未深，深觀乃會其宗的。言必明其旨，旨宗既其明會，言觀何得復存邪？第九觸途成觀者，夫再演言詞，重標觀體。欲明宗旨，無異言觀。有逐言移，移言則言理無差，改觀則觀旨不異。不異之旨卽理，無差之理卽宗。宗旨一而二名，言觀明其弄引

耳。第十妙契玄源者，夫悟心之士，寧執觀而迷旨；達教之人，豈滯言而惑理？理明則言語道斷，何言之能議；旨會則心行處滅，何觀之能思？心言不能思議者，可謂妙契環中矣。先天二年十月十七日，安坐示滅。塔于西山之陽。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

温州淨居尼玄機

温州淨居尼玄機，唐景雲中得度，常習定於大日山石窟中。一日忽念曰：「法性湛然，本無去住。厭喧趨寂，豈爲達邪？」乃往參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大日山來。」峯曰：「日出也未？」師曰：「若出則鎔却雪峯。」峯曰：「汝名甚麽？」師曰：「玄機。」峯曰：「日織多少？」師曰：「寸絲不掛。」遂禮拜退，纔行三五步，峯召曰：「袈裟角拖地也。」師回首。峯曰：「大好寸絲不掛。」

世傳玄機乃永嘉大師女弟，嘗同遊方，以景雲歲月考之，是矣。第所見雪峯，非真覺存也。永嘉既到曹溪，必嶺下雪峯也。未詳法嗣，故附於此。

司空本淨禪師

司空山本淨禪師者，絳州人也。姓張氏。幼歲披緇于曹谿之室，受記隸司空山無相寺。唐天寶三年，玄宗遣中使楊光庭入山，採常春藤，因造丈室。禮問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尚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碩學，咸會京師。天使歸朝，足可咨決。貧道隈山傍水，無所用心。」光庭泣拜。師曰：「休禮貧道。天使爲求佛邪？問道邪？」曰：「弟子智識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師曰：「若欲求

佛，卽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卽心是佛？」師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卽道。」光庭作禮，信受。既回闕庭，具以山中所遇奏聞。卽勅光庭詔師到京，勅住白蓮亭。越明年正月十五日，召兩街名僧碩學赴內道場，與師闡揚佛理。時有遠禪師者，抗聲謂師曰：「今對聖上，校量宗旨，應須直問直答，不假繁辭。只如禪師所見，以何爲道？」師曰：「無心是道。」遠曰：「道因心有，何得言無心是道？」師曰：「道本無名，因心名道。心名若有，道不虛然。窮心既無，道憑何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已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質甚小，却會此理。」師曰：「大德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見相者是大德所見。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其道。若以相爲實，窮劫不能見道。」遠曰：「今請禪師於相上說於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聞語失色，逡巡避席。師有偈曰：「四大無主復如水，遇曲逢直無彼此。淨穢兩處不生心，壅決何曾有二意。觸境但似水無心，在世縱橫有何事？」復云：「一大如是，四大亦然。若明四大無主，卽悟無心。若了無心，自然契道。」

志明禪師問：「若言無心是道，瓦礫無心亦應是道？」又曰：「身心本來是道，四生十類皆有身心，亦應是道。」師曰：「大德若作見聞覺知解會，與道懸殊，卽是求見聞覺知之者，非是求道之人。經云：『無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尚無，見聞覺知憑何而立？窮本不有，何處存心？焉得不同草木瓦礫。」明杜口而退。師有偈曰：「見聞覺知無障礙，聲香味觸常三昧。如鳥空中只麼飛，無取無捨無憎愛。若會應處本無心，始得名爲觀自在。」

真禪師問：「道既無心，佛有心否？佛之與道，是一是二？」師曰：「不一不二。」曰：「佛度衆生，爲有心故。道不度人，爲無心故。一度一不度，何得無二？」師曰：「若言佛度衆生、道無度者，此是大德妄生二見。如山僧卽不然。佛是虛名，道亦妄立。二俱不實，摠是假名。一假之中，如何分二？」曰：「佛之與道，從是假名。當立名時，是誰爲立？若有立者，何得言無？」師曰：「佛之與道，因心而立。推窮立心，心亦是無。心既是無，卽悟二俱不實。知如夢幻，卽悟本空。彊立佛道二名，此是二乘人見解。」師乃說無修無作偈曰：「見道方修道，不見復何修？道性如虛空，虛空何所修？徧觀修道者，撥火覓浮漚。但看弄傀儡，線斷一時休。」

法空禪師問：「佛之與道，俱是假名，十二分教，亦應不實。何以從前尊宿皆言修道？」師曰：「大德錯會經意。道本無修，大德彊修。道本無作，大德彊作。道本無事，彊生多事。道本無知，於中彊知。如此見解，與道相違。從前尊宿不應如是。自是大德不會，請思之。」師有偈曰：「道體本無修，不修自合道。若起修道心，此人不會道。棄卻一真性，卻入鬧浩浩。忽逢修道人，第一莫向道。」

安禪師問：「道既假名，佛云妄立，十二分教亦是接物度生，一切是妄，以何爲真？」師曰：「爲有妄故，將真對妄。推窮妄性本空，真亦何曾有故。故知真妄摠是假名。二事對治，都無實體。窮其根

本，一切皆空。」曰：「既言一切是妄，妄亦同真 真妄無殊，復是何物？」師曰：「若言何物，何物亦妄。經云：『無相似，無比況，言語道斷，如鳥飛空。』」安慙伏不知所措。師有偈曰：「推真真無相，窮妄妄無形。返觀推窮心，知心亦假名。會道亦如此，到頭亦只寧。」

達性禪師問：「禪師至妙至微，真妄雙泯，佛道兩亡，修行性空，名相不實，世界如幻，一切假名。作此解時，不可斷絕衆生善惡二根。」師曰：「善惡二根，皆因心有。窮心若有，根亦非虛。推心既無，根因何立？經云：『善不善法，從心化生。善惡業緣，本無有實。』」師有偈曰：「善既從心生，惡豈離心有？善惡是外緣，於心實不有。捨惡送何處，取善令誰守？傷嗟二見人，攀緣兩頭走。若悟本無心，始悔從前答。」

又有近臣問曰：「此身從何而來？百年之後復歸何處？」師曰：「如人夢時，從何而來？睡覺時，從何而去？」曰：「夢時不可言無，既覺不可言有。雖有有無，來往無所。」師曰：「貧道此身，亦如其夢。」師有偈曰：「視生如在夢，夢裏實是鬧。忽覺萬事休，還同睡時悟。智者會悟夢，迷人信夢鬧。會夢如兩般，一悟無別悟。富貴與貧賤，更無分別路。」上元二年歸寂，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

玄策禪師者，婺州金華人也。遊方時屆于河朔，有隍禪師者，曾謁黃梅，自謂正受。師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麼？」隍曰：「入定。」師曰：「汝言入定，有心邪？無心邪？若有心者，一切蠢動

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師曰：「既不見有有無之心，卽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師曰：「我師曹谿六祖。」曰：「六祖以何爲禪定？」師曰：「我師云：『夫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聞此說，遂造于曹谿，請決疑翳，而祖意與師冥符，隍始開悟。師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

河北智隍禪師者，始參五祖，雖嘗咨決而循乎漸行。乃往河北結庵長坐，積二十餘載，不見惰容。後遇策禪師激勵，遂往參六祖。祖愍其遠來，便垂開決。師於言下豁然契悟，前二十年所得心都無影響。其夜，河北檀越士庶，忽聞空中有聲曰：「隍禪師今日得道也。」後回河北，開化四衆。

南陽慧忠國師

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也。姓冉氏。自受心印，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唐肅宗上元二年，勑中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西禪院。及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耶？」對曰：「不敢！」師曰：「汝道

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去西川看競渡？」良久，再問：「汝道老僧卽今在甚麼處？」曰：「和尙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良久，復問：「汝道老僧只今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僧問仰山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山曰：「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又有僧問玄沙。沙曰：「汝道前兩度還見麼？」玄覺云：「前兩度見，後來爲甚麼不見，且道利害在甚麼處？」僧問趙州：「大耳三藏第三度不見國師，未審國師在甚麼處？」州云：「在三藏鼻孔上。」僧後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爲甚麼不見？」沙云：「只爲太近。」一日喚侍者，者應諾。如是三召三應。師曰：「將謂吾孤負汝，却是汝孤負吾？」僧問玄沙：「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沙云：「却是侍者會。」雲居錫云：「且道侍者會不會？若道會，國師又道汝孤負吾；若道不會，玄沙又道却是侍者會。且作麼生商量？」玄覺徵問僧：「甚麼處是侍者會處？」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會在。」又云：「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識玄沙。」僧問法眼：「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眼云：「且去，別時來。」雲居錫云：「法眼恁麼道，爲復明國師意，不明國師意？」僧問趙州：「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趙州云：「如人暗裏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

南泉到參，師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還將得馬師眞來否？」曰：「只這是。」師曰：「背後底聻！」南泉便休。長慶稜云：「大似不知。」保福展云：「幾不到和尙此間。」雲居錫云：「此二尊宿，盡扶背後，只如南泉休去，爲當扶面前，扶背後？」麻谷到參，繞禪牀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谷又振錫。師叱曰：「這野狐精出去！」上堂：「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中蟲。夫爲人師，若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能堪。」僧問：「若爲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曰：「作麼生得相應去？」師曰：

「善惡不思，自見佛性。」曰：「若爲得證法身？」師曰：「越毗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著佛求耳。」曰：「阿那箇是佛？」師曰：「卽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邪？」師曰：「斷煩惱者，卽名二乘。煩惱不生，名大涅槃。」曰：「坐禪看靜，此復若爲？」師曰：「不垢不淨，寧用起心而看淨相？」問：「禪師見十方虛空，是法身否？」師曰：「以想心取之，是顛倒見。」問：「卽心是佛，可更修萬行否？」師曰：「諸聖皆具二嚴，豈撥無因果邪？」又曰：「我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師子吼。」上堂：「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閑而人自鬧。」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曰：「南方知識以何法示人？」曰：「南方知識，祇道一朝風火散後，如蛇退皮，如龍換骨。本爾真性，宛然無壞。」師曰：「苦哉！苦哉！南方知識說法，半生半滅。」曰：「南方知識卽如是，未審和尚此間說何法？」師曰：「我此間身心一如，身外無餘。」曰：「和尚何得將泡幻之身同於法體？」師曰：「你爲甚麼入於邪道？」曰：「甚麼處是某甲入於邪道處？」師曰：「不見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南陽張濆行者問：「承和尚說無情說法，某甲未體其事，乞和尚垂示。」師曰：「汝若問無情說法，解他無情，方得聞我說法，汝但聞取無情說法去。」濆曰：「只約如今有情方便之中，如何是無情因緣？」師曰：「如今一切動用之中，但凡聖兩流都無少分。起滅便是出識，不屬有無。熾然見覺，只聞無其情識繫執。所以六祖云：『六根對境，分別非識。』」

有僧到參禮，師問：「蘊何事業？」曰：「講金剛經。」師曰：「最初兩字是甚麼？」曰：「如是。」師曰：「是

甚麼？」僧無對。有人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諸法不相到，當處解脫。」曰：「恁麼卽斷去也。」師曰：「向汝道諸法不相到，斷甚麼！」師見僧來，以手作圓相，相中書日字。僧無對。師問本淨禪師：「汝已後見奇特言語如何淨？」曰：「無一念心愛。」師曰：「是汝屋裏事。」

肅宗問：「師在曹谿得何法？」師曰：「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曰：「見。」師曰：「釘釘著，懸掛著？」帝又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曰：「如何是無諍三昧？」師曰：「檀越蹋毗盧頂上行。」帝曰：「此意如何？」師曰：「莫認自己清淨法身。」帝又問，師都不視之。曰：「朕是大唐天子，師何以殊不顧視？」師曰：「還見虛空麼？」帝曰：「見。」師曰：「他還眨目視陛下否？」魚軍容問：「師住白崖山，十二時中如何修道？」師喚童子來，摩頂曰：「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已後莫受人謾。」

師與紫璘供奉論議。師陞座，奉曰：「請師立義，某甲破。」師曰：「立義竟。」奉曰：「是甚麼義？」師曰：「果然不見，非公境界。」便下座。一日，師問紫璘供奉：「佛是甚麼義？」曰：「是覺義。」師曰：「佛曾迷否？」曰：「不曾迷。」師曰：「用覺作麼？」奉無對。奉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把將虛底來。」曰：「虛底不可得。」師曰：「虛底尚不可得，問實相作麼？」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文殊堂裏萬菩薩。」曰：「學人不會。」師曰：「大悲千手眼。」師以化緣將畢，涅槃時至，乃辭代宗。代宗曰：「師滅度後，弟子將何所記？」師曰：「告檀越造取一所無縫塔。」帝曰：「就師請取塔樣。」師良久，曰：「會麼？」帝曰：「不會。」師曰：「貧道去後，有侍者應真却知此事。」乞詔問之。大曆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右脇長往，塔于黨子谷。

謚大證禪師。代宗後詔應真問前語。真良久，曰：「聖上會麼？」帝曰：「不會。」真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瑠璃殿上無知識。」

荷澤神會禪師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大艱辛，將本來否？若有本則合，識主試說看。」師曰：「以無住爲本，見卽是主。」祖曰：「這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自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法眼云：「古人授記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澤也。」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谿，閱大藏經於內，六處有疑，問於六祖。第一問「戒定慧」曰：「所用戒何物？定從何處修？慧因何處起？所見不通流。」祖曰：「定卽定其心，將戒戒其行，性中常慧照，自見自知深。」第二問：「本無今有有何物？本有今無無何物？誦經不見有無義，真似騎驢更覓驢。」祖曰：「前念惡業本無，後念善生今有。念念常行善行，後代人天不久。汝今正聽吾言，吾卽本無今有。」第三問：「將生滅却滅，將滅滅却生。不了生滅義，所見似聾盲。」祖曰：「將生滅却滅，令人不執性。將滅滅却生，令人心離境。未卽離二邊，自除生滅病。」第四問：「先頓而後漸，先漸而後頓。不悟頓漸人，心裏常迷悶。」祖曰：「聽法頓中漸，悟

法漸中頓。修行頓中漸，證果漸中頓。頓漸是常因，悟中不迷悶。」第五問：「先定後慧，先慧後定。定慧後初，何生爲正？」祖曰：「常生淸淨心，定中而有慧。於境上無心，慧中而有定。定慧等無先，雙修自心正。」第六問：「先佛而後法，先法而後佛？佛法本根源，起從何處出？」祖曰：「說卽先佛而後法，聽卽先法而後佛。若論佛法本根源，一切衆生心裏出。」

祖滅後二十年間，曹谿頓旨沈廢於荆吳嵩嶽，漸門盛行於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南能頓宗，北秀漸教。乃著顯宗記，盛行於世。一日鄉信至，報二親亡。師入堂白槌曰：「父母俱喪，請大衆念摩訶般若。」衆纔集，師便打槌曰：「勞煩大衆。」師於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

六祖下二世

南陽忠國師法嗣

耽源應眞禪師

吉州耽源山應眞禪師。爲國師侍者時，一日國師在法堂中，師入來。國師乃放下一足，師見便出，良久却回。國師曰：「適來意作麼生？」師曰：「向阿誰說卽得。」國師曰：「我問你。」師曰：「甚麼處見某甲？」師又問：「百年後有人問，極則事如何？」國師曰：「幸自可憐生！須要覓箇護身符子作麼？」異日，師攜籃子歸方丈。國師問：「籃裏甚麼物？」師曰：「青梅。」國師曰：「將來何用？」師曰：「供養。」國師曰：

「青在爭堪供養？」師曰：「以此表獻。」國師曰：「佛不受供養。」師曰：「某甲只恁麼，和尚如何？」國師曰：「我不供養。」師曰：「爲甚麼不供養？」國師曰：「我無果子。」

百丈海和尚在泐潭山牽車次，師曰：「車在這裏，牛在甚麼處？」丈斫額，師乃拭目。麻谷問：「十二面觀音豈不是聖？」師曰：「是。」麻谷與師一摑。師曰：「想汝未到此境。」國師諱日設齋，有僧問曰：「國師還來否？」師曰：「未具他心。」曰：「又用設齋作麼？」師曰：「不斷世諦。」

荷澤會禪師法嗣

蒙山光寶禪師

沂水蒙山光寶禪師，并州人也。姓周氏。初謁荷澤。澤謂之曰：「汝名光寶，名以定體，寶卽己有，光非外來。縱汝意用而無少乏，長夜蒙照而無間歇。汝還信否？」師曰：「信則信矣，未審光之與寶，同邪異邪？」澤曰：「光卽寶，寶卽光，何有同異之名乎？」師曰：「眼耳緣聲色時，爲復抗行，爲有回互？」澤曰：「抗互且置，汝指何法爲聲色之體乎？」師曰：「如師所說，卽無有聲色可得。」澤曰：「汝若了聲色體空，亦信眼耳諸根，及與凡與聖，平等如幻，抗行回互，其理昭然。」師由是領悟，禮辭而去。初隱沂水蒙山，於唐元和二年圓寂。

六祖下三世四世 不列章次

六祖下五世

遂州圓禪師法嗣

圭峯宗密禪師

終南山圭峯宗密禪師者，果州西充人也。姓何氏。家本豪盛，髫齔通儒書，冠歲探釋典。唐元和二年將赴貢舉，偶造圓和尚法席，欣然契會，遂求披剃，當年進具。一日，隨衆僧齋于府吏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覽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之旨告于圓。圓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諸佛授汝耳。行矣，無自滯於一隅也。」師涕泣奉命，禮辭而去。因謁荊南忠禪師。南印。忠曰：「傳教人也，當宣導於帝都。」復見洛陽照禪師。奉國神照。照曰：「菩薩人也，誰能識之？」尋抵襄漢，因病，僧付華嚴疏，即上都澄觀大師之所撰也。師未嘗聽習，一覽而講，自欣所遇。曰：「向者諸師述作，罕窮厥旨，未若此疏，辭源流暢，幽賾煥然。吾禪遇南宗，教逢圓覺，一言之下，心地開通。一軸之中，義天朗耀。今復偶茲絕筆，罄竭于懷。」暨講終，思見疏主。時屬門人太恭斷臂酬恩，師先齎書上疏主，遙敘師資，往復慶慰。尋太恭痊損，方隨侍至上都，執弟子之禮。觀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師預觀之室，惟日新其德，而認筌執象之患永亡矣。北遊清涼山，回住鄠縣草堂寺。未幾，復入終南圭峯蘭若。大和中徵入內，賜紫衣。帝累問法要，朝士歸慕。唯相國裴公休，深入堂奧，受教爲

外護。

師以禪教學者互相非毀，遂著禪源諸詮，寫録諸家所述，詮表禪門根源道理，文字句偈，集爲一藏，或云一百卷。以貽後代。其都序略曰：禪是天竺之語，具云禪那，此云思惟修，亦云靜慮，皆定慧之通稱也。源者，是一切衆生本覺真性，亦名佛性，亦名心地。悟之名慧，修之名定。定慧通名爲禪。此性是禪之本源，故云禪源，亦名禪那。理行者，此之本源是禪理，忘情契之是禪行，故云理行。然今所集諸家述作，多譚禪理，少説禪行，故且以禪源題之。今時有人但目真性爲禪者，是不達理行之旨，又不辨華竺之音也。然非離真性，別有禪體。但衆生迷真合塵，卽名散亂。背塵合真，方名禪定。若直論本性，卽非真非妄，無背無合，無定無亂，誰言禪乎？況此真性，非唯是禪門之源，亦是萬法之源，故名法性。亦是衆生迷悟之源，故名如來藏藏識。出楞伽經。亦是諸佛萬德之源，故名佛性。涅槃等經。亦是菩薩萬行之源，故名心地。梵網經云：「是諸佛之本源，行菩薩道之根本，是大衆諸佛子之根本也。」萬行不出六波羅蜜。禪者，但是六中之一，當其第五。豈可都目真性爲一禪行哉！然禪定一行最爲神妙，能發起性上無漏智慧。一切妙用，萬行萬德，乃至神通光明，皆從定發。故三乘人欲求聖道，必須修禪，離此無門，離此無路。至於念佛求生淨土，亦修十六觀禪，及念佛三昧、般舟三昧等也。又真性卽不垢不淨，凡聖無差。禪門則有淺有深，階級殊等。謂帶異計、欣上厭下而修者，是外道禪。正信因果，亦以欣厭而修者，是凡夫禪。悟我空偏真之理而修者，是小乘禪。悟我法二空所顯真理而修者，是大乘禪。上四類，皆有四色四空之異也。若頓悟自心本來清淨，元無煩惱，無漏智性本自具足，此心卽佛，畢竟無異。依此而

修者，是最上乘禪，亦名如來清淨禪，亦名一行三昧，亦名真如三昧。此是一切三昧根本。若能念念修習，自然漸得百千三昧。達磨門下展轉相傳者，是此禪也。達磨未到，古來諸家所解，皆是前四禪八定，諸高僧修之，皆得功用。南嶽天台令依三諦之理修三止三觀，教義雖最圓妙，然其趣入門户次第，亦只是前之諸禪行相。唯達磨所傳者，頓同佛體，迥異諸門，故宗習者難得其旨。得卽成聖，疾證菩提；失卽成邪，速入塗炭。先祖革昧防失，故且人傳一人。後代已有所憑，故任千燈千照。洎乎法久成弊，錯謬者多，故經論學人疑謗亦衆。原夫佛説頓教漸教，禪開頓門漸門。二教二門，各相符契。今講者偏彰漸義，禪者偏播頓宗。禪講相逢，胡越之隔。宗密不知，宿生何作，熏得此心，自未解脱，欲解他縛，爲法亡於軀命，愍人切於神情。亦如淨名經云：「若自有縛，能解他縛，無有是處。」然欲罷不能，驗是宿習難改故。每歎人與法差，法爲人病。故別撰經律論疏，大開戒定慧門。顯頓悟資於漸修，證師説符於佛意。意既本末而委示，文乃浩博而難尋。汎學雖多，秉志者少。況迹涉名相，誰辨金鍮？徒自疲勞，未見機感。雖佛説悲增是行，而自慮愛見難防。遂捨衆入山，習定均慧，前後息慮，相繼十年。微細習情，起滅彰於靜慧。〔一〕差別法義，羅列現於空心。虚隙日光，纖埃擾擾。清潭水底，影像昭昭。豈比夫空守默之癡禪，但尋文之狂慧者也。然本因了自心而辨諸教，故懇情於心宗；又因辨諸教而解修心，故虔誠於教義。教也者，諸佛菩薩所留經論也。禪也者，諸善知識所述句偈也。但佛經開張，羅大千八部之衆。禪偈撮略，就此方一類之機。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今之纂集，意在斯焉。

〔一〕靜慧，續藏本作「靜慮」。

裴休爲之序曰：「諸宗門下，皆有達人。然各安所習，通少局多。故數十年來，師法益壞。以承稟爲戶牖，各自開張；以經論爲干戈，互相攻擊。情隨函矢而遷變，周禮曰：「函人爲甲。」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函人唯恐傷人，矢人唯恐不傷人，蓋所習之術使然也。今學者但隨宗徒，彼此相非耳。」法逐人我以高低。是非紛拏，莫能辨析。則向者世尊菩薩諸方教宗，適足以起諍後人，增煩惱病，何利益之有？我圭峯大師久而歎曰：『吾丁此時，不可以默矣。』於是以如來三種教義，印禪宗三種法門。鎔缾盤釵釧爲一金，攪酥酪醍醐爲一味。振綱領而舉者皆順，荀子云：「如振裘領，屈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據會要而來者同趣。周易略例云：「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都序據圓教以印諸宗，雖百家亦無所不統也。尚恐學者之難明也，又復直示宗源之本末，真妄之和合，空性之隱顯，法義之差殊，頓漸之異同，遮表之回互，權實之深淺，通局之是非。若吾師者，捧佛日而委曲回照，疑曀盡除。順佛心而橫亘大悲，窮劫蒙益。則世尊爲闡教之主，吾師爲會教之人。本末相符，遠近相照，可謂畢一代時教之能事矣。或曰：『自如來未嘗大都而通之，今一旦違宗趣而不守，廢關防而不據，無乃乖祕藏密契之道乎？』答曰：『如來初雖別說三乘，後乃通爲一道。』三十年前，或說小乘，或說空教　或說相教，或統性教，聞者各隨機證悟，不相通知也。四十年後，坐靈鷲而會三乘，詣拘尸而顯一性；前後之軌則也。故涅槃經迦葉菩薩曰：『諸佛有密語，無密藏。』世尊讚之曰：『如來之言開發顯露，清淨無翳，愚人不解，謂之祕藏；智者了達，則不名藏。』此其證也。故王道興則外戶不閉，而守在戎夷。佛道備則諸法總持，而防在魔外。涅槃圓教和會諸法，唯揀別魔說及外道邪宗。不當復執情攘臂於其間也。」師又著圓覺大小二疏鈔，法界觀門、原人等論，皆裴休爲之序引，盛行于世。

蕭俛相公呈己見解，請禪師注釋。師曰：「荷澤云：見清淨體於諸三昧，八萬四千諸波羅蜜門，皆於見上一時起用，名爲慧眼。若當真如相應之時，善惡不思，空有不念。萬化寂滅。萬法俱從思想緣念而生，皆是虛空，故云化也。既一念不生，則萬法不起，故不待泯之，自然寂滅也。此時更無所見。照體獨立，夢智亡階。三昧諸波羅蜜門，亦一時空寂，更無所得。散亂與三昧，此岸與彼岸，是相待對治之説。若知心無念，見性無生，則定亂真妄，一時空寂，故無所得也。不審此是見上一時起用否？」然見性圓明，理絶相累，即絶相爲妙用，住相爲執情，[一]於八萬法門，一一皆爾。一法有爲一塵，一法空爲一用。故云：見清淨體，則一時起用矣。望於此後示及俛狀。答史山人十問。一問：「如何是道，何以修之？爲復必須修成，爲復不假功用？」答：「無礙是道，覺妄是修。道雖本圓，妄起爲累。妄念都盡，即是修成。」二問：「道若因修而成，即是造作，便同世間法，虛僞不實。成而復壞，何名出世？」答：「造作是結業，名虛僞世間。無作是修行，即真實出世。」三問：「其所修者，爲頓爲漸？漸則忘前失後，何以集合而成？頓則萬行多方，豈得一時圓滿？」答：「真理即悟而頓圓，妄情息之而漸盡。頓圓如初生孩子，一日而肢體已全。漸修如長養成人，多年而志氣方立。」四問：「凡修心地之法，爲當悟心即了，爲當別有行門。若別有行門，何名南宗頓旨？若悟即同諸佛，何不發神通光明？」答：「識冰池而全水，藉陽氣而鎔消，悟凡夫而即真，資法力而修習。冰消則水流潤，方呈溉滌之功。妄盡則心靈通，始發通光之應。修心之外，無別行門。」五問：「若但修心而得佛者，何故諸經復説必須莊嚴佛土，教化衆生，方名成道？」答：「鏡明而影像千差，心淨而神通萬應。影像類莊嚴佛國，神通則教化衆生。莊嚴而即非莊嚴，影像

[一]住，原作「性」，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而亦色非色。」六問：「諸經皆說度脫衆生，且衆生卽非衆生，何故更勞度脫？」答：「衆生若是實，度之則爲勞。既自云卽非衆生，何不例度而無度？」七問：「諸經說佛常住，或卽說佛滅度。常卽不滅，滅卽非常。豈不相違？」答：「離一切相，卽名諸佛，何有出世入滅之實乎？見出沒者在乎機緣，機緣應則菩提樹下而出現。機緣盡則娑羅林間而涅槃。其猶淨水無心，無像不現。像非我有，蓋外質之去來。相非佛身，豈如來之出沒？」八問：「云何佛化所生，吾如彼生？佛既無生，生是何義？若言心生法生，心滅法滅，何以得無生法忍邪？」答：「既云如化，化卽是空。空卽無生，何詰生義？生滅滅已，寂滅爲真。忍可此法無生，名曰無生法忍。」九問：「諸佛成道說法，祇爲度脫衆生。衆生既有六道，佛何但住在人中現化？又：佛滅後付法於迦葉，以心傳心，乃至此方七祖〔一〕，每代祇傳一人。既云：於一切衆生皆得一子之地，何以傳授不普？」答：「日月麗天，六合俱照，而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普，是障隔之咎也。度與不度，義類如斯。非局人天，揀於鬼畜，但人道能結集，傳授不絕，故祇知佛現人中也。滅度後委付迦葉，展轉相承。一人者，此亦蓋論，當代爲宗教主，如土無二王，非得度者唯爾數也。」十問：「和尚因何發心，慕何法而出家？今如何修行，得何法味？所行得至何處地位？今住心邪，修心邪？若住心妨修心，若修心則動念不安。云何名爲學道？若安心一定，則何異定性之徒？伏願大德，運大慈悲，如理如如，次第爲說。」答：「覺四大如壞幻，達六塵如空華，悟自心爲佛心，見本性爲法性，是發心也。知心無住，卽是修行。無住而知，卽爲法味。住著於法，斯爲動念。故如人入闇，則無所見。今無所住，

〔一〕七祖，清藏本、續藏本均作「六祖」。

不染不著。故如人有目，及日光明，見種種法，豈爲定性之徒？既無所住著，何論處所？」

又山南温造尚書問：「悟理息妄之人，不結業一期，壽終之後，靈性何依？」師曰：「一切衆生，無不具有覺性。靈明空寂，與佛無殊。但以無始劫來，未曾了悟，妄執身爲我相，故生愛惡等情。隨情造業，隨業受報，生老病死，長劫輪回。然身中覺性，未曾生死，如夢被驅役，而身本安閑。如水作冰，而濕性不易。若能悟此性，即是法身。本自無生，何有依託？靈靈不昧，了了常知。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然多生妄執，習以性成。喜怒哀樂，微細流注。真理雖然頓達，此情難以卒除。須長覺察，損之又損，如風頓止，波浪漸停。豈可一生所修，便同諸佛力用？但可以空寂爲自體，勿認色身；以靈知爲自心，勿認妄念。妄念若起，都不隨之，即臨命終時，自然業不能繫。雖有中陰，所向自由。天上人間，隨意寄託。若愛惡之念已泯，即不受分段之身，自能易短爲長，易麄爲妙。若微細流注，一切寂滅，唯圓覺大智朗然獨存，即隨機應現千百億化身，度有緣衆生，名之爲佛。謹對。」

釋曰：馬鳴菩薩撮略百本大乘經宗旨，以造大乘起信論。論中立宗，說一切衆生心，有覺義不覺義。覺中復有本覺義、始覺義。上所述者，雖但約照理觀心處言之，而法義亦同。彼論謂從初至「與佛無殊」，是本覺也。從「但以無始」下，是不覺也。從「若能悟此」下，是始覺也。始覺中復有頓悟漸修。從「若能」至「亦無所去」，是頓悟也。從「然多生妄執」下，是漸修也。漸修中從初發心乃至成佛，有三位自在，從初至「隨意寄託」者，是受生自在也。從「若愛惡之念」下，是變易自在也。從「若微細流注」下至末，是究竟自在也。又從「但可以空寂爲自體」至「自然業不能繫」，正是悟理之人朝暮行心修習止觀

之要節也。宗密先有八句之偈，顯示此意。曾於尚書處誦之，奉命解釋。偈曰：「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隨情念，臨終被業牽。惺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

師會昌元年正月六日，於興福院誡門人：令舁屍施鳥獸，焚其骨而散之，勿得悲慕以亂禪觀。每清明上山講道七日，其餘住持儀則當合律科，違者非吾弟子。言訖坐滅。道俗等奉全身于圭峯，荼毗得舍利，明白潤大。後門人泣而求之，皆得於煨燼，乃藏之石室。暨宣宗再闡真教，追謚定慧禪師。塔曰青蓮。

西天東土應化聖賢附

文殊菩薩

文殊菩薩一日令善財採藥，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徧觀大地，無不是藥。却來白曰：「無有不是藥者。」殊曰：「是藥者採將來。」善財遂於地上拈一莖草，度與文殊。文殊接得，呈起示衆曰：「此藥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文殊問菴提遮女曰：「生以何爲義？」女曰：「生以不生生爲生義。」殊曰：「如何是生以不生生爲生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是爲生義。」殊曰：「死以何爲義？」女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殊曰：「如何是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女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未嘗自得，有所離散而能隨其所宜，是爲死義。」菴提遮女問文殊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却被生死之所流轉？」殊曰：「其力未充。」

天親菩薩

天親菩薩，從彌勒內宮而下，無着菩薩問曰：「人間四百年，彼天爲一晝夜。彌勒於一時中成就五百億天子，證無生法忍。未審說甚麼法？」天親曰：「秖說這箇法。秖是梵音清雅，令人樂聞。」

維摩大士

維摩會上，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文殊曰：「我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爲菩薩，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又問維摩：「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維摩默然。文殊讚曰：「乃至無有語言文字，是菩薩真入不二法門。」

善財童子

善財參五十三員善知識，末後到彌勒閣前，見樓閣門閉，瞻仰讚嘆。見彌勒從別處來。善財作禮曰：「願樓閣門開，令我得入。」尋時，彌勒至善財前，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入已，閣門卽閉。見百千萬億樓閣，一一樓閣內有一彌勒領諸眷屬並一善財而立其前。善財因無着菩薩問曰：「我欲見文殊，何者卽是？」財曰：「汝發一念心清淨卽是。」無着曰：「我發一念心清淨，爲甚麼不見？」財曰：「是真見文殊。」

須菩提尊者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諸天雨花讚嘆。者曰：「空中雨花讚歎，復是何人？云何讚嘆？」天曰：「我是梵天，敬重尊者善説般若。」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説一字，汝云何讚嘆？」天曰：「如是尊者無説，我乃無聞。無説無聞，是真説般若。」尊者一日説法次，帝釋雨花。者乃問：「此花從天得邪？從地得邪？從人得邪？」釋曰：「弗也。」者曰：「從何得邪？」釋乃舉手。者曰：「如是，如是！」

舍利弗尊者

舍利弗尊者，因入城遥見月上女出城。舍利弗心口思惟：此姊見佛，不知得忍不得忍否？我當問之。纔近便問：「大姊往甚麼處去？」女曰：「如舍利弗與麼去。」弗曰：「我方入城，汝方出城，何言如我恁麼去？」女曰：「諸佛弟子，當依何住？」弗曰：「諸佛弟子依大涅槃而住。」女曰：「諸佛弟子既依大涅槃而住，而我亦如舍利弗與麼去。」舍利弗問須菩提夢中説六波羅密與覺時同異，提曰：「此義深遠，吾不能説。會中有彌勒大士，汝往彼問。」舍利弗問彌勒，彌勒云：「誰名彌勒，誰是彌勒？」舍利弗問天女曰：「何以不轉女身？」女曰：「我從十二年來求女人相，了不可得，當何所轉？」即時天女以神通力變舍利弗，令如天女。女自化身如舍利弗。乃問言：「何以不轉女身？」舍利弗以天女像而答言：「我今不知云何轉面而變爲女身？」

殃崛摩羅尊者

殃崛摩羅尊者，未出家時，外道受教爲嬌尸迦，欲登王位，用千人拇指爲花冠，已得九百九十九，唯欠一指，遂欲殺母取指。時佛在靈山，以天眼觀之，乃作沙門在殃崛前。殃崛遂釋母欲殺佛。佛徐行，殃崛急行，追之不及。乃喚曰：「瞿曇，住！住！」佛告曰：「我住久矣，是汝不住。」殃崛聞之，心忽開悟。遂棄刃，投佛出家。

賓頭盧尊者

賓頭盧尊者。因阿育王內宮齋三萬大阿羅漢，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人，王問其故。海意尊者曰：「此是賓頭盧位，此人近見佛來。」王曰：「今在何處？」者曰：「且待須臾。」言訖，賓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者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曾請佛齋，吾是時亦預其數。」

障蔽魔王

障蔽魔王，領諸眷屬一千年，隨金剛齊菩薩覓起處不得。忽一日得見。乃問曰：「汝當依何而住？我一千年覓汝起處不得。」齊曰：「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

那吒太子

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爲父母說法。

跋陀禪師

秦跋陀禪師，問生法師講何經論，生曰：「大般若經。」師曰：「作麼生說色空義？」曰：「衆微聚曰色。衆微無自性曰空。」師曰：「衆微未聚，喚作甚麼？」生罔措。師又問：「別講何經論？」曰：「大涅槃經。」師曰：「如何說涅槃之義？」曰：「涅而不生，槃而不滅。不生不滅，故曰涅槃。」師曰：「這箇是如來涅槃，那箇是法師涅槃？」曰：「涅槃之義，豈有二邪？某甲祇如此，未審禪師如何說涅槃？」師拈起如意曰：「還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師將如意擲於地曰：「見麼？」曰：「見。」師曰：「見箇甚麼？」曰：「見禪師手中如意墮地。」師斥曰：「觀公見解，未出常流，何得名喧宇宙！」拂衣而去。其徒懷疑不已，乃追師扣問：「我師說色空涅槃不契，未審禪師如何說色空義？」師曰：「不道汝師說得不是，汝師祇說得果上色空，不會說得因中色空。」其徒曰：「如何是因中色空？」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

金陵寶誌禪師

寶誌禪師。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巳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修禪觀。宋太始二年髮而徒跣，著錦袍往來皖山劒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拄杖頭，負之而行。天鑒二年梁武帝詔問：「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問：「其旨如何？」答曰：「在書字時節刻漏中。」帝益不曉。帝嘗詔畫工張僧繇寫師像，僧繇下筆輒不自定。師遂以指剺面門，分披出十二面觀音，妙相殊麗，或慈或威，僧繇竟不能寫。他日，與帝臨江縱望，有物泝流而上，師以杖引之，隨杖而至，乃紫旃檀也。即以屬供奉官俞紹，令雕師像，頃刻而成，神采如生。師問一梵僧：「承聞尊者喚我作屠兒，曾見我殺生麽？」曰：「見。」師曰：「有見見，無見見，不有不無見。若有見見是凡夫見，無見見是聲聞見，不有不無見是外道見。未審尊者如何見？」梵僧曰：「你有此等見邪？」汾陽曰：「不在西來。」師垂語曰：「終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又曰：「大道祇在目前，要且目前難覩。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京都鄴都浩浩，還是菩提大道。」法眼曰：「京都鄴都浩浩，不是菩提大道。」

雙林善慧大士

善慧大士者，婺州義烏縣人也。齊建武四年丁丑五月八日，降於雙林鄉傅宣慈家，本名翕，年十六納劉氏女，名妙光，生普建、普成二子。二十四與里人稽亭浦撓魚，獲已，沈籠水中，祝曰：「去者適，止者留。」人或謂之愚。會有天竺僧嵩頭陀曰：「我與汝毗婆尸佛所發誓，今兜率宮衣鉢見在，何日當還？」因命臨水觀影，見圓光寶蓋。大士笑謂之曰：「鑪鞴之所多鈍鐵，良醫之門足病人。度生爲急，何思彼

樂乎？」嵩指松山頂曰：「此可棲矣。」大士躬耕而居之。有人盜菽麥瓜果，大士卽與籃籠盛去。日常營作，夜則行道。見釋迦、金粟、定光三如來，放光襲其體。大士乃曰：「我得首楞嚴定。」天嘉二年，感七佛相隨，釋迦引前，維摩接後，唯釋尊數顧共語，爲我補處也。」其山頂黃雲盤旋若蓋，因號雲黃山。梁武帝請講金剛經。士纔陞座，以尺揮按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聖師曰：「陛下還會麼？」帝曰：「不會。」聖師曰：「大士講經竟。」又一日講經次，帝至，大衆皆起。唯士端坐不動。近臣報曰：「聖駕在此，何不起？」士曰：「法地若動，一切不安。」大士一日披衲、頂冠、靸履朝見。帝問：「是僧邪？」士以手指冠。帝曰：「是道邪？」士以手指靸履。帝曰：「是俗邪？」士以手指衲衣。大士心王銘曰：「觀心空王，玄妙難測，無形無相。有大神力，能滅千災，成就萬德。體性雖空，能施法則。觀之無形，呼之有聲，爲大法將，心戒傳經。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心王亦爾，身內居停，面門出入，應物隨情，自在無礙。所作皆成，了本識心。識心見佛，是心是佛。是佛是心，念念佛心。佛心念佛，欲得早成，戒心自律。淨律淨心，心卽是佛。除此心王，更無別佛。欲求成佛，莫染一物。心性雖空，貪嗔體實。入此法門，端坐成佛。到彼岸已，得波羅蜜。慕道真士，自觀自心，知佛在內，不向外尋。卽心卽佛，卽佛卽心，心明識佛，曉了識心。離心非佛，離佛非心，非佛莫測，無所堪任。執空滯寂，於此漂沉。諸佛菩薩，非此安心。明心大士，悟此玄音。身心性妙，用無更改，是故智者，放心自在。莫言心王，空無體性，能使色身，作邪作正。非有非無，隱顯不定。心性雖空，〔一〕能凡能聖。是故相勸，好自防愼。剎那

〔一〕雖，原誤作「離」，今改。

造作，還復漂沉。清淨心智，如世黃金。般若法藏，並在身心。無爲法寶，非淺非深。諸佛菩薩，了此本心。有緣遇者，非去來今。」有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止。纖毫不相離，如身影相似。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又曰：「空手把鋤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又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四相偈：曰生、曰老、曰病、曰死。「識託浮泡起，生從愛慾來。昔時曾長大，今日復嬰孩。星眼隨人轉，朱唇向乳開。爲憐迷覺性，還却受輪回。覽鏡容顏改，登階氣力衰。咄哉今已老，趨拜復還虧。身似臨崖樹，心如念水龜。尚猶耽有漏，不肯學無爲。忽染沉痾疾，因成臥病身。妻兒愁不語，朋友厭相親。楚痛抽千脈，呻吟徹四隣。不知前路險，猶尚恣貪嗔。精魄隨生路，遊魂入死關。秖聞千萬去，不見一人還。寶馬空嘶立，庭花永絶攀，早求無上道，應免四方山。」

南嶽慧思禪師

南嶽慧思禪師，武津李氏子。因誌公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衆生？目視雲漢作甚麽？」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化？」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從他覓。覓即不得，得亦不真。」偈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靈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常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虚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況，口吐明珠光晃晃。尋常見説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當。」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無短無青黄，不在中間及内外。超羣

出衆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會。」

天台智者禪師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顗，荊州華容陳氏子。在南嶽誦法華經至藥王品曰：「是真精進，是名真法。供養如來。」於是悟法華三昧、獲旋陁羅尼，見靈山一會，儼然未散。

泗州僧伽大聖

泗州僧伽大聖，或問：「師何姓？」師曰：「姓何。」曰：「何國人？」師曰：「何國人。」

天台豐干禪師

天台山豐干禪師，因寒山問：「古鏡未磨時如何照燭？」師曰：「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曰：「此是不照燭也。更請道看！」師曰：「萬德不將來，教我道甚麼？」寒山、拾得俱作禮而退。師欲遊五臺，問寒山、拾得曰：「汝共我去遊五臺，便是我同流。若不共我去遊五臺，不是我同流。」山曰：「你去遊五臺作甚麼？」師曰：「禮文殊。」山曰：「你不是我同流。」師尋獨入五臺，逢一老人，便問：「莫是文殊麼？」曰：「豈可有二文殊！」師作禮未起，忽然不見。趙州代曰：「文殊，文殊。」

天台寒山

天台山寒山子，因衆僧炙茄次，將茄串向一僧背上打一下。僧回首，山呈起茄串曰：「是甚麼？」僧曰：「這風顛漢！」山向傍僧曰：「你道這僧費却我多少鹽醋？」因趙州遊天台，路次相逢。山見牛跡，問州曰：「上座還識牛麼？」州曰：「不識。」山指牛跡曰：「此是五百羅漢遊山。」州曰：「既是羅漢，爲甚麼却作牛去？」山曰：「蒼天，蒼天！」州呵呵大笑。山曰：「作甚麼？」州曰：「蒼天，蒼天！」山曰：「這廝兒宛有大人之作。」

天台拾得

天台山拾得子，一日掃地，寺主問：「汝名拾得，因豐干拾得汝歸。汝畢竟姓箇甚麼？」拾得放下掃帚，叉手而立。主再問，拾得拈掃帚掃地而去。寒山搥胸曰：「蒼天，蒼天！」拾得曰：「作甚麼？」山曰：「不見道東家人死，西家人助哀。」二人作舞，笑哭而出國清寺。半月，念戒衆集，拾得拍手曰：「聚頭作想那事如何？」維那叱之。得曰：「大德且住，無嗔卽是戒，心淨卽出家。我性與你合，一切法無差。」

明州布袋和尚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稱契此，形裁腲（烏罪切）脮（奴罪切），蹙額皤腹，出語無定，寢臥隨處，常以杖荷

一布囊並破席，凡供身之具，盡貯囊中。入鄽肆聚落，見物則乞，或醯醢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投囊中，時號長汀子。一日，有僧在師前行，師乃拊其背。僧回首，師曰：「乞我一文錢。」曰：「道得卽與汝一文。」師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布袋？」師便放下布袋。曰：「如何是布袋下事？」師負之而去。先保福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福曰：「爲祇如此，爲更有向上事？」師負之而去。師在街衢立，有僧問：「和尚在這裏作甚麽？」師曰：「等箇人。」曰：「來也！來也！」歸宗柔和尚別曰：「歸去來。」師曰：「汝不是這箇人。」曰：「如何是這箇人？」師曰：「乞我一文錢！」師有歌曰：「祇箇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靈物。縱横妙用可憐生，一切不如心真實。騰騰自在無所爲，閑閑究竟出家兒。若覩目前真大道，不見纖毫也大奇。萬法何殊心何異，何勞更用尋經義？心王本自絶多知，智者祇明無學地。非聖非凡復若乎，不彊分別聖情孤。無價心珠本圓淨，凡是異相妄空呼。人能弘道道分明，無量清高稱道情。携錫若登故國路，莫愁諸處不聞聲。」又有偈曰：「是非憎愛世偏多，子細思量柰我何。寬却肚腸須忍辱，豁開心地任從他。若逢知己須依分，縱遇冤家也共和。若能了此心頭事，自然證得六波羅。我有一布袋，虛空無罣礙。展開遍十方，入時觀自在。吾有三寶堂，裏空無色相。不高亦不低，無遮亦無障。學者體不如，求者難得樣。智慧解安排，千中無一匠。四門四果生，十方盡供養。吾有一軀佛，世人皆不識。不塑亦不裝，不雕亦不刻。無一滴灰泥，無一點彩色。人畫畫不成，賊偷偷不得。體相本自然，清淨非拂拭。雖然是一軀，分身千百億。」又有偈曰：「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青目覩人少，問路白雲頭。」梁貞明三年丙子三月，師將示滅，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

曰：「彌勒真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時人，時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化。其後復現於他州，亦負布袋而行。四衆競圖其像。

法華志言大士

法華志言大士，壽春許氏子。弱冠遊東都，繼得度於七俱胝院，留講肄久之。一日，讀雲門錄，忽契悟。未幾，宿命遂通，獨語笑，口吻囁嚅，日常不輟。世傳誦法華，因以名之。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來無一物，一味却成真。」集仙王質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山影裏潑藍起，寶塔高吟撼曉風。」又曰：「請法華燒香。」師曰：「未從齋戒見，不向佛邊求。」國子助教徐岳問祖師西來意。師曰：「街頭東畔底。」徐曰：「某甲未會。」師曰：「三般人會不得。」僧問：「世有佛不？」師曰：「寺裏文殊。」有問師：「凡邪？聖邪？」遂舉手曰：「我不在此住。」慶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將化，謂人曰：「我從無量劫來，成就逝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言畢，右脇而逝。

扣冰澡先古佛

扣冰澡先古佛，建寧新豐翁氏子。母夢比丘，風神炯然，荷錫求宿。人指謂曰：「是辟支佛。」已而孕。生於武宗會昌四年，香霧滿室，彌日不散。年十三求出家，父母許之。依烏山興福寺行全爲師。咸通乙酉落髮受具。初以講說，爲衆所歸。棄謁雪峯，手携龜莊一包、醬一器獻之。峯曰「包中是何物？」

師曰：「嵬茈。」峯曰：「何處得來？」師曰：「泥中得。」峯曰：「泥深多少？」師曰：「無丈數。」峯曰：「還更有麼？」曰：「轉有轉深。」又問：「器中何物？」曰：「醬。」峯曰：「何處得來？」曰：「自合得。」峯曰：「還熟也未？」曰：「不較多。」峯異之。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庵。今爲永豐寺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冰而浴，故世人號爲扣冰古佛。」後住靈曜。上堂：「四衆雲臻，教老僧說箇甚麼？」便下座。有僧燒炭，積成火龕。曰：「請師入此修行。」曰：「真玉不隨流水化，琉璃爭奪衆星明。」曰：「莫祇這便是麼？」曰：「且莫認奴作郎。」曰：「畢竟如何？」曰：「梅花臘月開天成。」戊子應閩主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陞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偕香薪蘇油茶毗之。祥耀滿山，獲設利五色，〔一〕塔於瑞巖正寢。謚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

千歲寶掌和尚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神受質，左手握拳。七歲祝髮乃展，因名寶掌。魏晉間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留大慈。常不食，日誦般若等經千餘卷。有詠之者曰：「勞勞玉齒寒，似迸巖泉急。有時中夜坐，堦前神鬼泣。」一日，謂衆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二十有六。」故

〔一〕設，清藏本、續藏本均作「舍」。

以千歲稱之。次遊五臺，徙居祝融峯之華嚴，黄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尋抵建鄴，會達磨入梁，師就扣其旨，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内庭，未幾如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參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更盡佳山水。」順流東下，由千頃至天竺，往鄮峯，登太白，穿雁蕩，盤礴於翠峯七十二庵，回赤城，憇雲門、法華、諸暨、漁浦、赤符、大巖等處。返飛來，棲之石竇。有「行盡支那四百州，此中偏稱道人遊」之句。時貞觀十五年也。後居浦江之寶嚴，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遣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爲使令，故題朗壁曰：「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回。」師所經處，後皆成寶坊。顯慶二年正旦，手塑一像，至九日像成。問其徒慧雲曰：「此肖誰？」雲曰：「與和尚無異。」卽澡浴易衣趺坐，謂雲曰：「吾住世已一千七十二年，今將謝世。聽吾偈曰：『本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頃時，囑曰：「吾滅後六十年，有僧來取吾骨，勿拒。」言訖而逝。入滅五十四年，有剌浮長老自雲門至塔所，禮曰：「冀塔洞開。」少選，塔户果啓，其骨連環若黄金。浮卽持往秦望山，建窣堵波奉藏。以周威烈丁卯至唐高宗顯慶丁巳攷之，實一千七十二年。抵此土，歲歷四百餘，僧史皆失載。開元中慧雲門人宗一者，嘗勒石識之。

五燈會元卷第三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禪師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於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瞻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國之法器，不染世榮。」帝傳勑金州太守韓偕親往，存慰其家。家有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時，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衆生。」至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毗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爲無爲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啓發之，乃直指詣曹谿參六祖。祖問：「甚麽處來？」曰：「嵩山來。」祖曰：「甚麽物恁麽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麽生？」師曰：「説似一物卽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污染卽不得。」祖曰：「祇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讖汝足下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病在汝心，不須速説。」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往衡嶽居般

若寺。

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卽馬祖也。）在衡嶽山常習坐禪。師知是法器，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甎，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曰：「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甎豈得成鏡邪？」師曰：「磨甎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曰：「如何卽是？」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卽是，打牛卽是？」一無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爲學坐佛？若學坐禪，禪非坐臥。若學坐佛，佛非定相。於無住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卽是殺佛。若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卽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曰：「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超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契其一。一人得吾眉，善威儀。（常浩）一人得吾眼，善顧盼。（智達）一人得吾耳，善聽理。（坦然）一人得吾鼻，善知氣。（神照）一人得吾舌，善譚說。（嚴峻）一人得吾心，善古今。（道一）」又曰：「一切法皆從心生。心無所生，法無所住。若達心地，所作無礙。非遇上根，宜慎辭哉！」有一大德問：「如鏡鑄像，像成後未審光向甚麼處去？」師曰：「如大德爲童子時，相貌何在？」（法眼別云：「阿那箇是大德鑄成底像？」）曰：「祇如像成後，爲甚麼不鑑照？」師曰：「雖然不鑑照，謾他一點不得。」後馬大師闡化於江西。師問衆曰：「道一爲衆說法否？」衆曰：「已爲衆說法。」師曰：「總未見人持箇消息來。」衆無對。因遣一僧去，囑曰：

「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麽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回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於衡嶽。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南嶽讓禪師法嗣第一世

江西馬祖道一禪師

江西道一禪師，漢州什邡縣人也。姓馬氏。本邑羅漢寺出家。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幼歲依資州唐和尚落髮，受具於渝州圓律師。唐開元中，習禪定於衡嶽山中，遇讓和尚。同參六人，唯師密受心印。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於二師。劉軻云：「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頭，往來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知矣。」西天般若多羅記達磨云：「震旦雖闊無別路，要假兒孫脚下行。金雞解銜一粒粟，供養十方羅漢僧。」又六祖謂讓和尚曰：「向後佛法從汝邊去，馬駒踏殺天下人。」厥後江西嗣法，布於天下，時號馬祖。始自建陽佛迹嶺，遷至臨川，次至南康龔公山。大曆中，隸名於鍾陵開元寺。時連帥路嗣恭聆風景慕，親受宗旨。由是四方學者，雲集座下。一日謂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華，傳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即事即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

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汝受吾教，聽吾偈曰：『心地隨時說，菩提亦祇寧。事理俱無礙，當生卽不生。』」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卽心卽佛？」師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師曰：「非心非佛。」曰：「除此二種人來，如何指示？」師曰：「向伊道不是物。」曰：「忽遇其中人來時如何？」師曰：「且教伊體會大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卽今是甚麼意？」

龐居士問：「不昧本來人，請師高著眼。」師直下覷。士曰：「一等沒絃琴，唯師彈得妙。」師直上覷，士禮拜。師歸方丈，居士隨後。曰：「適來弄巧成拙。」又問：「如水無筋骨，能勝萬斛舟。此理如何？」師曰：「這裏無水亦無舟，說甚麼筋骨？」

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翫月次。師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百丈問：「如何是佛法旨趣？」師曰：「正是汝放身命處。」師問百丈：「汝以何法示人？」丈豎起拂子。師曰：「祇這箇，爲當別有？」丈拋下拂子。僧問：「如何得合道？」師曰：「我早不合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曰：「我若不打汝，諸方笑我也。」

有小師耽源行脚回，於師前畫箇圓相，就上拜了立。師曰：「汝莫欲作佛否？」曰：「某甲不解捏目。」師曰：「吾不如汝。」小師不對。鄧隱峯辭師，師曰：「甚麼處去？」曰：「石頭去。」師曰：「石頭路滑。」曰：「竿木隨身，逢場作戲。」便去。纔到石頭，卽繞禪牀一匝，振錫一聲。問：「是何宗旨？」石頭曰：「蒼天，

蒼天！」峯無語，却回舉似師。師曰：「汝更去問，待他有答，汝便噓兩聲。」峯又去，依前問。石頭乃噓兩聲。峯又無語，回舉似師。師曰：「向汝道『石頭路滑。』」

有僧於師前作四畫，上一畫長，下三畫短。曰：「不得道一畫長、三畫短，離此四字外，請和尚答。」師乃畫地一畫曰：「不得道長短。答汝了也。」忠國師聞，別云：「何不問老僧？」有講僧來，問曰：「未審禪宗傳持何法？」師却問曰：「座主傳持何法？」主曰：「忝講得經論二十餘本。」師曰：「莫是師子兒否？」主曰：「不敢。」師作噓噓聲。主曰：「此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出窟法。」師乃默然。主曰：「此亦是法。」師曰：「是甚麼法？」主曰：「師子在窟法。」師曰：「不出不入，是甚麼法？」主無對。百丈代云：「見麼。」遂辭出門。師召曰：「座主！」主回首，師曰：「是甚麼？」主亦無對。師曰：「這鈍根阿師。」洪州廉使問曰：「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

師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師於貞元四年正月中，登建昌石門山，於林中經行，見洞壑平坦。謂侍者曰：「吾之朽質，當於來月歸兹地矣。」言訖而回。既而示疾，院主問：「和尚近日尊候如何？」師曰：「日面佛，月面佛。」二月一日沐浴，跏趺入滅。元和中，諡大寂禪師，塔曰大莊嚴。

南嶽下二世

馬祖一禪師法嗣

百丈懷海禪師

洪州百丈山懷海禪師者，福州長樂人也。姓王氏。丱歲離塵，三學該練。屬大寂闡化江西，乃傾心依附，與西堂智藏、南泉普願同號入室。時三大士爲角立焉。師侍馬祖行次，見一羣野鴨飛過。祖曰：「是甚麽？」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把師鼻扭，負痛失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却歸侍者寮，哀哀大哭。同事問曰：「汝憶父母邪？」師曰：「無。」曰：「被人駡邪？」師曰：「無。」曰：「哭作甚麽？」師曰：「我鼻孔被大師扭得痛不徹。」同事曰：「有甚因緣不契？」師曰：「汝問取和尚去。」同事問大師曰：「海侍者有何因緣不契，在寮中哭。告和尚爲某甲說。」大師曰：「是伊會也。汝自問取他。」同事歸寮曰：「和尚道汝會也，教我自問汝。」師乃呵呵大笑。同事曰：「適來哭，如今爲甚却笑？」師曰：「適來哭，如今笑。」同事罔然。次日，馬祖陞堂，衆纔集，師出卷却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爲甚便卷却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扭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師作禮而退。

師再參，侍立次。祖目視繩牀角拂子。師曰：「卽此用，離此用？」祖曰：「汝向後開兩片皮，將何爲人師？」取拂子竪起。祖曰：「卽此用，離此用？」師挂拂子於舊處。祖振威一喝，師直得三日耳聾。自此雷音將震檀信。請於洪州新吳界，住大雄山以居處。巖巒峻極，故號百丈。既處之，未朞月，參玄之賓，四方麏至。溈山黄蘗當其首。一日，師謂衆曰：「佛法不是小事。老僧昔被馬大師一喝，直得三日

耳聾。」黃檗聞舉，不覺吐舌。師曰：「子已後莫承嗣馬祖去麼？」檗曰：「不然。今日因和尚舉，得見馬祖大機之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師曰：「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溈山問仰山：「百丈再參馬祖因緣，此二尊宿意旨如何？」仰云：「此是顯大機大用。」溈云：「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溈云：「如是，如是。」

有僧哭入法堂來。師曰：「作麼？」曰：「父母俱喪，請師選日。」師曰：「明日來，一時埋却。」溈山、五峯、雲巖侍立次，師問溈山：「併却咽喉脣吻，作麼生道？」山曰：「却請和尚道。」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喪我兒孫。」又問五峯。峯曰：「和尚也須併却。」師曰：「無人處斫額望汝。」又問雲巖。巖曰：「和尚有也未？」師曰：「喪我兒孫。」師謂衆曰：「我要一人，傳語西堂，阿誰去得？」五峯曰：「某甲去。」師曰：「汝作麼生傳語？」峯曰：「待見西堂，卽道。」師曰：「見後道甚麼？」峯曰：「却來說似和尚。」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衆聽法。一日衆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衆，食後送亡僧。大衆聚議，一衆皆安，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是？食後師領衆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師至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生野狐身。

轉轉不錯，合作箇甚麽？」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拍手笑曰：「將謂胡鬚赤，更有赤鬚胡。」潙山舉問仰山，仰山曰：「黄檗常用此機。」潙曰：「汝道天生得，從人得。」仰曰：「亦是禀受師承，亦是自性宗通。」潙曰：「如是，如是。」時潙山在會下作典座。司馬頭陀舉野狐話問典座：「作麽生？」座撼門扇三下。司馬曰：「太麁生。」座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奇特事？」師曰：「獨坐大雄峯。」僧禮拜，師便打。

上堂：「靈光獨耀，迥脱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即如如佛。」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曰：「某甲。」師曰：「汝識某甲否？」曰：「分明箇。」師乃舉起拂子曰：「汝還見麽？」曰：「見。」師乃不語。普請钁地次，忽有一僧聞鼓鳴，舉起钁頭，大笑便歸。師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師歸院，乃喚其僧問：「適來見甚麽道理，便恁麽？」曰：「適來肚飢，聞鼓聲，歸喫飯。」師乃笑。問：「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如同魔説時如何？」師曰：「固守動静，三世佛寃。此外別求，即同魔説。」因僧問西堂：「有問有答即且置，無問無答時如何？」堂曰：「怕爛却那。」師聞舉，乃曰：「從來疑這箇老兄。」曰：「請和尚道。」師曰：「一合相不可得。」師謂衆曰：「有一人長不喫飯不道饑，有一人終日喫飯不道飽。」衆無對。雲巖問：「和尚每日區區爲阿誰？」師曰：「有一人要。」巖曰：「因甚麽不教伊自作。」師曰：「他無家活。」

問：「如何是大乘頓悟法要？」[一]師曰：「汝等先歇諸緣，休息萬事。善與不善，世出世間，一切諸法，莫記憶，莫緣念，放捨身心，令其自在。心如木石，無所辨別。心無所行，心地若空，慧日自現，如雲

[一]乘，原作「衆」，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開日出相似。但歇一切攀緣，貪嗔愛取，垢淨情盡。對五欲八風不動，不被見聞覺知所縛，不被諸境所惑，自然具足神通妙用，是解脫人。對一切境，心無靜亂，不攝不散，透過一切聲色，無有滯礙，名爲道人。善惡是非俱不運用，亦不愛一法，亦不捨一法，名爲大乘人。不被一切善惡、空有、垢淨、有爲無爲、世出世間、福德智慧之所拘繫，名爲佛慧。是非好醜、是理非理，諸知見情盡，不能繫縛，處處自在，名爲初發心菩薩，便登佛地。」問：「對一切境，如何得心如木石去？」師曰：「一切諸法，本不自言空，不自言色，亦不言是非垢淨，亦無心繫縛人。但人自虛妄計著，作若干種解會，起若干種知見，生若干種愛畏。但了諸法不自生，皆從自己一念，妄想顛倒，取相而有知。心與境本不相到，當處解脫，一一諸法當處寂滅，當處道場。又本有之性不可名目，本來不是凡不是聖，不是垢淨，亦非空有，亦非善惡，與諸染法相應，名人天二乘界。若垢淨心盡，不住繫縛，不住解脫，無一切有爲無爲縛脫心量處，於生死其心自在，畢竟不與諸妄虛幻、塵勞蘊界、生死諸入和合，迥然無寄，一切不拘，去留無礙。往來生死，如門開相似。夫學道人，若遇種種苦樂，稱意不稱意事，心無退屈，不念名聞利養衣食，不貪功德利益，不爲世間諸法之所滯礙，無親無愛，苦樂平懷，麁衣遮寒，糲食活命，兀兀如愚如聾，稍有相應分。若於心中廣學知解，求福求智，皆是生死，於理無益，却被知解境風之所漂溺，還歸生死海裏。佛是無求人，求之卽乖理。是無求理，求之卽失。若著無求，復同於有求。若著無爲，復同於有爲。故經云：『不取於法，不取非法，不取非非法。』」又云：「如來所得法，此法無實無虛。若能一生心如木石相似，不被陰界五欲八風之所漂溺，卽生死因斷，去住自由。不爲一切有爲因界所縛，不被有漏所拘。他時還以無因縛爲

因，同事利益。以無著心應一切物，以無礙慧解一切縛。亦云應病與藥。」問：「如今受戒，身口清淨，已具諸善，得解脫否？」師曰：「少分解脫，未得心解脫，亦未得一切處解脫。」曰：「如何是心解脫及一切處解脫？」師曰：「不求佛法僧，乃至不求福智知解等。垢淨情盡，亦不守此無求，爲是亦不住盡處，亦不欣天堂、畏地獄，縛脫無礙，卽身心及一切處皆名解脫。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慞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恁麼時節，整理脚手不得也。縱有福智、名聞、利養，都不相救。爲心眼未開，唯念諸境，不知返照，復不見佛道。一生所有善惡業緣，悉現於前，或忻或怖，六道五蘊，俱時現前。盡敷嚴好舍宅，舟船車轝，光明顯赫，皆從自心貪愛所現。一切惡境，皆變成殊勝之境。但隨貪愛重處，業識所引，隨著受生，都無自由分。龍畜良賤，亦摠未定。」

問：「如何得自由分？」師曰：「如今得卽得。或對五欲八風，情無取舍，慳嫉貪愛，我所情盡，垢淨俱亡。如日月在空，不緣而照心，心如木石，念念如救頭。然亦如香象渡河，截流而過，更無疑滯。此人天堂地獄所不能攝也。夫讀經看教，語言皆須宛轉歸就自己。但是一切言教，祇明如今鑒覺自性，但不被一切有無諸境轉，是汝導師。能照破一切有無諸境，是金剛慧。卽有自由獨立分。若不能恁麼會得，縱然誦得十二韋陁典，祇成憎上慢，[一]却是謗佛，不是修行。但離一切聲色，亦不住於離，亦不住

[一]憎，原作「僧」，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於知解，是修行讀經看教。若准世間是好事，若向明理人邊數，此是壅塞人。十地之人脱不去，流入生死河。但是三乘教，皆治貪瞋等病，祇如今念念若有貪瞋等病，先須治之，不用求覓義句知解。知解屬貪，貪變成病。祇如今但離一切有無諸法，亦離於離，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既自是佛，何慮佛不解語。祇恐不是佛，被有無諸法縛，不得自由。以理未立，先有福智，被福智載去，如賤使貴。不如先立理，後有福智。若要福智，臨時作得。撮土成金，撮金爲土，變海水爲酥酪，破須彌爲微塵，攝四大海水入一毛孔。於一義作無量義，於無量義作一義。伏惟珍重。」

師有時説法竟，大衆下堂，乃召之。大衆回首，師曰：「是甚麼？」藥山目之爲百丈下堂句。師兒時隨母入寺拜佛，指佛像問母：「此是何物？」母曰：「是佛。」師曰：「形容似人無異，我後亦當作焉。」師凡作務執勞，必先於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於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飡。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流播寰宇矣。唐元和九年正月十七日歸寂，謚大智禪師，塔曰大寶勝輪。

南泉普願禪師

池州南泉普願禪師者，鄭州新鄭人也。姓王氏。幼慕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詣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華嚴，入中百門觀，精練玄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爲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漢合

取口作恁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參之流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憩錫於池陽，自建禪齋，不下南泉三十餘載。大和初，宣城廉使陸公亘嚮師道風，遂與監軍同請下山，伸弟子之禮，大振玄綱。自此學徒不下數百，言滿諸方，目爲郢匠。

上堂：「然燈佛道了也。若心相所思，出生諸法，虛假不實，何以故？心尚無有，云何出生諸法？猶如形影，分別虛空。如人取聲，安置篋中。亦如吹網，欲令氣滿。故老宿云：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且教你兄弟行履。據說十地菩薩住首楞嚴三昧，得諸佛秘密法藏自然，得一切禪定解脫神通妙用。至一切世界，普現色身，或示現成等正覺，轉大法輪，入涅槃，使無量入毛孔。演一句經無量劫，其義不盡，教化無量億千衆生得無生法忍。尚喚作所知愚、極微細所知愚，與道全乖。大難，大難！珍重！」

上堂曰：「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不免食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亦不免食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些些，總不見得。」師問僧曰：「夜來好風？」曰：「夜來好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次問一僧曰：「夜來好風？」曰：「是甚麼風？」師曰：「吹折門前一枝松。」曰：「是甚麼松？」師曰：「一得一失。」師有書與茱萸曰：「理隨事變，寬廓非外。事得理融，寂寥非內。」僧達書了，便問萸：「如何是寬廓非外？」萸曰：「問一答百也無妨。」曰：「如何是寂寥非內？」萸曰：「覩對聲色，不是好手。」僧又問長沙，沙瞪目視之。僧又進後語，沙乃閉目示之。僧又問趙州，州作喫飯勢。僧又進後語，州以手作拭口勢。後僧擧似師。師曰：「此三人不謬，爲吾弟子。」

南泉山下有一庵主，人謂曰：「近日南泉和尚出世，何不去禮見？」主曰：「非但南泉出世，直饒千佛出興，我亦不去。」師聞，乃令趙州去勘。州去便設拜，主不顧。州從西過東，又從東過西，主亦不顧。州曰：「草賊大敗。」遂拽下簾子，便歸舉似師。師曰：「我從來疑着這漢。」次日，師與沙彌携茶一瓶、盞三隻，到庵擲向地上。乃曰：「昨日底！昨日底！」主曰：「昨日底是甚麼？」師於沙彌背上拍一下曰：「賺我來，賺我來！」拂袖便回。

上堂：「道箇如如早是變了也。今時師僧須向異類中行。」歸宗曰：「雖行畜生行，不得畜生報。」師曰：「孟八郎漢又恁麼去也？」上堂：「文殊、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趁出院去也！」趙州曰：「和尚棒教誰喫？」師曰：「且道王老師過在甚處？」州禮拜而出。師因至莊所，莊主預備迎奉。師曰：「老僧居常出入，不與人知，何得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報道，和尚今日來。」師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侍者便問：「和尚既是善知識，爲甚麼被鬼神覷見？」師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玄覺云：「甚麼處是土地前更下一分飯？」雲居錫云：「是賞伊罰伊，只如土地前見，是南泉不是南泉。」師有時曰：「江西馬祖説『卽心卽佛』，王老師不恁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恁麼道還有過麼？」趙州禮拜而出。時有一僧隨問趙州曰：「上座禮拜便出，意作麼生？」州曰：「汝却問取和尚。」僧乃問：「適來諗上座意作麼生？」師曰：「他却領得老僧意旨。」

黄檗與師爲首座。一日，捧鉢向師位上坐。師入堂見，乃問曰：「長老甚麼年中行道？」檗曰：「威音王已前。」師曰：「猶是王老師兒孫在。下去！」檗便過第二位坐，師便休。師一日問黄檗：「黄金爲世界，

白銀爲壁落，此是甚麽人居處？」蘗曰：「是聖人居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何國土？」蘗乃叉手立。師曰：「道不得，何不問王老師？」蘗却問：「更有一人居何國土？」師曰：「可惜！」許師問黄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蘗曰：「十二時中不依倚一物。」師曰：「莫是長老見處麽？」蘗曰：「不敢。」師曰：「漿水錢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見僧斫木次，師乃擊木三下，僧放下斧子，歸僧堂。師歸法堂，良久却入僧堂，見僧在衣鉢下坐。師曰：「賺殺人！」問：「師歸丈室，將何指南？」師曰：「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起來失却火。」

師因東西兩堂爭猫兒，師遇之，白衆曰：「道得卽救取猫兒，道不得卽斬却也。」衆無對，師便斬之。趙州自外歸，師擧前語示之。州乃脱履安頭上而出。師曰：「子若在，卽救得猫兒也。」師在方丈，與杉山向火次。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下本分事道來。」山插火箸叉手。師曰：「雖然如是，猶較王老師一線道。」有僧問訊，叉手而立。師曰：「太俗生！」其僧便合掌。師曰：「太僧生！」僧無對。一僧洗鉢次，師乃奪却鉢。其僧空手而立。師曰：「鉢在我手裏，汝口喃喃作麽？」僧無對。師因入菜園，見一僧，師乃將瓦子打之。其僧回顧，師乃翹足。僧無語。師便歸方丈，僧隨後入，問訊曰：「和尚適來擲瓦子打某甲，豈不是警覺某甲？」師曰：「翹足又作麽生？」僧無對。後有僧問石霜云：「南泉翹足，意作麽生？」霜擧手云：「還恁麽無。」

上堂：「王老師賣身去也，還有人買麽？」一僧出曰：「某甲買。」師曰：「不作貴，不作賤，汝作麽生買？」僧無對。卧龍代云：「屬某甲去也。」禾山代云：「是何道理？」趙州代云：「明年與和尚縫一領布衫。」師與歸宗、麻谷同去

參禮南陽國師。師於路上畫一圓相曰：「道得即去。」宗便於圓相中坐。谷作女人拜。師曰：「恁麼則不去也。」宗曰：「是甚麼心行？」師乃相喚便回，更不去禮國師。玄覺云：「只如南泉恁麼道，是肯語是不肯語。」雲居錫云：「比來去禮拜國師，南泉爲甚麼却相喚回？且道古人意作麼生。」師在山上作務，僧問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拈起鐮子曰：「我這茆鐮子，三十錢買得。」曰：「不問茆鐮子。南泉路向甚麼處去？」師曰：「我使得正快！」有一座主辭師，師問：「甚麼處去？」對曰：「山下去。」師曰：「第一不得謗王老師。」對曰：「爭敢謗和尚！」師乃噴噓曰：「多少！」主便出去。雲居膺云：「非師本意。」先曹山云：「賴也。」石霜云：「不爲人斟酌。」長慶云：「請領話。」雲居錫云：「座主當時出去，是會不會。」師一日掩方丈門，將灰圍却門外。曰：「若有人道得，即開。」或有祇對，多未愜師意。趙州曰：「蒼天！」師便開門。師翫月次，僧問：「幾時得似這箇去？」師曰：「王老師二十年前，亦恁麼來。」曰：「即今作麼生？」師便歸方丈。陸亘大夫問：「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更有身否？」師曰：「分明記取，舉似作家。」曰：「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曰：「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陸異日謂師曰：「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曰：「寸絲不挂。」師曰：「猶是堦下漢。」師又曰：「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上堂次，陸大夫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教老僧作麼生說？」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道他欠少甚麼？」曰：「爲甚麼有六道四生？」師曰：「老僧不教他。」陸大夫與師見人雙，陸指骰子曰：「恁麼、不恁麼、正恁麼，信彩去時如何？」師拈起骰子曰：「臭骨頭十八。」又問：「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或時坐，或時臥，如今擬鐫作佛，還得否？」師曰：「得。」陸曰：「莫不得否？」師曰：「不得。」雲巖云：「坐即佛，不坐即非佛。」洞山云：「不坐即佛，坐即非佛？」趙州問：「道非物外，物外非道。如何是物外

道？」師便打。州捉住棒曰：「已後莫錯打人去。」師曰：「龍蛇易辨，衲子難謾。」師喚院主，主應諾。師曰：「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爲母說法時，優填王思佛，請目連運神通三轉，攝匠人往彼彫佛像，秖雕得三十一相，爲甚麼梵音相雕不得？」主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賺殺人！」師問維那：「今日普請作甚麼？」對曰：「拽磨。」師曰：「磨從你拽，不得動著磨中心樹子。」那無語。保福代云：「比來拽磨，如今却不成。」法眼代云：「恁麼卽不拽也。」一日，有大德問師曰：「卽心是佛又不得，非心非佛又不得。師意如何？」師曰：「大德且信卽心是佛便了，更說甚麼得與不得。秖如大德喫飯了，從東廊上西廊下，不可總問人得與不得也。」師住庵時，有一僧到庵。師向伊道：「我上山去作務。待齋時作飯自喫了，送一分上來。」少時，其僧自作飯喫了，却一時打破家事就牀臥。師待不見來，便歸庵，見僧臥。師亦就伊邊臥。僧便起去。師住後曰：「我往前住庵時，有箇靈利道者，直至如今不見。」師拈起毬子問僧：「那箇何似這箇？」對曰：「不似。」師曰：「甚麼處見那箇，便道不似。」曰：「若問某甲見處，和尚放下手中物。」師曰：「許你具一隻眼。」陸大夫向師道：「肇法師也甚奇怪，解道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師指庭前牡丹花曰：「大夫！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陸罔測。又問：「天王居何地位？」師曰：「若是天王，卽非地位。」曰：「弟子聞說天王是居初地。」師曰：「應以天王身得度者，卽現天王身，而爲說法。」陸辭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曰：「以智慧治民。」師曰：「恁麼則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師入宣州，陸大夫出迎接。指城門曰：「人人盡喚作雍門，未審和尚喚作甚麼門？」師曰：「老僧若道，恐辱大夫風化。」曰：「忽然賊來時作麼生？」師曰：「王老師罪過。」陸又問：「大悲菩薩用許多手眼作甚麼？」師曰：「秖如國家，又用大夫作甚

麽？」師洗衣次，僧問：「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拈起衣曰：「爭奈這箇何！」玄覺云：「且道是一箇，是兩箇？」師問僧良欽：「空劫中還有佛否？」對曰：「有。」師曰：「是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欽無語。問：「祖祖相傳，合傳何事？」師曰：「一二三四五。」問：「如何是古人底？」師曰：「待有卽道。」曰：「和尚爲甚麽妄語？」師曰：「我不妄語，盧行者却妄語。」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師曰：「何不問王老師？」曰：「問了也。」師曰：「還曾與汝爲境麽？」問：「青蓮不隨風火散時是甚麽？」師曰：「無風火不隨是甚麽？」僧無對。師問：「不思善，不思惡，思總不生時，還我本來面目來。」曰：「無容止可露。」洞山云：「還曾將示人麽。」師問座主：「你與我講經得麽？」曰：「某甲與和尚講經，和尚須與某甲說禪始得。」師曰：「不可將金彈子博銀彈子去。」曰：「某甲不會。」師曰：「汝道空中一片雲，爲復釘釘住？爲復藤纜著？」問：「空中有一珠，如何取得？」師曰：「斫竹布梯空中取。」曰：「空中如何布梯？」師曰：「汝擬作麽生取？」僧辭。問曰：「學人到諸方，有人問：和尚近日作麽生？未審如何祇對。」師曰：「但向道近日解相撲。」曰：「作麽生？」師曰：「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麽處？」師曰：「父母已生了，鼻孔在甚麽處？」師將順世，第一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麽處去？」師曰：「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座曰：「某甲隨和尚去還得也無？」師曰：「汝若隨我，卽須銜取一莖草來。」師乃示疾，告門人曰：「星翳燈幻亦久矣，勿謂吾有去來也。」言訖而逝。

鹽官齊安國師

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國師，海門郡人也。姓李氏。生時神光照室。後有異僧謂之曰：「建無勝幢，

使佛日回照者，豈非汝乎？」長依本郡雲琮禪師落髮受具。後聞大寂行化於龔公山，乃振錫而造焉。師有奇相，大寂一見深器之。乃令入室，密示正法。僧問：「如何是本身盧舍那？」師曰：「與老僧過淨瓶來。」僧將淨瓶至。師曰：「却安舊處著。」僧送至本處，復來詰問。師曰：「古佛過去久矣。」有講僧來參，師問座主：「蘊何事業？」對曰：「講華嚴經。」師曰：「有幾種法界？」曰：「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師竪起拂子曰：「這箇是第幾種法界？」主沉吟。師曰：「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保福聞云：「若禮拜卽喫和尙棒。」禾山代云：「某甲不煩，和尙莫怪。」法眼代拊掌三下。僧問大梅：「如何是西來意？」大梅曰：「西來無意。」師聞乃曰：「一箇棺材，兩箇死漢。」玄沙云：「鹽官是作家。」師一日喚侍者曰：「將犀牛扇子來！」者曰：「破也。」師曰：「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者無對。投子代云：「不辭將出，恐頭角不全。」資福代作圓相，心中書牛字。石霜代云：「若還和尙卽無也。」保福云：「和尙年尊，別請人好。」師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甚麼人打得？」衆無對。有人擧似南泉，泉云：「王老師不打這破鼓。」法眼別云：「王老師不打。」有法空禪師到，請問經中諸義。師一一答了，却曰：「自禪師到來，貧道總未得作主人。」法空曰：「請和尙便作主人。」師曰：「今日夜也，且歸本位安置。明日却來。」法空下去。至明旦，師令沙彌屈法空禪師。法空至，師顧沙彌曰：「咄！這沙彌不了事。教屈法空禪師，屈得箇守堂家人來。」法空無語。法昕院主來參，師問：「汝是誰？」對曰：「法昕。」師曰：「我不識汝。」昕無語。師後不疾，宴坐示滅。謚悟空禪師。

歸宗智常禪師

廬山歸宗寺智常禪師，上堂：「從上古德，不是無知解。他高尚之士，不同常流。今時不能自成自立，虛度時光。諸子莫錯用心，無人替汝，亦無汝用心處。莫就他覓，從前秖是依他解發，言皆滯光不透脫，秖爲目前有物。」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無人能會。」曰：「向者如何？」師曰：「有向卽乖。」曰：「不向者如何？」師曰：「誰求玄旨？」又曰：「去！無汝用心處。」曰：「豈無方便門，令學人得入？」師曰：「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曰：「如何是觀音妙智力？」師敲鼎蓋三下，曰：「子還聞否？」曰：「聞。」師曰：「我何不聞？」僧無語。師以棒趁下。

師嘗與南泉同行，後忽一日相別，煎茶次，南泉問曰：「從來與師兄商量語句，彼此已知。此後或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師曰：「這一片地大好卓庵。」泉曰：「卓庵且置，畢竟事作麼生？」師乃打翻茶銚，便起。泉曰：「師兄喫茶了。」普願未喫茶。師曰：「作這箇語話，滴水也難銷。」僧問：「此事久遠，又如何用心？」師曰：「牛皮鞔露柱，露柱啾啾叫。凡耳聽不聞，諸聖呵呵笑。」師因官人來，乃拈起帽子兩帶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莫怪老僧頭風，不卸帽子。」師入園取菜次，乃畫圓相，圍却一株。語衆曰：「輙不得動著這箇。」衆不敢動。少頃，師復來，見菜猶在，便以棒趂衆僧曰：「這一隊漢，無一箇有智慧底。」師問：「新到甚麼處來？」曰：「鳳翔來。」師曰：「還將得那箇來否？」曰：「將得來。」師曰：「在甚麼處？」僧以手從頂擎捧呈之。師卽舉手作接勢，拋向背後。僧無語。師曰：「這野狐兒。」

師剗草次，有講僧來參，忽有一蛇過，師以鉏斷之。僧曰：「久嚮歸宗，元來是箇麤行沙門。」師曰：「你麤？我麤？」曰：「如何是麤？」師竪起鉏頭。曰：「如何是細？」師作斬蛇勢。曰：「與麽，則依而行之。」師曰：「依而行之，且致你甚處見我斬蛇？」僧無對。雲巖來參，師作挽弓勢。巖良久，作拔劍勢。師曰：「來太遲生！」

上堂：「吾今欲說禪，諸子總近前。」大衆近前，師曰：「汝聽觀音行，善應諸方所。」問：「如何是觀音行？」師乃彈指曰：「諸人還聞否？」曰：「聞。」師曰：「一隊漢向這裏覓甚麽？」以棒趂出，大笑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麽處去？」曰：「諸方學五味禪去。」師曰：「諸方有五味禪，我這裏秖有一味禪。」曰：「如何是一味禪？」師便打。僧曰：「會也！會也！」師曰：「道！道！」僧擬開口，師又打。僧後到黄檗，舉前話。檗上堂曰：「馬大師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問著，箇箇屙漉漉地，秖有歸宗較些子。」江州刺史李渤問：「教中所言：須彌納芥子，渤卽不疑。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譚否？」師曰：「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還是否？」曰：「然。」師曰：「摩頂至踵如椰子大，萬卷書向何處着？」李俛首而已。李異日又問：「一大藏教，明得箇甚麽邊事？」師舉拳示之，曰：「還會麽？」曰：「不會。」師曰：「這箇措大，拳頭也不識。」曰：「請師指示。」師曰：「遇人卽途中授與，不遇卽世諦流布。」師以目有重瞳，遂將藥手按摩，以致兩目俱赤，世號赤眼歸宗焉。後示滅，諡至真禪師。

大梅法常禪師

明州大梅山法常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師於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卽心是佛。」師卽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縛茆燕處。唐貞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尚在此多少時？」師曰：「衹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歸舉似鹽官，官曰：「我在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向我道：卽心是佛。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他非心非佛，我衹管卽心卽佛。」其僧回舉似馬祖，祖曰：「梅子熟也！」僧問禾山：「大梅恁麼道，意作麼生？」禾山云：「真師子兒。」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去相訪。纔相見，士便問：「人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還我核子來。」士無語。自此學者漸臻，師道彌著。

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心達本，莫逐其末。但得其本，其末自至。若欲識本，唯了自心。此心元是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根本，故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心且不附一切善惡而生，萬法本自如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蒲花柳絮，竹針麻線。」夾山與定山同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

無佛，卽無生死。」夾山曰：「生死中有佛，卽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便擧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踈。」夾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夾山住後自云：「當時失一隻眼。」）

新羅僧參，師問：「發足甚處？」曰：「欲通來處，恐遭怪責。」師曰：「不可無來處也。」曰：「新羅。」師曰：「爭怪得汝？」僧作禮，師曰：「是與不是，知與不知，祇是新羅國裏人。」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抑，往莫可追。」從容聞鼯鼠聲，乃曰：「卽此物，非他物。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卽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佛光如滿禪師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曾住五臺山金閣寺。）唐順宗問：「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答曰：「佛從無爲來，滅向無爲去。法身等虛空，常住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爲衆生來，去爲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又言無法說。山河與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答曰：「佛體本無爲，迷情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

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悅，益重禪宗。

五洩靈默禪師

婺州五洩山靈默禪師，毗陵人也。姓宣氏。初謁馬祖，遂得披剃受具。後遠謁石頭，便問：「一言相契卽住，不契卽去。」石頭據坐，師便行，頭隨後召曰：「闍黎！」師回首。頭曰：「從生至死，祇是遮箇。回頭轉腦作麼？」師言下大悟，乃拗折拄杖而棲止焉。洞山云：「當時若不是五洩先師，大難承當。然雖如此，猶涉在途。」長慶云：「險。」玄覺云：「那箇是涉在途處。」有僧云：「爲伊三寸途中薦得，所以在途。」玄覺云：「爲復薦得自己，爲復薦得三寸？若是自己，爲甚麼成三寸？若是三寸，爲甚麼悟去？且道洞山意作麼生？莫亂說，子細好。」唐貞元初，住白沙道場，復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師曰：「無人識得伊。」曰：「還可雕琢也無？」師曰：「汝試下手看。」問：「此箇門中，始終事如何？」師曰：「汝道目前底成來得多少時也？」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此問無汝問底。」曰：「和尚豈無接人處？」師曰：「待汝求接我卽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汝少欠箇甚麼？」問：「如何得無心去？」師曰：「傾山覆海晏然靜，地動安眠豈采伊。」元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沐浴焚香端坐，告衆曰：「法身圓寂，示有去來。千聖同源，萬靈歸一。吾今漚散，胡假興哀。無自勞神，須存正念。若遵此命，真報吾恩。儻固違言，非吾之子。」時有僧問：「和尚向甚麼處去？」師曰：「無處去。」曰：「某甲何不見？」師曰：「非眼所覩。」洞山云：「作家。」言畢，奄然順化。

盤山寶積禪師

幽州盤山寶積禪師，因於市肆行，見一客人買猪肉，語屠家曰：「精底割一斤來！」屠家放下刀，叉手曰：「長史！那箇不是精底？」師於此有省。又一日出門，見人舁喪，謌郎振鈴云：「紅輪決定沉西去，未委魂靈往那方？」幕下孝子哭曰：「哀哀！」師忽身心踴躍，歸舉似馬祖，祖印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道？」師便咄！僧曰：「學人未領旨。」師曰：「去！」

上堂：「心若無事，萬法不生。意絶玄機，纖塵何立？道本無體，因體而立名。道本無名，因名而得號。若言卽心卽佛，今時未入玄微。若言非心非佛，猶是指蹤極則。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學者勞形，如猿捉影。」

上堂：「夫大道無中，復誰先後。長空絶際，何用稱量？空既如斯，道復何說？」

上堂：「夫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卽佛，全佛卽人。人佛無異，始爲道矣。」

上堂：「禪德可中，學道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若如此者，是名出家。故導師云：『法本不相礙，三際亦復然。無爲無事人，猶是金鎻難。』所以靈源獨耀，道絶無生。大智非明，真空無迹。真如凡聖，皆是夢言。佛及涅槃，並爲增語。禪德直須自看，無人替代。」

上堂：「三界無法，何處求心？四大本空，佛依何住？璿璣不動，寂爾無言。覿面相呈，更無餘事。珍重！」師將順世，告衆曰：「有人邈得吾真否？」衆將所寫真呈，皆不契師意。普化出曰：「某甲邈得。」師曰：「何不呈似老僧。」化乃打筋斗而出。師曰：「這漢向後掣風狂去在！」師乃奄化，謚凝寂大師。

麻谷寶徹禪師

蒲州麻谷山寶徹禪師，侍馬祖行次，問：「如何是大涅槃？」祖曰：「急。」師曰：「急箇甚麽？」祖曰：「看水。」師使扇次，僧問：「風性常住，無處不周，和尚爲甚麽却摇扇？」師曰：「你秖知風性常住，且不知無處不周。」曰：「作麽生是無處不周底道理？」師却摇扇。僧作禮。師曰：「無用處。師僧着得一千箇，有甚麽益？」問僧：「甚處來？」僧不審。師又問：「甚處來？」僧珍重！師下牀擒住曰：「這箇師僧！問着，便作佛法。」祇對曰：「大似無眼師。」放手曰：「放汝命，通汝氣。」僧作禮，師欲扭住，僧拂袖便行。師曰：「休將三歲竹，擬比萬年松。」師同南泉二三人去謁徑山，路逢一婆。乃問：「徑山路向甚處去？」婆曰：「驀直去。」師曰：「前頭水深過得否？」婆曰：「不濕脚。」師又問：「上岸稻得與麽好，下岸稻得與麽怯。」婆曰：「總被螃蟹喫却也。」師曰：「禾好香。」婆曰：「没氣息。」師又問：「婆住在甚處？」婆曰：「祇在這裏。」三人至店，婆煎茶一缾，携盞三隻至，謂曰：「和尚有神通者即喫茶。」三人相顧間，婆曰：「看老朽自逞神通去也。」於是拈盞傾茶便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默然。僧又問石霜：「此意如何？」霜曰：「主人擎拳帶累，闍黎拖泥涉水。」

東寺如會禪師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謁徑山，後參大寂。學徒既衆，僧堂牀榻爲之陷折，時稱「折牀會」也。自大寂去世，師常患門徒以「卽心卽佛」之譚誦憶不已，且謂：「佛於何住，而曰卽心；心如畫師，而云卽佛。」遂示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劒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東寺爲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爲湖南觀察使，見師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之。法眼別云：「是相公眼。」公見鳥雀於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公曰：「爲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爲甚麼不向鷂子頭上放？」仰山參，師問：「汝是甚處人？」仰曰：「廣南人。」師曰：「我聞廣南有鎮海明珠，是否？」仰曰：「是。」師曰：「此珠如何？」仰曰：「黑月卽隱，白月卽現。」師曰：「還將得來也無？」仰曰：「將得來！」師曰：「何不呈似老僧？」仰叉手近前曰：「昨到潙山，亦被索此珠，直得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仰禮拜了，却入客位，具威儀，再上人事。師纔見，乃曰：「已相見了也！」仰曰：「恁麼相見，莫不當否？」師歸方丈，閉却門。仰歸，舉似潙山。潙曰：「寂子是甚麼心行？」仰曰：「若不恁麼，爭識得他後復有人問？」師曰：「某甲擬請和尚開堂得否？」師曰：「待將物裹石頭煖卽得。」彼無語。藥山代云：「石頭煖也。」唐長慶癸卯歲歸寂，謚傳明大師。

西堂智藏禪師

虔州西堂智藏禪師，虔化廖氏子。八歲從師，二十五具戒。有相者覩其殊表，謂之曰：「骨氣非凡，當爲法王之輔佐也。」師遂參禮大寂，與百丈海禪師同爲入室，皆承印記。

一日，大寂遣師詣長安，奉書于忠國師。國師問曰：「汝師說甚麽法？」師從東過西而立。國師曰：「秖這箇更別有？」師却從西過東邊立。國師曰：「這箇是馬師底，仁者作麽生？」師曰：「早箇呈似和尚了也。」尋又送書上徑山，語在國一章。屬連帥路嗣恭延請大寂居府，應期盛化。師回郡，得大寂付授衲袈裟，令學者親近。僧問：「馬祖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祖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智藏。」其僧乃來問師。師曰：「汝何不問和尚？」僧曰：「和尚令某甲來問上座。」師曰：「我今日頭痛，不能爲汝說，得問取海兄去。」僧又去問海。百丈和尚。海曰：「我到這裏却不會。」僧乃舉似馬祖。祖曰：「藏頭白，海頭黑。」馬祖一日問師曰：「子何不看經？」師曰：「經豈異邪？」祖曰：「然。雖如此，汝向後爲人也須得。」曰：「智藏病思自養，敢言爲人。」祖曰：「子末年必興於世。」師便禮拜。馬祖滅後，師唐貞元七年，衆請開堂。李尚書嘗問僧：「馬大師有甚麽言教？」僧曰：「大師或說卽心卽佛，或說非心非佛。」李曰：「揔過這邊。」李却問師：「馬大師有甚麽言教？」師呼李翺！李應諾。師曰：「鼓角動也。」師普請次，曰：「因果歷然，爭柰何！爭柰何！」時有僧出，以手托地。師曰：「作甚麽？」曰：「相救！相救！」師曰：「大衆！這箇師僧猶較些子。」僧拂袖便走。師曰：「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肉。」僧問：「有問有答，賓主歷

然。無問無答時如何？」師曰：「怕爛却那！」後有僧舉問長慶，慶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中何曾見一人？」制空禪師謂師曰：「日出太早生。」師曰：「正是時。」師住西堂，後有一俗士問：「有天堂地獄否？」師曰：「有。」曰：「有佛法僧寶否？」師曰：「有。」更有多問，盡答言。有曰：「和尚恁麽道莫錯否？」師曰：「汝曾見尊宿來邪？」曰：「某甲曾參徑山和尚來。」師曰：「徑山向汝作麽生道？」曰：「他道一切總無。」師曰：「汝有妻否？」曰：「有。」師曰：「徑山和尚有妻否？」曰：「無。」師曰：「徑山和尚道無卽得。」俗士禮謝而去。師元和九年四月八日歸寂。憲宗諡大宣教禪師。穆宗重諡大覺禪師。

章敬懷暉禪師

京兆府章敬寺懷暉禪師，泉州謝氏子。上堂：「至理亡言，時人不悉。强習他事，以爲功能。不知自性元非塵境，是箇微妙大解脫門。所有鑒覺，不染不礙，如是光明，未曾休廢。曩劫至今，固無變易。猶如日輪，遠近斯照。雖及衆色，不與一切和合。靈燭妙明，非假鍛鍊。爲不了故，取於物象。但如捏目，妄起空華，徒自疲勞，枉經劫數。若能返照，無第二人。舉措施爲，不虧實相。」僧問：「心法雙亡，指歸何所？」師曰：「郢人無汙，徒勞運斤。」曰：「請師不返之言。」師曰：「卽無返句。」後僧舉問洞山，山云：「道卽甚道，罕遇作家。」百丈和尚令僧來候，師上堂次，展坐具，禮拜了，起來拈師一隻靸鞋，以衫袖拂却塵了，倒覆向下。師曰：「老僧罪過！」或問：「祖師傳心地法門，爲是真如心，妄想心，非真非妄心？爲是三乘教外别立心？」師曰：「汝見目前虛空麽？」曰：「信知常在目前，人自不見。」師曰：「汝莫認影像？」曰：

「和尚作麼生？」師以手撥空三下，曰：「作麼生即是。」師曰：「汝向後會去在！」有僧來，遶師三匝，振錫而立。師曰：「是！是！」長慶代云：「和尚佛法身心何在？」其僧又到南泉，亦遶南泉三匝，振錫而立。泉曰：「不是！不是！此是風力所轉，終成敗壞。」僧曰：「章敬道是，和尚爲甚麼道不是？」泉曰：「章敬即是，是汝不是。」長慶代云：「和尚是甚麼心行？」雲居錫云：「章敬未必道是，南泉未必道不是。」又云：「這僧當初但持錫出去，恰好。」小師行腳回，師問曰：「汝離此間多少年邪？」曰：「離和尚左右將及八年。」師曰：「辦得箇甚麼？」小師於地畫一圓相。師曰：「秖這箇，更別有？」小師乃畫破圓相，便禮拜。師曰：「不是！不是！」僧問：「四大五蘊身中，阿那箇是本來佛性？」師乃呼僧名，僧應諾。師良久曰：「汝無佛性。」唐元和十三年示滅，謚大覺禪師。

大珠慧海禪師

越州大珠慧海禪師，建州朱氏子。依越州大雲寺智和尚受業。初參馬祖，祖問：「從何處來？」曰：「越州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須何事？」曰：「來求佛法。」祖曰：「我這裏一物也無，求甚麼佛法？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作麼！」曰：「阿那箇是慧海寶藏？」祖曰：「即今問我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更無欠少，使用自在，何假外求？」師於言下，自識本心。不由知覺，踊躍禮謝。師事六載後，以受業師老，遽歸奉養，乃晦迹藏用，外示癡訥。自撰頓悟入道要門論一卷。法姪玄晏竊出江外，呈馬祖。祖覽訖，告衆曰：「越州有大珠，圓明光透自在，無遮障處也。」衆中有知師姓朱者，相推來越尋訪依附，時號大珠和尚。

師謂曰：「禪客！我不會禪，並無一法可示於人。不勞久立，且自歇去。」時學侶漸多，日夜叩激，事不得已，隨問隨答，其辯無礙。時有法師數人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師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問：「如何是佛？」師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衆皆茫然。法眼云：「是卽沒交涉。」僧良久，又問：「師說何法度人？」師曰：「貧道未曾有一法度人。」曰：「禪師家渾如此。」師卻問：「大德說何法度人？」曰：「講金剛經。」師曰：「講幾座來？」曰：「二十餘座。」師曰：「此經是阿誰說！」僧抗聲曰：「禪師相弄，豈不知是佛說邪？」師曰：「若言如來有所說法，則爲謗佛。是人不解我所說義。若言此經不是佛說，則是謗經。請大德說看！」僧無對。師少頃，又問：「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大德且道：阿那箇是如來？」曰：「某甲到此卻迷去！」師曰：「從來未悟，說甚卻迷？」曰：「請禪師爲說。」師曰：「大德講經二十餘座，卻不識如來！」僧禮拜曰：「願垂開示。」師曰：「如來者，是諸法如義，何得忘卻？」曰：「是諸法如義。」師曰：「大德！是亦未是？」曰：「經文分明，那得未是？」師曰：「大德如否？」曰：「如。」師曰：「木石如否？」曰：「如。」師曰：「大德如同木石如否？」曰：「無二。」師曰：「大德與木石何別？」僧無對。良久，卻問：「如何得大涅槃？」師曰：「不造生死業。」曰：「如何是生死業？」師曰：「求大涅槃，是生死業。捨垢取淨，是生死業。有得有證，是生死業。不脫對治門，是生死業。」曰：「云何卽得解脫？」師曰：「本自無縛，不用求解。直用直行，是無等等。」曰：「禪師如和尚者，實謂希有。」禮謝而去。

有行者問：「卽心卽佛，那箇是佛？」師曰：「汝疑那箇不是佛，指出看！」者無對。師曰：「達卽徧境是，不悟永乖疎。」律師法明謂師曰：「禪師家，多落空。」師曰：「卻是座主家落空。」法明大驚曰：「何得落空？」

師曰：「經論是紙墨文字，紙墨文字者，俱是空設於聲上，建立名句等法，無非是空。座主執滯教體，豈不落空？」明曰：「禪師落空否？」師曰：「不落空。」明曰：「何得却不落空？」師曰：「文字等皆從智慧而生，大用現前，那得落空！」明曰：「故知一法不達，不名悉達。」師曰：「律師不唯落空，兼乃錯會名言。」明作色曰：「何處是錯處？」師曰：「未辨華竺之音，如何講說？」明曰：「請禪師指出錯處！」師曰：「豈不知悉達是梵語邪？」明雖省過，而心猶憤然。梵語具云：「婆曷刺他悉陀。」中國翻云：「一切義成。」舊云：「悉達多，猶是訛略梵語也。」又曰：「夫經律論是佛語，讀誦依教奉行，何故不見性？」師曰：「如狂狗趁塊，師子齩人。經律論是性用，讀誦者是性法。」明曰：「阿彌陀佛有父母及姓否？」師曰：「阿彌陀姓憍尸迦，父名月上，母名殊勝妙顏。」明曰：「出何教文？」師曰：「出鼓音王經。」法明禮謝，讚歎而退。

有三藏法師問：「真如有變易否？」師曰：「有變易。」藏曰：「禪師錯也。」師却問三藏：「有真如否？」曰：「有。」師曰：「若無變易，決定是凡僧也。豈不聞善知識者，能回三毒爲三聚淨戒，回六識爲六神通，回煩惱作菩提，回無明爲大智。真如若無變易，三藏真是自然外道也。」藏曰：「若爾者，真如卽有變易也。」師曰：「若執真如有變易，亦是外道。」曰：「禪師適來說真如有變易，如今又道不變易，如何卽是的當？」師曰：「若了了見性者，如摩尼珠現色，說變亦得，說不變亦得。若不見性人，聞說真如變易，便作變易解會，說不變易，便作不變易解會。」藏曰：「故知南宗實不可測。」有道流問：「世間還有法過於自然否？」師曰：「有。」曰：「何法過得？」師曰：「能知自然者。」曰：「元氣是道不？」師曰：「元氣自元氣，道自道。」曰：「若如是者，則應有二也。」師曰：「知無兩人。」又問：「云何爲邪？云何爲正？」師曰：「心逐物爲

邪，物從心爲正。」

源律師問：「和尚修道，還用功否？」師曰：「用功。」曰：「如何用功？」師曰：「饑來喫飯，困來卽眠。」曰：「一切人總如是，同師用功否？」師曰：「不同。」曰：「何故不同？」師曰：「他喫飯時不肯喫飯，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計較。所以不同也。」律師杜口。

韞光大德問：「禪師自知生處否？」師曰：「未曾死，何用論生？知生卽是無生。法無離生，法有無生。祖師曰：『當生卽不生。』」曰：「不見性人，亦得如此否？」師曰：「自不見性，不是無性。何以故，見卽是性，無性不能見。識卽是性，故名識性。了卽是性，喚作了性。能生萬法，喚作法性，亦名法身。馬鳴祖師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若心生故，一切法生。若心無生，法無從生，亦無名字。迷人不知法身無象，應物現形，遂喚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卽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法身卽同草木。如人喫筍，應總喫法身也。』如此之言，寧堪齒錄。對面迷佛，長劫希求，全體法中，迷而外覓。是以解道者，行住坐臥，無非是道。悟法者，縱橫自在，無非是法。」光又問：「太虛能生靈智否？真心緣於善惡否？貪欲人是道否？執是執非人向後心通否？觸境生心人有定否？住寂寞人有慧否？懷傲物人有我否？執空執有人有智否？尋文取證人、苦行求佛人、離心求佛人、執心是佛人，此智稱道否？請禪師一一爲說。」師曰：「太虛不生靈智。真心不緣善惡。嗜欲深者機淺。是非交争者未通。觸境生心者少定。寂寞忘機者慧沉。傲物高心者我壯。執空執有者皆愚。尋文取證者益滯。苦行求佛者俱迷。離心求佛者外道。執心是佛者爲魔。」曰：「若如是，畢竟無所有也。」師曰：

「畢竟是大德，不是畢竟無所有。」光踊躍禮謝而去。問：「儒、釋、道三教同異如何？」師曰：「大量者用之卽同，小機者執之卽異。總從一性上起用，機見差別成三。迷悟由人，不在教之同異也。」

百丈惟政禪師

洪州百丈山惟政禪師，有老宿見日影透窻，問師：「爲復窻就日，日就窻？」師曰：「長老房中有客，歸去好！」師問南泉：「諸方善知識，還有不說似人底法也無？」曰：「有。」師曰：「作麽生？」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曰：「恁麽則說似人了也。」曰：「某甲卽恁麽，和尚作麽生？」師曰：「我又不是善知識，爭知有說不說底法？」曰：「某甲不會，請和尚說。」師曰：「我太煞，與汝說了也！」僧問：「如何是佛佛道齊？」師曰：「定也。」師因入京，路逢官人喫飯，忽見驢鳴。官人召曰：「頭陀！」師舉頭，官人却指驢，師却指官人。法眼別云：「但作驢鳴。」

泐潭法會禪師

洪州泐潭法會禪師，問馬祖：「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祖曰：「低聲！近前來，向汝道！」師便近前，祖打一摑曰：「六耳不同謀，且去。來日來。」師至來日，獨入法堂曰：「請和尚道。」祖曰：「且去！待老漢上堂出來問，與汝證明。」師忽有省，遂曰：「謝大衆證明。」乃繞法堂一匝，便去。

杉山智堅禪師

池州杉山智堅禪師，初與歸宗、南泉行脚時，路逢一虎，各從虎邊過了。泉問歸宗：「適來見虎似箇甚麼？」宗曰：「似箇猫兒。」宗却問師，師曰：「似箇狗子。」又問南泉，泉曰：「我見是箇大虫。」師喫飯次，南泉收生飯，乃曰：「生聻！」師曰：「無生。」泉曰：「無生猶是末。」泉行數步，師召曰：「長老！」泉回頭曰：「作麼？」師曰：「莫道是末。」普請擇蕨次，南泉拈起一莖曰：「這箇大好供養。」師曰：「非但這箇，百味珍羞，他亦不顧。」泉曰：「雖然如是，箇箇須嘗過始得。」玄覺云：「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舉世無相似。」

泐潭惟建禪師

洪州泐潭惟建禪師，一日在法堂後坐禪。馬祖見，乃吹師耳，兩吹師起。見是祖，却復入定。祖歸方丈，令侍者持一椀茶與師。師不顧，便自歸堂。

茗谿道行禪師

澧州茗谿道行禪師，嘗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後僧問曹山：「古人曰：『吾有大病，非世所醫。』未審是甚麼病？」山曰：「攢簇不得底病。」曰：「一切衆生還有此病也無？」山曰：「人人盡有。」曰：「和尚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正見起處不得。」曰：

「一切衆生爲甚麼不病?」山曰:「一切衆生若病,卽非衆生。」曰:「未審諸佛還有此病也無?」山曰:「有。」曰:「既有,爲甚麼不病?」山曰:「爲伊惺惺。」僧問:「如何修行?」師曰:「好箇阿師!莫客作。」曰:「畢竟如何?」師曰:「安置卽不堪。」問:「如何是正修行路?」師曰:「涅槃後有。」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師曰:「不洗面。」曰:「學人不會。」師曰:「無面得洗。」

石鞏慧藏禪師

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以弋獵爲務,惡見沙門。因逐鹿從馬祖庵前過,祖乃逆之。師遂問:「還見鹿過否?」祖曰:「汝是何人?」曰:「獵者。」祖曰:「汝解射否?」曰:「解射。」祖曰:「汝一箭射幾箇?」曰:「一箭射一箇。」祖曰:「汝不解射。」曰:「和尚解射否?」祖曰:「解射。」曰:「一箭射幾箇?」祖曰:「一箭射一羣。」曰:「彼此生命,何用射他一羣?」祖曰:「汝既知如是,何不自射?」曰:「若教某甲自射,直是無下手處。」祖曰:「這漢曠劫無明煩惱,今日頓息。」師擲下弓箭,投祖出家。一日,在厨作務次,祖問:「作甚麼?」曰:「牧牛。」祖曰:「作麼生牧?」曰:「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回。」祖曰:「子真牧牛。」師便休。師住後常以弓箭接機。載三平章。 師問西堂:「汝還解捉得虛空麼?」堂曰:「捉得。」師曰:「作麼生捉?」堂以手撮虛空。師曰:「汝不解捉。」堂却問:「師兄作麼生捉?」師把西堂鼻孔拽,堂作忍痛聲曰:「太煞!拽人鼻孔,直欲脫去。」師曰:「直須恁麼捉虛空始得。」衆參次,師曰:「適來底甚麼處去也?」有僧曰:「在。」師曰:「在甚麼處?」僧彈指一聲。問:「如何免得生死?」師曰:「用免作甚麼?」曰:「如何免得?」師曰:「這底

不生死。」

北蘭讓禪師

江西北蘭讓禪師，湖塘亮長老問：「承聞師兄畫得先師真，暫請瞻禮。」師以兩手擘胸開示之。亮便禮拜。師曰：「莫禮！莫禮！」亮曰：「師兄錯也，某甲不禮師兄。」師曰：「汝禮先師真那！」亮曰：「因甚麼教莫禮？」師曰：「何曾錯？」

南源道明禪師

袁州南源道明禪師，上堂：「快馬一鞭，快人一言。有事何不出頭來，無事各自珍重！」僧問：「一言作麼生？」師乃吐舌云：「待我有廣長舌相，卽向汝道。」洞山參，方上法堂，師曰：「已相見了也。」山便下去。明日却上，問曰：「昨日已蒙和尚慈悲，不知甚麼處是與某甲已相見處？」師曰：「心心無間斷，流入於性海。」山曰：「幾合放過。」山辭，師曰：「多學佛法，廣作利益。」山曰：「多學佛法卽不問，如何是廣作利益？」師曰：「一物莫違。」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可道你是也。」

酈村自滿禪師

忻州酈村自滿禪師，上堂：「古今不異，法爾如然，更復何也。雖然如此，這箇事大有人罔措在。」僧

問：「不落古今，請師直道。」師曰：「情知汝罔措。」僧欲進語，師曰：「將謂老僧落伊古今？」曰：「如何卽是。」師曰：「魚騰碧漢，階級難飛。」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若是龍形，誰論高下！」僧禮拜，師曰：「苦哉！屈哉！誰人似我。」上堂：「除却日明夜暗，更説甚麼！卽得珍重。」問：「如何是無諍之句？」師曰：「喧天動地。」

中邑洪恩禪師

朗州中邑洪恩禪師，每見僧來，拍口作和和聲。仰山謝戒，師亦拍口作和和聲。仰從西過東，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從東過西，師又拍口作和和聲。仰當中而立，然後謝戒，師曰：「甚麼處得此三昧？」仰曰：「於曹谿印子上脱來。」師曰：「汝道曹谿用此三昧接甚麼人？」仰曰：「接一宿覺。」仰曰：「和尚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於馬大師處得此三昧。」仰問：「如何得見佛性義？」師曰：「我與汝説箇譬喻：如一室有六窗，內有一獼猴，外有獼猴從東邊喚猩猩，猩猩卽應，如是六窗俱喚俱應。」仰山禮謝，起曰：「適蒙和尚譬喻，無不了知。更有一事：秖如內獼猴睡著，外獼猴欲與相見，又且如何？」師下繩牀，執仰山手作舞曰：「猩猩與汝相見了！譬如蟭螟蟲，在蚊子眼睫上作窠，向十字街頭叫云：土曠人稀，相逢者少。」雲居錫云：「中邑當時若不得仰山道一句語，何處有中邑也。」崇壽稠云：「還有人定得此道理麼？若定不得，只是箇弄精魂脚手。佛性義在甚麼處？」玄覺云：「若不是仰山，爭得見中邑？且道甚麼處是仰山得見中邑處。」

泐潭常興禪師

洪州泐潭常興禪師，僧問：「如何是曹谿門下客？」師曰：「南來燕。」曰：「學人不會。」師曰：「養羽候秋風。」問：「如何是宗乘極則事？」師曰：「秋雨草離披。」南泉至，見師面壁，乃拊師背。師問：「汝是阿誰？」曰：「普願。」師曰：「如何？」曰：「也尋常。」師曰：「汝何多事！」

汾州無業國師

汾州無業禪師，商州上洛杜氏子，母李氏聞空中言：「寄居得否？」乃覺有娠。誕生之夕，神光滿室。甫及丱歲，〔一〕行必直視，坐卽跏趺。九歲，依開元寺志本禪師受大乘經，五行俱下，諷誦無遺。十二落髮，二十受具戒於襄州幽律師，習四分律疏，纔終，便能敷演。每爲衆僧講涅槃大部，冬夏無廢。後聞馬大師禪門鼎盛，特往瞻禮。祖覩其狀貌奇偉，語音如鐘，乃曰：「巍巍佛堂，其中無佛。」師禮跪而問曰：「三乘文學，粗窮其旨，常聞禪門『卽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秖未了底心卽是，更無別物。」師曰：「如何是祖師西來密傳心印？」祖曰：「大德正鬧在，且去，別時來。」師纔出，祖召曰：「大德！」師回首。祖曰：「是甚麽？」師便領悟，乃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麽？」雲居錫云：「甚麽處是汾州正鬧。」自得旨後，詣曹溪禮祖塔，及廬嶽天台，徧尋聖迹。後住開元精舍，學者致問，多荅之曰：「莫妄想。」唐憲宗屢召，師

〔一〕甫，原作「俯」，據續藏本改。

皆辭疾不赴。暨穆宗卽位，思一瞻禮，乃命兩街僧錄靈阜等齎詔迎請。至，彼作禮曰：「皇上此度恩旨，不同常時，願和尚且順天心，不可言疾也。」師微笑曰：「貧道何德，累煩世主？且請前行，吾從別道去矣。」乃澡身剃髮，至中夜告弟子惠忻等曰：「汝等見聞覺知之性，與太虛同壽，不生不滅。一切境界，本自空寂，無一法可得。迷者不了，卽爲境惑。一爲境惑，流轉不窮。汝等當知，心性本自有之，非因造作，猶如金剛不可破壞。一切諸法，如影如響，無有實者。經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常了一切空，無一物當情。』是諸佛用心處，汝等勤而行之。」言訖，跏趺而逝。荼毗日，祥雲五色，異香四徹，所獲舍利璨若珠玉。弟子等貯以金缾，葬于石塔。當長慶三年，謚大達國師。

大同廣澄禪師

澧州大同廣澄禪師，僧問：「如何得六根滅去？」師曰：「輪劍擲空，無傷於物。」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共坐不相識。」曰：「恁麼則學人禮謝去也。」師曰：「暗寫愁腸寄與誰！」

鵝湖大義禪師

信州鵝湖大義禪師，衢州須江徐氏子。唐憲宗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論義。有法師問：「如何是四諦？」師曰：「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禪師曰：「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師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祇這一

點，尚不柰何。」師却問諸碩德曰：「行住坐臥，畢竟以何爲道？」有對：「知者是道。」師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乎？」有對：「無分別者是。」師曰：「善能分別諸法相，於第一義而不動，安得無分別是乎？」有對：「四禪八定是。」師曰：「佛身無爲，不墮諸數，安在四禪八定邪？」衆皆杜口。師却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利曰：「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師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

有一僧乞置塔，李翺尚書問曰：「教中不許將屍塔下過，又作麼生？」僧無對。僧却問師，師曰：「他得大闡提。」元和十三年歸寂。謚慧覺禪師。

伊闕自在禪師

伊闕伏牛山自在禪師，吳興李氏子。初依國一禪師，受具後參馬祖發明心地。祖令送書與忠國師。國師曰：「馬大師以何法示徒？」曰：「卽心卽佛。」國師曰：「是甚麼語話！」良久又問曰：「此外更有何言教？」師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師曰：「馬大師卽恁麼，未審和尚此間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曲似刈禾鐮。」師後居伏牛山。上堂曰：「卽心卽佛，是無病求藥句。非心非佛，是藥病對治句。」僧問：「如何是脫灑底句？」師曰：「伏牛山下古今傳。」示滅於隨州開元寺。

興善惟寬禪師

京兆興善寺惟寬禪師，衢州信安祝氏子。年十三，見殺生者，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毗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唐貞元六年，始行化於吳越間。八年至鄱陽山神求受八戒。十三年，止嵩山少林寺。僧問：「如何是道？」師曰：「大好山。」曰：「學人問道，師何言好山？」師曰：「汝秖識好山，何曾達道？」問：「狗子還有佛性否？」師曰：「有。」曰：「和尚還有否？」師曰：「我無。」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和尚因何獨無？」師曰：「我非一切衆生。」曰：「既非衆生，莫是佛否？」師曰：「不是佛。」曰：「究竟是何物？」師曰：「亦不是物。」曰：「可見可思否？」師曰：「思之不及，議之不得，故曰不可思議。」元和四年憲宗詔至闕下，侍郎白居易嘗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湖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卽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曰：「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曰：「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曰：「垢卽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曰：「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邪？」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著，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卽近執著，忘卽落無明。此爲心要云爾。」

僧問：「道在何處？」師曰：「秖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所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卽不見，和尚還見否？」師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汝無我，阿誰

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陞堂說法訖，就化。謚大徹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

鄂州無等禪師，尉氏人也。出家於龔公山，密受心要。出住隨州土門。一日謁州牧王常侍，辭退將出門，牧召曰：「和尚！」師回顧。牧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後住武昌大寂寺。一日大衆晚參，師見人人上來師前道不審，迺謂衆曰：「大衆適來，聲向甚麼處去也？」有一僧豎起指頭。師曰：「珍重。」其僧至來朝上參，師乃轉身面壁而臥，佯作呻吟聲曰：「老僧三兩日來，不多安樂。大德身邊有甚麼藥物，與老僧些。」小僧以手拍淨缾曰：「這箇淨缾甚麼處得來？」師曰：「這箇是老僧底。大德底在甚麼處？」曰：「亦是和尚底，亦是某甲底。」

三角總印禪師

潭州三角山總印禪師，僧問：「如何是三寶？」師曰：「禾、麥、豆。」曰：「學人不會。」師曰：「大衆欣然，奉持上堂。若論此事，貶上眉毛，早已蹉過也。」麻谷便問：「貶上眉毛卽不問，如何是此事？」師曰：「蹉過也。」谷乃掀倒禪牀，師便打。長慶代云：「悄然。」

魯祖寶雲禪師

池州魯祖山寶雲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頭上有寶冠者不是。」曰：「如何卽是？」師曰：

「頭上無寶冠。」洞山來參，禮拜，起，侍立，少頃而出，却再入來。師曰：「秖恁麼，秖恁麼，所以如此。」山曰：「大有人不肯。」師曰：「作麼取汝口辯[一]？」山便禮拜。僧問：「如何是不言言？」師曰：「汝口在甚麼處？」曰：「無口。」師曰：「將甚麼喫飯？」僧無對。洞山代云：「他不飢，喫甚麼飯？」師尋常見僧來，便面壁。南泉聞曰：「我尋常向師僧道，向佛未出世時會取，尚不得一箇半箇。他恁麼驢年去！」玄覺云：「爲復唱和語，不肯語？」保福問長慶：「祇如魯祖，節文在甚麼處？被南泉恁麼道。」長慶云：「退己讓於人，萬中無一箇。」羅山云：「陳老師當時若見，背上與五火抄，何故爲伊解放不解收？」玄沙云：「我當時若見，也與五火抄。」雲居錫云：「羅山、玄沙總恁麼道，爲復一般，別有道理，若擇得出許上座佛法有去處。」玄覺云：「且道玄沙五火抄，打伊著不著。」

芙蓉太毓禪師

常州芙蓉山太毓禪師，金陵范氏子。因行食到龐居士前。士擬接，師乃縮手曰：「生心受施，淨名早訶。去此一機，居士還甘否？」士曰：「當時善現，豈不作家？」師曰：「非關他事。」士曰：「食到口邊，被他奪却。」師乃下食。士曰：「不消一句。」士又問：「馬大師著實爲人處，還分付吾師否？」師曰：「某甲尚未見他，作麼生知他著實處？」士曰：「祇此見知，也無討處。」師曰：「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士曰：「一向言說，師又失宗；若作兩向三向，師還開得口否？」師曰：「直是開口不得。」可謂實也。」士撫掌而出。寶曆中，歸齊雲入滅。謚大寶禪師。

[一]辯，原作「辨」，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紫玉道通禪師

唐州紫玉山道通禪師，廬江何氏子。隨父守官泉南，因而出家。詣建陽，謁馬祖。祖尋遷龔公山，師亦隨之。祖將歸寂，謂師曰：「夫玉石潤山秀麗，益汝道業，遇可居之。」師不曉其言。是秋遊洛，回至唐州，西見一山，四面懸絶，峯巒秀異。因詢鄉人，曰：「紫玉山。」師乃陟山頂，見石方正，瑩然紫色。歎曰：「此其紫玉也，先師之言懸記耳。」遂剪茅構舍而居焉。後學徒四集。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去？」師曰：「汝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曰：「如何出離？」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于頔相公問：「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師曰：「于頔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公失色。師乃指曰：「這箇便是漂墮羅刹鬼國。」公又問：「如何是佛？」師喚「相公」！公應諾。師曰：「更莫別求。」（藥山聞曰：「噫！可惜于家漢生埋向紫玉山中。」公聞，乃謁見藥山。山問曰：「聞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否？」公曰：「不敢。」乃曰：「承聞有語相救，今日特來。」山曰：「有疑但問。」公曰：「如何是佛？」山召于頔，公應諾。山曰：「是甚麼？」公於此有省。）元和八年，弟子金藏參百丈回。師曰：「汝其來矣！此山有主也。」於是囑付訖，策杖徑去襄州，道俗迎之。至七月十五日，無疾而終。

五臺隱峯禪師

五臺山隱峯禪師，邵武軍鄧氏子。（時稱鄧隱峯。）幼若不慧，父母聽其出家。初遊馬祖之門，而未能覩

奧。復來往石頭，雖兩番不捷，語見馬祖章。而後於馬祖言下相契。師問石頭：「如何得合道去？」頭曰：「我亦不合道。」師曰：「畢竟如何？」頭曰：「汝被這箇得多少時邪？」石頭剗草次，師在左側，叉手而立。頭飛剗子，向師前剗一株草。師曰：「和尚祇剗得這箇，不剗得那箇。」頭提起剗子，師接得，便作剗草勢。頭曰：「汝祇剗得那箇，不解剗得這箇。」師無對。洞山云：「還有堆阜麼？」

師一日推車次，馬祖展脚在路上坐。師曰：「請師收足。」祖曰：「已展不縮。」師曰：「已進不退。」乃推車碾損祖脚。祖歸法堂，執斧子曰：「適來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師便出於祖前，引頸，祖乃置斧。師到南泉，覩衆僧參次，泉指淨瓶曰：「銅瓶是境。瓶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師拈起淨瓶，向泉面前瀉，泉便休。師後到溈山，便入堂於上板頭解放衣鉢。溈聞師叔到，先具威儀，下堂內相看。師見來，便作卧勢。溈便歸方丈，師乃發去。少間，溈山問侍者：「師叔在否？」曰：「已去。」溈曰：「去時有甚麼語？」曰：「無語。」溈曰：「莫道無語，其聲如雷。」

師冬居衡嶽，夏止清涼。唐元和中荐登五臺，路出淮西，屬吳元濟阻兵，違拒王命，官軍與賊軍交鋒，未決勝負。師曰：「吾當去解其患。」乃擲錫空中，飛身而過。兩軍將士仰觀，事符預夢，鬭心頓息。師既顯神異，慮成惑衆，遂入五臺。於金剛窟前將示滅，先問衆曰：「諸方遷化，坐去卧去，吾嘗見之，還有立化也無？」曰：「有。」師曰：「還有倒立者否？」曰：「未嘗見有。」師乃倒立而化，亭亭然其衣順體。時衆議舁就茶毗，屹然不動，遠近瞻覩，驚歎無已。師有妹爲尼，時亦在彼，乃拊而咄曰：「老兄，疇昔不循法律，死更熒惑於人？」於是以手推之，僨然而踣，遂就闍維，收舍利建塔。

石霜大善禪師

潭州石霜（一作瀧）。大善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春日雞鳴。」曰：「學人不會。」師曰：「中秋犬吠。」上堂：「大衆出來出來，老漢有箇法要，百年後不累汝。」衆曰：「便請和尚說。」師曰：「不消一堆火。」

龜洋無了禪師

泉州龜洋無了禪師，本郡沈氏子。年七歲，父攜入白重院，視之如家，因而捨愛。至十八，剃度受具於靈巖寺。後參大寂，了達祖乘，卽還本院之北，樵采路絕。師一日策杖披榛而行，遇六眸巨龜，斯須而失。乃庵此峯，因號龜洋。一日，有虎逐鹿入庵，師以杖格虎，遂存鹿命。洎將示化，乃述偈曰：「八十年來辨西東，如今不要白頭翁。非長非短非大小，還與諸人性相同。無來無去兼無住，了却本來自性空。」偈畢，儼然告寂。瘞于正堂垂二十載，爲山泉淹沒，門人發塔，見全身水中而浮。閩王聞之，遣使舁入府庭供養。忽臭氣遠聞，王焚香祝之曰：「可還龜洋舊址建塔。」言訖，異香普熏，傾城瞻禮。本道奏謚真寂大師，塔曰靈覺。後弟子慧忠葬于塔左。今龜洋二真身存焉。忠得法於草庵義和尚。

西園曇藏禪師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於大寂，後謁石頭，瑩然明徹。出住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問：「何不使沙彌？」師撫掌三下。僧舉似曹山。山云：「一等是拍手撫掌，就中西園奇怪，俱胝一指頭禪，蓋爲承當處不諦當。」僧却問曹山：「西園撫掌，豈不是奴兒婢子邊事？」山云：「是。」云：「向上更有事也無？」山云：「有。」云：「如何是向上事？」山叱云：「這奴兒婢子。」師養一犬，常夜經行時，其犬銜師衣，師卽歸方丈。又常於門側伏守，忽一夜頻吠，奮身作猛噬之勢。詰旦，東厨有一大蟒，長數丈，張口呀氣，毒燄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寃親一揆。」言訖，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犬亦銜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楊岐甄叔禪師

袁州楊岐山甄叔禪師，上堂：「羣靈一源，假名爲佛。體竭形銷而不滅，金流朴散而常存。性海無風，金波自涌。心靈絕兆，萬象齊照。體斯理者，不言而徧歷沙界，不用而功益玄化。如何背覺，反合塵勞？於陰界中，妄自囚執。」禪月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呈起數珠，月罔措。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某甲參見石頭來。」曰：「見石頭得何意旨？」師指庭前鹿曰：「會麼？」曰：「不會。」師曰：

「渠儂得自由。」唐元和十五年歸寂，茶毗獲舍利七百粒，於東峯下建塔。

馬頭神藏禪師

磁州馬頭峯神藏禪師，上堂：「知而無知，不是無知，而說無知。」便下座。南泉云：「恁麼依師道，妙道得一半[一]。」黄檗云：「不是南泉駁他，要圓前話。」

華林善覺禪師

潭州華林善覺禪師，常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尚念觀音，是否？」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出頭騎甚麼？」山無對。僧參，方展坐具。師曰：「緩緩！」曰：「和尚見甚麼？」師曰：「可惜許！磕破鐘樓。」其僧從此悟入。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客。」裴曰：「在甚麼處？」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覩之驚悸。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問曰：「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水塘和尚

汀州水塘和尚，問歸宗：「甚處人？」宗曰：「陳州人。」師曰：「年多少？」宗曰：「二十二。」師曰：「闍黎

[一]妙，續藏本作「始」。

未生時，老僧去來。」宗曰：「和尚幾時生？」師竪起拂子。宗曰：「這箇豈有生邪？」師曰：「會得卽無生。」曰：「未會在。」師無語。

濛谿和尚

濛谿和尚，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良久。僧便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某甲終不敢無慙愧。」師曰：「汝却信得。」及問：「本分事如何體悉？」師曰：「汝何不問？」曰：「請師荅話。」師曰：「汝却問得好！」僧大笑而出。師曰：「秖有這僧靈利。」有僧從外來，師便喝。僧曰：「好箇來由！」師曰：「猶要棒在。」僧珍重便出。師曰：「得能自在。」

佛嶴和尚

溫州佛嶴和尚，尋常見人來，以拄杖卓地曰：「前佛也恁麼，後佛也恁麼。」問：「正恁麼時作麼生？」師畫一圓相。僧作女人拜，師便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賊也！賊也！」問：「如何是異類？」師敲椀曰：「花奴花奴喫飯來！」

烏臼和尚

烏臼和尚，玄、紹二上座參，師乃問：「二禪客發足甚麼處？」玄曰：「江西。」師便打。玄曰：「久知和

尚有此機要。」師曰：「汝既不會，後面箇師僧祇對看。」紹擬近前，師便打。曰：「信知同坑無異土。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定州。」師曰：「定州法道何似這裏？」曰：「不別。」師曰：「若不別，更轉彼中去。」便打。僧曰：「棒頭有眼，不得草草打人。」師曰：「今日打著一箇也。」又打三下。僧便出去。師曰：「屈棒元來有人喫在。」曰：「争奈杓柄在和尚手裏。」師曰：「汝若要，山僧回與汝。」僧近前奪棒，打師三下。師曰：「屈棒！屈棒！」曰：「有人喫在。」師曰：「草草打著箇漢。」僧禮拜。師曰：「却與麽去也。」僧大笑而出。師曰：「消得恁麽，消得恁麽。」

古寺和尚

古寺和尚，丹霞來參，經宿。明旦粥熟，行者祇盛一鉢與師，又盛一椀自喫，殊不顧丹霞。霞亦自盛粥喫。者曰：「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霞問：「師何不教訓行者，得恁麽無禮？」師曰：「淨地上不要點污人家男女。」霞曰：「幾不問過這老漢！」

石臼和尚

石臼和尚，初參馬祖。祖問：「甚麽處來？」師曰：「烏臼來。」祖曰：「烏臼近日有何言句？」師曰：「幾人於此茫然。」祖曰：「茫然且置，悄然一句作麽生？」師乃近前三步。祖曰：「我有七棒寄打烏臼，你還甘否？」師曰：「和尚先喫，某甲後甘。」

本谿和尚

本谿和尚，因龐居士問：「丹霞打侍者，意在何所？」師曰：「大老翁見人長短在。」士曰：「爲我與師同參，方敢借問。」師曰：「若恁麼從頭舉來，共你商量。」士曰：「大老翁不可共你説人是非。」師曰：「念翁年老。」士曰：「罪過！罪過！」

石林和尚

石林和尚見龐居士來，乃竪起拂子曰：「不落丹霞機，試道一句子。」士奪却拂子，却自竪起拳。師曰：「正是丹霞機。」士曰：「與我不落看。」師曰：「丹霞患瘂，龐公患聾。」士曰：「恰是。」師無語。士曰：「向道偶爾。」又一日問士：「某甲有箇借問，居士莫惜言語。」士曰：「便請舉來！」師曰：「元來惜言語。」士曰：「這箇問訊，不覺落他便宜。」師乃掩耳。士曰：「作家，作家！」

西山亮座主

亮座主，蜀人也。頗講經論，因參馬祖。祖問：「見説座主大講得經論，是否？」師曰：「不敢！」祖曰：「將甚麼講？」師曰：「將心講。」祖曰：「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爭解講得！」師抗聲曰：「心既講不得，虛空莫講得麼？」祖曰：「却是虛空講得。」師不肯，便出。將下堦，祖召曰：「座主！」師回首。祖曰：「是甚

麽？」師豁然大悟。便禮拜。祖曰：「這鈍根阿師，禮拜作麽？」師曰：「某甲所講經論，將謂無人及得，今日被大師一問，平生功業，一時冰釋。」禮謝而退，乃隱于洪州西山，更無消息。

黑眼和尚

黑眼和尚，僧問：「如何是不出世師？」師曰：「善財拄杖子。」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十年賣炭漢，不知秤畔星。」

米嶺和尚

米嶺和尚，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挂雲霞色。」師將示滅，遺偈曰：「祖祖不思議，不許常住世。大衆審思惟，畢竟祇這是。」言訖而寂。

齊峰和尚

齊峰和尚，龐居士來，師曰：「俗人頻頻入僧院，討箇甚麽？」士回顧兩邊曰：「誰恁麽道？」師乃咄之。士曰：「在這裏。」師曰：「莫是當陽道麽？」士曰：「背後底聻。」師回首。曰：「看！看！」士曰：「草賊大敗。」士却問：「此去峯頂有幾里？」師曰：「甚麽處去來？」士曰：「可謂峻硬，不得問著。」師曰：「是多少？」士曰：「一二三。」師曰：「四五六。」士曰：「何不道七？」師曰：「纔道七，便有八。」士曰：「住得也。」師曰：「一任添

取。」士喝便出去。師隨後亦喝。

大陽和尚

大陽和尚，因伊禪師相見，乃問伊禪：「近日有一般知識，向目前指教人了，取目前事作這箇，爲人還會文彩未兆時也無？」曰：「擬向這裏致一問，不知可否？」師曰：「荅汝已了，莫道可否。」曰：「還識得目前也未？」師曰：「若是目前，作麽生識？」曰：「要且遭人檢點。」師曰：「誰？」曰：「某甲。」師便喝，伊退步而立。師曰：「汝祇解瞻前，不解顧後。」曰：「雪上更加霜。」師曰：「彼此無便宜。」

紅螺和尚

幽州紅螺山和尚，有頌示門人曰：「紅螺山子近邊夷，度得之流半是奚。共語問醻都不會，可憐祇解那斯祁。」

百靈和尚

百靈和尚，一日與龐居士路次相逢。問曰：「南嶽得力句，還曾舉向人也無？」士曰：「曾舉來。」師曰：「舉向甚麽人？」士以手自指曰：「龐公。」師曰：「直是妙德，空生也讚歎不及。」士却問：「阿師得力句，是誰得知？」師戴笠子便行。士曰：「善爲道路！」師更不回首。

金牛和尚

鎮州金牛和尚，每自做飯，供養衆僧。至齋時，舁飯桶到堂前作舞，呵呵大笑曰：「菩薩子，喫飯來！」僧問長慶：「古人撫掌喚僧喫飯，意旨如何？」慶云：「大似因齋慶讚。」僧問大光：「未審慶讚箇甚麽？」光作舞。僧禮拜。光云：「這野狐精。」東禪齊云：「古人自出手作飯，舞了喚人來喫，意作麽生？還會麽？祇如長慶與大光，是明古人意，別爲他分析。今問上座，每日持鉢掌盂時，迎來送去時，爲當與古人一般，別有道理？若道別，且作麽生得別來？若一般，恰到他舞，又被喚作野狐精。有會處麽？若未會，行脚眼在甚麽處？」

黑澗和尚

洛京黑澗和尚，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截耳卧街。」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乃換手槌胸。

利山和尚

利山和尚，僧問：「衆色歸空，空歸何所？」師曰：「舌頭不出口。」曰：「爲甚麽不出口？」師曰：「内外一如故。」問：「不歷僧祇獲法身，請師直指。」師曰：「子承父業。」曰：「如何領會？」師曰：「貶剥不施。」曰：「恁麽則大衆有賴去也。」師曰：「大衆且置，作麽生是法身？」僧無對。師曰：「汝問，我與汝道。」僧問：「如

何是法身？」師曰：「空華陽焰。」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見如何。」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秖爲如此。」

乳源和尚

韶州乳源和尚，上堂：「西來的的意不妨，難道衆中莫有道得者？出來試道看。」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曰：「是甚麼時節，出頭來！」便歸方丈。僧舉似長慶。慶云：「不妨，不妨。」資福代云：「爲和尚不惜身命。」仰山作沙彌時，念經聲高，師咄曰：「這沙彌念經恰似哭。」曰：「慧寂秖恁麼，未審和尚如何？」師乃顧視。仰曰：「若恁麼，與哭何異？」師便休。

松山和尚

松山和尚同龐居士喫茶。士舉橐子曰：「人人盡有分，爲甚麼道不得？」師曰：「秖爲人人盡有，所以道不得。」士曰：「阿兄爲甚麼却道得？」師曰：「不可無言也。」士曰：「灼然！灼然！」師便喫茶。士曰：「阿兄喫茶，爲甚麼不揖客？」師曰：「誰？」士曰：「龐公。」師曰：「何須更揖。」後丹霞聞，乃曰：「若不是松山，幾被箇老翁惑亂一上。」士聞之，乃令人傳語霞曰：「何不會取未舉橐子時？」

則川和尚

師曰：「還記得見石頭時道理否？」士曰：「猶得阿師重舉在。」師曰：「情知久參事慢。」士曰：「阿師老耄，不啻龐公。」師曰：「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曰：「龐公鮮健，且勝阿師。」師曰：「不是勝我，祇欠汝箇幞頭。」士拈下幞頭曰：「恰與師相似。」師大笑而已。師摘茶次，士曰：「法界不容身，師還見我否？」師曰：「不是老師洎荅公話。」士曰：「有問有荅，蓋是尋常。」師乃摘茶不聽。士曰：「莫恠適來容易借問。」師亦不顧。士喝曰：「這無禮儀老漢，待我一一舉向明眼人。」師乃拋却茶籃，便歸方丈。

則川和尚，蜀人也。龐居士相看次，

打地和尚

忻州打地和尚，自江西領旨，常晦其名。凡學者致問，唯以棒打地示之。時謂之打地和尚。一日被僧藏却棒然後致問，師但張其口。僧問門人曰：「秖如和尚每日有人問便打地，意旨如何？」門人即於竈內取柴一片，擲在釜中。

秀溪和尚

潭州秀溪和尚，谷山問：「聲色純真，如何是道？」師曰：「亂道作麽？」山却從東過西立。師曰：「若不恁麽，即禍事也。」山又從西過東立。師乃下禪牀，方行兩步，被谷山捉住。曰：「聲色純真，事作麽生？」師便打一掌。山曰：「三十年後，要箇人下茶也無在。」師曰：「要谷山這漢作甚麽？」山呵呵大笑。

椑樹和尚

江西椑樹和尚，卧次，道吾近前，牽被覆之。師曰：「作麽？」吾曰：「蓋覆。」師曰：「卧底是，坐底是？」吾曰：「不在這兩處。」師曰：「争奈蓋覆何？」吾曰：「莫亂道。」師向火次，吾問：「作麽？」師曰：「和合。」吾曰：「恁麽即當頭脱去也。」師曰：「隔闊來多少時邪？」吾便拂袖而去。吾一日從外歸，師問：「甚麽處去來？」吾曰：「親近來。」師曰：「用簸這兩片皮作麽？」吾曰：「借。」師曰：「他有從汝借，無作麽生？」吾曰：「秖爲有，所以借。」

草堂和尚

京兆草堂和尚，自罷參大寂，至海昌和尚處。昌問：「甚麽處來？」師曰：「道場來。」昌曰：「這裏是甚麽處？」師曰：「賊不打貧人家。」僧問：「未有一法時，此身在甚麽處？」師作一圓相，於中書「身」字。

洞安和尚

洞安和尚，有僧辭，師曰：「甚麽處去？」曰：「本無所去。」師曰：「善爲闍黎。」曰：「不敢。」師曰：「到諸方，分明舉似。」僧侍立次，師問：「今日是幾？」曰：「不知。」師曰：「我却記得。」曰：「今日是幾？」師曰：「今日昏晦。」

興平和尚

京兆興平和尚，洞山來禮拜。師曰：「莫禮老朽。」山曰：「禮非老朽。」師曰：「非老朽者不受禮。」山曰：「他亦不止。」洞山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卽汝心是。」山曰：「雖然如此，猶是某甲疑處。」師曰：「若恁麼，卽問取木人去。」山曰：「某甲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師曰：「汝試道看。」山曰：「不是某甲。」山辭，師曰：「甚麼處去？」山曰：「沿流無定止。」師曰：「法身沿流，報身沿流？」山曰：「揔不作此解。」師乃拊掌。保福云：「洞山自是一家。」乃別云：「覓得幾人。」

逍遥和尚

逍遥和尚，鹿西和尚問：「念念攀緣，心心永寂。」師曰：「昨晚也有人恁麼道。」西曰：「道箇甚麼？」師曰：「不知。」西曰：「請和尚說。」師以拂子驀口打，西拂袖便出。師召衆曰：「頂門上著眼。」

福谿和尚

福谿和尚，僧問：「古鏡無瑕時如何？」師良久。僧曰：「師意如何？」師曰：「山僧耳背。」僧再問，師曰：「猶較些子。」問：「如何是自己？」師曰：「你問甚麼？」曰：「豈無方便？」師曰：「你適來問甚麼？」曰：「得恁麼顚倒！」師曰：「今日合喫山僧手裏棒。」問：「緣散歸空，空歸何所？」師乃召僧，僧應諾。師曰：「空在

何處？」曰：「却請和尚道。」師曰：「波斯喫胡椒。」

水潦和尚

洪州水潦和尚，初參馬祖。問曰：「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祖曰：「禮拜著！」師纔禮拜，祖乃當胸蹋倒。師大悟，起來拊掌呵呵大笑曰：「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無量妙義，秖向一毫頭上，識得根源去。」禮謝而退。住後，每告衆曰：「自從一喫馬師蹋，直至如今笑不休。」有僧作一圓相，以手撮向師身上。師乃三撥，亦作一圓相，却指其僧。僧便禮拜。師打曰：「這虛頭漢！」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動則影現，覺則冰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拊掌呵呵大笑。凡接機，大約如此。

浮盃和尚

浮盃和尚，凌行婆來禮拜，師與坐喫茶。婆乃問：「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一]？」師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着。」師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斂手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師無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爲人即禍生。」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後聞笑曰：「王老師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逢見行婆，便問：「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乃哭曰：「可悲可痛！」一罔措。婆曰：「會麽？」一合掌而立。婆曰：「伎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

[一]句，原作「旬」，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州曰：「我若見這臭老婆，問教口瘂。」一曰：「未審和尚怎生問他？」州便打。一曰：「爲甚麽却打某甲？」州曰：「似這伎死漢不打，更待幾時？」連打數棒。婆聞，却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後僧舉似趙州，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此語，合掌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如何是趙州眼？」婆乃竪起拳頭。僧回，舉似趙州。州作偈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荅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

龍山和尚

潭州龍山和尚，亦云隱山。問僧：「甚麽處來？」曰：「老宿處來。」師曰：「老宿有何言句？」曰：「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師曰：「恁麽則蠅子放卵。」僧禮拜，師便打。洞山與密師伯經由，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撥草溪行，五七里間，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闍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邪？」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爲甚麽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鬪入海，直至于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長年不出户。」曰：「賓主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主相見，有何言說？」師曰：「清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辨我，

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爲隱山和尚。

龐蘊居士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爲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别，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没張乖。朱紫誰爲號，北山絶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説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雪曰：「好雪！片片不落别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閻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説如瘂。」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座主！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主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向。」主曰：「秖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荅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絶一纖塵，我聞并信受，總是假名陳。」主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讎，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照，常鬻

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卽此，五蘊有眞智。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照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照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漉籬，下橋喫撲，靈照見，亦去爺邊倒。士曰：「你作甚麼？」照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照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照遽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照卽登父座，合掌坐亡。士笑曰：「我女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頔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愼勿實諸所無。好住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傷悼。謂禪門龐居士，卽毗耶淨名矣。有詩偈三百餘篇傳於世。

五燈會元卷第四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黃檗希運禪師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冲澹。後遊天台逢一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卽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歎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師後遊京師，因人啓發，乃往參百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爲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爲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

丈一日問師：「甚麽處去來？」曰：「大雄山下采菌子來。」丈曰：「還見大蟲麽？」師便作虎聲。丈拈斧

作斫勢。師卽打丈一摑。丈吟吟而笑，便歸。上堂曰：「大雄山下有一大蟲，汝等諸人也須好看。百丈老漢今日親遭一口。」師在南泉普請擇菜次。泉問：「甚麼處去？」曰：「擇菜去。」泉曰：「將甚麼擇？」師豎起刀，泉曰：「祇解作賓，不解作主。」師以刀點三下。泉曰：「大家擇菜去。」泉一日曰：「老僧有牧牛歌，請長老和。」師曰：「某甲自有師在。」師辭南泉，泉門送，提起師笠曰：「長老身材沒量，大笠子大小生？」師曰：「雖然如此，大千世界總在裏許。」泉曰：「王老師聻！」師戴笠便行。

師在鹽官殿上禮佛次，時唐宣宗爲沙彌，問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長老禮拜，當何所求？」師曰：「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事。」彌曰：「用禮何爲？」師便掌。彌曰：「太麁生！」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麁說細。」隨後又掌。

裴相國鎭宛陵，建大禪苑，請師說法。以師酷愛舊山，還以黃檗名之。公一日拓一尊佛於師前，跪曰：「請師安名。」師召曰：「裴休。」公應諾。師曰：「與汝安名竟。」公禮拜。

師因有六人新到，五人作禮，中一人提起坐具，作一圓相。師曰：「我聞有一隻獵犬甚惡。」僧曰：「尋羺羊聲來。」師曰：「羺羊無聲到汝尋。」曰：「尋羺羊跡來。」師曰：「羺羊無跡到汝尋。」曰：「尋羺羊蹤來。」師曰：「羺羊無蹤到汝尋。」曰：「與麼則死羺羊也。」師便休去。明日陞堂曰：「昨日尋羺羊僧出來！」僧便出。師曰：「昨日公案未了，老僧休去。你作麼生？」僧無語。師曰：「將謂是本色衲僧，元來秖是義學沙門。」便打趁出。

師一日捏拳曰：「天下老和尚，總在這裏。我若放一線道，從汝七縱八橫；若不放過，不消一捏。」僧

問：「放一線道時如何？」師曰：「七縱八橫。」曰：「不放過，不消一捏時如何？」師曰：「普。」裴相國一日請師至郡，以所解一編示師。師接置於座，略不披閱。良久曰：「會麼？」裴曰：「未測。」師曰：「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贈詩一章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因。擬欲事師爲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黃檗門風，盛于江表矣。

一日上堂，大衆雲集。乃曰：「汝等諸人欲何所求？」以拄杖趁之，大衆不散。師却復坐曰：「汝等諸人盡是噇酒糟漢。恁麼行脚，取笑於人。但見八百一千人處便去，不可圖他熱鬧也。老漢行脚時，或遇草根下有一箇漢，便從頂門上一錐。看他若知痛痒，可以布袋盛米供養他。可中總似汝如此容易，何處更有今日事也。汝等既稱行脚，亦須著些精神好。還知道大唐國內無禪師麼？」時有僧問：「諸方尊宿盡聚衆開化，爲甚麼却道無禪師？」師曰：「不道無禪，祇是無師。闍黎不見馬大師下有八十四人坐道場，得馬師正法眼者止三兩人。廬山歸宗和尚是其一。夫出家人，須知有從上來事分始得。且如四祖下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有此眼目，方辨得邪正。宗黨且當人事，宜不能體會得。但知學言語念，向皮袋裏安著，到處稱我會禪，還替得汝生死麼？輕忽老宿，入地獄如箭。我纔見汝入門來，便識得了也。還知麼？急須努力，莫容易事，持片衣口食，空過一生。明眼人笑汝，久後總被俗漢筭將去在。宜自看遠近，是阿誰面上事。若會卽便會，若不會卽散去。珍重！」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便打。自餘施設，皆被上機。中下之流，莫窺涯涘。唐大中年終於本山，謚斷際禪師。

長慶大安禪師

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郡之陳氏子。受業於黃檗山，習律乘。嘗自念言：「我雖勤苦，而未聞玄極之理。」乃孤錫遊方，將往洪井，路出上元。逢一老父謂師曰：「師往南昌，當有所得。」師卽造百丈，禮而問曰：「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卽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師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師曰：「未審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師自玆領旨，更不馳求。

同參祐禪師，創居潙山。師躬耕助道。及祐歸寂，衆請接踵住持。上堂：「汝諸人總來就安，求覓甚麽？若欲作佛，汝自是佛。擔佛傍家走，如渴鹿趁陽燄相似，何時得相應去！汝欲作佛，但無許多顚倒攀緣、妄想惡覺、垢淨衆生之心，便是初心正覺佛，更向何處別討所以安？在潙山三十來年，喫潙山飯，屙潙山屎，不學潙山禪，秖看一頭水牯牛，若落路入草，便把鼻孔拽轉來，纔犯人苗稼，卽鞭撻。調伏既久，可憐生受人言語，如今變作箇露地白牛，常在面前，終日露逈逈地，趁亦不去。汝諸人各自有無價大寶，從眼門放光，照見山河大地，耳門放光，領采一切善惡音響。如是六門，晝夜常放光明，亦名放光三昧。汝自不識取，影在四大身中，內外扶持，不教傾側。如人負重擔，從獨木橋上過，亦不教失脚。且道是甚麽物任持，便得如是。且無絲髮可見，豈不見誌公和尚云：『內外追尋覓總無，境上施爲渾大有。』珍重！」僧問：「一切施爲是法身用，如何是法身？」師曰：「一切施爲是法身用。」曰：「離却

五蘊，如何是本來身？」師曰：「地水火風，受想行識。」曰：「這箇是五蘊？」師曰：「這箇異五蘊。」問：「此陰已謝，彼陰未生時如何？」師曰：「此陰未謝，那箇是大德？」曰：「不會。」師曰：「若會此陰，便明彼陰。」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曰：「汝用得但用。」僧乃脫膊，遶師三匝。師曰：「向上事何不道取？」僧擬開口，師便打。曰：「這野孤精出去！」

有僧上法堂，顧視東西，不見師。乃曰：「好箇法堂，祇是無人。」師從門裏出，曰：「作麼？」僧無對。雪峯因入山采得一枝木，其形似蛇，於背上題曰：「本自天然，不假雕琢。」寄與師。師曰：「本色住山人，且無刀斧痕。」僧問：「佛在何處？」師曰：「不離心。」又問：「雙峯上人，有何所得？」師曰：「法無所得。設有所得，得本無得。」問：「黃巢軍來，和尚向甚麼處回避？」師曰：「五蘊山中。」曰：「忽被他捉著時如何？」師曰：「惱亂將軍。」師大化閩城。唐中和三年歸黃檗示寂。塔于楞伽山，謚圓智禪師。

大慈寰中禪師

杭州大慈山寰中禪師，蒲坂盧氏子。頂骨圓聳，其聲如鐘。少丁母憂，廬于墓所。服闋思報罔極，乃於并州童子寺出家，嵩嶽登戒，習諸律學。後參百丈，受心印。辭往南嶽常樂寺，結茅于山頂。一日，南泉至。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蒼天！蒼天！」泉曰：「蒼天且置，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會即便會，莫切切。」泉拂袖而去。後住大慈，上堂：「山僧不解答話，秖能識病。」時有僧出，師便歸方丈。

法眼云：「衆中喚作病在目前，不識。」玄覺曰：「且道大慈識病不識病，此僧出來是病不是病？若言是病，每日行住不可總是病；若言

不是病，出來又作麽生？」

趙州問：「般若以何爲體？」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大笑而出。明日，州掃地次，師曰：「般若以何爲體？」州置帚，拊掌大笑，師便歸方丈。僧辭，師問：「甚麽處去？」曰：「江西去。」師曰：「我勞汝一段事得否？」曰：「和尚有甚麽事？」師曰：「將取老僧去得麽？」曰：「更有過於和尚者，亦不能將去。」師便休。僧後舉似洞山，山曰：「闍黎爭合恁麽道。」曰：「和尚作麽生？」山曰：「得。」法眼別云：「和尚若去，某甲提笠子。」山又問其僧：「大慈別有甚麽言句？」曰：「有時示衆曰：『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山曰：「我不恁麽道。」曰：「和尚作麽生？」山曰：「說取行不得底，行取說不得底。」雲居云：「行時無說路，說時無行路。不說不行時，合行甚麽路？」洛浦云：「行說俱到，卽本分事無；行說俱不到，卽本分事在。」後屬武宗廢教，師短褐隱居。大中歲重剃染，大揚宗旨。咸通三年不疾而逝。僖宗謚性空大師。

平田普岸禪師

天台平田普岸禪師，洪州人也。於百丈門下得旨。後聞天台勝槩，聖賢間出，思欲高蹈方外，遠追遐躅，乃結茅薙草，宴寂林下。日居月諸，爲四衆所知。創平田禪院居之。上堂：「神光不昧，萬古徽猷。入此門來，莫存知解。」便下座。僧參，師打一拄杖。其僧近前把住拄杖。師曰：「老僧適來造次。」僧却打師一拄杖。師曰：「作家！作家！」僧禮拜。師把住曰：「是闍黎造次。」僧大笑。師曰：「這箇師僧今日大敗也。」臨濟訪師，到路口先逢一嫂在田使牛。濟問嫂：「平田路向甚麽處去？」嫂打牛一棒曰：

「這畜生到處走，到此路也不識。」濟又曰：「我問你平田路向甚麽處去？」嫂曰：「這畜生五歲尚使不得。」濟心語曰：「欲觀前人，先觀所使，便有抽釘拔楔之意。」及見師，師問：「你還曾見我嫂也未？」濟曰：「已收下了也。」師遂問：「近離甚處？」濟曰：「江西黄檗。」師曰：「情知你見作家來。」濟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已相見了也。」濟曰：「賓主之禮，合施三拜。」師曰：「既是賓主之禮，禮拜著。」有偈示衆曰：「大道虚曠，常一真心。善惡莫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于本院，遺塔存焉。

五峰常觀禪師

瑞州五峯常觀禪師，僧問：「如何是五峯境？」師曰：「險。」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塞。」僧辭，師曰：「甚麽處去？」曰：「臺山去。」師竪起一指曰：[一]「若見文殊了，却來這裏與汝相見。」僧無語。師問：「僧甚麽處來？」曰：「莊上來。」師曰：「汝還見牛麽？」曰：「見。」師曰：「見左角，見右角？」僧無語。師代曰：「見無左右。」仰山別云：「還辨左右麽？」又僧辭，師曰：「汝諸方去，莫謗老僧在這裏。」曰：「某甲不道和尚在這裏。」師曰：「汝道老僧在甚麽處？」僧竪起一指。師曰：「早是謗老僧也。」

石霜性空禪師

潭州石霜山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

[一]清藏本、續藏本均無「起」字。

卽答汝西來意。」僧曰：「近日湖南暢和尚出世，亦爲人東語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死屍著。沙彌卽仰山。山後問耽源：「如何出得井中人？」源曰：「咄！癡漢，誰在井中？」山復問潙山。潙召慧寂，山應諾。潙曰：「出也。」山住後，常擧前語謂衆曰：「我在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

古靈神贊禪師

福州古靈神贊禪師，本州大中寺受業，後行脚遇百丈開悟，却回受業。本師問曰：「汝離吾在外，得何事業？」曰：「並無事業。」遂遣執役。一日，因澡身命師去垢，師乃拊背曰：「好所佛堂而佛不聖。」本師回首視之，師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本師又一日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師覩之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遂有偈曰：「空門不肯出，投窗也大癡。百年鑽故紙，何日出頭時？」本師置經，問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後見汝發言異常。」師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箇歇處。今欲報慈德耳。」本師於是告衆致齋，請師說法。師乃登座，擧唱百丈門風曰：「靈光獨耀，迥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成。但離妄緣，卽如如佛。」本師於言下感悟曰：「何期垂老得聞極則事。」師後住古靈，聚徒數載。臨遷化，剃浴聲鐘告衆曰：「汝等諸人，還識無聲三昧否？」衆曰：「不識。」師曰：「汝等靜聽，莫別思惟。」衆皆側聆。師儼然順寂，塔存本山。

和安寺通禪師

廣州和安寺通禪師，婺州雙林寺受業。自幼寡言，時人謂之不語通。因禮佛次，有禪者問：「座主

禮底是甚麼?」師曰:「是佛。」禪者乃指像曰:「這箇是何物?」師無對。至夜,具威儀禮問:「今日所問,某甲未知意旨如何?」禪者曰:「座主幾夏邪?」師曰:「十夏。」禪者曰:「還曾出家也未?」師轉茫然。禪者曰:「若也不會,百夏奚爲?」乃命同參馬祖。及至江西,祖已圓寂。遂謁百丈,頓釋疑情。有人問師:「是禪師否?」師曰:「貧道不曾學禪。」師良久,召其人,其人應諾。師指椶櫚樹子,其人無對。師一日召仰山將牀子來。山將到,師曰:「却送本處着。」山從之。師召:「慧寂!」山應諾。師曰:「牀子那邊是甚麼物?」山曰:「枕子。」師曰:「枕子這邊是甚麼物?」山曰:「無物。」師復召:「慧寂!」山應諾。師曰:「是甚麼?」山無對。師曰:「去!」

龍雲臺禪師

江州龍雲臺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昨夜欄中失却牛。」

衛國院道禪師

京兆衛國院道禪師,新到參,師問:「何方來?」曰:「河南來。」師曰:「黄河清也未?」僧無對。(溈山代云:「小小狐兒,要過但過,用疑作甚麼。」)師不安,不見客。有人來謁。乃曰:「久聆和尚道德,忽承法體違和[一],略請和尚相見。」師將鉢鐼盛鉢榰,令侍者擎出呈之。其人無對。

[一]違,原誤作「逼」,今改。

鎮州萬歲和尚

鎮州萬歲和尚，僧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序品第一。」歸宗柔別云：「禮拜了去。」

東山慧禪師

洪州東山慧禪師遊山，見一巖。僧問：「此巖還有主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麽人？」師曰：「三家村裏覓甚麽？」曰：「如何是巖中主？」師曰：「汝還氣急麽？」小師行脚回，師問：「汝離吾在外多少時邪？」曰：「十年。」師曰：「不用指東指西，直道將來。」曰：「對和尚不敢謾語。」師喝曰：「這打野榸漢。」師同大于、南用到茶堂，有僧近前不審。用曰：「我既不納汝，汝亦不見我。不審阿誰？」僧無語。師曰：「不得平白地恁麽問伊。」用曰：「大于亦無語那。」于把定其僧曰：「是你恁麽累我亦然。」便打一摑。用大笑曰：「朗月與青天。」大于侍者到，師問：「金剛正定，一切皆然。秋去冬來，且作麽生？」者曰：「不妨和尚借問。」師曰：「即今即得，去後作麽生？」者曰：「誰敢問著某甲？」師曰：「大于還得麽？」者曰：「猶要別人點檢在。」師曰：「輔弼宗師，不廢光彩。」侍者禮拜。

清田和尚

清田和尚與瑫上座煎茶次，師敲繩牀三下，瑫亦敲三下。師曰：「老僧敲，有箇善巧。上座敲，有何

道理？」瑫曰：「某甲敲，有箇方便。和尚敲作麽生？」師舉起盞子，瑫曰：「善知識眼應須恁麽。」茶罷，瑫却問：「和尚適來舉起盞子，意作麽生？」師曰：「不可更別有也。」

百丈涅槃和尚

百丈山涅槃和尚，一日謂衆曰：「汝等與我開田，我與汝說大義。」衆開田了，歸請說大義。師乃展兩手，衆罔措。洪覺範林間錄云：「百丈第二代法正禪師，大智之高弟。其先嘗誦涅槃經，不言姓名，時呼爲涅槃和尚。住成法席，師功最多，使衆開田，方說大義者，乃師也。」黃檗，古靈諸大士皆推尊之，唐文人黃武翊撰其碑甚詳。柳公權書，妙絶今古。而傳燈所載百丈惟政禪師，又係於馬祖法嗣之列，悞矣。及觀正宗記，則有惟政、法正。然百丈第代，可數明教。但皆見其名不能辨而俱存也，今當以柳碑爲正。

南泉願禪師法嗣

趙州從諗禪師

趙州觀音院亦曰東院。從諗禪師，曹州郝鄉人也。姓郝氏。童稚於本州扈通院從師披剃。未納戒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師曰：「瑞像。」泉曰：「還見瑞像麽？」師曰：「不見瑞像，祇見卧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沙彌。」泉曰：「那箇是你主？」師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其入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

「平常心是道。」師曰：「還可趣向也無？」泉曰：「擬向卽乖。」師曰：「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强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乃往嵩嶽瑠璃壇納戒。仍返南泉。一日問泉曰：「知有底人向甚麼處去？」泉曰：「山前檀越家作一頭水牯牛去。」師曰：「謝師指示。」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師曰：「異卽不問，如何是類？」泉以兩手托地，師近前一踏，踏倒。却向涅槃堂裏叫曰：「悔！悔！」泉令侍者問：「悔箇甚麼？」師：「悔不更與兩踏。」

南泉上堂，師出問：「明頭合，暗頭合。」泉便下座，歸方丈。師曰：「這老和尚被我一問，直得無言可對。」首座曰：「莫道和尚無語好！自是上座不會。」師便打一掌曰：「此掌合是堂頭老漢喫。」

師到黃檗，檗見來便閉方丈門。師乃把火於法堂內，叫曰：「救火！救火！」檗開門捉住曰：「道！道！」師曰：「賊過後張弓。」到寶壽，壽見來，於禪牀上背坐。師展坐具禮拜。壽下禪牀，師便出。又到道吾，纔入堂，吾曰：「南泉一隻箭來也！」師曰：「看箭！」吾曰：「過也。」師曰：「中。」又到茱萸，執拄杖於法堂上，從東過西。萸曰：「作甚麼？」師曰：「探水。」萸曰：「我這裏一滴也無，探箇甚麼？」師以杖倚壁，便下。師將遊五臺，有大德作偈，留曰：「無處青山不道場，何須策杖禮清涼。雲中縱有金毛現，正眼觀時非吉祥。」師曰：「作麼生是正眼？」德無對。法眼代云：「請上座領某卑情。」同安顯代云：「是上座眼。」師自此道化被於北地。衆請住觀音院。上堂：「如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老僧把一枝草爲丈六金身用，把丈六金身爲一枝草用。佛是煩惱，煩惱是佛。」僧問：「未審佛是誰家煩惱？」師曰：「與一切人煩惱。」

曰：「如何免得？」師曰：「用免作麼？」掃地次，僧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掃地？」師曰：「塵從外來。」曰：「既是清淨伽藍，爲甚麼有塵？」師曰：「又一點也。」

師與官人遊園次，兔見乃驚走。遂問：「和尚是大善知識，兔見爲甚麼走？」師曰：「老僧好殺。」問：「覺華未發時，如何辨貞實？」師曰：「開也。」曰：「是貞是實？」師曰：「貞是實，實是貞。」曰：「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老僧有分，闍黎有分。」曰：「某甲不招納時如何？」師佯不聞。僧無語。師曰：「去！石幢子被風吹折。」僧問：「陁羅尼幢子作凡去，作聖去？」師曰：「也不作凡，亦不作聖。」曰：「畢竟作甚麼？」師曰：「落地去也。」僧辭，師曰：「甚處去？」曰：「諸方學佛法去。」師豎起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曰：「與麼則不去也。」師曰：「摘楊花，摘楊花。」問：「承聞和尚親見南泉，是否？」師曰：「鎮州出大蘿蔔頭。」大衆晚參，師曰：「今夜答話去也。有解問者出來。」時有一僧便出禮拜。師曰：「比來拋甎引玉，却引得箇墼子。」保壽云：「射虎不真，徒勞没羽。」長慶問覺上座云：「那僧纔出禮拜，爲甚麼便收伊爲墼子？」覺云：「適來那邊亦有人恁麼問。」慶云：「向伊道甚麼？」覺云：「也向伊恁麼道。」玄覺云：「甚麼處却成墼子去，叢林中道纔出來，便成墼子，秖如每日出入，行住坐卧，不可摠成墼子。且道這僧出來，具眼不具眼。」上堂：「金佛不度爐，木佛不度火，泥佛不度水。真佛內裏坐，菩提涅槃，真如佛性，盡是貼體衣服，亦名煩惱。實際理地甚麼處著。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汝但究理，坐看三二十年，若不會，截取老僧頭去。夢幻空華，徒勞把捉。心若不異，萬法一如。既不從外得，更拘執作麼？如羊相似，亂拾物安向口裏。老僧見藥山和尚道：『有人問著，但教合取狗口。』老僧亦教合取狗口。取我是垢，不取我是淨。一似獵狗專欲得物喫。佛法在甚

麼處？千人萬人盡是覓佛漢子。於中覓一箇道人，無若與空王爲弟子。莫教心病最難醫。未有世界，早有此性。世界壞時，此性不壞。一從見老僧後，更不是別人，祇是箇主人公。這箇更向外覓作麼？正恁麼時，莫轉頭換腦。若轉頭換腦，卽失却也。」僧問：「承師有言，世界壞時，此性不壞。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曰：「此猶是壞底，如何是此性？」師曰：「四大五陰。」法眼云：「是一箇兩箇，是壞不壞，且作麼生會？試斷看。」師因老宿問：「近離甚處？」曰：「滑州。」宿曰：「幾程到這裏？」師曰：「一蹉到。」宿曰：「好箇捷疾鬼。」師曰：「萬福大王。」宿曰：「參堂去！」師應喏喏。尼問：「如何是密密意？」師以手掐之。尼曰：「和尚猶有這箇在。」師曰：「却是你有這箇在。」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閩中去。」師曰：「彼中兵馬隘，你須回避始得。」曰：「向甚麼處回避？」師曰：「恰好。」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山僧不問。」婦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山僧無丈人。」有僧遊五臺，問一婆子曰：「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僧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後有僧擧似師，師曰：「待我去勘過。」明日，師便去問：「臺山路向甚麼處去？」婆曰：「驀直去。」師便去。婆曰：「好箇師僧又恁麼去。」師歸院謂僧曰：「臺山婆子爲汝勘破了也。」玄覺云：「前來僧也恁麼道，趙州去也恁麼道，甚麼處是勘破婆子處？」又云：「非唯被趙州勘破，亦被這僧勘破。」問：「恁麼來底人，師還接否？」師曰：「接。」曰：「不恁麼來底，師還接否？」師曰：「接。」曰：「恁麼來者從師接，不恁麼來者如何接？」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師因出，路逢一婆。婆問：「和尚住甚麼處？」師曰：「趙州東院西。」婆無語。師歸問衆僧：「合使那箇西字？」或言東西字，或言棲泊字。師曰：「汝等總作得鹽鐵判官。」曰：「和尚爲甚恁麼道？」師曰：「爲汝總識字。」法燈別衆僧云：「已知去處。」問：

「如何是囊中寶？」師曰：「合取口。」法燈別云：「莫說似人。」有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師受施利了，却下禪牀轉一匝。乃曰：「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爲轉半藏？」玄覺云：「甚麼處是欠半藏處？且道那婆子具甚麼眼，便與麼道？」因僧侍次，遂指火問曰：「這箇是火，你不得喚作火。老僧道了也。」僧無對。復筴起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此去舒州，有投子和尚，汝往禮拜，問之，必爲汝說。因緣相契，不用更來。不相契却來。」其僧到投子，子問：「近離甚處？」曰：「趙州。」子曰：「趙州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子曰：「汝會麼？」曰：「不會，乞師指示。」子下禪牀，行三步却坐。問曰：「會麼？」曰：「不會。」子曰：「你歸舉似趙州。」其僧却回，舉似師。師曰：「還會麼？」曰：「不會。」師曰：「投子與麼，不較多也。」有新到謂師曰：「某甲從長安來，橫擔一條拄杖，不曾撥著一人。」師曰：「自是大德拄杖短。」同安顯別云：「老僧這裏不曾見恁麼人。」僧無對。法眼代云：「呵呵。」同安顯代云：「也不短。」僧寫師真呈。師曰：「且道似我不似我？若似我，卽打殺老僧。不似我，卽燒却真。」僧無對。玄覺代云：「留取供養。」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曰：「和尚莫將境示人。」師曰：「我不將境示人。」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庭前栢樹子。」問：「僧發足甚處？」曰：「雪峯。」師曰：「雪峯有何言句示人？」曰：「尋常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一隻眼。你等諸人，向甚處屙？」師曰：「闍黎若回，寄箇鍬子去。」師謂衆曰：「我向行脚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着。」上堂：「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是明白。老僧不在明白裏，是汝還護惜也無？」時有僧問：「既不在明白裏，護惜箇甚麼？」師曰：「我亦不知。」僧曰：「和尚既不知，爲甚道不在明白裏？」師曰：「問事卽得，禮拜了退。」別僧

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是時人窠窟否？」師曰：「曾有人問我，老僧直得五年分疎不下。」又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天上天下，唯我獨尊。」曰：「此猶是揀擇。」師曰：「田庫奴甚處是揀擇？」僧無語。問：「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纔有語言是揀擇。和尚如何爲人？」師曰：「何不引盡此語。」僧曰：「某甲秖念得到這裏。」師曰：「至道無難，唯嫌揀擇。」問：「如何是道？」師曰：「牆外底。」曰：「不問這箇。」師曰：「你問那箇？」曰：「大道。」師曰：「大道透長安。」問：「道人相見時如何？」師曰：「呈漆器。」上堂：「兄弟若從南方來者，卽與下載；若從北方來者，卽與上載。所以道，近上人問道卽失道，近下人問道卽得道。」師因與文遠行，乃指一片地曰：「這裏好造箇巡鋪。」文遠便去路傍立曰：「把將公驗來。」師遂與一摑。遠曰：「公驗分明過。」

師與文遠論義曰：「鬭劣不鬭勝。勝者輸果子。」遠曰：「請和尚立義。」師曰：「我是一頭驢。」遠曰：「我是驢胃。」師曰：「我是驢糞。」遠曰：「我是糞中蟲。」師曰：「你在彼中作甚麽？」遠曰：「我在彼中過夏。」師曰：「把將果子來。」新到參，師問：「甚麽處來？」曰：「南方來。」師曰：「佛法盡在南方，汝來這裏作甚麽？」曰：「佛法豈有南北邪？」師曰：「饒汝從雲峯、雲居來，秖是箇擔板漢。」崇壽稠云：「和尚是據客置主人。」問：「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曰：「殿裏者豈不是泥龕塑像？」師曰：「是。」曰：「如何是佛？」師曰：「殿裏底。」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喫粥了也未？」曰：「喫粥了也。」師曰：「洗鉢盂去。」其僧忽然省悟。

上堂：「纔有是非，紛然失心，還有答話分也無？」僧舉似洛浦，浦扣齒。又舉似雲居，居曰：「何

必。」僧回舉似師。師曰：「南方大有人喪身失命。」曰：「請和尚舉。」師纔舉前語，僧指傍僧曰：「這箇師僧喫却飯了，作恁麽語話。」師休去。問：「久嚮趙州石橋，到來祇見略彴。」師曰：「汝祇見略彴，且不見石橋。」曰：「如何是石橋？」師曰：「度驢度馬。」曰：「如何是略彴？」師曰：「箇箇度人。」後有如前問，師如前答。又僧問：「如何是石橋？」師曰：「過來！過來！」雲居錫云：「趙州爲當扶石橋，扶略彴？」師聞沙彌喝參，向侍者曰：「教伊去。」者乃教去，沙彌便珍重。師曰：「沙彌得入門，侍者在門外。」雲居錫云：「甚麽處是沙彌入門，侍者在門外，這裏若會得，便見趙州。」問：「僧甚麽處來？」曰：「從南來。」師曰：「還知有趙州關否？」曰：「須知有不涉關者。」師曰：「這販私鹽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下禪牀立曰：「莫祇這箇便是否？」師曰：「老僧未有語在。」問菜頭：「今日喫生菜，喫熟菜？」頭拈起菜呈之。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無。」曰：「上至諸佛，下至螻蟻，皆有佛性，狗子爲甚麽却無？」師曰：「爲伊有業識在。」師問一婆子：「甚麽處去？」曰：「偷趙州筍去。」師曰：「忽遇趙州，又作麽生？」婆便與一掌，師休去。師一日於雪中卧，曰：「相救！相救！」有僧便去身邊卧，師便起去。問：「如何是趙州一句？」師曰：「老僧半句也無。」曰：「豈無和尚在？」師曰：「老僧不是一句。」師問新到：「曾到此間麽？」曰：「曾到。」師曰：「喫茶去。」又問僧，僧曰：「不曾到。」師曰：「喫茶去。」後院主問曰：「爲甚麽曾到也云喫茶去，不曾到也云喫茶去？」師召院主，主應喏。師曰：「喫茶去。」

問：「二龍争珠，誰是得者？」師曰：「老僧祇管看。」問：「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師曰：「汝喚甚麽作空劫？」曰：「無一物是。」師曰：「這箇始稱得修行，喚甚麽作空劫？」僧無語。問：「如何是玄中玄？」師

曰：「汝玄來多少時邪？」曰：「玄之久矣。」師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老僧在青州作得一領布衫，重七斤。」問：「夜生兜率，晝降閻浮，於其中間，摩尼珠爲甚麼不現？」師曰：「道甚麼？」其僧再問。師曰：「毗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問院主：「甚麼處來？」主曰：「送生來。」師曰：「鴉爲甚麼飛去？」主曰：「怕某甲。」師曰：「汝十年知事作恁麼語話？」主却問：「鴉爲甚麼飛去？」師曰：「院主無殺心。」師拈起鉢曰：「三十年後若見老僧，留取供養。若不見，卽撲破。」別僧曰：「三十年後敢道見和尚？」師乃撲破。師在東司上，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師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僧辭，師問：「甚麼處去？」曰：「雪峯去。」師曰：「雪峯忽若問和尚有何言句，汝作麼生秖對？」曰：「某甲道不得，請和尚道。」師曰：「冬卽言寒，夏卽道熱。」又曰：「雪峯更問：汝畢竟事作麼生？」僧又曰：「道不得。」師曰：「但道親從趙州來，不是傳語人。」其僧到雪峯，一依前語秖對。峯曰：「也須是趙州始得。」玄沙聞曰：「大小趙州敗闕也不知。」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敗闕，若檢得出，是上座眼。」

問：「如何是出家？」師曰：「不履高名，不求苟得。」問：「澄澄絕點時如何？」師曰：「這裏不著客作漢。」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敲牀脚。僧曰：「秖這莫便是否？」師曰：「是。」卽脫取去。問：「如何是毗盧圓相？」師曰：「老僧自幼出家，不曾眼花。」曰：「豈不爲人？」師曰：「願汝常見毗盧圓相。」官人問：「和尚還入地獄否？」師曰：「老僧末上入。」曰：「大善知識爲甚麼入地獄？」師曰：「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眞定帥王公携諸子入院，師坐而問曰：「大王會麼？」王曰：「不會。」師曰：「自小持齋身已老，見人無力下禪牀。」王尤加禮重。翌日令客將傳語，師下禪牀受之。侍者曰：「和尚見大王來，不下禪牀。今日

軍將來，爲甚麼却下禪牀？」師曰：「非汝所知。第一等人來，禪牀上接。中等人來，下禪牀接。末等人來，三門外接。」因侍者報大王來也，師曰：「萬福大王。」者曰：「未到在。」師曰：「又道來也。」師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竪起拳頭。師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又到一庵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竪起拳頭。師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問僧：「一日看多少經？」曰：「或七八，或十卷。」師曰：「闍黎不會看經。」曰：「和尚一日看多少？」師曰：「老僧一日秖看一字。」

文遠侍者在佛殿禮拜次，師見以拄杖打一下曰：「作甚麼？」者曰：「禮佛。」師曰：「用禮作甚麼？」者曰：「禮佛也是好事。」師曰：「好事不如無。」上堂：「正人說邪法，邪法悉皆正。邪人說正法，正法悉皆邪。諸方難見易識，我這裏易見難識。」問：「如何是趙州？」師曰：「東門西門，南門北門。」問：「初生孩子還具六識也無？」師曰：「急水上打毬子。」僧却問投子：「急水上打毬子，意旨如何？」子曰：「念念不停留。」問：「和尚姓甚麼？」師曰：「常州。」有曰：「甲子多少？」師曰：「蘇州。」有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乃曰：「兄弟莫久立，有事商量，無事向衣鉢下坐窮理好。老僧行脚時，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處，除外更無別用心處。若不如是大遠在。」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三箇婆子排班拜。」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一箇野雀兒從東飛過西。」問：「學人有疑時如何？」師曰：「大宜小宜。」曰：「大疑。」師曰：「大宜東北角，小宜僧堂後。」問：「栢樹子還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幾時成佛？」師曰：「待虛空落地時。」曰：「虛空幾時落地？」師曰：「待栢樹子成佛時。」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便起立。僧曰：「如何是

法身主？」師便坐。僧禮拜。師曰：「且道坐者是？立者是？」師謂衆曰：「你若一生不離叢林，不語五年十載，無人喚你作瘂漢。已後佛也不柰你何。你若不信，截取老僧頭去。」師魚鼓頌曰：「四大由來造化功，有聲全貴裏頭空。莫嫌不與凡夫說，祇爲宮商調不同。」師因趙王問：「師尊年有幾箇齒在？」師曰：「祇有一箇。」王曰：「爭喫得物？」師曰：「雖然一箇，下下齩着。」師寄拂子與王曰：「若問何處得來，但說老僧平生用不盡者。」師之玄言，布於天下。時謂趙州門風，皆悚然信伏矣。唐乾寧四年十一月二日，右脇而寂，壽一百二十歲，謚真際大師。

長沙景岑禪師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住鹿苑爲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常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衆生，是摩訶般若光。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佛無衆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時有僧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長長出不得。」又曰：「成佛成祖出不得，六道輪回出不得。」僧曰：「未審出箇甚麼不得？」師曰：「晝見日，夜見星。」曰：「學人不會。」師曰：「妙高山色青又青。」問：「教中道而常處此菩提座，如何是座？」師曰：「老僧正坐，大德正立。」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没却汝。」問：「諸佛師是誰？」師曰：「從無始劫來，承誰覆廕？」曰：「未有

諸佛已前作麼生？」師曰：「魯祖開堂，亦與師僧東道西說。」問：「學人不據地時如何？」師曰：「汝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曰：「却據地時如何？」師曰：「拖出死屍著。」問：「如何是異類？」師曰：「尺短寸長。」問：「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不可更拗直作曲邪。」曰：「請和尚向上說。」師曰：「闍黎眼瞎耳聾，作麼遊山歸？」首座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秋露滴芙蕖。」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默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朗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

有客來謁，師召尚書，其人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尊得麼？」曰：「恁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否？」師曰：「非但祇對與不祇對時，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有偈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有秀才看千佛名經，問曰：「百千諸佛，但見其名，未審居何國土？還化物也無？」師曰：「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也未？」曰：「未曾。」師曰：「得閑題取一篇好。」問：「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曰：「學人不會，此意如何？」師曰：「要騎卽騎，要下卽下。」皓月供奉問：「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也未？」師曰：「大德問果上涅槃，因中涅槃？」曰：「問果上涅槃。」師曰：「天下善知識未證。」曰：「爲甚麼未證？」師曰：「功未齊於諸聖。」曰：「功未齊於諸聖，何爲善知識？」師曰：「

佛性，亦得名爲善知識。」曰：「未審功齊何道，名證大涅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照，解脫甚深法。法身寂滅體，三一理圓常。欲識功齊處，此名常寂光。」曰：「果上三德涅槃，已蒙開示，如何是因中涅槃？」師曰：「大德是。」月又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曰：「如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教中幻意？」師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曰：「佛之誠言，那敢不信？」師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曰：「如某所明，二信之中是名緣信。」師曰：「依何教門得生緣信？」曰：「華嚴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華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師曰：「大德所舉緣信教門甚有來處。聽老僧與大德明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爲見佛人。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月又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動與不動是何境界？」曰：「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師曰：「灼然！言不干典，非智者之所談。大德豈不見首楞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師示偈曰：「最甚深，最甚深，法界人身便是心。迷者迷心爲衆色，悟時剎境是真心。身界二塵無實相，分明達此號知音。」月又問：「如何是陁羅尼？」師指禪牀右邊曰：「這箇，師僧却誦得。」曰：「別還有人誦得否？」師又指禪牀左邊曰：「這箇，師僧亦誦得。」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師曰：「大德豈不知道，真誦無響，真聽無聞。」曰：「恁麼，則音聲不入法界性也。」師

曰：「離色求觀非正見，離聲求聽是邪聞。」曰：「如何是不離色是正見，不離聲是真聞？」師示偈曰：「滿眼本非色，滿耳本非聲。文殊常觸目，觀音塞耳根。會三元一體，達四本同真。堂堂法界性，無佛亦無人。」僧問南泉道：「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却知有。爲甚麼三世諸佛不知有？」師曰：「未入鹿苑時，猶較些子。」曰：「貍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汝争怪得伊。」僧問：「和尚繼嗣何人？」師曰：「我無人得繼嗣。」曰：「還參學也無？」師曰：「我自參學。」曰：「師意如何？」師有偈曰：「虛空問萬象，萬象答虛空。誰人親得聞，木叉丱角童。」問：「如何是平常心？」師曰：「要眠卽眠，要坐卽坐。」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熱卽取涼，寒卽向火。」問：「向上一路，請師道？」師曰：「一口針，三尺線。」曰：「如何領會？」師曰：「益州布，揚州絹。」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如何是法王？」師指露柱曰：「何不問大士？」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人盡有這箇，秖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作麼生用？」師劈胸與一踏。山曰：「囫直下似箇大蟲。」長慶云：「前彼此作家，後彼此不作家。」乃別云：「邪法難扶。」自此諸方稱爲岑大蟲。問：「本來人還成佛也無？」師曰：「汝見大唐天子還自種田割稻麼？」曰：「未審是何人成佛？」師曰：「是汝成佛。」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如人因地而倒，依地而起。地道甚麼？」

三聖令秀上座問曰：「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石頭作沙彌時參見六祖。」秀曰：「不問石頭見六祖，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教伊尋思去。」秀曰：「和尚雖有千尺寒松，且無抽條石筍。」師默然。秀曰：「謝和尚答話。」師亦默然。秀回舉似三聖。聖曰：「若恁麼，猶勝臨濟七步。然雖如此，待我更驗看。」至明日，三聖上問：「承聞和尚昨日答南泉遷化一則語，可謂光前絶後，今古罕聞。」師亦默然。

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牆壁瓦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賢？」師曰：「衆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衆生色身是。」曰：「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爲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問：「色卽是空，空卽是色，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偈：礙處非牆壁，通處沒虛空。若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又曰：「佛性堂堂顯現，住性有情難見。若悟衆生無我，我面何如佛面？」問：「第六第七識及第八識畢竟無體，云何得名轉第八爲大圓鏡智？」師示偈曰：「七生依一滅，一滅持七生。一滅滅亦滅，六七永無遷。」問：「蚯蚓斷爲兩段，兩頭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頭？」師曰：「妄想作麽？」曰：「其如動何！」師曰：「汝豈不知火風未散。」問：「如何轉得山河國土歸自己去？」師曰：「如何轉得自己成山河國土去？」曰：「不會。」師曰：「湖南城下好養民，米賤柴多足四鄰。」僧無語。師示偈曰：「誰問山河轉，山河轉向誰？圓通無兩畔，法性本無歸。」華嚴座主問：「虛空爲是定有，爲是定無？」師曰：「言有亦得，言無亦得。虛空有時但有假有，虛空無時但無假無。」曰：「如和尚所說，有何教文？」師曰：「大德豈不聞首楞嚴云：『十方虛空生汝心內，猶如片雲點太清裏。』豈不是虛空生時但生假名？又云：『汝等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豈不是虛空滅時但滅假名。老僧所以道：有是假有，無是假無。」又問：「經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此意如何？」師曰：「以淨瑠璃爲法界體，以真金像爲無漏智。體能生智，智能達體。故云『如淨瑠璃中內現真金像。』」問：「如何是上上人行處？」師曰：「如死人眼。」曰：「上上人相見時如

何?」師曰:「如死人手。」問:「善財爲甚麼無量劫遊普賢身中世界不遍?」師曰:「你從無量劫來,還遊得遍否?」曰:「如何是普賢身?」師曰:「含元殿裏,更覓長安。」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你心。」曰:「恁麼,則學人無著身處也。」師曰:「是你著身處。」曰:「如何是著身處?」師曰:「大海水,深又深。」曰:「學人不會。」師曰:「魚龍出入任升沉。」問:「有人問和尚,卽隨因緣答,無人問和尚時如何?」師曰:「困則睡,健則起。」曰:「教學人作麼生會?」師曰:「夏天赤骨力,冬寒須得被。」問:「亡僧遷化甚麼處去也?」師示偈曰:「不識金剛體,却喚作緣生。十方真寂滅,誰在復誰行?」師讚南泉真曰:「堂堂南泉,三世之源。金剛常住,十方無邊。生佛無盡,現已却還。」久依南泉,有投機偈曰:「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父,回頭慚愧好兒孫。」泉答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勸學偈曰:「萬丈竿頭未得休,堂堂有路少人遊。禪師願達南泉去,滿目青山萬萬秋。」臨濟云:「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師因有偈曰:「萬法一如不用揀,一如誰揀誰不揀?卽今生死本菩提,三世如來同箇眼。」誡斫松竹偈曰:「千年竹,萬年松。枝枝葉葉盡皆同。爲報四方玄學者,動手無非觸祖公。」

鄂州茱萸和尚

鄂州茱萸山和尚,初住隨州護國。上堂,擎起一橛竹曰:「還有人虛空裏釘得橛麼?」時有靈虛上座出衆曰:「虛空是橛。」師擲下竹,便下座。趙州到雲居,居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曰:「甚麼處

住得？」居曰：「山前有箇古寺基。」州曰：「和尚自住取。」後到師處，師曰：「老老大大，何不覓箇住處？」州曰：「向甚處住？」師曰：「老老大大，住處也不知。」州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却被驢撲。」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趙州被驢撲處。」衆僧侍立次，師曰：「祇恁麼白立，無箇說處，一場氣悶。」僧擬問，師便打。曰：「爲衆竭力。」便入方丈。有行者參，師曰：「會去看趙州麼？」曰：「和尚敢道否？」師曰：「非但茱萸，一切人道不得。」曰：「和尚放某甲過。」師曰：「這裏從前不通人情。」曰：「要且慈悲心在。」師便打。曰：「醒後來爲汝。」

子湖利蹤禪師

衢州子湖巖利蹤禪師，澶州人也。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于衢州之馬蹄山，結茅宴居。唐開元二年，邑人翁遷貴施山下子湖創院，師於門下立牌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臨濟會下二僧參，方揭簾，師喝曰：「看狗！」僧回顧，師便歸方丈。與勝光和尚鉏園次，驀按钁，回視光曰：「事卽不無，擬心卽差。」光便問：「如何是事？」被師攔胸踏倒，從此有省。尼到參，師曰：「汝莫是劉鐵磨否？」曰：「不敢。」師曰：「左轉右轉？」曰：「和尚莫顛倒。」師便打。師一夜於僧堂前叫曰：「有賊！」衆皆驚動。有一僧在堂內出，師把住曰：「維那，捉得也！捉得也！」曰：「不是某甲。」師曰：「是卽是，秖是汝不肯承當。」有偈示衆曰：「三十年來住子湖，二時齋粥氣力麁。無事上山行一轉，借問時人會也無。」廣明中，無疾歸寂，塔于本山。

白馬曇照禪師

荆南白馬曇照禪師，常曰：「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曰：「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師舉枕子曰：「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法眼代云：「此時但掩耳出去。」○此乃天王悟事丘玄素，具載碑中。今從傳燈，不復移改。

雲際師祖禪師

終南山雲際師祖禪師，初參南泉，問：「摩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藏？」泉曰：「與汝往來者是。」師曰：「不往來者如何？」泉曰：「亦是。」曰：「如何是珠？」泉召師祖，師應諾。泉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從此信入。

香嚴義端禪師

鄧州香嚴下堂義端禪師，上堂：「兄弟，彼此未了，有甚麼事相共商量？我三五日即發去也。如今學者，須了却今時，莫愛他向上人無事。兄弟，縱學得種種差別義路，終不代得自己見解。畢竟著力始得，空記持他巧妙章句，即轉加煩亂去。汝若欲相應，但恭恭地盡，莫停留纖毫，直似虛空，方有少分。以虛空無鎖閉，無壁落，無形段，無心眼。」時有僧問：「古人相見時如何？」師曰：「老僧不曾見古人。」曰：

「今時血脉不斷處，如何仰羨？」師曰：「有甚麼仰羨處？」問：「某甲不問閑事，請和尚答話。」師曰：「更從我覓甚麼？」曰：「不爲閑事。」師曰：「汝教我道。」乃曰：「兄弟，佛是塵，法是塵，終日馳求，有甚麼休歇。但時中不用掛情，情不掛物，無善可取，無惡可棄。莫教他籠罩著，始是學處也。」問：「某甲曾辭一老宿，宿曰：『去則親良朋，附善友。』某今辭和尚，未審有何指示？」師曰：「禮拜著。」僧禮拜，師曰：「禮拜一任禮拜，不得認奴作郎。」

上堂，僧問：「如何是直截根源？」師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上堂：「語是謗，寂是誑，語寂向上有路在。老僧口門窄，不能與汝說得。」便下座。上堂，問：「正因爲甚麼無事？」師曰：「我不曾停留。」乃曰：「假饒重重剥得，淨盡無停留，權時施設，亦是方便接人。若是那邊事，無有是處。」

靈鷲閑禪師

池州靈鷲閑禪師，上堂：「是汝諸人本分事，若教老僧道，卽是與蛇畫足。」時有僧問：「與蛇畫足卽不問，如何是本分事？」師曰：「闍黎試道看。」僧擬再問，師曰：「畫足作麼？」明水和尚問：「如何是頓獲法身？」師曰：「一透龍門雲外望，莫作黃河點額魚。」仰山問：「寂寂無言，如何視聽？」師曰：「無縫塔前多雨水。」僧問：「二彼無言時如何？」師曰：「是常。」曰：「還有過常者無？」師曰：「有。」曰：「請師唱起。」師曰：「玄珠自朗耀，何須壁外光！」問：「今日供養西川無染大師，未審還來否？」師曰：「本自無所至，今豈隨風轉？」曰：「恁麼則供養何用？」師曰：「功力有爲，不換義相涉。」

洛京嵩山和尚

洛京嵩山和尚，僧問：「古路坦然時如何？」師曰：「不前。」曰：「爲甚麼不前？」師曰：「無遮障處。」問：「如何是嵩山境？」師曰：「日從東出，月向西頹。」曰：「學人不會。」師曰：「東西也不會？」問：「六識俱生時如何？」師曰：「異。」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同。」

日子和尚

日子和尚，因亞谿來參，師作起勢。谿曰：「這老山鬼，猶見某甲在。」師曰：「罪過！罪過！適來失祗對。」谿欲進語，師便喝。谿曰：「大陣當前，不妨難禦。」師曰：「是！是！」谿曰：「不是！不是！」趙州云：「可憐兩箇漢，不識轉身句。」

蘇州西禪和尚

蘇州西禪和尚，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則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舉拂子示之。其僧不禮拜，竟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浙中來。」峯曰：「今夏甚麼處？」曰：「西禪。」峯曰：「和尚安否？」曰：「來時萬福。」峯曰：「何不且在彼從容？」曰：「佛法不明。」峯曰：「有甚麼事？」僧舉前話。峯曰：「汝作麼生不肯伊？」曰：「是境。」峯曰：「汝見蘇州城裏人家男女否？」曰：「見。」峯曰：「汝見路上林木池沼否？」

曰：「見。」峯曰：「凡覩人家男女，大地林沼，總是境。汝還肯否？」曰：「肯。」峯曰：「祇如擧起拂子，汝作麽生不肯？」僧乃禮拜曰：「學人取次發言，乞師慈悲。」峯曰：「盡乾坤是箇眼，汝向甚麽處蹲坐？」僧無語。

陸亘大夫

宣州刺史陸亘大夫問南泉：「古人瓶中養一鵝，鵝漸長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毀瓶，不得損鵝，和尚作麽生出得？」泉召大夫，陸應諾。泉曰：「出也。」陸從此開解，卽禮謝。曁南泉圓寂，院主問曰：「大夫何不哭先師？」陸曰：「院主道得卽哭。」院主無對。長慶代云：「合哭不合哭？」

甘贄行者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齋，黃檗爲首座。行者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曰：「恁麽道，爭消得某甲䞋。」便將出去。須臾復入，曰：「請施財。」座曰：「財法二施，等無差別。」甘乃行䞋。又一日，入寺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衆爲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密。」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甘常接待往來，有僧問曰：「行者接待不易。」甘曰：「譬如餧驢餧馬。」僧休去。有住庵僧緣化什物，甘曰：「有一問，若道得卽施。」乃書「心」字，問：「是甚麽字？」曰：「心字。」又問妻：「甚麽字？」妻曰：「心字。」甘曰：「某甲山妻亦合

住庵。」其僧無語，甘亦無施。又問一僧：「甚麼處來？」曰：「潙山來。」甘曰：「曾有僧問潙山：如何是西來意？潙山舉起拂子。上座作麼生會潙山意？」曰：「借事明心，附物顯理。」甘曰：「且歸潙山去好！」保福聞之，乃仰手覆手。

鹽官安國師法嗣

關南道常禪師

襄州關南道常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拄杖，曰：「會麼？」曰：「不會。」師便打。師每見僧來參禮，多以拄杖打趁。或曰：「遲一刻。」或曰：「打動關南鼓。」而時輩鮮有唱和者。

雙嶺玄真禪師

洪州雙嶺玄真禪師，初問道吾：「無神通菩薩爲甚麼足迹難尋？」吾曰：「同道者方知。」師曰：「和尚還知否？」吾曰：「不知。」師曰：「何故不知？」吾曰：「去！你不識我語。」師後於鹽官處悟旨焉。

徑山鑒宗禪師

杭州徑山鑒宗禪師，湖州錢氏子。依本州開元寺大德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往鹽官決擇疑滯。唐咸通三年，住徑山，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諲即法濟大師。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

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眞性。」師茫然，遂禮辭，遊方至潙山，方悟玄旨。乃嗣潙山師。咸通七年示滅，謚無上大師。

歸宗常禪師法嗣

芙蓉靈訓禪師

福州芙蓉山靈訓禪師，初參歸宗，問：「如何是佛？」宗曰：「我向汝道，汝還信否？」曰：「和尚誠言，安敢不信？」宗曰：「卽汝便是。」師曰：「如何保任？」宗曰：「一翳在眼，空華亂墜。」法眼云：「若無後語，有甚麼歸宗也。」師辭，宗問：「甚麼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宗曰：「子在此多年，裝束了却來，爲子說一上佛法。」師結束了上去。宗曰：「近前來！」師乃近前。宗曰：「時寒，途中善爲。」師聆此言，頓忘前解。歸寂，謚弘照大師。

漢南高亭和尚

漢南高亭和尚，有僧自夾山來禮拜，師便打。僧曰：「特來禮拜，何得打某甲？」僧再禮拜，師又打趁。僧回，舉似夾山。山曰：「汝會也無？」曰：「不會。」山曰：「賴汝不會。若會，卽夾山口瘂。」

新羅大茅和尚

新羅大茅和尚，上堂：「欲識諸佛師，向無明心內識取。欲識常住不凋性，向萬物遷變處識取。」僧問：「如何是大茅境？」師曰：「不露鋒。」曰：「爲甚麽不露鋒？」師曰：「無當者。」

五臺智通禪師

五臺山智通禪師，自稱大禪佛。初在歸宗會下，忽一夜連叫曰：「我大悟也。」衆駭之。明日上堂衆集。宗曰：「昨夜大悟底僧出來。」師出曰：「某甲。」宗曰：「汝見甚麽道理，便言大悟？試說看。」師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宗異之，師便辭去。宗門送，與提笠子。師接得笠子，戴頭上便行，更不回顧。後居臺山法華寺，臨終有偈曰：「舉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出頭天外看，誰是我般人？」

大梅常禪師法嗣

新羅迦智禪師

新羅國迦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待汝裹頭來，卽與汝道。」問：「如何是大梅的旨？」師曰：「酪本一時抛。」

杭州天龍和尚

杭州天龍和尚，上堂：「大衆莫待老僧上來便上來，下去便下去。各有華藏性海，具足功德，無礙光明。各各參取，珍重！」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即今在甚麼處？」

佛光滿禪師法嗣

白居易侍郎

杭州刺史白居易，字樂天，久參佛光得心法，兼稟大乘金剛寶戒。元和中造于京兆興善法堂，致四問。語見興善章。十五年，牧杭州，訪鳥窠和尚，有問荅語句。見鳥窠章。嘗致書于濟法師，以佛無上大慧演出教理，安有徇機高下，應病不同，與平等一味之說相反。援引維摩及金剛三昧等六經，闢二義而難之。又以五蘊十二緣說名色，前後不類，立理而徵之。並鉤深索隱，通幽洞微，然未覩法師醻對，後來亦鮮有代荅者。復受東都凝禪師八漸之目，各廣一言而爲一偈。釋其旨趣，自淺之深，猶貫珠焉。凡守任處多訪祖道，學無常師，後爲賓客，分司東都。罄己俸修龍門香山寺。寺成自撰記。凡爲文動關教化，無不贊美佛乘，見于本集。其歷官次第歸全代祀，即史傳存焉。

五洩默禪師法嗣

龜山正元禪師

福州龜山正元禪師，宣州蔡氏子。嘗述偈示徒。一日：「滄溟幾度變桑田，唯有虛空獨湛然。已到岸人休戀筏，未曾度者要須船。」二曰：「尋師認得本心源，兩岸俱玄一不全。是佛不須更覓佛，秪因如此便忘緣。」咸通十年終于本山，謚性空大師。

婺州蘇溪和尚

蘇溪和尚，僧問：「如何是定光佛？」師曰：「鴨吞螺師。」曰：「還許學人轉身也無？」師曰：「眼睛突出。」

盤山積禪師法嗣

鎮州普化和尚

鎮州普化和尚者，不知何許人也。師事盤山，密受真訣，而佯狂出言無度。暨盤山順世，乃於北地行化。或城市，或塚間，振一鐸曰：「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一日，臨濟令僧捉住曰：「摠不恁麼來時如何？」師拓開曰：「來日大悲院裏有齋。」僧回舉似濟。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凡見人無高下，皆振鐸一聲，時號普化和尚。或將鐸就人耳邊振之。或拊其

背，有回顧者，卽展手曰：「乞我一錢。」非時遇食亦喫。嘗暮入臨濟院喫生菜。濟曰：「這漢大似一頭驢。」師便作驢鳴。濟謂直歲曰：「細抹草料著！」師曰：「少室人不識，金陵又再來。臨濟一隻眼，到處爲人開。」師見馬步使出喝道，師亦喝道作相撲勢，馬步使令人打五棒。師曰：「似卽似，是卽不是。」師嘗於闤闠間搖鐸唱曰：「覓箇去處不可得。」時道吾遇之，把住問曰：「汝擬去甚麼處？」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吾無語，師掣手便去。臨濟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同在僧堂內坐，正說師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知他是凡是聖？師忽入來。濟便問：「汝是凡是聖？」師曰：「汝且道我是凡是聖？」濟便喝。師以手指曰：「河陽新婦子，木塔老婆禪。臨濟小廝兒，却具一隻眼。」濟曰：「這賊。」師曰：「賊！賊！」便出去。唐咸通初，將示滅，乃入市謂人曰：「乞我一箇直裰。」人或與披襖，或與布裘，皆不受，振鐸而去。臨濟令人送與一棺。師笑曰：「臨濟厮兒饒舌！」便受之。乃辭衆曰：「普化明日去東門死也。」郡人相率送出城。師厲聲曰：「今日葬不合青烏。」乃曰：「明日南門遷化。」人亦隨之。又曰：「明日出西門，方吉。」人出漸稀。出已還返，人意稍怠。第四日，自擎棺出北門外，振鐸入棺而逝。郡人奔走出城，揭棺視之，已不見，唯聞空中鐸聲漸遠，莫測其由。

麻谷徹禪師法嗣

壽州良遂禪師

壽州良遂禪師，參麻谷，谷見來，便將鉏頭去鉏草。師到鉏草處，谷殊不顧，便歸方丈，閉却門。師

次日復去，谷又閉門。師乃敲門，谷問：「阿誰？」師曰：「良遂。」纔稱名，忽然契悟曰：「和尚莫謾良遂，良遂若不來禮拜和尚，洎被經論賺過一生。」谷便開門相見。乃歸講肆，謂衆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

東寺會禪師法嗣

薯山慧超禪師

吉州薯山慧超禪師，洞山來禮拜次，師曰：「汝已住一方，又來這裏作麽？」曰：「良价無奈疑何，特來見和尚。」師召良价，价應諾。師曰：「是甚麽？」价無語。師曰：「好箇佛，祇是無光燄。」

西堂藏禪師法嗣

虔州處微禪師

虔州處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體理得妙，與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須向六句外鑒，不得隨聲色轉。」曰：「如何是六句？」師曰：「語底默底，不語不默，總是總不是，汝合作麽生？」僧無對。問仰山：「汝名甚麽？」山曰：「慧寂。」師曰：「那箇是慧？那箇是寂？」山曰：「祇在目前。」師曰：「猶有前後在。」山曰：「前後且置。和尚見箇甚麽？」師曰：「喫茶去！」

章敬暉禪師法嗣

薦福弘辯禪師

京兆大薦福寺弘辯禪師，唐宣宗問：「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對曰：「禪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菩提達磨，來遊此方爲初祖。暨第五祖弘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名神秀，在北揚化。其後神秀門人普寂者，立秀爲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得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曰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號也。」帝曰：「云何名戒？」對曰：「防非止惡謂之戒。」帝曰：「云何爲定？」對曰：「六根涉境，心不隨緣名定。」帝曰：「云何爲慧？」對曰：「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慧。」帝曰：「何爲方便？」對曰：「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迪謂之方便。設爲上根言，捨方便但説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譚。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曰：「何爲佛心？」對曰：「佛者西天之語，唐言覺。謂人有智慧覺照爲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唯其一，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卽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曰：「如今有人念佛如何？」對曰：「如來出世爲天人師，善知識隨根器而説法，爲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爲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曰：「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

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讚，皆爲最上一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如是差別諸數，皆歸薩婆若海。」帝曰：「祖師既契會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對曰：「佛之一化，實無一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藏。當時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故經云：『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住於相。』」帝曰：「禪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迹。」帝曰：「何爲頓見？何爲漸修？」對曰：「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師是日辯對七刻，賜紫方袍，號圓智禪師，仍勑修天下祖塔，各令守護。

龜山智真禪師

福州龜山智真禪師，揚州柳氏子。初謁章敬，敬問：「何所而至？」師曰：「至無所至，來無所來。」敬雖默然，師亦自悟。住後，上堂：「動容瞬目，無出當人一念淨心，本來是佛。」仍説偈曰：「心本絕塵何用洗，身中無病豈求醫？欲知是佛非身處，明鑑高懸未照時。」後值武宗沙汰，有偈示衆曰：「勑命如雷下翠微，風前垂淚脫禪衣。雲中有寺不容住，塵裏無家何處歸？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居士身。忍僊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秖令休道亦何悲。」暨宣宗中興，乃不復披緇。咸通六年終于本山，謚歸寂禪師。

金州操禪師

金州操禪師，請米和尚齋，不排坐位。米到，展坐具禮拜。師下禪牀，米乃坐師位，師却席地而坐。齋訖，米便去。侍者曰：「和尚受一切人欽仰，今日坐位被人奪却！」師曰：「三日後若來卽受救在！」米三日後果來。曰：「前日遭賊。」僧問鏡清：「古人道：前日遭賊，意旨如何？」清云：「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

朗州古堤和尚

朗州古堤和尚，尋常見僧來，但曰：「去！汝無佛性。」僧無對。或有對者，莫契其旨。仰山到參，師曰：「去！汝無佛性。」山叉手近前三步應喏。師笑曰：「子甚麼處得此三昧來？」山曰：「我從耽源處得名，潙山處得地。」師曰：「莫是潙山的子麼？」山曰：「世諦卽不無，佛法卽不敢。」山却問：「和尚從甚處得此三昧？」師曰：「我從章敬處得此三昧。」山嘆曰：「不可思議，來者難爲湊泊。」

京兆公畿和尚

河中府公畿和尚，僧問：「如何是道？如何是禪？」師以偈示之曰：「有名非大道，是非俱不禪。欲識箇中意，黃葉止啼錢。」

永泰湍禪師法嗣

上林戒靈禪師

湖南上林戒靈禪師，初參潙山。山曰：「大德作甚麽來？」師曰：「介胄全具。」山曰：「盡卸了來，與大德相見。」師曰：「卸了也。」山咄曰：「賊！尚未打，卸作甚麽？」師無對。仰山代曰：「請和尚屏却左右。」潙山以手揖曰：「喏！喏！」師後參永泰，方諭其旨。

五臺祕魔巖和尚

五臺山祕魔巖和尚，常持一木叉，每見僧來禮拜，即叉却頸曰：「那箇魔魅教汝出家？那箇魔魅教汝行脚？道得也叉下死，道不得也叉下死。速道！速道！」學徒鮮有對者。法眼代云：「乞命。」法燈代，但引頸示之。玄覺代云：「老兒家放下叉子得也。」霍山通和尚訪師，纔見不禮拜，便攛入懷裏。師拊通背三下。通起拍手曰：「師兄三千里外賺我來，三千里外賺我來。」便回。

湖南祇林和尚

湖南祇林和尚，每叱文殊普賢皆爲精魅。手持木劍，自謂降魔。纔見僧來參，便曰：「魔來也！魔來也！」以劍亂揮，歸方丈。如是十二年後，置劍無言。僧問：「十二年前爲甚麽降魔？」師曰：「賊不打貧

兒家。」曰：「十二年後爲甚麽不降魔？」師曰：「賊不打貧兒家。」

華嚴藏禪師法嗣

黄州齊安禪師

黄州齊安禪師，上堂：「言不落句，佛祖徒施。玄韻不墜，誰人知得？」僧問：「如何識得自己佛？」師曰：「一葉明時消不盡，松風韻罷怨無人。」曰：「如何是自己佛？」師曰：「草前駿馬實難窮，妙盡還須畜生行。」有人問：「師年多少？」師曰：「五六四三不得類，豈同一二實難窮。」師有偈曰：「猛熾燄中人有路，旋風頂上屹然棲。鎮常歷劫誰差互，杲日無言運照齊。」

南嶽下四世

黄檗運禪師法嗣

睦州陳尊宿

睦州陳尊宿，諱道明，江南陳氏之後也。生時紅光滿室，祥雲蓋空，旬日方散。目有重瞳，面列七星，形相奇特，與衆奪倫。因往開元寺禮佛，見僧如故知。歸白父母，願求出家。父母聽許爲僧。後持戒精嚴，學通三藏。遊方契旨於黄檗，後爲四衆請住觀音院，常百餘衆，經數十載，學者叩激，隨問遽

苔。詞語峻險，既非循轍，故淺機之流，往往嗤之，唯玄學性敏者欽伏。由是諸方歸慕，咸以尊宿稱。後歸開元，今改兜率。居房織蒲鞋以養母，故有陳蒲鞋之號。巢寇入境，師標大草屨於城門，巢欲棄之，竭力不能舉。歎曰：「睦州有大聖人。」舍城而去，遂免擾攘。一日晚參，謂衆曰：「汝等諸人還得箇入頭處也未？若未得箇入頭處，須覓箇入頭處。若得箇入頭處，已後不得孤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不敢孤負和尚。」師曰：「早是孤負我了也。」又曰：「明明向你道，尚自不會，何況蓋覆將來。」又曰：「老僧在此住持，不曾見箇無事人到來，汝等何不近前？」時有一僧方近前，師曰：「維那不在，汝自領去三門外，與二十棒。」曰：「某甲過在甚麼處？」師曰：「枷上更著杻。」師尋常見衲僧來，即閉門。或見講僧，乃召曰：「座主。」主應諾。師曰：「擔板漢。」或曰：「這裏有桶，與我取水。」一日在廊階上立。僧問：「陳尊宿房在何處？」師脫草屨驀頭打。僧便走。師召：「大德。」僧回首，師指曰：「却從那邊去！」天使問：「三門俱開，從那門入？」師喚尚書，使應諾。師曰：「從信門入。」使又見畫壁，問曰：「二尊者對譚何事？」師摑露柱曰：「三身中那箇不說法？」座主參，師問：「莫是講唯識論否？」曰：「不敢。」師曰：「朝去西天，暮歸唐土。會麼？」曰：「不會。」師曰：「吽！吽！五戒不持。」師問一長老：「了卽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長老作麼生？」曰：「問阿誰？」師曰：「問長老。」曰：「何不領話？」師曰：「汝不領話，我不領話？」問：「座主講甚麼經？」曰：「講涅槃經。」師曰：「問一段義得麼？」曰：「得。」師以脚踢空，吹一吹，曰：「是甚麼義？」曰：「經中無此義。」師曰：「脫空謾語漢！五百力士揭石義，却道無。」師見僧乃曰：「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曰：「某甲如是。」師曰：「三門頭金剛爲甚麼擧拳？」曰：「金剛尚乃如是。」師便打。問：「如何

是向上一路？」師曰：「要道有甚麽難？」曰：「請師道。」師曰：「初三十一，中九下七。」問：「以一重去一重卽不問，不以一重去一重時如何？」師曰：「昨朝栽茄子，今日種冬瓜。」問：「如何是曹谿的的意？」師曰：「老僧愛嗔不愛喜。」曰：「爲甚麽如是？」師曰：「路逢劒客須呈劒，不是詩人莫説詩。」問僧：「甚處來？」曰：「瀏陽。」師曰：「彼中老宿祇對佛法大意道甚麽？」曰：「徧地無行路。」師曰：「老宿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拈拄杖打曰：「這念言語漢！」師問一長老：「若有兄弟來，將何祇對？」曰：「待他來。」師曰：「何不道曰：和尚欠少甚麽？」師曰：「請不煩葛藤。」僧參，師曰：「汝豈不是行脚僧？」曰：「是。」師曰：「禮佛也未？」曰：「禮那土堆作麽？」師曰：「自領出去。」問：「某甲講兼行脚，不會教意時如何？」師曰：「灼然實語當懺悔。」曰：「乞師指示。」師曰：「汝若不問，老僧卽緘口無言。汝既問，老僧不可緘口去也。」曰：「請師便道。」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問：「一句道盡時如何？」師曰：「義墮也。」曰：「甚麽處是學人義墮處？」師曰：「三十棒教誰喫？」問：「高揖釋迦，不拜彌勒時如何？」師曰：「昨日有人問，趂出了也。」曰：「和尚恐某甲不實邪？」〔一〕師曰：「拄杖不在，苕帚柄聊與三十。」

上堂：「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纔集，以拄杖一時打下，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是甚麽？」有甚共語處？」又黄檗和尚亦然。復召大衆，衆回首。乃云：「月似彎弓，少雨多風，猶較些子。」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曰：「老僧被你一喝。」僧又喝。師曰：「三喝四喝後作麽生？」僧無語。師便打曰：「這掠虛漢！」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拄杖空中點一點，曰：「會麽？」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

〔一〕邪，原作「那」，據續藏本改。

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

上堂：「裂開也在我，揑聚也在我。」時有僧問：「如何是裂開？」師曰：「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卽心卽佛。我且與麼道，你又作麼生？」曰：「某甲不與麼道。」師曰：「盞子撲落地，碟子成七片。」曰：「如何是揑聚？」師乃斂手而坐。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青山自青山，白雲自白雲。」曰：「如何是青山？」師曰：「還我一滴雨來。」曰：「道不得，請師道。」師曰：「法華鋒前陣，涅槃句後收。」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待和尚有住處卽說。」師曰：「狐非師子類，燈非日月明。」問僧：「甚處來？」僧瞪目視之。師曰：「驢前馬後漢！」曰：「請師鑒。」師曰：「驢前馬後漢！道將一句來。」僧無對。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金剛經。」書曰：「六朝翻譯，此當第幾？」師舉起經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麼經？」師曰：「涅槃經。茶毗品最在後。」問僧：「今夏在甚處？」曰：「徑山。」曰：「這喫夜飯漢！」曰：「尊宿叢林，何言喫夜飯？」師以棒趁出。師聞一老宿難親近，躬往相訪。纔入方丈，宿便喝。師側掌曰：「兩重公案。」宿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這野狐精！」便退。問僧：「近離甚處？」曰：「江西。」師曰：「踏破多少草鞋？」僧無對。與講僧喫茶次，師曰：「我救汝不得也。」曰：「某甲不曉，乞師垂示。」師拈油餅曰：「這箇是甚麼？」曰：「色法。」師曰：「這入鑊湯漢！」紫衣大德到，禮拜。師拈帽子帶問曰：「這箇喚作甚麼？」曰：「朝天帽。」師曰：「恁麼則老僧不卸也。」復問：「所習何業？」曰：「唯識。」師曰：「作麼生說？」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師指門扇曰：「這箇是甚麼？」曰：「是色法。」師曰：「簾前賜紫，對御譚經，何得不持五戒？」德無對。問：「某甲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你

不解問。」曰：「和尚作麽生？」師曰：「放汝三十棒，自領出去。」問：「教意請師提綱。」師曰：「但問將來，與你道。」曰：「請和尚道。」師曰：「佛殿裏燒香，三門頭合掌。」問：「如何是展演之言？」師曰：「量才補職。」曰：「如何是不展演之言？」師曰：「伏惟尚饗。」焦山借斧頭次，師呼童子取斧來。童取斧至，曰：「未有繩墨且斫麄。」師便喝。又問童曰：「作麽生是你斧頭？」童遂作斫勢。師曰：「斫你老爺頭不得？」師問秀才：「先輩治甚經？」才曰：「治易。」師曰：「易中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且道不知箇甚麽？」才曰：「不知其道。」師曰：「作麽生是道？」才無對。僧問：「一氣還轉得一大藏教也無？」師曰：「有甚饆饠䭔子，快下將來。」問：「如何是一代時教？」師曰：「上大人，丘乙已。」問：「如何是禪？」師曰：「猛火著油煎。」僧參，師曰：「汝是新到否？」曰：「是。」師曰：「且放下葛藤。會麽？」曰：「不會。」師曰：「擔枷陳狀，自領出去。」僧便出。師曰：「來！來！我實問你甚處來？」曰：「江西。」師曰：「泐潭和尚在汝背後，怕你亂道，見麽？」僧無對。問：「寺門前金剛，拓卽乾坤大地，不拓卽絲髮不逢時如何？」師曰：「吽！吽！我不曾見此。」師却問：「先跳三千，倒退八百，你合作麽生？」曰：「諾。」師曰：「先責一紙罪狀好。」便打。其僧擬出，師曰：「來！我共你葛藤。拓卽乾坤大地，你且道洞庭湖水深多少？」曰：「不曾量度。」師曰：「洞庭湖又作麽生？」曰：「祇爲今時。」師曰：「祇這葛藤尚不會。」便打。問：「如何是觸途無滯底句？」師曰：「我不恁麽道。」曰：「師作麽生道？」師曰：「箭過西天十萬里，却向大唐國裏等候。」看華嚴經次，僧問：「看甚麽經？」師曰：「大光明雲，青色光明雲，紫色光明雲。」却指面前曰：「那邊是甚麽雲？」曰：「南邊是黑雲。」師曰：「今日須有雨。」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何章句？」師彈指一聲，曰：「會麽？」曰：「不會。」師曰：「上來！講讚無限勝

因。蝦蟇趵跳上天，蚯蚓驀過東海。」問僧：「近離甚處？」曰：「河北。」師曰：「彼中有趙州，和尚你曾到否？」曰：「某甲近離彼中。」師曰：「趙州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喫茶話。師乃呵呵大笑曰：「慚愧！」却問：「趙州意作麼生？」曰：「秖是一期方便。」師曰：「苦哉！趙州被你將一杓屎潑了也。」便打。師却問沙彌：「你作麼生會？」彌便設拜，師亦打。其僧往沙彌處問：「適來和尚打你作甚麼？」彌曰：「若不是我，和尚不打。」某甲新到參，方禮拜，師叱曰：「闍黎因何偷常住果子喫？」曰：「學人纔到，和尚爲甚麼道偷果子？」師曰：「贓物見在。」問僧：「近離甚處？」曰：「仰山。」師曰：「五戒也不持。」曰：「某甲甚麼處是妄語？」師曰：「這裏不著沙彌。」師臨終召門人曰：「此處緣息，吾當逝矣。」乃跏趺而寂。郡人以香薪焚之，舍利如雨。乃收靈骨，塑像于寺，壽九十八，臘七十六。

千頃楚南禪師

杭州千頃山楚南禪師，福州張氏子。初參芙蓉，蓉見曰：「吾非汝師。汝師江外黃檗是也。」師禮辭，遂參黃檗。檗問：「子未現三界影像時如何？」師曰：「即今豈是有邪？」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師曰：「非今古。」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住後，上堂：「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教，如缾注水，乃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師曰：「未有闍黎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教誰體？」師曰：「體者亦無。」問：「如何是易？」師曰：「著衣喫飯，不用讀經看教，不用行道禮拜，燒身煉頂，豈不易邪？」曰：「如何是難？」師曰：「微有念生，便具五陰三界，輪回生死皆從

汝一念生。所以佛教諸菩薩云：「佛所護念。」師雖應機無倦，而常寂然處定。或逾月，或浹旬。文德元年五月遷化，塔于院之西隅。大順二年宣州孫儒寇錢塘，發塔，覩師全身儼然，爪髮俱長，拜謝而去。

烏石靈觀禪師

福州烏石山靈觀禪師，時稱老觀。尋常扃户，人罕見之。唯一信士每至食時送供，方開。一日，雪峯伺便扣門，師開門，峯驀胷搊住曰：「是凡是聖？」師唾曰：「這野狐精！」便推出閉却門。峯曰：「也秖要識老兄。」剗草次，問僧：「汝何處去？」曰：「西院禮拜安和尚去。」時竹上有一青蛇，師指蛇曰：「欲識西院老野狐精，秖這便是。」師問：「西院此一片地，堪著甚麼物？」院曰：「好著箇無相佛。」師曰：「好片地被兄放不淨污了也。」引麵次，僧參，師引麵示之，僧便去。師至暮，問小師：「適來僧在何處？」小師曰：「當時便去也。」師曰：「是卽是，秖得一橛。」玄覺云：「甚麼處是少一橛。」問：「如何是佛？」師出舌示之。其僧禮謝。師曰：「住！住！你見甚麼便禮拜？」曰：「謝和尚慈悲，出舌相示。」師曰：「老僧近日舌上生瘡。」僧到敲門，行者開門，便出去。僧入禮拜，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出去者，是甚麼人？」僧擬近前，師便推出，閉却門。曹山行脚時，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我若向你道，卽別有也。」曹山舉似洞山，山曰：「好箇話頭，秖欠進語。何不問爲甚麼不道？」曹却來進前語，師曰：「若言我不道，卽瘂却我口。若言我道，卽謇却我舌。」曹山歸舉似洞山，山深肯之。

羅漢宗徹禪師

杭州羅漢院宗徹禪師，湖州吳氏子。上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時號骨剉和尚。問：「如何是南宗北宗？」師曰：「心爲宗。」曰：「還看教也無？」師曰：「教是心。」問：「性地多昏，如何了悟？」師曰：「煩雲風卷，太虛廓清。」曰：「如何得明去？」師曰：「一輪皎潔，萬里騰光。」

相國裴休居士

相國裴休居士，字公美，河東聞喜人也。守新安日，屬運禪師初於嶺南黃檗山捨衆入大安精舍，混迹勞侶，掃灑殿堂。公入寺燒香，主事祇接。因觀壁畫，乃問：「是何圖相？」主事對曰：「高僧真儀。」公曰：「真儀可觀。高僧何在？」主事無對。公曰：「此間有禪人否？」曰：「近有一僧，投寺執役，頗似禪者。」公曰：「可請求詢問得否？」於是遽尋檗至，公覩之欣然曰：「休適有一問，諸德吝辭，今請上人代酬一語。」檗曰：「請相公垂問。」公舉前話，檗朗聲曰：「裴休！」公應諾。檗曰：「在甚麼處？」公當下知旨，如獲髻珠。曰：「吾師真善知識也。示人剋的若是，何故汨没於此乎？」寺衆愕然。自此延入府署，執弟子禮，屢辭不已。復堅請住黃檗山，荐興祖道。有暇卽躬入山頂謁，或渴聞玄論，卽請入州中。公既通徹祖意，復博綜教相，諸方禪學咸謂裴相不浪出黃檗之門也。至遷鎮宣城，還思瞻禮，亦創精藍，迎請居之。雖圭峯該通禪講，爲裴之所重，未若歸心於黃檗而傾竭服膺者也。又撰圭峯碑云：「休與師於法爲

昆仲，於義爲交友，於恩爲善知識，於教爲內外護。」斯可見矣。仍集黃蘗語要，親書序引，冠於編首，留鎭山門。又親書大藏經五百函號，迄今寶之。又圭峯禪師著禪源詮、原人論及圓覺經疏注、法界觀，皆爲之序。公篤志內典，深入法會。有發願文傳於世。

長慶安禪師法嗣

大隨法眞禪師

益州大隨法眞禪師，梓州王氏子。妙齡夙悟，決志尋師，於慧義寺出家。圓具後南遊，初見藥山、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潙會下，數載食不至充，臥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羣，潙深器之。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話？」師曰：「教某甲向甚麼處下口？」潙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便作手勢掩潙口。潙歎曰：「子眞得其髓。」從此名傳四海。爾後還蜀，寄錫天彭堋口山龍懷寺，於路旁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羣峯矗秀，澗水清泠。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門，中空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菴。時目爲木禪菴，師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玄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以老病，署神照大師。上堂：「此性本來清淨，具足萬德，但以染淨二緣，而有差別。故諸聖悟之，一向淨用，而成覺道。凡夫迷之，一向染用，沒溺輪回。其體不二，故般若云：『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僧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壞不壞？」師曰：「壞。」曰：「恁麼則隨他去也。」師曰：「隨他去。」僧不肯。後到投子，舉前話。子遂裝香遙禮曰：「西川古佛出

世。」謂其僧曰：「汝速回去懺悔。」僧回，大隨師已歿。僧再至投子，子亦遷化。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肚上不貼榜。」問：「僧甚處去？」曰：「西山住菴去。」師曰：「我向東山頭喚汝，汝便來得麼？」曰：「不然。」師曰：「汝住菴未得。」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遇茶喫茶，遇飯喫飯。」曰：「誰受供養？」師曰：「合取鉢盂。」庵側有一龜，僧問：「一切衆生皮裹骨，這箇衆生爲甚骨裹皮？」師拈草履覆龜背上。僧無語。問：「如何是諸佛法要？」師舉拂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塵尾拂子。」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是我自己。」曰：「爲甚麼却是和尚自己？」師曰：「是汝自己？」問：「如何是大隨一面事？」師曰：「東西南北。」問：「佛法徧在一切處，教學人向甚麼處駐足？」師曰：「大海從魚躍，長空任鳥飛。」問：「父子至親，歧路各別時如何？」師曰：「爲有父子。」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高五尺。」曰：「學人不會。」師曰：「鶻崙甎。」問：「和尚百年後法付何人？」師曰：「露柱火鑪。」曰：「還受也無？」師曰：「火鑪露柱。」行者領衆參，師問：「參得底人喚東作甚麼？」曰：「不可喚作東。」師咄曰：「臭驢漢！不喚作東喚作甚麼？」者無語。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赤土畫簸箕。」曰：「未審此理如何？」師曰：「簸箕有唇，米跳不出。」問：「僧講甚麼教法？」曰：「百法論。」師拈杖曰：「從何而起？」曰：「從緣而起。」師曰：「苦哉！苦哉！」問：「僧甚處去？」曰：「峨嵋禮普賢去。」師舉拂子曰：「文殊、普賢總在這裏。」僧作圓相拋向後，乃禮拜。師喚侍者取一貼茶與這僧。衆僧參次，師以口作患風勢，曰：「還有人醫得吾口麼？」衆僧競送藥以至，俗士聞之，亦多送藥。師並不受。七日後，師自摑口令正。乃曰：「如許多時鼓這兩片皮，至今無人醫得。」師端坐而逝。

靈樹如敏禪師

韶州靈樹如敏禪師，閩人也。廣主劉氏奕世欽重，署知聖大師。僧問：「佛法至理如何？」師展手而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千年田、八百主。」曰：「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師曰：「郎當屋舍沒人修。」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童子莫傜兒。」曰：「乞師指示。」師曰：「汝從虔州來。」問：「是甚麼得恁麼難會？」師曰：「火官頭上風車子。」有尼送瓷鉢與師，師拓起問曰：「這箇出在甚處？」曰：「出在定州。」法燈別云：「不遠此間。」師乃撲破，尼無對。保福代云：「欺敵者亡。」問：「和尚年多少？」師曰：「今日生，來朝死。」又問：「和尚生緣甚麼處？」師曰：「日出東，月落西。」師四十餘年化被嶺表，頗有異迹。廣主將興兵，躬入院請師決臧否？師已先知，怡然坐化。主怒知事曰：「和尚何時得疾？」對曰：「不曾有疾。適封一函子，令呈大王。」主開函得一帖子云：「人天眼目，堂中上座。」主悟師旨，遂寢兵。乃召第一座開堂說法。即雲門也。龕塔葬儀，廣主具辦。謚靈樹禪師。真身塔焉。

靈雲志勤禪師

福州靈雲志勤禪師，本州長谿人也。初在溈山，因見桃華悟道。有偈曰：「三十年來尋劍客，幾回落葉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華後，直至如今更不疑。」溈覽偈，詰其所悟，與之符契。溈曰：「從緣悟達，永無退失。善自護持。」有僧舉似玄沙，沙云：「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衆疑此語。沙問地藏：「我恁麼道，汝作麼生會？」

藏云：「不是桂琛，即走殺天下人。」住後，上堂：「諸仁者所有長短，盡至不常。且觀四時草木，葉落華開，何況塵劫來，天人七趣，地水火風，成壞輪轉，因果將盡，三惡道苦，毛髮不曾添減，唯根蒂神識常存。上根者遇善友伸明，當處解脫，便是道場。中下癡愚，不能覺照，沈迷三界，流轉生死。釋尊爲伊天上人間，設教證明，顯發智道，汝等還會麼？」僧問：「如何得出離生老病死？」師曰：「青山元不動，浮雲任去來。」問：「君王出陣時如何？」師曰：「春明門外，不問長安。」曰：「如何得覲天子？」師曰：「盲鶴下清池，魚從脚底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曰：「學人不會。」師曰：「彩氣夜常動，精靈日少逢。」雪峯有偈送雙峯，末句云：「雷罷不停聲。」師別云：「雷震不聞聲。」峯聞乃曰：「靈雲山頭古月現。」峯後問曰：「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水中魚，天上鳥。」峯曰：「意作麼生？」師曰：「高可射兮深可釣。」僧問：「諸方悉皆雜食，未審和尚如何？」師曰：「獨有閩中異，雄雄鎮海涯。」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君王有道三邊靜，何勞萬里築長城。」曰：「罷却干戈，束手歸朝時如何？」師曰：「慈雲普潤無邊剎，枯樹無華，爭柰何長生？」問：「混沌未分時含生何來？」師曰：「如露柱懷胎。」曰：「分後如何？」師曰：「如片雲點太清。」曰：「未審太清還受點也無？」師不荅。曰：「恁麼則含生不來也。」師亦不荅。曰：「直得純清絶點時如何？」師曰：「猶是真常流注。」曰：「如何是真常流注？」師曰：「似鏡長明。」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打破鏡來，與汝相見。」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井底種林檎。」曰：「學人不會。」師曰：「今年桃李貴，一顆直千金。」問：「摩尼珠不隨衆色，未審作何色？」師曰：「白色。」曰：「恁麼則隨衆色也。」師曰：「趙璧本無瑕，相如誑秦主。」

問：「僧甚處去？」曰：「雪峯去。」師曰：「我有一信寄雪峯，得麽？」曰：「便請。」師脱隻履拋向面前，僧便去。至雪峯，峯問：「甚處來？」曰：「靈雲來。」峯曰：「靈雲安否？」曰：「有一信相寄。」峯曰：「在那裏？」僧脱隻履，拋向峯面前。峯休去。

壽山師解禪師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嘗參洞山。山問：「闍黎生緣何處？」師曰：「和尚若實問，某甲即是閩中人。〔一〕」山曰：「汝父名甚麽？」師曰：「今日蒙和尚致此一問，直得忘前失後。」住後，上堂：「諸上座幸有真實言語相勸，諸兄弟合各自體悉，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但一時卸却從前虚妄，攀緣塵垢，心如虚空相似。他時後日，合識得些子好惡。」閩帥問：「壽山年多少？」師曰：「與虚空齊年。」曰：「虚空年多少？」師曰：「與壽山齊年。」

饒州嶤山和尚

饒州嶤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仲冬嚴寒。」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待汝舌頭落地，即向汝道。」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判官斷案相公改。」長慶問：「從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師曰：「有願不負先聖。」慶曰：「不負先聖作麽生？」師曰：「不露。」慶曰：「恁麽則請師領話。」師

〔一〕清藏本、續藏本「閩中人」下有「也」字。

曰：「甚麼處去來？」慶曰：「秖守甚麼處去來。」

國歡文矩禪師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慧日禪師，福州黃氏子。生而有異，及長爲縣獄卒，每每棄役，往神光觀和尚及西院安禪師所，吏不能禁。後謁萬歲塔譚空禪師落髮，不披袈裟，不受具戒，唯以雜綵爲挂子。復至神光，光曰：「我非汝師，汝禮西院去。」師携一小青竹杖，入西院法堂，院遥見笑曰：「入涅槃堂去。」師應諾，輪竹杖而入。時有五百許僧染時疾，師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閩王禮重，創院以居之。厥後頗多靈跡。唐乾寧中示滅。

台州浮江和尚

台州浮江和尚，雪峯領衆到，問：「卽今有二百人寄此過夏，得麼？」師將拄杖畫一畫：「著不得卽道。」峯休去。

潞州淥水和尚

潞州淥水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還見庭前華藥欄麼？」僧無語。

文殊圓明禪師

廣州文殊院圓明禪師，福州陳氏子。參大溈得旨後，造雪峯請益，法無異味。嘗遊五臺山，覩文殊化現，乃隨方建院，以文殊爲額。開寶中樞密使李崇矩巡護南方，因入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手？」僧曰：「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師：「既是地藏，爲甚麼遭賊？」師曰：「今日捉下也。」李禮謝之。

趙州諗禪師法嗣

嚴陽善信尊者

洪州新興嚴陽尊者，諱善信。初參趙州，問：「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着。」師曰：「既是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土塊。」曰：「如何是法？」師曰：「地動也。」曰：「如何是僧？」師曰：「喫粥喫飯。」問：「如何是新興水？」師曰：「面前江裏。」問：「如何是應物現形？」師曰：「與我拈牀子過來。」師常有一蛇一虎，隨從手中與食。

光孝慧覺禪師

揚州光孝院慧覺禪師，僧問：「覺華纔綻，徧滿娑婆。祖印西來，合談何事？」師曰：「情生智隔。」曰：「此是教意？」師曰：「汝披甚麼衣服？」問：「一棒打破虛空時如何？」師曰：「困卽歇去。」師問相國宋齊丘曰：「還會道麼？」宋曰：「若是道也著不得。」師曰：「是有著不得，是無著不得？」宋曰：「總不恁麼。」師曰：

「著不得底聻！」宋無對。師領衆出，見露柱，乃合掌曰：「不審世尊。」僧曰：「和尚是露柱。」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問：「遠遠投師，師意如何？」師曰：「官家嚴切，不許安排。」曰：「豈無方便？」師曰：「且向火倉裏一宿。」師到崇壽，法眼問：「近離甚處？」師曰：「趙州。」眼曰：「承聞趙州有『庭前柏樹子』話，是否？」師曰：「無。」眼曰：「往來皆謂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庭前柏樹子。』上座何得言無？」師曰：「先師實無此語。和尚莫謗先師好。」張居士問：「爭奈老何？」師曰：「年多少？」張曰：「八十也。」師曰：「可謂老也。」曰：「究竟如何？」師曰：「直至千歲也未在。」俗士問：「某甲平生殺牛，還有罪否？」師曰：「無罪。」曰：「爲甚麼無罪？」師曰：「殺一箇，還一箇。」

國清院奉禪師

隴州國清院奉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雨滋三草秀，春風不裹頭。」曰：「畢竟是一是二？」師曰：「祥雲競起，巖洞不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臺盤倚子，火爐窗牖。」問：「如何是出家人？」師曰：「銅頭鐵額，鳥觜鹿身。」曰：「如何是出家人本分事？」師曰：「早起不審，夜間珍重。」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花？」師曰：「如陝府人送錢財與鐵牛。」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花？」師曰：「木馬投明行八百。」問：「十二時中如何降伏其心？」師曰：「敲冰求火，論劫不逢。」問：「十二分教是止啼之義。離却止啼，請師一句。」師曰：「孤峯頂上雙角女。」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釋迦是牛頭獄卒，祖師是馬面阿旁。」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東壁打西壁。」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

「不隔毫氂，時人遠嚮。」

木陳從朗禪師

婺州木陳從朗禪師，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甚麼却倒地？」師敲禪牀曰：「行住坐臥。」師將歸寂，有偈曰：「三十年來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作麼生。」

婺州新建禪師

婺州新建禪師，不度小師，有僧問：「和尚年老，何不畜一童子侍奉？」師曰：「有瞽瞶者爲吾討來。」僧辭，師問：「甚處去？」曰：「府下開元寺去。」師曰：「我有一信附與了寺主，汝將去得否？」曰：「便請。」師曰：「想汝也不柰何。」

杭州多福和尚

杭州多福和尚，僧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師曰：「一莖兩莖斜。」曰：「學人不會。」師曰：「三莖四莖曲。」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大有人疑著在。」曰：「爲甚麼如是？」師曰：「月裏藏頭。」

益州西睦和尚

益州西睦和尚，上堂，有俗士舉手曰：「和尚便是一頭驢。」師曰：「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白言：「某甲三日前著賊。」師拈杖趁出。師有時驀喚侍者，者應諾。師曰：「更深夜静，共伊商量。」

長沙岑禪師法嗣

雪竇常通禪師

明州雪竇常通禪師，邢州李氏子。參長沙，沙問：「何處人？」師曰：「邢州人。」沙曰：「我道汝不從彼來？」師曰：「和尚還曾住此否？」沙然之，乃容入室。住後，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不通風信。」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諸聖求覩不見。」僧作禮。師曰：「千聖不能思，萬聖不能議。乾坤壞不壞，虛空包不包？一切無比倫，三世唱不起。」問：「如何是三世諸佛出身處？」師曰：「伊不肯知有汝三世。」僧良久，師曰：「薦否？不然者且向著佛不得處體取。時中常在，識盡功亡，瞥然而起，卽是傷他，而況言句乎！」天祐二年七月示寂，塔于寺西南隅。

茱萸和尚法嗣

石梯和尚

石梯和尚，因侍者請浴，師曰：「既不洗塵，亦不洗體。汝作麼生？」者曰：「和尚先去，某甲將皂角來。」師呵呵大笑。有新到於師前立，少頃便出去。師曰：「有甚麼辨白處？」僧再回。師曰：「辨得也。」曰：「辨後作麼生？」師曰：「埋却得也。」曰：「蒼天！蒼天！」師曰：「適來却恁麼，如今還不當。」僧乃出去。一日見侍者拓鉢赴堂，乃喚侍者，者應諾。師曰：「甚處去？」者曰：「上堂齋去。」師曰：「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者曰：「除此外別道箇甚麼？」師曰：「我秖問汝本分事。」者曰：「和尚若問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師曰：「汝不謬爲吾侍者。」

子湖蹤禪師法嗣

台州勝光和尚

台州勝光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福州荔枝，泉州刺桐。」問：「如何是佛法兩字？」師曰：「要道卽道。」曰：「請師道。」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龍華照和尚來，師把住曰：「作麼生？」照曰：「莫錯。」師乃放手。照曰：「久嚮勝光。」師默然。照乃辭，師門送曰：「自此一別，甚麼處相見？」照呵呵而去。

漳州浮石和尚

漳州浮石和尚，上堂：「山僧開箇卜鋪，能斷人貧富，定人生死。」僧問：「離却生死貧富，不落五行，

請師直道。」師曰：「金木水火土。」

紫桐和尚

紫桐和尚，僧問：「如何是紫桐境？」師曰：「汝眼裏著沙得麽？」曰：「大好紫桐境也不識。」師曰：「老僧不諱此事。」其僧擬出去，師下禪牀擒住曰：「今日好箇公案，老僧未得分文入手。」曰：「賴遇某甲是僧。」師拓開曰：「禍不單行。」

日容遠和尚

日容遠和尚，因奯上座參，師拊掌三下，曰：「猛虎當軒，誰是敵者？」奯曰：「俊鷂沖天，阿誰捉得？」師曰：「彼此難當。」奯曰：「且休，未要斷這公案。」師將拄杖舞歸方丈。奯無語，師曰：「死却這漢也！」

關南常禪師法嗣

關南道吾和尚

襄州關南道吾和尚，始經村墅，聞巫者樂神云「識神無」，忽然省悟。後參常禪師，印其所解，復遊德山之門，法味彌著。住後，凡上堂，戴蓮華笠，披襴執簡，擊鼓吹笛，口稱魯三郎神：「識神不識神，神從空裏來，却往空裏去。」便下座。有時曰：「打動關南鼓，唱起德山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

以箭揖曰：「喏！」有時執木劍，橫肩上作舞。僧問：「手中劍甚處得來？」師擲於地。僧却置師手中。師曰：「甚處得來？」僧無對。師曰：「容汝三日內，下取一轉語。」其僧亦無對。師自代拈劍橫肩上，作舞曰：「須恁麽始得。」趙州訪師，師乃著豹皮裩，執吉獠棒，在三門下翹一足等候，纔見州便高聲唱喏而立。州曰：「小心祗候著！」師又唱喏一聲而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下禪牀作女人拜曰：「謝子遠來，無可祗待。」問灌溪：「作麽生？」谿曰：「無位。」師曰：「莫同虛空麽？」溪曰：「這屠兒！」師曰：「有生可殺卽不倦。」

漳州羅漢和尚

漳州羅漢和尚，初參關南，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南打師一拳，師遂有省，乃爲歌曰：「咸通七載初參道，到處逢言不識言。心裏疑團若栲栳，三春不樂止林泉。忽遇法王氈上坐，便陳疑懇向師前。師從氈上那伽起，袒膊當胷打一拳。駭散疑團獦狚落，擧頭看見日初圓。從玆蹬蹬以碣碣，直至如今常快活。只聞肚裏飽膨脝，更不東西去持鉢。」又述偈曰：「宇內爲閑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隨處自騰騰。」

高安大愚禪師法嗣

末山尼了然禪師

瑞州末山尼了然禪師，因灌谿閑和尚到，曰：「若相當卽住，不然卽推倒禪牀。」便入堂內。師遣侍者

問：「上座遊山來？為佛法來？」溪曰：「為佛法來。」師乃陞座。溪上參。師問：「上座今日離何處？」曰：「路口。」師曰：「何不蓋却。」溪無對。禾山代云：「爭得到這裏。」始禮拜，問：「如何是末山？」師曰：「不露頂。」曰：「如何是末山主？」師曰：「非男女相。」溪乃喝曰：「何不變去！」師曰：「不是神，不是鬼，變箇甚麽？」溪於是伏膺，作園頭三載。僧到參，師曰：「太繿縷生！」曰：「雖然如此，且是師子兒。」師曰：「既是師子兒，為甚麽被文殊騎？」僧無對。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傾壞。」曰：「世界為甚麽傾壞？」師曰：「寧無我身。」

杭州天龍和尚法嗣

金華俱胝和尚

婺州金華山俱胝和尚，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來，戴笠子執錫遶師三匝，曰：「道得卽下笠子。」如是三問，師皆無對，尼便去。師曰：「日勢稍晚，何不且住。」尼曰：「道得卽住。」師又無對。尼去後，師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而無丈夫之氣。不如棄庵，往諸方參尋知識去。」其夜山神告曰：「不須離此，將有肉身菩薩來為和尚說法也。」逾旬，果天龍和尚到庵，師乃迎禮，具陳前事。龍竪一指示之，師當下大悟。自此凡有學者參問，師唯舉一指，無別提唱。有一供過童子，每見人問事，亦竪指祇對。人謂師曰：「和尚，童子亦會佛法，凡有問皆如和尚竪指。」師一日潛袖刀子，問童曰：「聞你會佛法，是否？」童曰：「是。」師曰：「如何是佛？」童竪起指頭，師以刀斷其指，童叫喚走出。師召童子，童回首。師曰：「如何

是佛？」童舉手不見指頭，豁然大悟。師將順世，謂衆曰：「吾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長慶代衆云：「美食不中飽人喫。」玄沙云：「我當時若見拗折指頭。」玄覺云：「且道玄沙恁麼道，意作麼生？」雲居錫云：「秖如玄沙恁麼道，肯伊不肯伊。若肯，何言拗折指頭；若不肯，俱胝過在甚麼處？」先曹山云：「俱胝承當處鹵莽，秖認得一機一境，一等是拍手拊掌，是他西園奇怪」。玄覺又云：「且道俱胝還悟也無？若悟，爲甚麼道承當處鹵莽；若不悟，又道用一指頭揮不盡。且道曹山意在甚麼處？」

南嶽下五世

睦州陳尊宿法嗣

刺史陳操尚書

睦州刺史陳操尚書，齋次，拈起餬餅，問僧：「江西、湖南還有這箇麼？」曰：「尚書適來喫箇甚麼？」公曰：「敲鐘謝響。」又齋僧次，躬自行餅，一僧展手擬接，公却縮手，僧無語。公曰：「果然！果然！」問僧：「有箇事與上座商量，得麼？」曰：「合取狗口。」公自摑口曰：「某甲罪過。」曰：「知過必改。」公曰：「恁麼則乞上座口喫飯，得麼？」又齋僧自行食次，乃曰：「上座施食。」僧曰：「三德六味。」公曰：「錯。」僧無對。又與僚屬登樓次，見數僧行來，有一官人曰：「來者總是行脚僧。」公曰：「不是。」曰：「焉知不是？」公曰：「待來勘過。」須臾僧至樓前，公驀喚「上座！」僧皆舉首。公謂諸官曰：「不信道。」又與禪者頌曰：「禪者

有玄機，機玄是復非。欲了機前旨，咸於句下違。」

光孝覺禪師法嗣

長慶道巘禪師

昇州長慶道巘禪師，廬州人也。初侍光孝便領悟微言，卽於湖南大光山剃度，暨化緣彌盛，出住長慶。上堂：「彌勒朝入伽藍，暮成正覺。」說偈曰：「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離於諸心法，更無有可得。看他恁麼道，也太殺惺惺。」「若比吾徒，猶是鈍漢。所以一念見道，三世情盡。如印印泥，更無前後。諸子生死事大，快須薦取，莫爲等閑。業識茫茫，蓋爲迷己逐物。世尊臨入涅槃，文殊請再轉法輪。世尊咄曰：『吾四十九年住世，不曾說一字。汝請吾再轉法輪，是吾曾轉法輪邪？』然今時衆中，建立箇賓主問荅，事不獲已，蓋爲初心耳。」僧問：「如何是長慶境？」師曰：「闍黎履踐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日三月三。」曰：「學人不會。」師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便下座。咸平二年示寂。

五燈會元卷第五

六祖大鑒禪師法嗣

青原行思禪師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城劉氏子。幼歲出家，每羣居論道，師唯默然。聞曹谿法席，乃往參禮。問曰：「當何所務，卽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甚麽來？」師曰：「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會下學徒雖衆，師居首焉。亦猶二祖不言，少林謂之得髓矣。一日，祖謂師曰：「從上衣法雙行，師資遞授，衣以表信，法乃印心。吾今得人，何患不信？吾受衣以來，遭此多難。況乎後代，爭競必多。衣卽留鎭山門，汝當分化一方，無令斷絕。」師既得法，歸住青原。六祖將示滅，有沙彌希遷卽石頭和尚。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附何人？」祖曰：「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爲？」遷曰：「我稟遺誡，故尋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靜居參禮。師曰：「子何方來？」遷曰：「曹谿。」師曰：「將得甚麽來？」曰：「未到曹谿亦不失。」師曰：「若恁麽用，去曹谿作甚麽？」曰：「若不到曹谿，爭知不失？」遷又曰：「曹谿大師還識和尚否？」師曰：「汝今識吾

否？」曰：「識。又争能識得？」師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遷又問：「和尚自離曹谿，甚麼時至此間？」師曰：「我却知汝早晚離曹谿。」曰：「希遷不從曹谿來。」師曰：「我亦知汝去處也。」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他日，師復問遷：「汝甚麼處來？」曰：「曹谿。」師乃舉拂子曰：「曹谿還有這箇麼？」曰：「非但曹谿，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天否？」曰：「若到卽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師令遷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吾有箇鈯斧子，與汝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慕諸聖不重己靈時如何？」嶽曰：「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遷曰：「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脱。」嶽便休。玄沙曰：「大小石頭被南嶽推倒，直至如今起不得。」遷便回。師問：「子返何速？書信達否？」遷曰：「書亦不通，信亦不達。去日蒙和尚許箇鈯斧子，祇今便請師垂一足。」遷便禮拜，尋辭往南嶽。荷澤神會來參，師問：「甚處來？」曰：「曹谿。」師曰：「曹谿意旨如何？」會振身而立。師曰：「猶帶瓦礫在。」曰：「和尚此間莫有真金與人麼？」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玄沙云：「果然。」雲居錫云：「祇如玄沙道，果然是真金？是瓦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廬陵米作麼價？」師既付法石頭，唐開元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三日，陞堂告衆，跏趺而逝。僖宗謚弘濟禪師、歸真之塔。

青原思禪師法嗣

石頭希遷禪師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娠，不喜葷茹。師雖在孩提，不煩保母。既冠，然諾自許。鄉洞獠民畏鬼神，多淫祀，殺牛釃酒，習以爲常。師輒往毀叢祠，奪牛而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圓寂，稟遺命謁青原，乃攝衣從之。緣會語句，青原章敍之。一日，原問師曰：「有人道嶺南有消息。」師曰：「有人不道嶺南有消息。」曰：「若恁麼，大藏小藏從何而來？」師曰：「盡從這裏去。」原然之。師於唐天寶初，薦之衡山南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時號石頭和尚。師因看肇論至「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師乃拊几曰：「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照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不覺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遊泳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僊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派暗流注。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熱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依一一法，依根葉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覩。明暗各相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用及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拄。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隔山河固。謹白參玄人，光陰莫虛度。」上堂：「吾之法門，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心佛衆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靈，體離斷常，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離心意

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門人道悟問：「曹谿意旨誰人得？」師曰：「會佛法人得。」曰：「師還得否？」師曰：「不得。」曰：「爲甚麼不得？」師曰：「我不會佛法。」僧問：「如何是解脫？」師曰：「誰縛汝？」問：「如何是淨土？」師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師曰：「誰將生死與汝？」師問新到：「從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師曰：「見馬大師否？」曰：「見。」師乃指一橛柴曰：「馬師何似這箇？」僧無對。卻回舉似馬祖，祖曰：「汝見橛柴大小？」曰：「沒量大。」祖曰：「汝甚有力。」僧曰：「何也？」祖曰：「汝從南嶽負一橛柴來，豈不是有力？」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我更不會。」大顛問：「古人云，道有道無俱是謗。請師除。」師曰：「一物亦無，除箇甚麼？」師卻問：「併卻咽喉脣吻，道將來？」顛曰：「無這箇。」師曰：「若恁麼，汝卽得入門。」道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不得不知。」悟曰：「向上更有轉處也無？」師曰：「長空不礙白雲飛。」問：「如何是禪？」師曰：「碌甎。」問：「如何是道？」師曰：「木頭。」自餘門屬領旨所有問答，各於本章出焉。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與授戒。廣德二年，門人請下于梁端，廣闡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藥山惟儼禪師

澧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潮陽西山慧照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屑事細行於布巾邪？」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禀命恭禮馬祖，仍伸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眉瞬目，有時不教伊揚眉瞬目，有時揚眉瞬目者是，有時揚眉瞬目者不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如是，將三條篾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欲益無所益，欲爲無所爲。宜作舟航，無久住此。」師乃辭祖返石頭。

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作麼？」曰：「一物不爲。」頭曰：「恁麼卽閑坐也。」曰：「若閑坐卽爲也。」頭曰：「汝道不爲，不爲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以偈讚曰：「從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流豈可明？」後石頭垂語曰：「言語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裏針劄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居澧州藥山，海衆雲會。師與道吾說苕谿上世爲節察來。吾曰：「和尚上世曾爲甚麼？」師曰：「我痿痿羸羸，且恁麼過時。」吾曰：「憑何如此？」師曰：「我不曾展他書卷。」石霜別云：「書卷不曾展。」院主報：「打鐘也，請和尚上堂。」師

曰：「汝與我擎鉢盂去。」曰：「和尚無手，來多少時。」師曰：「汝祇是枉披袈裟。」曰：「某甲祇恁麼，和尚如何？」師曰：「我無這箇眷屬。」謂雲巖曰：「與我喚沙彌來。」巖曰：「喚他來作甚麼？」師曰：「我有箇折脚鐺子，要他提上挈下。」巖曰：「恁麼則與和尚出一隻手去也。」師便休。 園頭栽菜次，師曰：「栽即不障，汝莫教根生。」曰：「既不教根生，大衆喫甚麼？」師曰：「汝還有口麼？」頭無對。

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山上枯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問：「如何得不被諸境惑？」師曰：「聽他何礙汝？」曰：「不會。」師曰：「何境惑汝？」問：「如何是道中至寶？」師曰：「莫謟曲。」曰：「不謟曲時如何？」師曰：「傾國不換。」有僧再來依附，師問：「阿誰？」曰：「常坦。」師呵曰：「前也是常坦，後也是常坦。」師久不陞堂，院主白曰：「大衆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下座，歸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爲大衆說話，爲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老僧？」師問雲巖：「作甚麼？」巖曰：「擔屎。」師曰：「那箇聻！」巖曰：「在。」師曰：「汝來去爲誰？」曰：「替他東西。」師曰：「何不教並行？」曰：「和尚莫謗他。」師曰：「不合恁麼道。」曰：「如何道？」師曰：「還曾擔麼！」師坐次，僧問：「兀兀地思量甚麼？」師曰：「思量箇不思量底。」曰：「不思量底如何思量？」師曰：「非思量。」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母徧身紅爛，臥在荊棘林中，汝歸何所？」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箇休糧方子。」曰：「便請。」

師曰：「二時上堂，不得齩破一粒米。」問：「如何是涅槃？」師曰：「汝未開口時喚作甚麼？」問僧：「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洞庭湖水滿也未？」曰：「未。」師曰：「許多時雨水，爲甚麼未滿？」僧無語。道吾云：「滿也。」雲巖云：「湛湛地。」洞山云：「甚麼劫中曾增減來？」雲門云：「祇在這裏。」師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師以拄杖敲禪牀三下。僧曰：「某甲粗知去處。」師拋下拄杖，僧無語。師召侍者，點茶與這僧，踏州縣困。師問龐居士：「一乘中還著得這箇事麼？」士曰：「某甲祇管日求升合，不知還著得麼？」師曰：「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士曰：「拈一放一，未爲好手。」師曰：「老僧住持事繁。」士珍重便出。師曰：「拈一放一，的是好手。」士曰：「好箇一乘問宗，今日失却也。」師曰：「是！是！」

上堂：「祖師祇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振觸。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擔荷，實無枝葉可得。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爲你說，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貌。」師與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甚麼物作聲？」師抽刀驀口作斫勢。洞山擧示衆云：「看他藥山橫身，爲這箇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此意始得。」

遵布衲浴佛。師曰：「這箇從汝浴，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師乃休。長慶云：「邪法難扶。」玄覺云：「且道長慶恁麼道，在賓在主？衆中喚作浴佛語，亦曰兼帶語，且道盡善不盡善？」問：「學人有疑，請師決。」師曰：「待上堂時來，與闍黎決疑。」至晚，上堂衆集。師曰：「今日請決疑。上座在甚麼處？」其僧出衆而立。師下禪牀，把住曰：「大衆！這僧有疑。」便與一推，却歸方丈。玄覺曰：「且道與伊決疑否？若決疑，甚麼處是決疑；若不與決疑，又道待上堂時與汝決疑。」師問飯頭：「汝在此多少時也？」曰：「三年。」師曰：「我總不識汝。」飯

頭罔測，發憤而去。問：「身命急處如何？」師曰：「莫種雜種。」曰：「將何供養？」師曰：「無物者。」師令供養主抄化。甘行者問：「甚處來？」曰：「藥山來。」甘曰：「來作麼？」曰：「教化。」甘曰：「將得藥來麼？」曰：「行者有甚麼病？」甘便捨銀兩鋌。意山中有人，此物却回，無人即休。主便歸納疏。師問曰：「子歸何速？」主曰：「問佛法相當得銀兩鋌。」師令舉其語。主舉已，師曰：「速送還他。子著賊了也。」主便送還。甘曰：「由來有人。」遂添銀施之。同安顯云：「早知行者恁麼問，終不道藥山來。」問僧：「見說汝解筭，是否？」曰：「不敢。」師曰：「汝試筭，老僧看。」僧無對。雲巖舉問洞山：「汝作麼生？」山曰：「請和尚生月。」師書「佛」字，問道吾：「是甚麼字？」吾曰：「佛字。」師曰：「多口阿師！」問：「已事未明，乞和尚指示。」師良久曰：「吾今爲汝道一句亦不難，祇宜汝於言下便見去，猶較些子。若更入思量，却成吾罪過。不如且各合口，免相累及。」

大衆夜參，不點燈。師垂語曰：「我有一句子，待特牛生兒，即向你道。」有僧曰：「特牛生兒，也秪是和尚不道。」師曰：「侍者把燈來！」其僧抽身入衆。雲巖舉似洞山，山曰：「道僧却會，祇是不肯禮拜。」問僧：「甚處來？」曰：「南泉來。」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則成一頭水牯牛去也！」曰：「雖在彼中，且不曾上他食堂。」師曰：「口欱東南風那。」曰：「和尚莫錯，自有拈匙把筯人在。」問：「達磨未來時，此土還有祖師意否？」師曰：「有。」曰：「既有，祖師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有，所以來。」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爲甚麼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某甲學和尚還得也無？」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長慶云：「眼有何過？」玄覺云：「且道長慶會藥山意不會藥山意。」

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曰：「看箭！」僧放身便倒。師曰：「侍者，拖出這死

漢。」僧便走。師曰：「弄泥團漢有甚麼限？」朗州刺史李翺問：「師何姓？」師曰：「正是時。」李不委，却問院主：「某甲適來問和尚姓，和尚曰：正是時。未審姓甚麼？」主曰：「恁麼則姓韓也。」師聞乃曰：「得恁麼不識好惡！若是夏時對他，便是姓熱。」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嘯。」李贈詩曰：「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倒！法堂倒！」衆皆持拄撑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東隅。唐文宗謚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丹霞天然禪師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將入長安應舉，方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也。」偶禪者問曰：「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幞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爲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卽下地禮

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卽不來也。」乃杖錫觀方，居天台華頂峯三年，往餘杭徑山禮國一禪師。

唐元和中至洛京龍門香山，與伏牛和尚爲友。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後謁忠國師，問侍者：「國師在否？」曰：「在卽在，不見客。」師曰：「太深遠生！」曰：「佛眼亦觀不見。」師曰：「龍生龍子，鳳生鳳兒。」國師睡起，侍者以告。國師乃打侍者三十棒，遣出。師聞曰：「不謬爲南陽國師。」明日再往禮拜，見國師便展坐具。國師曰：「不用！不用！」師退後，國師曰：「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曰：「不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帀便出。國師曰：「去聖時遥，人多懈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難得。」

訪龐居士，見女子靈照洗菜次，師曰：「居士在否？」女子放下菜籃，斂手而立。師又問：「居士在否？」女子提籃便行。師遂回。須臾居士歸，女子乃舉前話。士曰：「丹霞在麼？」女曰：「去也。」士曰：「赤土塗牛妳。」又一日訪龐居士，至門首相見。師乃問：「居士在否？」士曰：「饑不擇食。」師曰：「龐老在否？」士曰：「蒼天！蒼天！」便入宅去。師曰：「蒼天！蒼天！」便回。師因去馬祖處，路逢一老人與一童子。師問：「公住何處？」老人曰：「上是天，下是地。」師曰：「忽遇天崩地陷，又作麼生？」老人曰：「蒼天！蒼天！」童子噓一聲。師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與童子入山去。師問龐居士：「昨日相見，何似今日？」士曰：「如法舉昨日事來作箇宗眼。」師曰：「祇如宗眼，還著得龐公麼？」士曰：「我在你眼裏。」師曰：

「某甲眼窄，何處安身？」士曰：「是眼何窄？是身何安？」師休去。士曰：「更道取一句，便得此話圓。」師亦不對。士曰：「就中這一句無人道得。」師與龐居士行次，見一泓水。士以手指曰：「便與麽也還辨不出？」師曰：「灼然是辨不出。」士乃戽水，潑師二掬。師曰：「莫與麽，莫與麽。」士曰：「須與麽，須與麽。」師却戽水潑士三掬。師曰：「正與麽時，堪作甚麽？」士曰：「無外物。」師曰：「得便宜者少。」士曰：「誰是落便宜者？」

元和三年，於天津橋橫臥，會留守鄭公出，呵之不起。吏問其故，師徐曰：「無事僧。」留守異之，奉束素及衣兩襲，日給米麪，洛下翕然歸信。至十五年春，告門人曰：「吾思林泉終老之所。」時門人齊靜卜南陽丹霞山結庵，三年間玄學者至盈三百衆，建成大院。上堂：「阿你渾家，切須保護。一靈之物，不是你造作名邈得，更說甚薦與不薦？吾往日見石頭，亦祇教切須自保護，此事不是你談話得。阿你渾家，各有一坐具地，更疑甚麽？禪可是你解底物？豈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聞。阿你自看，善巧方便，慈悲喜捨，不從外得，不著方寸。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賢。你更擬趁逐甚麽物？不用經求落空去！今時學者，紛紛擾擾，皆是參禪問道。吾此間無道可修，無法可證。一飲一啄，各自有分，不用疑慮。在在處處有恁麽底。若識得釋迦卽老凡夫是，阿你須自看取，莫一盲引衆盲，相將入火坑。夜裏暗雙陸，賽彩若爲生？無事珎重！」

有僧到，參於山下。見師便問：「丹霞山向甚麽處去？」師指山曰：「青黯黯處。」曰：「莫祇這箇便是麽？」師曰：「真師子兒，一撥便轉。」問僧：「甚麽處宿？」曰：「山下宿。」師曰：「甚麽處喫飯？」曰：「山下喫

飯。」師曰：「將飯與闍黎喫底人，還具眼也無？」僧無對。長慶問保福：「將飯與人喫，感恩有分，爲甚麼不具眼？」福云：「施者受者，二俱瞎漢。」慶云：「盡其機來還成瞎不？」福云：「道某甲瞎得麼。」玄覺徵云：「且道長慶明丹霞意，爲復自用家財。」長慶四年六月，告門人曰：「備湯沐浴，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受屨，垂一足未及地而化。門人建塔，謚智通禪師，塔曰妙覺。

潭州大川禪師

潭州大川禪師，亦曰大湖。江陵僧參，師問：「幾時發足江陵？」僧提起坐具。師曰：「謝子遠來，下去！」僧遶禪牀一匝，便出。師曰：「若不恁麼，爭知眼目端的！」僧拊掌曰：「苦殺人，洎合錯判諸方。」師曰：「甚得禪宗道理。」僧舉似丹霞，霞曰：「於大川法道卽得，我這裏不然。」曰：「未審此間作麼生？」霞曰：「猶較大川三步在。」僧禮拜，霞曰：「錯判諸方者多。」洞山云：「不是丹霞，難分玉石。」

大顛寶通禪師

潮州靈山大顛寶通禪師，初參石頭。頭問：「那箇是汝心？」師曰：「見言語者是。」頭便喝出。經旬日，師却問：「前者既不是，除此外何者是心？」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將心來。」師曰：「無心可將來。」頭曰：「元來有心，何言無心？無心盡同謗。」師於言下大悟。異日侍立次，頭問：「汝是參禪僧？是州縣白蹋僧？」師曰：「是參禪僧。」頭曰：「何者是禪？」師曰：「揚眉瞬目。」頭曰：「除却揚眉瞬目外，將你本來面

目呈看。」師曰：「請和尚除却揚眉瞬目外鑒。」頭曰：「我除竟。」師曰：「將呈了也。」頭曰：「汝既將呈我心如何？」師曰：「不異和尚。」頭曰：「不關汝事。」師曰：「本無物。」頭曰：「汝亦無物。」師曰：「既無物，即真物。」頭曰：「真物不可得，汝心見量意旨如此也。大須護持。」師住後，學者四集。

上堂：「夫學道人須識自家本心，將心相示，方可見道。多見時輩祇認揚眉瞬目，一語一默，驀頭印可，以爲心要，此實未了。吾今爲你諸人分明説出，各須聽受。但除却一切妄運想念，見量卽汝真心。此心與塵境，及守認靜默時全無交涉。卽心是佛，不待修治。何以故？應機隨照，泠泠自用。窮其用處，了不可得。喚作妙用，乃是本心。大須護持，不可容易。」僧問：「其中人相見時如何？」師曰：「早不其中也。」曰：「其中者如何？」師曰：「不作箇問。」韓文公一日相訪，問師：「春秋多少？」師提起數珠，曰：「會麼？」公曰：「不會。」師曰：「晝夜一百八。」公不曉，遂回。次日再來，至門前見首座，舉前話問意旨如何。座扣齒三下。及見師，理前問，師亦扣齒三下。公曰：「元來佛法無兩般。」師曰：「是何道理？」公曰：「適來問首座亦如是。」師乃召首座：「是汝如此對否？」座曰：「是。」師便打趁出院。文公又一日白師曰：「弟子軍州事繁，佛法省要處，乞師一語。」師良久，公罔措。時三平爲侍者，乃敲禪牀三下。師曰：「作麼？」平曰：「先以定動，後以智拔。」公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僧問：「苦海波深，以何爲船筏？」師曰：「以木爲船筏。」曰：「恁麼卽得度也。」師曰：「盲者依前盲，瘂者依前瘂。」一日，將痒和子廊下行，逢一僧問訊次，師以痒和子驀口打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大顛老野狐，不曾孤負人。」

長髭曠禪師

潭州長髭曠禪師，曹谿禮祖塔回，參石頭。頭問：「甚麼處來？」曰：「嶺南來。」頭曰：「大庾嶺頭一鋪功德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祇欠點眼在。」頭曰：「莫要點眼麼？」師曰：「便請。」頭乃垂下一足。師禮拜，頭曰：「汝見箇甚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紅爐上一點雪。」玄覺云：「且道長髭具眼祇對，不具眼祇對？若具眼，爲甚麼請他點眼？若不具眼，又道成就久矣，且作麼生商量？」法燈代云：「和尚可謂眼昏。」僧參，遶禪牀一匝，卓然而立。師曰：「若是石頭法席，一點也用不著。」僧又遶禪牀一匝。師曰：「却是恁麼時，不易道箇來處。」僧便出去。師乃喚，僧不顧。師曰：「這漢猶少教詔在。」僧却回曰：「有一人不從，人得不受教詔，不落階級，師還許麼？」師曰：「逢之不逢，逢必有事。」僧乃退身三步，師却遶禪牀一匝。僧曰：「不唯宗眼分明，亦乃師承有據。」師乃打三棒。問僧：「甚處來？」曰：「九華山控石庵。」師曰：「庵主是甚麼人？」曰：「馬祖下尊宿。」師曰：「名甚麼？」曰：「不委他法號。」師曰：「他不委，你不委。」曰：「尊宿眼在甚處？」師曰：「若是庵主親來，今日也須喫棒。」曰：「賴遇和尚，放過某甲。」師曰：「百年後討箇師僧也難得。」龐居士到，師陞座，衆集定。士出曰：「各請自撿好。」却於禪床右立。時有僧問：「不觸主人翁，請師答話。」師曰：「識龐公麼？」曰：「不識。」士便搊住曰：「苦哉！苦哉！」僧無對。士便拓開。師少間却問：「適來這僧還喫棒否？」士曰：「待伊甘始得。」師曰：「居士祇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曰：「恁麼說話，某甲卽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曰：「不好箇甚麼？」士曰：「阿師祇見錐頭尖，不見鑿頭利。」李行

婆來，師乃問：「憶得在絳州時事麽？」婆曰：「非師不委。」師曰：「多虛少實在。」婆曰：「有甚諱處？」師曰：「念你是女人，放你拄杖。」婆曰：「某甲終不見尊宿過。」師曰：「老僧過在甚麽處？」婆曰：「和尚無過，婆豈有過？」師曰：「無過底人作麽生？」婆乃竪拳曰：「與麽，總成顛倒。」師曰：「實無諱處。」師見僧，乃擒住曰：「師子兒，野干屬！」僧以手作撥眉勢，師曰：「雖然如此，猶欠哮吼在。」僧擒住師曰：「偏愛行此一機。」師與一摑，僧拍手三下。師曰：「若見同風，汝甘與麽否？」曰：「終不由別人。」師作撥眉勢。僧曰：「猶欠哮吼在。」師曰：「想料不由別人。」師見僧問訊次，師曰：「步步是汝證明處。汝還知麽？」曰：「某甲不知。」師曰：「汝若知，我堪作甚麽？」僧禮拜。師曰：「我不堪，汝却好！」

京兆尸利禪師

京兆府尸利禪師，問石頭：「如何是學人本分事？」頭曰：「汝何從吾覓？」曰：「不從師覓，如何即得？」石頭曰：「汝還曾失麽？」師乃契會厥旨。

招提慧朗禪師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宜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麽生？」頭曰：「蠢動含靈，

却有佛性。」曰：「慧朗爲甚麽却無？」頭曰：「爲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住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興國振朗禪師

長沙興國寺振朗禪師，初參石頭，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問取露柱。」曰：「振朗不會。」頭曰：「我更不會。」師俄省悟。住後，有僧來參，師召上座，僧應諾。師曰：「孤負去也。」曰：「師何不鑒？」師乃拭目而視之。僧無語。時謂小朗。

汾州石樓禪師

汾州石樓禪師，上堂，僧問：「未識本來性，乞師方便指。」師曰：「石樓無耳朵。」曰：「某甲自知非。」師曰：「老僧還有過。」曰：「和尚過在甚麽處？」師曰：「過在汝非處。」僧禮拜，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漢國。」師曰：「漢國主人還重佛法麽？」曰：「苦哉！賴遇問着某甲，若問別人，卽禍生。」師曰：「作麽生？」曰：「人尚不見，有何佛法可重？」師曰：「汝受戒得多少夏？」曰：「三十夏。」師曰：「大好不見，有人。」便打。

法門佛陀禪師

鳳翔府法門寺佛陀禪師，尋常持一串數珠，念三種名號，曰一釋迦、二元和、三佛陀，自餘是甚麼「椀躂丘」，乃過一珠，終而復始。事迹異常，時人莫測。

水空和尚

水空和尚，一日廊下見一僧，乃問：「時中事作麼生？」僧良久。師曰：「祇恁便得麼？」曰：「頭上安頭。」師打曰：「去！去！已後惑亂人家男女在。」

大同濟禪師

澧州大同濟禪師，米胡領衆來，纔欲相見，師便拽轉禪牀，面壁而坐。米於背後立，少時却回客位。師曰：「是卽是，若不驗破，已後遭人貶剝。」令侍者請米來。却拽轉禪牀便坐。師乃遶禪牀一匝，便歸方丈。米却拽倒禪牀，領衆便出。師訪龐居士，士曰：「憶在母胎時，有一則語，舉似阿師，切不得作道理主持。」師曰：「猶是隔生也。」士曰：「向道不得作道理。」師曰：「驚人之句，爭得不怕！」士曰：「如師見解，可謂驚人。」師曰：「不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曰：「不但隔一生、兩生。」師曰：「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鳴指三下。師一日見龐居士來，便揜却門曰：「多知老翁，莫與相見。」士曰：「獨坐獨語，過在阿誰？」師便開門，纔出被士把住曰：「師多知，我多知？」師曰：「多知且置，閉門開門，卷之與舒，相較幾許？」士曰：「祇此一問，氣急殺人！」師默然。士曰：「弄巧成拙。」僧問：「此箇法門，如何繼紹？」師曰：「冬

寒夏熱，人自委知。」曰：「恁麽則蒙分付去也！」師曰：「頑嚚少智，勔䐈多癡。」問：「十二時中如何合道？」師曰：「汝還識十二時麽？」曰：「如何是十二時？」師曰：「子丑寅卯。」僧禮拜。師示頌曰：「十二時中那事別，子丑寅卯吾今説。若會唯心萬法空，釋迦、彌勒從茲決。」

靑原下三世

藥山儼禪師法嗣

道吾宗智禪師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槃和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山問：「子去何處來？」師曰：「遊山來。」山曰：「不離此室，速道將來。」師曰：「山上烏兒頭似雪，澗底遊魚忙不徹。」師離藥山見南泉，泉問：「闍黎名甚麽？」師曰：「宗智。」泉曰：「智不到處，作麽生宗？」師曰：「切忌道着。」泉曰：「灼然道著，卽頭角生。」三日後，師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卽頭角生。合作麽生行履？」師便抽身入僧堂，泉便歸方丈。師又來把針。巖曰：「師弟適來爲甚不祇對和尚？」師曰：「你不妨靈利！」巖不薦，却問南泉：「適來智頭陀爲甚不祇對和尚，某甲不會，乞師垂示。」泉曰：「他却是異類中行。」巖曰：「如何是異類中行？」泉曰：「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道着，道着卽頭角生。直須向異類中行。」巖亦不會。師知雲巖不薦，乃曰：「此人因緣不在此。」

却同回藥山。山問：「汝回何速？」巖曰：「祇爲因緣不契。」山曰：「有何因緣？」巖舉前話。山曰：「子作麼生會他，這箇時節便回？」巖無對。山乃大笑。巖便問：「如何是異類中行？」山曰：「吾今日困倦，且待別時來。」巖曰：「某甲特爲此事歸來。」山曰：「且去！」巖便出。師在方丈外，聞巖不薦，不覺齩得指頭血出。師却下來問巖：「師兄去問和尚那因緣作麼生？」巖曰：「和尚不與某甲說。」師便低頭。僧問雲居：「切忌道着，意作麼生？」居云：「此語最毒。」云：「如何是最毒底語？」居云：「一棒打殺龍蛇。」雲巖臨遷化，遣書辭師。師覽書了，謂洞山、密師伯曰：「雲巖不知有我，悔當時不向伊道。雖然如是，要且不違藥山之子。」玄覺云：「古人恁麼道，還知有也未？」又云：「雲巖當時不會，且道甚麼處是伊不會處？」

藥山上堂曰：「我有一句子，未曾說向人。」師出曰：「相隨來也。」僧問：「藥山一句子如何說？」山曰：「非言說。」師曰：「早言說了也。」師一日提笠出，雲巖指笠曰：「用這箇作甚麼？」師曰：「有用處。」巖曰：「忽遇黑風猛雨來時如何？」師曰：「蓋覆著。」巖曰：「他還受蓋覆麼？」師曰：「雖然如是，且無滲漏。」溈山問雲巖：「菩提以何爲座？」巖曰：「以無爲爲座。」巖却問溈山。山曰：「以諸法空爲座。」又問：「師作麼生？」師曰：「坐也聽伊坐，卧也聽伊卧，有一人不坐不卧。速道！速道！」山休去。溈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看病來。」山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山曰：「不病底莫是智頭陀麼？」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速道！速道！」山曰：「道得也與他没交涉。」僧問：「萬里無雲未是本來天，如何是本來天？」師曰：「今日好曬麥。」雲巖問：「師弟家風近日如何？」師曰：「教師兄指點，堪作甚麼？」巖曰：「無這箇來多少時也？」師曰：「牙根猶帶生澀在。」僧問：「如何是今時着力處？」師曰：「千人萬人喚

不回頭，方有少分相應。」曰：「忽然火起時如何？」師曰：「能燒大地。」師却問僧：「除却星與燄，那箇是火？」曰：「不是火。」別一僧却問：「師還見火麼？」師曰：「見。」曰：「見從何起？」師曰：「除却行住坐臥，別請一問。」有施主施褌，藥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他一腰褌。」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褌。」師指佛桑花問僧曰：「這箇何似那箇？」曰：「直得寒毛卓竪。」師曰：「畢竟如何？」曰：「道吾門下底。」師曰：「十里大王，雲巖不安。」師乃謂曰：「離此殼漏子，向甚麼處相見？」巖曰：「不生不滅處相見。」師曰：「何不道非不生不滅處，亦不求相見？」

雲巖補鞋次，師問：「作甚麼？」巖曰：「將敗壞補敗壞。」師曰：「何不道卽敗壞非敗壞？」師聞僧念維摩經云：「八千菩薩、五百聲聞，皆欲隨從文殊師利。」師問曰：「甚麼處去？」其僧無對。師便打。後僧問禾山，山曰：「給侍者方諧。」師到五峯，峯問：「還識藥山老宿否？」師曰：「不識。」峯曰：「爲甚麼不識？」師曰：「不識，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東土不曾逢。」因設先師齋，僧問：「未審先師還來也無？」師曰：「汝諸人用設齋作甚麼？」石霜問：「和尚一片骨，敲着似銅鳴，向甚麼處去也？」師喚侍者，者應諾。師曰：「驢年去！」唐太和九年九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償，子知之乎？」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邁，理無東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靈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于石霜山之陽。

雲巖曇晟禪師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於石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對。山曰：「爭奈目前生死何！」師曰：「目前無生死。」山曰：「在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麼？』」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問：「汝除在百丈，更到甚麼處來？」師曰：「曾到廣南來。」曰：「見說廣州城東門外有一片石，被州主移去。是否？」師曰：「非但州主，闔國人移亦不動。」山又問：「聞汝解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曰：「我亦弄得。」師曰：「和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卽六，六卽一。」後到潙山，潙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卽弄，要置卽置。」曰：「置時師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

僧問：「從上諸聖甚麼處去？」師良久，曰：「作麼，作麼！」問：「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時如何？」師曰：「好埋却。」問：「大保任底人，與那箇是一是二？」師曰：「一機之絹，是一段是兩段？」洞山代云：「如人接樹。」師煎茶次，道吾問：「煎與阿誰？」師曰：「有一人要。」曰：「何不教伊自煎？」師曰：「幸有某甲在。」師問石霜：「甚麼處來？」曰：「潙山來。」師曰：「在彼中得多少時？」曰：「粗經冬夏。」師曰：「恁麼卽成山長也。」

曰：「雖在彼中却不知。」師曰：「他家亦非知非識。」石霜無對。道吾聞云：「得恁麼無佛法身心。」

住後，上堂示衆曰：「有箇人家兒子，問着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裏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日夜不曾眠。」山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道。」問僧：「甚處來？」曰：「添香來。」師曰：「還見佛否？」曰：「見。」師曰：「甚麼處見？」曰：「下界見。」師曰：「古佛，古佛！」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掃地次，道吾曰：「太區區生！」師曰：「須知有不區區者。」吾曰：「恁麼則有第二月也。」師豎起掃帚曰：「是第幾月？」吾便行。玄沙聞云：「正是第二月。」問僧：「甚處來？」曰：「石上語話來。」師曰：「石還點頭也無？」僧無對。師自代曰：「未語話時却點頭。」師作草鞋次，洞山近前曰：「乞師眼睛得麼？」師曰：「汝底與阿誰去也？」曰：「良价無。」師曰：「設有，汝向甚麼處著？」山無語。師曰：「乞眼睛底是眼否？」山曰：「非眼。」師便喝出。

尼僧禮拜，師問：「汝爺在否？」曰：「在。」師曰：「年多少？」曰：「年八十。」師曰：「汝有箇爺不年八十，還知否？」曰：「莫是恁麼來者！」師曰：「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洞山代云：「直是不恁麼來者，亦是兒孫。」僧問：「一念瞥起便落魔界時如何？」師曰：「汝因甚麼却從佛界來？」僧無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莫道體不得，設使體得，也祇是左之右之。」

院主遊石室回，師問：「汝去入到石室裏許，爲祇恁麼便回？」主無對。洞山代曰：「彼中已有人占了

也。」師曰：「汝更去作甚麼？」山曰：「不可人情斷絶去也。」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日示疾，命澡身竟，喚主事令備齋，來日有上座發去。至二十七夜歸寂，荼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塔，謚無住大師。

船子德誠禪師

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邈，度量不羣。自印心於藥山，與道吾、雲巖爲同道交。洎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予率性疏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一人來，或堪雕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竪橈子曰：「會麼？」官人曰：「不會。」師曰：「棹撥清波，金鱗罕遇。」師有偈曰：「三十年來坐釣臺，鈎頭往往得黃能。金鱗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遊，水清魚現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有一魚兮偉莫裁，混融包納信奇哉。能變化，吐風雷，下線何曾釣得來。別人祇看採芙蓉，香氣長粘遶指風。兩岸映，一船紅，何曾解染得虛空。問我生涯祇是船，子孫各自睹機緣。不由地，不由天，除却蓑衣無可傳。」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

「某甲甚處不是，望爲説破。」吾曰：「某甲終不説，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錐。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衆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麽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師曰：「不似，似箇甚麽？」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橈打落水中。山纔上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一〕山遂問：「抛綸擲鈎，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渌水，浮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不談。」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藏身處没蹤迹，没蹤迹處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钁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續，無令斷絶。」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師遂喚「闍黎」！山乃回首，師竪起橈子曰：「汝將謂别有。」乃覆船入水而逝。

椑樹慧省禪師

宣州椑樹慧省禪師，洞山參，師問：「來作甚麽？」山曰：「來親近和尚。」師曰：「若是親近，用動這兩片皮作麽？」山無對。曹山云：「一子親得。」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猫兒上露柱。」曰：「學人不會。」師曰：

〔一〕犯，原作「把」，據續藏本改。

「問取露柱去！」

百巖明哲禪師

鄂州百巖明哲禪師，藥山看經次，師曰：「和尚休猱人好！」山置經曰：「日頭早晚也。」師曰：「正當午。」山曰：「猶有文彩在。」師曰：「某甲無亦無。」山曰：「汝太煞聰明。」師曰：「某甲祇恁麼，和尚作麼生？」山曰：「跛跛挈挈，百醜千拙。且恁麼過。」洞山與密師伯到參，師問：「二上座甚處來？」山曰：「湖南。」師曰：「觀察使姓甚麼？」曰：「不得姓。」師曰：「名甚麼？」曰：「不得名。」師曰：「還治事也無？」曰：「自有郎幕在。」師曰：「還出入也無？」曰：「不出入。」師曰：「豈不出入？」山拂袖便出。師次早入堂，召二上座曰：「昨日老僧對闍黎一轉語不相契，一夜不安。今請闍黎別下一轉語。若愜老僧意，便開粥相伴過夏。」山曰：「請和尚問。」師曰：「豈不出入？」山曰：「太尊貴生！」師乃開粥，同共過夏。

澧州高沙彌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脣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衆立。山

問：「我聞長安甚鬧，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山曰：「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爲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衆有妨，且往路邊卓箇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住菴後，一日歸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箇鼓笛。」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僧問：「一句子還有該不得處否？」師曰：「不順世。」藥山齋時，自打鼓，師捧鉢作舞入堂。山便擲下鼓椎曰：「是第幾和？」師曰：「是第二和。」山曰：「如何是第一和？」師就桶舀一杓飯便出。

刺史李翺居士

鼎州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躬謁之。山執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守性褊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貴耳賤目？」守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下，曰：「會麼？」守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一〕守忻愜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缾。」玄覺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是行脚

〔一〕瓶，原作「缾」，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眼始得。」守又問：「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守莫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閨閤中物，捨不得便爲滲漏。」守見老宿獨坐，問曰：「端居丈室，當何所務？」宿曰：「法身凝寂，無去無來。」法眼別云：「汝作甚麼來？」法燈別云：「非公境界。」

丹霞然禪師法嗣

翠微無學禪師

京兆府翠微無學禪師，初問丹霞：「如何是諸佛師？」霞咄曰：「幸自可憐生，須要執巾帚作麼？」師退身三步，霞曰：「錯！」師進前，霞曰：「錯！錯！」師翹一足，旋身一轉而出。霞曰：「得卽得，孤他諸佛。」師由是領旨。住後，投子問：「未審二祖初見達磨，有何所得？」師曰：「汝今見吾，復何所得？」投子頓悟玄旨。一日，師在法堂內行，投子進前接禮。問曰：「西來密旨，和尚如何示人？」師駐步少時。子曰：「乞師垂示。」師曰：「更要第二杓惡水那？」子便禮謝。師曰：「莫垛根。」子曰：「時至根苗自生。」師因供養羅漢，僧問：「丹霞燒木佛，和尚爲甚麼供養羅漢？」師曰：「燒也不燒着，供養亦一任供養。」曰：「供養羅漢，羅漢還來也無？」師曰：「汝每日還喫飯麼？」僧無語。師曰：「少有靈利底！」

孝義性空禪師

吉州孝義寺性空禪師，僧參，師乃展手示之。僧近前，却退後。師曰：「父母俱喪，略不慘顏。」僧呵

呵大笑。師曰：「少問與闍黎舉哀。」僧打筋斗而出。師曰：「蒼天！蒼天！」僧參人事畢，師曰：「與麼下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曰：「某甲結舌有分。」師曰：「老僧又作麼生？」曰：「素非好手。」師便仰身合掌，僧亦合掌。師乃拊掌三下，僧拂袖便出。師曰：「烏不前，兔不後，幾人於此茫然走。秖有闍黎達本源，結舌何曾着空有？」

米倉和尚

米倉和尚，新到參，遶師三匝，敲禪牀曰：「不見主人公，終不下參衆。」師曰：「甚麼處情識去來？」曰：「果然不在。」師便打一拄杖。僧曰：「幾落情識。」師曰：「村草步頭逢着一箇，有甚麼話處？」曰：「且參衆去！」

丹霞義安禪師

丹霞山義安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上座？」曰：「恁麼即無異去也。」師曰：「誰向汝道？」

本童禪師

本童禪師，因僧寫師真呈，師曰：「此若是我，更呈阿誰？」曰：「豈可分外也。」師曰：「若不分外，汝却

收取。」僧擬收，師打曰：「正是分外強爲。」曰：「若恁麼卽須呈於師也。」師曰：「收取！收取！」

大川禪師法嗣

僊天禪師

僊天禪師，新羅僧參，方展坐具，擬禮拜，師捉住云：「未發本國時道取一句？」僧無語。師便推出曰：「問伊一句，便道兩句。」僧參，展坐具，師曰：「這裏會得孤負平生去也。」曰：「不向這裏會得，又作麼生？」師曰：「不向這裏會，更向那裏會？」便打出。僧參，纔展坐具，師曰：「不用通時暄，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曰：「某甲有口，瘂却卽閑，苦死覓箇臘月扇子作麼？」師拈棒作打勢。僧把住曰：「還我未拈棒時道理。」師曰：「隨我者隨之南北，不隨我者死住東西。」曰：「隨與不隨且置，請師指出東西南北。」師便打。披雲和尚來，纔入方丈，師便問：「未見東越老人時，作麼生爲物？」雲曰：「祇見雲生碧嶂，焉知月落寒潭。」師曰：「祇與麼也難得。」曰：「莫是未見時麼？」師便喝。雲展兩手，師曰：「錯怪人者有甚麼限？」雲掩耳而出。師曰：「死却這漢平生也！」洛瓶和尚參，師問：「甚處來？」瓶曰：「南溪。」師曰：「還將南溪消息來麼？」曰：「消卽消已，息卽未息。」師曰：「最苦是未息。」瓶曰：「且道未息箇甚麼？」師曰：「一回見面，千載忘名。」瓶拂袖便出。師曰：「弄死蛇手有甚麼限？」僧參，擬禮拜，師曰：「野孤兒見甚麼了便禮拜？」曰：「老禿奴見甚麼了便恁麼問？」師曰：「苦哉！苦哉！僊天今日忘前失後。」曰：「要且得時，終不補失。」師曰：「爭不如此？」曰：「誰甘！」師呵呵大笑曰：「遠之遠矣。」僧四顧便出。

福州普光禪師

福州普光禪師，僧侍立次，師以手開胸曰：「還委老僧事麽？」曰：「猶有這箇在。」師却掩胸曰：「不妨太顯。」曰：「有甚麽避處？」師曰：「的是無避處。」曰：「卽今作麽生？」師便打。

大顛通禪師法嗣

三平義忠禪師

漳州三平義忠禪師，福州楊氏子。初參石鞏，鞏常張弓架箭接機。師詣法席，鞏曰：「看箭！」師乃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作麽生？」鞏彈弓弦三下，師乃禮拜。鞏曰：「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拗折弓箭。後參大顛，擧前話。顛曰：「既是活人箭，爲甚麽向弓弦上辨？」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擧此話也難得。」師問：「大顛不用指東劃西，便請直指。」顛曰：「幽州江口石人蹲。」師曰：「猶是指東劃西。」顛曰：「若是鳳凰兒，不向那邊討。」師作禮。顛曰：「若不得後句，前話也難圓。」師住三平，上堂曰：「今時人出來盡學馳求走作，將當自己眼目。有甚麽相當！阿汝欲學麽？不要諸餘，汝等各有本分事，何不體取？作麽心憤憤、口悱悱，有甚麽利益，分明向汝說。若要修行路及諸聖建立化門，自有大藏教文在。若是宗門中事宜，汝切不得錯用心。」僧問：「宗門中還有學路也無？」師曰：「有一路滑如苔。」曰：「學人還躡得否？」師曰：「不擬心，汝自看。」問：「黑豆未生芽時如何？」師曰：「佛

亦不知。」講僧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不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龜毛拂子，兔角拄杖。大德藏向甚麼處？」曰：「龜毛兔角豈是有邪？」師曰：「肉重千斤，智無銖兩。」上堂：「諸人若未曾見知識卽不可，若曾見作者來，便合體取些子意度，向巖谷間木食草衣恁麼去，方有少分相應。若馳求知解義句，卽萬里望鄉關去也。珍重！」問侍者：「姓甚麼？」者曰：「與和尚同姓。」師曰：「你道三平姓甚麼？」者曰：「問頭何在？」師曰：「幾時問汝？」者曰：「問姓者誰？」師曰：「念汝初機，放汝三十棒。」師有偈曰：「卽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箇中若了全無事，體用何妨分不分。」陞座次，有道士出衆從東過西，一僧從西過東。師曰：「適來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士出作禮曰：「謝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曰：「乞師指示。」師亦打。復謂衆曰：「此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衆無對。師曰：「既無人斷得，老僧爲斷去。」乃擲下拄杖，歸方丈。

馬頰本空禪師

馬頰山本空禪師，上堂：「祇這施爲動轉，還合得本來祖翁麼？若合得，十二時中無虛棄底道理？若合不得，喫茶說話往往喚作茶話在。」僧便問：「如何免得不成茶話去？」師曰：「你識得口也未？」曰：「如何是口？」師曰：「兩片皮也不識。」曰：「如何是本來祖翁？」師曰：「大衆前不要牽爺恃孃。」曰：「大衆忻然去也。」師曰：「你試點大衆性看！」僧作禮。師曰：「伊往往道一性一切性在。」僧欲進語，師曰：「孤負平生行脚眼。」問：「去却卽今言句，請師直指本來性。」師曰：「你迷源來得多少時？」曰：「卽今蒙和尚

指示。」師曰：「若指示你，我即迷源。」曰：「如何即是。」師示頌曰：「心是性體，性是心用。心性一如，誰別誰共？妄外迷源，祇者難洞。古今凡聖，如幻如夢。」

本生禪師

本生禪師，拈拄杖示衆曰：「我若拈起，你便向未拈起時作道理。我若不拈起，你便向拈起時作主宰。且道老僧爲人在甚處？」時有僧出曰：「不敢妄生節目。」師曰：「也知闍黎不分外。」曰：「低低處平之有餘，高高處觀之不足。」師曰：「節目上更生節目。」僧無語。師曰：「掩鼻偷香，空招罪犯。」

長髭曠禪師法嗣

石室善道禪師

潭州石室善道禪師作沙彌時，長髭遣令受戒，謂之曰：「汝回日須到石頭和尚處禮拜。」師受戒後，乃參石頭。一日隨頭遊山次，頭曰：「汝與我斫却面前樹子，免礙我。」師曰：「不將刀來。」頭乃抽刀倒與，師曰：「何不過那頭來？」頭曰：「你用那頭作甚麼？」師即大悟，便歸長髭。髭問：「汝到石頭否？」師曰：「到即到，祇是不通號。」髭曰：「從誰受戒？」師曰：「不依他。」髭曰：「在彼即恁麼，來我這裏作麼生？」師曰：「不違背。」髭曰：「太忉忉生！」師曰：「舌頭未曾點著在。」髭喝曰：「沙彌出去！」師便出。髭曰：「爭得不遇於人。」師尋值沙汰，乃作行者，居于石室。每見僧，便竪起杖子曰：「三世諸佛，盡由這箇。」對者

少得冥契。長沙聞，乃曰：「我若見卽令放下拄杖，別通箇消息。」三聖將此語祇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杏山聞三聖失機，乃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潛入碓坊碓米。杏曰：「行者接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開心椀子盛將來，無蓋盤子合取去。說甚麼難消。」杏便休。仰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下曰：「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分教是分外事。若與他作對，卽是心境兩法，能所雙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爲道。若不與他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道『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總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行爲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讚歎嬰兒，可況喻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人錯會。」師一夕與仰山翫月，山問：「這箇月尖時，圓相甚麼處去？圓時，尖相又甚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隱，圓時尖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吾云：「尖時亦不尖，圓時亦不圓。」仰山辭，師送出門。乃召曰：「闍黎！」山應諾。師曰：「莫一向去，却回這邊來。」僧問：「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麼？」師曰：「見。」曰：「文殊向行者道甚麼？」師曰：「文殊道，你生身父母在深草裏。」

青原下四世

道吾智禪師法嗣

石霜慶諸禪師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爲漸宗。回抵潙山，爲米頭。一日篩米次，潙曰：「施主物，莫抛撒。」師曰：「不抛撒。」潙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抛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潙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粒從甚麼處生？」潙呵呵大笑，歸方丈。潙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蟲，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爲患，誰能爲我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尚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囊錐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上堂：「汝等諸人自有本分事，不用馳求，無你是非處，無你皺嚼處。一代

時教，整理時人脚手。凡有其由，皆落今時，直至法身非身，此是教家極則。我輩沙門全無肯路，若分則差，不分則坐着泥水，但由心意妄説見聞。」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空中一片石。」僧禮拜。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賴汝不會，若會卽打破汝頭。」問：「如何是和尚本分事？」師曰：「石頭還汗出麽？」問：「到這裏，爲甚麽却道不得。」師曰：「脚底著口。」問：「真身還出世也無？」師曰：「不出世。」曰：「争奈真身何！」師曰：「瑠璃缾子口。」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無鬚鎖子兩頭搖。」師在方丈内，僧在窗外問：「咫尺之間爲甚麽不覩師顔？」師曰：「徧界不曾藏。」僧舉問雪峯：「徧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峯曰：「甚麽處不是石霜。」師聞曰：「這老漢著甚麽死急！」峯聞曰：「老僧罪過。」東禪齊云：「祇如雪峯是會石霜意不會石霜意？若會，他爲甚麽道死急。若不會，雪峯作麽不會？然法且無異，奈以師承不同，解之差別。他云：『徧界不曾藏。』也須曾學來始得會，亂説卽不可。」

裴相公來，師拈起裴笏問：「在天子手中爲珪，在官人手中爲笏，在老僧手中且道喚作甚麽？」裴無對，師乃留下笏。示衆初機：未覯大事，先須識取頭，其尾自至。踈山仁參，問：「如何是頭？」師曰：「直須知有。」曰：「如何是尾？」師曰：「盡却今時。」曰：「有頭無尾時如何？」師曰：「吐得黄金堪作甚麽？」曰：「有尾無頭時如何？」師曰：「猶有依倚在。」曰：「直得頭尾相稱時如何？」師曰：「渠不作箇解會，亦未許渠在。」僧辭，師問：「船去陸去？」曰：「遇船卽船，遇陸卽陸。」師曰：「我道半途稍難。」僧無對。僧問：「三千里外，遠聞石霜有箇不顧。」師曰：「是。」曰：「祇如萬象歷然，是顧不顧？」師曰：「我道不驚衆。」曰：「不驚衆是與萬象合，如何是不顧？」師曰：「徧界不曾藏。」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齩齒示之。僧不會，

後問九峯曰：「先師斂齒，意旨如何？」峯曰：「我寧可截舌，不犯國諱。」又問雲蓋，蓋曰：「我與先師有甚麼冤讎？」問僧：「近離甚處？」曰：「審道。」師於面前畫一畫曰：「汝剌脚與麼來，還審得這箇麼？」曰：「審不得。」師曰：「汝衲衣與麼厚，爲甚却審這箇不得？」曰：「某甲衲衣雖厚，爭柰審這箇不得。」師曰：「與麼，則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曰：「說甚七佛，千佛出世也救某甲不得。」師曰：「太懵懂生！」曰：「爭柰蹔！」師曰：「參堂去。」僧曰：「喏！喏！」問：「童子不坐白雲牀時如何？」師曰：「不打水，魚自驚。」洞山問：「向前一箇童子甚了事，如今向甚處去也？」師曰：「火焰上泊不得，却歸清涼世界去也。」問：「佛性如虛空，是否？」師曰：「卧時卽有，坐時卽無。」問：「忘收一足時如何？」師曰：「不共汝同盤。」問：「風生浪起時如何？」師曰：「湖南城裏太煞鬧。有人不肯過江西。」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落花隨水去。」曰：「意旨如何？」師曰：「脩竹引風來。」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冬天則有，夏天則無。」師頌洞山五位王子。誕生曰：「天然貴胤本非功，德合乾坤育勢隆。始末一朝無雜種，分宮六宅不他宗。上和下睦陰陽順，共氣連枝器量同。欲識誕生王子父，鶴冲霄漢出銀籠。」朝生曰：「苦學論情世莫羣，出來凡事已超倫。詩成五字三冬雪，筆落分毫四海雲。萬卷積功彰聖代，一心忠孝輔明君。鹽梅不是生知得，金榜何勞顯至勳。」末生曰：「久棲岩壑用工夫，草榻柴扉守志孤。十載見聞心自委，一身冬夏衣絺無。澄凝含笑三秋思，清苦高名上哲圖。業就高科酬志極，比來臣相不當途。」化生曰：「傍分帝位爲傳持，萬里山河布政威。紅影日輪凝下界，碧油風冷暑炎時。高低豈廢尊卑奉？玉袴蘇途遠近知。妙印手持煙塞靜，當陽那肯露纖機。」內生曰：「九重密處復何宣，挂弊由來顯妙傳。祇奉一人天地貴，從他諸道自分

權。紫羅帳合君臣隔，黃閣簾垂禁制全。爲汝方隅宮屬戀，遂將黃葉止啼錢。」師居石霜山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卧，屹若株杌，天下謂之枯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衣，師牢辭不受。光啓四年示疾告寂，葬于院之西北隅，謚普會大師。

漸源仲興禪師

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在道吾爲侍者。因過茶與吾，吾提起盞曰：「是邪是正？」師叉手近前，目視吾。吾曰：「邪則總邪，正則總正。」師曰：「某甲不恁麽道。」吾曰：「汝作麽生？」師奪盞子提起曰：「是邪是正？」吾曰：「汝不虛爲吾侍者。」師便禮拜。一日，侍吾往檀越家弔慰，師拊棺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曰：「爲甚麽不道？」吾曰：「不道，不道。」歸至中路，師曰：「和尚今日須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卽任打，道卽不道。」師便打。吾歸院曰：「汝宜離此去，恐知事得知，不便。」師乃禮辭，隱于村院。經三年後，忽聞童子念觀音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卽現比丘身」，忽然大省。遂焚香遥禮曰：「信知先師遺言，終不虛發。自是我不會，却怨先師。」先師既没，唯石霜是嫡嗣，必爲證明。」乃造石霜，霜見便問：「離道吾後到甚處來？」師曰：「祇在村院寄足。」霜曰：「前來打先師因緣會也未？」師起身進前曰：「却請和尚道一轉語。」霜曰：「不見道，生也不道，死也不道。」師乃述在村院得底因緣。遂禮拜石霜，設齋懺悔。他日，持鍬復到石霜，於法堂上從東過西，從西過東。霜曰：「作麽？」師曰：「覓先師靈骨。」霜曰：「洪波浩渺，白浪滔天。覓甚先師靈骨？」師曰：「正好著力。」霜

曰：「這裏針劄不入，著甚麽力。」源持鍬肩上便出。太原孚上座代云：「先師靈骨猶在。」師後住漸源，一日在紙帳內坐，有僧來撥開帳曰：「不審。」師以目視之。良久曰：「會麽？」曰：「不會。」師曰：「七佛已前事，爲甚麽不會？」僧舉以石霜，霜曰：「如人解射，箭不虛發。」一日，寶蓋和尚來訪，師便捲起簾子，在方丈內坐。蓋一見乃下却簾，便歸客位。師令侍者傳語：「長老遠來不易，猶隔津在。」蓋擒住侍者，與一掌。者曰：「不用打某甲，有堂頭和尚在。」蓋曰：「爲有堂頭，老漢所以打你。」者回舉似師，師曰：「猶隔津在。」

渌清禪師

渌清禪師，僧問：「不落道吾機，請師道。」師曰：「庭前紅莧樹，生葉不生華。」僧良久，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正是道吾機，因甚麽不會？」僧禮拜，師打曰：「須是老僧打你始得。」問：「如何是無相？」師曰：「山青水緑。」僧參，師以目視之。僧曰：「是箇機關，於某甲分上用不著。」師彈指三下。僧遶禪牀一匝，依位立。師曰：「參堂去。」僧始出。師便喝，僧却以目視之。師曰：「灼然用不著。」僧禮拜。

雲巖晟禪師法嗣

杏山鑒洪禪師

涿州杏山鑒洪禪師，臨濟問：「如何是露地白牛？」師曰：「吽吽！」濟曰：「瘂却杏山口。」師曰：「老兄

作麼生？」濟曰：「這畜生！」師便休。示滅後荼毗，收五色舍利建塔。

神山僧密禪師

潭州神山僧密禪師，師在南泉打羅次，泉問：「作甚麼？」師曰：「打羅。」曰：「手打脚打？」師曰：「却請和尚道。」泉曰：「分明記取。向後遇明眼作家，但恁麼舉似。」雲巖代云：「無手脚者始解打。」師與洞山渡水，山曰：「莫錯下脚。」師曰：「錯卽過不得也。」山曰：「不錯底事作麼生？」師曰：「共長老過水。」一日，與洞山鉏茶園，山擲下钁頭曰：「我今日一點氣力也無。」師曰：「若無氣力，爭解恁麼道？」山曰：「汝將謂有氣力底是。」裴大夫問僧：「供養佛，佛還喫否？」僧曰：「如大夫祭家神。」大夫舉似雲巖，巖曰：「這僧未出家在。」曰：「和尚又如何？」巖曰：「有幾般飯食，但一時下來。」巖却問師：「一時下來又作麼生？」師曰：「合取鉢盂。」巖肯之。問：「一地不見二地時如何？」師曰：「汝莫錯否？汝是何地？」問：「生死事，乞師一言。」師曰：「汝何時死去來？」曰：「某甲不會，請師說。」師曰：「不會須死一場始得。」師與洞山行次，忽見白兔走過，師曰：「俊哉！」洞曰：「作麼生？」師曰：「大似白衣拜相。」洞曰：「老老大大，作這箇說話？」師曰：「你作麼生？」洞曰：「積代簪纓，暫時落魄。」師把針次，洞山問曰：「作甚麼？」師曰：「把針。」洞曰：「把針事作麼生？」師曰：「針針相似。」洞曰：「二十年同行，作這箇語話，豈有與麼工夫？」師曰：「長老又作麼生？」洞曰：「如大地火發底道理。」師問洞山：「智識所通，莫不遊踐，徑截處乞師一言。」洞曰：「師伯意何得取功？」師因斯頓覺，下語非常。後與洞山過獨木橋，洞先過了，拈起木橋曰：「過來！」師喚：「价闍黎」，

洞乃放下橋木。

幽谿和尚

幽谿和尚，僧問：「大用現前，不存軌則時如何？」師起，遶禪牀一匝而坐。僧擬進語，師與一蹋。僧歸位而立。師曰：「汝恁麼我不恁麼，汝不恁麼我却恁麼。」僧再擬進語，師又與一蹋，曰：「三十年後，吾道大行。」問：「如何是祖師禪？」師曰：「泥牛步步出人前。」問：「處處該不得時如何？」師曰：「夜半石人無影像，縱橫不辨往來源。」

船子誠禪師法嗣

夾山善會禪師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眹不留。語見船子章。恭稟遺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衆卜于夾山，遂成院宇。上堂：「有祖以來，時人錯會，相承至今，以佛祖言句爲人師範。若或如此，却成狂人。無智人去，他祇指示汝：無法本是道，道無一法。無佛可成，無道可得，無法可取，無法可捨。所以老僧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他不是目前法。若向佛祖邊學，此人未具眼在。何故皆屬所依，不得自在。本祇爲生死茫茫，識性無自由分，千里萬里求善知識，須具正

眼，求脱虛謬之見，定取目前生死爲復實有，爲復實無？若有人定得，許汝出頭。上根之人，言下明道。中下根器，波波浪走。何不向生死中定當取，何處更疑佛疑祖替汝生死？有智人笑汝。汝若不會，更聽一頌：『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爲甚麼却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饑人。」曰：「既是無饑人，某甲爲甚麼不悟？」師曰：「祇爲悟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無僞亦無真。」問：「十二分教及祖意，和尚爲甚麼不許人問？」師曰：「是老僧坐具。」曰：「和尚以何法示人？」師曰：「虛空無挂針之路，子虛徒撚線之功。」又曰：「會麼？」曰：「不會。」師曰：「金粟之苗裔，舍利之真身，罔象之玄談，是野狐之窟宅。」

上堂：「不知天曉，悟不由師。龍門躍鱗，不墮漁人之手。但意不寄私緣，舌不親玄旨，正好知音，此名俱生話。若向玄旨疑去，賺殺闍黎。困魚止濼，鈍鳥棲蘆。雲水非闍黎，闍黎非雲水。老僧於雲水而得自在，闍黎又作麼生？」西川座主罷講，徧參到襄州華嚴和尚處。問曰：「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嚴曰：「如車二輪，如鳥二翼。」主曰：「將爲禪門別有長處，元來無。」遂歸蜀，後聞師道播諸方，令小師持此語問師，曰：「雕砂無鏤玉之談，結草乖道人之意。」主聞舉，遥禮曰：「元來禪門中别有長處。」上堂：「鬧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卽美，久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絲不挂梭頭事，文彩縱横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疏。瑞草無根，賢者不貴。」問：「如何是道？」師曰：「太陽溢目，萬里不挂片雲。」曰：「不會。」師曰：「清清之水，遊魚自迷。」問：「如何是本？」師曰：「飲水不迷源。」問：「古人布髮掩

泥，當爲何事？」師曰：「九烏射盡，一翳猶存。一箭墮地，天下黯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風吹荷葉滿池青，十里行人較一程。」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問：「兩鏡相照時如何？」師曰：「蚌呈無價寶，龍吐腹中珠。」問：「如何是寂默中事？」師曰：「寢殿無人。」師喫茶了，自烹一椀，過與侍者。者擬接，師乃縮手。曰：「是甚麽？」者無對。座主問：「若是教意，某甲卽不疑。衹如禪門中事如何？」師曰：「老僧衹解變生爲熟。」問：「如何是實際之理？」師曰：「石上無根樹，山含不動雲。」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虛空無影像，足下野雲生。」

師在潙山作典座，潙問：「今日喫甚菜？」師曰：「二年同一春。」潙曰：「好好修事著。」師曰：「龍宿鳳巢。」問：「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爭得作閑人。」問：「如何是相似句？」師曰：「荷葉團團團似鏡，菱角尖尖尖似錐。」復曰：「會麽？」曰：「不會。」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雨打梨花蛺蝶飛。」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青山元不動，澗水鎭長流。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上堂：「金烏玉兔，交互爭輝。坐却日頭，天下黯黑。上脣與下脣，從來不相識。明明向君道，莫令眼顧著。何也？日月未足爲明，天地未足爲大。空中不運斤，巧匠不遺蹤。見性不留佛，悟道不存師。尋常老僧道，目覩瞿曇，猶如黃葉，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寧可赤脚不著最好。」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此間無賓主。」曰：「尋常與甚麽人對談？」師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猶未折花來。」上堂：「我二十年

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有僧問：「承和尚有言，二十年住此山，未曾舉著宗門中事，是否？」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休去。至明日普請，掘一坑，令侍者請昨日僧至，曰：「老僧二十年說無義語，今日請上座打殺老僧，埋向坑裏。便請！便請！若不打殺老僧，上座自著打殺，埋在坑中始得。」其僧歸堂，束裝潛去。

上堂：「百草頭薦取老僧，鬧市裏識取天子。」虎頭上座參，師問：「甚處來？」曰：「湖南來。」師曰：「曾到石霜麼？」曰：「要路經過，爭得不到？」師曰：「聞石霜有毬子話，是否？」曰：「和尚也須急著眼始得。」師曰：「作麼生是毬子？」曰：「跳不出。」師曰：「作麼生是毬杖？」曰：「沒手足。」師曰：「且去。老僧未舉闍黎相見。」明日陞座，師曰：「昨日新到在麼？」頭出應諾。師曰：「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頭曰：「今日雖問，要且不是。」師曰：「片月難明，非關天地。」頭曰：「莫屎沸。」便作掀禪牀勢。師曰：「且緩緩，虧著上座甚麼處？」頭豎起拳曰：「目前還著得這箇麼？」師曰：「作家！作家！」頭又作掀禪牀勢。師曰：「大衆看這一員戰將，若是門庭布列，山僧不如他。若據入理之談，也較山僧一級地。」上堂：「眼不挂戶，意不停玄，直得靈草不生，猶是五天之位。珠光月魄，不是出頭時。此問無老僧，五路頭無闍黎。」問：「如何是夾山境？」師曰：「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華落碧巖前。」法眼云：「我二十年祇作境話會。」師問僧：「甚麼處來？」曰：「洞山來。」師曰：「洞山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教學人三路學。」師曰：「何者三路？」曰：「玄路、鳥道、展手。」師曰：「實有此語否？」曰：「實有。」師曰：「軌持千里鈔，林下道人悲。」師再闡玄樞，迨于一紀。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衆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

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卽去。汝等善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傳明大師。

翠微學禪師法嗣

清平令遵禪師

鄂州清平山安樂院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初參翠微，便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微曰：「待無人卽向汝說。」師良久，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下禪牀，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出住大通。上堂，舉初見翠微機緣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爲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次遷清平。上堂：「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會佛意，不在僧俗男女貴賤，但隨家豐儉安樂便得。諸上座盡是久處叢林，徧參尊宿，且作麼生會佛意？試出來大家商量，莫空氣高，至後一事無成，一生空度。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出水，足下出火，燒身鍊臂，聰慧多辯。聚徒一千二千，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墜，祇成箇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井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麪作三箇蒸餅。」問：「如何是禪？」師曰：「猢猻上樹尾連顚。」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笊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曰：「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

超格量。」天祐十六年，終于本山，謚法喜禪師。

投子大同禪師

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本州懷寧劉氏子。幼歲依洛下保唐滿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華嚴教，發明性海。復謁翠微，頓悟宗旨。語見翠微章。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隱投子山，結茅而居。一日趙州和尚至桐城縣，師亦出山，途中相遇。乃逆而問曰：「莫是投子山主麽？」師曰：「茶鹽錢布施我，州先歸庵中坐。」師後携一缾油歸。州曰：「久嚮投子，及乎到來，祇見箇賣油翁。」師曰：「汝祇識賣油翁，且不識投子。」州曰：「如何是投子？」師提起油缾曰：「油！油！」州問：「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州曰：「我早侯白，伊更侯黑。」上堂：「汝諸人來這裏，擬覓新鮮語句，攢華四六，圖口裏有可道。我老兒氣力稍劣，脣舌遲鈍，亦無閑言語與汝。汝若問我，便隨汝答，也無玄妙可及於汝。亦不教汝垛根，終不說向上向下、有佛有法、有凡有聖。亦不存坐繫縛。汝諸人變現千般，總是汝自生見解，擔帶將來，自作自受。我這裏無可與汝，也無表無裏，說似諸人，有疑便問。」僧問：「表裏不收時如何？」師曰：「汝擬向這裏垛根。」便下座。問：「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師曰：「演出大藏教。」問：「如何是眼未開時事？」師曰：「目淨脩廣如青蓮。」問：「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以是名字，汝當奉持。」問：「枯木中還有龍吟也無？」師曰：「我道髑髏裏有師子吼。」問：「一法普潤一切羣生。如何是一法？」師曰：「雨下也。」問：「一塵含法界時如何？」師曰：「早是數塵也。」問：

「金鎖未開時如何？」師曰：「開也。」問：「學人擬欲修行時如何？」師曰：「虛空不曾爛壞。」

巨榮禪客參次，師曰：「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挂諸方脣齒，何用要見老僧？」榮曰：「到這裏不施三拜，要且不甘。」師曰：「出家兒得恁麼沒碑記。」榮乃遶禪牀一匝而去。師曰：「有眼無耳朶，六月火邊坐。」問：「一切聲是佛聲，是不？」師曰：「是。」曰：「和尚莫屎沸盌鳴聲。」師便打。問：「麤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師曰：「是。」曰：「喚和尚作頭驢，得麼？」師便打。問：「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下禪牀立。

師指庵前一片石，謂雪峯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峯曰：「須知有不在裏許者。」師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峯遊龍眠，有兩路，峯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峯曰：「東去西去？」師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師曰：「不是性燥漢。」曰：「不假一槌時如何？」師曰：「不快漆桶！」峯問：「此間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钁頭拋向峯面前。峯曰：「恁麼則當處掘去也。」師曰：「不快漆桶！」峯辭，師送出門。召曰：「道者。」峯回首應諾。師曰：「途中善爲。」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涉二途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涉二途者？」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問：「依俙似半月，彷佛若三星。乾坤收不得，師於何處明？」師曰：「道甚麼？」曰：「想師祇有湛水之波，且無滔天之浪。」師曰：「閑言語。」問：「類中來時如何？」師曰：「人類中來，馬類中來？」問：「祖祖相傳，傳箇甚麼？」師曰：「老僧不解妄語。」問：「如何是出門不見佛？」師曰：「無所覩。」曰：「如何是入室別爺孃？」師曰：「無所生。」問：「如何是火燄裏身？」師曰：「有甚麼掩處？」曰：「如何是炭庫裏藏身？」師曰：「我道汝黑似漆。」問：「的的不明時如何？」師曰：「明也。」問：「如何是末後一句？」師曰：「最初明不得。」問：「從苗辨地，因語識人，未審將何辨識？」師

曰：「引不著。」問：「院中有三百人，還有不在數者也無？」師曰：「一百年前，五十年後看取。」問僧：「久嚮疎山、薑頭，莫便是否？」僧無對。法眼代云：「嚮重和尚日久。」問：「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師曰：「不爲棟梁材。」曰：「恁麼則卞和無出身處也。」師曰：「擔帶卽竛竮辛苦。」曰：「不擔帶時如何？」師曰：「不教汝抱璞投師，請師雕琢。」問：「那吒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本來身？」師放下拂子，叉手。問：「佛法二字，如何辨得清濁？」師曰：「佛法清濁。」曰：「學人不會。」師曰：「汝適來問箇甚麼？」問：「一等是水，爲甚麼海鹹河淡？」師曰：「天上星，地下水。」[一]法眼別云：「大似相違。」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彌勒覓箇受記處不得。」問：「不斷煩惱而入涅槃時如何？」師作色曰：「這箇師僧，好發業殺人。」問：「和尚自住此山，有何境界？」師曰：「丫角女子白頭絲。」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惡。」問：「如何是毗盧？」師曰：「已有名字。」曰：「如何是毗盧師？」師曰：「未有毗盧時會取。」問：「歷落一句，請師道。」師曰：「好。」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五蘊皆空。」問：「一念未生時如何？」師曰：「真箇謾語。」問：「凡聖相去幾何？」師下禪牀立。

問：「學人一問卽和尚答，忽若千問萬問時如何？」師曰：「如雞抱卵。」問：「天上天下，唯我獨尊，如何是我？」師曰：「推倒這老胡，有甚麼罪過。」問：「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迎之不見其首，隨之罔眺其後。」問：「鑄像未成，身在甚麼處？」師曰：「莫造作。」曰：「爭柰現不現何！」師曰：「隱在甚麼處？」問：「無目底人如何進步？」師曰：「徧十方。」曰：「無目爲甚麼徧十方？」師曰：「還更著得目也無？」問：「如何是西

[一]水，原作「木」，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來意？」師曰：「不諱。」問：「月未圓時如何？」師曰：「吞却三箇四箇。」曰：「圓後如何？」師曰：「吐却七箇八箇。」問：「日月未明，佛與衆生在甚麼處？」師曰：「見老僧嗔便道嗔，見老僧喜便道喜。」問僧：「甚麼處來？」曰：「東西山禮祖師來。」師曰：「祖師不在東西山。」僧無語。法眼代云：「和尚識祖師。」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不到汝口裏道。」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與人爲師。」曰：「見後如何？」師曰：「不與人爲師。」問：「諸佛出世爲一大事因緣，和尚出世當爲何事？」師曰：「尹司空請老僧開堂。」問：「如何是佛？」師曰：「幻不可求。」問：「千里投師，乞師一接。」師曰：「今日老僧腰痛。」菜頭請益，師曰：「且去，待無人時來。」頭明日伺得無人，又來。師曰：「近前來！」頭近前，師曰：「輒不得舉似於人。」問：「併却咽喉脣吻，請師道。」師曰：「汝祇要我道不得。」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徧天徧地。」曰：「來後如何？」師曰：「蓋覆不得。」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師曰：「莫惡口。」問：「和尚未見先師時如何？」師曰：「通身不柰何。」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撲不碎。」曰：「還從師得也無？」師曰：「終不相孤負。」曰：「恁麼則從師得也。」師曰：「得箇甚麼？」曰：「恁麼則孤負先師也。」師曰：「非但孤負先師，亦乃孤負老僧。」問：「七佛是文殊弟子，文殊還有師也無？」師曰：「適來恁麼道，也大似屈己推人。」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無這箇音響。」曰：「鳴後如何？」師曰：「各自知時。」問：「師子是獸中之王，爲甚麼被六塵吞？」師曰：「不作大，無人我。」師居投子山三十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縱以無畏之辯，隨問遽答，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錄少分而已。中和中巢寇暴起，天下喪亂，有狂徒持刃問師曰：「住此何爲？」師乃隨宜說法，渠魁聞而拜伏，脫身服，施之而去。乾化四年四月六日示微疾，大衆請醫。師謂衆曰：「四

大動作，聚散常程，汝等勿慮，吾自保矣。」言訖跏趺而寂，謚慈濟大師。

道場如訥禪師

安吉州道場山如訥禪師，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自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曰：「恁麼則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裏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問：「如何是道人？」師曰：「行運無蹤跡，起坐絕人知。」曰：「如何卽是？」師曰：「三爐力盡無煙燄，萬頃平田水不流。」問：「一念不生時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僧無語。師又曰：「透出龍門雲雨合，山川大地入無蹤。」師目有重瞳，手垂過膝，自翠微受訣，止于此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廣闡法化，遂成叢社焉。

白雲山約禪師

建州白雲約禪師，僧問：「不坐徧空堂，不居無學位。此人合向甚麼處安置？」師曰：「青天無電影。」韶國師參，師問：「甚麼處來？」韶曰：「江北來。」師曰：「船來陸來？」曰：「船來。」師曰：「還逢見魚鼈麼？」曰：「往往遇之。」師曰：「遇時作麼生？」韶曰：「咄，縮頭去！」師大笑。

孝義性空禪師法嗣

歙州茂源禪師

歙州茂源禪師，因平田參，師欲起身，田乃把住曰：「開口即失，閉口即喪。去此二途，請師速道。」師以手掩耳。田放手曰：「一步易，兩步難。」師曰：「有甚麼死急？」田曰：「若非此箇，師不免諸方點檢。」師不對。

棗山光仁禪師

棗山光仁禪師，上堂衆集，師於座前謂衆曰：「不負平生行脚眼目，致箇問來，還有麼？」衆無對。師曰：「若無，即陞座去也。」便登座。僧出禮拜。師曰：「負我且從大衆，何也？」便歸方丈。翌日，有僧請辨前語意旨如何。師曰：「齋時有飯與汝喫，夜後有牀與汝眠。一向煎迫我作甚麼？」僧禮拜。師曰：「苦！苦！」僧曰：「請師直指。」師乃垂足曰：「舒縮一任老僧。」

五燈會元卷第六

青原下五世

石霜諸禪師法嗣

大光居誨禪師

潭州大光山居誨禪師，京兆人也。初造石霜，長坐不卧。麻衣草屨，亡身爲法。霜遂令主性空塔院。一日，霜知緣熟，試其所得。問曰：「國家每年放舉人及第，朝門還得拜也無？」師曰：「有一人不求進。」霜曰：「憑何？」師曰：「他且不爲名。」霜曰：「除却今日，別更有時也無？」師曰：「他亦不道今日是。」如是酬問，往復無滯。盤桓二十餘祀，衆請出世。僧問：「祇如達磨是祖否？」師曰：「不是。」祖曰：「既不是祖，又來作甚麼？」師曰：「祇爲汝不薦。」曰：「薦後如何？」師曰：「方知不是祖。」問：「混沌未分時如何？」師曰：「時教阿誰敍？」上堂：「一代時教，祇是整理時人手脚，直饒剥盡到底，也祇成得箇了事人，不可將當衲衣下事。所以道四十九年明不盡，標不起，到這裏合作麼生？更若忉忉，恐成負累。珍重！」

九峯道虔禪師

瑞州九峯道虔禪師，福州人也。嘗爲石霜侍者。洎霜歸寂，衆請首座繼住持。師白衆曰：「須明得先師意，始可。」座曰：「先師有甚麼意？」師曰：「先師道：休去，歇去，冷湫湫地去，一念萬年去，寒灰枯木去，古廟香爐去，一條白練去，其餘則不。」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座曰：「這箇秖是明一色邊事。」師曰：「元來未會先師意在。」座曰：「你不肯我，那但裝香來，香煙斷處，若去不得，即不會先師意。」遂焚香，香煙未斷，座已脫去。師拊座背曰：「坐脫立亡，即不無先師意，未夢見在。」住後，僧問：「無問中人行甚麼行？」師曰：「畜生行。」曰：「畜生復行甚麼行？」師曰：「無問行。」曰：「此猶是長生路上人？」師曰：「汝須知有不共命者。」曰：「不共甚麼命？」師曰：「長生氣不常。」師乃曰：「諸兄弟還識得命麼？欲知命，流泉是命，湛寂是身。千波競涌，是文殊境界。一亘晴空，是普賢牀榻。其次，借一句子，是指月於中事，是話月從上宗門中事，如節度使信旗相似，且如諸方先德，未建許多名目指陳已前，諸兄弟約甚麼體格商量。到這裏不假三寸試話會看，不假耳試采聽看，不假眼試辨白看。所以道：聲前拋不出，句後不藏形。盡乾坤大地都來，是汝當人箇體，向甚麼處安眼耳鼻舌？莫但向意根下圖度作解，盡未來際亦未有休歇分。所以洞山道：『擬將心意學玄宗，大似西行却向東。』珍重！」

問：「承古有言，向外紹則臣位，向內紹則王種，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外紹？」師曰：「若不知事極頭，秖得了事，喚作外紹，是爲臣種。」曰：「如何是內紹？」師曰：「知向裏許承當擔荷，是爲內紹。」

曰：「如何是王種？」師曰：「須見無承當底人，無擔荷底人，始得同一色。同一色了，所以借爲誕生，是爲王種。」曰：「恁麼則內紹亦須得轉？」師曰：「灼然！有承當擔荷，爭得不轉？汝道內紹便是人王種，你且道如今還有紹底道理麼？所以古人道：紹是功，紹了非是功。轉功位了，始喚作人王種。」曰：「未審外紹還轉也無？」師曰：「外紹全未知有，且教渠知有。」曰：「如何是知有？」師曰：「天明不覺曉。」問：「如何是外紹？」師曰：「不借別人家裏事。」曰：「如何是內紹？」師曰：「推爺向裏頭。」曰：「二語之中，那語最親。」師曰：「臣在門裏，王不出門。」曰：「恁麼則不出門者，不落二邊。」師曰：「渠也不獨坐世界，裏紹王種名，外紹王種姓。所以道：紹是功名，臣是偏中正。紹了轉功名，君是正中偏。」問：「誕生還更知聞也無？」師曰：「更知聞阿誰？」曰：「恁麼則莫便是否？」師曰：「若是，古人爲甚麼道誕生王有父？」曰：「既有父，爲甚麼不知聞？」師曰：「同時不識祖。」問：「古人云：直得不恁麼來者，猶是兒孫。意旨如何？」師曰：「古人不謾語。」曰：「如何是來底兒孫？」師曰：「猶守珎御在。」曰：「如何是父？」師曰：「無家可坐，無世可興。」問：「諸聖間出，祇是箇傳語底人，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曰：「祇如世尊生下，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爲甚麼喚作傳語底人？」師曰：「爲他指天指地，所以喚作傳語底人。」僧禮拜而退。問：「九重無信，恩赦何來？」師曰：「流光雖徧，闥內不周。」曰：「流光與闥內相去多少？」師曰：「緑水騰波，青山秀色。」問：「人人盡言請益，未審師將何拯濟？」師曰：「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也無？」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演若迷頭心自狂。」曰：「還有不狂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狂者？」師曰：「突曉途中眼不開。」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更問阿誰？」曰：「便恁麼承當時

如何？」師曰：「須彌還更戴須彌。」問：「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師曰：「釋迦慳，迦葉富。」曰：「如何是釋迦慳？」師曰：「無物與人。」曰：「如何是迦葉富？」師曰：「國內孟嘗君。」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師曰：「百歲老人分夜燈。」問：「諸佛非我道，如何是我道？」師曰：「我非諸佛。」曰：「既非諸佛，爲甚麼却立我道？」師曰：「適來暫喚來，如今却遣出。」曰：「爲甚麼却遣出？」師曰：「若不遣出，眼裏塵生。」問：「一切處覓不得，豈不是聖？」師曰：「是甚麼聖？」曰：「牛頭未見四祖時，豈不是聖？」師曰：「是聖境未忘。」〔一〕曰：「二聖相去幾何？」師曰：「塵中雖有隱形術，爭柰全身入帝鄉。」問：「古人道：因真立妄，從妄顯真。是否？」師曰：「是。」曰：「如何是真心？」師曰：「不雜食是。」曰：「如何是妄心？」師曰：「攀緣起倒是。」曰：「離此二途，如何是本體？」師曰：「本體不離。」曰：「爲甚麼不離？」師曰：「不敬功德天，誰嫌黑暗女。」問：「盡乾坤都來是箇眼，如何是乾坤眼？」師曰：「乾坤在裏許。」曰：「乾坤眼何在？」師曰：「正是乾坤眼。」曰：「還照矚也無？」師曰：「不借三光勢。」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喚作乾坤眼？」師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問：「一筆丹青爲甚麼貌志公真不得？」〔二〕師曰：「僧繇却許誌公。」曰：「未審僧繇得甚麼人證旨，却許誌公？」師曰：「烏龜稽首須彌柱。」問：「動容沈古路，身沒乃方知。此意如何？」師曰：「偷佛錢買佛香。」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卽燒香供養本爺孃。」師後住泐潭而終，謚大覺禪師。

〔一〕忘，原作「志」，據續藏本改。

〔二〕貌，原誤作「邈」，今改。以下「邈」字均改作「貌」字。

涌泉景欣禪師

台州涌泉景欣禪師，泉州人也。自石霜開示而止涌泉。一日，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師曰：「即今豈是僧邪？」彊、德二禪客於路次見師騎牛，不識師。忽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鑒。」師驟牛而去。彊、德憩於樹下煎茶。師回，却下牛問曰：「二禪客近離甚麼處？」彊曰：「那邊。」師曰：「那邊事作麼生？」彊提起茶盞。師曰：「此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麼生？」彊無對。師曰：「莫道騎者不鑒好！」上堂：「我四十九年在這裏，尚自有時走作。汝等諸人莫開大口。見解人多，行解人萬中無一箇。見解言語總要知通，若識不盡，敢道輪回去在。爲何如此？蓋爲識漏未盡。汝但盡却今時，始得成立，亦喚作立中功。轉功就他去，亦喚作就中功，親他去。我所以道，親人不得度，渠不度親人。恁麼譬喻，尚不會薦取渾崙底，但管取性，亂動舌頭。不見洞山道：『相續也大難。』汝須知有此事。若不知有啼哭有日在。」上堂：「拍盲不見佛，開眼遇途人。借問途中事，渠無丈六身。不從五天來，漢地不曾踏。不是張家生，誰云李家子。三人拄一杖，卧一牀，似伊不似伊，拈來搭肩上，爲他十八兒，論不奈伊何。」

雲蓋志元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元圓淨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秖爲闍黎功力不到。」

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非但闍黎，老僧亦不柰何！」師曰：「和尚爲甚麼不柰何？」霜曰：「老僧若柰何，拈過汝不柰何。」師便禮拜。僧問石霜：「萬户俱閉卽不問，萬户俱開時如何？」霜曰：「堂中事作麼生？」僧無對。經半年，方始下一轉語曰：「無人接得渠。」霜曰：「道卽太煞，道祇道得八成。」曰：「和尚又且如何？」霜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乞爲舉。霜不肯，師乃抱霜上方丈曰：「和尚若不道，打和尚去在！」霜曰：「得在。」師頻禮拜。霜曰：「無人識得渠。」師於言下頓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黃面底是。」曰：「如何是法？」師曰：「藏裏是。」問：「然燈未出時如何？」師曰：「昧不得。」問：「蛇爲甚麼吞却師？」師曰：「通身色不同。」問：「如何是衲僧？」師曰：「參尋訪道。」潭州道正表聞馬王，乞師論義，王請師上殿相見。茶罷，師就王乞劍，師握劍問道正曰：「你本教中道，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道得不斬，道不得卽斬。」道正茫然，便禮拜懺悔。師謂王曰：「還識此人否？」王曰：「識。」師曰：「是誰？」王曰：「道正。」師曰：「不是。其道若正，合對得臣僧。此祇是箇無主孤魂，因茲道士更不紛紜。」

谷山藏禪師

潭州谷山藏禪師，僧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法尚應捨？」師曰：「空裏撒醍醐。」曰：「如何是非法？」師曰：「嵩山道士詐明頭。」問：「逼迫出來時如何？」師曰：「還曾撈著汝麼？」

中雲蓋山禪師〔一〕

潭州中雲蓋禪師，僧問：「和尚開堂，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曰：「諸佛出世，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驢漢。」問：「祖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像不得。」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闍黎也須側身始得。」問：「如何是向上一句？」師曰：「文殊失却口。」曰：「如何是門頭一句？」師曰：「頭上插花子。」問：「如何是超百億？」師曰：「超人不得肯。」

南際僧一禪師

河中南際山僧一禪師，僧問：「幸獲親近，乞師指示。」師曰：「我若指示，即屈著汝。」曰：「教學人作麼生即是？」師曰：「切忌是非。」問：「如何是衲僧氣息？」師曰：「還曾薰著汝也無？」問：「同類即不問，如何是異類？」師曰：「要頭斫將去！」問：「如何是法身主？」師曰：「不過來。」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不超越。」師終于長慶，謚本淨大師。

棲賢懷祐禪師

廬山棲賢懷祐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五老峯前事？」師曰：「萬古千秋。」曰：「恁麼則成絕

〔一〕標題似應作「中雲山蓋禪師」。

嗣去也。」師曰：「躊躇欲與誰。」問：「自遠趨風，請師激發。」師曰：「他不憑時。」曰：「請師憑時。」師曰：「我亦不換。」問：「如何是法法無差？」師曰：「雪上更加霜。」上堂：「若會此箇事，無有下口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井底寒蟾，天中明月。」

覆船洪荐禪師

福州覆船山洪荐禪師，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便閉目吐舌，又開目吐舌。曰：「本來有許多面目。」師曰：「適來見甚麼？」僧無語。問：「如何是師子？」師曰：「善哮吼。」僧拊掌曰：「好手！好手！」師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作掀禪牀勢，師便打。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曰：「灼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師曰：「將甌盛水，擬比大洋。」問：「如何是玄妙？」師曰：「未聞已前。」〔一〕道吾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蒼天！蒼天！」吾近前掩師口，曰：「低聲！低聲！」師與一掌。吾曰：「蒼天！蒼天！」師把住曰：「得恁麼無禮。」吾却與一掌。師曰：「老僧罪過！」吾拂袖便行。師呵呵大笑曰：「早知如是，不見如是。」僧參，師便作起勢。僧便出。師曰：「闍黎且來人事。」僧回作抽坐具勢，師却歸方丈。僧曰：「蒼天！蒼天！」師曰：「龍頭蛇尾。」僧近前叉手立。師曰：「敗將投王，不存性命。」問：「抱璞投師，師還接否？」師以手拍香臺，僧禮拜。師曰：「禮拜則不無，其中事作麼生？」僧却拍香臺。師曰：「舌頭不出口。」師將示寂，三日前令侍者喚第一座來，師臥，出氣一聲，座喚侍者曰：「和尚渴，要湯水喫。」師乃面

〔一〕聞，原作「問」，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壁而卧。臨終令集衆，乃展兩手出舌示之。時第三座曰：「諸人和尚舌根硬也。」師曰：「苦哉！苦哉！誠如第三座所言，舌根硬去也。」言訖而寂，謚紹隆大師。

德山存德禪師

鼎州德山存德慧空禪師，僧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更請問。」問：「如何是和尚先陁婆？」師曰：「昨夜三更見月明。」

吉州崇恩禪師

吉州崇恩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少林雖有月，葱嶺不穿雲。」問：「如何是類？」師曰：「柰河橋畔斷聲切，劍樹林中去復來。」

石霜山暉禪師

石霜暉禪師，僧問：「世尊出世，先度五俱輪。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師曰：「總不度。」曰：「爲甚麽不度？」師曰：「爲伊不是五俱輪。」

郢州芭蕉禪師

郢州芭蕉禪師，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已被人冷眼覷破了。」問：「不落諸緣，請師直

指。」師曰：「有問有答。」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董家雜子聲聲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枯木驪龍露爪牙。」

肥田慧覺禪師

潭州肥田慧覺伏禪師，僧問：「如何是未出世邊事？」師曰：「髻中珠未解，石女斂雙眉。」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靈龜呈卦兆，失却自家身。」問：「此地名甚麼？」師曰：「肥田。」曰：「宜種甚麼？」師便打。師有偈曰：「修多好句枉工夫，返本還源是大愚。祖佛不從修證得，縱行玄路也崎嶇。」

鹿苑山暉禪師

潭州鹿苑暉禪師，僧問：「不假諸緣，請師道。」師敲火爐曰：「會麼？」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如月在水。」曰：「見後如何？」師曰：「如水在月。」問：「祖祖相傳，未審傳箇甚麼？」師曰：「汝問我，我問汝。」曰：「恁麼則緇素不分也。」師曰：「甚麼處去來。」

寶蓋山約禪師

潭州寶蓋約禪師，僧問：「寶蓋高高掛，其中事若何？請師言下旨，一句不消多。」師曰：「寶蓋掛空中，有路不曾通。儻求言下旨，便是有西東。」

雲門海晏禪師

越州雲門山拯迷寺海晏禪師，僧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如鮫硬石頭。」問：「如何是古寺一爐香？」師曰：「歷代無人齅。」曰：「齅者如何？」師曰：「六根俱不到。」問：「久嚮拯迷到來，爲甚麼不見拯迷？」師曰：「闍黎不識拯迷。」

湖南文殊禪師

湖南文殊禪師，僧問：「僧繇爲甚麼貌誌公真不得？」師曰：「非但僧繇，誌公也貌不得。」曰：「誌公爲甚麼貌不得？」師曰：「彩繪不將來。」曰：「和尚還貌得也無？」師曰：「我亦貌不得。」曰：「和尚爲甚麼貌不得？」師曰：「渠不以苟我顏色，教我作麼生貌？」問：「如何是密室？」師曰：「緊不就。」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不坐上色牛。」

鳳翔石柱禪師

鳳翔府石柱禪師遊方時到洞山，時虔和尚垂語曰：「有四種人：一人說，過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一人說得行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阿那箇是其人？」師出衆曰：「一人說過佛祖行不得者，祇是無舌不許行。一人行過佛祖一句說不得者，祇是無足不許說。一人說得行得者，

祇是函蓋相稱。一人說不得行不得者，如斷命求活。此是石女兒，披枷帶鏁。」山曰：「闍黎分上作麼生？」師曰：「該通分上卓卓寧彰。」山曰：「祇如海上明公秀又作麼生？」師曰：「幻人相逢，拊掌呵呵。」

大通存壽禪師

河中府棲巖山大通院存壽禪師，初講經論，後於石霜之室忘筌。住後，僧問：「如何是和尚得力處？」師曰：「不居無理位，豈坐白牛車。」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汝莫問出水後蓮華事麼？」僧無語。師平居罕言，叩之則應。謚真寂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

南嶽玄泰禪師，沉靜寡言，未嘗衣帛，時謂之泰布衲。始見德山，陞于堂矣。後謁石霜，遂入室焉。掌翰二十年，與貫休齊己爲友。後居蘭若，曰：「金剛臺，誓不立門徒。」四方後進依附，皆用交友之禮。嘗以衡山多被山民斬伐燒畬，爲害滋甚，乃作畬山謠曰：「畬山兒，畬山兒，無所知。年年斫斷青山嵋。就中最好衡嶽色，杉松利斧摧貞枝。靈禽野鶴無因依，白雲回避青煙飛。猿猱路絕巖崖出，芝朮失根茆草肥。年年斫罷仍再鉏，千秋終是難復初。又道今年種不多，來年更斫當陽坡。國家壽嶽尚如此，不知此理如之何。」遠邇傳播，達于九重，有詔禁止。故嶽中蘭若無復延燎，師之力也。將示滅，乃召一僧令備薪蒸，留偈曰：「今年六十五，四大將離主。其道自玄玄，箇中無佛祖。不用剃頭，不須澡浴，

一堆猛火，千足萬足。」端坐垂一足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於迎雲亭側。

潭州雲蓋禪師

潭州雲蓋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月中藏玉兔。」曰：「出後如何？」師曰：「日裏背金烏。」問：「不可以情測時如何？」師曰：「無舌童兒機智盡。」風穴參，師問：「石角穿雲路，携笻意若何？」穴曰：「紅霞籠玉象，擁嶂照川源。」師曰：「相隨來也。」穴曰：「和尚也須低聲。」師曰：「且坐喫茶。」

龍湖普聞禪師

邵武軍龍湖普聞禪師，唐僖宗太子也。幼不茹葷，長無經世意。僖宗鍾愛之，然百計陶寫，終不能回。中和初，僖宗幸蜀，師斷髮逸遊，人無知者。造石霜，問曰：「祖師別傳事，肯以相付乎？」霜曰：「莫謗祖師。」師曰：「天下宗旨盛大，豈妄爲之邪？」霜曰：「是實事那？」師曰：「師意如何？」霜曰：「待案山點頭，卽向汝道。」師於言下頓省。辭去至邵武城外，見山鬱然深秀，遂撥草，至煙起處，有一苦行居焉。苦行見師至，乃曰：「上人當興此。」長揖而去。師居十餘年，一日有一老人拜謁，師問：「住在何處？至此何求？」老人曰：「住在此山，然非人，龍也。行雨不職，上天有罰當死，願垂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可易形來。」俄失老人所在，視坐傍有一小蛇，延緣入袖。至暮雷電震山，風雨交作。師危坐不傾，達旦晴霽，垂袖，蛇墮地而去。有頃，老人拜而泣曰：「自非大士慈悲，爲血腥穢此

山矣，念何以報斯恩。」即穴巖下爲泉，曰：「此泉爲他日多衆之設，今號龍湖。」邦人聞其事，施財施
相與建寺，衲子雲趨。師闡化三十餘年，臨示寂聲鐘集衆，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
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尋常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似君，我斂目時齊聽取。」安然而逝。塔于本山
圓覺禪師。

張拙秀才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霜問：「秀才何姓？」曰：「姓張名拙。」霜曰：「覓巧尚不可得，拙
何來？」公忽有省。乃呈偈曰：「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
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生死等空花。」

夾山會禪師法嗣

洛浦元安禪師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也。丱年出家，具戒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爲侍者。濟嘗對
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主參濟，濟問：「有
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主曰：「明得即同，明
得即別。」師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顧師曰：「汝又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主回，問

「汝豈不是適來喝老僧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虀甕裏淹殺。」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雞棲鳳巢，非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住！住！且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即不無闍黎，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興化代云：「但知作佛，莫愁衆生。」一日問山：「佛魔不到處如何體會？」山曰：「燭明千里像，闇室老僧迷。」又問：「朝陽已昇，夜月不現時如何？」山曰：「龍銜海珠，遊魚不顧。」山將示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師滅矣。」〔一〕師曰：「不然。」山曰：「何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即吾宗不墜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涔陽，遇故人因話武陵事。問曰：「倏忽數年，何處逃難？」師曰：「秖在闤闠中。」曰：「何不向無人處去？」師曰：「無人處有何難？」曰：「闤闠中如何逃避？」師曰：「雖在闤闠中，要且人不識。」故人罔測。又問：「佛佛相應，祖祖相傳，彼此不垂曲時如何？」師曰：「野老門前，不話朝堂之事。」曰：「合譚何事？」師曰：「未逢別者，終不開拳。」曰：「有人不從朝堂來，相逢還話會否？」師曰：「量外之機，徒勞目擊。」

〔一〕師滅，清藏本、續藏本均作「即滅」。

師尋之澧陽洛浦山卜築宴處，後遷止朗州蘇谿。四方玄侶，憧憧奔湊。上堂：「末後一句始到牢關，鎖斷要津，不通凡聖。尋常向諸人道，任從天下樂欣欣，我獨不肯。欲知上流之士，不將佛祖言教貼在額頭上，如龜負圖，自取喪身之兆。鳳縈金網，趍霄漢以何期。直須旨外明宗，莫向言中取則。是以石人機似汝，也解唱巴歌。汝若似石人，雪曲也應和。指南一路，智者知疏。」僧問：「暫然便見時如何？」師曰：「曉星分曙色，争似太陽輝。」又問：「恁麽來不立，恁麽去不泯時如何？」師曰：「鬻薪樵子貴，衣錦道人輕。」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箇無心道人。未審百千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一片白雲横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問：「日未出時如何？」師曰：「水竭滄溟龍尚隱，雲騰碧漢鳳猶飛。」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一粒在荒田，不耘苗自秀。」曰：「若也不耘，莫被草埋却也無？」師曰：「肌骨異蒭蕘，稊稗終難隱。」問：「不傷物命者如何？」師曰：「眼花山影轉，迷者謾彷徨。」問：「不譚今古時如何？」師曰：「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曰：「争柰空殼何？」師曰：「見盡無機所，邪正不可立。」曰：「恁麽則無棲泊處也。」師曰：「玄象始於未形，虚勞煩於餙彩。」問：「龍機不吐霧，滋益事如何？」師曰：「道本無名，不存明暗。」曰：「不掛明暗底事，又作麽生？」師曰：「言中易舉，意外難提。」問：「不生如來家，不坐華王座時如何？」師曰：「汝道火爐重多少？」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師曰：「師子窟中無異獸，象王行處絶狐蹤。」問：「一時舉來時如何？」師曰：「獻璞不知機，徒勞招刖足。」問僧：「近離甚處？」曰：「荆南。」師曰：「有一人與麽去，還逢麽？」曰：「不逢。」師曰：「爲甚不逢？」曰：「若逢即頭粉碎。」師曰：「闍黎三寸甚密。」

雲門於江西見其僧，乃問：「還有此語否？」曰：「是。」門曰：「洛浦倒退三千里。」問：「行不思議處如何？」師曰：「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問：「枯盡荒田獨立事如何？」師曰：「鷺倚雪巢猶可辨，烏投漆笠事難分。」〔一〕問：「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逢人常問路，足下鎮長迷。」曰：「如何是賓主雙舉？」師曰：「枯樹無橫枝，鳥來難措足。」問：「終日朦朧時如何？」師曰：「擲寶混沙中，識者天然異。」曰：「恁麼則展手不逢師也。」師曰：「莫將鶴唳悞作鸎啼。」問：「圓伊三點人皆會，洛浦家風事若何？」師曰：「雷霆一震，布鼓聲銷。」問：「正當亭午時如何？」師曰：「亭午猶虧半，烏沈始得圓。要會箇中意，牛頭尾上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颯颯當軒竹，經霜不自寒。」僧擬進語，師曰：「祇聞風擊響，知是幾千竿。」上堂：「孫臏收鋪去也，有卜者出來。」僧曰：「請和尚卜。」師曰：「汝家爺死。」僧無對。法眼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拂子擊禪牀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天上忽雷驚宇宙，井底蝦蟇不舉頭。」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雪覆孤峯峯不白，雨滋石笋笋須生。」問：「法身無爲，不墮諸數，是否？」師曰：「惜取眉毛好！」曰：「如何免得斯咎？」師曰：「泥龜任你千年，終不解隨雲鶴。」曰：「直是孫臏，也遭貶剥。」師曰：「不穿鼻孔底牛，有甚禦處？」僧便作牛吼。師曰：「這畜生！」僧便喝。師曰：「掩尾露牙，終非好手。」問：「萬丈懸崖撒手去，如何免得喪於身時如何？」師曰：「須彌繫藕絲。」曰：「是何境界？」師曰：「刹竿頭上仰蓮心。」曰：「恁麼則湛湛澄澄去也。」師曰：「須彌頂上再翻身。」曰：「恁麼則兢兢切切去也。」師曰：「空隨媒鴿走，虛喪網羅身。」曰：「如何得不隨去？」師曰：「罌鴿

〔一〕笠，原誤作「立」，今改。

缾項小，擬透望天飛。」問：「露不垂羣木時如何？」師曰：「有虎鴉須噪，無人鳥不驚。」問：「撥亂乾坤底人來，師還接否？」師竪拂子。僧曰：「恁麼則得遇明君去也。」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佛魔不到處，如何辨得？」師曰：「演若頭非失，鏡中認取乖。」問：「如何是救離生死？」師曰：「執水苟延生，不聞天樂妙。」問：「四大從何而有？」師曰：「湛水無波，漚因風激。」曰：「漚滅歸水時如何？」師曰：「不渾不濁，魚龍任躍。」問：「如何離得生死去？」師曰：「一念忘機，大虛無玷。」問：「如何是道？」師曰：「存機猶滯迹，去杌却通途。」問：「如何是一大藏教收不得者？」師曰：「雨滋三草秀，片玉本來輝。」問：「一毫吞盡巨海，於中更復何言？」師曰：「家有白澤之圖，必無如是妖怪。」保福別云：「家無白澤之圖，亦無如是妖怪。」問：「凝然時如何？」師曰：「時雷應節，震嶽驚蟄。」曰：「千般運動，不異箇凝然時如何？」師曰：「靈鶴翥空外，鈍鳥不離巢。」曰：「如何？」師曰：「白首拜少年，舉世人難信。」問：「諸聖恁麼來，將何供養？」師曰：「土宿雖持錫，不是婆羅門。」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日月並輪輝，誰家別有路。」曰：「恁麼則顯晦殊途，事非一概。」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曰：「恁麼則不歸去也。」師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遊塵遣誰掃？」乃有偈曰：「決志歸鄉去，乘船渡五湖。舉篙星月隱，停棹日輪孤。解纜離邪岸，張帆出正途。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問：「動是法王苗，寂是法王根，根苗卽不問，如何是法王？」師舉拂子。僧曰：「此猶是法王苗。」師曰：「龍不出洞，誰人奈何！」侍者謂師曰：「肇法師制得四輪，甚奇怪。」師曰：「肇公甚奇怪，要且不見祖師。」者無對。法燈代云：「和尚甚麼處是。」雲居錫云：「甚麼處是肇公不見祖師處，莫是有許多言語麼？」又云：「肇公有多少言

語。」問：「如何是生機一路？」師曰：「敲空有響，擊木無聲。」

師兩山開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八月，誡主事曰：「出家之法，長物不留。播種之時，切宜減省。締搆之務，悉從廢停。流光迅速，大道玄深。苟或因循，曷由體悟？雖激勵懇切，衆以爲常，略不相儆。」至冬示微疾，亦不倦參請。十二月一日告衆曰：「吾非明卽後也。今有一事問汝等：若道這箇是，卽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卽斬頭求活。」第一座對曰：「青山不舉足，日下不挑燈。」師曰：「是甚麼時節，作這箇語話？」時有彥從上座對曰：「離此二途，請和尚不問。」師曰：「未在更道。」曰：「彥從道不盡。」師曰：「我不管汝盡不盡。」曰：「彥從無侍者祇對和尚。」師便休。至夜令侍者喚從問曰：「闍黎今日祇對，甚有道理。汝合體得先師意。先師道，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且道那句是賓，那句是主？若擇得出，分付鉢袋子。」曰：「彥從不會。」師曰：「汝合會。」曰：「彥從實不會。」師喝出，乃曰：「苦！苦！」（玄覺云：「且道從上座實不會，是怕見鉢袋子粘着伊。」）二日午時，別僧舉前話問師。師曰：「慈舟不棹清波上，劒峽徒勞放水鵝。」便告寂。

逍遥懷忠禪師

撫州逍遥山懷忠禪師，僧問：「不似之句還有人道得否？」師曰：「或卽五日齋前，或卽五日齋後。」問：「劒鏡明利，毫毛何惑？」師曰：「不空羂索。」問：「洪鑪猛燄，烹鍛何物？」師曰：「烹佛烹祖。」曰：「佛祖作麼生烹？」師曰：「業在其中。」曰：「喚作甚麼業？」師曰：「佛力不如。」問：「四十九年不說一句，如何是

不説底句？」師曰：「隻履西行，道人不顧。」曰：「莫便是和尚消停處也無！」師曰：「馬是官馬不用印。」問：「如何是一老一不老？」師曰：「三從六義。」曰：「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坐佛牀，斫佛朴。」問：「祖與佛阿那箇最親？」師曰：「真金不肯博，誰肯換泥丸。」曰：「恁麼則不肯去也！」師曰：「汝貴我賤。」問：「懸劔萬年松時如何？」師曰：「非言可及。」曰：「當爲何事？」師曰：「爲汝道話。」曰：「言外事如何明得？」師曰：「日久年多筋骨成。」問：「不敵魔軍，如何證道？」師曰：「海水不勞杓子舀。」問：「不住有雲山，常居無底船時如何？」師曰：「果熟自然香。」曰：「更請師道。」師曰：「門前真佛子。」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處處王老師。」

蟠龍可文禪師

袁州蟠龍山可文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石牛沿古路，日裏夜明燈。」問：「如何是佛？」師曰：「癡兒捨父逃。」

黄山月輪禪師

撫州黄山月輪禪師，福唐許氏子。初謁三峯，機緣靡契。尋聞夾山盛化，乃往叩之。山問：「名甚麼？」師曰：「月輪。」山作一圓相，曰：「何似這箇？」師曰：「和尚恁麼語話，諸方大有人不肯在。」山曰：「闍黎作麼生！」師曰：「還見月輪麼？」山曰：「闍棃恁麼道，此間大有人不肯諸方。」師乃服膺參訊。一

日，夾山抗聲問曰：「子是甚麼處人？」師曰：「閩中人。」山曰：「還識老僧麼？」師曰：「和尚還識學人麼？」山曰：「不然。子且還老僧草鞋錢，然後老僧還子廬陵米價。」師曰：「恁麼則不識和尚也。未委廬陵米作麼價？」山曰：「真師子兒，善能哮吼。」乃入室受印，依附七年。衆請住黃山。上堂：「祖師西來，特唱此事。自是諸人不薦，向外馳求。投赤水以尋珠，就荊山而覓玉。所以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認影迷頭，豈非大錯。」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梁殿不施功，魏邦絶心迹。」問：「如何是道？」師曰：「石牛頻吐三春霧，木馬嘶聲滿道途。」問：「如何得見本來面目？」師曰：「不勞懸石鏡，天曉自雞鳴。」問：「宗乘一句，請師商量。」師曰：「黃峯獨脫物外秀，年來月往冷颼颼。」問：「不辨中言，如何指撥？」師曰：「斂去遠矣，爾方刻舟。」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石牛水上臥，東西得自由。」問：「如何是目前意？」師曰：「秋風有韻，片月無方。」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覺户不掩，對月莫迷。」問：「如何是青霄路？」師曰：「鶴棲雲外樹，不倦苦風霜。」問：「過去事如何？」師曰：「龍叫清潭，波瀾自肅。」師於同光二年示寂，塔于院之西北隅。

韶山寰普禪師

洛京韶山寰普禪師，有僧到參，禮拜起立。師曰：「大才藏拙户。」僧過一邊立，師曰：「喪却棟梁材。」問：「如何是韶山境？」師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煙籠。」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退後看。」僧參，師問：「莫是多口白頭因麼？」因曰：「不敢。」師曰：「有多少口？」曰：「通身是。」師曰：「尋常向甚麼處

屙？」曰：「向韶山口裏屙。」師曰：「有韶山口卽得，無韶山口向甚麽處屙？」因無語。師便打。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問：「韶山路向甚麽處去？」師以手指曰：「嗚！那青青黯黯處去。」遵近前把住曰：「久嚮韶山，莫便是否？」師曰：「是卽是。闍黎有甚麽事？」遵曰：「擬伸一問，師還答否？」師曰：「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遵曰：「鳳凰直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師曰：「當軒畫鼓從君擊，試展家風似老僧。」遵曰：「一句迥超千聖外，松蘿不與月輪齊。」師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月程。」遵曰：「過在甚處？」師曰：「倜儻之辭，時人知有。」遵曰：「恁麽則真玉泥中異，不撥萬機塵。」師曰：「魯般門下，徒施巧妙。」遵曰：「學人卽恁麽，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玉女夜抛梭，織錦於西舍。」遵曰：「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師曰：「耕夫製玉漏，不是行家作。」遵曰：「此猶是文言，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横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横吞巨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揑鎗相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遵曰：「明鏡當臺，請師一鑑。」師曰：「不鑒。」遵曰：「爲甚不鑒？」師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遵無對，師便打。僧問：「如何是一如相？」師曰：「鷺飛霄漢白，山遠色深青。」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師曰：「有。」曰：「是甚麽句？」師曰：「一片白雲不露醜。」終後謚無畏禪師。

上藍令超禪師

洪州上藍令超禪師，初住瑞州上藍山，唱夾山之道，學侶俱會。後於洪井創禪苑，還以上藍爲名，

化道益盛。僧問：「如何是上藍本分事？」師曰：「不從千聖借，豈向萬機求。」曰：「祇如不借不求時如何？」師曰：「不可拈放汝手裏，得麽？」問：「鋒前如何辨的？」師曰：「鋒前不露影，莫向舌頭尋。」問：「如何是無舌人唱歌？」師曰：「韻震青霄，宮商不犯。」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其珠徧地，目覩如泥。」問：「善財見文殊後，爲甚却往南方？」師曰：「學憑入室，知乃通方。」曰：「爲甚麽彌勒却遣見文殊？」師曰：「道廣無涯，逢人不盡。」至唐大順正月初，告衆曰：「吾本約住此十年，今化事既畢，當卽行矣。」齋畢聲鐘，端坐長往。謚元真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

鄆州四禪禪師，僧問：「古人有請不背，今請和尚入井，還去也無？」師曰：「深深無別源，飲者消諸患。」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會得底人意，須知月色寒。」問：「諸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王宮絶消息。」曰：「出世後如何？」師曰：「榮枯各不同。」

太原海湖禪師

太原海湖禪師，因有人請灌頂三藏，供養敷坐訖，師乃就彼位坐。時有雲涉座主問曰：「和尚甚麽年行道？」師曰：「座主近前來！」涉近前，師曰：「祇如憍陳如是甚麽年行道？」涉茫然。師喝曰：「這尿牀鬼！」問：「和尚院內人何太少，定水院人何太多？」師曰：「草深多野鹿，巖高獬豸稀。」問：「如何是無問而

自答？」師曰：「松韻琴聲響。」

嘉州白水禪師

嘉州白水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四溟無窟宅，一滴潤乾坤。」問：「曹溪一路，合譚何事？」師曰：「澗松千載鶴來聚，月中香桂鳳凰歸。」問：「如何是此經？」曰：「拋梭石女遼空響，海底泥牛夜叫頻。」

天蓋山幽禪師

鳳翔府天蓋山幽禪師，僧問：「如何是天蓋水？」師曰：「四海滂沲，不犯涓滴。」問：「學人擬看經時如何？」師曰：「既是大商，何求小利。」問：「對境不動時如何？」師曰：「邊方雖有令，不是太平年。」

清平遵禪師法嗣

三角令珪禪師

蘄州三角山令珪禪師，初參清平，平問：「來作麼？」師曰：「來禮拜。」平曰：「禮拜阿誰？」師曰：「特來禮拜和尚。」平咄曰：「這鈍根阿師！」師乃禮拜。平以手斫師頸一下，從此領旨。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明日來，向汝道。如今道不得！」

投子同禪師法嗣

投子感温禪師

投子感温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接示何人？」師曰：「如月赴千溪。」曰：「恁麼則滿地不虧也。」師曰：「莫恁麼道。」問：「父不投，爲甚麼却投子？」師曰：「豈是別人屋裏事。」曰：「父與子還屬功也無？」師曰：「不屬。」曰：「不屬功底如何？」師曰：「父子各自脱。」曰：「爲甚麼如此？」師曰：「汝與我會。」師遊山見蟬蛻，侍者問曰：「殼在這裏，蟬向甚麼處去也？」師拈殼就耳畔摇三五下，作蟬聲。侍者於是開悟。

牛頭山微禪師

福州牛頭微禪師，上堂：「三世諸佛，用一點伎倆不得。天下老師口似匾擔，諸人作麼生？大不容易，除非知有，餘莫能知。」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山畲脱粟飯，野菜澹黄齏。」曰：「忽遇上客來，又作麼生？」師曰：「喫即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問：「不問驪龍頷下珠，如何識得家中寶？」師曰：「忙中争得作閑人。」

香山澄照禪師

西川青城香山澄照禪師，僧問：「諸佛有難，向火燄裏藏身，未審衲僧有難，向甚麼處藏身？」師曰：

「水精甕裏著波斯。」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大半人不見。」

陝府天福禪師

陝府天福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黃河無滴水，華嶽總平沉。」

中梁山古禪師

興元府中梁山遵古禪師，僧問：「空劫無人能問法，即今有問法何安？」師曰：「大悲菩薩甕裏坐。」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道士擔漏巵。」

襄州谷隱禪師

襄州谷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觸白雲機？」師曰：「鶴帶鵶顏，浮生不棄。」

安州九嵕禪師

安州九嵕山禪師，僧問：「遠聞九嵕，及乎到來，祇見一嵕。」師曰：「闍黎祇見一嵕，不見九嵕。」曰：「如何是九嵕？」師曰：「水急浪花麤。」

盤山二世禪師

幽州盤山禪師，二世僧問：「如何出得三界？」師曰：「在裏頭來多少時邪？」曰：「如何出得？」師曰：「青山不礙白雲飛。」問：「承教有言如化人，煩惱如石女兒，此理如何？」師曰：「闍黎直如石女兒去。」

九嵕敬慧禪師

九嵕敬慧禪師，僧問：「解脱深坑，如何過得？」師曰：「不求過。」曰：「如何過得？」師曰：「求過亦非。」

觀音巖俊禪師

東京觀音院巖俊禪師者，邢臺廉氏子。初參祖席，徧歷衡、廬、岷、蜀。嘗經鳳林深谷，欻覩珍寶發現，同侶相顧，意將取之。師曰：「古人鉏園，觸黃金若瓦礫。待吾菅覆頂，須此供四方。」僧言訖捨去。謁投子。子問：「昨夜宿何處？」師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曷由至此？」師曰：「至此豈是動邪？」子曰：「元來宿不著處。」投子默許之。尋住觀音，衆常數百。周高祖、世宗二帝潛隱時，每登方丈，必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署淨戒大師。示寂垂誡門人訖，怡顏合掌而逝。

濠州思明禪師

濠州思明禪師，在衆時，僧問：「如何是上座沙彌童行？」師曰：「諾。」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屎裏蛆兒，頭出頭沒。」

鳳翔招福禪師

鳳翔府招福禪師，僧問：「東牙烏牙皆出隊，和尚爲甚麼不出隊？」師曰：「住持各不同，闍黎爭得怪。」

靑原下六世

大光誨禪師法嗣

谷山有緣禪師

潭州谷山有緣禪師，僧問：「竛竮之子如何得歸向？」師曰：「會人路不通。」曰：「恁麼則無舂重處也。」師曰：「我道你鉢盂落地拈不起。」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野馬走時鞭轡斷，石人拊掌笑呵呵。」

潭州龍興禪師

潭州龍興禪師，僧問：「一撥便轉時如何？」師曰：「根不利。」問：「得坐披衣時如何？」師曰：「不端嚴。」曰：「爲甚麼不端嚴？」師曰：「不從修證得。」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終日寂攢眉。」問：「文不加

點時如何？」師曰：「無目童兒不出戶。」問：「賓主未分時如何？」師曰：「雙陸盤中不喝彩。」曰：「分後如何？」師曰：「骰子不曾拋。」

伏龍一世禪師

潭州伏龍山禪師，第一世僧問：「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作黃金時如何？」師曰：「臂長衫袖短。」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雪內牡丹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你得恁麼不識痛痒！」

白雲善藏禪師

京兆白雲善藏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矮子渡深谿。」問：「赤脚時如何？」師曰：「何不脫却。」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萬類千差。」曰：「如何是法法不滅？」師曰：「縱橫滿目。」

伏龍二世禪師

伏龍山禪師，第二世，僧問：「隨緣認得時如何？」師曰：「汝道興國門樓高多少？」問：「子不諱父德時如何？」師曰：「闍黎且低聲。」

陝府龍峻禪師

陝府龍峻山禪師，僧問：「如何是不知善惡底人？」師曰：「千聖近不得。」曰：「此人還知有向上事也

無？」師曰：「不知。」曰：「爲甚麽不知？」師曰：「不識善惡，說甚麽向上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不見道犴狢。」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不帶容。」問：「凡有展拓盡落今時，不展拓時如何？」師曰：「不展，不展。」曰：「畢竟如何？」師曰：「不拓！不拓！」

伏龍三世禪師

伏龍山和尚，第三世僧問：「行盡千山路，玄機事若何？」師曰：「鳥道不曾棲。」問：「既是師，爲甚却無位次？」師曰：「古今排不出，三際豈能安？」曰：「恁麽則某甲隨手去也。」師曰：「春風吹柳絮，往復幾時休？」問：「如何是真際？」師曰：「曠劫無異，不存階級。」

九峯虔禪師法嗣

新羅清院禪師

新羅國清院禪師，僧問：「奔馬爭毬，誰是得者？」師曰：「誰是不得者？」曰：「恁麽則不在爭也。」師曰：「直得不爭，亦有過在。」曰：「如何免得此過？」師曰：「要且不曾失。」曰：「不失處如何鍛鍊？」師曰：「兩手捧不起。」

泐潭神黨禪師

洪州泐潭神黨禪師，僧問：「四威儀中如何辨主？」師曰：「正遇寶峯不脫鞋。」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虛空駕鐵船，岳頂浪滔天。」

南源行修禪師

袁州南源行修慧觀禪師，亦曰光睦。僧問：「如何是南源境？」師曰：「幾處峯巒猿鳥叫，一帶平川遊子迷。」問：「如何是南源深深處？」師曰：「衆人皆見。」曰：「恁麽則淺也。」師曰：「也是兩頭搖。」問：「有口談不得，無心未見伊時如何？」師曰：「古洞有龍吟不出，巖前木馬喊無形。」

泐潭山明禪師

泐潭明禪師一日下到客位，衆請師歸方丈。師曰：「道得卽去。」時牟和尚對曰：「大衆請。」師乃上法堂。僧問：「非思量處識情難測時如何？」師曰：「我不欲違古人。」曰：「不違古人意作麽生？」師曰：「也合消得汝三拜。」僧問：「碓擣磨磨，不得忘却，此意如何？」師曰：「虎口裏活雀兒。」問：「定慧不生時如何？」師曰：「鐵牛草上臥，昏昏不擧頭。」問：「如何是道者？」師曰：「毛毿毿地。」曰：「如何是道者家風？」師曰：「佛殿前逢尊者。」問：「如何是和尚終日事？」師曰：「鉢盂裏無折筋。」曰：「如何是沙門日用事？」師曰：「轟轟不借萬人機。」

吉州禾山禪師

吉州禾山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杉樹子。」問：「文殊以何爲師？」師曰：「風等有韻真堪聽，聽得由來曲不成。」

潞潭延茂禪師

潞潭延茂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終不道土木瓦礫是。」問：「日落西山去，林中事若何？」師曰：「庭前花盛發，室內不知春。」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失却斑猫兒。」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坐地到長安。」問：「如何是和尚正主？」師曰：「畫鼓連槌響，耳畔不聞聲。」

同安常察禪師

洪州鳳棲同安院常察禪師，僧問：「如何是鳳棲家風？」師曰：「鳳棲無家風。」曰：「既是鳳棲，爲甚麼無家風？」師曰：「不迎賓，不待客。」曰：「恁麼則四海參尋，當爲何事？」師曰：「盤飣自有旁人施。」問：「如何是鳳棲境？」師曰：「千峯連岳秀，萬嶂不知春。」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孤巖倚石坐，不下白雲心。」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鐵狗吠石牛，幻人看月色。」問：「如何是披毛戴角底人？」師曰：「蓑衣箬笠賣黃金，幾箇相逢不解喚？」問：「學人未曉時機，乞師指示。」師曰：「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峯

巒月上遲。」僧擬進語，師曰：「劔甲未施，賊身已露。」僧曰：「何也？」師曰：「精陽不剪霜前竹，水墨徒誇海上龍。」僧遶禪牀而出。師曰：「閉目食蝸牛，一場酸澁苦。」問：「返本還源時如何？」師曰：「蟭螟雖脫殼，不免抱寒枝。」問：「如何是猛利底人？」師曰：「石牛步步吼深潭，紙馬聲聲火中叫。」新到持錫遶師三匝，振錫一下曰：「凡聖不到處，請師道。」師鳴指三下。僧曰：「同安今日嚇得忘前失後。」師曰：「闍黎發足何處？」僧珍重便出。師曰：「五湖衲子，一錫禪人，未到同安，不妨疑着。」僧回首，曰：「遠聞不如近見。」師曰：「貪他一盃酒，失却滿船魚。」問：「如何是大没慚愧底人？」師曰：「老僧見作這業次。」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問：「如何是向去底人？」師曰：「寒蟬抱枯木，泣盡不回頭。」曰：「如何是却來底人？」師曰：「火裏蘆花秀，逢春恰似秋。」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曰：「石羊遇石虎，相看早晚休。」座主問：「三乘十二分教，某甲粗知，未審和尚說何法示人？」師曰：「我說一乘法。」曰：「如何是一乘法？」師曰：「幾般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曰：「不問這箇，如何是一乘法？」師曰：「你不妨靈利。」翫月次，謂僧曰：「奇哉！奇哉！星明月朗，足可觀瞻，豈異道乎？」僧曰：「如何是道？」師曰：「汝試道看。」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師曰：「負笈攻文，不閑弓矢。」問僧：「近離何處？」曰：「江西。」師曰：「江西法道何似此間？」曰：「賴遇問著某甲，若問別人，則禍生也。」師曰：「老僧適來造次。」曰：「某甲不是嬰兒，徒用止啼黃葉。」師曰：「傷鼈恕龜，殺活由我。」問僧：「甚處來？」曰：「五臺。」師曰：「還見文殊麼？」僧展兩手。師曰：「展手頗多，文殊誰覩？」曰：「氣急殺人。」師曰：「不覩雲中鴈，焉知沙塞寒。」問：「遠趨丈室，乞師一言。」師曰：「孫臏門下，徒話鑽龜。」曰：「名不浪得。」師

曰：「喫茶去！」僧便珍重。師曰：「雖得一場榮，刖却一雙足。」師看經次，有僧來問訊。師曰：「古佛今佛，皆無別理。」曰：「和尚如何？」師打一掌。僧曰：「如是！如是！」師曰：「這風顛漢。」曰：「今古皆然。」師曰：「擬欲降龍，却逢死虎。」曰：「同安甚生光彩。」師曰：「守株停舶，非汝而誰？」曰：「和尚聻！」師曰：「胡羊往楚，抱屈而歸。」師問僧：「眼界無光，如何得見？」曰：「北斗東轉，南斗西移。」師曰：「夫子入太廟。」曰：「與麼則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去也。」師曰：「橫抱孾孩，擬彰皇簡。」師聞鵲聲，謂衆曰：「喜鵲鳴寒檜，心印是渠傳。」僧出問曰：「何別？」師曰：「衆中有人在。」曰：「同安門下，道絕人荒？」師曰：「胡人飲乳，返怪良醫。」曰：「休！休！」師曰：「老鶴入枯池，不見魚蹤跡。」

泐潭匡悟禪師

洪州泐潭匡悟禪師，僧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恰好消息。」曰：「還通向上事也無？」師曰：「魚從下過。」問：「幽關未度，信息不通時如何？」師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問：「香煙馥郁，大張法筵，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莫錯舉似人。」曰：「恁麼則總應如是。」師曰：「還是沒交涉。」問：「六葉芬芳，師傳何葉？」師曰：「六葉不相續，花開果不成。」曰：「豈無今日事？」師曰：「若是今日卽有。」曰：「今日事如何？」師曰：「葉葉連枝秀，花開處處芳。」

禾山無殷禪師

吉州禾山無殷禪師，福州吳氏子。七歲從雪峯出家，依年受具。謁九峯，峯問：「汝遠遠而來，睴睴（音衰）隨衆，見何境界而可修行？由何徑路而能出離？」師曰：「重昏廓闢，盲者自盲。」峯乃許入室。後住禾山，學徒濟濟，諸方降歎。江南李氏召而問曰：「和尚何處來？」師曰：「禾山來。」曰：「山在甚麼處？」師曰：「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國主重之，命居楊州祥光院。復乞入山，以翠巖而棲止焉。時上藍亦虛其室，命師來往闡化，號澄源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於汝不惜。」問：「仰山插鍬意旨如何？」師曰：「汝問我。」，曰：「玄沙踏倒鍬又作麼生？」師曰：「我問汝。」曰：「未辨其宗，如何體悉？」師曰：「頭大尾尖。」問：「咫尺之間，爲甚麼不覩師顏？」師曰：「且與闍黎道一半。」曰：「爲甚麼不全道？」師曰：「盡法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推倒禾山也！」問：「習學謂之聞，絕學謂之鄰，過此二者，謂之真過。如何是真過？」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真諦？」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卽心卽佛則不問，如何是非心非佛？」師曰：「禾山解打鼓。」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禾山解打鼓。」問：「萬法齊興時如何？」師曰：「禾山解打鼓。」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世界崩陷。」曰：「爲甚如此？」師曰：「寧無我身。」問：「尊者撥眉擊目，視育王時如何？」師曰：「卽今也恁麼。」曰：「學人如何領會？」師曰：「莫非摩利支山。」問：「摩尼寶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露底角？」師舉手曰：「汝打我。」復曰：「汝還會麽？」曰：「不會。」師曰：「汝爭解打得我？」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撲破著。」問：「已在紅爐，請師烹鍊。」師曰：「槌下成器。」曰：「恁麼則烹鍊去也！」師曰：「池州和尚。」問：「四壁打禾，中間刻草。和尚赴阿那頭？」師曰：「甚麼處不赴。」曰：「恁麼則同於衆去也。」師曰：「小師弟子。」建隆元年二月

示微疾，三月二日辭衆，乃曰：「後來學者未識禾山，即今識取。珍重！」言訖而寂。謚法性禪師。

泐潭山牟禪師

洪州泐潭牟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正是著力處。」上堂，僧問：「百丈捲席意旨如何？」師曰：「珍重！」便下座。

涌泉欣禪師法嗣

六通院紹禪師

台州六通院紹禪師，一日，涌泉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麼生？」師曰：「鐵蛇鑽不入。」住後，僧問：「不出咽喉脣吻事如何？」師曰：「待汝一钁劚斷巾子山，我亦不向汝道。」問：「南山有一毒蛇，如何近得？」師曰：「非但闍黎，千聖亦近不得。」人問：「承聞南方有一劍，話如何是一劍？」師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麼生？」師曰：「我道不當鋒，有甚麼頭？」其人禮謝而去。問：「父母未生時，那人何處立？」師曰：「卦兆未興，孫臏失筭。」問：「如何是大千頂？」師曰：「不與衆峯齊。」師休夏，入天台山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雲蓋元禪師法嗣

雲蓋智罕禪師

潭州雲蓋山志罕禪師，僧問：「如何是須彌頂上浪滔天？」師曰：「文殊正作鬧。」曰：「如何是正位中事？」師曰：「不向機前展大悲。」問：「如何是那邊人？」師曰：「鋒前不露影，句後覔無蹤。」

新羅臥龍禪師

新羅國臥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紫羅帳裏不垂手。」曰：「爲甚麽不垂手？」師曰：「不尊貴。」問：「十二時中如何用心？」師曰：「猢猻喫毛蟲。」問：「如何是潭中意？」師曰：「絲綸垂不到，磻溪謾放鈎。」曰：「如何是潭外事？」師曰：「日裏金烏叫，蟾中玉兎驚。」

天台山燈禪師

彭州天台燈禪師，僧問：「古佛向甚麽處去也？」師曰：「中央甲第高，歲歲出靈苗。」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不施功。」曰：「磨後如何？」師曰：「不照燭。」問：「如何是佛？」師曰：「紅蓮座上，不覩天冠。」

谷山藏禪師法嗣

新羅瑞巖禪師

新羅國瑞巖禪師，僧問：「黑白兩亡開佛眼時如何？」師曰：「恐你守內。」問：「如何是誕生王子？」師曰：「深宮引不出。」曰：「如何是朝生王子？」師曰：「宮中不列位。」曰：「如何是末生王子？」師曰：「處處無標的，不展萬人機。」

新羅百巖禪師

新羅國百巖禪師，僧問：「如何是禪？」師曰：「古塚不爲家。」曰：「如何是道？」師曰：「徒勞車馬迹。」曰：「如何是教？」師曰：「貝葉收不盡。」

新羅大嶺禪師

新羅國大嶺禪師，僧問：「古人道，祇到潼關便卽休。會了便休，未會便休？」師曰：「祇爲迷途中活計。」曰：「離却迷途，還得其中活計也無？」師曰：「體卽得，當卽不得。」曰：「既是體得，爲甚麼當不得？」師曰：「體是甚麼人分上事？」曰：「其中事如何？」師曰：「不作尊貴。」問：「如何是一切處清淨？」師曰：「截瓊枝寸寸是寶，析旃檀片片皆香。」問：「如何是用中無礙？」師曰：「一片白雲繚亂飛。」

中雲蓋禪師法嗣

雲蓋山景禪師

潭州雲蓋山證覺景禪師，僧問：「國土晏清，功歸何處？」師曰：「銀臺門下不展賀。」曰：「轉功無位時如何？」師曰：「王家事宛然。」曰：「如何是閫外底事？」師曰：「畫鼓聲終後，將軍不點頭。」

禾山師陰禪師

吉州禾山師陰禪師，僧問：「王子未來登，誰人當治化？」師曰：「閫外不行邊塞令，將軍自致太平年。」曰：「恁麼則治化之功猶不當。」師曰：「亦有當。」曰：「如何是當？」師曰：「十方國土盡屬於王。」問：「久久尋源，爲甚麼不見？」師曰：「爲步數太多。」曰：「恁麼則不見去也。」師曰：「還同避溺而投火。」問：「如何是佛？」師曰：「承當者不是好手。」

柘溪從實禪師

幽州柘溪從實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箇中無紫皂。」曰：「如何是禪？」師曰：「不與白雲連。」師問：「僧作甚麼來？」曰：「親近來。」師曰：「任你白雲朝嶽頂，爭柰青山不展眉。」

洛浦安禪師法嗣

烏牙彥賓禪師

蘄州烏牙山彥賓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三脚石牛坡上走，一枝瑞草目前分。」問：「疋馬單鎗直入時如何？」師曰：「饒你雄信解拈鎗，猶較秦王百步在。」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雙鵰隨箭落，李廣不當名。」問：「百步穿楊，中的者誰？」師曰：「將軍不上便橋，金牙徒勞拈筈。」問：「蝃蝀飲雲根時如何？」師曰：「金輪天子下閻浮，鐵縵頭上金花異。」曰：「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當今不坐靈明殿，畫皷休停八佾音。」

青峯傳楚禪師

鳳翔府青峯傳楚禪師，涇州人也。一日，洛浦問曰：「院主去甚麼處來？」師曰：「掃雪來。」浦曰：「雪深多少？」師曰：「樹上總是。」浦曰：「得卽得，汝向後住箇雪窟定矣。」後訪白水，水曰：「見說洛浦有生機一路，是否？」師曰：「是。」水曰：「止却生路，向熟路上來。」師曰：「生路上死人無數，熟路上不著活漢。」水曰：「此是洛浦底，你底作麼生？」師曰：「非但洛浦，夾山亦不柰何。」水曰：「夾山爲甚麼不柰何？」師曰：「不見道生機一路。」住後，僧問：「佛魔未現，向甚麼處應？」師曰：「諸上座聽祇對。」問：「大事已明，爲甚麼也如喪考妣？」師曰：「不得春風花不開，及至花開又吹落。」問：「如何是一色？」師曰：「全無一滴

水，浪激似銀山。」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便道將來。」曰：「請和尚道。」師曰：「穿過髑髏，不知痛痒。」問：「如何是明了底人一句？」師曰：「駿馬寸步不移，鈍鳥昇騰出路。」

永安善靜禪師

京兆府永安院善靜禪師，郡之王氏子。母夢金像，覺而有娠。師幼習儒學，博通羣言。年二十七，忽厭浮幻，潛詣終南山禮廣度禪師披削。唐天復中，南謁洛浦，浦器之，容其入室。乃典園務，力營衆事。一日，有僧辭浦，浦曰：「四面是山，闍黎向甚麽處去？」僧無對。浦曰：「限汝十日，下語得中，即從汝去。」其僧經行冥搜，偶入園中。師問曰：「上座既是辭去，今何在此？」僧具陳所以，堅請代語。師曰：「竹密豈妨流水過，山高那阻野雲飛。」其僧喜踊。師囑之曰：「不得道是某甲語。」僧遂白浦。曰：「誰語？」曰：「某甲語。」浦曰：「非汝語。」僧具言園頭見教。浦至晚，上堂謂衆曰：「莫輕園頭，他日座下有五百人在。」後住永安，衆餘五百，果符洛浦之記。僧問：「知有道不得時如何？」師曰：「知有箇甚麽？」曰：「不可無去也。」師曰：「恁麽則合道得。」曰：「道卽不無，爭柰語偏。」師曰：「水凍魚難躍，山寒花發遲。」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木馬背斜陽，入草無蹤跡。」問：「如何是一色？」師曰：「易分雪裏粉，難辨墨中煤。」問：「如何是衲衣向上事？」師曰：「龍魚不出海，水月不吞光。」問：「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時如何？」師曰：「鶴鷺並頭踏雪睡，月明驚起兩遲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松，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師曰：「葉落已枝摧，風來不得韻。」問：「如何得生如來家？」師曰：「披衣望曉，論

劫不明。」曰：「明後如何？」師曰：「一句不可得。」曰：「如何是不坐如來座？」師曰：「抱頭石女歸來晚，祇園會裏没蹤由。」師往遊夾道，避昭宗蒙塵之亂，以漢開運丙午年冬，鳴犍椎集僧，〔一〕囑累入方丈，東向右脇而化。謚淨悟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

鄧州中度禪師，僧問：「海内不逢師，如何是寰中主？」師曰：「金雞常報曉，時人自不聞。」問：「如何是暗中明鏡？」師曰：「昧不得。」曰：「未審照何物？」師曰：「甚麼物不照。」問：「如何是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師曰：「真常塵不染，海納百川流。」曰：「請和尚離聲色外答。」師曰：「木人常對語，有性不能言。」

洞谿戒定禪師

嘉州洞谿戒定禪師，初問洛浦：「月樹無枝長覆陰，請師直指妙玄微。」浦曰：「森羅秀處，事不相依。淥水千波，孤峯自異。」師於是領旨。住後，僧問：「蛇師爲甚麼被蛇吞？」師曰：「幾度扣門招不出，將身直入裏頭看。」有官人問：「既是清淨伽藍，爲甚打魚鼓？」師曰：「直須打出青霄外，免見龍門點額人。」

〔一〕椎，原作「稚」，據續藏本改。

京兆卧龍禪師

京兆府卧龍禪師，僧問：「杲日符天際，珠光照舊都。浦津通法海，今日意何如？」師曰：「寶劍揮時，豈該明暗！」

逍遥忠禪師法嗣

福清師巍禪師

泉州福清院師巍通玄禪師，僧問：「枝分夾嶺，的紹逍遥，寶座既登，法雷請震。」師曰：「逍遥迴物外，物外霞不生。」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曰：「立雪未爲勞，斷臂方爲的。」曰：「恁麼則一華開五葉，芬芳直至今。」師曰：「因圓三界外，果滿十方知。」

白雲無休禪師

京兆府白雲無休禪師，僧問：「路逢猛虎，如何降伏？」師曰：「歸依佛法。」僧問：「如何是白雲境？」師曰：「月夜樓邊海客愁。」

蟠龍文禪師法嗣

永安淨悟禪師

廬山永安淨悟禪師，僧問：「如何是出家底事？」師曰：「萬丈懸崖撒手去。」曰：「如何是不出家底事？」師曰：「迥殊雪嶺安巢節，有異許由挂一瓢。」問：「六門不通，如何達信？」師曰：「闍黎外邊與誰相識？」問：「脱籠頭、卸角馱來時如何？」師曰：「換骨洗腸投紫塞，鴈門切忌更銜蘆。」問：「從上諸聖將何示人？」師曰：「有異祖龍行化節，迥超棲鳳越揚塵。」問：「如何是解作客底人？」師曰：「寶御珍裝猶尚棄，誰能歷劫傍他門？」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海底泥牛吼，雲中木馬嘶。」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黄帝不曾遊赤水，神珠罔象也虛然。」問：「雪覆蘆華時如何？」師曰：「雖則沍凝呈瑞色，太陽暉後却迷人。」

木平善道禪師

袁州木平山善道禪師，初謁洛浦，問：「一漚未發已前，如何辨其水脉？」浦曰：「移舟諳水脉，舉棹別波瀾。」師不契。乃參蟠龍，語同前問。龍曰：「移舟不別水，舉棹卽迷源。」師從此悟入。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石羊頭子向東看。」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拄杖孔。」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浪浪宕宕。」問：「如何是木平一句？」師曰：「畐塞虛空。」曰：「畐塞虛空卽不問，如何是一句？」師便打。

凡有新到，未許參禮，先令運土三擔，而示偈曰：「南山路側東山低，新到莫辭三轉泥。嗟汝在途經日久，明明不曉却成迷。」師肉髻螺紋，金陵李氏嚮其道譽，迎請供養，待以師禮。嘗問：「如何是木平？」師曰：「不勞斤斧。」曰：「爲甚麽不勞斤斧？」師曰：「木平。」法眼禪師有偈贈曰：「木平山裏人，貌古言復少。相看陌路同，論心秋月皎。壞衲線非蠶，助歌聲有鳥。城闕今日來，一漚曾已曉。」滅後，門人建塔，謚真寂禪師。

崇福院志禪師

崇福志禪師，僧問：「供養百千諸佛，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未審諸佛有何過？無心道人有何德？」師曰：「雪深宜近火，身煖覺春遲。」問：「貧子獻珠時如何？」師曰：「甚麽處得來？」問：「如何是道？」師曰：「回車有分。」

陝府龍溪禪師

陝府龍溪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百寶莊嚴今已了，四門開豁幾多時。」師乃曰：「直饒說似箇無縫塔也不免，老僧下箇橛作麽生免得去？」衆無對。師曰：「下去！」

黃山輪禪師法嗣

郢州桐泉禪師

郢州桐或作潼泉山禪師參黃山，山問：「天門一合，十方無路。有人道得，擺手出漳江。」師曰：「蟄户不開，龍無龍句。」山曰：「是你恁麼道。」師曰：「是即直言是，不是直言不是。」山曰：「擺手出漳江。」山復問：「卞和到處，荆山秀玉印，從他天子傳時如何？」師曰：「靈鶴不於林下憩，野老不重太平年。」山深肯之。住後，僧問：「如何是相傳底事？」師曰：「龍吐長生水，魚吞無盡漚。」曰：「請師挑剔。」師曰：「擺皷轉船頭，棹穿波裏月。」

韶山普禪師法嗣

潭州文殊禪師

潭州文殊禪師，僧問：「如何是祝融峯前事？」師曰：「巖前瑞草生。」問：「仁王登位，萬姓霑恩。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萬里長沙駕鐵船。」問：「如何是本爾莊嚴？」師曰：「菊花原上景，行人去路長。」

耀州密行禪師

耀州密行禪師，僧問：「密室之言，請師垂示。」師曰：「南方水闊，北地風多。」曰：「不會，乞師再指。」

師曰：「鳥棲林麓易，人出是非難。」

思明禪師法嗣

鷲嶺善本禪師

襄州鷲嶺善本禪師，浴次，僧問：「和尚是離垢人，爲甚麽却浴？」師曰：「定水湛然滿，浴此無垢人。」

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鷲嶺峯上，青草參天，鹿野苑中，狐兎交横。」

青原下七世

藤霞禪師法嗣

澧州藥山禪師

澧州藥山禪師，上堂：「夫學般若菩薩，不懼得失，有事近前。」時有僧問：「藥山祖裔，請師舉唱。」師曰：「萬機挑不出。」曰：「爲甚麽萬機挑不出？」師曰：「他緣岸谷。」問：「如何是藥山家風？」師曰：「葉落不如初。」問：「法雷哮吼時如何？」師曰：「宇宙不曾震。」曰：「爲甚麽不曾震？」師曰：「徧地娑婆，未嘗哮吼。」曰：「不哮吼底事如何？」師曰：「闔國無人知。」

雲蓋景禪師法嗣

南臺寺藏禪師

衡嶽南臺寺藏禪師，僧問：「遠遠投師，請師一接。」師曰：「不隔户。」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松韻拂時石不點，孤峯山下壘難齊。」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巖前栽野菓，接待往來賓。」曰：「恁麼則謝師供養。」師曰：「怎生滋味？」問：「如何是法堂？」師曰：「無壁落。」問：「不顧諸緣時如何？」師良久。

雲蓋證覺禪師

潭州雲蓋山證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四海不曾通。」問：「如何是一塵含法界？」師曰：「通身體不圓。」曰：「如何是九世刹那分？」師曰：「繁興不布彩。」問：「如何是宗門中的的意？」師曰：「萬里胡僧，不入波瀾。」

烏牙賓禪師法嗣

大安興古禪師

安州大安山興古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昨夜三更拜南郊。」問：「維摩默然，意旨如何？」師曰：「黯黑石牛兒，超然不出户。」問：「如何是那邊事？」師曰：「黑漆牧童不展手，銀籠

鶴畔野雲飛。」

烏牙行朗禪師

蘄州烏牙山行朗禪師，僧問：「未作人身已前作甚麼來？」師曰：「海上石牛歌三拍，一條紅線掌間分。」問：「迦葉上行衣，何人合得披？」師曰：「天然無相子，不掛出塵衣。」

青峯楚禪師法嗣

西川靈龕禪師

西川靈龕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出處非干佛，春來草自青。」問：「碌碌地時如何？」師曰：「試進一步看。」

紫閣端已禪師

京兆府紫閣山端已禪師，僧問：「四相俱盡，立甚麼爲真？」師曰：「你甚麼處去來？」問：「渭水正東流時如何？」師曰：「從來無間斷。」

開山懷晝禪師

房州開山懷晝禪師，僧問：「作何行業，即得不違於千聖？」師曰：「妙行無倫匹，情玄體自殊。」問：

「有耳不臨清水洗，無心誰爲白雲幽時如何？」師曰：「無木掛千金。」曰：「掛後如何？」師曰：「杳杳人難辨。」問：「如何是塵中師？」師曰：「荊棘林中隨處到，旃檀林裏任縱橫。」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月隱澄潭，金輝正午。」

幽州傳法禪師

幽州傳法禪師，僧問：「教意祖意，是同是別？」師曰：「華開金線秀，古洞白雲深。」問：「別人爲甚麼徒弟多，師爲甚麼無徒弟？」師曰：「海島龍多隱，茅茨鳳不棲。」

淨衆歸信禪師

益州淨衆寺歸信禪師，僧問：「蓮華未出水時如何？」師曰：「菡萏滿池流。」曰：「出水後如何？」師曰：「葉落不知秋。」問：「不假浮囊，便登巨海時如何？」師曰：「紅觜飛超三界外，綠毛也解道煎茶。」問：「如何是自在底人？」師曰：「劔樹霜林去便行。」曰：「如何是不自在底人？」師曰：「釋迦在闍黎後。」

青峰清勉禪師

青峰山清勉禪師，僧問：「久醞蒲萄酒，今日爲誰開？」師曰：「飲者方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耨池無一滴，四海自滔滔。」

大宋玉音〔一〕

宋太宗皇帝

太宗皇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曰：「是甚麼經？」僧曰：「仁王經。」帝曰：「既是寡人經，因甚却在卿手裏？」僧無對。雪竇代云：「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幸開寶塔，問僧：「卿是甚人？」對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爲甚麼卿作主？」僧無對。雪竇代曰：「合國咸知。」一日，因僧朝見，帝問：「甚處來？」對曰：「廬山卧雲庵。」帝曰：「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爲甚到此？」僧無對。雪竇代云：「難逃至化。」僧入對次，奏曰：「陛下還記得麼？」帝曰：「甚處相見來？」奏曰：「靈山一別，直至如今。」帝曰：「卿以何爲驗？」僧無對。雪竇代曰：「貧道得得而來。」京寺回禄，藏經悉爲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爲甚却燒？」僧無對。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作麽生發？」街無對。雪竇代云：「實謂今古罕聞。」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那一界中？」寂無對。保寧勇代曰：「陛下何處不稱尊？」一日朝罷，帝擎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爲甚麼却在朕手裏？」隨無對。

宋徽宗皇帝

徽宗皇帝，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被體，指

〔一〕「玉音」二字原無，據清藏本、續藏本補。

爪遶身。帝降旨，令肩輿入京，命西天總持三藏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于樹。」「遠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令繪像頒行。偈曰：「七百年來老古錐，定中消息許誰知？争如隻履西歸去，生死何勞木作皮。藏山於澤亦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寄語莊周休擬議，樹中不是負趍人。有情身不是無情，彼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無樹，不須辛苦問盧能。」

宋孝宗皇帝

孝宗皇帝宣問靈隱佛照光禪師，曰：「釋迦佛入山修道，六年而成，所成者何事？請師明說。」對曰：「將謂陛下忘却！」

未詳法嗣

實性大師

實性大師，因同參芙蓉訓禪師至，上堂，以右手拈拄杖，倚放左邊。良久曰：「此事若不是芙蓉師兄，也大難委悉。」便下座。

茶陵郁山主

茶陵郁山主，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噁。」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墮，忽然大悟。遂有頌云：「我有神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鏁。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因兹更不遊方。師乃白雲端和尚得度師。雲有贊曰：「百尺竿頭曾進步，〔一〕溪橋一踏没山河。從兹不出茶川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僧肇法師

僧肇法師，遭秦主難，臨就刑説偈曰：「四大元無主，五陰本來空。將頭臨白刃，猶似斬春風。」玄妙云：「大小肇法師，臨死猶寱語。」

禪月貫休禪師

禪月貫休禪師，有詩曰：「禪客相逢祇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大隨和尚舉問曰：「如何是此心？」師無對。歸宗柔代云：「能有幾人知？」

〔一〕尺，原作「赤」，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先淨照禪師

先淨照禪師，問楞嚴大師：「經中道：『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若被物轉，卽名凡夫。』祇如昇元閣作麼生轉？」嚴無對。汾陽代云：「彼此老大。」

公期和尚

公期和尚，因往羅漢路，逢一騎牛公子，師問：「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公拍牛曰：「道，道。」師喝曰：「這畜生！」公曰：「羅漢路向甚麼處去？」師却拍牛曰：「道，道。」公曰：「直饒恁麼，猶少蹄角在。」師便打。公拍牛便走。

唐朝因禪師

唐朝因禪師，微時，嘗運槌擊土次，見一大塊，戲槌猛擊之，應碎。豁然大悟。後有老宿聞云：「盡山河大地，被因禪師一擊百雜碎。」

東山雲頂禪師

福州東山雲頂禪師，泉州人。遺其氏。以再下春闈，往雲臺大吼寺剃染具戒，卽謁大愚、芝神、鼎諲。後見羅漢下尊宿，始徹已事，道學有聞叢林，稱爲頂三教。僧問：「如何是和尚日用事？」師曰：「我喫飯，

汝受饑。」曰：「法法不相到，又作麼生？」師曰：「汝作罪，我皆知。」問：「如何是和尚一枝拂？」師曰：「打破修行窟。」曰：「恁麼則本來無一物也。」師曰：「知無者是誰？」曰：「學人罪過。」師曰：「再思可矣！」居士問洞山道：「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未審是甚麼物？」師曰：「擔鐵枷，喫鐵棒。」曰：「天地黑，山河走。」師曰：「閻老殿前添一鬼，北邙山下卧千年。」士叫：「快活！快活！」師曰：「也是野狐吞老鼠。」九龍觀道士并三十人，請上堂：「儒門畫八卦，造契書，不救六道輪回。道門朝九皇，鍊真氣，不達三祇劫數。我釋迦世尊，洞三祇劫數，救六道輪回，以大願攝人天，如風輪持日月，以大智破生死，若劫火焚秋毫。入得我門者，自然轉變天地，幽察鬼神，使須彌、鐵圍、大地、大海入一毛孔中，一切衆生，不覺不知。我說此法門，如虛空俱含萬象，一爲無量，無量爲一。若人得一，卽萬事畢。珍重！」

雲幽重惲禪師

婺州雲幽重惲禪師，今日法雲。初謁雪峯，次依石霜，乃開悟。旋里隱居，蔽形唯一衲。住後，上堂：「雲幽一隻箭，虛空無背面。射去遍十方，要且無人見。」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一隻箭？」師曰：「盡大地人無髑髏。」

布衲如禪師

雙溪布衲如禪師，因嵩禪師戲，以詩悼之曰：「繼祖當吾代，生緣行可規。終身常在道，識病懶尋

醫。貌古筆難寫，情高世莫知。慈雲布何處，孤月自相宜。」師讀罷舉筆答曰：「道契平生更有誰，閑卿於我最心知。當初未欲成相別，恐誤同參一首詩。」投筆坐亡。於六十年後，塔户自啓，其真容儼然。

投子通禪師

舒州投子通禪師，僧問：「達磨未來時如何？」師曰：「兩岸唱漁歌。」曰：「來後如何？」師曰：「大海湧風波。」問：「如何是孤峯頂上節操長松？」師曰：「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問：「如何是和尚這裏佛法？」師曰：「東壁打西壁。」

法海立禪師

處州法海立禪師，因朝廷有旨，革本寺爲神霄宮。師陞座謂衆曰：「都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蓋爲不真，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烏足道哉！正眼觀來，一場笑具。今則聖君垂旨，更僧寺作神霄，佛頭上添箇冠兒，算來有何不可。山僧今日不免横擔拄杖，高掛鉢囊，向無縫塔中安身立命，於無根樹下嘯月吟風。一任乘雲仙客，駕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報之恩，以助無爲之化。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然雖如是，且道山僧轉身一句作麼生道，還委悉麼？」擲下拂子，竟爾趨寂。郡守具奏其事，奉旨改其寺曰真身。

天寧明禪師

汝州天寧明禪師，改德士日，師登座謝恩畢，乃曰：「木簡信手拈來，坐具乘時放下。雲散水流去，寂然天地空。」卽斂目而逝。

仁王欽禪師

蜀中仁王欽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聞名不如見面。」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鬧市裏弄猢猻。」曰：「如何是道？」曰：「大蟲看水磨。」

金陵鐵索山主

金陵鐵索山主，遺其名。僧問：「久嚮鐵索，未審作何面目？」主打露柱。僧曰：「謝見示。」主曰：「你據箇甚麼便恁麼道？」僧却打露柱。主曰：「且道索在甚麼處？」僧作量勢。主曰：「今日遇箇同參。」

樓子和尚

樓子和尚，不知何許人也，遺其名氏。一日偶經遊街市間，於酒樓下整韈帶次，聞樓上人唱曲云：「你既無心我也休。」忽然大悟，因號樓子焉。

神照本如法師

神照本如法師，嘗以經王請益四明尊者。者震聲曰：「汝名本如。」師即領悟。作偈曰：「處處逢歸路，頭頭達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待思量。」

天竺證悟法師

臨安府上竺圓智證悟法師，台州林氏子，依白蓮僊法師，問具變之道。蓮指行燈曰：「如此燈者，離性絕非，本自空寂，理則具矣。六凡四聖，所見不同，變則在焉。」師不契，後因掃地誦法華經，至「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緣起」，始諭旨。告蓮，蓮然之。師領徒以來，嘗患本宗學者囿於名相，膠於筆錄，至以天台之傳爲文字之學，南宗鄙之。乃謁護國此庵元禪師，夜語次，師舉東坡宿東林偈，且曰：「也不易到此田地。」庵曰：「尚未見路徑，何言到耶？」曰：「祇如他道，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若不到此田地，如何有這箇消息？」庵曰：「是門外漢耳。」曰：「和尚不吝，可爲說破？」庵曰：「却祇從這裏猛著精彩覷捕看。若覷捕得他破，則亦知本命元辰落著處。」師通夕不寐，及曉鐘鳴，去其祕畜，以前偈別曰：「東坡居士太饒舌，聲色關中欲透身。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特以告此庵。庵曰：「向汝道是門外漢。」師禮謝。未幾，有化馬祖殿瓦者，求語發揚。師書曰：「寄語江西老古錐，從教日炙與風吹。兒孫不是無料理，要見冰消瓦解時。」此庵見之，笑曰：「須是這闍黎始得！」

本嵩律師

本嵩律師，因無爲居士楊傑請，問：「宣律師所講毗尼性體。」師以偈答曰：「情智何嘗異，犬吠蛇自行。終南的的意，日午打三更。」

亡名古宿

昔有一老宿，一夏不爲師僧說話。有僧嘆曰：「我祇恁麼空過一夏，不敢望和尚說佛法，得聞『正因』兩字也得。」老宿聞，乃曰：「闍黎莫暫速，若論正因，一字也無。」道了叩齒云：「適來無端，不合與麼道。」隣壁有一老宿聞曰：「好一釜羹，被一顆鼠糞汚却。」雲竇代云：「誰家釜裏無一兩顆。」

昔有一僧，在經堂內不看經，每日打坐。藏主曰：「何不看經？」僧曰：「某甲不識字。」主曰：「何不問人？」僧近前，叉手鞠躬曰：「這箇是甚麼字？」主無對。大通本代云：「人道不識。」

昔有一老宿，住庵，於門上書心字，於窗上書心字，於壁上書心字。法眼云：「門上但書門字，牕上但書牕字，壁上但書壁字。」玄覺云：「門上不要書門字，牕上不要書牕字，壁上不要書壁字。何故？字義炳然。」

昔有二庵主，住庵，旬日不相見，忽相會。上庵主問下庵主：「多時不相見，向甚麼處去？」下庵主曰：「在庵中造箇無縫塔。」上庵主曰：「某甲也要造一箇，就兄借取塔樣子。」下庵主曰：「何不早說，恰被人借去了也！」法眼云：「且道是借他樣，不借他樣？」

昔有一庵主，見僧來豎起火筒曰：「會麼？」曰：「不會。」主曰：「三十年用不盡底。」僧却問：「三十年前用箇甚麼？」主無對。歸宗柔代云：「也要知。」

昔有一老宿，因江南國主問：「予有一頭水牯牛，萬里無寸草，未審向甚麼處放。」宿無對。歸宗柔代云：「向處放。」

昔有一老宿，問僧：「甚麼處來？」僧曰：〔一〕「牛頭山禮拜祖師來。」宿曰：「還見祖師麼？」僧無對。歸宗柔代云：「大似不相信。」

昔有一老宿，有偈曰：「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有老宿云：「既不識他，當初問甚麼人賃。」

僧問老宿：「如何是密室中人？」老宿曰：「有客不答話。」玄沙云：「何曾密？」歸宗柔別老宿云：「你因甚麼得見。」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魂兮歸去來，食我家園葚。如何是家園葚？」玄覺代云：「是亦食不得。」法燈云：「污却你口。」

昔有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爲訪知音，若恁麼會得，喫鐵棒有日在。」又一老宿曰：「祖師九年面壁，何不慚惶？若恁麼會得，更買草鞋行脚三十年。」琅琊覺云：「既不然，且道祖師面壁意作麼生？」良久云：「欲得不招無間業，〔二〕莫謗如來正法輪。」

昔有一老宿，因僧問：「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全箇甚麼力？」老宿曰：「不欺之

〔一〕僧，原作「宿」，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二〕間，原作「問」，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力。」法眼別云：「不會古人語。」

昔有一老宿，曰：「這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我立地待汝搆去。」法眼云：「山僧如今坐地，待汝搆去，還有道理也無？那箇親，那箇疎，試裁斷看。」

昔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脚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童子曰：「阿誰教你？」童曰：「堂中某上座。」老宿喚其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脚，是甚麼心行？這童子養來一二三年了，幸自可憐生，誰教上座教壞伊。快束裝起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趂出。法眼云：「古人恁麼顯露些子家風，甚怪。且道意在於何？」

昔有僧到曹溪，時守衣鉢僧提起衣曰：「此是大庾嶺頭提不起底。」僧曰：「爲甚麼在上座手裏？」僧無對。雲門云：「彼此不了。」又云：「將謂是師子兒。」

昔有僧因看法華經至「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忽疑不決，行住坐臥，每自體究，都無所得。忽春月聞鶯聲，頓然開悟。遂續前偈曰：「諸法從本來，常自寂滅相。春至百花開，黃鶯啼柳上。」

昔有老宿問一座主：「疏鈔解義，廣略如何？」主曰：「鈔解疏，疏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對。

昔高麗國，來錢唐刻觀音聖像，及舁上船，竟不能動，因請入明州開元寺供養。後有設問：「無剎不現身聖像，爲甚不去高麗國？」長慶稜云：「現身雖普，覩相生偏。」法眼別云：「識得觀音未？」

泗州塔前，一僧禮拜。有人問：「上座日日禮拜，還見大聖麼？」法眼代云：「汝道禮拜是甚麼義？」

泗州塔頭侍者，及時鎖門。有人問：「既是三界大師，爲甚麼被弟子鎖？」侍者無對。法眼代云：「弟子

鎖，大師鎖。」法燈代云：「還我鎖匙來。」又老宿代云：「吉州鎖，虔州鎖。」

聖僧像被屋漏滴，有人問：「僧既是聖僧，爲甚麼有漏？」僧無對。韶國師代云：「無漏不是聖僧。」

有人問：「僧點甚麼燈？」僧曰：「長明燈。」曰：「甚麼時點？」曰：「去年點。」曰：「長明何在？」僧無語。長慶稜代云：「若不如此，知公不受人謾。」法眼別云：「利動君子。」

有座主念彌陀名號次，小師喚和尚，及回顧，小師不對。如是數四，和尚叱曰：「三度四度喚，有甚麼事？」小師曰：「和尚幾年喚他卽得，某甲纔喚便發業。」法燈代云：「咄叱」

有僧與童子上經了，令持經著函內。童子曰：「某甲念底，著向那裏？」法燈代云：「汝念甚麼經？」

一僧注道德經，人問曰：「久嚮大德注道德經。」僧曰：「不敢。」曰：「何如明皇？」法燈代云：「是弟子。」

有僧入冥見地藏菩薩。藏問：「你平生修何業？」僧曰：「念法華經。」曰：「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爲是說是不說？」僧無對。歸宗柔代云：「此回歸去，敢爲流通。」

鹽官會下有一主事僧，忽見一鬼使來追。僧告曰：「某甲身爲主事，未暇修行，乞容七日得否？」使曰：「待爲白王，若許卽七日後來。不然，須臾便至。」言訖不見。至七日後，復來。覓其僧，了不可得。後有人舉問一僧：「若被覓著時，如何抵擬他？」洞山代云：「被他覓得也。」

台州六通院僧欲渡船。有人問：「既是六通，爲甚麼假船？」僧無對。天台韶國師代云：「不欲驚衆。」

亡名官宰

洪州太守宋令公，一日大寧寺僧陳，乞請第二座開堂。公曰：「何不請第一座？」衆無語。法眼代云：「不勞如此。」

江南相馮延己與數僧遊鍾山，至一人泉。問：「一人泉許多人爭得足？」一僧對曰：「不教欠少。」延已不肯。乃別曰：「誰人欠少！」法眼別云：「誰是不足者。」

官人問：「僧名甚麼？」曰：「無揀。」官人曰：「忽然將一椀沙與上座，又作麼生？」曰：「謝官人供養。」法眼別云：「此猶是揀底。」

廣南有僧住庵，國主出獵，左右報庵主，大王來，請起。主曰：「非但大王來，佛來亦不起。」王問：「佛豈不是汝師？」主曰：「是。」王曰：「見師爲甚麼不起？」法眼代云：「未足酬恩。」

福州洪塘橋上有僧列坐，官人問：「此中還有佛麼？」僧無對。法眼代云：「汝是甚麼人？」

昔有官人入鎭州天王院，覩神像，因問院主曰：「此是甚麼功德？」曰：「護國天王。」曰：「祇護此國，偏護餘國？」曰：「在秦爲秦，在楚爲楚。」曰：「臘月二十九日打破鎭州城，天王向甚處去？」主無對。

昔有官人作無鬼論，中夜揮毫次，忽見一鬼出云：「汝道無我，聻！」五祖演云：「老僧當時若見，但以手作鶉鳩觜，向伊道：谷呱呱。」

亡名行者

昔有道流，在佛殿前背佛而坐。僧曰：「道士莫背佛。」道流曰：「大德，本教中道，佛身充滿於法界，

向甚麼處坐得。」僧無對。法眼代云：「識得汝。」

有一行者，隨法師入佛殿。行者向佛而唾。師曰：「行者少去就，何以唾佛？」者曰：「將無佛處來與某甲唾。」師無對。潙山云：「仁者却不仁者，不仁者却仁者。」仰山代法師云：「但唾行者。」又云：「行者若有語，即向伊道：還我無行者處來。」

死魚浮於水上，有人問僧：「魚豈不是以水爲命？」僧曰：「是。」曰：「爲甚麼却向水中死？」僧無對。杭州天龍機和尚代云：「是伊爲甚麼不去岸上死？」

鷂子趁鴿子，飛向佛殿欄干上顫。有人問僧：「一切衆生，在佛影中常安常樂，鴿子見佛爲甚麼却顫？」僧無對。法燈代云：「怕佛。」

昔有一僧去覆船路，逢一賣鹽翁。僧問：「覆船路向甚麼處去？」翁良久。僧再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甚麼？」翁曰：「向你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挑起鹽籃。僧曰：「難。」翁曰：「你喚這箇作甚麼？」僧曰：「鹽。」翁曰：「有甚麼交涉？」僧曰：「你喚作甚麼？」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亡名道婆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祇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

却庵。

昔有一僧參米胡路，逢一婆住庵。僧問：「婆有眷屬否？」曰：「有。」僧曰：「在甚麼處？」曰：「山河大地，若草若木，皆是我眷屬。」僧曰：「婆莫作師姑來否？」曰：「汝見我是甚麼？」僧曰：「俗人。」婆曰：「汝不可是僧？」僧曰：「婆莫混濫佛法好！」婆曰：「我不混濫佛法。」僧曰：「汝恁麼，豈不是混濫佛法？」婆曰：「你是男子，我是女人。豈曾混濫？」

龐行婆，入鹿門寺設齋，維那請意旨。婆拈梳子插向髻後曰：「回向了也。」便出去。

溫州陳道婆，嘗徧扣諸方名宿，後於長老山淨和尚語下發明。有偈曰：「高坡平頂上，盡是採樵翁，人人盡懷刀斧意，不見山花映水紅。」

昔有施主婦人入院，行衆僧隨年錢。僧曰：「聖僧前著一分。」婦人曰：「聖僧年多少？」僧無對。法眼代云：「心期滿處卽知。」

五燈會元卷第七

青原下二世

石頭遷禪師法嗣

天皇道悟禪師

荆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神儀挺異，幼而生知。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減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依明州大德披削。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爲勇猛。或風雨昏夜，宴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而致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裏無奴婢，離箇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撮得虛空麼？」曰：「恁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早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贓誣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荆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于連帥，迎入城。郡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主僧靈鑒將謀修復，乃曰：

「苟得悟禪師爲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無貴賤，皆坐而揖之。裴公愈加歸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

師因龍潭問：「從上相承底事如何？」師曰：「不是明汝來處不得。」潭曰：「這箇眼目，幾人具得？」師曰：「淺草易爲長蘆。」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説？」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好！」曰：「争柰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曰：「卽今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元和丁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驀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拈枕子拋於地上，卽便告寂。壽六十，臘三十五。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郡東。

按景德傳燈録稱，青原下出石頭遷，遷下出天皇悟，悟下出龍潭信，信下出德山鑒，鑒下出雪峯存，存下出雲門偃、玄沙備，備再傳爲法眼益，皆謂雲門、法眼二宗來自青原石頭，雖二家兒孫，亦自謂青原石頭所自出，不知其差悞所從來久矣。道悟同時有二人，一住荆南城西天王寺，嗣馬祖。一住荆南城東天皇寺，嗣石頭。其下出龍潭信者，乃馬祖下天王道悟，非石頭下天皇道悟也。何以明之？按唐正議大夫户部侍郎平章事荆南節度使丘玄素所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首悟，渚宫人，姓崔氏，子玉之後胤也。年十五依長沙寺曇翥律師出家，二十三詣嵩山受戒，三十參石頭頻沐指示，曾未投機，次謁忠國師。三十四與國師侍者應真南還謁馬祖。祖曰：「識取自心本來是佛，不屬漸次，不假修持，體自如如，萬德圓滿。」師於言下大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返荆門，去郛不遠，結草爲廬。後因節使顧問左右，申其端緒。節使親臨訪道，見其路隘，車馬難通，極目荒榛，曽未修削，覩茲發怒，令人擒師，拋於水中。旌旆纔歸，乃見徧衙火發，内外烘燄，莫可近之，唯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使回心設拜，煙燄都息，宛然如初。遂往江邊，見師在水，都不濕衣。節使重伸懺悔迎請，在衙供養，於府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常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叫「苦！苦！」又云：「閻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麽地。」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滅。當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也。年八十二，坐六

夏。嗣法一人，曰崇信，即龍潭也。城東天皇道悟禪師者，協律郎符載撰碑，乃與景德傳燈合其碑云：道悟，姓張氏，婺州東陽人，十四出家，依明州大德祝髮，二十五受戒于杭州竹林寺。初參國一，留五年，大曆十一年，隱于大梅山。建中初，謁江西馬祖。二年參石頭，乃大悟。遂隱當陽紫陵山，後於荆南城東有天皇廢寺，靈鑒請居之。元和二年丁亥四月十三日，以背痛入滅，年六十，坐三十五夏。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今荆南城東有天皇巷存焉。唐聞人歸登，撰南嶽讓禪師碑，列法孫數人於後，有天王道悟名。圭峯答裴相國宗趣狀，列馬祖法嗣六人，首曰江陵道悟。權德輿撰馬祖塔銘：載弟子慧海智藏等十一人，道悟其一也。又呂夏卿張無盡著書皆稱道悟嗣馬祖，宗門反以爲誤。然佛國白續燈錄，敘雪竇顯爲大寂九世孫，祖源通要錄中，收爲馬祖之嗣，達觀穎以丘玄素碑證之，疑信相半。蓋獨見丘玄素碑，而未見符載碑耳。今以二碑參合，則應以天皇道悟嗣石頭，以慧真、文賁、幽閑嗣之，而於馬祖法嗣下增入天王道悟，以龍潭、崇信嗣之，始爲不差誤矣。

靑原下三世

天皇悟禪師法嗣

龍潭崇信禪師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尚爲靈鑒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于寺巷，常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常留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邪？其別有旨乎？」遂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某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自汝到來，吾未嘗不指汝心要。」師曰：「何處指示？」皇曰：「汝擎茶來，吾爲汝

接。汝行食來，吾爲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卽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遥，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

師後詣澧陽龍潭棲止。僧問：「髻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賞玩者得。」曰：「安着何處？」師曰：「有處卽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爲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爲僧時也無？」師曰：「汝卽今是甚麽？」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翺刺史問：「如何是眞如般若？」師曰：「我無眞如般若。」李曰：「幸遇和尚。」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青原下四世

龍潭信禪師法嗣

德山宣鑒禪師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丱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旨趣。常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呑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聞南方禪席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學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當摟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麽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

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箇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箇甚麼？」師曰：「從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箇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擧火炬曰：「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潙山。挾複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次，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潙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背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呵佛罵祖去在！」

師住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號古德禪院。將訪求哲匠住持，聆師道行，屢請不下山。廷望乃設詭計，遣吏以茶鹽誣之，言犯禁法，取師入州。瞻禮，堅請居之，大闡宗風。上堂：「若也於己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氂繫念，三塗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

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

小參示衆曰：「今夜不答話，問話者三十棒。」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話也未問，和尚因甚麼打某甲？」師曰：「汝是甚麼處人？」曰：「新羅人。」師曰：「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法眼云：「大小德山話作兩橛。」玄覺云：「叢林中喚作隔下語，且從祇如德山道：問話者三十棒，意作麼生？」僧參，師問維那：「今日幾人新到？」曰：「八人。」師曰：「喚來。」一時生按著。龍牙問：「學人仗鏌鎁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近前，曰：「囫。」法眼別云：「汝向甚麼處下手。」牙曰：「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是菩提？」師打曰：「出去！莫向這裏屙。」問：「如何是佛？」師曰：「佛是西天老比丘。」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聞之曰：「德山老人一條脊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較些子。」保福問招慶：「祇如巖頭出世，有何言教？過於德山便恁麼道？」慶云：「汝不見巖頭道：如人學射，久久方中。」福云：「中後如何？」慶云：「展闍黎，莫不識痛痒。」福云：「和尚今日非唯舉話。」慶云：「展闍黎是甚麼心行？」明招云：「大小招慶，錯下名言。」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濟聞得，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爲甚麼也三十棒？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問，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濟曰：「我從來疑着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擬議，濟便打。巖頭云：「德山老人尋常祇據一條白棒，佛來亦打，祖來亦打，爭柰較些子。」東禪齊

云：「祇如臨濟道，我從前疑著這漢，是肯底語？不肯底語？爲當別有道理？試斷看。」

上堂：「問卽有過，不問猶乖。」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曰：「某甲始禮拜，爲甚麼便打？」師曰：「待汝開口，堪作甚麼？」師令侍者喚義存，卽雪峯也。存上來。師曰：「我自喚義存，汝又來作甚麼？」存無對。上堂：「我先祖見處卽不然，這裏無祖無佛，達磨是老臊胡，釋迦老子是乾屎橛，文殊普賢是擔屎漢。等覺妙覺是破執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簿、拭瘡疣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自救不了。」有僧相看，乃近前作相撲勢。師曰：「與麼無禮！合喫山僧手裏棒。」僧拂袖便行。師曰：「饒汝如是，也祇得一半。」僧轉身便喝，師打曰：「須是我打你始得。」曰：「諸方有明眼人在。」師曰：「天然有眼。」僧擘開眼曰：「猫！」便出。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師見僧來，乃閉門。其僧敲門，師曰：「阿誰？」曰：「師子兒。」師乃開門。僧禮拜，師騎僧項曰：「這畜生甚處去來？」雪峯問：「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師乃打趁，却喚曰：「會麼？」峯曰：「不會。」師曰：「我恁麼老婆心，也不會。」僧問：「凡聖相去多少？」師便喝。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卽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師。

泐潭寶峯禪師

洪州泐潭寶峯和尚，新到參，師問：「其中事卽易道，不落其中事始終難道。」曰：「某甲在途中時，便

知有此一問。」師曰：「更與二十年行脚，也不較多。」曰：「莫不契和尚意麼？」師曰：「苦瓜那堪待客。」問僧：「古人有一路接後進初心，汝還知否？」曰：「請師指出古人一路。」師曰：「恁麼則闍黎知了也。」曰：「頭上更安頭。」師曰：「寶峯不合問仁者。」曰：「問又何妨？」師曰：「這裏不曾有人亂說道理出去。」巖頭僧來參，師竪起拂子曰：「落在此機底人，未具眼在。」僧擬近前，師曰：「恰落在此機。」僧回舉似巖頭，頭曰：「我當時若見，奪却拂子，看他作麼生。」師聞乃曰：「我竪起拂子從伊奪，總不將物時又作麼生？」巖頭聞得，又曰：「無星秤子，有甚辨處。」

青原下五世

德山鑒禪師法嗣

巖頭全奯禪師

鄂州巖頭全奯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誼公，落髮往長安寶壽寺，禀戒習經律諸部，優遊禪苑，與雪峯、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邐迤造于臨濟，屬濟歸寂，乃謁仰山。纔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麼處？」師曰：「兩重公案。」乃下參堂。山曰：「這箇阿師稍似箇行脚人！」至來日上問訊，山曰：「闍黎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奯終不自謾。」山曰：

「他後不得孤負老僧。」

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奯公，大難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手擡，一手搦。」雪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鉢下法堂。峯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拓鉢向甚麼處去？」德山便歸方丈。峯舉似師。師曰：「大小德山未會末後句在。」山聞，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後句，他後天下人不柰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山果三年後示滅。

一日，與雪峯、欽山聚話。峯驀指一椀水。欽曰：「水清月現。」峯曰：「水清月不現。」師踢却水椀而去。師與雪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暫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忘。」曰：「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與師齊，減師半德。」曰：「如是如是，當善護持。」二十禮拜而退。

師住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掛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邊去。」師乃舞棹迎之。一日，因一婆抱一孩兒來，乃曰：「呈橈舞棹卽不問，且道婆手中兒甚處得來？」師便打。婆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祇這一箇，也不消得。」便抛向水中。師後庵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萃。僧問：「無師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聲前古毳爛。」問：「堂堂來時如何？」師曰：「刺破眼。」

上堂：「吾嘗究涅槃經七八年，覩三兩段義似衲僧說話。」又曰：「休！休！」時有一僧出禮拜，請師舉。師曰：「吾教意如∴字三點。第一向東方下一點，點開諸菩薩眼。第二向西方下一點，點諸菩薩命根。第三向上方下一點，點諸菩薩頂。此是第一段義。」又曰：「吾教意如摩醯首羅，擘開面門，豎亞一隻眼。此是第二段義。」又曰：「吾教意猶如塗毒鼓，擊一聲遠近聞者皆喪。此是第三段義。」時小嚴上座問：「如何是塗毒鼓？」師以兩手按膝，亞身曰：「韓信臨朝底。」嚴無語。夾山下一僧到石霜，纔跨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恁麼則珍重。」又到師處，如前道「不審。」師噓一噓。僧曰：「恁麼則珍重。」方回步，師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其僧歸，舉似夾山。山上堂曰：「前日到巖頭、石霜底阿師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其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衆無對。山曰：「若無人道得，山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巖頭亦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

師與羅山卜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裏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在洞山而不肯洞山？」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嗣德山又不肯德山？」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卽不問，祇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禮拜。僧問：「利劍斬天下，誰是當頭者？」師曰：「暗。」僧擬再問，師咄曰：「這鈍漢出去！」問：「不歷古今時如何？」師曰：「卓朔地。」曰：「古今事如何？」師曰：「任爛。」問僧：「甚處來？」曰：「西京來。」師曰：「黃巢過後，還收得劍麼？」曰：「收得。」師引頸近前曰：「㘞。」曰：「師頭落也！」師呵呵大笑。僧後到雪峯，峯問：「甚處來？」曰：「巖頭來。」峯曰：「巖頭有何言句？」僧舉前話，峯便

打三十棒，趁出。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俱錯。」僧問雪峯：「聲聞人見性，如夜見月。菩薩人見性，如晝見日。未審和尚見性如何？」峯打拄杖三下。僧後舉前語問師，師與三摑。問：「如何是三界主？」師曰：「汝還解喫鐵棒麼？」

德山一日謂師曰：「我這裏有兩僧入山，住庵多時，汝去看他怎生。」師遂將一斧去，見兩人在庵內坐。師乃拈起斧曰：「道得也一下斧，道不得也一下斧。」二人殊不顧。師擲下斧曰：「作家！作家！」歸，舉似德山，山曰：「汝道他如何？」師曰：「洞山門下不道全無，若是德山門下，未夢見在。」僧參，於左邊作一圓相，又於右邊作一圓相，又於中心作一圓相。欲成未成，被師以手一撥。僧無語，師便喝：「出！」僧欲跨門，師却喚回，問：「汝是洪州觀音來否？」曰：「是。」師曰：「祇如適來左邊一圓相作麼生？」曰：「是有句。」師曰：「右邊圓相，聻。」曰：「是無句。」師曰：「中心圓相作麼生？」曰：「是不有不無句。」師曰：「祇如吾與麼又作麼生？」曰：「如刀畫水。」師便打。

瑞巖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曰：「道甚麼！」巖再問，師曰：「汝年十七八，未問弓折箭盡時如何？」師曰：「去。」問：「如何是巖中的意？」師曰：「謝指示。」曰：「請和尚答話。」師曰：「珍重。」問：「三界競起時如何？」師曰：「坐却著。」曰：「未審師意如何？」師曰：「移取廬山來，卽向汝道。」問：「起滅不停時如何？」師喝曰：「是誰起滅？」問：「輪中不得轉時如何？」師曰：「澁。」問：「路逢猛虎時如何？」師曰：「拶。」問：「如何是道？」師曰：「破草鞋，與拋向湖裏著。」問：「萬丈井中如何得到底？」師曰：「吽。」僧再問，師曰：「脚下過也。」問：「古帆未掛時如何？」師曰：「小魚吞大魚。」又僧如前問，師曰：「後園驢喫草。」遂後人或問佛、

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噓聲。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以無供饋，遂傳刃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衆爲起塔，謚淸嚴禪師。

雪峯義存禪師

福州雪峯義存禪師，泉州南安曾氏子。家世奉佛，師生惡葷茹，於襁褓中聞鐘梵之聲，或見幡花像設，必爲之動容。年十二，從其父遊莆田玉澗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侍焉。十七落髮，謁芙蓉常照大師，照撫而器之。後往幽州寶刹寺受戒。久歷禪會，緣契德山。唐咸通中回閩中雪峯創院，徒侶翕然。懿宗錫號眞覺禪師，仍賜紫袈裟。初與巖頭至澧州鼇山鎭阻雪，頭每日祇是打睡。師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起來。」頭曰：「作甚麽？」師曰：「今生不着，便共文邃箇漢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喝曰：「噇！眠去。每日床上坐，恰似七村裏土地，他時後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師自點胷曰：「我這裏未穩在，不敢自謾。」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結草庵，播揚大教，猶作這箇語話？」師曰：「我實未穩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據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師曰：「我初到鹽官，見上堂擧色空義，得箇入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擧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擧麽，自救也未徹在。」師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

麽！』我當時如桶底脱相似。」頭喝曰：「你不聞道，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師曰：「他後如何卽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自己胷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師於言下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鼇山成道。」師在洞山作飯頭，淘米次，山問：「淘沙去米，淘米去沙？」師曰：「沙米一時去。」山曰：「大衆喫箇甚麽？」師遂覆却米盆。山曰：「據子因緣，合在德山。」

洞山一日問師：「作甚麽來？」師曰：「斫槽來。」山曰：「幾斧斫成？」師曰：「一斧斫成。」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麽生？」師曰：「直得無下手處。」山曰：「猶是這邊事，那邊事作麽生？」師休去。汾陽代云：「某甲早困也。」師辭洞山，山曰：「子甚處去？」師曰：「歸嶺中去。」山曰：「當時從甚麽路出？」師曰：「從飛猿嶺出。」山曰：「今回向甚麽路去？」師曰：「從飛猿嶺去。」山曰：「有一人不從飛猿嶺去，子還識麽？」師曰：「不識。」山曰：「爲甚麽不識？」師曰：「他無面目。」山曰：「子既不識，爭知無面目？」師無對。住後，僧問：「和尚見德山，得箇甚麽，便休去？」師曰：「我空手去，空手歸。」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師曰：「雷聲震地，室内不聞。」又曰：「闍黎行脚，爲甚麽事？」問：「我眼本正，因師故邪時如何？」師曰：「迷逢達磨。」曰：「我眼何在？」師曰：「得不從師。」問：「剃髮染衣，受佛依蔭，爲甚麽不許認佛？」師曰：「好事不如無。」師問座主：「如是兩字盡是科文，作麽生是本文？」主無對。五雲代云：「更分三段著。」問：「如何是佛？」師曰：「寐語作甚麽！」問：「如何是觀面事？」師曰：「千里未是遠。」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瞻仰卽有分。」問：「文殊與維摩對談何事？」師曰：「義墮也。」問：「寂然無依時如何？」師曰：「猶是病。」曰：「轉後如何？」師曰：「船子下揚州。」問：「承古有言。」師便作卧勢，良久起曰：「問甚麽？」僧再舉，師曰：「虛生浪死

漢！」問：「箭頭露鋒時如何？」師曰：「好手不中的。」曰：「盡眼沒標的時如何？」師曰：「不妨隨分好手。」問：「古人道，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神光來。」師曰：「晝喚作日光，夜喚作火光，作麼生是神光？」僧無對。師自代曰：「日光火光。」

棲典座問：「古人有言，知有佛向上事，方有語話分。如何是語話？」師把住曰：「道！道！」棲無對。師遂蹋倒，棲當下汗流。問僧：「甚處來？」曰：「近離浙中。」師曰：「船來陸來？」曰：「二途俱不涉。」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有甚麼隔礙？」師便打。問：「古人道，覿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是。」曰：「如何是覿面相呈？」師曰：「蒼天！蒼天！」師謂衆曰：「此箇水牯牛年多少？」衆皆無對。師自代曰：「七十九也。」僧曰：「和尚爲甚麼作水牯牛去？」師曰：「有甚麼罪過？」

問僧：「甚處去？」曰：「禮拜徑山和尚去。」師曰：「徑山若問汝：此間佛法如何？汝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便打。後擧問鏡清：「這僧過在甚麼處？」清曰：「問得徑山徹困。」師曰：「徑山在浙中，因甚麼問得徹困？」清曰：「不見道遠問近對。」師曰：「如是！如是！」一日謂長慶曰：「吾見溈山問仰山：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他道或在天上，或在人間。汝道仰山意作麼生？」慶曰：「若問諸聖出沒處，恁麼道卽不可。」師曰：「汝渾不肯，忽有人問，汝作麼生道？」慶曰：「但道錯。」師曰：「是汝不錯。」慶曰：「何異於錯？」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與此間相去多少？」曰：「不遙。」師竪起拂子曰：「還隔這箇麼？」曰：「若隔這箇，卽遙去也。」師便打出。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寧自碎身如微塵，終不敢瞎却一僧眼。」問：「四十九年後事卽不問，四十九年前事如何？」師以拂子驀口打。

僧辭去，參靈雲。問：「佛未出世時如何？」雲舉拂子。曰：「出世後如何？」雲亦舉拂子。其僧却回。師曰：「返太速乎！」曰：「某甲到彼，問佛法不契乃回。」師曰：「汝問甚麼事？」僧舉前話。師曰：「汝問，我爲汝道。」僧便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舉起拂子。曰：「出世後如何？」師放下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後僧舉問玄沙，沙云：「汝欲會麼？我與汝說箇喻。如人賣一片園，東西南北一時結契了也，中心樹子猶屬我在。」崇壽稠云：「爲當打伊解處，別有道理。」師舉：「六祖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仁者心動。」乃曰：「大小祖師，龍頭蛇尾，好與二十拄杖。」時太原孚上座侍立，不覺齩齒。師曰：「我適來恁麼道，也好喫二十拄杖。」師行脚時參烏石觀和尚，纔敲門，石問：「誰？」師曰：「鳳凰兒。」石曰：「來作麼？」師曰：「來啗老觀。」石便開門扭住曰：「道！道！」師擬議，石拓開，閉却門。師住後示衆曰：「我當時若入得老觀門，你這一隊噇酒糟漢向甚麼處摸索？」師問慧全：「汝得入處作麼生？」全曰：「共和尚商量了。」師曰：「甚麼處商量？」曰：「甚麼處去來？」師曰：「汝得入處又作麼生？」全無對，師便打。全坦問：「平田淺草，麈鹿成羣，如何射得麈中主？」師喚全坦，坦應諾。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潙山來。」師曰：「潙山有何言句？」曰：「某甲曾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潙山據坐。」師曰：「汝肯他否？」曰：「某甲不肯他。」師曰：「潙山古佛，汝速去懺悔。」玄沙云：「山頭老漢蹉過潙山也。」

閩王問曰：「擬欲蓋一所佛殿去時如何？」師曰：「大王何不蓋取一所空王殿？」曰：「請師樣子。」師展兩手。雲門云：「一舉四十九。」僧問：「學人道不得處，請師道。」師曰：「我爲法惜人。」師舉拂子示一僧，其僧便出去。長慶舉似王延彬太傅了，乃曰：「此僧合喚轉與一頓棒。」王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曰：「幾放過。」師問長慶：「古人

道前三三，後三三，意作麼生？」慶便出去。鵝湖別云：「諾。」問僧：「甚處來？」曰：「藍田來。」師曰：「何不入草？」長慶云：「險。」上堂：「南山有一條鼈鼻蛇，汝等諸人切須好看。」長慶出曰：「今日堂中大有人喪身失命。」雲門以拄杖攛向師前，作怕勢。有僧舉似玄沙，沙曰：「須是稜兄始得。然雖如是，我卽不然。」曰：「和尚作麼生？」沙曰：「用南山作麼？」

一日，有兩僧來，師以手拓庵門，放身出曰：「是甚麼？」僧亦曰：「是甚麼？」師低頭歸庵，僧辭去。師問：「甚麼處去？」曰：「湖南。」師曰：「我有箇同行住巖頭，附汝一書去。」書曰：「某書上師兄。某一自鼈山成道後，迄至于今，飽不飢。同參某書上。」僧到巖頭，問：「甚麼處來？」曰：「雪峯來，有書達和尚。」頭接了，乃問僧：「別有何言句？」僧遂舉前話。頭曰：「他道甚麼？」曰：「他無語低頭歸庵。」頭曰：「噫！我當初悔不向伊道末後句。若向伊道，天下人不柰雪老何！」僧至夏末，請益前話。頭曰：「何不早問？」曰：「未敢容易。」頭曰：「雪峯雖與我同條生，不與我同條死。要識末後句，祇這是。」上堂：「盡大地撮來如粟米粒大，拋向面前，漆桶不會打鼓，普請看！」長慶問雲門曰：「雪峯與麼道，還有出頭不得處麼？」門曰：「有。」曰：「作麼生？」門曰：「不可總作野狐精見解。」又曰：「狼籍不少。」問僧：「甚麼處去？」曰：「識得卽知去處。」師曰：「你是了事人，亂走作麼？」曰：「和尚莫塗汙人好！」師曰：「我卽不塗汙你，古人吹布毛作麼生？與我說來看。」曰：「殘羹餿飯已有人喫了。」師休去。

有一僧在山下卓庵多年，不剃頭。畜一長柄杓，溪邊舀水。時有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主曰：「溪深杓柄長。」師聞得，乃曰：「也甚奇怪。」一日，將剃刀同侍者去訪，纔相見便舉前話，問：「是庵主

語否？」主曰：「是。」師曰：「若道得，即不剃你頭。」主便洗頭，胡跪師前。師即與剃却。師領徒南遊，時黃涅槃預知師至，搘策前迎，抵蘇溪邂逅。師問：「近離何處？」槃曰：「辟支巖。」師曰：「巖中還有主麼？」槃以竹策敲師轎。師乃出轎相見。槃曰：「曾郎萬福。」師遽展丈夫拜，槃作女人拜。師曰：「莫是女人麼？」槃又設兩拜，遂以竹策畫地，右繞師轎三匝。師曰：「某甲三界内人，你三界外人。你前去，某甲後來。」槃回，師隨至，止囊山憩數日。槃供事，隨行徒衆一無所缺。上堂：「此事如一片田地相似，一任諸人耕種，無有不承此恩力者。」玄沙曰：「且作麼生是這田地？」師曰：「看。」沙曰：「是即是，某甲不與麼？」師曰：「你作麼生？」沙曰：「祇是人人底。」三聖問：「透網金鱗，以何爲食？」師曰：「待汝出網來向汝道。」聖曰：「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上堂：「盡大地是箇解脱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時一僧出曰：「和尚怪某甲不得。」又一僧曰：「用入作甚麼？」師便打。玄沙謂師曰：「某甲如今大用去，和尚作麼生？」師將三箇木毬一時抛出。沙作斫牌勢。師曰：「你親在靈山方得如此。」沙曰：「也是自家事。」

一日陞座，衆集定，師輥出木毬，玄沙遂捉來安舊處。師一日在僧堂内燒火，閉却前後門。乃叫曰：「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從窗櫺中抛入，師便開門。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瞪目不見底。」曰：「飲者如何？」師曰：「不從口入。」僧舉似趙州，州曰：「不從口入，不可從鼻孔裏入。」僧却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州曰：「苦。」曰：「飲者如何？」州曰：「死。」師聞得，乃曰：「趙州古佛。」遥望作禮，自此不答話。師因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至，柬問：「既是一般顏色，爲甚名字不同？」師遂依舊封回，王復

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蓋却。問僧：「近離甚處？」曰：「覆船。」師曰：「生死海未渡，爲甚麼覆却船？」僧無語，乃回舉似覆船。船曰：「何不道渠無生死？」僧再至，進此語，師曰：「此不是汝語。」曰：「是覆船恁麼道。」師曰：「我有二十棒寄與覆船，二十棒老僧自喫，不干闍黎事。」問：「大事作麼生？」師執僧手曰：「上座將此問誰？」有僧禮拜，師打五棒。僧曰：「過在甚麼處？」師又打五棒，喝出。問僧：「甚處來？」曰：「嶺外來。」師曰：「還逢達磨也無？」曰：「青天白日。」師曰：「自己作麼生？」曰：「更作麼生？」師便打。師送僧出，行三五步，召曰：「上座。」僧回首，師曰：「途中善爲。」問：「拈槌竪拂，不當宗乘，未審和尚如何？」師竪起拂子。僧乃抱頭出去，師不顧。法眼代云：「大衆看此一員戰將。」問：「三乘十二分教，爲凡夫開演，不爲凡夫開演？」師曰：「不消一曲楊柳枝。」師謂鏡清曰：「古來有老宿，引官人巡堂曰：『此一衆盡是學佛法僧』。官人曰：『金屑雖貴，又作麼生？』老宿無對。」清代曰：「比來拋甎引玉。」法眼別云：「官人何得貴耳賤目！」

上堂，舉拂子曰：「這箇爲中下。」僧問：「上上人來時如何？」師舉拂子。僧曰：「這箇爲中下。」師便打。問：「國師三喚侍者意如何？」師乃起入方丈。問僧：「今夏在甚麼處？」曰：「涌泉。」師曰：「長時涌，暫時涌？」曰：「和尚問不着。」師曰：「我問不着？」僧曰：「是。」師乃打。普請次，路逢一獼猴，師曰：「人人有一面古鏡，這箇獼猴亦有一面古鏡。」三聖曰：「曠劫無名，何以彰爲古鏡？」師曰：「瑕生也。」聖曰：「這老漢著甚麼死急，話頭也不識。」師曰：「老僧住持事繁。」閩帥施銀交牀，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報答？」師以手拓地曰：「輕打我！輕打我！」僧問疎山云：「雪峯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插瓜虀，垂尾脚跟齊。」問：「吞盡毗盧時如何？」師曰：「福唐歸來還平善否？」上堂：「我若東道西道，汝則尋言逐句。我若

羚羊掛角，汝向甚麼處捫摸？」僧問保福：「祇如雪峯有甚麼言教，便似羚羊掛角時。」福云：「我不可作雪峯弟子不得。」師之法席，常不減千五百衆。梁開平戊辰三月示疾。閩帥命醫，師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遺偈付法。五月二日，朝遊藍田，暮歸澡身，中夜入滅。

感潭資國禪師

洪州感潭資國禪師，白兆問：「家內停喪，請師慰問。」師曰：「苦痛蒼天。」曰：「死却爺，死却孃。」師打了趁出。師凡接機皆如此。

瑞龍慧恭禪師

天台瑞龍慧恭禪師，福州羅氏子。謁德山，山問：「會麼？」曰：「作麼？」山曰：「請相見。」曰：「識麼？」山大笑。遂許入室。洎山順世，乃開法焉。

泉州瓦棺和尚

泉州瓦棺和尚，在德山爲侍者。一日，同入山斫木。山將一椀水與師，師接得便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又將一椀水與師，師又接喫却。山曰：「會麼？」師曰：「不會。」山曰：「何不成褫取不會底。」師曰：「不會又成褫箇甚麼？」山曰：「子大似箇鐵橛。」住後，雪峯訪師，茶話次，峯問：「當時在

德山斫木，因緣作麼生？」師曰：「先師當時肯我。」峯曰：「和尚離師太早。」時面前偶有一椀水，峯曰：「將水來。」師便度與，峯接得便潑却。雲門云：「莫壓良爲賤。」

高亭簡禪師

襄州高亭簡禪師，參德山，隔江纔見，便云：「不審。」山乃搖扇招之。師忽開悟，乃橫趨而去，更不回顧。

青原下六世

巖頭奯禪師法嗣

瑞巖師彥禪師

台州瑞巖師彥禪師，閩之許氏子。自幼披緇，秉戒無缺。初禮巖頭，問曰：「如何是本常理？」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頭曰：「不是本常理。」師良久。頭曰：「肯卽未脫根塵，不肯卽永沈生死。」師遂領悟，便禮拜。頭每與語，徵詰無忒。後謁夾山，山問：「甚處來？」曰：「臥龍來。」山曰：「來時龍還起也未？」師乃顧視之。山曰：「灸瘡瘢上更著艾燋。」曰：「和尚又苦如此作甚麼？」山休去。師乃問山：「與麼卽易，不與麼卽難。與麼與麼卽惺惺，不與麼不與麼卽居空界。與麼不與麼，請師速道！」山曰：「老僧

謾闍黎去也。」師喝曰：「這老和尚，而今是甚時節！」便出去。後有僧舉似岩頭，頭云：「苦哉！將我一枝佛法，與麼流將去。」師尋居丹丘瑞巖，坐磐石，終日如愚。每自喚主人公，復應諾，乃曰：「惺惺著他後，莫受人謾。」後有僧參玄沙，沙問：「近離甚處？」云：「瑞岩。」沙云：「有何言句示徒？」僧舉前話。沙云：「一等是弄精魂，也甚奇怪。」乃云：「何不且在彼住。」云：「已遷化也。」沙云：「而今還喚得應麼？」僧無對。師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師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師曰：「猶有杻在。」曰：「畢竟如何？」師曰：「齋後困。」鏡清問：「天不能覆，地不能載，豈不是？」師曰：「若是即被覆載。」清曰：「若不是瑞巖幾遭也。」師自稱曰：「師彥。」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石牛。」曰：「如何是法？」師曰：「石牛兒。」曰：「恁麼即不同也。」師曰：「合不得。」曰：「爲甚麼合不得？」師曰：「無同可同，合甚麼？」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師曰：「排不出。」曰：「爲甚麼排不出？」師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師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師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作禮，師曰：「汝速歸，救取數千物命。」媼回舍，見兒婦拾田螺歸，媼遂放之水濱。師之異迹頗多，茲不繁錄。逝後塔于本山，謚空照禪師。

玄泉山彥禪師

懷州玄泉彥禪師，僧問：「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日落投孤店。」問：「如何是佛？」師曰：「張家三箇兒。」曰：「學人不會。」師曰：「孟、仲、季也不會。」問：「如何是聲前一句？」師曰：「吽。」〔一〕曰：「轉後如

何？」師曰：「是甚麽！」

羅山道閑禪師

福州羅山道閑禪師，長溪陳氏子。出家於龜山，年滿受具，徧歷諸方。嘗謁石霜，問：「去住不寧時如何？」霜曰：「直須盡却。」師不契，乃參巖頭，亦如前問。頭曰：「從他去住，管他作麽？」師於是服膺。閩帥飲其法味，請居羅山，號法寶禪師。開堂陞座，方斂衣便曰：「珍重。」時衆不散，良久師又曰：「未識底近前來。」僧出禮拜，師抗聲曰：「也大苦哉！」僧擬伸問，師乃喝出。問：「如何是奇特一句？」師曰：「道甚麽？」問：「當鋒事如何辨明？」師舉如意。僧曰：「乞和尚垂慈。」師曰：「大遠也。」問：「急急相投，請師一接。」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箭過也。」問：「九女不攜，誰是哀提者？」師曰：「高聲問。」僧擬再問，師曰：「甚麽處去也？」僧來參，師問：「名甚麽？」曰：「明教。」師曰：「還會教也未？」曰：「隨分。」師竪起拳曰：「靈山會上，喚這箇作甚麽？」曰：「拳教。」師笑曰：「若恁麽，喚作拳教。」復展兩足曰：「這箇是甚麽教？」僧無語。師曰：「莫喚作脚教麽？」師在禾山，送同行矩長老出門次，把拄杖向面前一擲，矩無對。師曰：「石牛攔古路，一馬生雙駒。」後僧舉似疎山，山云：「石牛攔古路，一馬生三寅。」僧辭保福，福問：「甚處去？」曰：「禮拜羅山。」福曰：「汝向羅山道：保福秋問上府朝覲，大王置四十箇問頭問和尚，忽若一句不相當，莫言不道。」僧舉似師，師呵呵大笑曰：「〔一〕陳老師自入福建道洪塘橋下一寨，未曾見有箇毛頭星現。

〔一〕吽，原誤作「叫」，今改。

汝與我向從展道：陳老師無許多問頭，祇有一口劍。一劍下須有分身之意，亦有出身之路。若不明便須成末。」僧回舉似福，福曰：「我當時也祇是謔伊。」至秋朝覲，師特爲辦茶筵請福。福不赴，却向僧曰：「我中間曾有謔語，恐和尚問著。」僧歸舉似，師曰：「汝向他道，猛虎終不食伏肉。」僧又去，福遂來。

無軫上座問：「祇如巖頭道，洞山好佛，祇是無光。未審洞山有何虧闕，便道無光？」師召軫，軫應諾。師曰：「灼然好箇佛，祇是無光。」曰：「大師爲甚麼撥無軫話？」師曰：「甚麼處是陳老師撥你話處？快道！快道！」軫無語。師打三十棒趁出。軫舉似招慶，慶一夏罵詈。至夏末自來問，師乃分明舉似，慶便作禮懺悔曰：「洎錯怪大師。」僧舉寒山詩，問：「白鶴銜苦桃時如何？」師曰：「貞女室中吟。」曰：「千里作一息時如何？」師曰：「送客郵亭外。」曰：「欲往蓬萊山時如何？」師曰：「欹枕覷獼猴。」曰：「將此充糧食時如何？」師曰：「古劍髑髏前。」問：「如何是百草頭上盡是祖師意？」師曰：「刺破汝眼。」問：「如何是道？」師曰：「倚著壁。」問：「前是萬丈洪崖，後是虎狼師子，正當恁麼時如何？」師曰：「自在。」問：「三界誰爲主？」師曰：「還解喫飯麼？」臨遷化，上堂集衆，良久展左手，主事罔測。乃令東邊師僧退後。又展右手，又令西邊師僧退後。迺曰：「欲報佛恩，無過流通大教。歸去也！歸去也！珍重！」言訖，莞爾而寂。

香谿從範禪師

福州香谿從範禪師，新到參，師曰：「汝豈不是鼓山僧？」僧曰：「是。」師曰：「額上珠爲何不見？」僧無對。僧辭，師門送，復召：「上座！」僧回首。師曰：「滿肚是禪。」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大笑而已。師

披衲衣次，說偈曰：「迦葉上行衣，披來須捷機。纔分招的箭，密露不藏龜。」

聖壽院嚴禪師

福州聖壽嚴禪師，補衲次，僧參，師提起示之曰：「山僧一衲衣，展似衆人見。雲水兩條分，莫教露針線。速道！速道！」僧無對。師曰：「如許多時作甚麼來！」

靈巖慧宗禪師

吉州靈巖慧宗禪師，福州陳氏子，受業於龜山。僧問：「如何是靈巖境？」師曰：「松檜森森密密遮。」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夜夜有猿啼。」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本分事？」師曰：「拋却真金，拾瓦礫作麼？」

雪峯存禪師法嗣

玄沙師備禪師

福州玄沙師備宗一禪師，閩之謝氏子。幼好垂釣，泛小艇於南臺江，狎諸漁者。唐咸通初年，甫三十，忽慕出塵，乃棄舟投芙蓉訓禪師落髮，往豫章開元寺受具。布衲芒屨，食纔接氣。常終日宴坐，衆皆異之。與雪峯本法門昆仲，而親近若師資。峯以其苦行，呼爲頭陀。一日峯問：「阿那箇是備頭

陀?」師曰:「終不敢誑於人。」異日,峯召曰:「備頭陀何不徧參去!」師曰:「達磨不來東土,二祖不往西天。」峯然之。暨登象骨山,乃與師同力締搆,玄徒臻萃。師入室咨決,罔替晨昏。又閱楞嚴,發明心地,由是應機敏捷,與修多羅冥契。諸方玄學有所未決,必從之請益。至與雪峯徵詰,亦當仁不讓。峯曰:「備頭陀再來人也。」雪峯上堂:「要會此事,猶如古鏡當臺,胡來胡現,漢來漢現。」師出衆曰:「忽過明鏡來時如何?」峯曰:「胡漢俱隱。」師曰:「老和尚脚跟猶未點地在。」住後,上堂:「佛道閑曠,無有程途。無門解脫之門,無意道人之意。不在三際,故不可昇沉,建立乖真。非屬造化,動則起生死之本,靜則醉昏沉之鄉。動靜雙泯,即落空亡。動靜雙收,瞞頇佛性。必須對塵對境,如枯木寒灰,臨時應用,不失其宜。鏡照諸像,不亂光輝。鳥飛空中,不雜空色。所以十方無影像,三界絕行蹤。不墮往來機,不住中間意。鐘中無皷響,皷中無鐘聲。鐘皷不相交,句句無前後。如壯士展臂,不籍他力。師子遊行,豈求伴侶?九霄絕翳,何在穿通?一段光明,未曾昏昧。若到這裏,體寂寂,常的的,日赫然,無邊表。圓覺空中不動搖,吞爍乾坤迥然照。夫佛出世者,元無出入,名相無體,道本如如。法爾天真,不同修證。祇要虛閑不昧作用,不涉塵泥,箇中纖毫道不盡,即爲魔王眷屬。句前句後,是學人難處。所以一句當天,八萬門永絕生死,直饒得似秋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猶是生死岸頭事。道人行處,如火銷冰,終不却成冰。箭既離弦,無返回勢。所以牢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若到這裏,步步登玄,不屬邪正,識不能識,智不能知,動便失宗,覺即迷旨。二乘膽顫,十地亀驚。語路處絕,心行處滅。直得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須菩提唱無說而顯道,釋

梵絕聽而雨花。若與麼見前，更疑何事没棲泊處？離去來今，限約不得，心思路絕。不因莊嚴，本來真淨。動用語笑，隨處明了，更無欠少。今時人不悟箇中道理，妄自涉事涉塵，處處染著，頭頭繫絆。縱悟，則塵境紛紜，名相不實，便擬凝心斂念，攝事歸空。閉目藏睛，終有念起。旋旋破除，細想纔生，卽便遏捺。如此見解，卽是落空亡底外道，䰟不散底死人。冥冥漠漠，無覺無知，塞耳偷鈴，徒自欺誑。這裏分別則不然，也不是隈門傍户，句句現前，不得商量，不涉文墨，本絕塵境，本無位次，權名箇出家兒，畢竟無蹤迹。真如凡聖，地獄人天，祇是療狂子之方。虛空尚無改變，大道豈有昇沈？悟則縱横不離本際，若到這裏，凡聖也無立處。若向句中作意，則没溺殺人。若向外馳求，又落魔界。如如向上，没可安排。恰似焰爐不藏蚊蚋，此理本來平坦，何用剗除？動静揚眉，是真解脱道。不彊爲意度，建立乖真。若到這裏，纖毫不受，指意則差。便是千聖出頭來，也安一字不得。久立，珍重！」

上堂：「我今問汝諸人，且承當得箇甚麼事？在何世界安身立命？還辨得麼？若辨不得，恰似捏目生花，見事便差。知麼！如今目前，見有山河大地、色空明暗種種諸物，皆是狂勞花相，唤作顛倒知見。夫出家人，識心達本源，故號爲沙門。汝今既已剃髮披衣，爲沙門相，卽便有自利利他分。如今看着，盡黑漫漫地墨汁相似。自救尚不得，爭解爲得人？仁者！佛法因緣事大，莫作等閑相似，聚頭亂說，雜話趁謴。古困切。過時光陰難得，可惜許大丈夫兒，何不自省察看是甚麼事？祇如從上宗乘，是諸佛頂族，汝既承當不得，所以我方便勸汝，但從迦葉門接續頓超。去此一門超凡聖因果，超毗盧妙莊嚴世界海，超他釋迦方便門，直下永劫，不教有一物與汝作眼見，何不自急急究取？未必道，我且待三生

兩生，久積淨業。仁者！宗乘是甚麼事？不可由汝用工莊嚴便得去，不可他心宿命便得去。會麼？祇如釋迦出頭來作許多變弄，說十二分教，如瓶灌水，大作一場佛事。向此門中用一點不得，用一毛頭伎倆不得。知麼？如同夢事，亦如寐語，沙門不應出頭來，不同夢事，蓋爲識得。知麼？識得卽是大出脫、大徹頭人，所以超凡越聖，出生離死，離因離果，超毗盧，越釋迦，不被凡聖因果所謾，一切處無人識得。汝知麼？莫祇長戀生死愛網，被善惡業拘將去，無自由分。饒汝鍊得身心同虛空去，饒汝到精明湛不搖處，不出識陰。古人喚作如急流水，流急不覺，妄爲恬靜。恁麼修行，盡出他輪回際不得，依前被輪回去。所以道，諸行無常，直是三乘功果，如是可畏。若無道眼，亦不究竟。何似如今博地凡夫，不用一毫工夫，便頓超去、解省心力麼？還願樂麼？勸汝：我如今立地待汝搆去，更不教汝加功煉行，如今不恁麼，更待何時？還肯麼！」便下座。

上堂：「汝諸人如在大海裏坐，沒頭浸却了，更展手問人乞水喫。夫學般若菩薩，須具大根器，有大智慧始得。若有智慧，卽今便出脫得去。若是根機遲鈍，直須勤苦耐志，日夜忘疲，無眠失食，如喪考妣相似。恁麼急切，盡一生去，更得人荷挾，剋骨究實，不妨易得搆去。且況如今，誰是堪任受學底人？仁者！莫祇是記言記語，恰似念陀羅尼相似，蹋步向前來，口裏哆哆和和地，被人把住詰問著沒去處，便嗔道和尚不爲我答話，恁麼學事大苦。知麼？有一般坐繩牀和尚，稱善知識，問著便搖身動手，點眼吐舌瞪視。更有一般說昭昭靈靈，靈臺智性，能見能聞，向五蘊身田裏作主宰，恁麼爲善知識、大賺人。知麼？我今問汝：汝若認昭昭靈靈是汝真實，爲甚麼瞌睡時又不成昭昭靈靈？若瞌睡時不是，

爲甚麼有昭昭時？汝還會麼？這箇喚作認賊爲子，是生死根本妄想緣氣。汝欲識根由麼？我向汝道，昭昭靈靈，祇因前塵色聲香等法而有分別，便道此是昭昭靈靈。若無前塵，汝此昭昭靈靈同於龜毛兔角。仁者！眞實在甚麼處？汝今欲得出他五蘊身田主宰，但識取汝祕密金剛體。古人向汝道，圓成正遍，遍周沙界。我今少分爲汝，智者可以譬喻得解，汝還見南閻浮提日麼？世間人所作興營、養身、活命種種心行作業，莫非皆承日光成立。祇如日體，還有許多般心行麼？還有不周遍處麼？欲識金剛體，亦須如是看。祇如今山河大地、十方國土、色空明暗，及汝身心，莫非盡承汝圓成。威光所現，直是天人羣生類所作業次，受生果報，有情無情，莫非承汝威光，乃至諸佛成道成果，接物利生，莫非盡承汝威光。祇如金剛體，還有凡夫諸佛麼？有汝心行麼？不可道無便得當去也，知麼？汝既有如是奇特當陽出身處，〔一〕何不發明取因，何却隨他向五蘊身田中鬼趣裏作活計，直下自謾去。忽然無常殺鬼到來，眼目譸竹尤切。張，身見命見，恁麼時大難支荷，如生脱龜殼相似，大苦。仁者，莫把瞌睡見解便當却去，未解蓋覆得毛頭許。汝還知麼？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且汝未是得安樂底人，祇大作羣隊干他人世，這邊那邊飛走，野鹿相似，但求衣食。若恁麼爭行他王道？知麼？國王大臣不拘執汝，父母放汝出家，十方施主供汝衣食，土地龍神荷護汝，〔二〕也須具慚愧知恩始得。莫孤負人好！長連牀上排行著地銷將去，道是安樂未在，皆是粥飯將養得汝，爛冬瓜相似變將去，土裏埋將去。業識茫茫，無本可據。

〔一〕特，原作「恃」，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二〕荷，清藏本、續藏本均作「呵」。

沙門因甚麼到恁麼地？祇如大地上蠢蠢者，我喚作地獄劫住。如今若不了，明朝後日入驢胎馬肚裏，牽犂拽杷，銜鐵負鞍，碓擣磨磨，水火裏燒煮去，大不容易受，大須恐懼。好是汝自累。知麼？若是了去，直下永劫，不曾教汝有這箇消息。若不了此，煩惱惡業因緣，不是一劫兩劫得休，直與汝金剛齊壽。知麼？」

師因參次，聞燕子聲，乃曰：「深談實相，善說法要。」便下座。時有僧請益，曰：「某甲不會。」師曰：「去！誰信汝？」鼓山來，師作一圓相示之。山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師曰：「情知汝向驢胎馬腹裏作活計。」山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人人出這箇不得。」山曰：「和尚與麼道却得，某甲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我得汝不得。」上堂，衆集，遂將拄杖一時趁下，却回向侍者道：「我今日作得一解，險入地獄，如箭射者。」曰：「喜得和尚再復人身。」僧侍立次，師以杖指面前地上白點曰：「還見麼？」曰：「見。」如是三問，僧亦如是答。師曰：「你也見，我也見，爲甚麼道不會？」師嘗訪三斗庵主，纔相見，主曰：「莫怪住山年深無坐具。」師曰：「人人盡有，庵主爲甚麼無？」主曰：「且坐喫茶。」師曰：「庵主元來有在。」侍雪峯次，有二僧從堦下過，峯曰：「此二人堪爲種草。」師曰：「某甲不與麼。」峯曰：「汝作麼生？」師曰：「便好與三十棒。」因雪峯指火曰：「三世諸佛在火焰裏轉大法輪。」師曰：「近日王令稍嚴。」峯曰：「作麼生？」師曰：「不許攙奪行市。」雲門曰：「火焰爲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南際到雪峯，峯令訪師。師問：「古人道此事唯我能知，長老作麼生？」際曰：「須知有不求知者。」歸宗柔別：拊掌三下。師曰：「山頭和尚喫許多辛苦作麼？」雪峯普請畬田次，見一蛇，以杖挑起，召衆曰：「看！看！」以刀芟爲兩段。師以杖拋

於背後，更不顧視。衆愕然。峯曰：「俊哉！」侍雪峯遊山次，峯指面前地曰：「這一片地好造箇無縫塔。」師曰：「高多少？」峯乃顧視上下，師曰：「人天福報卽不無，和尚若是靈山授記，未夢見在。」峯曰：「你又作麽生？」師曰：「七尺八尺。」雪峯曰：「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師指火爐曰：「火爐闊多少？」峯曰：「如古鏡闊。」師曰：「老和尚脚跟未點地在。」師初住普應院，遷止玄沙，天下叢林，皆望風而賓之。閩帥王公待以師禮，學徒餘八百，室戶不閉。

上堂，良久曰：「我爲汝得徹困，也還會麽？」僧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麽？」曰：「本分事，請師道。」師曰：「瞌睡作麽？」曰：「學人卽瞌睡，和尚如何？」師曰：「爭得恁麽不識痛痒！」又曰：「可惜如許大師僧，千道萬里行脚到這裏，不消箇瞌睡寐語，便屈却去！」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用自己作麽？」問：「從上宗乘，如何理論？」師曰：「少人聽。」曰：「請和尚直道。」師曰：「患聾作麽？」又曰：「仁者，如今事不獲已，教我抑下如是威光，苦口相勸，百千方便，如此如彼，共汝相知聞，盡成顛倒知見。將此咽喉唇吻，祇成得箇野狐精業謾汝，我還肯麽？祇如有過無過，唯我自知，汝爭得會？若是恁麽人出頭來，甘伏呵責。夫爲人師匠大不易，須是善知識始得知。我如今恁麽方便助汝，猶尚不能搆得。可中純擧宗乘是，汝向甚麽處安措？還會麽？四十九年是方便，祇如靈山會上有百萬衆，唯有迦葉一人親聞，餘盡不聞。汝道迦葉親聞底事作麽生？不可道如來無說說，迦葉不聞聞，便得當去。不可是汝修因成果、福智莊嚴底事，知麽？且如道，吾有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我道猶如話月。曹谿竪拂子還如指月。所以道：大唐國內宗乘中事，未曾見有一人擧唱。設有人擧唱，盡大地人失却性命，如無孔鐵鎚

相似，一時亡鋒結舌去！汝諸人賴遇我不惜身命，共汝顛倒知見，隨汝狂意，方有伸問處。我若不共汝恁麼知聞去，汝向甚麼處得見我？會麼？大難。努力珍重。」師有偈曰：「萬里神光頂後相，沒頂之時何處望？事已成，意亦休，此箇來蹤觸處周。智者撩着便提取，莫待須臾失却頭。」又曰：「玄沙遊逕別，時人切須知。三冬陽氣盛，六月降霜時。有語非關舌，無言切要詞。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問：「四威儀外如何奉王？」師曰：「汝是王法罪人，爭會問事？」問：「古人拈槌豎拂，還當宗乘也無？」師曰：「不當。」曰：「古人意作麼生？」師舉拂子。僧曰：「宗乘中事如何？」師曰：「待汝悟始得。」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吹一吹。閩王送師上船，師扣船召曰：「大王爭能出得這裏去？」王曰：「在裏許得多少時也？」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師問文桶頭：「下山幾時歸？」曰：「三五日。」師曰：「歸時，有無底桶子將一擔歸。」文無對。歸宗柔代云：「和尚用作甚麼。」師垂語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生，祇如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患盲者，拈槌豎拂他又不見；患聾者，語言三昧他又不聞；患瘂者，教伊說又說不得。若接不得，佛法無靈驗。」時有僧出曰：「三種病人還許學人商量否？」師曰：「許。汝作麼生商量？」其僧珍重出，師曰：「不是！不是！」羅漢曰：「桂琛現有眼耳口，和尚作麼生接？」師曰：「慚愧！」便歸方丈。中塔曰：「三種病人，即今在甚麼處。」又一僧曰：「非唯謾他，兼亦自謾。」法眼云：「我當時見羅漢舉此僧語，我便會三種病人。」雲居錫云：「祇如此僧會不會。若道會，玄沙又道不是；若道不會，法眼爲甚麼道：我因此僧語，便會三種病人。上座，無事上來商量，大家要知。」

有僧請益雲門，門曰：「汝禮拜著。」僧禮拜起，門以拄杖桎之。僧退後。門曰：「汝不是患盲麼？」復

喚：「近前來。」僧近前，門曰：「汝不是患聾麽？」門曰：「會麽？」曰：「不會。」門曰：「汝不是患瘂麽？」僧於是有省。長慶來，師問：「除却藥忌作麽生？」道慶曰：「放憨作麽！」師曰：「雪峯山橡子拾食，來這裏雀兒放糞。」師因僧禮拜，師曰：「因我得禮汝。」普請斫柴次，見一虎，天龍曰：「和尚，虎！」師曰：「是汝，虎。」歸院後天龍問：「適來見虎，云是汝。未審尊意如何？」師曰：「娑婆世界有四種極重事，若人透得，不妨出得陰界。」東禪齊云：「上座，古人見了道我身心如大地虛空，如今人還透得麽？」師問長生：「維摩覲佛，前際不來，後際不去，今則無住。汝作麽生覲？」生曰：「放皎然過，有箇道處。」師曰：「放汝過作麽生道？」生良久，師曰：「教阿誰委悉。」生曰：「徒勞側耳。」師曰：「情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崇壽稠別長生云：「喚甚麽作如來？」問：「古人皆以瞬視接人，未審和尚以何接人？」師曰：「我不以瞬視接人。」曰：「學人爲甚道不得？」師曰：「啚塞汝口，争解道得？」法眼云：「古人恁麽道甚奇特，且問上座口是甚麽？」問：「凡有言句，盡落裷襀？請和尚商量。」師曰：「拗折秤衡來，與汝商量。」問：「承古有言：擧足下足，無非道場。如何是道場？」師曰：「没却你。」曰：「爲甚麽得恁麽難見？」師曰：「祇爲太近。」法眼曰：「也無可得近，直下是上座。」師在雪峯時，光侍者謂師曰：「師叔若學得禪，某甲打鐵船下海去。」師住後問光曰：「打得鐵船也未？」光無對。法眼代云：「和尚終不恁麽。」法燈代云：「請和尚下船。」玄覺代云：「貧兒思舊債」。師一日遣僧送書上雪峯，峯開緘，見白紙三幅。問僧：「會麽？」曰：「不會。」峯曰：「不見道君子千里同風？」僧回擧似，師曰：「山頭老漢蹉過也不知！」曰：「和尚如何？」師曰：「孟春猶寒也不解道。」師問鏡清：「教中道不見一法爲大過患，且道不見甚麽法？」清指露柱曰：「莫是不見這箇法麽？」同安顯別云：「也知和尚不造次。」師曰：「浙中清水白米從汝喫，佛

法未會在。」問：「承和尚有言，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學人如何得會？」師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麽？」僧便休。師來日却問其僧：「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汝作麽生會？」曰：「盡十方世界是一顆明珠，用會作麽？」師曰：「知汝向鬼窟裏作活計。」玄覺云：「一般恁麽道，爲甚麽却成鬼窟去？」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這一縫大小？」韋監軍來謁，乃曰：「曹山和尚甚奇怪。」師曰：「撫州取曹山幾里？」韋指傍僧曰：「上座曾到曹山否？」曰：「曾到。」韋曰：「撫州取曹山幾里？」曰：「百二十里。」韋曰：「恁麽則上座不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曰：「監軍却須禮此僧，此僧却具慚愧。」雲居錫云：「甚麽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行脚眼。」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膿滴滴地。」問：「如何是親切底事？」師曰：「我是謝三郎。」西天有聲明三藏至，閩帥請師辨驗。師以鐵火筯敲銅爐，問：「是甚麽聲？」藏曰：「銅鐵聲。」法眼別云：「請大師爲大王。」法燈別云：「聽和尚問。」師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藏無對。法眼代云：「大師久受大王供養。」法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師南遊，莆田縣排百戲迎接。來日，師問小塘長老：「昨日許多喧鬧，向甚麽處去也？」塘提起衲衣角，師曰：「料掉没交涉。」法眼別云：「昨日有多少喧鬧。」法燈別云：「今日更好笑。」問僧：「乾闥婆城汝作麽生會？」曰：「如夢如幻。」法眼別敲物示之。師與地藏在方丈說話，夜深侍者閉却門。師曰：「門總閉了，汝作麽生得出去？」藏曰：「喚甚麽作門？」法燈別云：「和尚莫欲歇去。」師以杖拄地，問長生曰：「僧見俗見，男見女見，汝作麽生見？」曰：「和尚還見皎然見處麽？」師曰：「相識滿天下。」問：「承和尚有言：聞性遍周沙界。雪峯打皷，這裏爲甚麽不聞？」師曰：「誰知不聞？」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眼爲津梁。」曰：「未得者如何？」師曰：「快救取好！」師擧誌公云：「每日拈香擇火，不知身是道場。」乃

曰：「每日拈香擇火，不知真箇道場。」玄覺云：「秖如此二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師與韋監軍喫果子。韋問：「如何是日用而不知？」師拈起果子曰：「喫。」韋喫果子了，再問。師曰：「秖這是日用而不知。」普請般柴，師曰：「汝諸人盡承吾力。」一僧曰：「既承師力，何用普請？」師叱之曰：「不普請爭得柴歸？」師問明真大師：「善財參彌勒，彌勒指歸文殊，文殊指歸佛處，汝道佛指歸甚麼處？」曰：「不知。」師曰：「情知汝不知。」法眼別云：「喚甚麼作佛？」大普玄通到，禮覲。師曰：「你在彼住，莫誑惑人家男女。」曰：「玄通祇是開箇供養門，晚來朝去，爭敢作恁麼事？」師曰：「事難。」曰：「真情是難。」師曰：「甚麼處是難處？」曰：「爲伊不肯承當。」師便入方丈，拄却門。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箇入路。」師曰：「還聞偃溪水聲麼？」曰：「聞。」師曰：「從這裏入。」泉守王公請師登樓，先語客司曰：「待我引大師到樓前，便舁却梯。」客司稟旨。公曰：「請大師登樓。」師視樓，復視其人，乃曰：「佛法不是此道理。」法眼云：「未舁梯時，一日幾度登樓。」師與泉守在室中說話，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曰：「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守曰：「恁麼卽某甲罪過。」同安顯別云：「祖師來也。」師曰：「佛法不是恁麼。」鏡清云：「不爲打水。」有僧問：「不爲打水意作麼生？」清云：「青山碾爲塵，敢保沒閑人。」梁開平戊辰示寂，閩帥爲之樹塔。

長慶慧稜禪師

福州長慶慧稜禪師，杭州鹽官人也。姓孫氏。稟性淳澹，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登戒，歷參禪苑。後參靈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師如是往來雪峯、玄沙二十年。

問：「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然大悟。乃有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口打。』」峯舉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來問訊，峯謂師曰：「備頭陀未有汝在，汝實有正悟，對衆舉來。」師又有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峯乃顧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師問峯曰：「從上諸聖傳受一路，請師垂示。」峯良久，師設禮而退。峯乃微笑。師入方丈參，峯曰：「是甚麼？」師曰：「今日天晴好普請。」自此醻問，未嘗爽於玄旨。師在西院，問詵上座曰：「這裏有象骨山，汝曾到麼？」曰：「不曾到。」師曰：「爲甚麼不到？」曰：「自有本分事在。」師曰：「作麼生是上座本分事？」詵乃提起衲衣角。師曰：「爲當祇這箇，別更有？」曰：「上座見箇甚麼？」師曰：「何得龍頭蛇尾？」保福辭歸雪峯，謂師曰：「山頭和尚或問上座信，作麼生祇對？」師曰：「不避腥羶，亦有少許。」曰：「信道甚麼？」師曰：「教我分付阿誰？」曰：「從展雖有此語，未必有恁麼事。」師曰：「若然者，前程全自闍黎。」師與保福遊山，福問：「古人道妙峯山頂，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是，可惜許。」僧問鼓山：「祇如長慶恁麼道，意作麼生？」山云：「孫公君無此語，可謂髑髏徧野。」

師來往雪峯二十九載，天祐三年泉州刺史王延彬請住招慶。開堂日，公朝服趨隅曰：「請師說法。」師曰：「還聞麼？」公設拜，師曰：「雖然如此，恐有人不肯。」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有願不撒沙。」一日，王太傅人院，見方丈門閉，問演侍者曰：「有人敢道大師在否？」演曰：「有人敢道大師不在否？」法眼別云：「太傅識大師。」閩帥請居長慶，號超覺大師。上堂，良久曰：「還有人相悉麼？若不相悉，欺謾兄弟

去也。祇今有甚麼事？莫有窒塞也無？復是誰家屋裏事，不肯擔荷，更待何時？若是利根，參學不到這裏，還會麼？如今有一般行脚人，耳裏揔滿也，假饒收拾得底，還當得行脚事麼？」僧問：「行脚事如何學？」師曰：「但知就人索取。」曰：「如何是獨脫一路？」師曰：「何煩更問？」問：「名言妙義，教有所詮，不涉三科，請師直道。」師曰：「珍重。」師乃曰：「明明歌詠汝尚不會，忽被暗裏來底事，汝作麼生？」僧問：「如何是暗來底事？」師曰：「喫茶去。」中塔代云：「便請和尚相伴。」問：「如何是不隔毫端底事？」師曰：「當不當。」「如何得不疑不惑去。」師乃展兩手，僧不進語。師曰：「汝更問，我與汝道。」僧再問，師露膊而坐。問：僧禮拜。師曰：「汝作麼生會？」曰：「今日風起。」師曰：「恁麼道未定人見解，汝於古今中有甚麼節要齊得長慶？若舉得，許汝作話主。」其僧但立而已。師却問：「汝是甚處人？」曰：「向北人。」師曰：「南北三千里外，學妄語作麼？」僧無對。

上堂，良久曰：「莫道今夜較些子。」便下座。僧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有伎倆者得。」曰：「學人還得也無？」師曰：「大遠在！」上堂：「撞着道伴交肩過，一生參學事畢。」上堂：「淨潔打疊了也，却近前問我覓我，劈脊與你一棒。有一棒到你，你須生慚愧。無一棒到你，你又向甚麼處會？」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師曰：「草裏漢。」曰：「挂角後如何？」師曰：「亂叫喚。」曰：「畢竟如何？」師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問：「如何是合聖之言？」師曰：「大小長慶被汝一問，口似匾擔。」曰：「何故如此？」師曰：「適來問甚麼？」上堂：「我若純舉唱宗乘，須閉却法堂門。所以道，盡法無民。」僧問：「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還委落處麼？」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香嚴道底，一時坐却。」上堂：「揔似今日，老

胡有望。」保福曰：「揔似今日，老胡絶望。」玄覺云：「恁麼道是相見語，不是相見語？」安國瑫和尚得師號，師去作賀。國出接。師曰：「師號來邪？」曰：「來也。」師曰：「是甚麼號？」曰：「明真。」師乃展手，國曰：「甚麼處去來？」師曰：「幾不問過。」問僧：「甚處來？」曰：「皷山來。」師曰：「皷山有不跨石門底句，有人借問，汝作麼生道？」曰：「昨夜報慈宿。」師曰：「劈脊棒汝，又作麼生？」曰：「和尚若行此棒，不虛受人天供養。」師曰：「幾合放過！」問：「古人有言，相逢不拈出，舉意便知有時如何？」師曰：「知有也未？」僧又問保福，福云：「此是誰語？」云：「丹霞語。」福云：「去，莫妨我打睡。」師入僧堂，舉起疏頭曰：「見卽不見，還見麼？」衆無對。法眼代云：「縱受得，到別處亦不敢呈人。」師到羅山，見製龕子，以杖敲龕曰：「太煞預備。」山曰：「拙布置。」師曰：「還肯入也無？」山乃「吽！吽！」上堂，大衆集定，師乃拽出一僧曰：「大衆禮拜此僧。」又曰：「此僧有甚麼長處，便教大衆禮拜？」衆無對。僧問：「如何是文彩未生時事？」師曰：「汝先舉，我後舉。」其僧但立而已。法眼別云：「請和尚舉。」師曰：「汝作麼生舉？」曰：「某甲截舌有分。」保福遷化，僧問：「保福拋却殼漏子，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且道保福在那箇殼漏子裏？」法眼別云：「那箇是保福殼漏子？」閩帥夫人崔氏，奉道自稱練師。遣使送衣物至。曰：「練師令就大師請回信。」師曰：「傳語練師：領取回信。」須臾，使却來師前唱喏便回。師明日入府，練師曰：「昨日謝大師回信。」師曰：「却請昨日回信看。」練師展兩手，帥問師曰：「練師適來呈信，還愜大師意否？」師曰：「猶較些子。」法眼別云：「道一轉語大王自道取。」曰：「未審大師意旨如何？」師良久。帥曰：「不可思議。大師佛法深遠。」後唐長興三年歸寂，王氏建塔。

保福從展禪師

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福州陳氏子。年十五，禮雪峯爲受業師，遊吳楚間，後歸執侍。峯一日忽召曰：「還會麽？」師欲近前，峯以杖拄之，師當下知歸。嘗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一日慶謂師曰：「寧說阿羅漢有三毒，不可說如來有二種語。不道如來無語，祇是無二種語。」師曰：「作麽生是如來語？」慶曰：「聾人爭得聞！」師曰：「情知和尚向第二頭道。」慶曰：「汝又作麽生？」師曰：「喫茶去。」（雲居錫云：「甚麽處是長慶向第二頭道處。」）因舉：「盤山道：光境俱亡，復是何物？洞山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師曰：「據此二尊宿商量，猶未得勦絕。」乃問長慶：「如今作麽生道得勦絕？」慶良久。師曰：「情知和尚向鬼窟裏作活計。」慶却問：「作麽生？」師曰：「兩手扶犂水過膝。」長慶問：「見色便見心。還見船子麽？」師曰：「見。」曰：「船子且置，作麽生是心？」師却指船子。（歸宗柔別云：「和尚祇解問人。」）雪峯上堂曰：「諸上座，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師舉問鵝湖：「僧堂前相見卽且置，祇如望州亭、烏石嶺甚麽處相見？」鵝湖驟步歸方丈，師低頭入僧堂。

梁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公創保福禪苑，迎請居之。開堂日，王公禮跪三請，躬自扶掖陞座。師乃曰：「須起箇笑端作麽？然雖如此，再三不容推免。諸仁者還識麽？若識得，便與古佛齊肩。」時有僧出，方禮拜，師曰：「晴乾不肯去，直待雨淋頭。」問：「郡守崇建精舍，大闡真風，便請和尚舉揚宗教。」師曰：「還會麽？」曰：「恁麽則羣生有賴也。」師曰：「莫塗汙人好！」又僧出禮拜，師曰：「大德好與，莫覆却船

子。」僧問：「泯默之時，將何爲則？」師曰：「落在甚麼處？」曰：「不會。」師曰：「瞌睡漢出去！」上堂：「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僧問：「未審搆得底人還免喪身失命也無？」師曰：「適來且置，闍黎還搆得麼？」曰：「若搆不得，未免大衆怪笑。」師曰：「作家！作家！」曰：「是甚麼心行？」師曰：「一杓屎攔面潑，也不知臭。」師見僧，以杖打露柱，又打其僧頭。僧作忍痛聲。師曰：「那箇爲甚麼不痛？」僧無對。玄覺代云：「貪行拄杖。」問：「摩騰入漢，一藏分明；達磨西來，將何指示？」師曰：「上座行脚事作麼生？」曰：「不會。」師曰：「不會會取，莫傍家取人處分。若是久在叢林，粗委些子，遠近可以隨處任真。其有初心後學，未知次序，山僧所以不惜口業，向汝道塵劫來事。祇在如今，還會麼？然佛法付囑，國王、大臣、郡守昔同佛會，今方如是。若是福祿榮貴，則且不論，祇如當時受佛付囑底事，還記得麼？若識得，便與千聖齊肩。儻未識得，直須諦信此事不從人得，自己亦非，言多去道轉遠，直道言語道斷，心行處滅，猶未是在。久立，珍重。」

上堂：「有人從佛殿後過，見是張三李四；從佛殿前過，爲甚麼不見？且道佛法利害在甚麼處？」僧曰：「爲有一分麤境，所以不見。」師乃叱之，自代曰：「若是佛殿即不見。」曰：「不是佛殿，還可見否？」師曰：「不是佛殿，見箇甚麼？」問：「十二時中如何據驗？」師曰：「恰好據驗。」曰：「學人爲甚麼不見？」師曰：「不可更揑目去也。」問：「主伴重重，極十方而齊唱。如何是極十方而齊唱？」師曰：「汝何不教別人問。」問：「因言辨意時如何？」師曰：「因甚麼言？」僧低頭。良久，師曰：「掣電之機，徒勞佇思。」師因僧侍立，問曰：「汝得恁麼麤心！」僧曰：「甚麼處是某甲麤心處？」師拈一塊土，度與僧曰：「拋向門前著。」僧拋

了却來，曰：「甚麼處是某甲龕心處？」師曰：「我見築著磕著，所以道汝龕心。」師問羅山：「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曰：『銅沙鑼裏滿盛油，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獼猴入道場。」山却問明招：「忽有人問你，又作麼生？」招曰：「箭穿紅日影。」師問羅山：「巖頭道與麼與麼，不與麼不與麼，意作麼生？」山召師，師應諾。山曰：「雙明亦雙暗。」師禮謝。三日後却問：「前日蒙和尚垂慈，祇爲看不破。」山曰：「盡情向汝道了也！」師曰：「和尚是把火行山。」曰：「若與麼，據汝疑處問將來。」師曰：「如何是雙明亦雙暗？」山曰：「同生亦同死。」師又禮謝而退。別有僧問師：「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師曰：「彼此合取狗口。」曰：「和尚收取口喫飯。」其僧却問羅山：「同生亦同死時如何？」山曰：「如牛無角。」曰：「同生不同死時如何？」山曰：「如虎戴角。」師見僧喫飯，乃拓鉢曰：「家常。」僧曰：「和尚是甚麼心行？」有尼到參，師問：「阿誰？」侍者報曰：「覺師姑。」師曰：「既是覺師姑，用來作麼？」尼曰：「仁義道中卽不無。」師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聞長生卓庵，乃往相訪。茶話次，生曰：「曾有僧問祖師西來意，某甲舉拂子示之，不知得不得？」師曰：「某甲爭敢道得不得！有箇問，有人讚歎此事如虎戴角，有人輕毀此事分文不直。一等是恁麼事，因甚麼毀讚不同？」生曰：「適來出自偶爾。」老宿云：「毀又爭得。」又老宿云：「惜取眉毛好。」太原孚云：「若無智眼，難辨得失。」師問僧：「殿裏底是甚麼？」曰：「和尚定當看。」師曰：「釋迦佛。」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閩帥遣使送朱記到，師上堂提起印曰：「去卽印住，住卽印破。」僧曰：「不去不住，用印奚爲？」師便打。僧曰：「恁麼則鬼窟裏全因今日也。」師持印歸方丈。問僧：「甚處來？」曰：「江西。」師曰：「學得底那？」曰：「拈不出。」師曰：「作麼生？」法眼別云：「謾語。」僧無對。師舉洞山真贊云：

「徒觀紙與墨，不是山中人。」僧問：「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汝試遞掠看。」曰：「若不黠兒，幾成遞掠。」師曰：「汝是黠兒？」曰：「和尚是甚麼心行？」師曰：「來言不豐。」僧數錢次，師乃展手曰：「乞我一錢。」曰：「和尚因何到恁麼地？」師曰：「我到恁麼地。」曰：「若到恁麼地，將取一文去。」師曰：「汝因甚到恁麼地？」問僧：「甚處來？」曰：「觀音。」師曰：「還見觀音麼？」曰：「見。」師曰：「左邊見，右邊見？」曰：「見時不歷左右。」法眼別云：「如和尚見。」問：「如何是入火不燒，入水不溺？」師曰：「若是水火，卽被燒溺。」師問飯頭：「鑊闊多少？」曰：「和尚試量看。」師以手作量勢。曰：「和尚莫謾某甲。」師曰：「却是汝謾我。」問：「欲達無生路，應須識本源。如何是本源？」師良久，却問侍者：「這僧問甚麼？」其僧再舉，師乃喝出。曰：「我不患聾。」問：「學人近入叢林，乞師全示入路。」師曰：「若教全示，我却禮拜汝。」師問僧：「汝作甚麼業來，得恁麼長大？」曰：「和尚短多少？」師却蹲身作短勢。僧曰：「和尚莫謾人好！」師曰：「却是汝謾我。」師令侍者屈隆壽長老云：「但獨自來，莫將侍者來。」壽曰：「不許將來，爭解離得？」師曰：「太煞恩愛。」壽無對。師代曰：「更謝和尚上足傳示。」閩帥奏命服，一日示微疾，僧入丈室問訊。師曰：「吾與汝相識年深，有何方術相救？」曰：「方術甚有，聞說和尚不解忌口。」法燈別云：「和尚解忌口麼？」又謂衆曰：「吾旬日來氣力困劣，別無他，祇是時至也。」僧問：「時既至矣，師去卽是，住卽是？」師曰：「道！道！」曰：「恁麼則某甲不敢造次。」師曰：「失錢遭罪。」言訖而寂。

皷山神晏國師

福州鼓山神晏興聖國師，大梁李氏子。幼惡葷羶，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壁。師題壁曰：「白道從玆速改張，休來顯現作妖祥。定祛邪行歸真見，必得超凡入聖鄉。」題罷，氣即隨滅。年甫志學，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覺而頓愈。明年又夢梵僧告曰：「出家時至矣。」遂依衞州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嵩嶽受具。謂同學曰：「古德云，白四羯磨後，全體戒定慧，豈準繩而可拘也。」於是杖錫，徧扣禪關，而但記語言，存乎知解。及造雪嶺，朗然符契。一日參雪峯，峯知其緣熟，忽起搊住曰：「是甚麼！」師釋然了悟，亦忘其了心，唯舉手搖曳而已。峯曰：「子作道理邪？」師曰：「何道理之有！」峯審其懸解，撫而印之。後閩帥常詢法要，創鼓山禪苑，請舉揚宗旨。上堂，良久曰：「南泉在日，亦有人舉要，且不識南泉。即今莫有識南泉者麼？試出來，對衆驗看！」時有僧出，禮拜纔起，師曰：「作麼生？」僧近前曰：「咨和尚。」師曰：「不才請退。」乃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律有律師。有函有號，有部有帙，各有人傳持。且佛法是建立教，禪道乃止啼之說，他諸聖出興，盡爲人心不等，巧開方便，遂有多門。受疾不同，處方還異。在有破有，居空叱空。二患既除，中道須遣。鼓山所以道，句不當機，言非展事。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不唱言前，寧談句後？直至釋迦掩室，淨名杜口，大士梁時童子，當日一問二問三問，盡有人了也。諸仁者合作麼生？」時有僧出禮拜，師曰：「高聲問。」曰：「學人咨和尚。」師喝曰：「出去！」曰：「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抗聲曰：「似未聞那！」其僧再問，師曰：「一點隨流，食咸不重。」問：「如何是包盡乾坤底句？」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鈍置殺人。」曰：「如何紹得？」師曰：「犴(河干)狢(余玉)無風，徒勞展掌。」曰：「如何即是？」師曰：「錯。」曰：「學人便承當時如何？」師

曰：「汝作麽生承當？」法燈別云：「莫費力。」問：「如何是學人正立處？」師曰：「不從諸聖行。」法燈別云：「汝擬亂走。」問：「千山萬山，那箇是正山？」師曰：「用正山作麽？」法燈別云：「千山萬山。」師與招慶相遇次，慶曰：「家常。」師曰：「太無厭生！」慶曰：「且欵欵。」師却曰：「家常。」慶曰：「今日未有火。」師曰：「太鄙恪生！」慶曰：「穩便將取去。」上堂，垂語曰：「皷山門下，不得咳嗽。」時有僧咳嗽一聲，師曰：「作甚麽？」曰：「傷風。」師曰：「傷風即得。」僧問：「如何是宗門中事？」師乃側掌曰：「吽！吽！」問：「如何是向上關棙子？」師便打。問：「如何是皷山正主？」師曰：「瞎作麽！」師問保福：「古人道：非不非，是不是，意作麽生？」福拈起茶盞。師曰：「莫是非好！」問：「如何是真實人體？」師曰：「即今是甚麽體？」曰：「究竟如何？」師曰：「争得到恁麽地！」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金烏一點，萬里無雲。」上堂：「欲知此事如一口劒。」僧問：「學人是死屍，如何是劒？」師曰：「找出這死屍着。」僧應諾，便歸僧堂，結束而去。師至晚聞得，乃曰：「好與拄杖。」東禪齊云：「這僧若不肯，皷山有甚過？若肯，何得便發去？」又云：「皷山拄杖，賞伊罰伊，具眼底試商量看。」問僧：「皷山有不跨石門句，汝作麽生道？」僧曰：「請師便打。」問：「如何是古人省心力處？」師曰：「汝何費力？」問：「言滿天下無口過。如何是無口過？」師曰：「有甚麽過？」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喫茶去。」師與閩帥瞻仰佛像，帥問：「是甚麽佛？」師曰：「請大王鑒。」帥曰：「鑒即不是佛。」師曰：「是甚麽？」帥無對。長慶代云：「久承大師在衆，何得造次。」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以拂子驀口打。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汝還耻麽？」師復曰：「今爲諸仁者，剌頭入他諸聖化門裏，抖擻不出。所以向諸人道，教排不到，祖不西來，三世諸佛不能唱，十二分教載不起。凡聖攝不得，古今傳不得，忽

爾是箇漢，未通箇消息。向他恁麼道，被他驀口摑。還怪得他麼？雖然如此，也不得亂摑。鼓山尋常道，更有一人不跨石門，須有不跨石門句。作麼生是不跨石門句？鼓山自住三十餘年，五湖四海來者向高山頂上看山翫水，未見一人快利，通得箇消息。如今還有人通得也未？若通得亦不昧諸兄弟；若無，不如散去。珍重！」師有偈曰：「直下猶難會，尋言轉更賒。若論佛與祖，特地隔天涯。」師舉問僧：「汝作麼生會？」僧無語，乃謂侍者曰：「某甲不會，請代一轉語。」者曰：「和尚與麼道，猶隔天涯在。」僧舉似師。師喚侍者，問：「汝爲這僧代語，是否？」者曰：「是。」師便打趁出院。

龍華靈照禪師

杭州龍華寺靈照真覺禪師，高麗人也。萍遊閩越，陞雪峯之堂，冥符玄旨。居唯一衲，服勤衆務，閩中謂之照布衲。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曰：「那一片甚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師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澹自持。初住婺州齊雲山。上堂良久，忽舒手顧衆曰：「乞取些子，乞取些子。」又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僧問：「草童能歌舞，未審今時還有無？」師下座作舞曰：「沙彌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蹋曲子也不會？」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請師一點。」師曰：「還知齊雲點金成鐵麼？」曰：「點金成鐵，前之未聞。至理一言，敢希垂示。」師曰：「句下不薦，後悔難追。」次遷越州鏡清，上堂：「今日盡令去也。」時有僧出曰：「請師盡令。」師乃「吽！吽！」問：「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鏡清不惜口。」問：「請師彫琢。」師曰：「八成。」曰：「爲甚麼不十成？」師曰：「還知鏡清

生修理麼？」問僧：「甚處來？」曰：「五峯來。」師曰：「來作甚麼？」曰：「禮拜和尚。」師曰：「何不自禮？」曰：「禮了也！」師曰：「鏡湖水淺。」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莫錯下名言。」曰：「豈無方便？」師曰：「烏頭養雀兒。」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甚麼人傳得？」師曰：「千聖也疑我。」曰：「莫便是傳也無？」師曰：「晉帝斬嵇康。」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此意如何？」師曰：「東廊下兩兩三三。」上堂：「諸方以毗盧法身爲極則，鏡清這裏卽不然。須知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僧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二公爭敢論。」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此卽是色，阿那箇是心？」師曰：「恁麼問，莫欺山僧麼？」問：「未剖以前，請師斷。」師曰：「落在甚麼處？」曰：「失口卽不可。」師曰：「也是寒山送拾得。」僧禮拜，師曰：「住！住！闍黎失口，山僧失口。」曰：「惡虎不食子。」師曰：「驢頭出，馬頭回。」師驀問一僧：「記得麼？」曰：「記得。」師曰：「道甚麼？」曰：「道甚麼？」師曰：「淮南小兒入寺問是甚麼，卽俊鷹俊鷂趁不及。」師曰：「闍黎別問，山僧別答。」曰：「請師別答。」師曰：「十里行人較一程。」問：「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時如何？」師曰：「著不得，還著得麼？」僧禮拜。師曰：「深。」沙神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師曰：「大似苦楝樹。」曰：「爲甚麼似苦楝樹？」師曰：「素非良馬，何勞鞭影？」晉天福丁未示寂，塔于杭之大慈山。

翠巖令參禪師

明州翠巖令參永明禪師，安吉州人也。僧問：「不借三寸，請師道。」師曰：「茶堂裏貶剝去。」問：「國

師三喚侍者，意旨如何？」師曰：「抑逼人作麽？」上堂：「一夏與兄弟東語西話，看翠巖眉毛在麽？」長慶云：「生也。」雲門云：「關。」保福云：「作賊人心虛。」翠岩芝云：「爲衆竭力，禍出私門。」問：「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凡有言句，盡是點汙。」問：「如何是省要處？」師曰：「大衆笑汝。」問：「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至理一言，轉凡成聖。學人上來，請師一點。」師曰：「不點。」曰：「爲甚麽不點？」師曰：「恐汝落凡聖。」曰：「乞師至理。」師曰：「侍者點茶來。」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邪法難扶。」問：「僧繇爲甚寫誌公真不得？」師曰：「作麽生合殺。」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藥山再三叮囑。」問：「不帶凡聖，當機何示？」師曰：「莫向人道翠巖靈利。」問：「妙機言句，盡皆不當。宗乘中事如何？」師曰：「禮拜著。」曰：「學人不會。」師曰：「出家行脚，禮拜也不會？」師後遷龍册而終焉。

鏡清道怤禪師

越州鏡清寺道怤順德禪師，永嘉陳氏子。六歲不葷茹，親黨强啖以枯魚，隨即嘔（烏没）噦，（乙劣）遂求出家，于本州開元寺受具。遊方抵閩，謁雪峯。峯問：「甚處人？」曰：「温州人。」峯曰：「恁麽則與一宿覺是鄉人也。」曰：「秖如一宿覺是甚麽處人？」峯曰：「好喫一頓棒，且放過。」一日，師問：「秖如古德，豈不是以心傳心？」峯曰：「兼不立文字語句。」師曰：「祇如不立文字語句，師如何傳？」峯良久，師禮謝。峯曰：「更問我一轉豈不好？」師曰：「就和尚請一轉問頭。」峯曰：「秖恁麽，爲别有商量？」師曰：「和尚恁麽即得。」峯曰：「於汝作麽生？」師曰：「孤負殺人！」雪峯謂衆曰：「堂堂密密地。」師出，問：「是甚麽堂堂密

密？」峯起立曰：「道甚麼！」師退步而立。雪峯垂語曰：「此事得恁麼尊貴，得恁麼綿密。」師曰：「道忞自到來數年，不聞和尚恁麼示誨。」峯曰：「我向前雖無，如今已有，莫有所妨麼？」曰：「不敢！此是和尚不已而已。」峯曰：「致使我如此。」師從此信入，而且隨衆。時謂之小忞布衲。普請次，雪峯舉：「潙山道：見色便見心。汝道還有過也無？」師曰：「古人爲甚麼事？」峯曰：「雖然如此，要共汝商量。」師曰：「恁麼則不如道忞鉏地去。」師再參雪峯，峯問：「甚處來？」師曰：「嶺外來。」峯曰：「甚麼處逢見達磨？」師曰：「更在甚麼處？」峯曰：「未信汝在。」師曰：「和尚莫恁麼粘泥好！」峯便休。師後遍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先曹山。山問：「甚麼處來？」師曰：「昨日離明水。」山曰：「甚麼時到明水？」師曰：「和尚到時到。」山曰：「汝道我甚麼時到？」師曰：「適來猶記得。」山曰：「如是！如是！」

師初住越州鏡清，唱雪峯之旨，學者奔湊。副使皮光業者，日休之子，辭學宏贍，屢擊難之。退謂人曰：「忞師之高論，人莫窺其極也。」新到參，師拈起拂子。僧曰：「久嚮鏡清，猶有這箇在。」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啐，請師啄。」師曰：「還得活也無？」曰：「若不活，遭人怪笑。」師曰：「也是草裏漢。」問僧：「近離甚處？」曰：「三峯。」師曰：「夏在甚處？」曰：「五峯。」師曰：「放你三十棒。」曰：「過在甚麼處？」師曰：「爲汝出一叢林，入一叢林。」師一日於僧堂自擊鐘曰：「玄沙道底，玄沙道底。」僧問：「玄沙道甚麼？」師乃畫一圓相。僧曰：「若不久參，爭知與麼？」師曰：「失錢遭罪。」師住庵時，有行者至，徐徐近繩牀，取拂子提起。問：「某甲喚這個作拂子，庵主喚作甚麼？」師曰：「不可更安名立字也。」行者乃擲却拂子曰：「著甚死急！」問僧：「外面是甚麼聲？」曰：「蛇齩蝦蟆聲。」師曰：「將謂衆生苦，更有苦衆生。」師問

靈雲：「行脚事大，乞師指南。」雲曰：「浙中米作麽價？」師曰：「若不是道忿泊作米價會，却問如何是靈源一直道。」師曰：「鏡湖水可煞深。」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紅日照青山。」曰：「如何是法身向上事？」師曰：「風吹雪不寒。」問僧：「趙州喫茶話，汝作麽生會？」僧便出去。師曰：「邯鄲學唐步。」問：「學人未達其源，請師方便。」師曰：「是甚麽源？」曰：「其源。」師曰：「若是其源，爭受方便？」僧禮拜退。侍者問：「和尚適來莫是成褫伊麽？」師曰：「無。」曰：「莫是不成褫伊麽？」師曰：「無。」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師在帳中坐，有僧問訊，師撥開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曰：「既是當斷，爲甚麽不斷？」師曰：「我若盡法，直恐無民。」曰：「不怕無民，請師盡法。」師曰：「維那，拽出此僧著！」又曰：「休！休！我在南方識伊。」和尚來普請鉏草次，浴頭請師浴，師不顧，如是三請，師舉鑁作打勢。頭便走。師召曰：「來！來！」頭回首，師曰：「向後遇作家，分明舉似。」頭後到保福，舉前語未了，福以手掩其口。頭却回，舉似師。師曰：「饒伊恁麽也未作家。」師問荷玉：「甚處來？」曰：「天台來。」師曰：「阿誰問汝天台？」曰：「和尚何得龍頭蛇尾？」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看經次，僧問：「和尚看甚麽經？」師曰：「我與古人鬭百草。」師却問：「汝會麽？」曰：「少年也曾恁麽來。」師曰：「如今作麽生？」僧舉拳，師曰：「我輸汝也！」問：「辨不得、提不起時如何？」師曰：「爭得到這裏？」曰：「恁麽則禮拜去也。」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師見僧學書，迺問：「學甚麽書？」曰：「請和尚鑒。」師曰：「一點未分，三分著地。」曰：「今日又似遇人，又似不遇人。」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僧問：「聲前絶妙，請師指歸。」師曰：「許由不洗耳。」曰：「爲甚麽如此？」師曰：「猶繫脚在。」曰：「某甲衹如此，師意又如何？」師曰：「無端夜來

鴈，驚起後池秋。」錢王命居天龍寺，後創龍册寺，延請居焉。

上堂：「如今事不得已，向汝道各自驗看實箇親切。既恁麼親切，到汝分上因何特地生疎？祇爲抛家日久，流浪年深，一向緣塵致見如此，所以喚作背覺合塵，亦名捨父逃逝。今勸兄弟未歇歇去好，未徹徹去好，大丈夫兒得恁麼無氣槩，還惆悵麼？終日茫茫地，且覓取箇管帶路好，也無人問我管帶一路。」僧問：「如何是管帶一路？」師噓噓曰：「要棒喫即道。」曰：「恁麼則學人罪過也。」師曰：「幾被汝打破蔡州。」問僧：「近離甚處？」曰：「石橋。」師曰：「本分事作麼生？」曰：「近離石橋。」師曰：「我豈不知你近離石橋？本分事作麼生？」曰：「和尚何不領話？」師便打。僧曰：「某甲話在。」師曰：「你但喫棒，我要這話行。」僧問：「一等明機雙扣，爲甚麼却遭違貶？」師曰：「打水魚頭痛，驚林鳥散忙。」問：「十二時中以何爲驗？」師曰：「得力卽向我道。」僧曰：「諾。」師曰：「十萬八千猶可近。」問：「如何是方便門速易成就？」師曰：「速易成就。」曰：「争柰學人領覽未的。」師曰：「代得也代却。」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師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師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問：「新年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新年頭佛法？」師曰：「元正啓祚，萬物咸新。」曰：「謝師答話。」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學人問不到處，請師不答。和尚答不到處，學人卽不問。」師乃搊住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學人，學人也打和尚。」師曰：「得對相耕去。」問：「承師有言，諸方若不是走人，便是籠人、罩人，未審和尚如何？」師曰：「被汝致此一問，直得當門齒落。」

上堂，衆集定，師抛下拄杖曰：「大衆動著也二十棒，不動著也二十棒。」時有僧出，拈得頭上戴出

去。師曰：「鏡清今日失利。」問僧：「門外甚麼聲？」曰：「雨滴聲。」師曰：「衆生顛倒，迷己逐物。」曰：「和尚作麼生？」師曰：「洎不迷己。」曰：「洎不迷己，意旨如何？」師曰：「出身猶可易，脱體道應難。」問：「如何是同相？」師將火筯插向爐中。曰：「如何是别相？」師又將火筯插向一邊。法眼别云：「問不當理。」有僧引一童子到曰：「此童子常愛問人佛法，請和尚驗看。」師乃令點茶。童子點茶來，師啜了，過盞橐與童子。子近前接，師却縮手曰：「還道得麼？」子曰：「問將來。」法眼别云：「和尚更喫茶否？」僧曰：「此童子見解如何？」師曰：「也祇是一兩生持戒僧。」晉天福初示滅，塔于龍册山。

報恩懷岳禪師

漳州報恩院懷岳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動卽死。」曰：「不動時如何？」師曰：「猶是守古塚鬼。」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有甚麼纏縛汝？」曰：「争柰出身不得何！」師曰：「過在阿誰？」問：「如何是報恩一靈物？」師曰：「喫如許多酒糟作麼？」曰：「還露脚手也無？」師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萬里一片雲。」曰：「見後如何？」師曰：「廓落地。」問：「黑雲陡暗，誰當雨者？」師曰：「峻處先傾。」問：「宗乘不却，如何舉唱？」師曰：「山不自稱，水無間斷。」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汝争得知？」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甚麼年中得見來！」問：「師子在窟時如何？」師曰：「師子是甚麼家具？」曰：「師子出窟時如何？」師曰：「師子在甚麼處？」問：「如何是目前佛？」師曰：「快禮拜。」臨遷化，上堂：「山僧十二年來舉揚宗教，諸人怪我甚麼處？若要聽三經

五論，此去開元寺咫尺。」言訖告寂。

安國弘瑫禪師

福州安國院弘瑫明真禪師，泉州陳氏子。參雪峯，峯問：「甚麼處來？」曰：「江西來。」峯曰：「甚麼處見達磨？」曰：「分明向和尚道。」峯曰：「道甚麼？」曰：「甚麼處去來？」一日，雪峯見師，忽搊住曰：「盡乾坤是箇解脱門，把手拽伊不肯入。」曰：「和尚怪弘瑫不得。」峯拓開曰：「雖然如此，爭柰背後許多師僧何！」師舉國師碑文云：「得之於心，猗蘭作旃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蒺藜之園。」問僧曰：「一語須具得失兩意，汝作麼生道？」僧舉拳曰：「不可喚作拳頭也。」師不肯，亦舉拳別云：「秖爲喚這箇作拳頭，出世閩山。」後閩帥命居安國，大闡玄風。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卽是，莫錯會。」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問，問，問，學人上來，未盡其機，請師盡機。」師良久，僧禮拜。師曰：「忽到別處，人問，汝作麼生舉？」曰：「終不敢錯舉。」師曰：「未出門已見笑具。」問：「如何是達磨傳底心？」師曰：「素非後躅。」問：「不落有無之機，請師全道。」師曰：「汝試斷看。」問：「如何是一毛頭事？」師拈起袈裟，僧曰：「乞師指示。」師曰：「抱璞不須頻下淚，來朝更獻楚王看。」問：「寂寂無言時如何？」師曰：「更進一步。」問：「凡有言句，皆落因緣方便；不落因緣方便事如何？」師曰：「桔槔之士頻逢，抱甕之流罕遇。」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未審和尚如何傳？」師曰：「且留口喫飯著。」問：「如何是高尚底人？」師曰：「河濱無洗耳之叟，磻谿絕垂鉤之人。」問：「十二時中，如何救得生死？」師曰：「執鉢不須窺衆樂，履冰何得步參差。」問：「學人

擬問宗乘，師還許也無？」師曰：「但問。」僧擬問，師便喝出。問：「目前生死，如何免得？」師曰：「把將生死來！」問：「知有底人，爲甚麼道不得？」師曰：「汝爺名甚麼？」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不敢瞎却汝。」曰：「如何是殺人刀？」師曰：「祇這箇是。」問：「不犯鋒鋩，如何知音？」師曰：「驢年去！」問：「苦澁處乞師一言。」師曰：「可煞沈吟。」曰：「爲甚麼如此？」師曰：「也須相悉好！」問：「常居正位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否？」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麼消不得？」師曰：「是甚麼心行？」曰：「甚麼人消得？」師曰：「著衣喫飯底消得。」師擧稜和尚住招慶時，在法堂東角立，謂僧曰：「這裏好致一問。」僧便問：「和尚爲何不居正位？」稜曰：「爲汝恁麼來。」曰：「卽今作麼生？」稜曰：「用汝眼作麼？」師擧畢，乃曰：「他家恁麼問，别是箇道理，如今作麼生道？」後安國曰：「恁麼則大衆一時散去得也。」師自代曰：「恁麼卽大衆一時禮拜。」

睡龍道溥禪師

泉州睡龍山道溥弘教禪師，福唐鄭氏子。初住五峯。上堂：「莫道空山無祇待。」便歸方丈。僧問：「凡有言句，不出大千頂，未審頂外事如何？」師曰：「凡有言句，不是大千頂。」曰：「如何是大千頂？」師曰：「摩醯首羅天，猶是小千界。」問：「初心後學，近入叢林，方便門中，乞師指示。」師敲門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再敲門枋。

金輪可觀禪師

南嶽金輪可觀禪師，福唐薛氏子。參雪峯，峯曰：「近前來！」師方近前作禮，峯與一蹋，師忽契悟。師事十二載，復歷叢林。住後，上堂：「我在雪峯，遭他一蹋，直至如今眼不開，不知是何境界？」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不是大衆。」夜參後下堂，師召大衆，衆回首。師曰：「看月！」衆乃看。師曰：「月似彎弓，少雨多風。」衆無對。問：「古人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不可牀上安牀。」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拊掌三下。僧曰：「學人未領此意。」師曰：「更待甚麽？」問：「從上宗乘，如何爲人？」師曰：「我今日未喫茶。」曰：「請師指示。」師曰：「過也問，正則不問，請師傍指。」師曰：「抱取猫兒去。」問僧：「甚處來？」曰：「華光。」師便推出，閉却門。僧無對。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何對？」師咄曰：「出去！」問僧：「作麽生是覿面事？」曰：「請師鑒。」師曰：「恁麽道還當麽？」曰：「故爲卽不可。」師曰：「別是一著。」問：「如何是靈源一路？」師曰：「蹋過作麽？」雪峯院主有書來招曰：「山頭和尚年尊也，長老何不再入嶺一轉？」師回書曰：「待山頭和尚別有見解，卽再入嶺。」僧問：「如何是雪峯見解？」師曰：「我也驚。」

大普玄通禪師

福州大普山玄通禪師，本郡人也。僧問：「驪龍頷下珠如何取得？」師乃拊掌瞬視。問：「方便以前

事如何？」師便推出。其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齩骨頭漢出去！」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脫枷來商量。」問：「急急相投，請師接。」師曰：「鈍漢！」

長生皎然禪師

福州長生山皎然禪師，本郡人。久依雪峯，一日與僧斫樹次，峯曰：「斫到心且住。」師曰：「斫却著。」峯曰：「古人以心傳心，汝爲甚麼道斫却？」師擲下斧曰：「傳。」峯打一拄杖而去。僧問雪峯：「如何是第一句？」峯良久，僧舉似師。師曰：「此是第二句。」峯再令其僧來，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蒼天！蒼天！」普請次，雪峯問：「古人道：誰知席帽下，元是昔愁人。古人意作麼生？」師側戴笠子曰：「這箇是甚麼人語？」峯問師：「持經者能荷擔如來，作麼生是荷擔如來？」師乃捧雪峯向禪牀上。普請次，雪峯負一束藤，路逢一僧便拋下。僧擬取，峯便踢倒。歸謂師曰：「我今日踢這僧快！」師曰：「和尚却替這僧入涅槃堂始得。」峯便休去。雪峯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放皎然過有道處。」峯曰：「放汝過作麼生？」道曰：「皎然亦放和尚過。」峯曰：「放汝二十棒。」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古人有言：無明卽佛性，煩惱不須除。如何是無明卽佛性？」師忿然作色，舉拳呵曰：「今日打這師僧去也！」曰：「如何是煩惱不須除？」師以手拏頭曰：「這師僧得恁麼發人業。」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上紙墨堪作甚麼？」閩帥署禪主大師，莫知所終。

鵝湖智孚禪師

信州鵝湖智孚禪師，福州人也。僧問：「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師曰：「非但闍黎一人忙。」問：「虛空講經，以何爲宗？」師曰：「闍黎不是聽衆，出去。」問：「五逆之子，還受父約也無？」師曰：「雖有自裁，未免傷己。」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情知闍黎不柰何！」曰：「爲甚麼不柰何？」師曰：「未必小人得見君子。」問：「在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脚跟下探取甚麼？」曰：「卽今見問。」師曰：「看闍黎變身不得。」問：「雪峯拋下拄杖，意作麼生？」師以香匙拋下地。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不是好種，出去。」問：「如何是鵝湖第一句？」師曰：「道甚麼？」曰：「如何卽是？」師曰：「妨我打睡。」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問人焉知？」問：「迷子未歸家時如何？」師曰：「不在途。」曰：「歸後如何？」師曰：「正迷在。」問：「如何是源頭事？」師曰：「途中見甚麼？」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會麼？」曰：「恁麼莫便是否？」師曰：「蒼天！蒼天！」鏡清問：「如何是卽今底？」師曰：「何更卽今。」清曰：「幾就支荷。」師曰：「語逆言順。」師一日不赴堂，侍者來請赴堂。師曰：「我今日在莊喫油糍飽。」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師曰：「你但去問取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歸謝和尚到莊喫油糍。

化度師郁禪師

杭州西興化度院師郁悟真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舉拂子。僧曰：「不會。」師

曰：「喫茶去。」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含得法界？」師曰：「法界在甚麼處？」問：「谿谷各異，師何明一？」師曰：「汝喘作麼？」問：「學人初機，乞師指示入路。」師曰：「汝怪化度甚麼處？」問：「如何是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曰：「如何是不隨色摩尼珠？」師曰：「青黃赤白。」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東來西來？」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鳥獸俱迷。」曰：「見後如何？」師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師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

隆壽紹卿禪師

漳州隆壽紹卿興法禪師，泉州陳氏子。因侍雪峯，山行見芋葉動，峯指動葉示之。師曰：「紹卿甚生怕怖。」峯曰：「是汝屋裏底，怕怖甚麼？」師於此有省。尋居龍谿，僧問：「古人道：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舉拂子，問：「糧不畜一粒，如何濟得萬人饑？」師曰：「俠客面前如奪劍，看君不是黠兒郎。」問：「耳目不到處如何？」師曰：「汝無此作。」曰：「恁麼即聞也。」師曰：「真箇聾漢。」

仙宗行瑫禪師

福州僊宗院行瑫仁慧禪師，泉州王氏子。上堂：「我與釋迦同參，汝道參甚麼人？」時有僧出禮拜，擬伸問，師曰：「錯。」便下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熊耳不曾藏。」問：「直下事乞師方便。」師曰：「不因汝問，我亦不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白日無閑人。」

永福從弇禪師

福州蓮華永福院從弇超證禪師，僧問：「儒門以五常爲極則，未審宗門以何爲極則？」師良久，僧曰：「恁麼則學人造次也。」師曰：「好與拄杖。」問：「教中道：唯有一乘法。如何是一乘法？」師曰：「汝道我在這裏作甚麼？」曰：「恁麼則不知教意也。」師曰：「雖然如此，却不孤負汝。」問：「不向問處領，猶有學人問處，和尚如何？」師曰：「喫茶去。」上堂：「長慶道：盡法無民。永福卽不然。若不盡法，又爭得民？」時有僧曰：「請師盡法。」師曰：「我不要汝納稅。」問：「諸餘卽不問，聊徑處乞師垂慈。」師曰：「不快禮三拜。」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鬧麽？」曰：「若更忙思，應難得及。」師曰：「實卽得。」問：「摩尼殿有四角，一角常露。如何是常露底角？」師曰：「不可更點。」師一日上堂，於座邊立，謂衆曰：「二尊不並化」，便歸方丈。

雲蓋歸本禪師

襄州雲蓋雙泉院歸本禪師，京兆府人也。初謁雪峯，禮拜次，峯下禪牀，跨背而坐，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雙泉？」師曰：「可惜一雙眉。」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曾煩禹力，湍流事不知。」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師乃搊住，其僧變色。師曰：「我這裏無這箇。」師手指纖長，特異於人，號手相大師。

韶州林泉和尚

韶州林泉和尚，僧問：「如何是一塵？」師曰：「不覺成丘山。」

洛京南院和尚

洛京南院和尚，僧問：「如何是法法不生？」師曰：「生也。」有儒者博覽古今，時呼爲張百會，謁師，師問：「莫是張百會麼？」曰：「不敢。」師以手於空畫一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尚不會，甚麼處得百會來？」

洞巖可休禪師

越州洞巖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洞巖正主？」師曰：「開著。」問：「如何是和尚親切爲人處？」師曰：「大海不宿死屍。」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舉衣領示之。問：「學人遠來，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

法海行周禪師

定州法海院行周禪師，僧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吹倒南牆。」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

「不露光。」曰：「莫便是否？」師曰：「是卽露也。」

龍井山通禪師

杭州龍井通禪師，僧問：「如何是龍井龍？」師曰：「意氣天然別，神工畫不成。」曰：「爲甚麼畫不成？」師曰：「出群不帶角，不與類中同。」曰：「還解行雨也無？」師曰：「普潤無邊際，處處皆結粒。」曰：「還有宗門中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宗門中事？」師曰：「從來無形段，應物不曾虧。」

龍興宗靖禪師

杭州龍興宗靖禪師，台州人也。初參雪峯，誓充飯頭，勞逾十載。嘗於衆堂中袒一膊釘簾，峯覩而記曰：「汝向後住持有千僧，其中無一人衲子也。」師悔過回浙，住六通院，錢王命居龍興寺，有衆千餘，唯三學講誦之徒，果如雪峯所誌。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師曰：「天下舉將去。」問：「如何是六通家風？」師曰：「一條布衲，一斤有餘。」問：「如何是學人進前一路？」師曰：「誰敢謾汝？」曰：「豈無方便？」師曰：「早是屈抑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師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師大笑而已。

南禪契璠禪師

福州南禪契璠禪師，上堂：「若是名言妙句，諸方總道了也。今日衆中還有超第一義者，致將一問來？若有，即不孤負於人。」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不問第一義？」曰：「見問。」師曰：「已落第二義也。」問：「古佛曲調請師和。」師曰：「我不和汝雜亂底。」曰：「未審爲甚麼人和？」師曰：「甚麼處去來？」

越山師鼐禪師

越州越山師鼐鑒真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而有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信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帶將來。」歸呈雪峯，峯然之。住後，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你問阿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示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乃跏趺而逝。

福清玄訥禪師

泉州福清院玄訥禪師，高麗人也。泉守王公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叱之。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闍黎失却半年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圖他一斗米。」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蝦蟇曲蟮。」問：「教云：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師曰：「驢馬猫兒。」曰：「乞師指示。」師曰：「驢馬也不會？」問：「如何是物物上辨明？」師展一足示之。

南臺院仁禪師

衢州南臺仁禪師，僧問：「如何是南臺境？」師曰：「不知貴。」曰：「畢竟如何？」師曰：「闍黎即今在甚麼處？」

泉州東禪和尚

泉州東禪和尚，初開堂，僧問：「人王迎請，法王出世，如何提唱宗乘，即得不謬於祖風？」師曰：「還柰得麼？」曰：「若不下水，焉知有魚？」師曰：「莫閑言語。」問：「如何是佛法最親切處？」師曰：「過也。」問：「學人末後來，請師最先句。」師曰：「甚處去來？」問：「如何是學人己分事？」師曰：「苦。」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幸自可憐生，剛要異鄉邑。」

大錢從襲禪師

杭州大錢山從襲禪師，雪峯之上足也。自本師印解，洞曉宗要。常曰：「擊關南鼓，唱雪峯歌。」後入浙中謁錢王，王欽服道化，命居此山而闡法焉。僧問：「不因王請，不因衆聚，請師直道西來的的意。」師曰：「那邊師僧過這邊著。」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爭得恁麼不識好惡？」問：「閉門造車，出門合轍。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造車即不問，作麼生是轍？」曰：「學人不會，乞師指示。」師曰：「巧匠

施工：「不露斤斧。」

福州永泰和尚

福州永泰和尚，僧問：「承聞和尚見虎，是否？」師作虎聲，僧作打勢。師曰：「這死漢。」問：「如何是天真佛？」師乃拊掌曰：「不會，不會。」

和龍守訥禪師

池州和龍壽昌院守訥妙空禪師，福州林氏子。僧問：「未到龍門，如何湊泊？」師曰：「立命難存。」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不離方寸。」師曰：「不易來。」僧亦曰：「不易來。」師與一掌。問：「如何是傳底心？」師曰：「再三囑汝，莫向人說。」問：「如何是從上宗乘？」師曰：「向闍黎口裏著得麼？」問：「省要處請師一接。」師曰：「甚是省要。」

建州夢筆和尚

建州夢筆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誑汝。」曰：「莫便是否？」師曰：「汝誑他。」閩王請齋，問：「師還將得筆來也無？」師曰：「不是稽山繡管，慙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不通呈。」又問：「如何是法王？」師曰：「不是夢筆家風。」

極樂元儼禪師

福州極樂元儼禪師，僧問：「如何是極樂家風？」師曰：「滿目看不盡。」問：「萬法本無根，未審教學人承當甚麼？」師曰：「莫寐語。」問：「久處暗室，未達其源。今日上來，乞師一接。」師曰：「莫閉眼作夜好！」曰：「恁麼即優曇華拆曲，爲今時向上宗風，如何垂示？」師曰：「汝還識也無？」曰：「恁麼即息疑去也。」師曰：「莫向大衆前寐語。」問：「摩騰入漢即不問，達磨來梁時如何？」師曰：「如今豈謬？」曰：「恁麼即理出三乘，華開五葉。」師曰：「說甚麼三乘五葉？出去！」

芙蓉如體禪師

福州芙蓉山如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人曲調？」師良久，曰：「聞麼？」曰：「不聞。」師示頌曰：「古曲發聲雄，今時韻亦同。若教第一指，祖佛盡迷蹤。」

憩鶴山和尚

洛京憩鶴山和尚，僧問：「如何是憩鶴？」師以兩手翾云：「鵓鳩鳩。」風穴云：「鶴唳一聲喧宇宙，群鷄莫謂報知時。」問：「駿馬不入西秦時如何？」師曰：「向甚麼處去？」

大潙山棲禪師

潭州潙山棲禪師，僧問：「正恁麼時如何親近？」師曰：「汝擬作麼生親近？」曰：「豈無方便？」師曰：「開元龍興，大藏小藏。」問：「如何是速疾神通？」師曰：「新衣成弊帛」問：「如何是黄尋橋？」師曰：「賺却多少人？」問：「不假切切，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作野干聲。」

潮山延宗禪師

吉州潮山延宗禪師，因資福來謁，師下禪牀相接。福問：「和尚住此山，得幾年也？」師曰：「鈍鳥棲蘆，困魚止濼。」曰：「恁麼則真道人也。」師曰：「且坐喫茶。」問：「如何是潮山？」師曰：「不宿屍。」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石上種紅蓮。」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切忌犯朝儀。」

普通普明禪師

益州普通山普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性？」師曰：「汝無佛性。」曰：「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學人爲何却無？」師曰：「爲汝向外求。」問：「如何是玄玄之珠？」師曰：「這箇不是。」曰：「如何是玄玄珠？」師曰：「失却也。」

雙泉山永禪師

隨州雙泉山梁家庵永禪師，僧問：「達磨九年面壁，意旨如何？」師曰：「睡不著。」師問護國長老：「隨陽一境，是男是女，各伸一問，問問各別。長老將何祇對？」國以手空中畫一圓相，師曰：「謝長老慈悲。」國曰：「不敢。」師低頭不顧。問：「如何得頓息諸緣去？」師曰：「雪上更加霜。」

保福超悟禪師

漳州保福院超悟禪師，僧問：「魚未透龍門時如何？」師曰：「養性深潭。」曰：「透出時如何？」師曰：「纔昇霄漢，衆類難追。」曰：「昇後如何？」師曰：「垂雲普覆，潤及大千。」曰：「還有不受潤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受潤者？」師曰：「直杌撑太陽。」

太原孚上座

太原孚上座，初在揚州光孝寺講涅槃經。有禪者阻雪，因往聽講。至三因佛性，三德法身，廣談法身妙理，禪者失笑。師講罷，請禪者喫茶。白曰：「某甲素志狹劣，依文解義，適蒙見笑，且望見教。」禪者曰：「實笑座主不識法身。」師曰：「如此解說，何處不是？」曰：「請座主更說一遍。」師曰：「法身之理，猶若太虛，竪窮三際，橫亘十方，彌綸八極，包括二儀，隨緣赴感，靡不周徧。」曰：「不道座主說不是，祇是

說得法身量邊事，實未識法身在。」師曰：「既然如是　禪德當爲我說。」曰：「座主還信否？」師曰：「焉敢不信？」曰：「若如是，座主聲講旬日，於室内端然靜慮，收心攝念，善惡諸緣，一時放却。」師一依所教，從初夜至五更，聞鼓角聲，忽然契悟。便去扣門，禪者曰：「阿誰？」師曰：「某甲。」禪者咄曰：「教汝傳持大教，代佛說法，夜來爲甚麽醉酒卧街？」師曰：「禪德自來講經，將生身父母鼻孔扭捏，從今已去，更不敢如是。」禪者曰：「且去，來日相見。」師遂罷講，偏歷諸方，名聞宇內。嘗遊浙中登徑山法會。一日於大佛殿前，有僧問：「上座曾到五臺否？」師曰：「曾到。」曰：「還見文殊麽？」師曰：「見。」曰：「甚麽處見？」師曰：「徑山佛殿前見。」其僧後適閩川，舉似雪峯，峯曰：「何不教伊入嶺來。」師聞，乃趣裝而邁。初至雪峯廨院憩錫，因分柑子與僧。長慶問：「甚麽處將來？」師曰：「嶺外將來。」曰：「遠涉不易，擔負得來。」師曰：「柑子，柑子。」次日上山，〔一〕雪峯聞，乃集衆。師到法堂上，顧視雪峯，便下看知事，明日却上禮拜曰：「某甲昨日觸忤和尚。」峯曰：「知是般事。」便休峯一日見師，乃指日示之，師摇手而出。峯曰：「汝不肯我那！」師曰：「和尚摇頭，某甲擺尾，甚麽處是不肯？」峯曰：「到處也須諱却。」一日，衆僧晚參，峯在中庭卧。師曰：「五州管內，秖有這老和尚較些子。」峯便起去。峯嘗問師：「見說臨濟有三句，是否？」師曰：「是。」曰：「作麽生是第一句？」師舉目視之。峯曰：「此猶是第二句。如何是第一句？」師叉手而退。自此雪峯深器之。室中印解，師資道契，更不他遊，而掌浴焉。一日，玄沙上，問訊雪峯，峯曰：「此間有箇老鼠子，今在浴室裏。」沙曰：「待與和尚勘過。」言訖到浴室，遇師打水。沙曰：「相看上座。」師曰：「已相

〔一〕次，原作「汝」，據續藏本改。

見了。」沙曰：「甚麼劫中曾相見？」師曰：「瞌睡作麼？」沙却入方丈，白雪峯曰：「已勘破了。」峯曰：「作麼生勘伊？」沙舉前話，峯曰：「汝著賊也。」鼓山問師：「父母未生時，鼻孔在甚麼處？」師曰：「老兄先道。」山曰：「如今生也，汝道在甚麼處？」師不肯。山却問：「作麼生？」師曰：「將手中扇子來！」山與扇子，再徵前話，師搖扇不對。山罔測，乃毆師一拳。鼓山赴大王請，雪峯門送，回至法堂。乃曰：「一隻聖箭直射九重城裏去也。」師曰：「是伊未在。」峯曰：「渠是徹底人？」師曰：「若不信，待某甲去勘過。」遂趁至中路，便問：「師兄向甚麼處去？」山曰：「九重城裏去。」師曰：「忽遇三軍圍繞時如何？」山曰：「他家自有通霄路。」師曰：「恁麼則離宮失殿去也。」山曰：「何處不稱尊！」師拂袖便回。峯問：「如何？」師曰：「好隻聖箭，中路折却了也。」遂舉前話。峯乃曰：「奴渠語在。」師曰：「這老凍膿猶有鄉情在。」師在庫前立，有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踢狗子，作聲走。僧無對。師曰：「小狗子不消一踢。」保福簽瓜次，師至，福曰：「道得與汝瓜喫。」師曰：「把將來。」福度與一片，師接得便去。師不出世，諸方目爲太原孚上座。後歸維揚，陳尚書留在宅供養。一日謂尚書曰：「來日講一徧大涅槃經，報答尚書。」書致齋茶畢，師遂陞座。良久，揮尺一下曰：「如是我聞。」乃召尚書，書應諾。師曰：「一時佛在。」便乃脫去。

南嶽惟勁禪師

南嶽般若惟勁寶聞禪師，福州人也。師雪峯而友玄沙，深入玄奧。一日問鑑上座：「聞汝註楞嚴，是否？」鑑曰：「不敢。」師曰：「二文殊作麼生註？」曰：「請師鑑。」師乃揚袂而去。師嘗續寶林傳四卷，紀

貞元之後宗門繼踵之源流者。又別著南嶽高僧傳，皆行于世。

玄泉彥禪師法嗣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只是解黏。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黏。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為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否？」師曰：「慚愧佛。」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鷰雷聲，即向汝道。」言訖而寂。

五燈會元卷第八

青原下七世

瑞巖彥禪師法嗣

南嶽橫龍和尚

南嶽橫龍和尚，初住金輪。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問：「如何是祖師燈？」師曰：「八風吹不滅。」曰：「恁麽則暗冥不生也。」師曰：「白日沒閑人。」

瑞峰神祿禪師

溫州瑞峯院神祿禪師，福州人也。久爲瑞巖侍者，後開山創院，學侶依附。師有偈曰：「蕭然獨處意沉吟，誰信無絃發妙音。終日法堂唯靜坐，更無人問本來心。」時有朋彥上座問曰：「如何是本來心？」師召朋彥，彥應諾。師曰：「與老僧點茶來。」彥於是信入。

玄泉彥禪師法嗣

黃龍誨機禪師

鄂州黃龍山誨機超慧禪師，清河張氏子。初參巖頭，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頭曰：「你還解救糍麼？」師曰：「解。」頭曰：「且救糍去。」後到玄泉，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泉拈起一莖皂角曰：「會麼？」師曰：「不會。」泉放下皂角，作洗衣勢。師便禮拜曰：「信知佛法無別。」泉曰：「你見甚麼道理？」師曰：「某甲曾問巖頭，頭曰：『你還解救糍麼？』救糍也祇是解粘。和尚提起皂角，亦是解粘，所以道無別。」泉呵呵大笑，師遂有省。住後，僧問：「不問祖佛邊事，如何是平常之事？」師曰：「我住山得十五年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琉璃鉢盂無底。」問：「如何是君王劒？」師曰：「不傷萬類。」曰：「佩者如何？」師曰：「血濺梵天。」曰：「大好不傷萬類。」師便打。問：「佛在日爲衆生說法，佛滅後有人說法否？」師曰：「慙愧佛。」問：「毛呑巨海，芥納須彌，不是學人本分事。如何是學人本分事？」師曰：「封了合盤市裏揭。」問：「急切相投，請師通信。」師曰：「火燒裙帶香。」問：「如何是大疑底人？」師曰：「對坐盤中弓落盞。」曰：「如何是不疑底人？」師曰：「再坐盤中弓落盞。」問：「風恬浪靜時如何？」師曰：「百尺竿頭五兩垂。」師將順世，僧問：「百年後，鉢囊子甚麼人將去？」師曰：「一任將去。」曰：「裏面事如何？」師曰：「線綻方知。」曰：「甚麼人得？」師曰：「待海驚雷聲，卽向汝道。」言訖而寂。

洛京栢谷和尚

洛京栢谷和尚，僧問：「普滋法雨時如何？」師曰：「有道傳天位，不汲鳳凰池。」問：「九旬禁足三月事如何？」師曰：「不墜蠟人機。」

玄泉二世和尚

懷州玄泉二世和尚，僧問：「辭窮理盡時如何？」師曰：「不入理豈同盡。」問：「妙有玄珠，如何取得？」師曰：「不似摩尼絕影艷，碧眼胡人豈能見？」曰：「有口道不得時如何？」師曰：「三寸不能齊鼓韻，瘂人解唱木人歌。」

妙勝玄密禪師

潞府妙勝玄密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師曰：「紅日不垂影，暗地莫知音。」曰：「學人不會。」師曰：「鶴透羣峯，何伸向背？」問：「雪峯一曲千人唱，月裏挑燈誰最明？」師曰：「無音和不齊，明暗豈能收！」

羅山閑禪師法嗣

明招德謙禪師

婺州明招德謙禪師，受羅山印記，靡滯於一隅，激揚玄旨，諸老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嘗到招慶，指壁畫問僧：「那箇是甚麼神？」曰：「護法善神。」師曰：「會昌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僧無對。師令僧問演侍者，演曰：「汝甚麼劫中遭此難來？」僧回舉似師，師曰：「直饒演上座，他後聚一千衆，有甚麼用處？」僧禮拜，請別語。師曰：「甚麼處去也！」次到坦長老處，坦曰：「夫參學，一人所在亦須到，半人所在亦須到。」師便問：「一人所在卽不問，作麼生是半人所在？」坦無對。後令小師問師，師曰：「汝欲識半人所在麼，也祇是弄泥團漢。」清八路擧仰山插鍬話問師〔一〕：「古人意在叉手處，插鍬處？」師召清，清應諾。師曰：「還夢見仰山麼？」清曰：「不要上座下語，祇要商量。」師曰：「若要商量，堂頭自有一千五百人老師在。」又到雙巖，巖請喫茶次，曰：「某甲致一問，若道得，便捨院與闍黎住。若道不得，卽不捨院。」遂擧金剛經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拈向這邊著，祇如和尚決定，喚甚麼作此經？」巖無對。師又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則以無爲法爲極則，憑何而有差別？祇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過，一切賢聖悉皆是過。若不是過，決定喚甚麼作差別？」巖亦無語。師曰：「噫！雪峯道底。」師訪保寧，於中路相遇，便問：「兄是道伴中人？」乃點鼻頭曰：「這箇礙塞我不徹，與我拈却少時得麼？」寧曰：「和尚有來多少時？」師曰：

〔一〕八路，續藏本作「上座」。

「噫！洎賺我踏破一緉草鞋便回。」國泰代曰：「非但某甲，諸佛亦不柰何！」師曰：「因甚麼以己方人？」師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淨水。主事嗔曰：「上座不識觸淨，爲甚麼不受淨水？」師跳下牀，提起淨瓶曰：「這箇是觸是淨？」事無語，師乃撲破。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于堂室。上堂：「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尋言逐句，其數河沙。舉古舉今，滅胡種族。向上一路，啐啄猶乖。儒士相逢，握鞭回首。沙門所見，誠實苦哉。拋却真金，隨隊撮土。報諸稚子，莫謾波波。解得他玄，猶兼瓦礫。不如一擲，騰過太虛。祇者靈鋒，阿誰敢近？任君來箭，方稱丈夫。擬欲吞聲，不消一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俊鷂趁不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萬里正紛紛。」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嶮。」曰：「向去事如何？」師曰：「劄。」問：「如何是透法身外一句子？」師曰：「北斗後翻身。」問：「十二時中如何趣向？」師曰：「拋向金剛地上著。」問：「文殊與維摩對譚何事？」師曰：「葛巾紗帽，已拈向這邊著也。」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齩得著是好手。」問：「放鶴出籠和煙去時如何？」師曰：「爭柰頭上一點何！」問：「無煙之火，是甚麼人向得？」師曰：「不惜眉毛底。」曰：「和尚還向得麼？」師曰：「汝道我有多少莖眉毛在？」新到參，纔上法堂，師舉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師曰：「作家！作家！」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忽遇正恁麼時又作麼生？」僧無對。

一日天寒，上堂，衆纔集，師曰：「風頭稍硬，不是汝安身立命處，且歸暖室商量。」便歸方丈，大衆隨至立定。師又曰：「纔到暖室，便見瞌睡。」以拄杖一時趁下。師問國泰：「古人道俱胝趁念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作麼生與他拈却三行呪，便得名超一切人？」泰豎起一指。師曰：「不因今日，爭識得瓜洲

客。」師有師叔在廨院不安，附書來問曰：「某甲有此大病，如今正受疼痛，一切處安置伊不得，還有人救得麼？」師回信曰：「頂門上中，此金剛箭透過那邊去也。」會下有僧去，住庵一年後却來，禮拜曰：「古人道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撥開胷曰：「汝道我有幾莖蓋膽毛？」僧無對。師却問：「汝甚麼時離庵？」曰：「今朝。」師曰：「來時折脚鐺子，分付與阿誰？」僧又無語。師乃喝出。問：「承師有言，我住明招頂，與傳古佛心。如何是明招頂？」師曰：「換却眼。」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還氣急麼？」問：「學人拏雲隮浪，上來請師展鉢。」師曰：「拶破汝頂。」曰：「也須仙陀去。」師便打，趁出。師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之子合應知。」臨遷化，上堂告衆，囑付訖，僧問：「和尚百年後向甚麼處去？」師擡起一足曰：「足下看取。」中夜問侍者：「昔日靈山會上，釋迦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遂展足曰：「吾今放多少？」者曰：「昔日世尊，今宵和尚。」師以手撥眉曰：「莫孤負麼？」乃說偈曰：「驀刀叢裏逞全威，汝等諸人善護持。火裏鐵牛生犢子，臨歧誰解湊吾機？」偈畢，端坐而逝，塔院存焉。

大寧隱微禪師

洪州大寧院隱微覺寂禪師，豫章新淦楊氏子。誕夕有光明貫室。年七歲，依本邑石頭院道堅禪師出家受具，歷參宗匠。至羅山，山導以「師子在窟出窟」之要，因而省悟。後回江表，會龍泉宰李孟俊請居十善道場，闡揚宗旨。上堂：「還有騰空底麼？出來！」衆無出者。師說偈曰：「騰空正是時，應須眨

上肩。從茲出倫去，莫待白頭兒。」僧問：「如何是十善橋？」師曰：「險。」曰：「過者如何？」師曰：「喪。」問：「資福和尚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草鞋破。」問：「如何是黃梅一句？」師曰：「即今作麼生？」曰：「如何通信？」師曰：「九江路絕。」問：「初心後學，如何是學？」師曰：「頭戴天。」曰：「畢竟如何？」師曰：「脚踏地。」問：「如何是法王劒？」師曰：「露。」曰：「還殺人也無？」師曰：「作麽！」問：「如何是龍泉劒？」師曰：「不出匣。」曰：「便請出匣。」師曰：「星辰失位。」問：「國界安寧，爲甚麼珠不現？」師曰：「落在甚麼處？」

華光院範禪師

衡州華光範禪師，僧問：「靈臺不立，還有出身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出身處？」師曰：「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驗。」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自由自在。」曰：「見後如何？」師曰：「自由自在。」問：「如何是佛法中事？」師曰：「了。」

羅山紹孜禪師

福州羅山紹孜禪師，上堂，有數僧争出問話。師曰：「但一齊出來問，待老僧一齊與汝荅。」僧便問：「學人一齊問，請師一齊荅。」師曰：「得。」問：「學人乍入叢林，祖師的的意，請師直指。」師曰：「好。」

西川定慧禪師

西川定慧禪師，初參羅山，山問：「甚麽處來？」師曰：「遠離西蜀，近發開元。」却近前問：「卽今事作麽生？」山揖曰：「喫茶去。」師擬議，山曰：「秋氣稍熱去。」師出至法堂，歎曰：「我在西蜀峩嵋山脚下拾得一隻蓬蒿箭，擬撥亂天下，今日打羅山寨，弓折箭盡也。休！休！」乃下參衆。山來日上堂，師出問：「豁開户牖，當軒者誰？」山便喝。師無語。山曰：「毛羽未備，且去。」師因而摳衣，久承印記。後謁台州勝光，光坐次，師直入身邊，叉手而立。光問：「甚處來？」師曰：「猶待荅話在。」便出。光拈得拂子，趁至僧堂前，見師乃提起拂子曰：「闍黎喚這箇作甚麽？」師曰：「敢死喘氣。」光低頭歸方丈。

白雲令弇禪師

建州白雲令弇禪師，上堂：「遣往先生門，誰云對喪主。珍重！」僧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木鏡照素容。」曰：「驗後如何？」師曰：「不争多。」問：「三台有請，四衆臨筵。既處當仁，請師一唱。」師曰：「要唱也不難。」曰：「便請。」師曰：「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

天竺義澄禪師

虔州天竺義澄常真禪師，在羅山數載。後因山示疾，師問：「百年後忽有人問，和尚以何指示？」山乃放身便倒。師從此契悟，卽禮謝。住後，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寒暑相催。」

清平惟曠禪師

吉州清平惟曠真寂禪師，上堂：「不動神情，便有輸贏之意。還有麼，出來。」時有僧出禮拜，師曰：「不是作家。」便歸方丈。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要頭將取去！」問：「如何是活人劍？」師曰：「會麼？」曰：「如何是殺人刀？」師叱之。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毛頭排宇宙。」

金柱義昭禪師

婺州金柱山義昭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開門作活計。」曰：「忽遇賊來，又作麼生？」師曰：「然。」新到參，師揭簾以手作除帽勢。僧擬欲近前，師曰：「賺殺人！」因事有偈曰：「虎頭生角人難措，石火電光須密布。假饒烈士也應難，懵底那能解回互。」

潭州谷山和尚

潭州谷山和尚，僧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便起去。問：「羺羊掛角時如何？」師曰：「你向甚麼處覓？」曰：「掛角後如何？」師曰：「走。」

道吾從盛禪師

湖南道吾從盛禪師，初住龍回，僧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新羅國去也。」問：「如何是龍回家風？」師曰：「縱横射直。」問：「窮子投師，乞師拯濟。」師曰：「莫是屈著汝麼？」曰：「争柰窮何！」師曰：「大有人見。」

羅山義因禪師

福州羅山義因禪師，上堂良久曰：「若是宗師門下客，必不怪於羅山。珍重！」僧問：「承古有言，自從認得曹谿路，了知生死不相關。曹谿路卽不問，如何是羅山路？」師展兩手，僧曰：「恁麼則一路得通，諸路亦然。」師曰：「甚麼諸路！」僧近前叉手，師曰：「靈鶴煙霄外，鈍鳥不離窠。」問：「教中道，順法身萬象俱寂，隨智用萬象齊生。如何是萬象俱寂？」師曰：「有甚麼？」曰：「如何是萬象齊生？」師曰：「繩牀倚子。」

灌州靈巖和尚

灌州靈巖和尚，僧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地傾東南，天高西北。」曰：「學人不會。」師曰：「落照機前，異師頌石鞏接。」三平曰：「解擘當胷箭，因何衹半人？爲從途路曉，所以不全身。」

吉州匡山和尚

吉州匡山和尚，示徒頌曰：「匡山路，匡山路，巖崖嶮峻人難措。遊人擬議隔千山，一句分明超佛

祖。」白牛頌曰：「我有古壇真白牛，父子藏來經幾秋。出門直往孤峯頂，回來暫跨虎谿頭。」

興聖重滿禪師

福州興聖重滿禪師，上堂：「覿面分付，不待文宣。對眼投機，喚作參玄。上士若能如此，所以宗風不墜。」僧問：「如何是宗風不墜底句？」師曰：「老僧不忍。」問：「昔日靈山會裏，今朝興聖筵中，和尚親傳，如何舉唱？」師曰：「欠汝一問。」

寶應清進禪師

潭州寶應清進禪師，僧問：「如何是實相？」師曰：「没却汝。」問：「至理無言，如何通信？」師曰：「千差萬別。」曰：「得力處乞師指示。」師曰：「瞌睡漢。」

玄沙備禪師法嗣

羅漢桂琛禪師

漳州羅漢院桂琛禪師，常山李氏子。爲童兒時，日一素食，出言有異。既冠，親事本府萬歲寺無相大師，披削登戒，學毗尼。一日，爲衆升臺，宣戒本布薩已，乃曰：「持戒但律身而已，非真解脱也。依文作解，豈發聖智乎？」於是訪南宗，初謁雲居雪峯，參訊勤恪，然猶未有所見。後造玄沙，一言啓發，廓爾

無惑。沙問：「三界唯心，汝作麼生會？」師指倚子曰：「和尚喚這箇作甚麼？」曰：「倚子。」師曰：「和尚不會三界唯心？」曰：「我喚這箇作竹木，汝喚作甚麼？」師曰：「桂琛亦喚作竹木。」曰：「盡大地覓一箇會佛法底人不可得。」師自爾愈加激勵。沙每因誘迪學者，流出諸三昧，皆命師爲助發。師雖處衆韜晦，然聲譽甚遠。時漳牧王公建精舍曰地藏，請師開法。因插田次，見僧乃問：「從甚處來？」曰：「南州。」師曰：「彼中佛法如何？」曰：「商量浩浩地。」師曰：「爭如我這裏，栽田博飯喫。」曰：「爭柰三界何！」師曰：「喚甚麼作三界？」問僧「甚處來？」曰：「南方來。」師曰：「南方知識，有何言句示徒？」曰：「彼中道，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師曰：「我道須彌在汝眼裏。」一日，同中塔侍玄沙，沙打中塔一棒曰：「就名就體。」中塔不對。沙乃問師：「作麼生會？」師曰：「這僧著一棒不知來處。」僧報曰：「保福已遷化也。」師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僧問法眼：「古人意旨如何？」眼云：「蒼天！蒼天！」

後遷羅漢，大闡玄要。上堂：「宗門玄妙，爲當祇恁麼，也更別有奇特。若別有奇特，汝且舉將來看。若無，去，不可將兩箇字便當却宗乘也。何者？兩箇字謂宗乘、教乘也。汝纔道著宗乘，便是宗乘；道著教乘，便是教乘。禪德，佛法宗乘，元來由汝口裏安立名字，作取說取便是也。斯須向這裏說平說實，說圓說常。禪德，汝喚甚麼作平實，把甚麼作圓常？傍家行脚，理須甄別，莫相埋沒。得些子聲色名字，貯在心頭，道我會解，善能揀辨。汝且會箇甚麼？揀箇甚麼？記持得底是名字，揀辨得底是聲色。若不是聲色名字，汝又作麼生記持揀辨？風吹松樹也是聲，蝦蟇老鴉叫也是聲，何不那裏聽取揀擇去！若那裏有箇意度模樣，秖如老師口裏，又有多少意度，與上座莫錯，卽今聲色摐摐地，爲當相及不

相及？若相及卽汝靈性，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貫破汝耳，色穿破汝眼，因緣卽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乖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胷。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衆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莫將爲等閑。〔一〕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便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麼？」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汝實不會那！」曰：「學人實不會。」師曰：「看取下頭註脚。」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食，作何方便？」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卽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卽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

〔一〕丸，原作「九」，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如何是諸聖玄旨？」師曰：「四楞塌地。」問：「大事未肯時如何？」師曰：「由汝。」問：「如何是十方眼？」師曰：「眨上眉毛著。」請保福齋，令人傳語曰：「請和尚慈悲降重。」福曰：「慈悲爲阿誰？」師曰：「和尚恁麽道，渾是不慈悲。」翫月次，乃曰：「雲動有，雨去有？」僧曰：「不是雲動是風動。」師曰：「我道雲亦不動，風亦不動。」曰：「和尚適來又道雲動。」師曰：「阿誰罪過。」師見僧，擧拂子曰：「還會麽？」曰：「謝和尚慈悲示學人。」師曰：「見我豎拂子，便道示學人，汝每日見山見水，可不示汝？」又見僧來，擧拂子。其僧讚歎禮拜，師曰：「見我豎拂子，便禮拜讚歎。那裏掃地豎起掃帚，爲甚麽不讚歎？」問：「承教有言，若見諸相非相，卽見如來。如何是非相？」師曰：「燈籠子。」問：「如何是出家？」師曰：「喚甚麽作家？」問：「僧甚處來？」曰：「秦州。」師曰：「將得甚麽物來？」曰：「不將得物來。」師曰：「汝爲甚麽對衆謾語？」其僧無對。師却問：「秦州豈不是出鸚鵡？」曰：「鸚鵡出在隴西。」師曰：「也不較多。」問：「僧甚處來？」曰：「報恩。」師曰：「何不且在彼中。」曰：「僧家不定。」師曰：「既是僧家，爲甚麽不定？」僧無對。玄覺代云：「謝和尚顧問。」

王太傅上雪峯施衆僧衣，時從弇上座不在，師弟代上名受衣。弇歸，弟曰：「某甲爲師兄上名了。」弇曰：「汝道我名甚麽？」弟無對。師代云：「師兄得恁麽貪。」又曰：「甚麽處是貪處？」又代云：「兩度上名。」雲居錫云：「甚麽處是弇上座兩度上名處？」師與長慶、保福入州，見牡丹障子。保福曰：「好一朵牡丹花。」長慶曰：「莫眼花。」師曰：「可惜許一朵花。」玄覺云：「三尊宿語還有親疏也無？祇如羅漢恁麽道，落在甚麽處？」問僧：「汝在招慶有甚麽異聞底事？試擧看。」曰：「不敢錯擧。」師曰：「眞實底事作麽生擧？」曰：「和尚因甚麽如此？」師曰：「汝話墮也。」衆僧晚參，聞角聲，師曰：「羅漢三日一度上堂，王太傅一時相助。」問：「如何是學人本

相及?若相及,即汝靈性金剛祕密應有壞滅去也。何以如此?爲聲穿破汝耳,色穿破汝眼,緣則塞却汝,幻妄走殺汝,聲色體爾不可容也。若不相及,又甚麼處得聲色來?會麼?相及不相及,試裁辨看。少間又道:「是圓常平實。」甚麼人恁麼道?未是黃夷村裏漢解恁麼說。是他古聖,垂些子相助顯發。今時不識好惡,便安圓實,道我別有宗風玄妙,釋迦佛無舌頭,不如汝些子,便恁麼點胸。若論殺盜婬罪,雖重猶輕,尚有歇時。此箇謗般若,瞎却眾生眼,入阿鼻地獄吞鐵丸〔一〕,莫將爲等閑。所以古人道,過在化主,不干汝事。珍重!」僧問:「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便成兩句也。」問:「不會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誰是不會者?」曰:「適來道了也。」師曰:「莫自屈麼?」保福僧到,師問:「彼中佛法如何?」曰:「有時示眾道:塞却你眼,教你覷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師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甚麼?不塞你耳,聞箇甚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東禪齊云:「那僧聞了忽然省去,更不他遊。上座如今還會麼?若不會,每日見箇甚麼?」〕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未審是甚麼字?」師曰:「看取下頭注腳。」問:「如何是沙門正命食?」師曰:「喫得麼?」曰:「欲喫此〔二〕食,作何方便得?」師曰:「塞却你口。」問:「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不向你道。」曰:「爲甚麼不道?」師曰:「是我家風。」問:「如何是法王身?」師曰:「汝今是甚麼身?」曰:「恁麼即無身也。」師曰:「苦痛深。」上堂,纔坐,有一僧出禮拜。師曰:「俱錯。」問:「如何是撲不破底句?」師曰:「撲。」問:「一佛出世,普爲羣生,和尚今日爲箇甚麼?」師曰:「甚麼處遇一佛?」曰:「恁麼即學人罪過。」師曰:「謹退。」問:

〔一〕丸:原作「九」,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二〕此:原誤作「止」,今改。

僊宗契符禪師

福州僊宗院契符清法禪師，開堂曰，僧問：「師登寶座，合談何事？」師曰：「剔開耳孔著。」曰：「古人爲甚麽却道非耳目之所到？」師曰：「金櫻樹上不生梨。」曰：「古今不到處，請師道。」師曰：「汝作麽生問？」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擧手隔千里，休功任意看。」問：「飛岫巖邊華子秀，仙境臺前事若何？」師曰：「無價大寶光中現，暗客惛惛争柰何。」曰：「優曇華拆人皆覩，向上宗乘意若何？」師曰：「闍黎若問宗乘意，不如静處薩婆訶。」問：「如何是閩中諸佛境界？」師曰：「造化終難測，春風徒自輕。」問「如何是道中寶？」師曰：「雲孫淚亦垂。」問：「諸聖收光歸源後如何？」師曰：「三聲猿屢斷，萬里客愁聽。」曰：「未審今時人，如何湊得古人機？」師曰：「好心向子道，切忌未生時。」

國泰院瑫禪師

婺州國泰院瑫禪師，上堂：「不離當處，咸是妙明真心。所以玄沙和尚道：會我最後句，出世少人知。争似國泰有末頭一句？」僧問：「如何是國泰末頭一句？」師曰：「闍黎問太遲生！」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毗盧？」師曰：「某甲與老兄是弟子。」問：「達磨來時卽不問，如何是未來時事？」師曰：「親遇梁王。」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鏡。」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鏡。」

白龍道希禪師

福州升山白龍院道希禪師，本郡人也。上堂：「不要舉足，是誰威光？還會麼？若道自家去處，本自如是，且喜没交涉。」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從甚處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汝早禮三拜。」問：「不責上來，請師直道。」師曰：「得。」問：「如何是正真道？」師曰：「騎驢覓驢。」問：「請師荅無賓主話。」師曰：「昔年曾記得。」曰：「卽今如何？」師曰：「非但耳聾，亦兼眼暗。」問：「情忘體合時如何？」師曰：「別更夢見箇甚麽？」問：「學人擬伸一問，請師裁。」師曰：「不裁。」曰：「爲甚麽不裁？」師曰：「須知好手。」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教。」師曰：「少遇聽者。」問：「不涉脣鋒，乞師指示。」師曰：「不涉脣鋒。」問：「將來？」曰：「恁麽，卽羣生有賴。」師曰：「莫閑言語。」問：「請和尚生機荅話。」師曰：「把紙筆來録將去。」問：「如何是思大口？」師曰：「出來向你道。」曰：「學人卽今見出。」師曰：「曾賺幾人來？」

安國慧球禪師

福州安國院慧球寂照禪師，亦曰：中塔。泉州莆田人也。玄沙室中，參訊居首。因問：「如何是第一月？」沙曰：「用汝箇月作麽？」師從此悟入。梁開平二年，玄沙將示滅，閩帥王氏遣子至，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説法者誰。沙曰：「球子得。」王默記遺旨。乃問：「鼓山卧龍法席，孰當其任？」「鼓山舉城下，宿德具道眼者十有二人，皆堪出世。」王亦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俱會法筵。王忽問衆曰：「誰是球上

座!」於是衆人指出師，王氏便請陞座。師良久曰：「莫嫌寂寞，莫道不堪，未詳涯際，作麽生論量？所以尋常用其音響，聊撥一兩下，助他發機。若論來十方世界，覓一人爲伴侶，不可得。」僧問：「佛法大意，從何方便頓入？」師曰：「入是方便。」問：「雲自何山起？風從何澗生？」師曰：「盡力施爲，不離中塔。」上堂：「我此間粥飯因緣，爲兄弟舉唱，終是不常。欲得省要，却是山河大地與汝發明。其道既常，亦能究竟。若從文殊門入者，一切無爲。土木瓦礫，助汝發機。若從觀音門入者，一切音響，蝦蟇蚯蚓，助汝發機。若從普賢門入者，不動步而到。以此三門方便示汝。如將一隻折箸攪大海水，令彼魚龍知水爲命。會麽？若無智眼而審諦之，任汝百般巧妙，不爲究竟。」問：「學人近入叢林，不明己事，乞師指示。」師以杖指之曰：「會麽？」曰：「不會。」師曰：「我恁麽爲汝，却成抑屈人，還知麽？若約當人分上，從來底事，不論初入叢林，及過去諸佛，不曾乏少。如大地水，一切魚龍初生及至老死，所受用水，悉皆平等。」問：「不謬正宗，請師真實。」師曰：「汝替我道。」曰：「或有不辨者作麽生？」師曰：「待不辨者來。」問：「諸佛還有師否？」師曰：「有。」曰：「如何是諸佛師？」師曰：「一切人識不得。」上堂良久，有僧出禮拜。師曰：「莫教髑髏撈損。」僧參問，曰：「去却僕從，便請相見。」師曰：「眨上眉毛看。」曰：「不與麽時如何？」師曰：「山北去也。」問：「從上宗乘事如何？」師良久，僧拜問，師便喝出。問：「如何是大庾嶺頭事？」師曰：「料汝承當不得。」曰：「重多少？」師曰：「這般底論劫不柰何。」師問了院主：「祇如先師道，盡十方世界是真實人體，你還見僧堂麽？」了曰：「和尚莫眼花。」師曰：「先師遷化，肉猶煖在。」

南臺誠禪師

衡嶽南臺誠禪師，僧問：「玄沙宗旨，請師舉揚。」師曰：「甚麼處得此消息？」曰：「垂接者何？」師曰：「得人不迷己。」問：「潭清月現，是何境界？」師曰：「不干你事。」曰：「借問又何妨。」師曰：「覓潭月不可得。」問：「離地四指，爲甚麼却有魚紋？」師曰：「有聖量在。」曰：「此量爲甚麼人施？」師曰：「不爲聖人。」

螺峰冲奥禪師

福州螺峰冲奥明法禪師，上堂：「人人具足，人人成現，爭怪得山僧？珍重。」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如何是寂滅相？」師曰：「問荅俱備。」曰：「恁麼則真如法界，無自無他。」師曰：「特地令人愁。」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德重鬼神欽。」曰：「見後如何？」師曰：「通身聖莫測。」問：「如何是螺峯一句？」師曰：「苦。」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惆悵松蘿境界危。」

睡龍山和尚

泉州睡龍山和尚，僧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以杖趁之，僧乃走。師曰：「住！住！向後遇作家舉看。」上堂，舉拄杖曰：「三十年住山，得他氣力。」時有僧問：「和尚得他甚麼氣力？」師曰：「過谿過嶺，東拄西拄。」招慶云：「我不恁麼道。」僧問：「和尚作麼生道？」慶以杖下地拄行。

雲峯光緒禪師

天台山雲峯光緒至德禪師，上堂：「但以衆生日用而不知，譬如三千大千世界，日月星辰，江河淮濟，一切含靈，從一毛孔入一毛孔，毛孔不小，世界不大。其中衆生，不覺不知。若要易會，上座日用亦復不知。」時有僧問：「日裏僧馱像，夜裏像馱僧。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闍黎豈不是從茶堂裏來！」

大章契如庵主

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本郡人也。素蘊孤操，志探祖道。預玄沙之室，穎悟幽旨。玄沙記曰：「子禪已逸格，則他後要一人侍立也無。」師自此不務聚徒，不畜童侍，隱于小界山，刳大朽杉若小庵，但容身而已。凡經游僧至，隨叩而應，無定開示。僧問：「生死到來，如何回避？」師曰：「符到奉行。」曰：「恁麼則被生死拘將去也！」師曰：「阿㖿㖿！」問：「西天持錫意作麼生？」師拈錫杖，卓地振之。僧曰：「未審此是甚麼義？」師曰：「這箇是張家打。」僧擬進語，師以錫擿之。僧問：「雲臺欽和尚如何是真言欽？」曰：「南無佛陀耶。」師別云：「作麼，作麼？」清豁、冲煦二長老嚮師名，未嘗會遇，一旦同訪之。值師採粟，豁問：「道者，如庵主在何所？」師曰：「從甚麼處來？」曰：「山下來。」師曰：「因甚麼得到這裏？」曰：「這裏是甚麼處所？」師揖曰：「那不喫茶去！」二公方省是師，遂詣庵所，頗味高論。晤坐於左右，不覺及夜。覩豺虎奔至庵前，自然馴遶。豁因有詩曰：「行不等閑行，誰知去住情。一餐猶未飽，萬户勿聊生。非道應

難伏，空拳莫與爭。龍吟雲起處，閑嘯兩三聲。」二公尋於大章山創庵，請師居之。兩處孤坐，垂五十二載而卒。

蓮華神祿禪師

福州蓮華山永興神祿禪師，閩王請開堂日，未陞座，先於座前立曰：「大王大衆聽，已有真正舉揚也。此一會總是得聞，豈有不聞者？若有不聞，彼此相謾去也。」方乃登座。僧問：「大王請師出世，未委今日一會何似靈山？」師曰：「徹古傳今。」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毛頭顯沙界，日月現其中。」

國清師靜上座

天台國清寺師靜上座，始遇玄沙示衆曰：「汝諸人但能一生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師躡前語，問曰：「秖如教中道，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麽生？」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師從此信入。後居天台三十餘載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遐邇欽重，時謂大靜上座。嘗有人問：「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師曰：「如或夜閑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

師因覩教中幻義，乃述一偈，問諸學流曰：「若道法皆如幻有，造諸過惡應無咎。云何所作業不忘，而藉佛慈興接誘。」時有小靜上座荅曰：「幻人興幻幻輪圍，幻業能招幻所治。不了幻生諸幻苦，覺知如幻幻無爲。」二靜上座並終於本山。

長慶稜禪師法嗣

招慶道匡禪師

泉州招慶院道匡禪師，潮州人也。稜和尚始居招慶，師乃入室參侍，遂作桶頭，常與衆僧語話。一日，慶見，乃曰：「爾每日口嘮嘮地作麼？」師曰：「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慶曰：「與麼則磨弓錯箭去也。」師曰：「專待尉遲來。」慶曰：「尉遲來後如何？」師曰：「教伊筋骨遍地，眼睛突出。」慶便出去。洎慶被召，師繼踵住持。上堂：「聲前薦得，孤負平生。句後投機，殊乖道體。爲甚麼如此？大衆且道從來合作麼生？」又曰：「招慶與諸人一時道，却還委落處麼？」時有僧出曰：「大衆一時散去，還稱師意也無？」師曰：「好與二十拄杖。」僧禮拜，師曰：「雖有盲龜之意，且無曉月之程。」曰：「如何是曉月之程？」師曰：「此是盲龜之意。」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非行不行。」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蚊子上鐵牛。」問：「如何是在匣劍？」師良久，僧罔措。師曰：「也須感荷招慶始得。」問：「如何是提宗一句？」師曰：「不得昧著招慶。」其僧禮拜起，師又曰：「不得昧著招慶，囑汝作麼生是提宗一句。」僧無對。問：「文殊劍下不承當時如何？」師曰：「未是好手人。」曰：「如何是好手人？」師曰：「是汝話墮也。」問：「如何是招慶家風？」師

曰：「寧可淸貧自樂，不作濁富多憂。」問：「如何是南泉一線道？」師曰：「不亂向汝道，恐較中更較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七顚八倒。」問：「學人根思遲回，乞師曲運慈悲，開一線道。」師曰：「這箇是老婆心。」曰：「悲華剖坼以領尊慈，從上宗乘事如何？」師曰：「恁麽須得汝親問始得。」問：「僧甚處去來？」曰：「劈柴來。」師曰：「還有劈不破底也無？」曰：「有。」師曰：「作麽生是劈不破底？」僧無語。師曰：「汝若道不得，問我，我與汝道。」曰：「作麽生是劈不破底？」師曰：「賺殺人！」師拈鉢囊問僧：「你道直幾錢？」僧無對。歸宗柔代云：「留與人增價。」因地動，僧問：「還有不動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動者？」師曰：「動從東來，却歸西去。」問：「法雨普霑，還有不潤處否？」師曰：「有。」曰：「如何是不潤處？」師曰：「水灑不著。」問：「如何是招慶深深處？」師曰：「和汝没却。」問：「如何是九重城裏人？」師曰：「還共汝知聞麽？」上堂次，大衆擁法座而立。師曰：「這裏無物，諸人苦恁麽相促相拶作麽，擬心早没交涉，更上門上户，千里萬里，今既上來，各著精彩，招慶一時抛與諸人，好麽？」乃曰：「還接得也無？」衆無對。師曰：「勞而無功。」便陞座。復曰：「汝諸人得恁麽鈍，看他古人一兩箇得恁麽快，纔見便負將去也，較些子。若有此箇人，非但四事供養，便以瑠璃爲地，白銀爲壁，亦未爲貴。帝釋引前，梵王隨後，攪長河爲酥酪，變大地爲黃金，亦未爲足。直得如是，猶更有一級在，還委得麽？珍重！」

報恩寶資禪師

婺州報恩院寶資曉悟禪師，僧問：「學人初心，請師示箇入路。」師遂側掌示之曰：「還會麽？」曰：「不

會。」師曰：「獨掌不浪鳴。」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也知闍黎入衆日淺。」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報恩截舌有分。」僧曰：「爲甚麼如此？」師曰：「屈著作麼？」問：「如何是文殊劍？」師曰：「不知。」曰：「祇如一劍下活得底人作麼生？」師曰：「山僧祇管二時齋粥。」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師曰：「背後是甚麼立地？」曰：「學人不會，乞師再示。」師提拄杖曰：「汝不會，合喫多少拄杖！」問：「如何是具大慙愧底人？」師曰：「開取口，合不得。」曰：「此人行履如何？」師曰：「逢茶即茶，逢飯即飯。」問：「如何是金剛一隻箭？」師曰：「道甚麼？」僧再問，師曰：「過新羅國去也。」問：「波騰鼎沸，起必全真，未審古人意如何？」師乃叱之曰：「恁麼則非次也。」師曰：「你話墮也。」又曰：「我話亦墮，汝作麼生？」僧無對。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延平屬劍州。」曰：「恁麼則喪身失命去也。」師曰：「錢塘江裏潮。」

翠峯從欣禪師

處州翠峯從欣禪師，上堂曰：「更不展席也。珍重！」便歸方丈，却問侍者：「還會麼？」曰：「不會。」師曰：「將謂汝到百文來。」

鷲嶺明遠禪師

襄州鷲嶺明遠禪師，初參長慶，慶問：「汝名甚麼？」師曰：「明遠。」慶曰：「那邊事作麼生？」師曰：「明遠退兩步。」慶曰：「汝無端退兩步作麼？」師無語。慶曰：「若不退步，爭知明遠？」師乃諭旨。住後，向火

次，僧問：「無一法當前應用無虧時如何？」師以手卓火，其僧於此有省。

龍華彥球禪師

杭州龍華寺彥球實相得一禪師，開堂日，謂衆曰：「今日既陞法座，又爭解諱得，祇如不諱底事，此衆還有人與作證明麼？若有卽出來，相共作箇牓樣。」僧問：「此座爲從天降下，爲從地涌出？」師曰：「是甚麼？」曰：「此座高廣，如何陞得？」師曰：「今日幾被汝安頓著。」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同我者擊其大節。」曰：「灼然俊哉！」師曰：「去般水漿茶堂裏用去。」師復曰：「從前佛法付囑國王大臣及有力檀越，今日郡尊及諸官僚特垂相請，不勝荷媿。山僧更有末後一句子，賤賣與諸人。」師乃起身立，曰：「還有人買麼？若有人買，卽出來；若無人買，卽賤貨自收去也。」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雪上更加霜。」

保安院連禪師

杭州保安連禪師，僧問：「如何是保安家風？」師曰：「問有甚麼難？」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豫章鐵柱堅。」曰：「學人不會。」師曰：「漳江親到來。」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師僧頭上戴冠子。」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死虎足人看。」問：「一問一荅，彼此興來，如何是保安不驚人之句？」師曰：「汝到別處作麼生舉？」

報慈光雲禪師

福州報慈院光雲慧覺禪師，上堂：「瘥病之藥，不假驢駝。若據如今，各自歸堂去。珍重！」問：「僧近離甚處？」曰：「臥龍。」師曰：「在彼多少時？」曰：「經冬過夏。」師曰：「龍門無宿客，爲甚在彼許多時？」曰：「師子窟中無異獸。」師曰：「汝試作師子吼看！」曰：「若作師子吼，卽無和尙。」師曰：「念汝新到，放汝三十棒。」問：「承聞超覺有鎖口訣，如何示人？」師曰：「賴我拄杖不在手。」曰：「恁麽則深領尊慈也。」師曰：「待我肯汝卽得。」閩王問：「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曰：「若說近遠，不如親到。」師却問：「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麽心？」王曰：「甚麽處得心來？」師曰：「豈有無心者！」王曰：「那邊事作麽生？」師曰：「請向那邊問。」王曰：「大師謾別人卽得。」問：「大衆臻湊，請師舉揚。」師曰：「更有幾人未聞？」曰：「恁麽則不假上來也。」師曰：「不上來，且從汝向甚麽處會？」曰：「若有處所，卽孤負和尙去也。」師曰：「秖恐不辨精麁。」問：「夫說法者當如法說，此意如何？」師曰：「有甚麽疑訛？」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便打。問：「不假言詮，請師徑直。」師曰：「何必更待商量。」

開先紹宗禪師

廬山開先寺紹宗圓智禪師，姑蘇人也。江南李主巡幸洪井，入山瞻謁，請上堂。令僧問：「如何是開先境？」師曰：「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拾枯柴，煑布水。」國主益加欽

重。後終於本山，靈塔存焉。

傾心法瑫禪師

杭州傾心寺法瑫宗一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不待一句語，便歸堂去，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還有人酬得此問麼？若有人酬得，這裏與諸人爲怪笑；若酬不得，諸人與這裏爲怪笑。珍重！」僧問：「如何朴實，免見虛頭？」師曰：「汝問若當，衆人盡鑒。」曰：「有恁麼來皆不丈夫，祇如不恁麼來，還有紹繼宗風分也無？」師曰：「出。兩頭致一問來！」曰：「甚麼人辨得？」師曰：「波斯養兒。」問：「佛法去處，乞師全示。」師曰：「汝但全致一問來。」曰：「爲甚麼却拈此問去？」師曰：「汝適來問甚麼？」曰：「若不遇於師，幾成走作。」師曰：「賊去後關門。」問：「別傳一句，如何分付？」師曰：「可惜許！」曰：「恁麼，則別酬亦不當去也。」師曰：「也是閑辭。」問：「如何是不朝天子、不羨王侯底人？」師曰：「每日三條線，長年一衲衣。」曰：「未審此人還紹宗風也無？」師曰：「鵲來頭上語，雲向眼前飛。」問：「承古有言，不斷煩惱。此意如何？」師曰：「又是發人業。」曰：「如何得不發業？」師曰：「你話墮也。」問：「請去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如法禮三拜。」師後住龍册寺歸寂。

水陸洪儼禪師

福州水陸院洪儼禪師，上堂，大衆集定，師下座，捧香鑪巡行大衆前，曰：「供養十方諸佛。」便歸方

丈。僧問：「離却百非兼四句，請師盡力與提綱。」師曰：「落在甚麽處？」曰：「恁麽則人天有賴去也。」師曰：「莫將惡水潑人好！」

廣嚴咸澤禪師

杭州靈隱山廣嚴院咸澤禪師，初參保福，福問：「汝名甚麽？」師曰：「咸澤。」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師曰：「誰是枯涸者？」福曰：「我是。」師曰：「和尚莫謾人好！」福曰：「却是汝謾我。」師後承長慶印記，住廣嚴道場。今法安院。僧問：「如何是覿面相呈事？」師下禪牀曰：「伏惟尊體，起居萬福。」問：「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麽人？」師曰：「城中青史樓，雲外高峯塔。」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幽澗泉清，高峯月白。」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一塢白雲，三間茆屋。」曰：「畢竟如何？」師曰：「既無維那，兼少典座。」問：「如何是廣嚴家風？」師曰：「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

報慈慧朗禪師

福州報慈院慧朗禪師，上堂：「從上諸聖，爲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遞相告報。是汝諸人還會麽？若不會，大不容易。」僧問：「如何是一大事？」師曰：「莫錯相告報麽！」曰：「恁麽則學人不疑也。」師曰：「爭柰一翳在目。」問：「三世諸佛盡是傳語人，未審傳甚麽人語？」師曰：「聽。」曰：「未審是甚麽語？」師曰：「你不是鍾期。」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不可更撒沙。」

長慶常慧禪師

福州長慶常慧禪師，僧問：「王侯請命法嗣怡山鎖口之言，請師不謬。」師曰：「得。」曰：「恁麼則深領尊慈。」師曰：「莫鈍置人好！」問：「不犯宗風，不傷物義，請師滿口道。」師曰：「今日豈不是開堂？」問：「紹續雪峯，印傳超覺，不違於物，不負於人。不在當頭，卽今何道？」師曰：「違負卽道。」曰：「恁麼則善副來言，淺深已辨。」師曰：「也須識好惡。」

石佛院靜禪師

福州石佛院靜禪師，上堂：「若道素面相呈，猶添脂粉，縱離添過，猶有負愆。諸人且作麼生體悉？」僧問：「學人欲見和尚本來面目。」師曰：「洞上有言親體取。」曰：「恁麼則不得見去也。」師曰：「灼然。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

觀音清換禪師

福州枕峯觀音院清換禪師，上堂：「諸禪德若要論禪說道，舉唱宗風，祇如當人分上，以一毛端上有無量諸佛轉大法輪於一塵中，現寶王刹，佛說衆生，說山河大地，一時說未嘗間斷，如毗沙門王，始終不求外寶。既各有如是家風，阿誰欠少？不可更就別人處分也。」僧問：「如何是法界性？」師曰：「汝身

中有萬象。」曰：「如何體得？」師曰：「虛谷尋聲，更求本末。」

東禪契訥禪師

福州東禪契訥禪師，上堂：「未曾暫失，全體現前，恁麼道亦是分外。既恁麼道，不得向兄弟前合作麼生道？莫是無道處不受道麼？莫錯會好！」僧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何必更待道。」問：「己事未明，乞師指示。」師曰：「何不禮謝！」問：「如何是東禪家風？」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

長慶弘辯禪師

福州長慶院弘辯妙果禪師，上堂，於座前側立曰：「大衆各歸堂得也未，還會得麼？若也未會，山僧謾諸人去也。」遂陞座。僧問：「海衆雲臻，請師開方便門，示真實相。」師曰：「這箇是方便門。」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去也。」師曰：「空側聆作麼？」

東禪可隆禪師

福州東禪院可隆了空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正是道。」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分明向汝道。」上堂：「大好省要，自不仙陀。若是聽響之流，不如歸堂向火。珍重！」問：「如何是普賢第一句？」師曰：「落第二句也。」

僊宗守玭禪師

福州僊宗院守玭禪師，久不上堂，大衆入方丈參。師曰：「今夜與大衆同請假，未審還給假也無？若未聞給假，卽先言者負。珍重！」僧問：「十二時中常在底人，還消得人天供養也無？」師曰：「消不得。」曰：「爲甚麽消不得？」師曰：「爲汝常在。」曰：「秖如常不在底人，還消得也無？」師曰：「驢年。」問：「請師答無賓主話。」師曰：「向無賓主處問將來！」

永安懷烈禪師

撫州永安院懷烈淨悟禪師，上堂顧視左右曰：「患謇作麽？」便歸方丈。上堂，良久曰：「幸自可憐生，又被污却也。」上堂：「大衆正是着力處，切莫容易。」僧問：「怡山親聞一句，請師爲學人道。」師曰：「向後莫錯舉似人。」

閬山令含禪師

福州閬山令含禪師，上堂：「還恩恩滿，賽願願圓。」便歸方丈。僧問：「既到妙峯頂，誰人爲伴侶？」師曰：「到。」曰：「甚麽人爲伴侶？」師曰：「喫茶去。」問：「明明不會，乞師指示。」師曰：「指示且置，作麽生是你明明底事？」曰：「學人不會，再乞師指。」師曰：「八棒十三。」

新羅龜山和尚

新羅國龜山和尚，有人擧裴相國啓建法會，問僧：「看甚麼經？」曰：「無言童子經。」公曰：「有幾卷？」曰：「兩卷。」公曰：「既是無言，爲甚麼却有兩卷？」僧無對。師代曰：「若論無言，非唯兩卷。」

資國道殷禪師

吉州資國院道殷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普通八年遭梁怪，直至如今不得雪。」問：「千山萬山，如何是龍須山？」師曰：「千山萬山。」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對面千里。」問：「不落有無，請師道。」師曰：「汝作麼生問？」

祥光澄靜禪師

福州祥光院澄靜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長安路上。」曰：「向上事如何？」師曰：「谷聲萬籟起，松老五雲披。」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下平章事，宮闈較幾重。」

報慈從瓌禪師

杭州報慈院從瓌禪師，福州陳氏子。僧問：「承古有言，今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

須看古教。如何是古教？」師曰：「如是我聞。」曰：「如何是心中鬧？」師曰：「那畔雀兒聲。」

龍華契盈禪師

杭州龍華寺契盈廣辯周智禪師，僧問：「如何是龍華境？」師曰：「翠竹搖風，寒松鎖月。」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切莫唐突。」問：「如何是三世諸佛道場？」師曰：「莫別瞻禮。」曰：「恁麼則亘古亘今。」師曰：「是甚麼年中？」

太傅王延彬居士

太傅王延彬居士，一日入招慶佛殿，指鉢盂問殿主：「這箇是甚麼鉢？」主曰：「藥師鉢。」公曰：「祇聞有降龍鉢。」主曰：「待有龍卽降。」公曰：「忽遇拏雲攫浪來時作麼生？」主曰：「他亦不顧。」公曰：「話墮也。」玄沙曰：「盡你神力，走向甚麼處去？」保福曰：「皈依佛 法、僧，百丈恒作覆鉢勢。」雲門曰：「他日生天，莫孤負老僧。」長慶謂太傅曰：「雪峯竪拂子示僧，其僧便出去。若據此僧，合喚轉痛與一頓。」公曰：「是甚麼心行？」慶曰：「洎合放過。」公到招慶煎茶，朗上座與明招把銚，忽翻茶銚。公問：「茶爐下是甚麼？」朗曰：「捧爐神。」公曰：「既是捧爐神，爲甚麼翻却茶？」朗曰：「事官千日，失在一朝。」公拂袖便出。明招曰：「朗上座喫却招慶飯了，却向外邊打野榸。」朗曰：「上座作麼生？」招曰：「非人得其便。」

保福展禪師法嗣

延壽慧輪禪師

漳州延壽寺慧輪禪師，僧問：「寶劍未出匣時如何？」師曰：「不在外。」曰：「出匣後如何？」師曰：「不在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青黃赤白。」曰：「大好一色。」師曰：「將謂無人，也有一箇半箇。」

保福可儔禪師

漳州保福可儔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雲在青天水在缾。」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瞥落也。」曰：「還用也無？」師曰：「莫鬼語。」

海會如新禪師

舒州海會院如新禪師，上堂，良久曰：「禮繁卽亂。」便下座。僧問：「從上宗乘，如何舉唱？」師曰：「轉見孤獨。」曰：「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不得雪也聽他。」問：「如何是迦葉頓領底事？」師曰：「汝若領得，我卽不恪。」曰：「恁麼則不煩於師去也。」師曰：「又須著棒，爭得不煩？」問：「牛頭橫說豎說，猶未知向上關捩子，如何是向上關捩？」師曰：「賴遇孃生臂短。」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要道何難！」曰：「便請師道。」師曰：「將謂靈利，又不仙陀。」

漳江慧廉禪師

洪州漳江慧廉禪師，僧問：「師登寶座，曲爲今時四衆攀瞻，請師接引。」師曰：「甚麼處屈汝？」曰：「恁麼則垂慈方便路，直下不孤人也。」師曰：「也須收取好。」問：「如何是漳江境？」師曰：「地藏皺眉。」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普賢斂袂。」問：「如何是漳江水？」師曰：「苦。」問：「如何是漳江第一句？」師曰：「到別處不得錯舉。」

報慈文欽禪師

福州報慈院文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境？」師曰：「雨來雲霧暗，晴乾日月明。」問：「如何是妙覺明心？」師曰：「今冬好晚稻，出自秋雨成。」問：「如何是妙用河沙？」師曰：「雲生碧岫，雨降青天。」問：「如何是平常心合道？」師曰：「喫茶喫飯隨時過，看水看山實暢情。」

萬安清運禪師

泉州萬安院清運資化禪師，僧問：「諸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未審如何？」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不異諸聖去也。」師曰：「莫亂道。」問：「如何是萬安家風？」師曰：「苔羹倉米飯。」曰：「忽遇上客來，將何祗待？」師曰：「飯後三巡茶。」問：「如何是萬安境？」師曰：「一塔松蘿望海青。」

報恩道熙禪師

漳州報恩院道熙禪師，初與保福送書上泉州王太尉。尉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爲人也無？」師曰：「若道爲人，卽屈著和尚。若道不爲人，又屈著太尉來問請。」〔一〕太尉曰：「道取一句。」尉曰：「待鐵牛能齧草，木馬解含煙。」師曰：「某甲惜口喫飯。」尉良久，又問：「驢來馬來？」師曰：「驢馬不同途。」尉曰：「爭得到這裏？」師曰：「特謝太尉領話。」住後，僧問：「明言妙句卽不問，請師真實道將來。」師曰：「不阻來意。」

鳳凰從琛禪師

泉州鳳凰山從琛洪忍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門風相似，卽無阻矣。汝不是其人。」曰：「忽遇其人時又如何？」師曰：「不可預搔待痒。」問：「學人根思遲回，方便門中乞師傍瞥。」師曰：「傍瞥。」曰：「深領師旨，安敢言乎？」師曰：「太多也。」上堂，有僧出禮拜起，退身立。師曰：「我不如汝。」僧應諾。師曰：「無人處放下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事？」師曰：「暗筭流年事可知。」問：「如何是鳳凰境？」師曰：「雪夜觀明月。」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作人醜差。」曰：「爲人何在？」師曰：「莫屈著汝麼！」

〔一〕清藏本、續藏本無「請」字。

永隆慧瀛禪師

福州永隆院明慧瀛禪師，上堂：「謂言侵早起，更有夜行人。似則似，是卽不是。珍重！」問：「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是金鎖難？」師曰：「爲斷麁纖，貴重難留。」曰：「爲甚麼道無爲無事人逍遥實快樂？」師曰：「爲閙亂且要斷送。」僧參，師曰：「不要得許多般數，速道！速道！」僧無對。上堂：「日出卯用處，不須生善巧。」便下座。僧問：「如何進向，得達本源？」師曰：「依而行之。」

清泉守清禪師

洪州清泉山守清禪師，福州人也。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問。」曰：「如何是祖？」師曰：「荅。」問：「和尚見古人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情知汝不肯。」曰：「爭知某甲不肯？」師曰：「鑒貌辨色。」問：「親切處乞師一言。」師曰：「莫過於此。」問：「古人面壁爲何事？」師曰：「屈。」曰：「恁麼則省心力去也。」師曰：「何處有恁麼人？」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消汝三拜，不消汝三拜。」

報恩行崇禪師

漳州報恩院行崇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碓擣磨磨。」問：「曹谿一路，請師舉揚。」師曰：「莫屈著曹谿麼？」曰：「恁麼則羣生有賴。」師曰：「也是老鼠喫鹽。」問：「不涉公私，如何言論？」師曰：

「喫茶去。」問：「丹霞燒木佛，意作麼生？」師曰：「時寒燒火向。」曰：「翠微迎羅漢，意作麼生？」師曰：「別是一家春。」

潭州嶽麓和尚

潭州嶽麓山和尚，上堂，良久曰：「昔日毗盧，今朝嶽麓。珍重！」僧問：「如何是聲色外句？」師曰：「猿啼鳥叫。」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五音六律。」問：「截舌之句，請師舉揚。」師曰：「日能熱，月能涼。」

德山德海禪師

鼎州德山德海禪師，僧問：「靈山一會，何人得聞？」師曰：「闍黎得聞。」曰：「未審靈山說箇甚麼？」師曰：「卽闍黎會。」問：「如何是該天括地句？」師曰：「千里搖動。」問：「從上宗乘以何爲驗？」師曰：「從上且置，卽今作麼生？」曰：「大衆總見。」師曰：「話墮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擘。」

後招慶和尚

泉州後招慶和尚，僧問：「末後一句，請師商量。」師曰：「塵中人自老，天際月常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缾兼一鉢，到處是生涯。」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擾擾忩忩，晨雞暮鐘。」

師便休。

梁山簡禪師

鼎州梁山簡禪師，問：「僧甚處來？」曰：「藥山來。」師曰：「還將得藥來否？」曰：「和尚住山也不錯。」師便休。

建山澄禪師

洪州建山澄禪師，僧問：「如何是法王劍？」師曰：「可惜許。」曰：「如何是人王劍？」師曰：「塵埋牀下復，風動架頭巾。」問：「一代時教接引今時，未審祖宗如何示人？」師曰：「一代時教已有人問了也。」曰：「和尚如何示人？」師曰：「惆悵庭前紅莧樹，年年生葉不生花。」問：「故歲已去，新歲到來。還有不受歲者也無？」師曰：「作麼生？」曰：「恁麼則不受歲也。」師曰：「城上已吹新歲角，窻前猶點舊年燈。」曰：「如何是舊年燈？」師曰：「臘月三十日。」

招慶省僜禪師

泉州招慶院省僜淨修禪師，初參保福，福一日入大殿覩佛像，乃舉手，問師曰：「佛恁麼意作麼生？」師曰：「和尚也是橫身。」福曰：「一橛我自收取。」師曰：「和尚非唯橫身。」福然之。後住招慶，開堂陞座，良久乃曰：「大衆向後到處遇道伴，作麼生舉似？他若有人舉得，試對衆舉看。若舉得，免孤負上祖，亦

免埋没後來。古人道，通心君子，文外相見。還有這箇人麽？況是曹谿門下子孫，合作麽生理論？合作麽生提唱？」僧問：「如何得不傷於己，不負於人？」師曰：「莫屈著汝這問麽！」曰：「恁麽上來已蒙師指也。」師曰：「汝又屈著我作麽？」問：「當鋒一句，請師道。」師曰：「嗄。」僧再問。師曰：「瞌睡漢。」問：「僧近離甚處？」曰：「報恩。」師曰：「僧堂大小？」曰：「和尚試道看。」師曰：「何不待問。」問：「學人全身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還解笑得麽？」乃曰：「叢林先達者，不敢相觸忤。若是初心後學，未信直須信取，未省直須省取。不用掠虛，諸人本分去處，未有一時不顯露，未有一物解蓋覆得。如今若要知，不用移絲髮地，不用少許工夫，但向博地凡夫位中承當取，豈不省心力。既能省得，便與諸佛齊肩，依而行之，緣此事是箇白淨去處，今日須得白淨身心合他，始得自然。合古合今，脫生離死。古人云：識心達本，解無爲法，方號沙門。如今諸官大衆，各須體取好，莫全推過師僧分上。佛法平等，上至諸佛，下至一切，共同此事。既然如此，誰有誰無？王事之外，亦須努力。適來說如許多般，蓋不得已而已。莫道從上宗門，合恁麽語話。秖如從上宗門，合作麽生還相悉麽？若有人相悉，山僧今日雪得去也。久立，大衆珍重。」示坐禪方便頌曰：「四威儀內坐爲先，澄濾身心漸坦然。瞥爾有緣隨濁界，當須莫續是天年。修持秖學從功路，至理寧論在那邊。一切時中常管帶，因緣相湊豁通玄。」示執坐禪者曰：「大道分明絕點塵，何須長坐始相親。遇緣儻解無非是，處憒那能有故新？散誕肯齊支遁侶，逍遙曷與慧休鄰。或遊泉石或闤闠，可謂煙霞物外人。」

康山契穩禪師

福州康山契穩法寶禪師，初開堂，僧問：「威音王佛已後，次第相承，未審師今一會法嗣何方？」師曰：「象骨舉手，龍谿點頭。」問：「圓明湛寂非師意，學人因底却無明？」師曰：「辨得也未？」曰：「恁麼則識性無根去也。」師曰：「隔靴搔痒。」

西明院琛禪師

泉州西明院琛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竹箸瓦椀。」曰：「忽遇上客來時，如何祇待？」師曰：「黃虀倉米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問取露柱看。」

鼓山晏國師法嗣

天竺子儀禪師

杭州天竺子儀心印水月禪師，溫州樂清陳氏子。初遊方謁鼓山，問曰：「子儀三千里外遠投法席，今日非時上來，乞師非時荅話。」山曰：「不可鈍置仁者。」師曰：「省力處如何？」山曰：「汝何費力！」師於此有省。後回浙中，錢忠懿王命開法于羅漢光福二道場。上堂，久立，「大衆更待甚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僧問：「如何是從上來事？」師曰：「住。」曰：「如何薦？」師曰：「可惜龍

頭，翻成蛇尾。」有僧禮拜起，將問話。師曰：「如何且置。」僧乃問：〔一〕「祇如興聖之子，還有相親分也無？」師曰：「祇待局終，不知柯爛。」問：「如何是維摩默？」師曰：「謗。」曰：「文殊因何讚？」師曰：「同案領過。」曰：「維摩又如何？」師曰：「頭上三尺巾，手裏一枝拂。」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曰：「大洋海裏一星火。」曰：「學人不會。」師曰：「燒盡魚龍。」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寒卽圍爐向猛火。」曰：「還有過也無？」師曰：「熱卽竹林溪畔坐。」問：「如何是法界義宗？」師曰：「九月九日浙江潮。」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光福門下超毗盧越釋迦底人？」師曰：「諸餘奉納。」曰：「恁麼則平生慶幸去也。」師曰：「慶幸事作麼生？」僧罔措，師便喝。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師曰：「慧理已歸西國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鼓山有掣鼓奪旗之說，師且如何？」師曰：「敗將不忍誅。」曰：「或遇良將又如何？」師曰：「念子孤魂，賜汝三奠。」問：「世尊入滅，當歸何所？」師曰：「鶴林空變色，真歸無所歸。」曰：「未審必定何之？」師曰：「朱實殞勁風，繁英落素秋。」曰：「我師將來復歸何所？」師曰：「子今欲識吾歸處，東西南北柳成絲。」問：「如何修行，卽得與道相應？」師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

白雲智作禪師

建州白雲智作真寂禪師，永貞朱氏子。容若梵僧，禮鼓山披剃。一日，鼓山上堂，召大衆，衆皆回眸。山披襟示之，衆罔措。唯師朗悟厥旨，入室印證。又參次，山召曰：「近前來！」師近前，山曰：「南泉

〔一〕乃，原作「不」，據續藏本改。

喚院主意作麽生？」師斂手端容，退身而立。山莞然奇之。住後，上堂：「還有人向宗乘中致得一問來麽？待山僧向宗乘中荅。」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歸方丈。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師曰：「火裏蓮生。」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師曰：「泥牛入海。」問：「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汝還具眼麽？」曰：「恁麽則學人歸堂去也。」師曰：「猢猻入布袋。」問：「如何是延平津？」師曰：「萬古水溶溶。」曰：「如何是延平劒？」師曰：「速須退步。」曰：「未審津與劒是同是異？」師曰：「可惜許！」次遷奉先，僧問：「如何是奉先境？」師曰：「一任觀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莫無禮。」問：「如何是奉先家風？」師曰：「即今在甚麽處？」曰：「恁麽則大衆有賴也。」師曰：「干汝甚麽事？」問：「如何是爲人一句？」師曰：「不是奉先道不得。」

鼓山智嚴禪師

鼓山智嚴了覺禪師，上堂：「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悞。珍重！」僧問：「石門之句即不問，請師方便示來機。」師曰：「問取露柱。」問：「國王出世三邊静，法王出世有何恩？」師曰：「還會麽？」曰：「幸遇明朝，輒伸呈獻。」師曰：「吐却著。」曰：「若不禮拜，幾成無孔鐵鎚。」師曰：「何異無孔鐵鎚？」

龍山智嵩禪師

福州龍山智嵩妙虛禪師，上堂：「幸自分明，須作這箇節目，〔一〕作麽到這裏便成節目，便成增語，便

〔一〕目，原作「自」，據續藏本改。

成塵玷，未有如許多事時作麽生？」僧問：「古佛化導，今祖重興，人天輻輳於禪庭，至理若爲於開示。」師曰：「亦不敢孤負大衆。」曰：「恁麽則人天不謬殷勤，請頓使凡心作佛心。」師曰：「仁者作麽生？」曰：「退身禮拜，隨衆上下。」師曰：「我識得汝也。」

鳳凰山彊禪師

泉州鳳凰山彊禪師，僧問：「燈傳鼓嶠，道化温陵，不跨石門，請師通信。」師曰：「若不是今日，攔胷撞出。」曰：「恁麽則今日親聞師子吼，他時終作鳳凰兒。」師曰：「又向這裏塗汙人！」問：「白浪滔天境，何人住太虛？」師曰：「静夜思堯鼓，回頭聞舜琴。」

龍山文義禪師

福州龍山文義禪師，上堂：「若舉宗乘，卽院寂徑荒，若留委問，更待箇甚麽？還有人委悉麽，出來驗看。若無人委悉，且莫掠虛好！」便下座。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威風人盡懼。」曰：「如何是法王？」師曰：「一句令當行。」曰：「二王還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麽！」

鼓山智岳禪師

福州鼓山智岳了宗禪師，本郡人也。初遊方至鄂州黄龍，問：「久嚮黄龍，及乎到來，祇見赤斑蛇」。

龍曰：「汝祇見赤斑蛇，且不識黃龍。」師曰：「如何是黃龍？」龍曰：「滔滔地。」師曰：「忽遇金翅鳥來又作麽生？」龍曰：「性命難存。」師曰：「恁麽則被他吞却去也。」龍曰：「謝闍黎供養。」師便禮拜。住後，上堂：「我若全舉宗乘，汝向甚麽處領會？所以道古今常露體肘，無妨，不勞久立，珍重！」問「虛空還解作用也無？」師拈起拄杖曰：「這箇師僧好打！」僧無語。

襄州定慧禪師

襄州定慧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事？」師曰：「無人不驚。」曰：「學人未委在。」師曰：「不妨難向。」問：「不借時機用，如何話祖宗？」師曰：「闍黎還具慚愧麽？」僧便喝，師休去。

鼓山清諤禪師

福州鼓山清諤宗曉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麽處去也？」師曰：「時寒不出手。」

淨德冲煦禪師

金陵淨德院冲煦慧悟禪師，福州和氏子。僧問：「如何是大道？」師曰：「我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師曰：「我不知大道。」

報恩清護禪師

金陵報恩院清護崇因妙行禪師，福州長樂陳氏子。六歲禮鼓山，披削於國師，言下發明。開堂日，僧問：「諸佛出世，天花亂墜。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昨日新雷發，今朝細雨飛。」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草鞋木履。」開寶三年示寂，荼毗收舍利三百餘粒，并靈骨歸于建州雞足山臥雲院建塔。

龍華照禪師法嗣

瑞巖師進禪師

台州瑞巖師進禪師，僧問：「如何是瑞巖境？」師曰：「重重疊嶂南來遠，北向皇都咫尺間。」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萬里白雲朝瑞嶽，微微細雨灑簾前。」曰：「未審如何親近此人？」師曰：「將謂闍黎親入室，元來猶隔萬重關。」

六通志球禪師

台州六通院志球禪師，僧問：「全身佩劍時如何？」師曰：「落。」曰：「當者如何？」師曰：「熏天炙地。」問：「如何是六通境？」師曰：「滿目江山一任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古今自去來。」曰：「離此二

途，還有向上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雲水千徒與萬徒。」問：「擁毳玄徒，請師指示。」師曰：「紅爐不墜鴈門關。」曰：「如何是紅爐不墜鴈門關？」師曰：「青霄豈悋衆人攀。」曰：「還有不知者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不知者？」師曰：「金牓上無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萬家明月朗。」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山河大地。」

雲龍院歸禪師

杭州雲龍院歸禪師，僧問：「久戰沙場，爲甚麼功名不就？」師曰：「過在這邊。」曰：「還有昇進處也無？」師曰：「水消瓦解。」

功臣道閑禪師

杭州功臣院道閑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俗人東畔立，僧衆在西邊。」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如汝與我。」曰：「恁麼則無二去也。」師曰：「十萬八千。」

報國院照禪師

福州報國院照禪師，上堂：「我若全機，汝向甚麼處摸索？蓋爲根器不等，便成不具慚愧，還委得麼？如今與諸仁者作箇入底門路。」乃敲繩牀兩下曰：「還見麼？還聞麼？若見便見，若聞便聞。莫向

意識裏卜度，却成妄想顛倒，無有出期。珍重！」佛塔被雷霹，有問：「祖佛塔廟爲甚麼却被雷霹？」師曰：「通天作用。」曰：「既是通天作用，爲甚麼却霹佛？」師曰：「作用何處見有佛？」曰：「爭奈狼籍何！」師曰：「見甚麼？」

白雲院迺禪師

台州白雲迺禪師，僧問：「荆山有玉非爲寶，囊裏真金賜一言。」師曰：「我家本貧。」曰：「慈悲何在？」師曰：「空塹道者名。」

翠巖參禪師法嗣

龍册子興禪師

杭州龍册寺子興明悟禪師，僧問：「正位中還有人成佛否？」師曰：「誰是衆生？」曰：「若恁麼則總成佛去也。」師曰：「還我正位來！」曰：「如何是正位？」師曰：「汝是衆生。」問：「如何是無價珍？」師曰：「卞和空抱璞。」曰：「忽遇楚王，還進也無？」師曰：「凡聖相繼續。」問：「古人拈布毛意作麼生？」師曰：「闍黎舉不全。」曰：「如何舉得全？」師乃拈起袈裟。

佛嶼知默禪師

溫州雲山佛嶼院知默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嶼家風？」師曰：「送客不離三步內，邀賓祇在草堂前。」上堂：「山僧如今看見諸上座，恁麽行脚，喫辛喫苦，盤山涉澗，終不爲觀看州縣，參尋名山勝跡，莫非爲此一大事？如今且要諸人，於本分參問中通箇消息來。雲山敢與證明，非但雲山證明，乃至禪林佛刹亦與證明。還有麽？若無，不如散去。」便下座。

鏡清怤禪師法嗣

清化師訥禪師

越州清化師訥禪師，僧問：「十二時中如何得不疑惑去？」師曰：「好。」曰：「恁麽則得遇於師去也。」師曰：「珍重！」僧來禮拜，師曰：「子亦善問，吾亦善荅。」曰：「恁麽則大衆久立。」師曰：「抑逼大衆作甚麽？」問：「去却賞罰，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錢塘江裏好渡船。」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可煞新鮮！」

南禪遇緣禪師

衢州南禪遇緣禪師，因有俗士謂之鐵脚，忽騎馬至。僧問：「師既是鐵脚，爲甚麽却騎馬？」師曰：

「腰帶不因遮腹痛，幞頭豈是禦天寒。」官人問師：「和尚恁麼後生，爲甚麼却爲尊宿？」師曰：「千歲秖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上堂：「此箇事得恁麼難道？」時有僧出曰：「請師道。」師曰：「睦州溪苔，錦軍石耳。」問：「衆手淘金，誰是得者？」師曰：「谿畔披砂徒自困，家中有寶速須還。」曰：「恁麼則始終不從人得去也。」師曰：「饒君便有擎山力，未免肩頭有擔胝。」

資福智遠禪師

復州資福院智遠禪師，福州人也。參鏡清，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清曰：「大家要知。」師曰：「如斯則衆眼難瞞去也。」清曰：「理能縛豹。」師因此發悟玄旨。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雪嶺峯前月，鏡湖波裏明。」問：「諸佛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和尚今日有何祥瑞？」師曰：「一物不生全體露，目前光彩阿誰知？」問：「如何是直示一句？」師曰：「是甚麼？」師乃曰：「還會麼？會去卽今便了，不會塵沙筭劫，祇據諸賢分上。古佛心源，明露現前，匝天徧地，森羅萬象，自己家風，佛與衆生本無差別。涅槃生死，幻化所爲，性地真常，不勞修證。珍重！」

烏巨儀晏禪師

衢州烏巨山儀晏開明禪師，吳興許氏子。於唐乾符三年將誕之夕，異香滿室，紅光如晝。光啓中隨父鎮信安，强爲娶，師不願。遂遊歷諸方，機契鏡清，歸省父母，乃於郭南刱别舍以遂師志。舍旁

陳司徒廟有凛禪師像，師往瞻禮，失師所之。後郡守展祀祠下，見師入定于廟後叢竹間。蟻蠹其衣，敗葉没脞。或者云：「是許鎮將之子也。」自此三昧，或出或入。子湖訥禪師，未知師所造淺深，問曰：「子所住定，蓋小乘定耳？」時方啜茶，師呈起槖曰：「是大是小？」訥駭然。尋謁栝蒼唐山德嚴禪師，嚴問：「汝何姓？」曰：「姓許。」嚴曰：「誰許汝？」曰：「不別。」嚴默識之，遂與剃染。嘗令摘桃，浹旬不歸，往尋，見師攀桃倚石，泊然在定。嚴鳴指出之。開運中遊江郎巖，覩石龕，謂弟子慧興曰：「予入定此中，汝當疊石塞門，勿以吾爲念。」興如所戒。明年，興意師長，往啓龕視師，素髮被肩，胷臆尚煖。徐自定起，了無異容。復回烏巨。侍郎慎公鎮信安，馥師之道，命義學僧守榮詰其定相，師不與之辨。榮意輕之。時信安人競圖師像而尊事，皆獲舍利，榮因媿服，禮像謝僁，亦獲舍利。歎曰：「此後不敢以淺解測度矣。」錢忠懿王感師見夢，遣使圖像至，適王患目疾，展像作禮，如夢所見。隨雨舍利，目疾頓瘳。因錫號開明，及述偈讚，寶器供具千計。端拱初，太宗皇帝聞師定力，詔本州加禮，津發赴闕。師力辭，僧再至諭旨，特令肩輿，入對便殿。命坐賜茗，咨問禪定。奏對簡盡，深契上旨。丐歸，復詔入對，得請還山，送車塞途。淳化元年示寂，壽一百十五，臘五十七。闍維白光屬天，舍利五色，邦人以骨塑像，至今州郡雨暘，禱之如嚮斯答。

報恩岳禪師法嗣

妙濟師浩禪師

潭州妙濟院師浩傳心禪師，僧問：「擬卽第二頭，不擬卽第三首，如何是第一頭？」師曰：「收。」問：「古人斷臂，當爲何事？」師曰：「我寧可斷臂。」問：「如何是學人眼？」師曰：「須知我好心。」問：「如何是香山劍？」師曰：「異。」曰：「還露也無？」師曰：「不忍見。」問：「如何是松門第一句？」師曰：「切不得錯舉。」問：「如何是妙濟家風？」師曰：「左右人太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兩口一無舌。」問：「如何是香山一路？」師曰：「滔滔地。」曰：「到者如何？」師曰：「息汝平生。」問：「如何是世尊密語？」師曰：「阿難亦不知。」曰：「爲甚麼不知？」師曰：「莫非仙陁。」問：「如何是香山寶？」師曰：「碧眼胡人不敢定。」曰：「露者如何？」師曰：「龍王捧不起。」僧舉聖僧塑像被虎齩，問：「師既是聖僧，爲甚麼被大蟲齩？」師曰：「疑殺天下人。」問：「如何是無慚愧底人？」師曰：「闍黎合喫棒。」

安國瑫禪師法嗣

白鹿師貴禪師

福州白鹿師貴禪師，開堂日，僧問：「西峽一派，不異馬頭。白鹿千峯，何似雞足？」師曰：「大衆驗看。」問：「如何是白鹿家風？」師曰：「向汝道甚麼！」曰：「恁麼則便知時去也」。師曰：「知時底人合到甚麼田地？」曰：「不可更口喃喃也。」師曰：「放過卽不可。」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百鳥銜花供養，見後爲甚麼不來？」師曰：「曙色未分人盡望，及乎天曉也如常。」

羅山義聰禪師

福州羅山義聰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出窟師子？」師曰：「甚麼處不震裂？」曰：「作何音響？」師曰：「聾者不聞。」問：「手指天地，唯我獨尊，爲甚麼却被傍觀者責？」師曰：「謂言胡鬚赤。」曰：「祇如傍觀者，有甚麼長處？」師曰：「路見不平，所以按劔。」師乃曰：「若有分付處，羅山卽不具眼。若無分付處，卽勞而無功。所以維摩昔日對文殊，具問如今會也無？久立，珍重！」

安國從貴禪師

福州安國院從貴禪師，僧問：「禪宮大敞，法侶雲臻。向上一路，請師決擇。」師曰：「素非時流。」上堂：「禪之與道，拈向一邊著。佛之與祖是甚麼？破草鞋恁麼告報，莫屈著諸人麼？若道屈著，卽且須行脚。若道不屈著，也須合取口始得。珍重！」上堂：「直是不遇梁朝安國，也謾人不過。珍重！」僧問：「請師舉唱宗乘。」師曰：「今日打禾，明日般柴。」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香鑪對繩牀。」曰：「見後如何？」師曰：「門扇對露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若問家風，卽荅家風。」曰：「學人不問家風時作麼生？」師曰：「胡來漢去。」問：「諸餘卽不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還得省要也未？」復曰：「純陀獻供。珍重！」

長慶藏用禪師

福州怡山長慶藏用禪師，上堂，衆集，以扇子拋向地上曰：「愚人謂金是土，智者作麼生？後生可畏，不可總守過去也。還有人道得麼？出來道看。」時有僧出禮拜，退後而立。師曰：「別更作麼生？」曰：「請和尚明鑑。」師曰：「千年桃核。」問：「如何是伽藍？」師曰：「長溪莆田。」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新羅白水。」問：「如何是靈泉正主？」師曰：「南山北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齋前厨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問：「法身還受苦也無？」師曰：「地獄豈是天堂？」曰：「恁麼則受苦去也。」師曰：「有甚麼罪過？」

永隆彥端禪師

福州永隆院彥端禪師，上堂，大衆雲集，師從座起作舞。謂衆曰：「會麼？」對曰：「不會。」師曰：「山僧不捨道法而現凡夫事，作麼生不會？」問：「本自圓成，爲甚麼却分明晦？」師曰：「汝自檢責看。」

瑞峰志端禪師

福州林陽瑞峯院志端禪師，本州人也。初參安國，見僧問：「如何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國舉一指，其僧不薦。師於是冥契玄旨，乃入室白曰：「適來見那僧問話，志端有箇省處。」國曰：「汝見甚麼道

理？」師亦舉一指曰：「這箇是甚麽？」國然之，師禮謝。住後，上堂，舉拂子曰：「曹溪用不盡底，時人喚作頭角生，山僧拈來拂蚊子，薦得乾坤陷落。」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木馬走似煙，石人趁不及。」問：「如何是禪？」師曰：「今年旱去年。」曰：「如何是道？」師曰：「冬田半折耗。」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與一踏，僧作接勢。師便與一摑，僧無語。師曰：「賺殺人！」問：「如何是迥絶人煙處佛法？」師曰：「巔山峭峙碧芬芳。」曰：「恁麽則一真之理，華野不殊。」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竹箸一文一雙。」有僧夜參，師曰：「阿誰？」曰：「某甲。」師曰：「泉州砂糖，舶上檳榔。」僧良久，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你若會即廓清五蘊，吞盡十方。」開寶元年八月，遺偈曰：「來年二月二，別汝暫相棄。燒灰散四林，免占檀那地。」明年正月二十八日，州民競入山瞻禮，師尚無恙，參問如常。至二月一日，州牧率諸官同至山，詰伺經宵。二日齋罷，上堂辭衆。時圓應長老出問：「雲愁霧慘，大衆嗚呼。請師一言，未在告別。」師垂一足，應曰：「法鏡不臨於此土，寶月又照於何方？」師曰：「非君境界。」應曰：「恁麽則漚生漚滅還歸水，師去師來是本常。」師長噓一聲，下座歸方丈。安坐至亥時，問衆曰：「世尊滅度，是何時節？」衆曰：「二月十五日子時。」師曰：「吾今日子時前。」〔一〕言訖長往。

僊宗院明禪師

福州僊宗院明禪師，上堂曰：「幸有如是門風，何不烜赫地紹續取去。若也紹得，不在三界。若出

〔一〕子，原作「前」，據續藏本改。

三界，卽壞三界。若在三界，卽礙三界。不礙不壞，是出三界，是不出三界。恁麼徹去，堪爲佛法種子，人天有賴。」時有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迅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安國院祥禪師

福州安國院祥禪師，上堂，良久失聲曰：「大是無端。雖然如此，事不得已。於中若有未搆者，〔一〕更開方便，還會麼？」時有僧問：「不涉方便，乞師垂慈。」師曰：「汝問我答，卽是方便。」問：「應物現形，如水中月，如何是月？」師提起拂子，僧曰：「古人爲甚麼道水月無形？」師曰：「見甚麼？」問：「如何是宗乘中事？」師曰：「淮軍散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衆眼難謾。」

睡龍溥禪師法嗣

保福清豁禪師

漳州保福院清豁禪師，福州人也。少而聰敏，禮鼓山國師，落髮稟具。後謁大章山如庵主。語具如庵主章。後參睡龍，龍問曰：「豁闍黎見何尊宿來，還悟也未？」曰：「清豁嘗訪大章，得箇信處。」龍於是上堂集衆，召曰：「豁闍黎出來，對衆燒香説悟處，老僧與汝證明。」師出衆，乃拈香曰：「香已拈了，悟卽不悟。」龍大悅而許之。上堂：「山僧今與諸人作箇和頭，和者默然，不和者説。」良久曰：「和與不和，切在

〔一〕搆，清藏本、續藏本均作「覯」。

如今。山僧帶些子事,珍重!」僧問:「家貧遭劫時如何?」師曰:「不能盡底去。」曰:「爲甚麼不能盡底去?」師曰:「賊是家親。」曰:「既是家親,爲甚麼翻成家賊?」師曰:「內既無應,外不能爲。」曰:「忽然捉敗時如何?」師曰:「內外絕消息。」曰:「捉敗後功歸何所?」師曰:「賞亦未曾聞。」曰:「恁麼則勞而無功也。」師曰:「功卽不無,成而不處。」曰:「既是成功,爲甚麼不處?」師曰:「不見道,太平本是將軍致,不使將軍見太平。」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胡人泣,漢人悲。」師忽捨衆,欲入山待滅。乃遺偈曰:「世人休說路行難,鳥道羊腸咫尺間。珍重苧谿谿畔水,汝歸滄海我歸山。」卽往貴湖卓庵,未幾謂門人曰:「吾滅後將遺骸施諸蟲蟻,勿置墳塔。」言訖入湖頭山,坐磐石,儼然長往。門人稟遺命,延留七日,竟無蟲蟻之所侵食,遂就闍維,散於林野。

金輪觀禪師法嗣

南嶽金輪和尚

南嶽金輪和尚,僧問:「如何是金輪第一句?」師曰:「鈍漢。」問:「如何是金輪一隻箭?」師曰:「過也。」曰:「臨機一箭,誰是當者?」師曰:「倒也!」

白兆圓禪師法嗣

大龍智洪禪師

鼎州大龍山智洪弘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卽汝便是。」曰：「如何領會？」師曰：「更嫌鉢盂無柄那。」問：「如何是微妙？」師曰：「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山影到牀前。」問：「如何是極則處？」師曰：「懊惱三春月，不及九秋光。」問：「色身敗壞，如何是堅固法身？」師曰：「山花開似錦，澗水湛如藍。」

白馬行靄禪師

襄州白馬山行靄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井底蝦蟇吞却月。」問：「如何是白馬正眼？」師曰：「面南看北斗。」

白兆懷楚禪師

安州白兆竺乾院懷楚禪師，僧問：「如何是句句須行玄路？」師曰：「沿路直到湖南。」問：「如何是師子兒？」師曰：「德山嗣龍潭。」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與汝素無冤讎，一句元在這裏。」曰：「未審在甚麽方所？」師曰：「這鈍漢！」

四祖清皎禪師

蘄州四祖山清皎禪師，福州王氏子。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楷師巖畔祥雲起，寶壽峯前震法雷。」臨終遺偈曰：「吾年八十八，滿頭垂白髮。顒顒鎮雙峯，明明千江月。黃梅揚祖教，

白兆承宗訣。日日告兒孫，勿令有斷絕。」

三角志操禪師

蘄州三角山志操禪師，僧問：「教法甚多，宗歸一貫。和尚爲甚麼說得許多周由者也？」師曰：「爲你周由者也。」曰：「請和尚卽古卽今。」師以手敲繩牀。

興教師普禪師

晉州興教師普禪師，僧問：「盈龍宮溢海藏真詮卽不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法？」師曰：「眼裏耳裏鼻裏。」曰：「祇此便是否？」師曰：「是甚麼？」僧便喝，師亦喝。問：「僧近離甚處？」曰：「下寨。」師曰：「還逢著賊麼？」曰：「今日捉下。」師曰：「放汝三十捧。」

三角真鑑禪師

蘄州三角山真鑑禪師，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忽然行正令，便見下堂堦。」

大陽行冲禪師

郢州大陽山行冲禪師，僧問：「如何是無盡藏？」師良久，僧無語。師曰：「近前來！」僧纔近前，師曰：

「去」

青原下八世

黃龍機禪師法嗣

紫蓋善沼禪師

洛京紫蓋善沼禪師，僧問：「死中得活時如何？」師曰：「抱鎌刮骨薰天地，炮烈棺中求託生。」問：「纔生便死時如何？」師曰：「賴得覺疾。」

黃龍繼達禪師

眉州黃龍繼達禪師，僧問：「如何是衲？」師曰：「針去線不回。」曰：「如何是帔？」師曰：「橫鋪四世界，竪蓋一乾坤。」曰：「道滿到來時如何？」師曰：「要羹與羹，要飯與飯。」問：「黃龍出世，金翅鳥滿空飛時如何？」師曰：「問汝金翅鳥，還得飽也無？」

棗樹二世和尚

棗樹和尚第二世住。問僧：「發足甚處？」曰：「閩中。」師曰：「俊哉！」曰：「謝師指示。」師曰：「屈哉！」僧

作禮。師曰：「我與麼道，落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僧參，師乃問：「未到這裏時，在甚處安身立命？」僧叉手近前，師亦叉手近前，相並而立。僧曰：「某甲未到此時，和尚與誰並立？」師指背後曰：「莫是伊麼？」僧無對。師曰：「不獨自謾，兼謾老僧。」僧作禮，師曰：「正是自謾。」僧鉏地次，見師來乃不審，師曰：「見阿誰了便不審。」曰：「見師不問訊，禮式不全。」師曰：「却是孤負老僧。」其僧歸舉似首座曰：「和尚近日可畏。」座曰：「作麼生？」僧舉前話，座曰：「和尚近日可謂爲人切。」師聞乃打首座七棒。座曰：「某甲恁麼道，未有過在，亂打作麼？」師曰：「枉喫我多少鹽醬。」又打七棒。僧辭，師乃問：「若到諸方，有人問你老僧此間法道，作麼生祇對？」曰：「待問卽道。」師曰：「何處有無口底佛？」曰：「祇這也還難。」師竪拂子曰：「還見麼？」曰：「何處有無眼底佛？」師曰：「祇這也還難。」僧遶禪牀一匝而出。師曰：「善能祇對。」僧便喝。師曰：「老僧不識子。」曰：「用識作麼？」師敲禪牀三下。

玄都山澄禪師

興元府玄都山澄禪師，僧問：「喜得趨方丈，家風事若何？」師曰：「西風開曉露，明月正當天。」曰：「如何拯濟？」師曰：「金雞樓上一下鼓。」問：「如何是沙門行？」師曰：「一切不如。」

嘉州黑水和尚

嘉州黑水和尚，初參黃龍，便問：「雪覆蘆花時如何？」龍曰：「猛烈。」師曰：「不猛烈。」龍又曰：「猛

烈。」師又曰：「不猛烈。」龍便打，師於此有省，卽便禮拜。

黃龍智顒禪師

鄂州黃龍智顒禪師，僧問：「如何是諸佛之本源？」師曰：「卽此一問是何源？」曰：「恁麼則諸佛無異去也。」師曰：「延平劔已成龍去，猶有刻舟求底人。」

昌福院達禪師

眉州昌福達禪師，僧問：「學人來問師則對，不問時師意如何？」師曰：「謝師兄指示。」問：「本來則不問，如何是今日事？」師曰：「師兄這問大好。」曰：「學人不會時如何？」師曰：「謾得卽得。」問：「國有寶刀，誰人得見？」師曰：「師兄遠來不易。」曰：「此刀作何形狀？」師曰：「要也道，不要也道。」曰：「請師道。」師曰：「難逢難遇。」問：「石牛水上臥時如何？」師曰：「異中還有異，妄計不浮沈。」曰：「便恁麼去時如何？」師曰：「翅天日落，把土成金。」

呂巖洞賓真人

呂巖真人，字洞賓，京川人也。唐末三擧不第，偶於長安酒肆遇鍾離權，授以延命術，自爾人莫之究。嘗遊廬山歸宗，書鍾樓壁曰：「一日清閑自在身，六神和合報平安。丹田有寶休尋道，對境無心莫

問禪。」未幾，道經黃龍山，覩紫雲成蓋，疑有異人。乃入謁，值龍擊鼓陞堂。龍見，意必呂公也，欲誘而進。厲聲曰：「座傍有竊法者。」呂毅然出，問：「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內煑山川。且道此意如何？」龍指曰：「這守屍鬼。」呂曰：「爭奈囊有長生不死藥。」龍曰：「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呂薄訝，飛劍脅之，劍不能入。遂再拜，求指歸。龍詰曰：「半升鐺內煑山川卽不問，如何是一粒粟中藏世界？」呂於言下頓契。作偈曰：「棄却瓢囊摵碎琴，如今不戀水中金。自從一見黃龍後，始覺從前錯用心。」龍囑令加護。後謁潭州智度覺禪師，有曰：「余遊韶郴，東下湘江，今見覺公，觀其禪學精明，性源淳潔，促膝靜坐，收光內照。一衲之外無餘衣，一鉢之外無餘食。達生死岸，破煩惱殼。方今佛衣寂寂兮無傳，禪理懸懸兮幾絕。扶而興者，其在吾師乎？」聊作一絕奉記：「達者推心方濟物，聖賢傳法不離眞。請師開說西來意，七祖如今未有人。」

明招謙禪師法嗣

報恩契從禪師

處州報恩契從禪師，開堂陞座，乃曰：「烈士鋒前，還有俊鷹俊鷂麼？放一箇出來看。」良久曰：「所以道，烈士鋒前少人陪，雲雷擊鼓劍輪開。誰是大雄師子種，滿身鋒刃但出來。」時有僧出，師曰：「好著精彩。」僧擬伸問，師曰：「甚麼處去也？」僧乃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鋒鋩難擊。」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藏身無路。」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命似懸絲。」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搜。」

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還柰何麼？」問：「十二時中如何即是？」師曰：「金剛頂上看。」曰：「恁麼則人天有賴。」師曰：「汝又詎謗人天作麼？」

普照院瑜禪師

婺州普照瑜禪師，上堂：「三十年後，大有人向這裏亡鋒結舌去在。」良久曰：「還會麼？灼然，若不是真師子兒，爭識得上來之機？」時有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衆獸徒然。」曰：「出窟後如何？」師曰：「狐絕萬里。」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當衙者喪。」曰：「向去事如何？」師曰：「決在臨鋒。」僧禮拜，師有頌曰：「決在臨鋒處，天然師子機。嚬呻出三界，非祖莫能知。」

雙溪保初禪師

婺州雙溪保初禪師，上堂：「未透徹，不須呈，十方世界廓然明。孤峯頂上通機照，不用看他北斗星。」僧問：「九夏靈峯歛，請師不露鋒。」師曰：「未拍金鎖前何不問？」曰：「千般徒設用，難出髑髏前。」師曰：「背後礙殺人。」

涌泉院究禪師

處州涌泉究禪師，上堂，良久曰：「還有虎狼禪客麼？有則放出一箇來。」僧纔出，師曰：「還知喪命

處麼？」曰：「學人咨和尚。」師曰：「甚麼處去也。」曰：「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抖听地。」曰：「出窟後如何？」師曰：「蓋天蓋地。」曰：「欲出不出時如何？」師曰：「一切人辨不得。」曰：「向去事如何？」師曰：「俊鷂亦迷蹤。」

羅漢院義禪師

衢州羅漢義禪師，上堂衆集，僧纔出，師曰：「不是好底。」僧禮拜起，問：「龍泉寶劒請師揮。」師曰：「甚麼處去也。」曰：「恁麼則龍谿南面盡鋒鋩。」師曰：「收取。」問：「不落古今請師道。」師曰：「還怪得麼？」曰：「猶落古今。」師曰：「莫錯。」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溪洪進禪師

襄州清谿山洪進禪師，在地藏時居第一座。一日地藏上堂，二僧出禮拜。藏曰：「俱錯。」二僧無語，下堂請益修山主，修曰：「汝自巍巍堂堂，却禮拜擬問他人，豈不是錯？」師聞之不肯。修乃問：「未審上座又作麼生？」師曰：「汝自迷暗，爲可爲人？」修憤然上方丈請益，藏指廊下曰：「典座入庫頭去也。」修乃省過。又一日，師問修山主曰：「明知生是不生之理，爲甚麼爲生死之所流？」修曰：「筍畢竟成竹去，如今作篾使還得麼？」師曰：「汝向後自悟去在。」修曰：「某所見祇如此。上座意旨又如何？」師指曰：「這

箇是監院房，那箇是典座房。」修卽禮謝。住後，僧問：「衆盲摸象，各說異端。忽遇明眼人，又作麽生？」師曰：「汝但擧似諸方。」師經行次，衆僧隨從，乃謂衆曰：「古人有甚麽言句，大家商量。」時有從漪上座出衆擬問次，師曰：「這沒毛驢！」漪渙然省悟。

清涼休復禪師

昇州清涼院休復悟空禪師，北海王氏子。幼出家，十九納戒。嘗自謂曰：「苟尚能詮，則爲滯筏；將趣凝寂，復患墮空。旣進退莫決，捨二何之？」乃參尋宗匠，依地藏，經年不契，直得成病入涅槃堂。一夜藏去看，乃問：「復上座安樂麽？」師曰：「某甲爲和尙因緣背。」藏指燈籠曰：「見麽？」師曰：「見。」藏曰：「秖這箇也不背。」師於言下有省。後修山主問訊地藏，乃曰：「某甲百劫千生，曾與和尙違背來此者，又値和尙不安。」藏遂竪起拄杖曰：「秖這箇也不背。」師忽然契悟。後繼法眼住崇壽，江南國主創清涼道場，延請居之。上堂：「古聖纔生下，便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他便有這箇方便奇特。秖如諸上座初生下時，有甚麽奇特，試擧看。若道無，卽對面諱却，若道有，又作麽生通得箇消息？還會麽。上座幸然有奇特事，因甚麽不知去。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衆生。」曰：「還肯也無？」師曰：「虛施此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道此土還有麽？」問：「省要處乞師一言。」師曰：「珍重。」問：「如何是道？」師曰：「本來無一物，何處有塵埃。」僧禮拜，師曰：「莫錯會。」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曰：「色卽空。」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空卽色。」問：「諸餘卽不問，如何是悟空

一句？」師曰：「兩句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未見四祖。」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四祖。」問：「如何是自己事？」師曰：「幾處問人來？」問：「古人得箇甚麼即便休歇去？」師曰：「汝得箇甚麼，卽不休歇去。」問：「如何是學人出身處？」師曰：「千般比不得，萬般況不及。」曰：「請和尚道。」師曰：「古亦有，今亦有。」問：「如何是亡僧面前觸目菩提？」師曰：「問取髑髏。」後人問：「毒龍奮迅、萬象同然時如何？」師曰：「你甚麼處得這箇問頭？」問：「忠座主講甚麼經？」曰：「法華經。」師曰：「若有說法華經處，我現寶塔當爲證明。大德講甚麼人證明？」忠無對。法燈代云：「謝和尚證明。」天福八年十月朔日，遣僧命法眼禪師至，囑付訖，又致書辭國主，取三日夜子時入滅。國主令本院至時擊鐘，及期大衆普集，師端坐警衆曰：「無棄光影。」語絕告寂。時國主聞鐘，登高臺遥禮，深加哀慕。仍致祭、茶毗，收舍利建塔。

龍濟紹修禪師

撫州龍濟紹修禪師，初與法眼同參地藏，所得謂已臻極。暨同辭至建陽，途中譚次，眼忽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眼曰：「說甚麼撥不撥？」師懵然不知。却回地藏，藏問：「子去未久，何以却來？」師曰：「有事未決，豈憚跋涉山川。」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不惡。」師未喻旨，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旨如何？」藏曰：「汝道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師曰：「不撥。」藏曰：「兩箇也。」師駭然沈思，而却問：「未審古人撥萬象不撥萬象？」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

師方省悟。再辭地藏，覲于法眼。眼語意與地藏開示前後如一。師後居龍濟山，不務聚徒，而學者奔至。上堂：「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聖人若會，卽是凡夫。凡夫若知，卽是聖人。此兩語一理二義，若人辨得，不妨於佛法中有箇入處。若辨不得，莫道不疑好。珍重！」僧問：「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如何是心？」師曰：「幸然未會，且莫詐明頭。」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是三界則一任出。」曰：「不是三界又如何？」師曰：「甚麼處不是三界？」問：「當陽舉唱，誰是委者？」師曰：「非汝不委。」問：「如何是萬法主？」師曰：「把將萬法來！」問：「承古有言，須彌納芥子，芥子納須彌，如何是須彌？」師曰：「穿破汝心。」曰：「如何是芥子？」師曰：「塞却汝眼。」曰：「如何納得？」師曰：「把將須彌與芥子來！」曰：「前言何在？」師曰：「前有甚麼言？」問：「僧甚處來？」曰：「翠巖。」師曰：「翠巖有何言句示徒？」曰：「尋常道，出門逢彌勒，入門見釋迦。」師曰：「與麼道，又爭得曰和尚又如何？」師曰：「出門逢阿誰？入門見甚麼？」僧於言下有省。上堂：「聲色不到處，病在見聞。言詮不及處，過在脣吻。」僧問：「離却聲色，請和尚道。」師曰：「聲色裏問將來！」問：「如何是學人心？」師曰：「阿誰恁麼問？」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這箇還壞也無？」師曰：「不壞。」曰：「爲甚麼不壞？」師曰：「爲同於大千。」上堂：「卷簾除却障，閉戶生窒礙。祇這障與礙，古今無人會。會得是障礙，不會不自在。」問：「巨夜之中，以何爲眼？」師曰：「暗。」問：「纖毫不隔，爲甚麼覷之不見？」師曰：「作家弄影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照破天地。」曰：「磨後如何？」師曰：「黑漆漆地。」問：「如何是普眼？」師曰：「纖毫覷不見。」曰：「爲甚麼覷不見？」師曰：「爲伊眼太大。」問：「如何是大敗壞底人？」師曰：「劫壞不曾遷。」曰：「此人還知有佛法也無？」師

曰：「若知有佛法，渾成顛倒。」曰：「如何得不顛倒去？」師曰：「直須知有佛法。」曰：「如何是佛法？」師曰：「大敗壞。」問：「如何是學人常在底心？」師曰：「還曾問荷玉麽？」曰：「學人不會。」師曰：「若不會，夏末了，問取曹山去。」師有頌曰：「風動心搖樹，雲生性起塵。若明今日事，昧却本來人。」又：「欲識解脫道，諸法不相到。眼耳絕見聞，聲色鬧浩浩。」又：「初心未入道，不得鬧浩浩。鐘聲裏薦取，鼓聲裏顛倒。」又：「諸佛不出世，四十九年說。祖師不西來，少林有妙訣。」又：「萬法是心光，諸緣唯性曉。本無迷悟人，祇要今日了。」

延慶傳殷禪師

鳳府延慶院傳殷禪師，僧問：「見色便見心，燈籠是色，那箇是心？」師曰：「汝不會古人意。」曰：「如何是古人意？」師曰：「燈籠是心。」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未審轉甚麽物？」師曰：「道甚麽！」僧擬進語，師曰：「這漆桶！」

南臺守安禪師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即今在甚麽處？」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聻！」因示頌曰：「南臺靜坐一鑪香，終日凝然萬慮亡。不是息心除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天龍院秀禪師

杭州天龍寺清慧秀禪師，上堂：「諸上座，多少無事，十二時中在何世界安身立命？且子細點檢看。何不覓箇歇處？因甚麽却與別人點檢。若恁麽去，早落第二頭也。」時有僧問：「承師有言，恁麽去早落第二頭，學人總不恁麽上來，如何辨白？」師曰：「汝却作家。」曰：「恁麽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且莫詐明頭。」

天龍機禪師法嗣

雪嶽令光禪師

高麗雪嶽令光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分明記取。」問：「如何是諸法之根源？」師曰：「謝指示。」

僊宗符禪師法嗣

僊宗洞明禪師

福州僊宗洞明真覺禪師，僧問：「拏雲不假風雷便，滄浪如何透得身？」師曰：「何得棄本逐末。」

福清行欽禪師

泉州福清行欽廣法禪師，上堂：「還有人鑑得麼？若有人鑑得，是甚麼湖裏破草鞋？若也鑑不出，落地作金聲。」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上座大家道取。」問：「如何是談真逆俗？」師曰：「客作漢問甚麼？」曰：「如何是順俗違真？」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然燈前？」師曰：「然燈後。」曰：「如何是然燈後？」師曰：「然燈前。」曰：「如何是正然燈？」師曰：「喫茶去。」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汝問我答。」

國泰瑫禪師法嗣

齊雲寶勝禪師

婺州齊雲寶勝禪師，僧問：「如何是齊雲水？」師曰：「龍潭常徹底，擬問卽波瀾。」曰：「莫祇這箇便是麼？」師曰：「古殿無香煙，誰人辨清濁。」曰：「未審深深處如何？」師曰：「闍黎欲識深深處，直須脚下絶雲生。」

白龍希禪師法嗣

廣平玄旨禪師

福州廣平玄旨禪師，上堂：「還有人證明麽？若有人證明，亦免孤負上祖，埋沒後來。若是尋言數句，大藏分明〔一〕，若是祖宗門中，怪及甚麽處，恁麽道亦是傍瞥之辭。」僧問：「如何是廣平境？」師曰：「地負名山秀，谿連海水清。」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汝問我答。」問：「如何是法身體？」師曰：「廓落虛空絶玷瑕。」曰：「如何是體中物？」師曰：「一輪明月散秋江。」曰：「未審體與物分不分？」師曰：「適來道甚麽？」曰：「恁麽則不分也。」師曰：「穿耳胡僧笑點頭。」

白龍清慕禪師

福州昇山白龍清慕禪師，僧問：「如何是白龍密用一機？」師曰：「汝每日用甚麽？」曰：「恁麽則徒勞側聆。」師喝曰：「出去！」問：「一切衆生日用而不知，如何是日用底？」師曰：「別祇對你爭得。」問：「不責上來，聲前一句請師道？」師曰：「莫是不辨麽？」

靈峯志恩禪師

福州靈峯志恩禪師，僧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我進前，汝退後。」曰：「恁麽則學人喪身命去也。」師曰：「不打水，魚自驚。」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阿誰？」曰：「既然如此，爲甚麽迷妄有差殊？」師曰：「但自不亡羊，何須泣歧路。」問：「如何是靈峯境？」師曰：「萬疊青山如飣出，兩條綠水若圖成。」

〔一〕大，原誤作「太」，今改。

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明明密密，密密明明。」

東禪玄覺禪師

福州東禪玄亮禪師，僧問：「本無迷悟，爲甚麽却有佛有衆生？」師曰：「話墮也。」問：「祖祖相傳傳法印，師今繼嗣嗣何人？」師曰：「特謝證明。」曰：「恁麽則白龍當時親授記，今日應聖度迷津。」師曰：「汝莫錯認定盤星。」

報劬玄應禪師

漳州報劬院玄應定慧禪師，泉州晉江吳氏子。漳州刺史陳文顗創院，請師開法。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如何是第一義？」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學人？」師曰：「汝適來請益甚麽？」曰：「第一義。」師曰：「汝謂之倒問邪？」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今夏堂中，千五百僧。」開寶八年將順世，先七日書辭陳公，仍示偈曰：「今年六十六，世壽有延促。無生火熾然，有爲薪不續。出谷與歸源，一時俱備足。」及期誡門人曰：「吾滅後不得以喪服哭泣。」言訖而寂。

招慶匡禪師法嗣

報恩宗顯禪師

泉州報恩院宗顯明慧禪師，僧問：「昔日靈山一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是聞者？」師曰：「却憶七葉巖中尊。」問：「昔日覺城東際，象王回旋，五衆咸臻。今日太守臨筵，如何提接？」師曰：「眨上眉毛著。」曰：「恁麼則一機顯處，萬緣喪盡。」師曰：「何必繁辭？」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日裏看鵠毛。」問：「學人都致一問，請師道。」師曰：「不是創住這箇師僧也難容。」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師道。」師曰：「青紅花滿庭。」問：「不涉思量處，從上宗乘，請師直道。」師良久。僧曰：「恁麼則聽響之流，徒勞側耳。」師曰：「早是粘泥。」問：「如何是人王？」師曰：「奉對不敢造次。」曰：「如何是法王？」師曰：「莫孤負好！」曰：「未審人王與法王，對談何事？」師曰：「非汝所聆。」

龍光澄忋禪師

金陵龍光院澄忋禪師，廣州人也。新到參，師問：「甚處來？」曰：「江南來。」師曰：「汝還禮拜渡江船子麼？」曰：「和尚爲甚麼教某禮拜渡江船子？」師曰：「是汝善知識。」

永興可休禪師

永興北院可休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徧滿天下。」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即牢收取。」問：「大作業底人來，師還接否？」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接？」師曰：「幸是好人家男女。」

太平清海禪師

郴州太平院清海禪師，僧問：「古人道不從請益得祖師，爲甚麼道誰得作佛？」師曰：「悟了方知。」問：「從上宗乘次第指授，未審今日如何舉唱？」師曰：「透出白雲深洞裏，名華異草嶺頭生。」

慈雲慧深禪師

連州慈雲慧深普廣禪師，僧問：「匿王請佛，既奉法於當時。我后延師，蓋興宗於此日。幸施方便，無悋舉揚。」師曰：「不煩再問。」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著。」問：「如何是向上事？」師曰：「分明聽取。」

興陽道欽禪師

郢州興陽山道欽禪師，僧問：「如何是興陽境？」師曰：「松竹乍栽山影綠，水流穿過院庭中。」問：「如何是佛？」師曰：「更是甚麼！」

報恩資禪師法嗣

福林院澄禪師

處州福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没幡幀。」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瞻禮有分。」問：「下堂一句，請師不吝。」師曰：「閑吟唯憶龐居士，天上人間不可陪。」

翠峯欣禪師法嗣

報恩守真禪師

處州報恩守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閃爍烏飛急，奔騰兔走頻。」

鷲嶺遠禪師法嗣

鷲嶺通禪師

襄州鷲嶺通禪師，僧問：「世尊得道，地神報虛空神。和尚得道，未審甚麼人報？」師曰：「謝汝報來。」

龍華球禪師法嗣

仁王院俊禪師

杭州仁王院俊禪師，僧問：「古人道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如何是不傳底事？」師曰：「向上問將來！」曰：「恁麼則上來不當去也。」師曰：「既知如是，踏步上來作甚麼？」

酒仙遇賢禪師

酒仙遇賢禪師，姑蘇長洲林氏子。母夢吞大球而孕，生多異祥。貌偉怪，口容雙拳。七歲嘗沈大淵，而衣不濕。遂去家師嘉禾永安可依，三十剃染圓具，往參龍華，發明心印。回居明覺院，唯事飲酒，醉則成歌頌，警道俗，因號酒仙。偈曰：「綠水紅桃華，前街後巷走百餘遭，張三也識我，李四也識我。識我不識我，兩箇拳頭那箇大。兩箇之中一箇大，曾把虛空一戳破。摩挲令教却恁麽，拈取須彌枕頭卧。揚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沈吟。他時若到無波處，還似有波時用心。金罌又闘泛，玉山還報頹，莫教更漏促，趁取月明回。貴買朱砂畫月，筭來枉用工夫。醉卧綠楊陰下，起來强說真如。泥人再三叮囑，莫教失却衣珠。一六二六，其事已足。一九二九，我要喫酒。長伸兩脚眠一寤，(音忽。)起來天地還依舊。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屬誰家。秋至山寒水冷，春來柳綠花紅。一點動隨萬變，江村煙雨濛濛。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生在閻浮世界，人情幾多愛惡。祇要喫些酒子，所以倒街卧路。死後却産娑婆，不願超生淨土。何以故，西方淨土且無酒酤？」師於祥符二年上元凌晨浴罷就室，合拳右舉，左張其口而化。

延壽輪禪師法嗣

歸宗道詮禪師

廬山歸宗道詮禪師，吉州劉氏子。僧問：「承聞和尚親見延壽來，是否？」師曰：「山前麥熟也未？」問：「九峯山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九峯山中佛法？」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尋屬江南國絶，僧徒例試經業，師之衆並習禪觀。乃述一偈，聞于州牧曰：「比擬忘言合太虚，免教和氣有親疎。誰知道德全無用，今日爲僧貴識書。」州牧閱之，與僚佐議曰：「旃檀林中，必無雜樹。唯師一院，特奏免試。」南康知軍張南金具疏，集道俗迎請，坐歸宗道場。僧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千邪不如一直。」問：「如何是佛？」師曰：「待得雪消後，自然春到來。」問：「深山巖谷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無。」曰：「佛法徧在一切處，爲甚麼却無？」師曰：「無人到。」問：「古人道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時如何？」師曰：「來日路口有市。」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牀窄先臥，粥稀後坐。」雍熙二年順寂，塔于牛首庵。

龍興院裕禪師

潭州龍興裕禪師，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張三李四。」曰：「比來問自己，爲甚麼却道張三李四？」師曰：「汝且莫草草。」問：「諸餘即不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家風即且置，阿那箇是汝不問底諸餘？」

保福儔禪師法嗣

隆壽無逸禪師

漳州隆壽無逸禪師，開堂陞座，良久曰：「諸上座，若是上根之士，早已掩耳，中下之流，競頭側聽。雖然如此，猶是不得已而言。諸上座，他時後日到處，有人問著今日事，且作麼生舉似？他若也舉得，舌頭鼓論，若也舉不得，如無三寸，且作麼生舉？」

大龍洪禪師法嗣

大龍景如禪師

鼎州大龍山景如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便喝。僧曰：「尊意如何？」師曰：「會麼？」曰：「不會。」師又喝。問：「太陽一顯人皆羨，鼓聲纔罷意如何？」師曰：「季秋凝後好晴天。」

大龍楚勛禪師

鼎州大龍山楚勛禪師，上堂，良久曰：「大衆祇恁麼各自散去，已是重宣此義了也。久立又奚爲？然久立有久立底道理。知了經一小劫，如一食頃。不知便見茫然。還知麼？有知者出來，大家相共商量。」僧出提坐具，曰：「展卽徧周沙界，縮卽絲髮不存。展卽是，不展卽是？」師曰：「你從甚麼處得來？」

曰：「恁麼則展去也。」師曰：「没交涉。」問：「如何是大龍境？」師曰：「諸方舉似人。」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你爲甚麼謾我？」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阿彌陀佛！」問：「善法堂中師子吼，未審法嗣嗣何人？」師曰：「猶自恁麼問。」

普通從善禪師

興元府普通院從善禪師，僧問：「法輪再轉時如何？」師曰：「助上座喜。」曰：「合譚何事？」師曰：「異人掩耳。」曰：「便恁麼領會時如何？」師曰：「錯。」問：「佩劍叩松關時如何？」師曰：「莫亂作。」曰：「誰不知有。」師曰：「出。」

白馬靄禪師法嗣

白馬智倫禪師

襄州白馬智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真金也須失色。」問：「如何是和尚出身處？」師曰：「牛觝牆。」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已成八字。」

白兆楚禪師法嗣

保壽匡祐禪師

唐州保壽匡祐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曰：「會麽？」曰：「不會。」師曰：「石火電光，已經塵劫。」問：「如何是爲人底一句？」師曰：「開口入耳。」曰：「如何理會？」師曰：「逢人告人。」

青原下九世

黃龍達禪師法嗣

眉州黃龍禪師

眉州黃龍禪師，僧問：「如何是密室？」師曰：「斫不開。」曰：「如何是密室中人？」師曰：「非男女相。」問：「國内按劍者是誰？」師曰：「昌福。」曰：「忽遇尊貴時如何？」師曰：「不遺。」

清谿進禪師法嗣

天平從漪禪師

相州天平山從漪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師曰：「將三界來與汝出。」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顯露地。」問：「如何是佛？」師曰：「不指天地。」曰：「爲甚麼不指天地？」師曰：「唯我獨尊。」問：「如何是天平？」師曰：「八凹九凸。」問：「洞深杳杳清谿水，飲者如何不升墜？」師曰：「更夢見甚麼？」問：「大衆雲集，合譚何事？」師曰：「香煙起處森羅見。」

圓通緣德禪師

廬山圓通緣德禪師，臨安黃氏子。事本邑東山勤老宿剃染，徧遊諸方。江南國主於廬山建院，請師開法。上堂：「諸上座，明取道眼，好是行脚本分事。道眼若未明，有甚麼用處？祇是移盤喫飯漢。道眼若明，有何障礙？若未明得，强說多端也無用處。無事切須尋究。」僧問：「如何是四不遷？」師曰：「地水火風。」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水鳥樹林。」曰：「學人不會。」師曰：「會取學人。」問：「久負没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負來多少時也？」曰：「未審作何音調？」師曰：「話墮也。珍重！」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過去燈明佛，本光瑞如是。」

本朝遣師問罪江南，後主納土矣，而胡則者據守九江不降，大將軍曹翰部曲渡江入寺，禪者驚走，師淡坐如平日。翰至，不起不揖，翰怒訶曰：「長老不聞殺人不眨眼將軍乎？」師熟視曰：「汝安知有不懼生死和尚邪？」翰大奇，增敬而已。曰：「禪者何爲而散？」師曰：「擊鼓自集。」翰遣裨校擊之，禪無至者。翰曰：「不至，何也？」師曰：「公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翰再拜，問決勝之策。師曰：「非

禪者所知也。」太平興國二年十月七日，陞堂曰：「脫離世緣，乃在今日。」囑令門人累青石爲塔，乃曰：「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言訖而逝，謚道濟禪師。

清涼復禪師法嗣

奉先慧同禪師

昇州奉先寺慧同淨照禪師，魏府張氏子。僧問：「教中道，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又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見一切羣生前。於此二途，請師說。」師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汝疑阿那箇不是？」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更問阿誰？」

龍濟修禪師法嗣

河東廣原禪師

河東廣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聽取一偈：剎剎現形儀，塵塵具覺知。性源常鼓浪，不悟未曾移。」

南臺安禪師法嗣

鷲嶺善美禪師

襄州鷲嶺善美禪師，僧問：「如何是鷲嶺境？」師曰：「峴山對碧玉，江水往南流。」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有甚麽事？」問：「百川異流，還歸大海，未審大海有幾滴？」師曰：「汝還到海也未？」曰：「到海後如何？」師曰：「明日來，向汝道。」

歸宗詮禪師法嗣

九峯義詮禪師

瑞州九峯義詮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有力者負之而趨。」

隆壽逸禪師法嗣

隆壽法騫禪師

隆壽法騫禪師，泉州施氏子。漳州刺史陳洪銛請開法，上堂：「今日隆壽出世，三世諸佛森羅萬象，同時出世，同時轉法輪，諸人還見麽？」僧問：「如何是隆壽境？」師曰：「無汝插足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未識境在。」有僧來參，次日請問心要。師曰：「昨日相逢序起居，今朝相見事還如。如何卻覓呈心要，心要如何特地疎。」

五燈會元卷第九

南嶽下三世

百丈海禪師法嗣

溈山靈祐禪師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依本郡建善寺法常律師，剃髮於杭州龍興寺，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箇，聻！」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麽？」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溈，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吾衆中莫有人住得

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謦欬一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見乃曰：「此正是溈山主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吾化緣在此。溈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學。」而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卽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楔也。」丈乃問師，師踢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却山子也。」師遂往焉。

是山峭絶，敻無人煙。猿猱爲伍，橡栗充食。經于五七載，絶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爲利益於人，既絶往還，自善何濟？卽捨庵而欲他往。行至山口，見虵虎狼豹，交橫在路。師曰：「汝等諸獸，不用攔吾行路。吾若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吾若無緣，汝等不用動。吾從路過，一任汝喫。」言訖，蟲虎四散而去。師乃回庵。未及一載，安上座卽懶安也。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卽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衆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咨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

上堂：「夫道人之心，質直無僞，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塞耳，但情不附物卽得。從上諸聖，衹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渟，清淨無爲，澹泞無礙。喚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卽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聞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惑地。

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理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卽如如佛。」仰山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指燈籠曰：「大好燈籠。」仰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曰：「這箇是甚麼？」仰曰：「大好燈籠。」師曰：「果然不見。」一日，師謂衆曰：「如許多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仰山舉此語，問山下庵主曰：「和尚恁麼道，意旨如何？」主曰：「更舉看。」仰擬再舉，被庵主踏倒。仰歸舉似師，師呵呵大笑。師在法堂坐，庫頭擊木魚，火頭擲却火抄，拊掌大笑。師曰：「衆中也有恁麼人？」遂喚來問：「你作麼生？」火頭曰：「某甲不喫粥肚饑，所以歡喜。」師乃點頭。後鏡清怤云：「將知溈山衆裏無人。」卧龍球云：「將知溈山衆裏有人。」

師摘茶次，謂仰山曰：「終日摘茶，祇聞子聲，不見子形。」仰撼茶樹，師曰：「子祇得其用，不得其體。」仰曰：「未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曰：「和尚祇得其體，不得其用。」師曰：「放子三十棒。」仰曰：「和尚棒某甲喫，某甲棒教誰喫？」師曰：「放子三十棒。」玄覺云：「且道過在甚麼處。」上堂，僧出曰：「請和尚爲衆說法。」師曰：「我爲汝得徹困也！」僧禮拜。後人舉似雪峯，峯曰：「古人得恁麼老婆心切。」玄沙云：「山頭和尚蹉過古人事也。」雪峯聞之，乃問沙曰：「甚麼處是老僧蹉過古人事處？」沙曰：「大小溈山被那僧一問，直得百雜碎。」峯乃駭然。師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速道，莫入陰界。」仰曰：「慧寂信亦不立。」師曰：「子信了不立？不信不立？」仰曰：「祇是慧寂，更信阿誰？」師曰：「若恁麼，卽是定性聲聞。」仰曰：「慧寂佛亦不立。」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柰子何！」仰曰：「慧寂卽一期之事，行履在甚麼處？」師曰：「祇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仰山蹋衣次，提起問師曰：「正恁麼時，和尚作麼生？」師曰：

「正恁麼時，我這裏無作麼生？」仰曰：「和尚有身而無用。」師良久，却拈起問曰：「汝正恁麼時，作麼生？」仰曰：「正恁麼時，和尚還見伊否？」師曰：「汝有用而無身。」師後忽問仰山：「汝春間有話未圓，今試道看。」仰曰：「正恁麼時，切忌勃訴。」師曰：「停囚長智。」師一日喚院主，主便來。師曰：「我喚院主，汝來作甚麼？」主無對。曹山代云：「也知和尚不喚某甲。」又令侍者喚第一座，座便至。師曰：「我喚第一座，汝來作甚麼？」座亦無對。曹山代云：「若令侍者喚，恐不來。」法眼云：「適來侍者喚。」師問雲巖：「聞汝久在藥山，是否？」巖曰：「是。」師曰：「如何是藥山大人相？」巖曰：「涅槃後有。」師曰：「如何是涅槃後有？」巖曰：「水灑不着。」巖却問師：「百丈大人相如何？」師曰：「巍巍堂堂，煒煒煌煌。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汝下觜處。」師過淨瓶與仰山，山擬接，師却縮手曰：「是甚麼？」仰曰：「和尚還見箇甚麼？」師曰：「若恁麼，何用更就吾覓？」仰曰：「雖然，如此仁義道中與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事。」師乃過淨瓶與仰山。

師與仰山行次，指柏樹子問曰：「前面是甚麼？」仰曰：「栢樹子。」師却問耘田翁，翁亦曰：「栢樹子。」師曰：「這耘田翁向後亦有五百衆。」師問仰山：「何處來？」仰曰：「田中來。」師曰：「禾好刈也未？」仰作刈禾勢。師曰：「汝適來作青見，作黃見，作不青不黃見？」仰曰：「和尚背後是甚麼？」師曰：「子還見麼？」仰拈禾穗曰：「和尚何曾問這箇？」師曰：「此是鵝王擇乳。」師問仰山：「天寒人寒？」仰曰：「大家在這裏。」師曰：「何不直說？」仰曰：「適來也不曲，和尚如何？」師曰：「直須隨流。」上堂：「仲冬嚴寒年年事，晷運推移事若何？」仰山進前，叉手而立。師曰：「我情知汝答這話不得！」香嚴曰：「某甲偏答得這話。」師躡前問，嚴亦進前，叉手而立。師曰：「賴遇寂子不會。」

師一日見劉鐵磨來，師曰：「老牸牛，汝來也。」磨曰：「來日臺山大會齋，和尚還去麽？」師乃放身作臥勢，磨便出去。有僧來禮拜，師作起勢。僧曰：「請和尚不用起。」師曰：「老僧未曾坐。」僧曰：「某甲未曾禮。」師曰：「何故無禮？」僧無對。同安代云：「和尚不怪。」僧問：「如何是道？」師曰：「無心是道。」曰：「某甲不會。」師曰：「會取不會底好！」曰：「如何是不會底？」師曰：「祇汝是，不是別人。」復曰：「今時人但直下體取不會底，正是汝心，正是汝佛。若向外得一知一解，將爲禪道，且没交涉。名運糞入，不名運糞出，汙汝心田。所以道不是道。」問：「如何是百丈真？」師下禪牀，叉手立。曰：「如何是和尚真？」師却坐。師坐次，仰山從方丈前過，師曰：「若是百丈先師見子，須喫痛棒始得。」仰曰：「即今事作麽生？」師曰：「合取兩片皮。」仰曰：「此恩難報。」師曰：「非子不才，迺老僧年邁。」仰曰：「今日親見百丈師翁來。」師曰：「子向甚麽處見？」仰曰：「不道見祇是無別。」師曰：「始終作家。」

師問仰山：「即今事且置，古來事作麽生？」仰叉手近前。師曰：「猶是即今事，古來事作麽生？」仰退後立。師曰：「汝屈我，我屈汝。」仰便禮拜。仰山香嚴侍立次，師舉手曰：「如今恁麽者少，不恁麽者多。」嚴從東過西立，仰從西過東立。師曰：「這箇因緣，三十年後如金擲地相似。」仰曰：「亦須是和尚提唱始得。」嚴曰：「即今亦不少。」師曰：「合取口。」師坐次，仰山入來，師以兩手相交示之。仰作女人拜。師曰：「如是！如是！」師方丈內坐次，仰山入來，師曰：「寂子，近日宗門令嗣作麽生？」仰曰：「大有人疑著此事。」師曰：「寂子作麽生？」仰曰：「慧寂祇管困來合眼，健即坐禪，所以未曾說著在。」師曰：「到這田地也難得。」仰曰：「據慧寂所見，祇如此一句也著不得。」師曰：「汝爲一人也不得。」仰曰：「自古聖人，

盡皆如此。」師曰：「大有人笑汝恁麼祗對。」仰曰：「解笑者是慧寂同參。」師曰：「出頭事作麼生？」仰繞禪牀一匝，師曰：「裂破古今。」仰山香嚴侍立次，師曰：「過去現在未來，佛佛道同，人人得箇解脫路。」仰曰：「如何是人人解脫路？」師回顧香嚴曰：「寂子借問，何不答伊？」嚴曰：「若道過去未來現在，某甲却有箇祗對處。」師曰：「子作麼生祗對？」嚴珍重便出。師却問仰山曰：「智閑恁麼祗對，還契寂子也無？」仰曰：「不契。」師曰：「子又作麼生？」仰亦珍重出去。師呵呵大笑曰：「如水乳合。」

一日，師翹起一足謂仰山曰：「我每日得他負載，感伊不徹。」仰曰：「當時給孤園中，與此無別。」師曰：「更須道始得。」仰曰：「寒時與他襪著，也不爲分外。」師曰：「不負當初，子今已徹。」仰曰：「恁麼更要答話在。」師曰：「道看。」仰曰：「誠如是言。」師曰：「如是！如是！」師問仰山：「生住異滅，汝作麼生會？」仰曰：「一念起時不見有生住異滅。」師曰：「子何得遣法？」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生住異滅。」仰曰：「却喚作遣法。」師問仰山：「妙淨明心，汝作麼生會？」仰曰：「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師曰：「汝祗得其事。」仰曰：「和尚適來問甚麼？」師曰：「妙淨明心。」仰曰：「喚作事得麼？」師曰：「如是！如是！」石霜會下有二禪客到，云：「此間無一人會禪。」後普請般柴，仰山見二禪客歇將一橛柴，問曰：「還道得麼？」俱無對。仰曰：「莫道無人會禪好！」仰歸舉似師曰：「今日二禪客，被慧寂勘破。」師曰：「甚麼處被子勘破？」仰舉前話。師曰：「寂子又被吾勘破。」雲居錫云：「甚處是潙山勘破仰山處？」

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爲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洗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爲我原了，汝更與我原

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鶖子。」師因泥壁次，李軍容來，具公裳，直至師背後，端笏而立。師回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同歸方丈。僧問：「不作溈山一頂笠，無由得到莫傜村。如何是溈山一頂笠？」師喚曰：「近前來。」僧近前，師與一踏。

上堂：「老僧百年後，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左脇下書五字，曰『溈山僧某甲。』當恁麼時，喚作溈山僧又是水牯牛，喚作水牯牛又是溈山僧。畢竟喚作甚麼卽得？」仰山出禮拜而退。雲居膺代曰：「師無異號。」資福寶曰：「當時但作此○相拓呈之，新羅和尚作此(牛)相拓呈之。」又曰：「同道者方知芭蕉徹作此(溈)(佛)(衣)相拓呈之。」又曰：「說也說了也，注也注了也。悟取好！」乃述偈曰：「不是溈山不是牛，一身兩號實難酬。離却兩頭應須道，如何道得出常流。」師敷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謚大圓禪師，塔曰清淨。

南嶽下四世

溈山祐禪師法嗣

仰山慧寂禪師

袁州仰山慧寂通智禪師，韶州懷化葉氏子。年九歲，於廣州和安寺投通禪師出家。(卽不語通。)十四歲，父母取歸，欲與婚媾。師不從，遂斷手二指，跪致父母前，誓求正法，以答劬勞。父母乃許。再詣通

處，而得披剃。未登具，即遊方。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潙山，遂升堂奧。耽源謂師曰：「國師當時傳得六代祖師圓相，共九十七箇，授與老僧。乃曰：『吾滅後三十年，南方有一沙彌到來，大興此教，次第傳受，無令斷絕。』我今付汝，汝當奉持。」遂將其本過與師。師接得一覽，便將火燒却。耽源一日問：「前來諸相，甚宜秘惜。」師曰：「當時看了便燒却也。」源曰：「吾此法門無人能會，唯先師及諸祖師、諸大聖人方可委悉，子何得焚之？」師曰：「慧寂一覽，已知其意。但用得不可執本也。」源曰：「然雖如此於子即得，後人信之不及。」師曰：「和尚若要重錄不難，即重集一本呈上，更無遺失。」源曰：「然。」耽源上堂，師出衆，作此○相以手拓呈了，却叉手立。源以兩手相交，作拳示之。師進前三步，作女人拜。源點頭，師便禮拜。

師浣衲次，耽源曰：「正恁麼時作麼生？」師曰：「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見？」後參潙山，潙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師曰：「有主。」曰：「主在甚麼處？」師從西過東立，潙異之。師問：「如何是真佛住處？」潙曰：「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性相常住。事理不二，真佛如如。」師於言下頓悟，自此執侍前後，盤桓十五載。

後參巖頭，頭舉起拂子，師展坐具。巖拈拂子置背後，師將坐具搭肩上而出。巖曰：「我不肯汝放，秖肯汝收。」掃地次，潙問：「塵非掃得，空不自生，如何是塵非掃得？」師掃地一下，潙曰：「如何是空不自生？」師指自身又指潙，潙曰：「塵非掃得，空不自生。離此二途，又作麼生？」師又掃地一下，又指自身並指潙。潙一日指田問師：「這丘田那頭高，這頭低。」師曰：「却是這頭高，那頭低。」潙曰：「你若不信，

向中間立，看兩頭。」師曰：「不必立中間，亦莫住兩頭。」溈曰：「若如是著水看，水能平物。」師曰：「水亦無定，但高處高平，低處低平。」溈便休。

有施主送絹與溈山，師問：「和尚受施主如是供養，將何報答？」溈敲禪牀示之。師曰：「和尚何得將衆人物作自己用？」師在溈山，爲直歲作務歸，溈問：「甚麼處去來？」師曰：「田中來。」溈曰：「田中多少人？」師插鍬叉手。溈曰：「今日南山，大有人刈茅。」師拔鍬便行。玄沙云：「我若見，卽踏倒鍬子。」僧問鏡清：「仰山插鍬，意旨如何？」清云：「狗御赦書，諸侯避道。」云：「祇如玄沙踏倒，意旨如何？」清云：「不柰船何？打破戽斗。」云：「南山刈茅，意旨如何？」清云：「李靖三兄，久經行陣。」雲居錫云：「且道鏡清下此一判，著不著。」師在溈山牧牛，時踢天泰上座問曰：「一毛頭師子現卽不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又作麼生？」師便騎牛歸，侍立溈山次，舉前話方了，却見泰來。師曰：「便是這箇上座。」溈遂問：「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道？」泰曰：「是。」師曰：「正當現時，毛前現，毛後現？」泰曰：「現時不說前後。」溈山大笑。師曰：「師子腰折也。」便下去。

一日，第一座舉起拂子曰：「若人作得道理，卽與之。」師曰：「某甲作得道理，還得否？」座曰：「但作得道理便得。」師乃掣將拂子去。雲居錫云：「甚麼處是仰山道理？」一日雨下，天性上座謂師曰：「好雨！」師曰：「好在甚麼處？」性無語。師曰：「某甲却道得。」性曰：「好在甚麼處？」師指雨，性又無語。師曰：「何得大智而默。」師隨溈山遊山，到磐陀石上坐。師侍立次，忽鵶銜一紅柿落在面前。溈拾與師，師接得洗了度與溈。溈曰：「子甚處得來？」師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溈曰：「汝也不得無分。」卽分半與師。玄沙云：「大小溈山被仰山一坐，至今起不得。」

潙山問師：「忽有人問汝，汝作麽生祇對？」師曰：「東寺師叔若在，某甲不致寂寞。」潙曰：「放汝一箇不祇對罪。」師曰：「生之與殺，祇在一言。」潙曰：「不負汝見，別有人不肯。」師曰：「阿誰？」潙指露柱曰：「道箇。」師曰：「道甚麽？」潙曰：「道甚麽？」師曰：「白鼠推遷，銀臺不變。」師問潙山：「大用現前，請師辨白？」潙山下座歸方丈，師隨後入。潙問：「子適來問甚麽話？」師再舉，潙曰：「還記得吾答語否？」師曰：「記得。」潙曰：「你試舉看。」師便珍重出去。潙曰：「錯。」師回首，曰：「閑師弟若來，莫道某甲無語好！」師問東寺曰：「借一路過那邊還得否？」寺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麽？」師良久，寺却問：「借一路過那邊得否？」師曰：「大凡沙門不可祇一路，也別更有麽？」寺曰：「祇有此。」師曰：「大唐天子決定姓金。」

師在潙山前坡牧牛次，見一僧上山，不久便下來。師乃問：「上座何不且留山中？」僧曰：「祇爲因緣不契。」師曰：「有何因緣，試舉看。」曰：「和尚問某名甚麽，某答歸真和尚。曰：歸真何在？某甲無對。」師曰：「上座却回向和尚，道某甲道得也。和尚問作麽生道，但曰眼裏耳裏鼻裏。」僧回一如所教。潙曰：「脱空謾語漢，此是五百人善知識語。」

師卧次，夢入彌勒内院，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位空，師遂就座。有一尊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説法。」師起白槌曰：「摩訶衍法，離四句，絶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潙，潙曰：「子已入聖位。」師便禮拜。

師侍潙行次，忽見前面塵起，潙曰：「面前是甚麽？」師近前看了，却作此車⃝相[一]。潙點頭。潙山示

[一]車⃝，原作「車」，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衆曰：「一切衆生皆有佛性。」鹽官有二僧往探問，既到溈山，聞溈山舉揚，莫測其涯，若生輕慢。因一日與師言話次，乃勸曰：「師兄須是勤學佛法，不得容易！」師乃作此〇相，以手拓呈了，却抛向背後，遂展兩手就二僧索，二僧罔措。師曰：「吾兄直須勤學佛法，不得容易！」便起去。時二僧却回鹽官，行三十里，一僧忽然有省，乃曰：「當知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信之不錯。」便回溈山。一僧更前行數里，因過水忽然有省，自歎曰：「溈山道，一切衆生皆無佛性，灼然有他恁麼道。」亦回溈山，久依法席。溈山同師牧牛次，溈曰：「此中還有菩薩也無？」師曰：「有。」溈曰：「汝見那箇是，試指出看。」師曰：「和尚疑那箇不是，試指出看？」溈便休。師送果子上溈山，溈接得，問：「子甚麼處得來？」師曰：「家園底。」溈曰：「堪喫也未？」師曰：「未敢嘗，先獻和尚。」溈曰：「是阿誰底？」師曰：「慧寂底。」溈曰：「既是子底，因甚麼教我先嘗？」師曰：「和尚嘗千嘗萬。」溈便喫，曰：「猶帶酸澀在。」師曰：「酸澀莫非自知？」溈不答。

赤干行者聞鐘聲，乃問：「有耳打鐘，無耳打鐘？」師曰：「汝但問，莫愁我答不得。」干曰：「早箇問了也！」師喝曰：「去！」師夏末問訊溈山次，溈曰：「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面作何所務？」師曰：「某甲在下面，鉏得一片畬，下得一籮種。」溈曰：「子今夏不虛過。」師却問：「未審和尚一夏之中作何所務？」溈曰：「日中一食，夜後一寢。」師曰：「和尚今夏亦不虛過。」道了乃吐舌。溈曰：「寂子何得自傷己命？」溈山一日見師來，即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豎一指。師亦以兩手相交過，各撥三下，却向胸前仰一手覆一手，以目瞻視溈山，休去。

潙山餧鴉生飯，回頭見師，曰：「今日爲伊上堂一上。」師曰：「某甲隨例得聞。」潙曰：「聞底事作麼生？」師曰：「鴉作鴉鳴，鵲作鵲噪。」潙曰：「爭奈聲色何！」師曰：「和尚適來道甚麼？」潙曰：「我祇道爲伊上堂一上。」師曰：「爲甚麼喚作聲色？」潙曰：「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師曰：「大事因緣又作麼生驗？」潙竪起拳，師曰：「終是指東畫西。」潙曰：「子適來問甚麼？」師曰：「問和尚大事因緣。」潙曰：「爲甚麼喚作指東畫西？」師曰：「爲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潙曰：「並未曉了此事。」師曰：「如何得曉了此事？」潙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師曰：「一月千江，體不分水。」潙曰：「應須與麼始得。」師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潙曰：「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師曰：「瓶、盤、釵、釧、券、盂、盆。」潙曰：「寂子説禪如師子吼，驚散狐狼野干之屬。」

師後開法王莽山，問僧：「近離甚處？」曰：「廬山。」師曰：「曾到五老峯麼？」曰：「不曾到。」師曰：「闍黎不曾遊山。」雲門云：「此語皆爲慈悲之故，有落草之談。」上堂：「汝等諸人，各自回光返照，莫記吾言。汝無始劫來，背明投暗，妄想根深，卒難頓拔。所以假設方便，奪汝麁識。如將黄葉止啼，有甚麼是處〔一〕，亦如人將百種貨物，與金寶作一鋪貨賣。祇擬輕重來機〔二〕，所以道石頭是真金鋪〔三〕，我這裏是雜貨鋪。有人來覓鼠糞，我亦拈與他。來覓真金，我亦拈與他。」時有僧問：「鼠糞卽不要，請和尚真金？」師曰：「齧

〔一〕「有甚麼是」四字原闕，據清藏本、續藏本補。
〔二〕「重來機」三字原闕，據清藏本、續藏本補。
〔三〕「所以道」三字原闕，據清藏本、續藏本補。

鏃擬開口，驢年亦不會。」僧無對。師曰：「索喚則有交易，不索喚則無我。若說禪宗，身邊要一人相伴亦無，豈況有五百七百衆邪？我若東說西說，則爭頭向前采拾。如將空拳誑小兒，都無實處。我今分明向汝說聖邊事，且莫將心湊泊。但向自己性海，如實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是聖末邊事，如今且要識心達本。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時後日，自具去在。若未得本，縱饒將情學他亦不得。汝豈不見潙山和尚云：『凡聖情盡，體露真常，事理不二，卽如如佛。』」問：「如何是祖師意？」師以手於空，作此(佛)相示之。僧無語。師謂第一座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座曰：「正恁麼時是某甲放身命處。」師曰：「何不問老僧？」座曰：「正恁麼時不見有和尚。」師曰：「扶吾教不起。」

師因歸潙山省覲，潙問：「子既稱善知識，爭辨得諸方來者，知有不知有，有師承無師承，是義學是玄學？子試說看。」師曰：「慧寂有驗處，但見僧來便竪起拂子，問伊諸方還說這箇不說？」又曰：「這箇且置，諸方老宿意作麼生？」潙嘆曰：「此是從上宗門中牙爪。」潙問：「大地衆生，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生知他有之與無？」師曰：「慧寂有驗處。」時有一僧從面前過，師召曰：「闍黎！」僧回首，師曰：「和尚，這箇便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潙曰：「此是師子一滴乳，迸散六斛驢乳。」師問僧：「甚處來？」曰：「幽州。」師曰：「我恰要箇幽州信，米作麼價？」曰：「某甲來時，無端從市中過，踏折他橋梁。」師便休。師見僧來，竪起拂子，僧便喝。師曰：「喝卽不無，且道老僧過在甚麼處？」曰：「和尚不合將境示人。」師便打。

有梵僧從空而至，師曰：「近離甚處？」曰：「西天。」師曰：「幾時離彼？」曰：「今早。」師曰：「何太遲

生！」曰：「遊山翫水。」師曰：「神通遊戲則不無，闍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師作禮，乘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

師住東平時，潙山令僧送書并鏡與師。師上堂，提起示衆曰：「且道是潙山鏡，東平鏡？若道是東平鏡，又是潙山送來。若道是潙山鏡，又在東平手裏。道得則留取，道不得則撲破去也。」衆無語，師遂撲破，便下座。僧參次，便問：「和尚還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以手畫此○相拓呈，師以衣袖拂之。僧又作此○相拓呈，師以兩手作背拋勢。僧以目視之，師低頭。僧遶師一匝，師便打，僧遂出去。師坐次，有僧來作禮，師不顧。其僧乃問：「師識字否？」師曰：「隨分。」僧乃右旋一匝。曰：「是甚麼字？」師於地上書十字酬之。僧又左旋一匝，曰：「是甚字？」師改十字作卍字。僧畫此○相，以兩手拓，如脩羅掌日月勢。曰：「是甚麼字？」師乃畫此(卍)相對之，僧乃作婁至德勢。師曰：「如是！如是！此是諸佛之所護念，汝亦如是，吾亦如是。善自護持！」其僧禮謝，騰空而去。

時有一道者見，經五日後，遂問師。師曰：「汝還見否？」道者曰：「某甲見出門騰空而去。」師曰：「此是西天羅漢，故來探吾道。」道者曰：「某雖覩種種三昧，不辨其理。」師曰：「吾以義爲汝解釋，此是八種三昧，是覺海變爲義海，體則同然。此義合有因有果，卽時異時，總別不離隱身三昧也。」師問僧：「近離甚處？」曰：「南方。」師舉拄杖曰：「彼中老宿還說這箇麽？」曰：「不說。」師曰：「既不說這箇，還說那箇否？」曰：「不說。」師召大德，僧應諾。師曰：「參堂去。」僧便出。師復召曰：「大德！」僧回首，師曰：「近前來。」僧近前，師以拄杖頭上點一下，曰：「去！」

劉侍御問：「了心之旨，可得聞乎？」師曰：「若要了心，無心可了。無了之心，是名真了。」師一日在法堂上坐，見一僧從外來，便問訊了，向東邊叉手立，以目視師，師乃垂下左足。僧却過西邊叉手立，師垂下右足。僧向中間叉手立，師收雙足。僧禮拜，師曰：「老僧自住此，未曾打着一人。」拈拄杖便打。僧便騰空而去。

陸希聲相公欲謁師，先作此○相封呈。師開封於相下面書云：「不思而知，落第二頭。思而知之，落第三首。」遂封回。韋宙相公機語相似，茲不重出。公見即入山，師乃門迎。公纔入門，便問：「三門俱開，從何門入？」師曰：「從信門入。」公至法堂，又問：「不出魔界，便入佛界時如何？」師以拂子倒點三下。公便設禮。又問：「和尚還持戒否？」師曰：「不持戒。」曰：「還坐禪否？」師曰：「不坐禪。」公良久，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老僧一頌：滔滔不持戒，兀兀不坐禪。釅茶三兩椀，意在钁頭邊。」師却問：「承聞相公看經得悟，是否？」曰：「弟子因看涅槃經有云，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得箇安樂處。」師竪起拂子，曰：「秖如這箇作麼生入？」曰：「入之一字，也不消得。」師曰：「入之一字，不爲相公。」公便起去。法燈云：「上座且道，入之一字爲甚麼人？」又云：「相公且莫煩惱。」

龐居士問：「久嚮仰山，到來爲甚麼却覆？」師竪起拂子，士曰：「恰是。」師曰：「是仰是覆？」士乃打露柱，曰：「雖然無人，也要露柱證明。」師擲拂子，曰：「若到諸方，一任舉似。」師指雪師子，問：「衆有過得此色者麼？」衆無對。雲門云：「當時便好與推倒。」師問雙峰：「師弟近日見處如何？」曰：「據某見處，實無一法可當情。」師曰：「汝解猶在境。」曰：「某秖如此，師兄又如何？」師曰：「汝豈不知無一法可當情者？」溈山聞曰：「寂子一句，疑殺天下人。」玄覺云：「經道：實無有法。然燈佛與我授記，他道實無一法可當情。爲甚麼道：解猶在境？且道利

害在甚麽處？」

師臥次，僧問：「法身還解説法也無？」師曰：「我説不得，別有一人説得。」曰：「説得底人在甚麽處？」師推出枕子。潙山聞曰：「寂子用劒刃上事。」師閉目坐次，有僧潛來身邊立，師開目，於地上作此㊌相，顧視其僧。僧無語。師携拄杖行次，僧問：「和尚手中是甚麽？」師便拈向背後，曰：「見麽？」僧無對。師問一僧：「汝會甚麽？」曰：「會卜。」師提起拂子，曰：「這箇六十四卦中阿那卦收？」僧無對。師自代云：「適來是雷天大壯，如今變爲地火明夷。」問僧：「名甚麽？」曰：「靈通。」師曰：「便請入燈籠。」曰：「早箇入了也。」法眼別云：「喚甚麽作燈籠？」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禪牀是色，請和尚離却色，指學人心。」師曰：「那箇是禪牀，指出來看。」僧無語。玄覺云：「忽然被伊却指禪牀，作麽生對伊？」有僧云：「却請和尚道。」玄覺代拊掌三下。問：「如何是毗盧師？」師乃叱之。僧曰：「如何是和尚師？」師曰：「莫無禮！」師共一僧語，旁有僧曰：「語底是文殊，默底是維摩。」師曰：「不語不默底莫是汝否？」僧默然。師曰：「何不現神通？」曰：「不辭現神通，祇恐和尚收作教。」師曰：「鑒汝來處，未有教外底眼。」問：「天堂地獄相去幾何？」師將拄杖畫地一畫。師住觀音時，出牓云：「看經次不得問事。」有僧來問訊，見師看經，旁立而待。師卷却經，問：「會麽？」曰：「某甲不看經，爭得會？」師曰：「汝已後會去在。」其僧到巖頭，頭問：「甚處來？」曰：「江西觀音來。」頭曰：「和尚有何言句？」僧舉前話，頭曰：「這箇老師，我將謂被故紙埋却，元來猶在。」

僧思鄒問：「禪宗頓悟，畢竟入門的意如何？」師曰：「此意極難，若是祖宗門下，上根上智，一聞千悟，得大揔持。其有根微智劣，若不安禪靜慮，到這裏總須茫然。」曰：「除此一路，別更有入處否？」師

曰：「有。」曰：「如何即是。」師曰：「汝是甚處人？」曰：「幽州人。」師曰：「汝還思彼處否？」曰：「常思。」師曰：「能思者是心，所思者是境。彼處樓臺林苑，人馬駢闐，汝反思底還有許多般也無？」曰：「某甲到這裏，總不見有。」師曰：「汝解猶在心。信位即得，人位未在。」曰：「除却這箇，別更有意也無？」師曰：「別有別無，即不堪也。」曰：「到這裏作麼生即是？」師曰：「據汝所解，祇得一玄，得坐披衣，向後自看。」鄒禮謝之。

師接機利物，爲宗門標準。再還東平，將順寂，數僧侍立，師以偈示之曰：「一二二三子，平目復仰視。兩口一無舌，即是吾宗旨。」至日午，陞座辭衆，復說偈曰：「年滿七十七，無常在今日。日輪正當午，兩手攀屈膝。」言訖，以兩手抱膝而終。閱明年，南塔涌禪師遷靈骨歸仰山，塔于集雲峯下。謚智通禪師、妙光之塔。

香嚴智閑禪師

鄧州香嚴智閑禪師，青州人也。厭俗辭親，觀方慕道。在百丈時性識聰敏，參禪不得。洎丈遷化，遂參溈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根本。父母未生時，試道一句看。」師被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尋一句酬對，竟不能得，乃自嘆曰：「畫餅不可充饑。」屢乞溈山說破，山曰：「我若說似汝，汝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師遂將平昔所看文字燒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且作箇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

辭溈山，直過南陽覩忠國師遺跡，遂憩止焉。

一日，芟除草木，偶拋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遽歸沐浴焚香，遙禮溈山。讚曰：「和尚大慈，恩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何有今日之事？」乃有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修持。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溈山聞得，謂仰山曰：「此子徹也。」仰曰：「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待某甲親自勘過。」仰後見師，曰：「和尚讚嘆師弟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師舉前頌，仰曰：「此是夙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別更說看。」師又成頌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仰曰：「如來禪許師弟會，祖師禪未夢見在。」師復有頌曰：「我有一機，瞬目視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乃報溈山，曰：「且喜閑師弟會祖師禪也。」玄覺云：「且道如來禪與祖師禪分不分？」長慶稜云：「一時坐却。」

師初開堂，溈山令僧送書并拄杖至。師接得便哭：「蒼天！蒼天！」僧曰：「和尚爲甚麼如此？」師曰：「祇爲春行秋令。」上堂：「道由悟達，不在語言。況是密密堂堂，曾無間隔，不勞心意，暫借回光。日用全功，迷徒自背。」僧問：「如何是香嚴境？」師曰：「華木不滋。」問：「如何是僊陀婆？」師敲禪牀曰：「過這裏來。」問：「如何是現在學？」師以扇子旋轉示之，曰：「見麼？」僧無語。問：「如何是正命食？」師以手撮而示之。問：「如何是無表戒？」師曰：「待闍黎作俗卽說。」問：「如何是聲色外相見一句？」師曰：「如某甲未住香嚴時，且道在甚麼處？」曰：「恁麼則亦不敢道有所在。」師曰：「如幻人心心所法。」問：「如何是直截根源佛所印？」師拋下拄杖，散手而去。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今年霜降早，蕎麥總不收。」問：

「如何是西來意？」師以手入懷作拳，展開與之。僧乃跪膝，以兩手作受勢。師曰：「是甚麼？」僧無對。問：「離四句，絕百非，請和尚道。」師曰：「獵師前不得說本師戒。」

上堂：「若論此事，如人上樹，口銜樹枝，脚不蹋枝，手不攀枝，樹下忽有人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不對他，又違他所問。若對他，又喪身失命。當恁麼時作麼生即得？」時有虎頭招上座出衆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時請和尚道。」師乃呵呵大笑。

師問：「僧甚處來？」曰：「溈山來。」師曰：「和尚近日有何言句？」曰：「有。」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和尚竪起拂子。師曰：「彼中兄弟作麼生會？」曰：「彼中商量道，即色明心，附物顯理。」師曰：「會即便會，著甚死急！」僧却問：「師意如何？」師亦竪起拂子。玄沙云：「祇道香嚴脚跟未點地。」雲居錫云：「甚麼處是香嚴脚跟未點地處？」師有偈曰：「子啐母啄，子覺母殼。子母俱亡，應緣不錯。同道唱和，妙云獨脚。」〔一〕師凡示學徒，語多簡直。有偈頌二百餘篇，隨緣對機，不拘聲律，諸方盛行。後諡襲燈禪師。

徑山洪諲禪師

杭州徑山洪諲禪師，吳興人也。僧問：「掩息如灰時如何？」師曰：「猶是時人功幹。」曰：「幹後如何？」師曰：「耕人田不種。」曰：「畢竟如何？」師曰：「禾熟不臨場。」問：「龍門不假風雷勢便透得者如何？」師曰：「猶是一品二品。」曰：「此既是階級，向上事如何？」師曰：「吾不知有汝龍門。」問：「如霜如雪

〔一〕「云」，續藏本作「玄」。

時如何？」師曰：「猶是污染。」曰：「不污染時如何？」師曰：「不同色。」許州全明上座先問石霜：「一毫穿衆穴時如何？」霜曰：「直須萬年去。」曰：「萬年後如何？」霜曰：「登科任汝登科，拔萃任汝拔萃。」後問師曰：「一毫穿衆穴時如何？」師曰：「光靴任汝光靴，結果任汝結果。」問：「如何是長？」師曰：「千聖不能量。」曰：「如何是短？」師曰：「蟭螟眼裏著不滿。」其僧不肯，便去舉似石霜。霜曰：「祇爲太近實頭。」僧却問霜：「如何是長？」霜曰：「不屈曲。」曰：「如何是短？」霜曰：「雙陸盤中不喝彩。」佛日長老訪師。師問：「伏承長老獨化一方，何以薦遊峯頂？」日曰：「朗月當空掛，冰霜不自寒。」師曰：「莫是長老家風也無？」日曰：「峭峙萬重關，於中含寶月。」師曰：「此猶是文言，作麼生是長老家風？」日曰：「今日賴遇佛日，却問隱密全真，時人知有道不得，太省無辜，時人知有道得。於此二途，猶是時人升降處。未審和尚親道自道如何道？」師曰：「我家道處無可道。」日曰：「如來路上無私曲，便請玄音和一場。」師曰：「任汝二輪更互照，碧潭雲外不相關。」日曰：「爲報白頭無限客，此回年少莫歸鄉。」師曰：「老少同輪無向背，我家玄路勿參差。」日曰：「一言定天下，四句爲誰宣。」師曰：「汝言有三四，我道其中一也無。」師因有偈曰：「東西不相顧，南北與誰留。汝言有三四，我道一也無。」光化四年九月二十八日，白衆而化。

定山神英禪師

滁州定山神英禪師，因椑樹省和尚行脚時參問，不落數量，請師道。師提起數珠曰：「是落不落？」樹曰：「圓珠三竅，時人知有，請師圓前話。」師便打，樹拂袖便出。師曰：「三十年後槌胸大哭去在！」樹

住後示衆曰："老僧三十年前至定山，被他熱謾一上，不同小小。"師見首座洗衣，遂問："作甚麽？"座提起衣示之。師曰："洗底是甚衣？"座曰："關中使鐵錢。"師喚維那，移下座掛搭著。

延慶法端禪師

襄州延慶山法端禪師，僧問："蚯蚓斬爲兩段，兩頭俱動。佛性在阿那頭？"師展兩手。洞山別云："問底在阿那頭。"師滅後，謚紹真禪師。

益州應天和尚

益州應天和尚，僧問："人人盡有佛性，如何是和尚佛性？"師曰："汝喚甚麽作佛性？"曰："恁麽則和尚無佛性也。"師乃叫："快活！快活！"

九峯慈慧禪師

福州九峯慈慧禪師，初在潙山，山上堂曰："汝等諸人，祇得大機，不得大用。"師便抽身出去。潙召之，師更不回顧。潙曰："此子堪爲法器。"一日辭潙山，曰："某甲辭違和尚，千里之外不離左右。"潙動容曰："善爲！"

京兆府米和尚

京兆府米和尚亦謂七師。參學後，歸受業寺，有老宿問：「月中斷井索，時人喚作蛇。未審七師見佛喚作甚麼？」師曰：「若有佛見，卽同衆生。」法眼别云：「此是甚麼時節問？」法燈别云：「喚底不是。」老宿曰：「千年桃核。」師令僧去問仰山曰：「今時還假悟也無？」仰曰：「悟卽不無，爭柰落在第二頭。」師深肯之。又令僧問洞山曰：「那箇究竟作麼生？」洞曰：「却須問他始得。」師亦肯之。僧問：「自古上賢，還達真正理也無？」師曰：「達。」曰：「衹如真正理作麼生達？」師曰：「當時霍光賣假銀城與單于，契書是甚麼人做？」曰：「某甲直得杜口無言。」師曰：「平地教人作保。」問：「如何是衲衣下事？」師曰：「醜陋任君嫌，不掛雲霞色。」

晉州霍山和尚

晉州霍山和尚，因仰山一僧到，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參，師乃喚維那打鐘，著大禪佛驟步而去。

元康和尚

元康和尚，因訪石樓，樓纔見便收足坐。師曰：「得恁麼威儀周足！」樓曰：「汝適來見箇甚麼？」師

曰：「無端被人領過。」樓曰：「須是與麼始爲真見。」師曰：「苦哉！賺殺幾人來！」樓便起身。師曰：「見則見矣，動則不動。」樓曰：「盡力道不出定也。」師拊掌三下。後有僧舉似南泉，泉曰：「天下人斷這兩箇漢是非不得。若斷得，與他同參。」

三角法遇庵主

蘄州三角山法遇庵主，因荒亂魁帥入山，執刃而問：「和尚有甚財寶？」師曰：「僧家之寶，非君所宜。」魁曰：「是何寶？」師震聲一喝，魁不悟，以刃加之。

常侍王敬初居士

襄州王敬初常侍，視事次，米和尚至，公乃舉筆示之。米曰：「還判得虛空否？」公擲筆入宅，更不復出。米致疑，明日憑鼓山供養主入探其意。米亦隨至，潛在屏蔽間偵(恥慶切)伺。供養主纔坐，問曰：「昨日米和尚有甚麼言句，便不相見？」公曰：「師子齩人，韓獹逐塊。」米聞此語，即省前謬。遽出朗笑曰：「我會也，我會也。」公曰：「會即不無，你試道看。」米曰：「請常侍舉。」公乃豎起一隻筯。米曰：「這野狐精。」公曰：「這漢徹也。」問僧：「一切衆生還有佛性也無？」曰：「有。」公指壁上畫狗子曰：「這箇還有也無？」僧無對。公自代曰：「看齩著汝。」

南嶽下五世

仰山寂禪師法嗣

西塔光穆禪師

袁州仰山西塔光穆禪師，僧問：「如何是正聞？」師曰：「不從耳入。」曰：「作麼生？」師曰：「還聞麼？」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同別且置，汝道瓶嘴裏甚麼物出來入去？」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無佛性。」問：「如何是頓？」師作圓相示之。曰：「如何是漸？」師以手空中撥三下。

南塔光涌禪師

袁州仰山南塔光涌禪師，豫章豐城章氏子。母乳之夕，神光照庭，廐馬皆驚，因以光涌名之。少甚俊敏，依仰山剃度。北游謁臨濟，復歸侍山。山曰：「汝來作甚麼？」師曰：「禮覲和尚。」山曰：「還見和尚麼？」師曰：「見。」山曰：「和尚何似驢？」師曰：「某甲見和尚亦不似佛。」山曰：「若不似佛，似箇甚麼？」師曰：「若有所似，與驢何別？」山大驚曰：「凡聖兩忘，情盡體露。吾以此驗人，二十年無決了者，子保任之。」山每指謂人曰：「此子肉身佛也。」僧問：「文殊是七佛之師，文殊還有師否？」師曰：「遇緣卽有。」曰：「如何是文殊師？」師竪起拂子。僧曰：「莫祇這便是麼？」師放下拂子，叉手問：「如何是妙用一句？」師

曰：「水到渠成。」問：「真佛住在何處？」師曰：「言下無相，也不在別處。」

霍山景通禪師

晉州霍山景通禪師，初參仰山，山閉目坐，師乃翹起右足曰：「如是！如是！西天二十八祖亦如是！中華六祖亦如是！和尚亦如是！景通亦如是！」仰山起來，打四藤條。師因此自稱：「集雲峯下四藤條天下大禪佛。」歸宗下，亦有大禪佛名智通。住後，有行者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乃禮拜。者曰：「和尚爲甚麼禮俗人？」師曰：「汝不見道尊重弟子。」師問僧：「甚麼處來？」僧提起坐具，師曰：「龍頭蛇尾。」問：「如何是佛？」師便打，僧亦打。師曰：「汝打我有道理，我打汝無道理。」僧無語。師又打趁出。師化緣將畢，先備薪於郊野，徧辭檀信。食訖至薪所，謂弟子曰：「日午當來報。」至日午，師自執炬登積薪上，以笠置項後，作圓光相。手執拄杖，作降魔杵勢，立終於紅焰中。

無著文喜禪師

杭州無著文喜禪師，嘉禾語溪人也。姓朱氏。七歲，依本邑常樂寺今宗福也。國清出家剃染，後習律聽教。屬會昌澄汰，反服韜晦。大中初，例重懺度，於鹽官齊峯寺，後謁大慈山性空禪師。空曰：「子何不徧參乎？」師直往五臺山華嚴寺，至金剛窟禮謁，遇一老翁牽牛而行，邀師入寺。翁呼均提，有童子應聲出迎。翁縱牛，引師陞堂。堂宇皆耀金色，翁踞牀指繡墩命坐。翁曰：「近自何來？」師曰：「南方。」

翁曰：「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師曰：「末法比丘，少奉戒律。」翁曰：「多少衆？」師曰：「或三百，或五百。」師却問：「此間佛法如何住持？」翁曰：「龍蛇混雜，凡聖同居。」師曰：「多少衆？」翁曰：「前三三，後三三。」翁呼童子致茶，并進酥酪。師納其味，心意豁然。翁拈起玻璃盞，問曰：「南方還有這箇否？」師曰：「無。」翁曰：「尋常將甚麼喫茶？」師無對。師覩日色稍晚，遂問翁：「擬投一宿得否？」翁曰：「汝有執心，在不得宿。」師曰：「某甲無執心。」翁曰：「汝曾受戒否？」師曰：「受戒久矣。」翁曰：「汝若無執心，何用受戒？」師辭退。翁令童子相送，師問童子：「前三三，後三三，是多少？」童召：「大德！」師應諾。童曰：「是多少？」師復問曰：「此爲何處？」童曰：「此金剛窟般若寺也。」師悽然，悟彼翁者卽文殊也。不可再見，卽稽首童子，願乞一言爲別。童說偈曰：「面上無嗔供養具，口裏無嗔吐妙香。心裏無嗔是珍寶，無垢無染是真常。」言訖，均提與寺俱隱，但見五色雲中，文殊乘金毛師子往來，忽有白雲自東方來，覆之不見。時有滄州菩提寺僧修政等至，尚聞山石震吼之聲。師因駐錫五臺。咸通三年至洪州觀音參仰山，頓了心契，令充典座。文殊嘗現於粥鑊上，師以攪粥篦便打，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殊乃說偈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蔕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一日，有異僧來求齋食，師減己分饋之。仰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至，汝給食否？」師曰：「輟己回施。」仰曰：「汝大利益。」後旋浙住龍泉寺。僧問：「如何是涅槃相？」師曰：「香煙盡處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喚院主來，這師僧患顛。」問：「如何是自己？」師默然，僧罔措，再問。師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錢王奏賜紫衣，署無著禪師。將順寂，於子夜告衆曰：「三界心盡，卽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白光照室，竹樹同色。塔于靈隱山之西塢。

天福二年宣城帥田頵(於倫切)應杭將許思叛渙，縱兵大掠，發師塔，覩肉身不壞，爪髮俱長。武肅錢王異之，遣禪將邵志重加封瘞，至皇朝嘉定庚辰，遷于淨慈山智覺壽禪師塔左。

五觀順支禪師

新羅國五觀山順支了悟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竪拂子。僧曰：「莫這箇便是？」師放下拂子。問：「以字不成，八字不是，是甚麼字？」師作圓相示之。有僧於師前作五花圓相，師畫破作一圓相。

仰山東塔和尚

袁州仰山東塔和尚，僧問：「如何是君王劍？」師曰：「落纜不采功。」曰：「用者如何？」師曰：「不落人手。」問：「法王與君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掌無私。」曰：「見後如何？」師曰：「中間絕像。」

香嚴閑禪師法嗣

吉州止觀和尚

吉州止觀和尚，僧問：「如何是毗盧師？」師攔胸與一拓。問：「如何是頓？」師曰：「非梁陳。」

壽州紹宗禪師

壽州紹宗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好事不出門，惡事行千里。」有官人謂師曰：「見說江西不立宗？」師曰：「遇緣即立。」曰：「遇緣立箇甚麼？」師曰：「江西不立宗。」

南禪無染禪師

益州南禪無染禪師，僧問：「無句之句，師還答也無？」師曰：「從來祇明恁麼事。」曰：「畢竟如何？」師曰：「且問看。」

長平山和尚

益州長平山和尚，僧問：「視瞬不及處如何？」師曰：「我眨眼也沒工夫。」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西天來，唐土去。」

崇福演教禪師

益州崇福演教禪師，僧問：「如何是寬廓之言？」師曰：「無口得道。」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今日明日。」

大安清幹禪師

安州大安山清幹禪師，僧問：「從上諸聖，從何而證？」師乃斫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

「羊頭車子推明月。」

終南山豐德和尚

終南山豐德寺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觸事面牆。」問：「如何是本來事？」師曰：「終不更問人。」

武當佛巖暉禪師

均州武當山佛巖暉禪師，僧問：「某甲頃年有疾，又中毒藥，請師醫。」師曰：「二宜湯一椀。」問：「如何是佛向上事？」曰：「螺髻子。」曰：「如何是佛向下事？」師曰：「蓮華座。」

雙谿田道者

江州廬山雙谿田道者，僧問：「如何是啐啄之機？」師以手作啄勢。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甚麼處得箇問頭來？」

徑山諲禪師法嗣

洪州米嶺和尚

洪州米嶺和尚，常語曰：「莫過於此。」僧問：「未審是甚麼莫過於此？」師曰：「不出是。」僧後問長慶：

「爲甚麼不出是？」慶曰：「汝擬喚作甚麼？」

雙峯和尚法嗣

雙峯古禪師

福州雙峯古禪師，本業講經，因參先雙峯。峯問：「大德甚麼處住？」曰：「城裏。」峯曰：「尋常還思老僧否？」曰：「常思和尚，無由禮覲。」峯曰：「祇這思底便是大德。」師從此領旨。卽罷講席，侍奉數年。後到石霜，但隨衆而已，更不參請。衆謂古侍者嘗受雙峯印記，往往聞于石霜。霜欲詰其所悟，而未得其便。師因辭去，霜將拂子送出門首，召曰：「古侍者！」師回首。霜曰：「擬著卽差，是著卽乖，不擬不是，亦莫作箇會。除非知有莫能知之。好去！好去！」師應喏喏，卽前邁尋。屬雙峯示寂，師乃繼續住持。僧問：「和尚當時辭石霜，石霜恁麼道意作麼生？」師曰：「祇教我不著是非。」玄覺云：「且道他會石霜意不會？」

南嶽下六世

西塔穆禪師法嗣

資福如寶禪師

吉州資福如寶禪師，僧問：「如何是應機之句？」師默然。問：「如何是玄旨？」師曰：「汝與我掩却

門。」問：「魯祖面壁，意作麽生？」師曰：「没交涉。」問：「如何是從上真正眼？」師槌胸曰：「蒼天！蒼天！」曰：「借問有何妨？」師曰：「困。」問：「這箇還受學也無？」師曰：「未曾钁地栽虛空。」問：「如何是衲僧急切處？」師曰：「不過此。」問曰：「學人未問已前，請師道。」師曰：「噫！」問：「如何是一塵入正受？」師作入定勢。曰：「如何是諸塵三昧起？」師曰：「汝問阿誰？」問：「如何是一路涅槃門？」師彈指一聲，又展開兩手。曰：「如何領會？」師曰：「不是秋月明，子自横行八九。」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飯後三椀茶。」師一日拈起蒲團，示衆曰：「諸佛菩薩，入理聖人，皆從這裏出。」便擲下，擘開胸曰：「作麽生？」衆無對。問：「學人創入叢林，一夏將末，未蒙和尚指教，願垂提拯。」師拓開曰：「老僧住持已來，未曾瞎却一人眼。」師有時坐良久，周視左右曰：「會麽？」衆曰：「不會。」師曰：「不會卽謾汝去也。」師一日將蒲團於頭上，曰：「汝諸人恁麽時難共語。」衆無對。師將坐，却曰：「猶較些子。」

南塔涌禪師法嗣

芭蕉慧清禪師

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新羅國人也。上堂，拈拄杖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我奪却你拄杖子。」靠拄杖下座。僧問：「如何是芭蕉水？」師曰：「冬溫夏涼。」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進前三步。」曰：「用者如何？」師曰：「退後三步。」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祇恐闍黎不問。」上堂：「會麽？相悉者少，珍重！」問：「不語有問時如何？」師曰：「未出三門千里程。」問：「如

何是自己？」師曰：「望南看北斗。」問：「光境俱亡，復是何物？」師曰：「知。」曰：「知箇甚麼？」師曰：「建州九郎。」上堂：「如人行次，忽遇前面萬丈深坑，背後野火來逼，兩畔是荆棘叢林，若也向前，則墮在坑塹。若也退後，則野火燒身。若也轉側，則被荆棘林礙。當與麼時，作麼生免得？若也免得，合有出身之路。若免不得，墮身死漢。」問：「如何是提婆宗？」師曰：「赤幡在左。」問僧：「近離甚處？」僧曰：「諸師試道看。」師曰：「將謂是舶上商人，元來是當州小客。」問：「不問二頭三首，請師直指本來面目。」師默然正坐。問：「賊來須打，客來須看，忽遇客賊俱來時如何？」師曰：「屋裏有一緉破草鞋。」曰：「祇如破草鞋，還堪受用也無？」師曰：「汝若將去，前凶後不言。」問：「北斗藏身，意旨如何？」師曰：「九九八十一。」乃曰：「會麼？」曰：「不會。」師曰：「一二三四五。」師謂衆曰：「我年二十八，到仰山參見南塔，見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從孃肚裏出來便作師子吼，好麼？』我於言下歇得身心，便住五載。」僧問：「古佛未出興時如何？」師曰：「千年茄子根。」曰：「出興後如何？」師曰：「金剛努出眼。」上堂，良久曰：「也大相辱。珍重！」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汝問那箇祖師意？」曰：「達磨西來意。」師曰：「獨自棲棲暗渡江。」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知。」曰：「見後如何？」師曰：「知。」問：「甚麼物無兩頭，甚麼物無背面？」師曰：「我身無兩頭，我語無背面。」問：「如何是透法身句？」師曰：「一不得問，二不得休。」曰：「學人不會。」師曰：「第三度來，與汝相見。」

清化全怤禪師

越州清化全怤禪師，吳郡崑山人也。初參南塔，塔問：「從何而來？」師曰：「鄂州。」塔曰：「鄂州使君名甚麼？」師曰：「化下不敢相觸忤。」曰：「此地道不畏。」師曰：「大丈夫何必相試。」塔囅(丑忍切)然而笑，遂乃印可。時廬陵安福縣宰建應國禪苑迎師，聚徒本道，上聞賜名清化。僧問：「如何是和尚急切爲人處？」師曰：「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曰：「不會。」師曰：「徒誇東陽客，不識西陽珍。」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我却不知。」曰：「和尚爲甚麼不知？」師曰：「不可青天白日尿牀也。」師後還故國，錢氏文穆王特加禮重。晉天福二年丁酉歲，錢氏戍將闢雲峯山建院，亦以清化爲名，延師開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華表柱頭木鶴飛。」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眼裏瞳人吹叫子。」問：「和尚年多少？」師曰：「始見去年九月九，如今又見秋葉黃。」曰：「恁麼則無數也。」師曰：「問取黃葉。」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六隻骰子滿盆紅。」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師曰：「長江無間斷，聚沫任風飄。」曰：「還受祭祀也無？」師曰：「祭祀即不無。」曰：「如何祭祀？」師曰：「漁歌舉櫂，谷裏聞聲。」忠獻王賜紫方袍，師不受。王改以衲衣，仍號純一禪師。師曰：「吾非飾讓也，慮後人倣吾而逞欲耳。」開運四年秋，示寂。時大風摧震竹木。

黃連義初禪師

韶州黃連山義初明微禪師，僧問：「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請師開口不答話。」師曰：「寶華臺上定古今。」曰：「如何是寶華臺上定古今？」師曰：「一點墨子，輪流不移。」曰：「學人全體不會，請師指示。」師曰：「靈覺雖轉，空華不墜。」問：「古路無蹤，如何進步？」師曰：「金烏遶須彌，元與劫同時。」曰：「恁麼則得達於彼岸也。」師曰：「黃河三千年一度清。」廣主劉氏嚮師道化，請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兩鏡相照，萬象歷然。」曰：「法王心要，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谿，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將何付囑？」師曰：「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曰：「恁麼則我王有感，萬國歸朝。」師曰：「時人盡唱太平歌。」問：「如何是佛？」師曰：「胸題卍字，背負圓光。」問：「如何是道？」師展兩手示之。僧曰：「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如水如波。」

慧林鴻究禪師

韶州慧林鴻究妙濟禪師，僧問：「千聖常行此路，如何是此路？」師曰：「果然不見。」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師曰：「有甚麼雪處？」問：「如何是急切事？」師曰：「鈍漢。」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諸方大例。」問：「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師曰：「新修梵宇。」

南嶽下七世

資福寶禪師法嗣

資福貞邃禪師

吉州資福貞邃禪師，僧問：「和尚見古人，得何意旨便歇去？」師作此(魚)相示之。問：「如何是古人歌？」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曰：「未具世界時，闍黎亦在此。」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師良久。問：「古人道，前三三，後三三，意旨如何？」師曰：「汝名甚麼。」曰：「某甲。」師曰：「喫茶去。」上堂：「隔江見資福刹竿便回去，脚跟下好與三十棒。況過江來？」時有僧纔出，師曰：「不堪共語。」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

吉州福壽和尚

吉州福壽和尚，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展手。問：「文殊騎師子，普賢騎象王，未審釋迦騎甚麼？」師舉手云：「嘟！嘟！」

潭州鹿苑和尚

潭州鹿苑和尚，僧問：「餘國作佛，還有異名也無？」師作此○相示之。問：「如何是鹿苑一路？」師曰：「吉獠舌頭問將來。」問：「如何是閉門造車？」師曰：「南嶽石橋。」曰：「如何是出門合轍？」師曰：「拄杖頭鞋。」上堂，展手曰：「天下老和尚、諸上座命根，摠在這裏。」有僧出曰：「還收得也無？」師曰：「天台石橋側。」曰：「某甲不恁麼。」師曰：「伏惟尚饗。」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須彌山倒。」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大海枯竭。」

芭蕉清禪師法嗣

芭蕉繼徹禪師

郢州芭蕉山繼徹禪師，初參風穴。穴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泥彈子。」穴異之。次謁先芭蕉。蕉上堂舉仰山道：「兩口一無舌，此是吾宗旨。」師豁然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林溪境？」師曰：「有山有水。」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三門前，佛殿後。」問：「如何是深深處？」師曰：「石人開石户，石鎖兩頭搖。」上堂：「昔日如來於波羅柰國，梵王請轉法輪，如來不已而已，有屈宗風。隨機逗教，遂有三乘名字，流傳於天上人間，至今光揚不墜。若據祖宗門下，天地懸殊，上上根機，頓超不異。作麼生是混融一句？還有人道得麼？若道得，有參學眼。若道不得，天寬地窄。」便下座。

上堂：「眼中無翳，空裏無花。水長船高，泥多佛大。莫將問來，我也無答。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便下座。問：「三乘十二分教卽不問，如何是宗門一句？」師曰：「七縱八横。」曰：「如何領會？」師

曰：「泥裏倒，泥裏起。」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著體汗衫。」問：「有一人不舍生死，不證涅槃，師還提攜也無？」師曰：「不提攜。」曰：「爲甚麼不提攜？」師曰：「林溪粗識好惡。」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透。」曰：「用者如何？」師曰：「鈍。」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未是衲僧分上事。」曰：「如何是衲僧分上事？」師曰：「要行卽行，要坐卽坐。」師有偈曰：「芭蕉的旨，不挂脣齒。木童唱和，石人側耳。」

興陽清讓禪師

郢州興陽山清讓禪師，僧問：「大通智勝佛，十劫坐道場。佛法不現前，不得成佛道時如何？」師曰：「其問甚諦當。」曰：「既是坐道場，爲甚麼不得成佛道？」師曰：「爲伊不成佛。」

幽谷法滿禪師

洪州幽谷山法滿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良久曰：「會麼？」曰：「學人不會。」師曰：「聽取一偈：話道語下無聲，舉揚奥旨丁寧。禪要如今會取，不須退後消停。」

芭蕉山遇禪師

郢州芭蕉山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是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曰：「爭奈學人未會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

芭蕉山圓禪師

郢州芭蕉山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接人一句？」師曰：「要頭截取去。」曰：「豈無方便？」師曰：「心不負人，面無慚色。」上堂：「三千大千世界，夜來被老僧都合成一塊，輥向須彌頂上。帝釋大怒，拈得撲成粉碎。諸上座還覺頭痛也無？」良久曰：「莫不識痛痒好！珍重！」

承天辭確禪師

彭州承天院辭確禪師，僧問：「學人有一隻箭，射卽是，不射卽是？」師曰：「作麼生是闍黎箭？」僧便喝。師曰：「這箇是草箭子。」曰：「如何是和尚箭？」師曰：「禁忌須屈指，禱祈便扣牙。」問：「心隨萬境轉，阿那箇是轉萬境底心？」師曰：「嘉州大像古人鐫。」問：「衆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時如何？」師曰：「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曰：「爲甚麼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師曰：「管筆能書，片舌解語。」開堂日示衆：「正令提綱，猶是揑窠造僞。佛法祇對，特地謾驀上流。」問著卽參差，答着卽交互，大德擬向甚麼處下口？然則如是事，無一向權柄在手，縱奪臨機，有疑請問。」僧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羣峯穿海去，滴水下巖來。」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道頭會尾，舉意知心。」

牛頭山精禪師

興元府牛頭山精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東海浮漚。」曰：「如何領會？」師曰：「秤鎚落

井。」問：「不居凡聖是甚麼人？」師曰：「梁朝傅大士。」〔一〕曰：「此理如何？」師曰：「楚國孟嘗君。」

覺城院信禪師

益州覺城院信禪師，僧問：「如何是出身一路？」師曰：「三門前。」曰：「如何領會？」師曰：「緊峭草鞋。」

芭蕉山閑禪師

郢州芭蕉山閑禪師，僧問：「十語九不中時如何？」師曰：「閉門屋裏坐，抱首哭蒼天。」

芭蕉令遵禪師

郢州芭蕉山令遵禪師，僧問：「直得無下口處時如何？」師曰：「便須進一步。」曰：「向甚麼處下脚？」師曰：「東山西嶺上。」

慧林究禪師法嗣

韶州靈瑞和尚

〔一〕傅，原誤作「傳」，今改。

韶州靈瑞和尚，俗士問：「如何是佛？」師喝曰：「汝是村裏人。」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里。」問：「如何是本來心？」師曰：「坐却毗盧頂，出沒太虛中。」問：「如何是教外別傳底事？」師曰：「兩箇靈龜泥裏鬬，直至如今困未休。」曰：「不會。」師曰：「木雞銜卵走，燕雀乘虎飛。潭中魚不現，石女却生兒。」

南嶽下八世

報慈韶禪師法嗣

三角志謙禪師

蘄州三角山志謙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速禮三拜。」僧禮拜，師曰：「一撥便轉。」

興陽詞鐸禪師

郢州興陽詞鐸禪師，僧問：「佛界與衆生界相去多少？」師曰：「道不得。」曰：「真箇那！」師曰：「有些子。」

五燈會元卷第十

青原下八世

羅漢琛禪師法嗣

清涼文益禪師

金陵清涼院文益禪師，餘杭魯氏子。七歲，依新定智通院全偉禪師落髮。弱齡稟具於越州開元寺。屬律匠希覺師盛化于明州鄮山育王寺，師往預聽習，究其微旨。復傍探儒典，遊文雅之場。覺師目爲我門之游夏也。師以玄機一發，雜務俱捐。振錫南邁，抵福州，參長慶，不大發明。後同紹修法進三人欲出嶺，過地藏院，阻雪少憩。附爐次，藏問：「此行何之？」師曰：「行脚去。」藏曰：「作麼生是行脚事？」師曰：「不知。」藏曰：「不知最親切。」又同三人舉肇論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藏曰：「山河大地，與上座自己是同是別？」師曰：「別。」藏豎起兩指，師曰：「同。」藏又豎起兩指，便起去。雪霽辭去，藏門送之。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乃指庭下片石曰：「且道此石在心內？在心外？」師曰：「在心內。」藏曰：「行脚人著甚麼來由，安片石在心頭？」師窘無以對，即放包依席下求決擇。近一月餘，日呈見解，說道理。藏語之曰：「佛法不恁麼。」師曰：「某甲詞窮理絕也。」藏曰：「若論佛法，一切見成。」

師於言下大悟，因議留止。

進師等以江表叢林，欲期歷覽，命師同往。至臨川，州牧請住崇壽院。開堂日，中坐茶筵未起時，僧正白師曰：「四衆已圍繞和尚法座了也。」師曰：「衆人却參真善知識。」少頃陞座，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唱。」師曰：「大衆。」久立乃曰：「衆人既盡在此，山僧不可無言，與大衆舉一古人方便。珍重！」便下座。子方上座自長慶來，師舉長慶偈問曰：「作麼生是萬象之中獨露身？」子方舉拂子，師曰：「恁麼會又爭得？」曰：「和尚尊意如何？」師曰：「喚甚麼作萬象？」曰：「古人不撥萬象。」師曰：「萬象之中獨露身，說甚麼撥不撥？」子方豁然悟解，述偈投誠。自是諸方會下，有存知解者翕然而至。始則行行如也，師微以激發，皆漸而服膺。海參之衆，常不減千計。

上堂，大衆立久，乃謂之曰：「祇恁麼便散去，還有佛法道理也無？試說看！若無，又來這裏作麼？若有，大市裏人叢處亦有，何須到這裏？諸人各曾看還源觀、百門義海、華嚴論、涅槃經諸多策子，阿那箇教中有這箇時節？若有，試舉看！莫是恁麼經裏有恁麼語，是此時節麼？有甚麼交涉？所以道：微言滯於心首，嘗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爲名相之境。又作麼生得翻去？若也翻去，又作麼生得正夫，〔一〕還會麼？莫祇恁麼念策子，有甚麼用處？」僧問：「如何披露卽得與道相應？」師曰：「汝幾時披露卽與道不相應？」問：「六處不知音時如何？」師曰：「汝家眷屬一羣子。」師又曰：「作麼生會，莫道恁麼來問，便是不得。汝道六處不知音，眼處不知音，耳處不知音，若也根本是有，爭解無得？古人道：離聲

〔一〕夫，據義應作「去」。

色，著聲色；離名字，著名字。所以無想天修得，經八萬大劫，一朝退墮，諸事儼然，蓋爲不知根本真實，次第修行三生六十劫，四生一百劫，如是直到三祇果滿。他古人猶道，不如一念緣起無生，超彼三乘權學等見。又道彈指圓成八萬門，刹那滅却三祇劫，也須體究。若如此用多少氣力！」僧問：「指即不問，如何是月？」師曰：「阿那箇是汝不問底指？」又僧問：「月即不問，如何是指？」師曰：「月。」曰：「學人問指，和尚爲甚麽對月？」師曰：「爲汝問指。」

江南國主重師之道，迎住報恩禪院，署淨慧禪師。僧問：「洪鐘纔擊，大衆雲臻，請師如是。」師曰：「大衆會，何似汝會？」問：「如何是古佛家風？」師曰：「甚麽處看不足？」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即得與道相應？」師曰：「取捨之心成巧僞。」問：「古人傳衣，當記何人？」師曰：「汝甚麽處見古人傳衣？」問：「十方賢聖皆入此宗，如何是此宗？」師曰：「十方賢聖皆入。」問：「如何是佛向上人？」師曰：「方便呼爲佛。」問：「如何是學人一卷經？」師曰：「題目甚分明。」問：「聲色兩字，甚麽人透得？」師却謂衆曰：「諸上座且道，這箇僧還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問：「求佛知見，何路最徑？」師曰：「無過此。」問：「瑞草不凋時如何？」師曰：「謾語。」問：「大衆雲集，請師頓決疑網。」師曰：「寮舍內商量，茶堂內商量？」問：「雲開見日時如何？」師曰：「謾語真箇。」問：「如何是沙門所重處？」師曰：「若有纖毫所重，即不名沙門。」問：「千百億化身，於中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摠是。」問：「簇簇上來，師意如何？」師曰：「是眼不是眼？」問：「全身是義，請師一決。」師曰：「汝義自破。」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流出慈悲喜捨。」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如何是一燈？」師曰：「論甚麽百年？」問：「如何是正真之道？」師曰：「一

顧也教汝行，二顧也教汝行。」問：「如何是一真之地？」師曰：「地則無一真。」曰：「如何卓立？」師曰：「轉無交涉。」問：「如何是古佛？」師曰：「卽今也無嫌疑。」問：「十二時中如何行履？」師曰：「步步蹋著。」問：「古鏡未開，如何顯照？」師曰：「何必再三。」問：「如何是諸佛玄旨？」師曰：「是汝也有。」問：「承教有言，從無住本立一切法。如何是無住本？」師曰：「形興未質，名起未名。」問：「亡僧衣衆人唱，祖師衣甚麼人唱？」師曰：「汝唱得亡僧甚麼衣？」問：「蕩子還鄉時如何？」師曰：「將甚麼奉獻？」曰：「無有一物。」師曰：「日給作麼生？」

師後住清涼，上堂曰：「出家人但隨時及節，便得寒卽寒，熱卽熱。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古今方便不少。不見石頭和尚因看肇論云：『會萬物爲己者，其唯聖人乎！』他家便道，聖人無己，靡所不己。有一片言語喚作參同契，末上云：『竺土大僊心，無過此語也。中間也祇隨時說話。』上座今欲會萬物爲自己去，蓋爲大地無一法可見。他又囑云：『光陰莫虛度。』適來向上座道，但隨時及節便得。若也移時失候，卽是虛度光陰，於非色中作色解。上座於非色中作色解，卽是移時失候。且道色作非色解，還當不當？上座若恁麼會，便是沒交涉。正是癡狂兩頭走，有甚麼用處？上座但守分隨時過好。珍重！」僧問：「如何是清涼家風？」師曰：「汝到別處，但道到清涼來。」問：「如何得諸法無當去？」師曰：「甚麼法當著上座？」曰：「爭柰日夕何！」師曰：「閑言語。」問：「觀身如幻化，觀內亦復然時如何？」師曰：「還得恁麼也無？」問：「要急相應，唯言不二。如何是不二之言？」師曰：「更添些子得麼？」問：「如何是法身？」師曰：「這箇是應身。」問：「如何是第一義？」師曰：「我向你道是第二義。」

師問修山主：「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兄作麼生會？」修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師曰：「恁麼會又爭得？」修曰：「和尚如何？」師曰：「毫釐有差，天地懸隔。」修便禮拜。東禪齊云：「山主恁麼祇對，爲甚麼不肯？及乎再請益法眼，亦祇恁麼道便得去。且道疑訛在甚麼處？若看得透，道上座有來由。」師與悟空禪師向火，拈起香匙，問曰：「不得喚作香匙，兄喚作甚麼？」空曰：「香匙。」師不肯。空後二十餘日，方明此語。僧參次，師指簾，時有二僧同去捲。師曰：「一得一失。」東禪齊云：「上座作麼生會？有云爲伊不明旨便去捲簾。亦有道指者即會，不指而去者即失。恁麼會還可不可？既不許恁麼會，且問上座阿那箇得？阿那箇失？」

雲門問：「僧甚處來？」曰：「江西來。」門曰：「江西一隊老宿寱語住也未？」僧無對。後僧問師：「不知雲門意作麼生？」師曰：「大小雲門被這僧勘破。」

問：「僧甚處來？」曰：「道場來。」師曰：「明合暗合。」僧無語。師令僧取土添蓮盆。僧取土到，師曰：「橋東取，橋西取？」曰：「橋東取。」師曰：「是真實，是虛妄？」問：「僧甚處來？」曰：「報恩來。」師曰：「衆僧還安否？」曰：「安。」師曰：「喫茶去。」問：「僧甚處來？」曰：「泗州禮拜大聖來。」師曰：「今年大聖出塔否？」曰：「出。」師却問傍僧曰：「汝道伊到泗州不到？」

師問寶資長老：「古人道，山河無隔礙，光明處處透。且作麼生是處處透底光明？」資曰：「東畔打羅聲。」歸宗柔別云：「和尚擬隔礙。」師指竹問僧：「還見麼？」曰：「見。」師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摠不恁麼。」法燈別云：「當時但擘眼向師。」歸宗柔別云：「和尚祇是不信某甲。」有俗士獻畫障子，師看了，問曰：「汝是手巧，心巧？」曰：「心巧。」師曰：「那箇是汝心？」士無對。歸宗柔代云：「某甲今日却成容易。」僧問：「如何是第二月？」

師曰：「森羅萬象。」曰：「如何是第一月？」師曰：「萬象森羅。」上堂：「盡十方世界，皎皎地無一絲頭，若有一絲頭，即是一絲頭。」法燈云：「若有一絲頭，不是一絲頭。」師指凳子曰：「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僧問：「如何是塵劫來事？」師曰：「盡在于今。」

師因患脚，僧問訊次，師曰：「非人來時不能動，及至人來動不得。且道佛法中下得甚麼語？」曰：「和尚且喜得較。」師不肯，自別云：「和尚今日似減，因開井被沙塞却泉眼。」師曰：「泉眼不通被沙礙，道眼不通被甚麼礙？」僧無對。師代曰：「被眼礙。」師見僧般土次，乃以一塊土放僧擔上，曰：「吾助汝。」僧曰：「謝和尚慈悲。」師不肯。一僧別云：「和尚是甚麼心行？」師便休去。師謂小兒子曰：「因子識得你爺，你爺名甚麼？」兒無對。法燈代云：「但將衣袖掩面。」師却問僧：「若是孝順之子，合下得一轉語。且道合下得甚麼語？」僧無對。師代曰：「他是孝順之子。」師問講百法論僧曰：「百法是體用雙陳，明門是能所兼舉。座主是能，法座是所，作麼生說兼舉？」有老宿代云：「某甲喚作箇法座。」歸宗柔云：「不勞和尚如此。」

師一日與李王論道罷，同觀牡丹花。王命作偈，師即賦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王頓悟其意。師頌三界唯心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觀如幻。山河大地，誰堅誰變？」頌華嚴六相義曰：「華嚴六相義，同中還有異。異若異於同，全非諸佛意。諸佛意總別，何曾有同異？男子身中入定時，女子身中不留意。不留意，絕名字，萬象明明無理事。」師緣被於金陵，三坐大道場，朝夕演旨時，諸方叢林，咸遵風化。異域有慕其法者，涉遠而至。玄

沙正宗，中興於江表。師調機順物，斥滯磨昏。凡舉諸方三昧，或入室呈解，或叩激請益，皆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可勝紀。周顯德五年戊午七月十七日示疾，國主親加禮問。閏月五日剃髮澡身，告衆訖，跏趺而逝，顏貌如生。壽七十有四，臘五十四。城下諸寺院，具威儀迎引。公卿李建勳以下，素服奉全身於江寧縣丹陽起塔，謚大法眼禪師。塔曰無相。後李主瑕報慈院，命師門人玄覺言導師開法，再謚師大智藏大導師。

靑原下九世

清涼益禪師法嗣

天台德韶國師

天台山德韶國師，處州龍泉陳氏子也。母葉氏，夢白光觸體，因而有娠。及誕，尤多奇異。年十五，有梵僧勉令出家，十七依本州龍歸寺受業，十八納戒於信州開元寺。後唐同光中遊方，首詣投子見同禪師，次謁龍牙，乃問：「雄雄之尊，爲甚麼近之不得？」牙曰：「如火與火。」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牙曰：「去！汝不會我語。」師又問：「天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牙曰：「道者合如是。」師經十七次問，牙祇如此答。師竟不諭旨，再請垂誨。牙曰：「道者，汝已後自會去。」師後於通玄峯澡浴次，忽省前話，遂具威儀，焚香遙望龍牙禮拜曰：「當時若向我說，今日決定罵也。」又問疏山：「百匝千重，是何人

境界？」山曰：「左搓芒繩縛鬼子。」師曰：「不落古今，請師說。」曰：「不說。」師曰：「爲甚麼不說？」曰：「箇中不辨有無。」師曰：「師今善說。」山駭之。如是歷參五十四員善知識，皆法緣未契，最後至臨川謁法眼，眼一見深器之。師以偏涉叢林，亦倦於參問，但隨衆而已。

一日，法眼上堂，僧問：「如何是曹源一滴水？」眼曰：「是曹源一滴水。」僧惘然而退。師於坐側，豁然開悟。平生凝滯，渙若冰釋。遂以所悟聞于法眼。眼曰：「汝向後當爲國王所師致。祖道光大，吾不如也。」自是諸方異唱，古今玄鍵，與之決擇，不留微迹。尋回本道，遊天台，止覩智者顗禪師遺蹤，有若舊居。師復與智者同姓，時謂之後身也。初止白沙，時忠懿王爲王子，時刺台州，嚮師之名，延請問道。師謂曰：「他日爲霸主，無忘佛恩。」漢乾祐元年戊申，王嗣國位，遣使迎之，伸弟子之禮。有傳天台智者教義寂者，即螺谿也。屢言于師曰：「智者之教，年祀浸遠，慮多散落。今新羅國其本甚備，自非和尚慈力，其孰能致之乎？」師於是聞于王，王遣使及齎師之書往彼國繕寫，備足而回，迄今盛行于世矣。

住後，上堂：「古聖方便猶如河沙，祖師道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斯乃無上心印法門。我輩是祖師門下客，合作麼生會祖師意？莫道風幡不動，汝心妄動；莫道不撥風幡，就風幡通取；莫道風幡動處是甚麼？有云附物明心，不須認物；有云色卽是空；有云非風幡動，應須妙會。如是解會，與祖師意旨有何交涉？既不許如是會，諸上座便合知悉。若於這裏徹底悟去，何法門而不明？百千諸佛方便，一時洞了，更有甚麼疑情？所以古人道，一了千明，一迷萬惑。上座豈是今日會得一，則明日又不會也。莫是有一分向上事難會，有一分下劣凡夫不會？如此見解，設經塵劫，祇自勞神乏思，無有是處。」

僧問：「諸法寂滅相，不可以言宣。和尚如何爲人師？」曰：「汝到諸方，更問一徧。」曰：「恁麼則絕於言句去也。」師曰：「夢裏惺惺。」問：「艫棹俱停，如何得到彼岸？」師曰：「慶汝平生。」問：「如何是三種病人。」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此問不弱。」問：「如何是六相？」師曰：「卽汝是。」問：「如何是方便？」師曰：「此問甚當。」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終不向汝道。」曰：「爲甚麼不向某甲道？」師曰：「恐汝不會。」問：「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如何是一華開五葉？」師曰：「日出月明。」曰：「如何是結果自然成？」師曰：「天地皎然。」問：「如何是無憂佛？」師曰：「愁殺人。」問：「一切山河大地，從何而起？」師曰：「此問從何而來？」問：「如何是數起底心？」師曰：「爭諱得。」問：「如何是沙門眼？」師曰：「黑如漆。」問：「絕消息時如何？」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轉物卽同如來？」師曰：「汝喚甚麼作物？」曰：「恁麼則同如來也。」師曰：「莫作野干鳴。」問：「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然後於蓮華上爲父母說法。未審如何是太子身？」師曰：「大家見。」上座問曰：「恁麼則大千同一真性也。」師曰：「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問：「六根俱泯，爲甚麼理事不明？」師曰：「何處不明？」曰：「恁麼則理事俱如也。」師曰：「前言何在？」

上堂：「大凡言句，應須絕滲漏始得。」時有僧問：「如何是絕滲漏底句？」師曰：「汝口似鼻孔。」問：「如何是不證一法？」師曰：「待言語在。」曰：「如何是證諸法？」師曰：「醉作麼！」乃曰：「祇如山僧恁麼對他，諸上座作麼生體會？莫是真實相爲麼？莫是正恁麼時無一法可證麼？莫是識伊來處麼？莫是全體顯露麼？莫錯會好！如此見解，喚作依草附木，與佛法天地懸隔。假饒答話揀辨如懸河，祇成得箇

顛倒知見。若祇貴答話揀辨，有甚麼難，但恐無益於人，翻成賺悞。如上座從前所學揀辨、問答、記持，說道理極多，爲甚麼疑心不息？聞古聖方便，特地不會，祇爲多虛少實。上座不如從脚跟下一時覷破，看是甚麼道理？有多少法門，與上座作疑求解？始知從前所學底事，祇是生死根源、陰界裏活計。所以古人道，見聞不脫，如水裏月。無事珍重！」師有偈曰：「通玄峯頂，不是人間。心外無法，滿目青山。」法眼聞云：「卽此一偈，可起吾宗。」

師後於般若寺開堂說法，十二會上堂，「毛吞巨海，海性無虧，纖芥投鋒，鋒利無動。見與不見，會與不會，唯我知焉。」乃有頌曰：「暫下高峯已顯揚，般若圓通遍十方。人天浩浩無差別，法界縱橫處處彰。珍重！」上堂，僧問：「承古有言，若人見般若，卽被般若縛。若人不見般若，亦被般若縛。既見般若，爲甚麼却被縛？」師曰：「你道般若見甚麼？」曰：「不見般若，爲甚麼亦被縛？」師曰：「你道般若甚麼處不見？」乃曰：「若見般若，不名般若。不見般若，亦不名般若。且作麼生說見不見？所以古人道，若欠一法，不成法身，若剩一法，不成法身，若有一法，不成法身，若無一法，不成法身。此是般若之真宗也。」

僧問：「乍離凝峯丈室，來坐般若道場。今日家風，請師一句。」師曰：「虧汝甚麼處？」曰：「恁麼則雷音震動乾坤界，人人無不盡霑恩。」師曰：「幸然未會，且莫探頭。」僧禮拜，師曰：「探頭卽不中。諸上座相共證明，今法久住，國土安寧。珍重！」上堂，僧問：「承教有言，歸源性無二，方便有多門。如何是歸源性？」師曰：「你問我答。」曰：「如何是方便門？」師曰：「你答我問。」曰：「如何趣向？」師曰：「顛倒作麼？」問：「一身卽無量身，無量身卽一身。如何是無量身？」師曰：「一身。」曰：「恁麼則昔日靈山，今日親覩。」

師曰：「理當即行。」乃曰：「三世諸佛，一時證明上座，上座且作麼生會？若會時不遷，無絲毫可得移易，何以故？爲過去、未來、見在三際是上座，上座且非三際，澤霖大海，滴滴皆滿。一塵空性，法界全收。珍重！」

上堂，僧問：「四衆雲集，人天恭敬。目覩尊顏，願宣般若。」師曰：「分明記取。」曰：「師宣妙法，國王萬歲，人民安樂。」師曰：「誰向你道？」曰：「法爾如然。」師曰：「你却靈利！」問：「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既是三世諸佛，爲甚麼却不知有？」師曰：「却是你知有。」曰：「狸奴白牯爲甚麼却知有？」師曰：「你甚麼處見三世諸佛。」問：「承教有言，眼不見色塵，意不知諸法。如何是眼不見色塵？」師曰：「却是耳見。」曰：「如何是意不知諸法？」師曰：「眼知。」曰：「恁麼則見聞路絕，聲色喧然。」師曰：「誰向汝道？」乃曰：「夫一切問答，如針鋒相投，無纖毫參差。事無不通，理無不備。良由一切言語，一切三昧，橫竪深淺，隱顯去來，是諸佛實相門。祇據如今一時驗取。珍重！」

上堂：「古者道，如何是禪？三界綿綿，如何是道？十方浩浩。因甚麼道三界綿綿，何處是十方浩浩底道理？要會麼？塞却眼，塞却耳，塞却舌、身、意，無空闕處，無轉動處。上座作麼生會？橫亦不得，竪亦不得，縱亦不得，奪亦不得。無用心處，亦無施設處。若如是會得，始會法門絕揀擇，一切言語絕滲漏。曾有僧問：『作麼生是絕滲漏底語？』向他道：『口似鼻孔甚好。』上座如此會，自然不通風去。如識得盡十方世界是金剛眼睛。無事，珍重！」

上堂，僧問：「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如何是王？」師曰：「日曉月明。」曰：「如何領會？」師曰：「誰是學

人？」乃曰：「天下太平，大王長壽，國土豐樂，無諸患難。此是佛語，古不易今。不遷一言，可以定古定今。會取好，諸上座。」又僧問：「承古有言，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如何是有物先天地？」師曰：「非同非合。」曰：「如何是無形本寂寥？」師曰：「誰問先天地？」曰：「恁麽則境靜林間獨自遊去也。」師曰：「亂道作麽！」乃曰：「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麽？言發非聲，也前不物，〔一〕始會天下太平，大王長壽。久立，珍重！」

上堂：「佛法現成，一切具足。豈不見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若如是也，且誰欠誰剩，誰是誰非，誰是會者，誰是不會者？所以道，東去亦是上座，西去亦是上座，南去亦是上座，北去亦是上座。因甚麽得成東西南北？若會得，自然見聞覺知路絶，一切諸法現前。何故如此？爲法身無相，觸目皆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一時徹底會取好！諸上座，出家兒合作麽生？此是本有之理，未爲分外。識心達本源，故名爲沙門。若識心皎皎地，實無絲毫障礙。上座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欲入無爲海，先乘般若船。如何是般若船？」師曰：「常無所住。」曰：「如何是無爲海？」師曰：「且會般若船。」問：「古德道，登天不借梯，偏地無行路。如何是登天不借梯？」師曰：「不遺絲髮地。」曰：「如何是偏地無行路？」師曰：「適來向你道甚麽？」乃曰：「百千三昧門，百千神通門，百千妙用門，盡不出得般若海中。何以故？爲於無住本建立諸法。所以道，生滅去來，邪正動靜，千變萬化，是諸佛大定門，無過於此。諸上座大家究取，增於佛法壽命，珍重！」

〔一〕也，據義應作「色」。

上堂，僧問：「世尊以正法眼付囑摩訶迦葉，祇如迦葉在畢鉢羅窟，未審付囑何人？」師曰：「教我向誰說？」曰：「恁麼則靈山付囑，不異今日。」師曰：「你甚麼處見靈山？」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未審今日當付何人？」師曰：「鼕鼕鼓，一頭打，兩頭鳴。」曰：「恁麼則千聖同儔，古今不異。」師曰：「禪河浪靜，尋水迷源。」僧清遇問：「帝王請命師赴王恩，般若會中，請師舉唱。」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麼則雲臺寶網，同演妙音。」師曰：「清遇何在！」曰：「法王法如是。」師曰：「阿誰證明？」乃曰：「靈山付囑分明，諸上座一時驗取。若驗得更無別理。祇是如今，譬如太虛，日明雲暗，山河大地，一切有爲世界，悉皆明現。乃至無爲，亦復如是。世尊付囑，迄至于今，並無絲毫差別，更付阿誰？所以祖師道，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有法有本心，非心非本法。此是靈山付囑榜樣。諸上座徹底會取好！莫虛度時光。國王恩難報，諸佛恩難報，父母師長恩難報，十方施主恩難報。況建置如是次第，佛法興隆，若非國王恩力，焉得如此。若要報恩，應須明徹道眼，入般若性海始得。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古德道，人空法亦空，二相本來同。」師曰：「山河大地。」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甚麼處不是方便？」問：「名假法假，人空法空。向去諸緣，諸師直指。」師曰：「謝此一問。」曰：「不覩王居壯，焉知天子尊。」師曰：「貪觀天上月，失却手中橈。」問：「教中道，心清淨故法界清淨，如何是清淨心？」師曰：「迦陵頻伽，共命之鳥。」曰：「與法界是一是二？」師曰：「你自問別人。」乃曰：「大道廓然，詎齊今古。無名無相，是法是修。良由法界無邊，心亦無際。無事不彰，無言不顯。如是會得，喚作般若現前，理同真際，一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牆壁瓦礫，並無絲毫可得虧闕。無事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承師有言，九天擎玉印，七佛兆前心。如何是印？」師曰：「不露文。」曰：「如何是心？」師曰：「你名安嗣。」乃曰：「法界性海，如函如蓋，如鈎如鎖，如金與金，位位皆齊，無纖毫參差，不相混濫。非一非異，非同非別，若歸實地去，法法皆到底。不是上來問箇如何，若何便是，不問時便非，在長連牀上坐時是有，不坐時是無。祇如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來一大藏經，卷卷皆說佛理，句句盡言佛心，因甚麼得不會去！若一向織絡言教，意識解會，饒上座經塵沙劫，亦不能得徹。此喚作顛倒知見，識心活計，並無得力處。此蓋為脚跟下不明，若究盡諸佛法源，河沙大藏，一時現前，不欠絲毫，不剩絲毫。諸佛時常出世，時常說法度人，未曾間歇。乃至猿啼鳥叫，草木叢林，常助上座發機，未有一時不為上座。有如是奇特處，可惜許！諸上座大家究取，令法久住世間，增益人天壽命，國王安樂。無事，珍重！」

上堂，舉古者道：「吾有一言，天上人間若人不會，綠水青山，且作麼生是一言底道理？古人語須是曉達始得。若是將言而名，於言未有箇會處，良由究盡諸法根蒂，始會一言。不是一言半句思量解會喚作一言。若會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始到古人境界。亦不是閉目藏睛，暗中無所見，喚作言語道斷。且莫賺會，佛法不是這箇道理。要會麼，假饒經塵沙劫說，亦未曾有半句到諸上座。經塵沙劫不說，亦未曾欠少半句。應須徹底會去始得。若如是斟酌名言，空勞心力，並無用處。與諸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速須究取。久立，珍重！」

上堂，僧問：「髑髏常干世界，鼻孔摩觸家風，如何是髑髏常干世界？」師曰：「更待荅話在。」曰：「如

何是鼻孔摩觸家風？」師曰：「時復舉一徧。」問：「一人執炬自爇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此二人阿誰辨道？」師曰：「不遺者。」曰：「不會，乞師指示。」師曰：「你名敬新。」曰：「未審還有人證明也無？」師曰：「有。」曰：「甚麼人證明？」師曰：「敬新。」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異境靈蹤，覩者皆羨。」曰：「見後如何？」歸曰〔一〕：「適來向你道甚麼？」問：「古者道，敲打虛空鳴鼕鼕，石人木人齊應諾。六月降雪落紛紛，此是如來大圓覺。如何是敲打虛空底？」師曰：「崑崙奴著鐵袴，打一捧行一步。」曰：「恁麼則石人木人齊應諾也。」師曰：「你還聞麼？」乃曰：「諸佛法門，時常如是。譬如大海，千波萬浪，未嘗暫住，未嘗暫有，未嘗暫無，浩浩地光明自在。宗三世於毛端，圓古今於一念。應須徹底明達始得，不是問一則語，記一轉話，巧作道理。風雲水月，四六八對，便當佛法，莫自賺！諸上座究竟無益，若徹底會去，實無可隱藏。無刹不彰，無塵不現。直下凡夫，位齊諸佛。不用纖毫氣力，一時會取好！無事，珍重！」

師因興教明和尚問曰：「飲光持釋迦丈六之衣，在雞足山候彌勒下生，將丈六之衣披在千尺之身，應量恰好。祇如釋迦身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爲復是身解短邪？衣解長邪？」師曰：「汝却會。」明拂袖便出去。師曰：「小兒子，山僧若荅汝不是，當有因果。汝若不是，吾當見之。」明歸七日，吐血。浮光和尚勸曰：「汝速去懺悔。」明乃至師方丈，悲泣曰：「願和尚慈悲，許某懺悔。」師曰：「如人倒地，因地而起。不曾教汝起倒。」明又曰：「若許懺悔，某當終身給侍。」師爲出語曰：「佛佛道齊，宛爾高低。釋迦彌勒，

〔一〕歸，據義應作「師」。

如印印泥。」開寶四年辛未，華頂西峯忽摧，聲震一山。師曰：「吾非久矣。」明年六月，大星殞于峯頂，林木變白。師乃示疾於蓮華峯，參問如常。二十八日，集衆言別，跏趺而逝。

清涼泰欽禪師

金陵清涼泰欽法燈禪師，魏府人也。生而知道，辯才無礙。入法眼之室，海衆歸之，僉曰敏匠。初住洪州雙林院，開堂日，指法座曰：「此山先代尊宿曾說法來，此座高廣，不才何陞？古昔有言，作禮須彌燈王如來，乃可得坐。且道須彌燈王如來今在何處？大衆要見麼，一時禮拜。」便陞座，良久曰：「大衆祇如此，也還有會處麼？」僧問：「如何是雙林境？」師曰：「畫也畫不成。」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且去，境也未識且討人。」又僧問：「一佛出世，震動乾坤。和尚出世，震動何方？」師曰：「甚麼處見震動？」曰：「爭柰即今何！」師曰：「今日有甚麼事？」有僧出禮拜，師曰：「道者，前時謝汝請我，將甚麼與汝好？」僧擬問次，師曰：「將謂相悉，却成不委。」問：「如何是西來密密意？」師曰：「苦。」問：「一佛出世，普潤羣生。和尚出世，當爲何人？」師曰：「不徒然。」曰：「恁麼則大衆有賴也。」師曰：「何必！」乃曰：「且住得也。久立，尊官及諸大衆，今日相請勤重，此箇殊功，比喻何及。所以道，未了之人聽一言，祇這如今誰動口？」便下座，立倚拄杖而告衆曰：「還會麼？天龍寂聽而雨華莫作，須菩提幀子畫將去，且恁麼信受奉行。」問：「新到近離甚處？」僧曰：「廬山。」師拈起香合曰：「廬山還有這箇也無？」僧無對。師自代云：「尋香來禮拜和尚。」問：「百骸俱潰散，一物鎮長靈。未審百骸一物，相去多少！」師曰：「百骸一物，

一物百骸。」

次住上藍護國院，僧問：「十方俱擊鼓，十處一時聞。如何是聞？」師曰：「汝從那方來？」問：「善行菩薩道，不染諸法相。如何是菩薩道？」師曰：「諸法相。」曰：「如何得不染去？」師曰：「染著甚麼處？」問：「不久開選場，還許學人選也無？」師曰：「汝是點額人。」又曰：「汝是甚麼科目？」問：「如何是演大法義？」師曰：「我演何似汝演。」

次住金陵龍光院，上堂，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維那早是第二義，長老卽今是第幾義？」乃舉衣袖曰：「會麼？大衆，此是手舞足蹈，莫道五百生前曾爲樂主來。或有疑情，請垂見示。」時有僧問：「如何是諸佛正宗？」師曰：「汝是甚麼宗？」曰：「如何？」師曰：「如何卽不會。」問：「上藍一曲師親唱，今日龍光事若何？」師曰：「汝甚麼時到上藍來？」曰：「諦當事如何？」師曰：「不諦當卽別處覓。」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且問小意，却來與汝大意。」

師後住清涼大道場，上堂，僧出禮拜次。師曰：「這僧最先出，爲大衆荅國主深恩。」僧便問：「國主請命，祖席重開，學人上來，請師直指心源。」師曰：「上來却下去。」問：「法眼一燈，分照天下。和尚一燈，分照何人？」師曰：「法眼甚麼處分照來？」師乃曰：「某甲本欲居山藏拙，養病過時，柰緣先師有未了底公案，出來與他了却。」時有僧問：「如何是先師未了底公案？」師便打。曰：「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曰：「過在甚麼處？」師曰：「過在我殃及你。」

江南國主爲鄭王時，受心法於法眼之室。暨法眼入滅，復嘗問師曰：「先師有甚麼不了底公案？」師

曰：「見分析次。」異日，又問曰：「承聞長老於先師有異聞底事。」師作起身勢。國主曰：「且坐。」師謂衆曰：「先師法席五百衆，今衹有十數人在諸方爲導首。你道莫有錯指人路底麽？若錯指，教他入水入火，落坑落塹。然古人又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鑊湯，鑊湯自消滅。且作麽生商量言語即熟，乃問著便生疏去，何也？衹爲隔闊多時。上座但會我甚麽處去不得，有去不得者爲眼等諸根、色等諸法。諸法且置，上座開眼見甚麽？所以道，不見一法即如來，方得名爲觀自在。珍重！」

師開寶七年六月示疾，告衆曰：「老僧卧疾，强牽拖與汝相見，如今隨處道場，[一]宛然化城，且道作麽生是化城？不見古導師云，寶所非遥，須且前進。及至城所，又道我所化作。今汝諸人試説箇道理看。是如來禪、祖師禪還定得麽？汝等雖是晚生，須知僥忝我國主，凡所勝地建一道場，所須不闕，衹要汝開口，如今不知阿那箇是汝口，争荅効他四恩三有？欲得會麽，但識口必無咎，縱有咎因汝有。我今火風相逼，去住是常道。老僧住持，將逾一紀，每承國主助發，至于檀越，十方道侣，主事小師，皆赤心爲我，默而難言，或披麻帶布，此即順俗，我道違真。且道順好違好？然但順我道，即無顛倒。我之遺骸，必於南山大智藏和尚左右乞一墳冢。升沈皎然，不淪化也。努力，珍重！」二十四日安坐而終。

靈隱清聳禪師

杭州靈隱清聳禪師，福州人也。初參法眼，眼指雨謂師曰：「滴滴落在上座眼裏。」師初不喻旨，後

[一]今，原作「人」，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因閱華嚴感悟，承眼印可。回止明州四明山卓庵。節度使錢億執事師之禮。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隱上寺，署了悟禪師。上堂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又曰：「見色便見心，且喚甚麼作心？山河大地，萬象森羅，青黃赤白，男女等相，是心不是心？若是心，爲甚麼却成物象去？若不是心，又道見色便見心。還會麼？祇爲迷此而成顛倒，種種不同，於無同異中强生同異。且如今直下承當，頓豁本心，皎然無一物可作見聞。若離心別求解脱者，古人喚作迷波討源，卒難曉悟。」僧問：「根塵俱泯，爲甚麼事理不明？」師曰：「事理且從，喚甚麼作俱泯底根塵？」問：「如何是觀音第一義？」師曰：「錯。」問：「無明實性即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喚甚麼作無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亘古亘今。」問：「不問不答時如何？」師曰：「寐語作麼？」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青山綠水。」曰：「見後如何？」師曰：「綠水青山。」師問僧：「汝會佛法麼？」曰：「不會。」師曰：「汝端的不會！」曰：「是。」師曰：「且去，待別時來。」其僧珍重。師曰：「不是這箇道理。」問：「如何是摩訶般若？」師曰：「雪落茫茫。」僧無語。師曰：「會麼？」曰：「不會。」師示偈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歸宗義柔禪師

廬山歸宗義柔禪師，開堂陞座，維那白槌曰：「法筵龍象衆，當觀第一義。」師曰：「若是第一義，且作麼生觀？恁麼道，落在甚麼處。爲復是觀，爲復不許人觀？先德上座，共相證明。後學初心，莫喚作返

問語、倒靠語，有疑請問。」僧問：「諸佛出世，說法度人，感天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人天大衆前寐語作麼？」問：「優曇華拆人皆覩，達本無心事若何？」師曰：「謾語。」曰：「恁麼則南能別有深深旨，不是心心人不知。」師曰：「事須飽叢林。」問：「昔日金峯，今日歸宗，未審是一是二？」師曰：「謝汝證明。」問：「法眼一箭，直射歸宗。歸宗一箭，當射何人？」師曰：「莫謗我法眼。」問：「此日知軍親證，法師於何處荅深恩？」師曰：「教我道甚麼卽得。」乃曰：「一問一荅，也無了期。佛法也不是恁麼道理。大衆，此日之事，故非本心。實謂祇箇住山，寧有意向來？成佛亦無心。蓋緣是知軍請命，寺衆誠心，既到這裏，且說箇甚麼卽得，還相悉麼？若信不及，古人便道相逢欲相喚，脉脉不能語。作麼生會？若會，堪報不報之恩，足助無爲之化。若也不會，莫道長老開堂祇舉古人語。此之盛事，天高海深，況喻不及，更不敢讚祝皇風，回向清列。何以故？古人道：『吾禱久矣！』豈況當今聖明者哉？珍重！」僧問：「如何是空王廟？」師曰：「莫少神？」曰：「如何是廟中人？」師曰：「適來不謾道。」問：「靈龜未兆時如何？」師曰：「是吉是凶。」問：「未達其源，乞師方便。」師曰：「達也。」曰：「達後如何？」師曰：「終不恁麼問。」問僧：「看甚麼經？」曰：「寶積經。」師曰：「既是沙門，爲甚麼看寶積經？」僧無語。師代云：「古今用無極。」

百丈道恒禪師

洪州百丈道恒禪師，參法眼，因請益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敍語未終，眼曰：「住！住！

汝擬向世尊良久處會那。」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乘此寶乘，直至道場。每日勞諸上座訪及，無可祇延，時寒不用久立，却請回車。珍重！」僧問：「如何是學人行脚事？」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古人有言，釋迦與我同參，未審參見何人？」師曰：「唯有同參方知。」曰：「未審此人如何親近？」師曰：「恁麼則你不解參也。」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往往問不著。」問：「還鄉曲子作麼生唱？」師曰：「設使唱，落汝後。」問：「如何是百丈境？」師曰：「何似雲居。」問：「如何是百丈爲人一句？」師曰：「若到諸方，總須問過。」乃曰：「實是無事，諸人各各是佛，更有何疑得到這裏？古人道，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且作麼生是心空？不是那裏閉目冷坐是心空，此正是意識想解。上座要會心空麼？但且識心，便見心空。所以道，過去已過去，未來更莫筭。兀然無事坐，何曾有人喚。設有人喚，上座應他好，不應他好？若應他，阿誰喚上座。若不應他，又不患聾也。三世體空，且不是木頭也。所以古人道，心空得見法王。還見法王麼？也祇是老病僧。又莫道渠自伐好！珍重。」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有多少事不問。」僧舉：「人問玄沙：『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沙曰：『三乘十二分教不要。』『某甲不會，請師爲說。』」師曰：「汝實不會？」曰：「實不會。」師示偈曰：「不要三乘要祖宗，三乘不要與君同。君今欲會通宗旨，後夜猿啼在亂峯。」上堂：「諸上座適來從僧堂裏出來，脚未跨門限便回去，已是重說偈言了也，更來這裏，不可重重下切脚也。古人云，參他不如自參。所以道森羅萬象，是善財之宗師；業惑塵勞，乃普賢之境界。若恁麼參，得與善財同參。若不肯與麼參，却歸堂向火，參取勝熱婆羅門。珍重！」上堂，衆纔集，便曰：「喫茶去。」或時衆集，便曰：「珍

重。」或時衆集，便曰：「歇。」後有頌曰：「百丈有三訣：喫茶、珍重、歇。直下便承當，敢保君未徹。」師終于本山。

永明道潛禪師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河中府武氏子。初謁法眼，眼問曰：「子於參請外，看甚麼經？」師曰：「華嚴經。」眼曰：「摠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師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也。」眼曰：「空還具六相也無？」師懵然無對。眼曰：「汝問我，我向汝道。」師乃問：「空還具六相也無？」眼曰：「空。」師於是開悟，踊躍禮謝。眼曰：「子作麼生會？」師曰：「空。」眼然之。異日，因四衆士女入院，眼問師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眼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爲王侯所重在。」

師尋禮辭，駐錫於衢州古寺，閱大藏經。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居之。師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矣！予昨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昭應之若是？」仍於師號加應真二字。師坐永明，常五百衆。上堂：「佛法顯然，因甚麼却不會？諸上座欲會佛法，但問取張三李四。欲會世法，則參取古佛叢林。無事久立。」僧問：「如何是永明的的意？」師曰：「今日十五，明朝十六。」曰：「覽師的的意。」師曰：「何處覽？」問：「如何是永明家風？」師曰：「早被上座苔了也。」問：「三種病人如何接？」師曰：「汝是聾人。」曰：「請師方便。」師曰：「是方便。」

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見東見西。」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見南見北。」曰：「昔日作麼生？」師曰：「且會今日。」問：「達磨西來傳箇甚麼？」師曰：「傳箇册子。」曰：「恁麼則心外有法去也。」師曰：「心內無法。」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月。」問：「如何是覿面事？」師曰：「背後是甚麼？」問：「文殊仗劍，擬殺何人？」師曰：「止！止！」曰：「如何是劍？」師曰：「眼是。」問：「諸餘卽不問，向上宗乘亦且置，請師不荅。」師曰：「好箇師僧子。」曰：「恁麼則禮拜去也。」師曰：「不要三拜，盡汝一生去。」

衆參次，師指香爐曰：「汝諸人還見麼？若見，一時禮拜，各自歸堂。」僧問：「至道無言，借言顯道。如何是顯道之言？」師曰：「切忌揀擇。」曰：「如何是不揀擇？」師曰：「元帥大王，太保令公。」問：「如何是慧日祥光？」師曰：「此去報慈不遠。」曰：「恁麼則親蒙照燭。」師曰：「且喜沒交涉。」

報恩慧明禪師

杭州報恩慧明禪師，姓蔣氏。幼歲出家，三學精練。志探玄旨，乃南遊於閩越間，歷諸禪會，莫契本心。後至臨川謁法眼，師資道合。尋回鄞水大梅山庵居。吳越部內，禪學者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外，師欲整而導之。一日，有新到參，師問：「近離甚處？」曰：「都城。」師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此間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卽住，不會卽去。」僧無對。僧問：「如何是大梅主？」師曰：「闍黎今日離甚麼處？」僧無對。師尋遷天台山白沙卓庵，有朋彥上座博學強

記，來訪師敵論宗乘。師曰：「言多去道轉遠。今有事借問，祇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不悟者也無？」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師曰：「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山嶷然，如何得消殞去！」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服膺矣。

漢乾祐中，忠懿王延入府中問法，命住資崇院。師盛談玄沙及地藏法眼，宗旨臻極。王因命翠巖令參等諸禪匠及城下名公定其勝負。天龍禪師問曰：「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未審此經從何而出？」師曰：「道甚麼！」天龍擬進語，師曰：「過也。」資嚴長老問：「如何是現前三昧？」師曰：「還聞麼？」嚴曰：「某甲不患聾。」師曰：「果然患聾。」師復舉雪峯塔銘問諸老宿：「夫從緣有者，始終而成壞；非從緣有者，歷劫而長堅。堅之與壞即且置，雪峯即今在甚麼處？」法眼別云：「祇今是成是壞？」宿無對，設有對者，亦不能當其徵詰。時羣彥弭伏，王大喜悅，署圓通普照禪師。

上堂：「諸人還委悉麼？莫道語默動靜、無非佛事好！且莫錯會。」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汝還見香臺麼？」曰：「某甲未會，乞師指示。」師曰：「香臺也不識。」問：「離却目前機，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汝何不問？」曰：「恁麼則委是去也。」師曰：「也是虛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我見燈明佛本光瑞如此。」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特地伸。」問：「是甚麼意？」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十萬八千真跋涉，直下西來不到東。」問：「如何是第二月？」師曰：「捏目看花花數朶，見精明樹幾枝枝。」

報慈行言導師

金陵報慈行言玄覺導師，泉州人也。上堂：「凡行脚人參善知識，到一叢林，放下瓶鉢，可謂行菩薩道能事畢矣。何用更來這裏，舉論真如涅槃，此是非時之說。然古人有言，譬如披沙識寶，沙礫若除，真金自現，便喚作常住世間，具足僧寶。亦如一味之雨，一般之地，生長萬物，大小不同，甘辛有異。不可道地與雨有大小之名也。所以道，方即現方，圓即現圓。何以故？爾法無偏正，隨相應現，喚作對現色身。還見麼？若不見也莫閑坐地。」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問不當。」問：「坐却是非，如何合得本來人？」師曰：「汝作麽生坐？」師聞鳩子叫，問僧：「甚麽聲？」曰：「鳩子聲。」師曰：「欲得不招無間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江南國主建報慈院，命師大闡宗猷。海會二千餘衆，別署導師之號。上堂：「此日英賢共會，海衆同臻。諒惟佛法之趣，無不備矣。若是英鑒之者，不須待言也。然言之本無，何以默矣。是以森羅萬象，諸佛洪源。顯明則海印光澄，冥昧則情迷自惑。苟非通心上士、逸格高人，則何以於諸塵中發揚妙極，卷舒物象。縱奪森羅，示生非生，應滅非滅。生滅洞已，乃曰真常。言假則影散千途，論真則一空絕跡。豈可以有無生滅而計之者哉！」僧問：「國王再請，特薦先朝，和尚今日如何舉唱？」師曰：「汝不是問再唱人？」曰：「恁麽則天上人間，無過此也。」師曰：「没交涉。」問：「遠遠投師，請垂一接。」師曰：「却依舊處去。」

崇壽契稠禪師

撫州崇壽院契稠禪師，泉州人也。上堂，僧問：「四衆諦觀第一義。如何是第一義？」師曰：「何勞更問。」乃曰：「大衆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作麼生是時節因緣？上座如今便散去，且道有也未？若無，因甚麼便散去？若有，作麼生是第一義？上座，第一義現成，何勞更觀。恁麼顯明得佛性常照，一切法常住。若見有法常住，猶未是法之真源。作麼生是法之真源？上座不見古人道，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還有一法爲意解麼？古人有如是大事因緣，依而行之卽是，何勞長老多說。衆中有未知者，便請相示。」僧問：「法眼之燈，親然汝水。今日王侯請命，如何是法眼之燈？」師曰：「更請一問。」問：「古人見不齊處，請師方便。」師曰：「古人見甚麼處不齊？」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是佛。」曰：「如何領解？」師曰：「領解卽不是。」問：「的的西來意，師當第幾人？」師曰：「年年八月半中秋。」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觀音舉、上藍舉。」

報恩法安禪師

金陵報恩院法安慧濟禪師，太和人也。初住曹山，上堂：「知幻卽離，不作方便。離幻卽覺，亦無漸次。諸上座且作麼生會？不作方便，又無漸次，古人意在甚麼處？若會得，諸佛常現前；若未會，莫向圓覺經裏討。夫佛法亘古亘今，未嘗不現前。諸上座，一切時中，咸承此威光，須具大信根，荷擔得起始

得。不見佛讚猛利底人堪爲器用，亦不賞他向善、久修淨業者，要似他廣額兇屠，拋下操刀，便證阿羅漢果，直須恁麼始得。所以長者道，如將梵位直授凡庸。」僧問：「大衆既臨於法會，請師不吝句中玄。」師曰：「謾得大衆麼！」曰：「恁麼則全因此問也。」師曰：「不用得。」問：「古人有言，一切法以不生爲宗。如何是不生宗？」師曰：「好箇問處。」問：「佛法中請師方便。」師曰：「方便了也。」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何待問。」

江南國主請居報恩，署號攝衆。上堂，謂衆曰：「此日奉命令住持當院，爲衆演法。適來見維那白槌了，多少好。令教當觀第一義。且作麼生是第一義？若這裏參得多少省要，如今別更說箇甚麼即得。然承恩旨，不可杜默去也。夫禪宗示要，法爾常規，圓明顯露，亘古亘今。至于達磨西來，也祇與諸人證明，亦無法可得與人。祇道直下是，便教立地搆取，古人雖則道立地搆取，如今坐地還搆得也無？有疑請問。」僧問：「三德奧樞從佛演，一音玄路請師明。」師曰：「汝道有也未？」問：「如何是報恩境？」師曰：「大家見汝問。」開寶中，示滅于本院。

長安延規禪師

廬州長安院延規禪師，僧問：「如何是庵中主？」師曰：「汝到諸方，但道從長安來。」

雲居清錫禪師

南康軍雲居山清錫禪師，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雲居境？」師曰：「汝喚甚麽作境？」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麽！」後住泉州西明院。有廖天使入院，見供養法眼和尚真，乃問曰：「真前是甚麽果子？」師曰：「假果子。」天使曰：「既是假果子，爲甚麽將供養真？」師曰：「也祇要天使識假。」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容顔甚奇妙。」

正勤希奉禪師

常州正勤院希奉禪師，蘇州謝氏子。上堂：「古聖道，圓同太虚，無欠無餘。又道，一一法、一一宗，衆多法一法宗。又道，起唯法起，滅唯法滅。又道，起時不言我起，滅時不言我滅。據此説話，屈滯久在叢林，上座若是初心，兄弟且須體道。人身難得，正法難聞，莫同等閑。施主衣食，不易消遣。若不明道，箇箇盡須還他。上座要會道麽？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甚麽處得這箇消息？」問：「如何是諸法空相？」師曰：「山河大地。」問：「僧衆雲集，請師舉唱宗乘。」師曰：「舉來久矣。」問：「佛法付囑國王大臣，今日正勤將何付囑？」師曰：「萬歲！萬歲！」問：「古人有言，山河大地是汝真善知識。如何得山河大地爲善知識去？」師曰：「汝喚甚麽作山河大地？」問：「如何是合道之言？」師曰：「汝問我荅。」問：「靈山會上，迦葉親聞，未審今日誰人得聞？」師曰：「迦葉親聞箇甚麽？」問：「古佛道場，學人如何得到？」師曰：「汝今在甚麽處？」問：「如何是和尚圓通？」師敲禪牀三下。問：「如何是脱却根塵？」師曰：「莫妄想。」問：「人王法王，是一是二？」師曰：「人王法王。」問：「如何是諸法寂滅相？」師曰：「起唯法

起，滅唯法滅。」問：「如何是未曾生底法？」師曰：「汝爭得知！」問：「無著見文殊，爲甚麼不識？」師曰：「汝道文殊還識無著麼？」問：「得意誰家新曲妙，正勤一句請師宣。」師曰：「道甚麼！」曰：「豈無方便也？」師曰：「汝不會我語。」

羅漢智依禪師

漳州羅漢智依宣法禪師，上堂：「盡十方世界，無一微塵許法，與汝作見聞覺知，還信麼？然雖如此，也須悟始得，莫將爲等閑。不見道，單明自己，不悟目前，此人祇具一隻眼。還會麼？」僧問：「纖塵不立，爲甚麼好醜現前？」師曰：「分明記取，別處問人。」問：「大衆雲集，誰是得者？」師曰：「還曾失麼！」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行脚僧。」問：「如何是寶壽家風？」師曰：「一任觀看。」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汝作麼生！」曰：「終不敢謾大衆。」師曰：「嫌少作麼！」問：「僧受業在甚麼處？」曰：「在佛跡。」師曰：「佛在甚麼處？」曰：「甚麼處不是？」師舉起拳曰：「作麼生？」曰：「和尚收取。」師曰：「放闍黎七棒。」問僧：「今夏在甚麼處？」僧曰：「在無言上座處。」師曰：「還曾問訊他否？」僧曰：「也曾問訊。」師曰：「無言作麼生問得？」僧曰：「若得無言，甚麼處不問得？」師喝曰：「恰似問老兄。」師與彥端長老喫餅餤，端曰：「百種千般，其體不二。」師曰：「作麼生是不二體？」端拈起餅餤，師曰：「祇守百種千般。」端曰：「也是和尚見處。」師曰：「汝也是羅公詠梳頭樣。」師將示滅，乃謂衆曰：「今晚四大不和暢。雲騰鳥飛，風動塵起，浩浩地還有人治得麼？若治得，永劫不相識。若治不得，時時常見我。」言訖告寂。

章義道欽禪師

金陵鍾山章義院道欽禪師，太原人也。初住廬山棲賢，上堂：「道遠乎哉？觸事而真。聖遠乎哉？體之則神。我尋常示汝，何不向衣鉢下坐地，直下參取，須要上來，討箇甚麼？既上來，我卽事不獲已，便舉古德少許方便，抖擻些子龜毛兔角，解落向汝。諸上座欲得省要，僧堂裏、三門下、寮舍裏參取好！還有會處也未？若有會處，試說看，與上座證明。」僧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棲賢有甚麼境？」問：「古人拈椎豎拂，還當宗乘中事也無？」師曰：「古人道了也。」問：「學人作入叢林，乞和尚指示。」師曰：「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後江南國主請居章義道場。上堂：「摠來這裏立，作甚麼？善知識如河沙數，常與汝爲伴。行住坐臥，不相捨離。但長連牀上穩坐地，十方善知識自來參，上座何不信取，作得如許多難易。他古聖嗟見今時人不奈何。」乃曰：「傷夫人情之惑，久矣。目對真而不覺，此乃嗟汝諸人看却不知，且道看却甚麼不知？何不體察古人方便，祇爲信之不及，致得如此。諸上座但於佛法中留心，無不得者。無事體道去！」便下座。僧問：「百年暗室，一燈能破時如何？」師曰：「莫謾語。」問：「佛法還受變異也無？」師曰：「上座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舉揚宗旨。」師曰：「久矣！」問：「如何是玄旨？」師曰：「玄有甚麼旨？」

報恩匡逸禪師

金陵報恩匡逸禪師，明州人。江南國主請居上院，署凝密禪師。上堂，顧視大衆曰：「依而行之，卽無累矣。還信麼？如太陽赫奕皎然地，更莫思量，思量不及。設爾思量得及，喚作分限智慧。不見先德云，人無心合道，道無心合人。人道既合，是名無事。人且自何而凡，自何而聖？於此若未會，可謂爲迷情所覆，便去離不得。迷時卽有窒礙，爲對爲待，種種不同。忽然惺去，亦無所得。譬如演若達多認影迷頭，豈不擔頭覓頭。然正迷之時，頭且不失。及乎悟去，亦不爲得。何以故？人迷謂之失，人悟謂之得。得失在於人，何關於動靜。」僧問：「諸佛說法，普潤羣機。和尚說法，甚麼人得聞？」師曰：「祇有汝不聞。」問：「如何是報恩一句？」師曰：「道不是得麼？」問：「十二時中思量不到處，如何行履？」師曰：「汝如今在甚麼處？」問：「祖嗣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違所請。」問：「如何是一句？」師曰：「我若爭似汝舉。」問：「佛爲一大事因緣出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恁麼則大衆有賴。」師曰：「莫錯會。」

報慈文遂導師

金陵報慈文遂導師，杭州陸氏子。嘗究首楞嚴，甄會真妄緣起，本末精博。於是節科注釋，文句交絡，厥功既就。謁于法眼，述己所業，深符經旨。眼曰：「楞嚴豈不是有八還義？」師曰：「是。」曰：「明還

甚麽？」師曰：「明還日輪。」曰：「日還甚麽？」師懵然無對。眼誡令焚其所注之文。師自此服膺請益，始忘知解。金陵國主署雷音覺海大導師。

上堂：「天人羣生，類皆承此恩力。威權三界，德被四方。共稟靈光，咸稱妙義。十方諸佛常頂戴汝，誰敢是非。及乎向這裏，喚作開方便門，對根設教，便有如此如彼，流出無窮。若能依而奉行，有何不可。所以清涼先師道，佛是無事人。且如今覓箇無事人也不可得。」僧問：「巔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汝喚甚麽作巔山巖崖？」問：「如何是道？」師曰：「妄想顛倒。」乃曰：「老僧平生，百無所解。日日一般，雖住此間，隨緣任運。今日諸上座與本無異。珍重！」僧問：「如何是無異底事？」師曰：「千差萬別。」僧再問，師曰：「止！止！不須說，且會取千差萬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方丈板門扇。」問：「如何是無相道場？」師曰：「四郎五郎廟。」問：「如何是吹毛劍？」師曰：「簳麵杖。」問：「如何是正直一路？」師曰：「遠遠近近。」曰：「便恁麽去時如何？」師曰：「咄哉，癡人！此是險路。」問：「僧從甚麽處來？」曰：「曹山來。」師曰：「幾程到此？」曰：「七程。」師曰：「行却許多山林谿澗，何者是汝自己？」曰：「揔是。」師曰：「衆生顛倒，認物爲己。」曰：「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揔是。」乃曰：「諸上座，各在此經冬過夏，還有人悟自己也無？山僧與汝證明，令汝真見不被邪魔所惑。」問：「如何是學人自己？」師曰：「好箇師僧，眼目甚分明。」

羅漢守仁禪師

漳州羅漢院守仁禪師，泉州人也。上堂：「祇據如今，誰欠誰剩。然雖如此，猶是第二義門。上座若明達得去也，且是一是二，更須子細看。」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的的意？」師曰：「即今是甚麼意？」問：「如何是涅槃？」師曰：「生死。」曰：「如何是生死？」師曰：「適來道甚麼！」僧衆晚參，師曰：「物物本來無處所，一輪明月印心池。」便歸方丈。次住報恩，上堂：「報恩這裏不曾與人揀話，今日與諸上座揀一兩則話，還願樂麼？諸上座，鶴脛長，鳧脛短，甘草甜，黃檗苦。恁麼揀辨，還愜雅意麼？諸上座，莫是血脉不通，泥水有隔麼？且莫錯會。珍重！」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喚甚麼作西來意？」曰：「恁麼則無西來也。」師曰：「由汝口頭道。」問：「如何是報恩家風？」師曰：「無汝着眼處。」問：「學人未委稟承，請師方便。」師曰：「莫相孤負麼？」曰：「恁麼則有師資之分也。」師曰：「叢林見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向汝道甚麼？」問：「如何是無生之相？」師曰：「捨身受身。」曰：「恁麼則生死無過也。」師曰：「料汝恁麼會。」又曰：「人人皆備理，一一盡圓常。」僧便問：「如何是圓常之理？」師曰：「無事不參差。」曰：「恁麼則縱橫法界也。」師曰：「巧道有何難。」問：「如何是不到三寸？」師曰：「你問我荅。」問僧：「甚麼處來？」曰：「福州來。」師曰：「跋涉如許多山嶺，阿那箇是上座自己？」曰：「某甲親離福州。」師曰：「祇恁麼，別更有商量？」曰：「更作甚麼商量？」師曰：「汝話墮也。」問：「不昧緣塵，請師一接。」師曰：「喚甚麼作緣塵？」曰：「若不伸問，焉息疑情。」師曰：「若不是今日，便作官方。」

黃山良匡禪師

撫州黃山良匡禪師，吉州人也。僧問：「如何是黃山家風？」師曰：「築著汝鼻孔。」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春夏秋冬。」問：「如何是一路湼槃門？」師曰：「汝問宗乘中一句，豈不是？」曰：「恁麼則不哆哆！」師曰：「莫哆哆好！」問：「衆星攢月時如何？」師曰：「喚甚麼作月？」曰：「莫祇這箇便是也無？」師曰：「這箇是甚麼？」問：「明鏡當臺，森羅爲甚麼不現？」師曰：「那裏當臺。」曰：「爭奈即今何！」師曰：「又道不現。」

報恩玄則禪師

金陵報恩院玄則禪師，滑州衛南人也。初問青峯：「如何是學人自己？」峯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後謁法眼，眼問：「甚處來？」師曰：「青峯。」眼曰：「青峯有何言句？」師舉前話，眼曰：「上座作麼生會？」師曰：「丙丁屬火而更求火，如將自己求自己。」眼曰：「與麼會又爭得！」師曰：「某甲祇與麼，未審和尚如何？」眼曰：「你問我，我與你道。」師問：「如何是學人自己？」眼曰：「丙丁童子來求火。」師於言下頓悟。開堂日，李王與法眼俱在會，僧問：「龍吟霧起，虎嘯風生。學人知是出世邊事，到此爲甚麼不會？」師曰：「會取好！」僧舉頭看師，又看法眼，乃抽身入衆。法眼與李王當時失色。眼歸方丈，令侍者喚問話僧至。眼曰：「上座適來問底話，許你具眼。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眼摵一坐具，其僧三日後吐光而終。

僧問：「了了見佛性，如何是佛性？」師曰：「不欲便道。」問：「如何是金剛大士？」師曰：「見也未？」問：「如何是諸聖密密處？」師曰：「却須會取自己。」曰：「如何是和尚密密處？」師曰：「待汝會始得。」上堂：「諸上座，盡有常圓之月，各懷無價之珍。所以月在雲中，雖明而不照。智隱惑內，雖真而不通。無事久立。」問：「如何是不動尊？」師曰：「飛飛颺颺。」問：「如何是了然一句？」師曰：「對汝又何難！」曰：「恁麼道莫便是也無？」師曰：「不對又何難。」曰：「深領和尚恁麼道。」師曰：「汝道我道甚麼？」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待汝生即道。」曰：「賓主歷然。」師曰：「汝立地見亡僧。」問：「如何是學人本來心？」師曰：「汝還曾道著也未？」曰：「祇如道著，如何體會。」師曰：「待汝問始得。」問：「教中道，樹能生果，作玻璃色，未審此果何人得喫？」師曰：「樹從何來？」曰：「學人有分。」師曰：「去，果八萬四千。」問：「如何是不還義？」師曰：「江河競注，日月旋流。」問：「宗乘中玄要處，請師一言。」師曰：「汝行脚來多少時也。」曰：「不曾逢伴侶。」師曰：「少瞌睡。」

淨德智筠禪師

金陵淨德院智筠達觀禪師，河中府王氏子。初住棲賢。上堂：「從上諸聖方便門不少，大抵祇要諸仁者有箇見處。然雖未見，且不參差一絲髮許，諸仁者亦未嘗違背一絲髮許。何以故？烜赫地顯露，如今便會取，更不費一毫氣力。還省要麼？設道毗盧有師，法身有主，斯乃抑揚，對機施設，諸仁者作麼生會對底道理？若也會，且莫嫌他佛語，莫重祖師，直下是自己眼明始得。」僧問：「如何是的的之

言？」師曰：「道甚麼！」問：「紛然覓不得時如何？」師曰：「覓箇甚麼不得？」問：「如何是祖師意？」師曰：「用祖師意作甚麼？」問：「今朝呈遠瑞，正意爲誰來？」師曰：「大衆盡見汝恁麼問。」江南國主創淨德院，延請居之，署達觀禪師。

上堂：「夫欲慕道，也須上上根器始得。造次中下，不易承當。何以故？佛法非心意識境界。上座莫恁麼懱（莫結切）㨝（公入切）地。他古人道，沙門眼把定世界，函蓋乾坤，綿綿不漏絲髮。所以諸佛讚歎，讚歎不及比喩，比喩不及道。上座威光赫奕，亘古亘今，幸有如是家風，何不紹續取，爲甚麼自生卑劣，枉受辛勤，不能曉悟。祇爲如此，所以諸佛出興於世。祇爲如此，所以諸佛唱入涅槃。祇爲如此，所以祖師特地西來。」僧問：「諸聖皆入不二法門，如何是不二法門？」師曰：「但恁麼入。」曰：「恁麼則今古同然去也。」師曰：「汝道甚麼處是同？」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恰問著。」曰：「恁麼則學人禮拜也。」師曰：「汝作麼生會？」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乃曰：「吾不能投身巖谷，滅迹市鄽，而出入禁庭，以重煩世主，吾之過也。」遂屢辭歸故山。國主錫以五峯棲玄蘭若。

高麗慧炬國師

高麗國道峯山慧炬國師，始發機於法眼之室。本國主思慕，遣使來請，遂回故地。國主受心訣，禮待彌厚。一日請入王府。上堂，師指威鳳樓示衆曰：「威鳳樓爲諸上座舉揚了也。還會麼？儻若會，且作麼生會？若道不會，威鳳樓作麼生不會？珍重！」

寶塔紹巖禪師

杭州真身寶塔寺紹巖禪師，雍州劉氏子。吳越王命師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上堂：「山僧素寡知見，本期閑放，念經待死，豈謂今日大王勤重，苦勉公僧，效諸方宿德，施張法筵。然大王致請，也祇圖諸仁者明心，此外別無道理。諸仁者還明心也未？莫不是語言譚笑時，凝然杜默時，參尋知識時，道伴商略時，觀山翫水時，耳目絕對時，是汝心否？如上所解，盡爲魔魅所攝，豈曰明心？更有一類人，離身中妄想外，別認徧十方世界，含日月，包太虛，謂是本來真心，斯亦外道所計，非明心也。諸仁者要會麼？心無是者，亦無不是者。汝擬執認，其可得乎？」僧問：「六合澄清時如何？」師曰：「大衆誰信汝。」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般若敬遵禪師

台州般若寺敬遵通慧禪師，上堂：「皎皎炟赫地，亘古亘今，也未曾有纖毫間斷相。無時無節，長時拶定上座無通氣處。所以道，山河大地是上座善知識。放光動地，觸處露現，實無絲頭許法可作隔礙。如今因甚麼却不會，特地生疑去。無事，不用久立。」僧問：「優曇花拆人皆覩，般若家風賜一言。」師曰：「不因上座問，不曾舉似人。」曰：「恁麼則般若雄峯，詎齊今古？」師曰：「也莫錯會。」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麼百鳥銜華？」師曰：「汝甚麼處見？」曰：「見後爲甚麼不銜華？」師曰：「且領話好！」問：「靈山一

會，迦葉親聞，未審今日一會，何人得聞？」師曰：「試舉迦葉聞底看。」曰：「恁麼則迦葉親聞去也。」師曰：「亂道作麼？」師自述真讚曰：「真兮寥廓，郢人圖雘。嶽聳雲空，澄潭月躍。」

歸宗策真禪師

廬山歸宗策真法施禪師，曹州魏氏子也。初名慧超，謁法眼。問曰：「慧超咨和尚，如何是佛？」眼曰：「汝是慧超。」師從此悟入。住後，上堂：「諸上座，見聞覺知，祇可一度，祇如會了是見聞覺知，不是見聞覺知要會麼？與諸上座說破了也。待汝悟始得。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我向汝道，即別有也。」問：「如何是歸宗境？」師曰：「是汝見甚麼？」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出去。」問：「國王請命，大啓法筵。不落見聞，請師速道。」師曰：「閑言語。」曰：「師意如何？」師曰：「又亂說。」問：「承教有言，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爲報佛恩。塵剎即不問，如何是報佛恩？」師曰：「汝若是，則報佛恩。」問：「無情說法，大地得聞。師子吼時如何？」師曰：「汝還聞麼？」曰：「恁麼則同無情也。」師曰：「汝不妨會得好！」問：「古人以不離見聞爲宗。未審和尚以何爲宗？」師曰：「此問甚好。」曰：「猶是三緣四緣？」師曰：「莫亂道。」

同安紹顯禪師

洪州同安院紹顯禪師，僧問：「王恩降旨師親受，熊耳家風乞一言。」師曰：「已道了也。」問：「千里投

師，請師一接。」師曰：「好人處。」雲蓋山乞瓦造殿，有官人問：「既是雲蓋，何用乞瓦？」僧無對。師代曰：「罕遇其人。」

棲賢慧圓禪師

廬山棲賢慧圓禪師，上堂：「出得僧堂門，見五老峯。一生參學事畢，何用更到這裏來？雖然如此，也勞上座一轉了也。珍重！」僧問：「不是風動，不是幡動，未審古人意旨如何？」師曰：「大衆一時會取。」上堂，有僧擬問，師乃指其僧曰：「住！住！」其僧進步，問：「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前言不搆，後語難追。」曰：「未審今日事如何？」師曰：「不會人言語。」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好。」問：「如何是棲賢境？」師曰：「入得三門便合知。」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此土不欠少。」

觀音從顯禪師

洪州觀音院從顯禪師，泉州人也。上堂，衆集，良久曰：「文殊深讚居士，未審居士受讚也無？若受讚，何處有居士邪？若不受讚，文殊不可虛發言也。大衆作麼生會？若會，真箇衲僧。」僧問：「居士默然，文殊深讚，此意如何？」師曰：「汝問我答。」曰：「忽遇恁麼人出頭來，又作麼生？」師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問：「如何是觀音家風？」師曰：「眼前看取。」曰：「忽遇作者來，作麼生見待？」師曰：「貧家祇如此，未必便言歸。」問：「久負没絃琴，請師彈一曲。」師曰：「作麼生聽？」其僧側耳。師曰：「賺殺人！」

乃曰：「盧行者當時大庾嶺頭謂明上座言：莫思善，莫思惡，還我明上座本來面目來。觀音今日不恁麼道，還我明上座來恁麼道，是曹溪子孫也無？若是曹溪子孫，又爭除却四字。若不是，又過在甚麼處？試出來商量看。」良久曰：「此一衆真行脚人也。」便下座。太平興國八年九月中，師謂檀那袁長史曰：「老僧三兩日間歸鄉去。」袁曰：「和尚年尊，何更思鄉？」師曰：「歸鄉圖得好鹽喫。」袁不測其言。翌日，師不疾，坐亡。袁建塔于西山。

興善棲倫禪師

洛京興善棲倫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向汝道甚麼卽得。」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適來猶記得。」

新興齊禪師

洪州嚴陽新興院齊禪師，僧問：「如何得出三界去？」師曰：「汝還信麼？」曰：「信則深信，乞和尚慈悲。」師曰：「祇此信心，亘古亘今。快須究取，何必沈吟。要出三界，三界唯心。」師因雪謂衆曰：「諸上座還見雪麼？見卽有眼，不見無眼。有眼卽常，無眼卽斷。恁麼會得，佛身充滿。」問：「學人辭去泐潭，乞和尚示箇入路。」師曰：「好箇入路，道心堅固。隨衆參請，隨衆作務。要去便去，要住便住。去之與住，更無他故。若到泐潭，不審馬祖。」

慈雲匡達禪師

潤州慈雲匡達禪師，僧問：「佛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未審和尚出世如何？」師曰：「恰好。」曰：「作麼生？」師曰：「不好。」

薦福紹明禪師

蘇州薦福院紹明禪師，州將錢仁奉請住持，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看取。」

古賢謹禪師

澤州古賢院謹禪師，侍立法眼次，眼問一僧曰：「自離此間，甚麼處去來？」曰：「入嶺來。」眼曰：「不易。」曰：「虛涉他如許多山水。」眼曰：「如許多山水也不惡。」其僧無語，師於此有省。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築著你鼻孔。」問僧曰：「唯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如何是堅密身？」僧豎指，師曰：「現則現，你作麼生會？」僧無語。

興福可勳禪師

宣州興福院可勳禪師，建州朱氏子。僧問：「如何是興福正主？」師曰：「闍黎不識。」曰：「莫祇這便

是麼？」師曰：「縱未歇狂，頭亦何失。」問：「如何是道？」師曰：「勤而行之。」問：「何云法空？」師曰：「不空。」有偈示衆曰：「秋江煙島晴，鷗鷺行行立。不念觀世音，爭知普門入。」

上藍守訥禪師

洪州上藍院守訥禪師，上堂：「盡令提綱，無人掃地。叢林兄弟，相共證明。晚進之流，有疑請問。」僧問：「願開甘露門，當觀第一義。不落有無中，請師垂指示。」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莫相屈去也。」師曰：「閑言語。」問：「如何是佛？」師曰：「更問阿誰？」

撫州覆船和尚

撫州覆船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不識。」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莫謗祖師好。」

奉先法瓌禪師

杭州奉先寺法瓌法明普照禪師，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搖六動，未審今日有何祥瑞？」師曰：「大衆盡見。」曰：「法王法如是。」師曰：「人王見在。」問：「法眼寶印，和尚親傳。今日一會，當付何人？」師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則雷音普震無邊剎去也。」師曰：「也須善聽。」

化城慧朗禪師

廬山化城寺慧朗禪師，江南相國宋齊丘請開堂，師陞座曰：「今日令公請山僧爲衆，莫非承佛付囑，不忘佛恩。衆中有問話者出來，爲令公結緣。」僧問：「令公親降，大衆雲臻，從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莫是孤負令公麽？」問：「師常苦口，爲甚麽學人己事不明？」師曰：「闍黎甚麽處不明？」曰：「不明處，請師決斷。」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麽？」曰：「恁麽則全因今日去也。」師曰：「退後禮三拜。」

永明道鴻禪師

杭州慧日永明寺道鴻通辯禪師，僧問：「遠離天台境，來登慧日峯，久聞師子吼，今日請師通。」師曰：「聞麽？」曰：「恁麽則昔日崇壽，今日永明也。」師曰：「幸自靈利，何須亂道。」乃曰：「大道廓然，古今常爾。真心周徧，如量之智。皎然萬象森羅，咸真實相。該天括地，亘古亘今。大衆還會麽？還辨白得麽？」僧問：「國王嘉命，公貴臨筵，未審今日當爲何事？」師曰：「驗取。」曰：「此意如何？」師曰：「甚麽處去來？」曰：「恁麽則成造次也。」師曰：「休亂道。」

高麗靈鑑禪師

高麗國靈鑑禪師，僧問：「如何是清淨伽藍？」師曰：「牛欄是。」問：「如何是佛？」師曰：「拽出癲

漢着。」

荆門上泉和尚

荆門上泉和尚，僧問：「二龍争珠，誰是得者？」師曰：「我得。」問：「遠遠投師，如何一接？」師按杖視之。其僧禮拜，師便喝。問：「尺壁無瑕時如何？」師曰：「我不重。」曰：「不重後如何？」師曰：「火裏蝍蟟飛上天。」

大林僧遁禪師

廬山大林寺僧遁禪師，初住圓通。有僧舉：「僧問玄沙：『向上宗乘，此間如何言論？』沙曰：『少人聽。』未審玄沙意旨如何？」師曰：「待汝移却石耳峯，我卽向汝道。」歸宗柔別云：「且低聲。」

仁王緣勝禪師

池州仁王院緣勝禪師，僧問：「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僧家自有本分事。」曰：「不問僧家本分事，農家擊壤時如何？」師曰：「話頭何在？」

青原下十世

天台韶國師法嗣

永明延壽禪師

杭州慧日永明延壽智覺禪師，餘杭王氏子。總角之歲，歸心佛乘。既冠不茹葷，日唯一食。持法華經，七行俱下。纔六旬，〔一〕悉能誦之，感羣羊跪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屬翠巖參禪師遷止龍冊寺，大闡玄化。時吳越文穆王知師慕道，乃從其志，遂禮翠巖爲師，執勞供衆，都忘身宰。衣不繒纊，食無重味。野蔬布襦，以遣朝夕。尋往天台山天柱峯，九旬習定，有鳥類斥鷃，巢于衣襵中。暨謁韶國師，一見而深器之，密授玄旨。仍謂師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大興佛事。」初住雪竇，上堂：「雪竇這裏，迅瀑千尋，不停纖粟。奇巖萬仞，無立足處。汝等諸人，向甚麼處進步？」僧問：「雪竇一徑，如何履踐？」師曰：「步步寒華結，言言徹底冰。」師有偈曰：「孤猿叫落中巖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忠懿王請開山靈隱新寺，明年遷永明大道場，衆盈二千。僧問：「如何是永明妙旨？」師曰：「更添香著。」曰：「謝師指示。」師曰：「且喜沒交涉。」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欲識永明旨，門前一湖水。日照光明生，風來波浪起。」問：「學人久在永明，爲甚麼不會永明家風？」師曰：「不會處會

〔一〕旬，原作「句」，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取。」曰：「不會處如何會？」師曰：「牛胎生象子，碧海起紅塵。」問：「成佛成祖，亦出不得。六道輪回，亦出不得。未審出甚麼處不得？」師曰：「出汝問處不得。」問：「教中道，一切諸佛及諸佛法，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長時轉不停，非義亦非聲。」曰：「如何受持？」師曰：「若欲受持者，應須著眼聽。」問：「如何是大圓鏡？」師曰：「破砂盆。」師居永明十五載，度弟子一千七百人。開寶七年入天台山度戒約萬餘人。常與七衆授菩薩戒，夜施鬼神食，朝放諸生類，不可稱筭。六時散華行道，餘力念法華經，計萬三千部。著宗鏡録一百卷，詩偈賦詠凡千萬言，播于海外。高麗國王覽師言教，遣使齎書，敘弟子之禮。奉金線織成袈裟、紫水精珠、金澡罐等。彼國僧三十六人，皆承印記，前後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越二日焚香告衆，跏趺而寂。塔于大慈山。

長壽朋彥禪師

蘇州長壽院朋彥廣法禪師，永嘉秦氏子。僧問：「如何是玄旨？」師曰：「四稜塌地。」問：「如何是絶絲毫底法？」師曰：「山河大地。」曰：「恁麼則即相而無相也。」師曰：「也是狂言。」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師曰：「千迂萬曲。」曰：「恁麼則無不總是也。」師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師曰：「跋涉不易。」

大寧可弘禪師

溫州大寧院可弘禪師，僧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七顛八倒。」曰：「恁麼則法門無別去也。」

師曰：「我知汝錯會去。」問：「皎皎地無一絲頭時如何？」師曰：「話頭已墮。」曰：「乞師指示。」師曰：「適來亦不虛設。」問：「向上宗乘，請師舉揚。」師曰：「汝問太遲生！」曰：「恁麼則不仙陀去也。」師曰：「深知汝恁麼去。」

五雲志逢禪師

杭州五雲山華嚴院志逢禪師，餘杭人也。生惡葷血，膚體香潔。幼歲出家，于臨安東山朗瞻院，依年受具，通貫三學，了達性相。嘗夢陞須彌山，覩三佛列坐。初釋迦，次彌勒，皆禮其足。唯不識第三尊，但仰視而已。釋尊謂之曰：「此是補彌勒處師子月佛。」師方作禮，覺後因閱大藏經，乃符所夢。天福中，遊方抵天台雲居，參國師，賓主緣契，頓發玄祕。一日入普賢殿中宴坐，倏有一神人跪膝于前。師問：「汝其誰乎？」曰：「護戒神也。」師曰：「吾患有宿愆未殄，汝知之乎？」曰：「師有何罪？唯一小過耳。」師曰：「何也？」曰：「凡折鉢水，亦施主物。師每傾棄，非所宜也。」言訖而隱，師自此洗鉢水盡飲之，積久因致脾疾，十載方愈。凡折退飲食，及涕唾便利等，並宜鳴指，默念呪，發施心而傾棄之。

吳越國王嚮師道風，召賜紫衣，署普覺禪師，命住臨安功臣院。上堂：「諸上座捨一知識，參一知識，盡學善財南遊之式樣，且問上座，祇如善財禮辭文殊，擬登妙峯謁德雲比丘，及到彼所，何以德雲却於別峯相見？夫教意祖意，同一方便，終無別理。彼若明得，此亦昭然。諸上座卽今簇著老僧，是相見是不相見，此處是妙峯，是別峯？脫或從此省去，可謂不孤負老僧。亦常見德雲比丘，未嘗刹那相捨離，

還信得及麼？」僧問：「叢林舉唱曲爲今時，如何是功臣的的意？」師曰：「見麼？」曰：「恁麼則大衆咸欣也。」師曰：「將謂師子兒。」問：「佛佛授手，祖祖傳心。未審和尚傳箇甚麼？」師曰：「汝承當得麼？」曰：「如學人承當不得，還別有人承當得否？」師曰：「大衆笑汝。」問：「如何是如來藏？」師曰：「恰問著。」問：「如何是諸佛機？」師曰：「道是得麼。」上堂，良久曰：「大衆看看。」便下座。上堂：「古德爲法行脚，不憚勤勞。如雲峯三到，投子九上，洞山盤桓往返，尚求箇入路不得。看汝近世參學人，纔跨門來，便要老僧接引，指示說禪。且汝欲造玄極之道，豈同等閑？而況此事亦有時節，躁求焉得？汝等要知悟時麼？如今各且下去，堂中靜坐，直待仰家峯點頭，老僧卽爲汝說。」時有僧出，曰：「仰家峯點頭也，請師說。」師曰：「大衆且道，此僧會老僧語，不會老僧語？」僧禮拜，師曰：「今日偶然失鑒。」有人問僧：「無爲無事人，爲甚麼却有金鎖難？」僧無對。師代云：「祇爲無爲無事。」僧問：「教中道，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威神攝向二鐵圍山，意旨如何？」師曰：「甚麼處是二鐵圍山？」僧無語。師曰：「還會麼？如今若有人起佛法之見，吾與烹茶兩甌，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開寶四年，大將凌超於五雲山創院，奉師爲終老之所。師每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虎每迎之，載以還山。雍熙二年示寂，塔于本院。

報恩法端禪師

杭州報恩法端慧月禪師，上堂：「數夜與諸上座東語西話，猶未盡其源。今日與諸上座大開方便。一時說却，還願樂也無？久立，珍重！」僧問：「學人恁麼上來，請師接。」師曰：「不接。」曰：「爲甚麼不

接？」師曰：「爲汝太靈利。」

報恩紹安禪師

杭州報恩紹安通辯明達禪師，上堂，僧問：「大衆側聆，請師不吝。」師曰：「奇怪。」曰：「恁麼則今日得遇於師也。」師曰：「是何言歟！」乃曰：「一句染神，萬劫不朽。今日爲諸人舉一句子。」良久曰：「分明記取。」便下座。上堂：「幸有樓臺匝地，常提祖印，不妨諸上座參取。久立，珍重！」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切處見成。」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莫閑言語。」

廣平守威禪師

福州廣平院守威宗一禪師，本州人也。參天台國師得旨，乃付衣法。時有僧問：「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今日付於師？」師提起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上堂：「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師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問：「古人云，任汝千聖見，我有天真佛。如何是天真佛？」師曰：「千聖是弟。」問：「如何是廣平家風？」師曰：「誰不受用？」上堂：「不用開經作梵，不用展鈔牒科，還有理論處也無？設有理論處，亦是方便之談。宗乘事合作麼生？」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未曾有人答得。」曰：「請師方便。」師曰：「何不更問？」

報恩永安禪師

杭州報恩永安禪師，温州翁氏子。幼依本郡彙征大師出家。後唐天成中隨本師入國，忠懿王命征爲僧正。師尤不喜俗務，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歧艱阻，遂回天台山結茅。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乃辭出山。征聞于王，王命住越州清泰，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慧禪師。上堂：「十方諸佛，一時雲集，與諸上座證明，諸上座與佛一時證明，還信麼？切忌卜度。」僧問：「四衆雲臻，如何舉唱？」師曰：「若到諸方，切莫錯舉。」曰：「非但學人，大衆有賴。」師曰：「禮拜著。」問：「五乘三藏，委者頗多。祖意西來，乞師指示。」師曰：「五乘三藏。」曰：「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汝却靈利。」問：「如何大作佛事？」師曰：「嫌甚麼！」曰：「恁麼則親承摩頂去也。」師曰：「何處見世尊？」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過這邊立。」僧纔移步，師召曰：「會麼？」曰：「不會。」師曰：「聽取一偈：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忽然明，不似蚰蜒急。」開寶七年示疾，告衆言別，時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眼，迦葉親傳，未審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師曰：「汝甚麼處見迦葉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不忘斯旨去也。」師曰：「佛法不是道箇道理。」言訖跏趺而寂。闍維舌根不壞，柔輭如紅蓮華，藏于普賢道場。

光聖師護禪師

廣州光聖院師護禪師，閩人也。自天台得法，化行嶺表。國主劉氏創大伽藍，請師居焉，署大義

禪師。僧問："昔日梵王請佛，今日國主臨筵，祖意西來，如何舉唱？"師曰："不要西來，山僧已舉唱了也。"曰："豈無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方便？"問："學人乍入叢林，西來妙訣，乞師指示。"師曰："汝未入叢林，我已示汝了也。"曰："如何領會？"師曰："不要領會。"

奉先清昱禪師

杭州奉先寺清昱禪師，永嘉人也。忠懿王召入問道，創奉先居之，署圓通妙覺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高聲舉似大衆。"

紫凝智勤禪師

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禪師，僧問："如何是空手把鉏頭？"師曰："但恁麼諦信。"曰："如何是步行騎水牛？"師曰："汝自何來？"有偈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太平興國四年，有旨試僧經業。山門老宿，各寫法名，唯師不閑書札。時通判李憲問："世尊還解書也無？"師曰："天下人知。"淳化初，不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誡徒衆，安坐而逝。塔于本山。三年後，門人還塔發龕，覩師容儀儼若，髭髮仍長，遂迎入新塔。

鴈蕩願齊禪師

溫州鴈蕩山願齊禪師，錢塘江氏子。上堂，僧問：「夜月舒光，爲甚麽碧潭無影？」師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師曰：「不唯弄影，兼乃怖頭。」

普門希辯禪師

杭州普門寺希辯禪師，蘇州人也。忠懿王命主越州清泰，署慧智，後遷上寺。上堂：「山僧素乏知見，復寡聞持，頃雖侍立於國師，不蒙一句開示，以致今日與諸仁者聚會，更無一法可相助發。何況能爲諸仁者區別緇素，商量古今，還怪得山僧麽？若有怪者，且道此人具眼不具眼？有賓主義，無賓主義？晚學初機，必須審細。」僧問：「如何是普門示現神通事？」師曰：「恁麽則闍黎怪老僧去也。」曰：「不怪時如何？」師曰：「汝且下堂裏思惟去。」太平興國三年，吳越王入覲，師隨寶塔至，見于滋福殿，賜紫衣，號慧明禪師。端拱中乞還故里，詔從之，賜御製詩。忠懿王施金於常熟本山院，創甎浮圖七級，高二百尺。功既就，至道三年八月示寂，塔于院之西北隅。

光慶遇安禪師

杭州光慶寺遇安禪師，錢塘沈氏子。上堂，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師曰：「善能吐露。」曰：「恁麽則人人具足去也。」師曰：「珠在甚麽處？」僧禮拜。師曰：「也是虛言。」問：「提綱舉領，盡立主賓，如何是主？」師曰：「深委此問。」曰：「如何是賓？」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麽！」曰：「賓主道合時如何？」師

曰：「其令不行。」問：「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如何是吞萬象底光？」師曰：「大衆總見汝恁麽問。」曰：「光吞萬象從師道，心月孤圓意若何？」師曰：「抖擻精神著。」曰：「鷺倚雪巢猶可辨，光吞萬象事難明。」師曰：「謹退。」問：「青山綠水，處處分明。和尚家風，乞垂一句。」師曰：「盡被汝道了也。」曰：「未必如斯，請師答話。」師曰：「不用閑言。」又一僧方禮拜，師曰：「問答俱備。」僧擬問，師乃叱之。上堂：「欲識曹溪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僧問：「古德有言，井底紅塵生，山頭波浪起。未審此意如何？」師曰：「若到諸方，但恁麽問。」曰：「和尚意旨如何？」師曰：「適來向汝道甚麽？」乃曰：「古今相承，皆云塵生井底，浪起山頭。結子空花，生兒石女。且作麽生會？莫是和聲送事，就物呈心，句裏藏鋒，聲前全露麽？莫是有名無體，異唱玄譚麽？上座自會卽得，古人意旨卽不然。既恁麽會不得，合作麽生會？上座欲得會麽？但看泥牛行處，陽燄飜波，木馬嘶時，空花墜影。聖凡如此，道理分明。何須久立？珍重！」

般若友蟾禪師

台州般若寺友蟾禪師，錢塘人也。初住雲居普賢，忠懿王署慈悟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罷，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虧汝甚麽？」曰：「恁麽則人人盡霑恩去也。」師曰：「莫亂道。」

智者全肯禪師

婺州智者寺全肯禪師，初參國師，國師問：「汝名甚麽？」師曰：「全肯。」國師曰：「肯箇甚麽？」師於言下有省，乃禮拜。住後，僧問：「有人不肯，還甘也無？」師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

玉泉義隆禪師

福州玉泉義隆禪師，上堂：「山河大地，盡在諸人眼睛裏。因甚麽説會與不會？」時有僧問：「山河大地眼睛裏，師今欲更指歸誰？」師曰：「祇爲上座去處分明。」曰：「若不上來伸此問，焉知方便不虛施？」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

龍冊曉榮禪師

杭州龍冊寺曉榮禪師，温州鄧氏子。僧問：「祖祖相傳，未審和尚傳阿誰？」師曰：「汝還識得祖也未？」僧慧文問：「如何是真實沙門？」師曰：「汝是慧文。」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師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刹刹盡毗盧。」問：「如何是日用事？」師曰：「一念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展自家風。」小參次，僧問：「向上事即不問，如何是妙善臺中的意？」師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曰：「恁麽則雲有出山勢，水無投澗聲。」師乃叱之。

功臣慶蕭禪師

杭州功臣慶蕭禪師，僧問：「如何是功臣家風？」師曰：「明暗色空。」曰：「恁麼則諸法無生去也。」師曰：「汝喚甚麼作諸法？」僧禮拜。師曰：「聽取一偈：功臣家風，明暗色空。法法非異，心心自通。恁麼會得，諸佛真宗。」

稱心敬瓏禪師

越州稱心敬瓏禪師，僧問：「結束囊裝，請師分付。」師曰：「莫諱却。」曰：「甚麼處孤負和尚？」師曰：「却是汝孤負我。」

嚴峯師术禪師

福州嚴峯師术禪師，開堂陞座，極樂和尚問曰：「大衆顒望，請震法雷。」師曰：「大衆還會麼？還辨得麼？今日不異靈山，乃至諸佛國土，天上人間，總皆如是。亘古亘今，常無變異。作麼生會無變異底道理？若會得，所以道：無邊剎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僧問：「靈山一會，迦葉親聞，嚴峯一會，誰是聞者？」師曰：「問者不弱。」問：「如何是文殊？」師曰：「來處甚分明。」

華嚴慧達禪師

潞府華嚴慧達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山河大地。」問：「如何是華嚴境？」師曰：「滿目無形影。」

清泰道圓禪師

越州清泰院道圓禪師，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今日遷化嶺中。」上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可向汝道，庭前栢樹子。」

九曲慶祥禪師

杭州九曲觀音院慶祥禪師，餘杭人也。辯才冠衆，多聞强記。時天台門下，推爲傑出。僧問：「湛湛圓明，請師一決。」師曰：「十里平湖，一輪秋月。」問：「險惡道中，以何爲津梁？」師曰：「以此爲津梁。」曰：「如何是此？」師曰：「築著汝鼻孔。」問：「無根樹子向甚麼處栽？」師曰：「汝甚處得來。」

開化行明禪師

杭州開化寺行明傳法禪師，本州于氏子。禮雪竇智覺禪師爲師，及智覺遷永明，遂入天台國師之

室，蒙授記莂。復歸永明，翊贊迺師，海衆傾仰。忠懿王建六和寺，本朝賜開化額。延請住持，聚徒說法。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師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師曰：「謝闍黎照燭。」

開善義圓禪師

越州漁浦開善寺義圓禪師，僧問：「一年去，一年來。方便門中請師開。」師曰：「分明記取。」曰：「恁麽則昔時師子吼，今日象王回也。」師曰：「且喜沒交涉。」

瑞鹿遇安禪師

溫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禪師，福州人也。得法於天台，又常閱首楞嚴經，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師乃破句讀曰：「知見立，知卽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卽涅槃。」於此有省。有人語師曰：「破句了也。」師曰：「此是我悟處，畢生不易。」時謂之安楞嚴。至道元年春，將示寂，有嗣子蘊仁侍立，師乃說偈示之：「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爲君裁。」付囑已，澡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入棺。經三日，門人啓棺，覩師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師乃再起，陞堂說法，訶責垂誡：「此度更啓吾棺者，非吾之子。」言訖，復入棺長往。

龍華慧居禪師

杭州龍華寺慧居禪師，閩人也。自天台領旨，忠懿王命住上寺，開堂示衆曰：「從上宗乘，到這裏如何舉唱？衹如釋迦如來說一代時教，如瓶注水。古德尚云，猶如夢事寱語一般。且道據甚麼道理便恁麼道？還會麼？大施門開，何曾雍塞？生凡育聖，不漏纖塵。言凡則全凡，舉聖則全聖。凡聖不相待，箇箇獨稱尊。所以道：山河大地，長時說法，長時放光，地水火風，一一如是。」時有僧出禮拜，師曰：「好箇問頭，如法問著。」僧擬進前，師曰：「又沒交涉也。」問：「諸佛出世，放光動地。和尚出世，有何祥瑞？」師曰：「話頭自破。」上堂：「龍華這裏，也衹是拈柴擇菜。上來下去，晨朝一粥，齋時一飯，睡後喫茶。但恁麼參取。珍重！」問：「學人未明自己，如何辨得淺深？」師曰：「識取自己眼。」曰：「如何是自己眼？」師曰：「向汝道甚麼？」

齊雲遇臻禪師

婺州齊雲山遇臻禪師，越州楊氏子。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五六尺。」其僧禮拜。師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甚麼不因心念？」師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師曰：「汝喚甚麼作心念？」秋夕閑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颾颾，寒星列空蟾魄高。搘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吹布毛。」

瑞鹿本先禪師

溫州瑞鹿寺本先禪師，本州鄭氏子。參天台國師，導以「非風幡動，仁者心動」之語，師卽悟解。爾後示徒曰：「吾初學天台法門，語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讎同所。千日之後，一日之中，物不礙膺，讎不同所，當下安樂，頓覺前咎。」乃述頌三首。一、非風幡動仁者心動，曰：「非風幡動唯心動，自古相傳直至今。今後水雲人欲曉，祖師直是好知音。」二、見色便見心，曰：「若是見色便見心，人來問著方難答。更求道理說多般，孤負平生三事衲。」三、明自己，曰：「曠大劫來祇如是，如是同天亦同地。同地同天作麼形，作麼形兮無不是。」師自爾足不歷城邑，手不度財貨，不設臥具，不衣蠶絲。日唯一食，終日宴坐。申旦誨誘，踰三十載，其志彌厲。上堂：「你諸人還見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麼？若道見，則心外有法。若道不見，爭奈竹林蘭若、山水院舍人衆，現在儼然地，還會恁麼告示麼？若會，不妨靈利。無事莫立。」上堂：「大凡參學未必學，問話是參學未必學，揀話是參學未必學，代語是參學未必學，別語是參學未必學。捻破經論中奇特言語是參學，未必捻破祖師奇特言語是參學，若於如是等參學，任你七通八達，於佛法中儻無見處，喚作乾慧之徒。豈不聞古德道：聰明不敵生死，乾慧豈免苦輪？諸人若也參學，應須真實參學始得。行時行時參取，立時立時參取，坐時坐時參取，眠時眠時參取，語時語時參取，默時默時參取，一切作務時，一切作務時參取。既向如是等時參，且道參箇甚人？參箇甚麼語？到這裏，須自有箇明白處始得。若不如是，喚作造次之流，則無究了之旨。」

上堂：「幽林鳥叫，碧澗魚跳。雲片展張，瀑聲鳴咽。你等還知得如是多景象，示你等箇入處麼？若也知得，不妨參取好！」上堂：「天台教中說文殊、觀音、普賢三門。文殊門者一切色，觀音門者一切聲，普賢門者不動步而到。我道文殊門者不是一切色，觀音門者不是一切聲，普賢門者是箇甚麼？莫道別却天台教說話，無事且退。」上堂，舉僧問長沙：「南泉遷化向甚麼處去？」沙曰：「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僧曰：「學人不會。」沙曰：「要騎便騎，要下卽下。」師曰：「若是求出三界修行底人，聞這箇言語，不妨狐疑，不妨驚怛。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或有會云，千變萬化，不出真常。或有會云，須會異類中行，始會得這箇言語。或有會云，東家是南泉，西家是南泉。或有會云，東家郎君子，西家郎君子。或有會云，東家是甚麼，西家是甚麼。或有會云，便作驢叫，又作馬嘶。或有會云，喚甚麼作東家驢，喚甚麼作西家馬？或有會云，既問遷化，答在問處。或有會云，作露柱處去也。或有會云，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廝南泉甚處；如是諸家會也，總於佛法有安樂處。南泉遷化向甚處去？東家作驢，西家作馬，學人不會。要騎便騎，要下卽下，這箇話不消得多道理而會，若見法界性去也。没多事，珍重！」

上堂：「鑑中形影，唯憑鑑光顯現。你等諸人所作一切事，且道唯憑箇甚麼顯現？還知得麼？若也知得，於參學中千足萬足。無事，莫立。」上堂：「你等諸人，夜間眠熟不知一切，既不知一切，且問你等那時有本來性，無本來性？若道那時有本來性，又不知一切，與死無異。若道那時無本來性，睡眠忽省，覺知如故。還會麼？不知一切與死無異，睡眠忽省覺知如故，如是等時，是箇甚麼？若也不會，各體究

取。無事，莫立。」上堂：「諸法所生，唯心所現。如是言語，好箇入底門户。且問你等諸人，眼見一切色，耳聞一切聲，鼻嗅一切香，舌了一切味，身觸一切耎滑，意分別一切諸法，祇如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爲復唯是你等心，爲復非是你等心。若道唯是你等心，何不與你等身都作一塊了休，爲甚麼所對之物，却在你等眼耳鼻舌身意外？你等若道眼耳鼻舌身意所對之物非是你等心，又爭奈諸法所生，唯心所現，言語留在世間，何人不舉著？你等見這箇說話還會麼？若也不會，大家用心商量教會去。幸在其中，莫令厭學。無事且退。」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上足如晝曰：「可造石龕，仲秋望日，吾將順化。」晝稟命卽成，及期，遠近士庶奔趨瞻仰。是日參問如常。至午坐方丈，手結寶印，謂晝曰：「古人云，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作麼生？」晝曰：「也祇是如晝。」師曰：「你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打虎尾，中央事，和尚作麼生？」師曰：「我也弄不出。」言訖奄然，開一目微視而逝。

興教洪壽禪師

杭州興教洪壽禪師，同國師普請次，聞墮薪有省，作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

永安道原禪師

蘇州承天永安道原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咄！這旃陁羅。」曰：「學人初機，乞師方便。」師

曰：「汝問甚麼？」曰：「問佛。」師曰：「咄！這旃陁羅。」

清涼欽禪師法嗣

雲居道齊禪師

洪州雲居道齊禪師，本州金氏子。徧歷禪會，學心未息。後於上藍院主經藏。法燈一日謂師曰：「有人問我西來意，答它曰：不東不西。藏主作麼生會？」師對曰：「不東不西。」燈曰：「與麼會又爭得？」曰：「道齊秖恁麼，未審和尚尊意如何？」燈曰：「他家自有兒孫在。」師於是頓明厥旨。有頌曰：「接物利生絕妙，外生終是不肖。他家自有兒孫，將來用得恰好。」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阿誰？」問：「荊棘林中無出路，請師方便爲畬開。」師曰：「汝擬去甚麼處？」曰：「幾不到此。」師曰：「閑言語。」問：「不免輪回，不求解脫時如何？」師曰：「還曾問建山麼？」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放你三十棒。」問：「如何是三寶？」師曰：「汝是甚麼寶？」曰：「如何。」師曰：「土木瓦礫。」師著語要搜玄、拈古代別等，盛行叢林。至道三年丁酉九月，示疾。聲鐘集衆，乃曰：「老僧三處住持三十餘年，十方兄弟，相聚話道，主事頭首，勤心贊助。老僧今日火風相逼，特與諸人相見。諸人還見麼？今日若見是末後方便。諸人向甚麼處見，爲向四大五陰處見？六入十二處見？這裏若見，可謂雲居山二十年間後學有賴。吾去後，山門大衆分付契瓌開堂住持，凡事勤而行之，各自努力。珍重！」大衆纔散，師歸西挾而逝，塔于本山。

靈隱聳禪師法嗣

功臣道慈禪師

杭州功臣院道慈禪師，僧問：「師登寶座，大衆咸臻。便請舉揚宗教。」師曰：「大衆證明。」曰：「恁麼則亘古亘今也。」師曰：「也須領話。」

羅漢願昭禪師

秀州羅漢院願昭禪師，錢塘人也。上堂：「山河大地是真善知識，時常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參取。」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師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師曰：「或到諸方，分明舉似。」後住杭州香嚴寺，僧問：「不立纖塵，請師直道。」師曰：「衆人笑汝。」曰：「如何領會？」師曰：「還我話頭來。」

報恩師智禪師

處州報恩院師智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誰人不見？」問：「如何是一相三昧？」師曰：「青黃赤白。」曰：「一相何在？」師曰：「汝却靈利。」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法嗣嗣何人？」師曰：「靈鷲峯前，月輪皎皎。」

瀫寧可先禪師

衢州瀫寧可先禪師，僧問：「如何是瀫寧家風？」師曰：「謝指示。」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怪老僧甚麽處？」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適來豈不是問西來意？」

光孝道端禪師

杭州光孝院道端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高聲問著。」曰：「莫即便是也無？」師曰：「没交涉。」後住靈隱，示滅。

保清遇寧禪師

杭州西山保清院遇寧禪師，開堂陞座，有二僧一時禮拜。師曰：「二人俱錯。」僧擬進語，師便下座。

支提辯隆禪師

福州支提雍熙辯隆禪師，明州人也。上堂：「巍巍實相，逼塞虛空。金剛之體，無有破壞。大衆還見不見？若言見也，且實相之體本非青黃赤白，長短方圓亦非見聞覺知之法。且作麽生説箇見底道理？若言不見，又道巍巍實相，逼塞虛空，爲甚麽不見？」僧問：「如何是向上一路？」師曰：「脚下底。」曰：

「恁麼則尋常履踐。」師曰：「莫錯認。」問：「如何是堅密身？」師曰：「倮倮地。」曰：「恁麼則不密也。」師曰：「見箇甚麼！」

瑞龍希圓禪師

杭州瑞龍院希圓禪師，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特謝闍黎借問。」曰：「借問則不無，家風作麼生？」師曰：「瞌睡漢。」

歸宗柔禪師法嗣

羅漢行林禪師

南康軍羅漢行林祖印禪師，僧問：「天垂甘露，地涌七珍。是甚麼人分上事？」師曰：「謝汝相報。」曰：「恁麼則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去也。」師曰：「更須子細。」上堂纔坐，忽有猫兒跳上身，師提起示衆曰：「昔日南泉親斬却，今朝耶舍示玄徒。而今賣與諸禪客，文契分明要也無。」良久，抛下猫兒，便下座。

天童山新禪師

明州天童新禪師，僧問：「如何是密作用？」師曰：「何曾密？」問：「心徑未通時如何？」師曰：「甚麼物

礙汝？」問：「求之不得時如何？」師曰：「用求作麽？」曰：「如何卽是？」師曰：「何曾失却。」問：「如何是天童境？」師曰：「雲無人種生何極，水有誰教去不回。」

功臣覺軻禪師

杭州功臣覺軻心印禪師，僧問：「祖師不在東西山，未審在甚麽處？」師曰：「且討。」問：「如何是天真佛？」師曰：「爭敢裝點。」

天童清簡禪師

明州天童清簡禪師，錢塘張氏子。師爲事孤潔，時謂之簡浙客。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師曰：「達磨不可再來也。」師晚居雪竇而終，塔于寺之東南隅。

百丈恆禪師法嗣

棲賢澄湜禪師

廬山棲賢澄湜禪師，僧問：「趙州石橋，度驢度馬。三峽石橋，當度何人？」師曰：「蝦蟇蚯蚓。」曰：「恁麽則物物盡沾恩。」師曰：「踏不著。」問：「仙洞昨朝師罷唱，棲賢今日請師宣。」師曰：「來日又作麽生？」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箭過新羅。」問：「如何是佛？」師曰：「張三李四。」問：「古人斬蛇意旨如何？」

師曰：「猶未知痛痒。」問：「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學人如何得及第歸？」師曰：「不才謹退。」晚參衆集，師曰：「早晨不與諸人相見，今晚不可無言。」便下座。問：「毗目仙人執善財手，見微塵諸佛祇如未執手時。見箇甚麼？」師曰：「如今又見箇甚麼？」上堂，良久曰：「幸好一盤飯，不可糝椒薑。雖然如此，試咳嗽看。」便下座。

萬壽德興禪師

蘇州萬壽德興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大衆一時瞻仰。」問：「如何是和尚爲人一句？」師曰：「汝且自爲。」乃曰：「問答俱備，其誰得意。若向他求，還成特地。老僧久處深山，比爲藏拙，何期今日人到萬壽門下，可謂藏之不得。既藏不得，分明露現。未審諸人，阿誰先見？如有見處，出來對衆吐露箇消息。」良久曰：「久立，珍重。」

雲門永禪師

越州雲門雍熙永禪師，僧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且莫哮吼。」曰：「出窟後如何？」師曰：「退後著。」問：「如何是古佛徑路？」師曰：「誰不履踐？」問：「如何是學人休心息意處？」師曰：「拗折拄杖得也未？」問：「心王出勑時如何？」師曰：「更宣一徧看。」問：「如何是決定義？」師曰：「不可執著。」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此意不小。」

永明潛禪師法嗣

千光瓌省禪師

杭州千光王寺瓌省禪師，温州鄭氏子。幼歲出家，精究律部。聽天台文句，棲心於圓頓止觀。後閱楞嚴，文理宏濬，未能洞曉。一夕誦經既久，就案假寐，夢中見日輪自空而降，開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參永明，永明唯印前解，無別指喻。以忠懿王所遺衲衣授之表信。住後，上堂：「諸上座，佛法無事，昔之日月，今之日月。昔日風雨，今日風雨。昔日上座，今日上座，舉亦了，說亦了，一切成現好！珍重。」開寶五年七月，寶樹浴池，忽現其前。師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越三日示疾，集衆言別，安坐而逝。闍維收舍利建塔。

鎮境志澄禪師

衢州鎮境志澄禪師，僧問：「如何是定乾坤底劍？」師曰：「不漏絲髮。」曰：「用者如何？」師曰：「不知。」因普請次，僧問：「鉏頭損傷蝦蟇蚯蚓，還有罪也無？」師曰：「阿誰下手？」曰：「恁麼則無罪過。」師曰：「因果歷然。」

崇福慶祥禪師

明州崇福院慶祥禪師，上堂：「諸禪德見性周徧，聞性亦然。洞徹十方，無內無外。所以古人道，隨緣無作，動寂常真。如此施爲，全真知用。」僧問：「如何是本來人？」師曰：「堂堂六尺甚分明。」曰：「祇如本來人，還作如此相貌也無？」師曰：「汝喚甚麼作本來人？」曰：「乞師方便。」師曰：「教誰方便？」

報恩明禪師法嗣

保明道誠禪師

福州保明院道誠通法禪師，上堂：「如爲一人，衆多亦然。珍重！」僧問：「圓音普震，三等齊聞。竺土僊心，請師密付。」師良久。僧曰：「恁麼則意馬已成於寶馬，心牛頓作於白牛去也。」師曰：「七顛八倒。」曰：「若然者幾招哂笑。」師曰：「禮拜了退。」問：「如何是和尚西來意？」師曰：「我不曾到西天。」曰：「如何是學人西來意？」師曰：「汝在東土多少時？」

報慈言導師法嗣

雲居義能禪師

南康軍雲居義能禪師，上堂：「不用上來，堂中憍陳如上座爲諸上座轉第一義法輪，還得麼？若信

得及，各自歸堂參取。」下座後却問一僧：「祇如山僧適來教上座參取聖僧，聖僧還道箇甚麼？」僧曰：「特謝和尚再舉。」問：「如何是佛？」師曰：「卽心卽佛。」曰：「學人不會，乞師方便。」師曰：「方便呼爲佛，回光返照看，身心是何物。」

崇壽稠禪師法嗣

雲臺令岑禪師

泉州雲臺山令岑禪師，僧問：「如何是雲臺境？」師曰：「前山後山。」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瞌睡漢。」

資國圓進山主

杭州資國圓進山主，僧問：「丹霞燒木佛，意旨如何？」師曰：「招因帶果。」問：「庭前栢樹子，意旨如何？」師曰：「碧眼胡僧笑點頭。」問：「古人道：東家作驢，西家作馬，意旨如何？」師曰：「相識滿天下。」

報恩安禪師法嗣

棲賢道堅禪師

廬山棲賢道堅禪師，有官人問：「某甲收金陵，布陣殺人無數，還有罪也無？」師曰：「老僧祇管看。」

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洋瀾左蠡，無風浪起。」

歸宗慧誠禪師

廬山歸宗慧誠禪師，揚州人也。開堂日，於法堂前謂衆曰：「天人得道，以此爲證。恁麼便散去。已是周遮，其如未曉，卽爲重說。」遂陞座。僧問：「知郡臨筵，請師演法。」師曰：「我不及汝。」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不知。」乃曰：「問話且住，直饒問到窮劫，問也不著。答到窮劫，答也不及。何以故？祇爲諸人各有本分事，圓滿十方，亘古亘今，乃至諸佛也不敢錯悞諸人，便謂之頂族，祇是助發上座。所以道：十方法界諸有情，念念以證善逝果。彼既丈夫我亦爾，何得自輕而退屈。諸上座，不要退屈，信取便休。祖師西來，祇道見性成佛，其餘所說，不及此說。更有箇奇特方便，舉似諸人。」良久曰：「分明記取，若到諸方，不得錯舉。久立，珍重。」僧問：「不通風處如何過得？」師曰：「汝從甚麼處來？」僧舉南泉問鄧隱峯曰：「銅鉼是境，鉼中有水，不得動著境，與老僧將水來。峯便拈鉼瀉水，未審此意如何？」師曰：「鄧隱峯甚奇怪，要且亂瀉。」

長安規禪師法嗣

長安辯實禪師

廬州長安院辯實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少室靈峯住九霄。」

雲蓋用清禪師

潭州雲蓋用清禪師，河州趙氏子。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則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對。師曰：「謾語作麼？」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仔子有頌示衆曰：『雲蓋鎖口訣，擬議皆腦裂。拍手趁虛空，雲露西山月。』」僧問：「如何是鎖口訣？」師曰：「徧天徧地。」曰：「恁麼則石人點頭，露柱拍手去也。」師曰：「一缾淨水一爐香。」曰：「此猶是井底蝦蟇。」師曰：「勞煩大衆。」師常節飲食，隨衆二時，但展鉢而已。或逾年月，亦不調練服餌，無妨作務。有請必開，卽便飽食而亡拘執。至道二年四月二日，示疾而逝。

雲居錫禪師法嗣

般若從進禪師

台州般若從進禪師，僧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切忌飲著。」曰：「飲著又如何？」師曰：「喪却汝性命。」

清化志超禪師

越州清化志超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汝是甚麼人？」曰：「莫便是也無？」師曰：「是卽沒

交涉。」

青原下十一世

長壽彥禪師法嗣

長壽法齊禪師

蘇州長壽法齊禪師，婺州人。始講明門、因明二論，尋置遊方，受心印於廣法禪師。節使錢仁奉禮，請繼廣法住持。開堂日，有百法座主問：「令公請命，四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師曰：「百法明門論。」曰：「畢竟作麽生？」師曰：「一切法無我。」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爲甚麽却不見佛？」師曰：「不見卽道。」曰：「恁麽則見去也。」師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

雲居齊禪師法嗣

雲居契瓌禪師

南康雲居契瓌禪師，僧問：「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未審師還受也無？」師曰：「你甚麽處得來？」曰：「恁麽則不虛施也。」師曰：「却且提取去。」問：「如何是佛？」師曰：「讚歎不及。」曰：「莫祇這箇便是麽？」師曰：「不令人讚歎。」

靈隱文勝禪師

杭州靈隱文勝慈濟禪師，僧問：「古鑑未磨時如何？」師曰：「古鑑。」曰：「磨後如何？」師曰：「古鑑。」曰：「未審分不分？」師曰：「更照看。」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莫訝荒疏。」曰：「忽遇客來作麼生？」師曰：「喫茶去。」

瑞巖義海禪師

明州瑞巖義海禪師，霅川人也。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師於言下大悟。遂有頌曰：「雲居甚麼物，問著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埋沒。」出世住報本。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若到諸方，但道報本不解答話。」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無忌諱。」曰：「忽遇觸忤，又且如何？」師曰：「不解作客，勞煩主人。」問：「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毗耶，未審如何示衆？」師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機。」師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這裏無安排你處。」

廣慧志全禪師

明州廣慧志全禪師，上堂，僧問：「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曰：「你莫鈍置我。」僧禮拜。師曰：「却是大衆鈍置闍黎。」便下座。問：「賊不打貧兒家時如何？」師曰：「說向人也不信。」僧曰：「恁麼則禮拜而

退。」師曰：「得箇甚麼！」

大梅居煦禪師

明州大梅保福居煦禪師，僧問：「古人面壁，意旨如何？」師曰：「但恁麼會。」曰：「未審如何領會？」師曰：「禮拜著。」

南明惟宿禪師

處州南明惟宿禪師，僧問：「法法不隱藏，古今常顯露。如何是顯露底法？」師曰：「見示大衆。」曰：「恁麼則學人謹退也。」師曰：「知過必改。」

清溪清禪師

荊門軍清溪清禪師，僧問：「古路坦然，如何履踐？」曰：「你是行脚僧。」

支提隆禪師法嗣

靈隱玄本禪師

杭州靈隱玄本禪師，僧問：「蚌含未剖時如何？」師曰：「光從何來？」問：「臨濟入門便喝，德山入門便棒，此意如何？」師曰：「天晴不肯去。」師見僧看經，乃問：「看甚麼經？」僧無語。乃示頌曰：「看經不識

經，徒勞損眼睛。欲得不損眼，分明識取經。」

羅漢林禪師法嗣

慧力紹珍禪師

臨江軍慧力院紹珍禪師，僧問：「金雞未鳴時如何？」師曰：「是何時節？」曰：「鳴後如何？」師曰：「却不知時。」問：「師子未出窟時如何？」師曰：「在那裏？」曰：「出窟後如何？」師曰：「且走。」

大寧慶璁禪師

洪州大寧院慶璁禪師，僧問：「道泰不傳天子令，時人盡唱太平歌。未審師今意旨如何？」師曰：「山僧罪過。」問：「如何是佛？」師曰：「須彌山。」上堂：「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且道三世諸佛，釋迦老子有甚麽長處？雖然如是，莫錯會好！」拍手一下，便下座。問：「承古有言，東山西嶺青，未審意旨如何？」師曰：「東山西嶺青，雨下却天晴。更問箇中意，鵓鳩生鷂鷹。」

功臣軻禪師法嗣

堯峯顥暹禪師

蘇州堯峰顥暹禪師，僧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一接。」師曰：「去。」問：「承教有言，是法平等，無有

高下。如何是平等法？」師曰：「堯峰高，寶華低。」曰：「恁麼則却成高下去也。」師曰：「情知你恁麼會。」聞雷聲，示衆曰：「還聞雷聲麼？還知起處麼？若知起處，便知身命落處。若也不知，所以古人道，不知天地者，剛道有乾坤。不如喫茶去。」問：「如何是道？」師曰：「夕死可矣。」問：「如何是金剛力士？」師曰：「這裏用不著。」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蒼天！蒼天！」乃曰：「衹如末後僧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山僧向他道：『蒼天！蒼天！』且道意落在甚麼處？莫是悲傷遷逝，痛憶道人麼？若乃恁麼評論，實謂罔知去處。要知去處麼？更不用久立。歇去！」上堂：「冬去春來，樓閣門開。若也入得，不用徘徊。諸上座，還向這裏入得也未？若也入得，所以古人道，是處是彌勒，無門無善財。若也人之未得，自是諸上座狂走，更不切切。久立，珍重！」

聖壽志昇禪師

蘇州吴江聖壽志昇禪師，上堂：「若論佛法，更有甚麼事？所以道古今山河，古今日月，古今人倫，古今城郭，喚作平等法門。絶前後際，諸人還信得及麼？若信得及，依而行之。久立，珍重。」

功臣守如禪師

杭州功臣開化守如禪師，上堂，召大衆曰：「還知道聖僧同諸人到這裏麼？既勞尊降，焉敢稽留。久立，珍重。」

棲賢湜禪師法嗣

興教惟一禪師

杭州南山興教院惟一禪師，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師曰：「白雲數重。」曰：「出世後如何？」師曰：「青山一朵。」問：「如何是道？」師曰：「剃頭入荒草。」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乾屎橛。」曰：「大耳三藏第三度爲甚麼不見國師？」師曰：「脚跟下看。」曰：「如何得見？」師曰：「草鞋跟斷。」

西余體柔禪師

安吉州西余體柔禪師，上堂：「一人把火，自燼其身。一人抱冰，橫屍於路。進前卽觸途成滯，退後卽噎氣填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柰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定山惟素山主

真州定山惟素山主，僧問：「如何是不遷義？」師曰：「暑往寒來。」曰：「恁麽則遷去也。」師曰：「啼得血流無用處。」問：「達磨心印師已曉，試舉家風對衆看。」師曰：「門前有箇長松樹，夜半子規來上啼。」問：「知師洞達諸方旨，臨機不答舊時禪。如何是新奇？」師曰：「若到諸方，不得錯舉。」曰：「學人懸懃於座右，莫不衹此是新奇。」師曰：「折草量天。」問：「如何是定山境？」師曰：「清風滿院。」曰：「忽遇客來，如

何祇待？」師曰：「莫嫌冷淡。」乃曰：「若論家風與境，不易酬對。多見指定處所，教他不得自在。曾有僧問大隨：『如何是和尚家風？』隨曰：『赤土畫簸箕。』又曰：『肚上不貼榜。』且問諸人作麼生會？更有夾山、雲門、臨濟、風穴皆有此話，播於諸方。各各施設不同，又作麼生會？法無異轍，殊途同歸。若要省力易會，但識取自家桑梓，便能紹得家業，隨處解脫，應用現前，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喚作衲僧眼睛，綿綿不漏絲髮。苟或於此不明，徒自竛竮辛苦。」

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含齒戴髮。」曰：「恁麼則人人具足。」師曰：「遠之又遠。」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成家立業。」曰：「見後如何？」師曰：「立業成家。」問：「如何是定山路？」師曰：「嶮。」曰：「履踐者如何？」師曰：「嶮。」問：「無上法王有大陁羅尼，名爲圓覺，流出一切清淨真如、菩提涅槃，未審圓覺從甚麼處流出？」師曰：「山僧頂戴有分。」曰：「恁麼則信受奉行。」師曰：「依俙似曲纔堪聽。」問：「十二時中如何得與道相應？」師曰：「皇天無親，唯德是輔。」曰：「恁麼則不假修證也。」師曰：「三生六十劫。」

淨土素禪師法嗣

淨土惟正禪師

杭州淨土院惟正禪師，秀州華亭黃氏子。幼從錢塘資聖院本如隸業，且將較藝於有司。如使禱觀音像，以求陰相。師謝曰：「豈忍獨私於己哉！」郡人朱紹安聞而加歎，欲啓帑度之。師慨然曰：「古之度

人，以清機密旨，今反是，去古遠矣。吾墮三寶數，當有其時。」已而遇祥符覃恩，得諸素志。獨擁毳袍且弊，同列慢之。師曰：「佛乎佛乎，儀相云乎哉？僧乎僧乎，盛服云乎哉？」厥後有願輸奉歲時用度，俾繼如之院務，亦復謝曰：「聞拓鉢乞食，未聞安坐以享。聞歷謁諸祖，未聞廢學自任。況我齒茂氣完，正在筋力爲禮，非從事屋廬之秋也。」於是提策東引，學三觀於天台，復旋徑山，咨單傳之旨於老宿惟素。素董臨安功臣山淨土院，師輔相之，久而繼席焉。然爲人高簡，律身精嚴。名卿巨公，多所推尊。葉內翰清臣牧金陵，迎師語道。一日，葉曰：「明日府有燕飲，師固奉律，能爲我少留一日，欵清話否？」師諾之。翌日，遣使邀師，留一偈而返。曰：「昨日曾將今日期，出門倚杖又思惟。爲僧秖合居巖谷，國士筵中甚不宜。」坐客皆仰其標致。師識慮洗然，不牽世累，雅愛跨黄犢出入，軍持巾鉢，悉掛角上，市人争觀之。師自若也。杭守蔣侍郎堂與師爲方外友，每往謁，至郡庭下犢譚笑，終日而去。蔣有詩曰：「禪客尋常入舊都，黄牛角上掛缾盂。有時帶雪穿雲去，便好和雲畫作圖。」師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平生製作三十卷，號錦溪集。又工書，筆法勝絶，秦少游珍藏之，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翫月，盤膝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其盆，吟笑達旦，率以爲常。九峯韶禪師嘗客于院，一夕將卧，師邀之曰：「月色如此，勞生擾擾，對之者能幾人？」峯唯唯而已。〔一〕久之，呼童子使熟炙。峯方饑，意作藥石。頃乃橘皮湯一盃，峯匿笑曰：「無乃太清乎！」有問曰：「師以禪師名，乃不談禪，何也？」師曰：「徒費言語。吾懶寧假曲折，但日夜煩萬象爲敷演

〔一〕已，原誤作「矣」，今改。

耳。言語有問，而此法無盡，所謂造物無盡藏也。」皇祐元年孟夏八日，語衆曰：「夫動以對靜，未始有極。吾一動歷年六十有四，今靜矣。然動靜本何有哉？」於是泊然而逝。

靑原下十二世

靈隱勝禪師法嗣

靈隱延珊禪師

杭州靈隱延珊慧明禪師，僧問：「如何是道？」師曰：「道遠乎哉！」問：「如何是正真一路？」師曰：「絲髮不通。」曰：「恁麼則依而行之。」師曰：「莫亂走。」上堂：「與上座一線道，且作麼生持論佛法？若也水洩不通，便教上座無安身立命處。當此之時，祖佛出頭來，也有二十棒分。恁麼道，山僧還有過也無？不見世尊生下，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云：『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初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却何以如此貴圖天下太平』且道雲門恁麼說話，有佛法道理也無？雖然如此，雲門祇具一隻眼。久立，珍重！」

薦福歸則禪師

常州薦福院歸則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耳畔打鐘聲。」

瑞巖海禪師法嗣

翠巖嗣元禪師

明州翠巖嗣元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見錢買賣不曾賒。」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好不信人直！」

五燈會元卷第十一

南嶽下四世

黃檗運禪師法嗣

臨濟義玄禪師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爲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少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箇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絶，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絶，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更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師禮拜退。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却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伊。已後爲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爲汝說。」師到大愚，愚曰：「甚處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爲汝得徹困，更來這

裏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搊住曰：「這尿牀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却道黃檗佛法無多子。你見箇甚麽道理？速道！速道！」師於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辭大愚，却回黃檗。檗見便問：「這漢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祇爲老婆心切，便人事了。」侍立，檗問：「甚處去來？」師曰：「昨蒙和尚慈旨，令參大愚去來。」檗曰：「大愚有何言句？」師舉前話。檗曰：「大愚老漢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卽今便打，隨後便掌。」檗曰：「這風顚漢來這裏捋虎鬚。」師便喝。檗喚侍者曰：「引這風顚漢參堂去。」溈山舉問仰山：「臨濟當時得大愚力？得黃檗力？」仰云：「非但騎虎頭，亦解把虎尾。」

黃檗一日普請次，師隨後行。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钁在何處？」師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共汝商量箇事。」師便近前，檗竪起钁曰：「祇這箇天下人拈掇不起。」師就手掣得，竪起曰：「爲甚麽却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寺。仰山侍溈山次，溈舉此話未了，仰便問：「钁在黃檗手裏，爲甚麽却被臨濟奪却？」溈云：「賊是小人，智過君子。」師普請鉏地次，見黃檗來，拄钁而立。檗曰：「這漢困那！」師曰：「钁也未舉，困箇甚麽？」檗便打。師接住棒一送送倒，檗呼維那：「扶起我來。」維那扶起曰：「和尚爭容得這風顚漢無禮？」檗纔起便打維那。師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裏活埋。」溈山問仰山：「黃檗打維那意作麽生？」仰云：「正賊走却，邏贓人喫棒。」

師一日在僧堂裏睡，檗入堂見，以拄杖打板頭一下。師舉首見是檗，却又睡。檗又打板頭一下，却往上間。見首座坐禪，乃曰：「下間後生却坐禪，汝在這裏妄想作麽？」座曰：「這老漢作甚麽？」檗又打板

頭一下，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祇如黃檗，意作麼生？」仰云：「兩彩一賽。」師栽松次，檗曰：「深山裏栽許多松作甚麼？」師曰：「一與山門作境致，二與後人作標牓。」道了，將钁頭𡎺地三下。檗曰：「雖然如是，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師又𡎺地三下，噓一噓。檗曰：「吾宗到汝，大興於世。」溈山舉問仰山：「黃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更有人在？」仰云：「有。祇是年代深遠，不欲舉似和尚。」溈云：「雖然如是，吾亦要知，汝但舉看。」仰云：「一人指南，吳越令行，遇大風即止。」

黃檗因入廚下，問飯頭：「作甚麼？」頭曰：「揀衆僧飯米。」檗曰：「一頓喫多少？」頭曰：「二石五。」檗曰：「莫太多麼？」頭曰：「猶恐少在。」檗便打。頭舉似師，師曰：「我與汝勘這老漢。」纔到侍立，檗舉前話，師曰：「飯頭不會，請和尚代一轉語。」檗曰：「汝但舉。」師曰：「莫太多麼？」檗曰：「來日更喫一頓。」師曰：「說甚麼來日，即今便喫。」隨後打一掌。檗曰：「這風顛漢又來這裏捋虎鬚。」師喝一喝，便出去。溈山舉問仰山：「此二尊宿意作麼生？」仰山云：「和尚作麼生？」溈山云：「養子方知父慈。」仰山云：「不然。」溈山云：「子又作麼生？」仰山云：「大似勾賊破家。」

師半夏上黃檗山，見檗看經。師曰：「我將謂是箇人，元來是唵(或作揞)黑豆老和尚。」住數日，乃辭，檗曰：「汝破夏來，何不終夏去？」師曰：「某甲暫來禮拜和尚。」檗便打趁令去。師行數里疑此事，却回終夏。後又辭檗，檗曰：「甚處去？」師曰：「不是河南，便歸河北。」檗便打。師約住與一掌，檗大笑。乃喚侍者：「將百丈先師禪板几案來。」師曰：「侍者將火來。」檗曰：「不然。子但將去，已後坐斷天下人舌頭去在。」師到達磨塔頭，塔主問：「先禮佛，先禮祖？」師曰：「祖佛俱不禮。」主曰：「祖佛與長老有甚冤

家？」師拂袖便出。師爲黃檗馳書至潙山，與仰山語次，仰曰：「老兄向後北去，有箇住處。」師曰：「豈有與麼事？」仰曰：「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汝。此人祇是有頭無尾，有始無終。」懸記普化。

師後住鎮州臨濟，學侶雲集。一日，謂普化克符二上座曰：「我欲於此建立黃檗宗旨，汝且成褫我。」二人珍重下去。三日後，普化却上來問：「和尚三日前說甚麼？」師便打。三日後克符上來問：「和尚前日打普化作甚麼？」師亦打。至晚小參，曰：「有時奪人不奪境，有時奪境不奪人，有時人境兩俱奪，有時人境俱不奪。」問荅語具克符章。僧問：「如何是真佛、真法、真道？乞師開示。」師曰：「佛者心清淨是，法者心光明是，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三卽一，皆是空名而無實有。如真正作道人，念念心不間斷。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後遇二祖，一言便了，始知從前虛用工夫。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若第一句中薦得，堪與祖佛爲師。若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爲師。若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僧便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三要印開朱點窄，未容擬議主賓分。」曰：「如何是第二句？」師曰：「妙解豈容無著問，漚和爭負截流機。」曰：「如何是第三句？」師曰：「但看棚頭弄傀儡，抽牽全藉裏頭人。」乃曰：「大凡演唱宗乘，一句中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有權有實，有照有用。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師謂僧曰：「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師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汝作麼生會？」僧擬議，師便喝。

示衆：「參學之人，大須子細。如賓主相見，便有言論往來。或應物現形，或全體作用，或把機權喜怒，或現半身，或乘師子，或乘象王，如有真正學人，便喝先拈出一箇膠盆子。善知識不辨是境，便上他

境上作模作樣，便被學人又喝，前人不肯放下，此是膏肓之病，不堪醫治，喚作賓看主。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祇隨學人問處即奪，學人被奪，抵死不肯放，此是主看賓。或有學人應一箇清淨境，出善知識前，知識辨得是境，把得拋向坑裏。學人言：大好善知識。知識即云：咄哉！不識好惡。學人便禮拜。此喚作主看主。或有學人，披枷帶鎖，出善知識前，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學人歡喜，彼此不辨，喚作賓看賓。大德，山僧所舉，皆是辨魔揀異，知其邪正。」

師問：「洛浦從上來，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阿那箇親？」曰：「揔不親。」師曰：「親處作麼生？」浦便喝。師乃打。上堂：「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師問院主：「甚處去來？」曰：「州中糶黃米來。」師曰：「糶得盡麼？」主曰：「糶得盡。」師以拄杖畫一畫曰：「還糶得這箇麼？」主便喝，師便打。典座至，師舉前話。座曰：「院主不會和尚意？」師曰：「你又作麼生？」座禮拜，師亦打。

上堂：「一人在孤峯頂上，無出身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不作維摩詰，不作傅大士。珍重！」有一老宿參，便問：「禮拜即是，不禮拜即是？」師便喝，宿便拜。師曰：「好箇草賊。」宿曰：「賊！賊！」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時首座侍立，師曰：「還有過也無？」座曰：「有。」師曰：「賓家有過，主家有過？」曰：「二俱有過。」師曰：「過在甚麼處？」座便出去。師曰：「莫道無事好！」南泉聞云：「官馬相踏。」

師到京行化，至一家門首，曰：「家常添鉢。」有婆曰：「太無厭生！」師曰：「飯也未曾得，何言太無厭

生？」婆便閉却門。師陞堂，有僧出，師便喝，僧亦喝，便禮拜，師便打。趙州游方到院，在後架洗脚次，師便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曰：「恰遇山僧洗脚。」師近前作聽勢，州曰：「會卽便會，啗啄作什麼？」師便歸方丈。州曰：「三十年行脚，今日錯爲人下註脚。」問：「僧甚處來？」曰：「定州來。」師拈棒，僧擬議，師便打，僧不肯。師曰：「已後遇明眼人去在。」僧後參三聖，纔舉前話，三聖便打。僧擬議，聖又打。

師應機多用喝，會下參徒亦學師喝。師曰：「汝等總學我喝，我今問汝：『有一人從東堂出，一人從西堂出，兩人齊喝一聲，這裏分得賓主麼？汝且作麼生分？』若分不得，已後不得學老僧喝。」示衆：「我有時先照後用，有時先用後照，有時照用同時，有時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有人在，先用後照有法在，照用同時，駈耕夫之牛，奪飢人之食，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照用不同時，有問有答，立賓立主，合水和泥，應機接物。若是過量人，向未舉已前，撩起便行，猶較些子。」

師行脚時到龍光，値上堂，師出問：「不展鋒鋩，如何得勝？」光據坐。師曰：「大善知識，豈無方便？」光瞪目曰：「嗄。」師以手指曰：「這老漢今日敗缺也。」次到三峯平和尚處，平問：「甚處來？」師曰：「黃檗來。」平曰：「黃檗有何言句？」師曰：「金牛昨夜遭塗炭，直至如今不見蹤。」平曰：「金風吹玉管，那箇是知音？」師曰：「直透萬重關，不住青霄內。」平曰：「子這一問太高生！」師曰：「龍生金鳳子，衝破碧琉璃。」平曰：「且坐喫茶。」又問：「近離甚處？」師曰：「龍光。」平曰：「龍光近日如何？」師便出去。又往鳳林，路逢一婆子。婆問：「甚處去？」師曰：「鳳林去。」婆曰：「恰値鳳林不在。」師曰：「甚處去？」婆便行。師召婆，婆回首。師便行。一作師曰：「誰道不在。」到鳳林。林曰：「有事相借問，得麼？」師曰：「何得剜肉作瘡。」

林曰：「海月澄無影，遊魚獨自迷。」師曰：「海月既無影，遊魚何得迷？」林曰：「觀風知浪起，翫水野帆飄。」師曰：「孤蟾獨耀江山靜，長嘯一聲天地秋。」林曰：「任張三寸揮天地，一句臨機試道看。」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不獻詩。」林便休。師乃有頌曰：「大道絶同，任向西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溈山問仰山：「石火莫及，電光罔通，從上諸聖，以何爲人？」仰云：「和尚意作麼生？」溈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仰云：「不然。」溈云：「子又作麼生？」仰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麻谷問：「十二面觀音，那箇是正面？」師下禪床擒住曰：「十二面觀音，甚處去也？速道！速道！」谷轉身擬坐，師便打。谷接住棒，相捉歸方丈。師問一尼：「善來，惡來？」尼便喝。師拈棒曰：「更道！更道！」尼又喝，師便打。師一日拈餬餅示洛浦曰：「萬種千般，不離這箇，其理不二。」浦曰：「如何是不二之理？」師再拈起餅示之。浦曰：「與麼則萬種千般也。」師曰：「屙屎見解。」浦曰：「羅公照鏡。」師見僧來，舉起拂子。僧禮拜，師便打。又有僧來，師亦舉拂子。僧不顧，師亦打。又有僧來參，師舉拂子。僧曰：「謝和尚指示。」師亦打。雲門代云：「祇宜老漢。」大覺云：「得卽得，猶未見臨濟機在。」

麻谷問：「大悲千手眼，那箇是正眼？」師搊住曰：「大悲千手眼，作麼生是正眼？速道！速道！」谷拽師下禪牀，却坐。師問訊曰：「不審。」谷擬議，師便喝。拽谷下禪牀，却坐。谷便出。上堂，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豎起拂子，僧便喝，師便打。又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亦豎拂子，僧便喝，師亦喝。僧擬議，師便打。乃曰：「大衆！夫爲法者，不避喪身失命。我於黃檗先師處，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如蒿枝拂相似。如今更思一頓，誰爲下手？」時有僧出曰：「某甲下手。」師度與拄杖，僧擬

接，師便打。同普化赴施主齋次，師問：「毛吞巨海，芥納須彌，爲復是神通妙用，爲復是法爾如然。」化趯倒飯牀。師曰：「太麁生！」曰：「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麁說細？」次日又同赴齋，師復問：「今日供養，何似昨日？」化又趯倒飯牀。師曰：「得卽得，太麁生！」化喝曰：「瞎漢，佛法說甚麼麁細？」師乃吐舌。師與王常侍到僧堂，王問：「這一堂僧還看經麼？」師曰：「不看經。」曰：「還習禪麼？」師曰：「不習禪。」曰：「既不看經，又不習禪，畢竟作箇甚麼？」師曰：「總教伊成佛作祖去！」曰：「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師曰：「我將謂你是箇俗漢。」師上堂次，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師：「還有賓主也無？」師曰：「賓主歷然。」師召衆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師後居大名府興化寺東堂。咸通八年丁亥四月十日，將示滅，說傳法偈曰：「沿流不止問如何，真照無邊說似他。離相離名人不禀，吹毛用了急須磨。」復謂衆曰：「吾滅後，不得滅却吾正法眼藏。」三聖出曰：「爭敢滅却和尚正法眼藏？」師曰：「已後有人問，你向他道甚麼？」聖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驢邊滅却。」言訖，端坐而逝。塔全身于府西北隅，諡慧照禪師，塔曰澄靈。

南嶽下五世

臨濟玄禪師法嗣

興化存獎禪師

魏府興化存獎禪師，在三聖會裏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人。」三聖聞得，問曰：「你具箇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後大覺聞舉，遂曰：「作麼生得風，吹到大覺門裏來？」師後到大覺爲院主。一日覺喚院主：「我聞你道，向南方行脚，一遭拄杖頭，不曾撥着一箇會佛法底。你憑箇甚麼道理，與麼道？」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師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你昨日這兩喝。」師又喝，覺又打。師再喝，覺又打。師曰：「某甲於三聖師兄處，學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了也。願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這瞎漢來這裏納敗缺，脫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師後開堂日，拈香曰：「此一炷香本爲三聖師兄，三聖於我太孤；本爲大覺師兄，大覺於我太賒。不如供養臨濟先師。」

僧問：「多子塔前，共談何事？」師曰：「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師有時喚僧，僧應諾。師曰：「點卽不到。」又喚一僧，僧應諾。師曰：「到卽不點。」僧問：「四方八面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

師曰：「昨日赴箇村齋，中途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向古廟裏嚲避得過。」問僧：「甚處來？」曰：「崔禪處來。」

師曰：「將得崔禪喝來否？」曰：「不將得來。」師曰：「恁麼則不從崔禪處來。」僧便喝，師便打。示衆：「我聞前廊下也喝，後架裏也喝，諸子汝莫盲喝亂喝，直饒喝得興化向虛空裏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我蘇息起來向汝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裏撒真珠，與汝諸人去在胡喝亂喝作麼？」雲居住三峰菴時，師問：「權借一問，以爲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云：「想和尚答這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二十年後。」居云：「如今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師問：「和尚住三峰菴時，老僧問伊話，對不得，如今道得也未？」主擧前話，師云：「雲居二十年祇道得箇何必，興化卽不然，爭如道箇不必。」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爲唱導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曰：「總不與麼。」師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伍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師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卽便出院。僧問：「國師喚侍者，意作麼生？」師曰：「一盲引衆盲。」師在臨濟爲侍者，洛浦來參，濟問：「甚處來？」浦曰：「鑾城來。」濟曰：「有事相借問，得麼？」浦曰：「新戒不會。」濟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人也無？參堂去！」師隨後，請問曰：「適來新到，是成褫他，不成褫他？」濟曰：「我誰管你成褫不成褫？」師曰：「和尚祇解將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將死雀就地彈，就窠子裏打？及至你出得語，又喝起了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亦喝。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僧又喝。師曰：「你看這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師直打下法堂。侍者請問：「適來那僧有甚觸忤

和尚？」師曰：「他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及乎我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到這裏却去不得。似這般瞎漢，不打更待何時？」僧禮拜，問：「寶劍知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甚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僧便作引頸勢，師曰：「嗄。」僧曰：「喏。」便歸衆。後唐莊宗車駕幸河北，回至魏府行宮，詔師問曰：「朕收中原，獲得一寶，未曾有人酬價。」師曰：「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舒幞頭脚。師曰：「君王之寶，誰敢酬價？」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莊宗，不肯莊宗，若肯莊宗，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莊宗，過在甚麼處？」龍顏大悅。賜紫衣、師號，師皆不受。乃賜馬與師乘騎，馬忽驚，師墜傷足。帝復賜藥救療。師喚院主：「與我做箇木枴子。」主做了將來。師接得，遶院行，問僧曰：「汝等還識老僧麼？」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跛脚法師，說得行不得。」又至法堂，令維那聲鐘集衆。師曰：「還識老僧麼？」衆無對。師擲下枴子，端然而逝。謚廣濟禪師。

寶壽沼禪師

鎮州寶壽沼禪師，第一世。僧問：「萬境來侵時如何？」師曰：「莫管他。」僧禮拜，師曰：「不要動著，動著卽打折汝腰。」師在方丈坐，因僧問訊次，師曰：「百千諸聖，盡不出此方丈內。」曰：「祇如古人道，大千沙界海中漚，未審此方丈向甚麼處着？」師曰：「千聖現在。」曰：「阿誰證明？」師便擲下拂子。僧從西過東立，師便打。僧曰：「若不久參，焉知端的？」師曰：「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趙州來，師在禪牀背面而

坐，州展坐具禮拜。師起入方丈。州收坐具而出。師問僧：「甚處來？」曰：「西山來。」師曰：「見獼猴麼？」曰：「見。」師曰：「作甚麼伎倆？」曰：「見某甲一箇伎倆也作不得。」師便打。胡釘鉸參，師問：「汝莫是胡釘鉸麼？」曰：「不敢。」師曰：「還釘得虛空麼！」曰：「請和尚打破。」師便打，胡曰：「和尚莫錯打某甲。」師曰：「向後有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舉前話，州曰：「汝因甚麼被他打？」胡曰：「不知過在甚麼處。」州曰：「祇這一縫尚不柰何！」胡於此有省。趙州曰：「且釘這一縫。」僧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青天也須喫棒。」曰：「未審青天有甚麼過？」師便打。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面黑眼睛白。」西院來參，問：「踏倒化城來時如何？」師曰：「不斬死漢。」院曰：「斬。」師便打，院連道：「斬！斬！」師又隨聲打。師却回方丈曰：「適來這僧，將赤肉抵他乾棒，有甚死急！」

三聖慧然禪師

鎮州三聖院慧然禪師，自臨濟受訣，遍歷叢林。至仰山，山問：「汝名甚麼？」師曰：「慧寂。」山曰：「慧寂是我名。」師曰：「我名慧然。」山大笑而已。仰山因有官人相訪，山問：「官居何位？」曰：「推官。」山竪起拂子曰：「還推得這箇麼？」官人無對。山令衆下語，皆不契。時師不安，在涅槃堂內將息。山令侍者去請下語，師曰：「但道和尚今日有事。」山又令侍者問：「未審有甚麼事？」師曰：「再犯不容。」到香嚴，嚴問：「甚處來？」師曰：「臨濟。」嚴曰：「將得臨濟喝來麼？」師以坐具驀口打。又到德山，纔展坐具，山曰：「莫展炊巾，這裏無殘羹餿飯。」師曰：「縱有也無著處。」山便打，師接住棒，推向禪牀上。山大笑，師哭

蒼天,便下參堂。堂中首座號踢天泰,問:「行脚高士,須得本道公驗。作麽生是本道公驗?」師曰:「道甚麽?」座再問,師打一坐具曰:「這漆桶前後觸忤多少賢良!」座擬人事,師便過第二座,人事又到道吾。吾預知,以緋抹額,持神杖於門下立。師曰:「小心祇候。」吾應喏。師參堂了,再上人事。吾具威儀,方丈內坐。師纔近前,吾曰:「有事相借問,得麽?」師曰:「也是,適來野狐精,便出去。」住後上堂:「我逢人即出,出則不爲人。」便下座。興化云:「我逢人問不出,出則便爲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臭肉來蠅。」興化云:「破驢脊上足蒼蠅。」問:「僧近離甚處?」僧便喝,師亦喝。僧又喝,師又喝。僧曰:「行棒即瞎。」便喝。師拈棒,僧乃轉身作受棒勢。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便棒。」僧曰:「這賊便出去!」師遂拋下棒。次有僧問:「適來争容得這僧?」師曰:「是伊見先師來。」

魏府大覺和尚

魏府大覺和尚,參臨濟。濟纔見,竪起拂子。師展坐具,濟擲下拂子。師收坐具,參堂去。時僧衆曰:「此僧莫是和尚親故,不禮拜又不喫棒?」濟聞説,令侍者:「喚適來新到上來。」師隨侍者到方丈,濟曰:「大衆道汝來參長老,又不禮拜,又不喫棒,莫是老僧親故?」師乃珍重下去。師住後,僧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頭枕衡山,脚踏北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良馬不窺鞭,側耳知人意。」問:「如何是鎮國寶?」師曰:「穿耳賣不售。」問:「香草未生時如何?」師曰:「齅着腦裂。」曰:「生後如何?」師曰:「腦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十字街頭,望空啓告。」問:「如何是大覺?」師曰:「惡覺。」

曰：「乖極。」師便打。問：「忽來忽去時如何？」師曰：「風吹柳絮毛毬走。」曰：「不來不去時如何？」師曰：「華嶽三峯頭指天。」問：「一飽忘百飢時如何？」師曰：「縱遇臨岐食，隨分納些些。」臨終時謂衆曰：「我有一隻箭，要付與人。」時有一僧出，曰：「請和尚箭。」師曰：「汝喚甚麽作箭？」僧喝，師打數下，便歸方丈。却喚其僧入來，問曰：「汝適來會麽？」曰：「不會。」師又打數下，擲却拄杖。曰：「已後遇明眼人，分明舉似。」便乃告寂。

灌谿志閑禪師

灌谿志閑禪師，魏府館陶史氏子。幼從栢巖禪師披剃受具。後見臨濟，濟驀胸擒住，師曰：「領，領。」濟拓開曰：「且放汝一頓。」師離臨濟至末山。語見末山章。師住後，上堂曰：「我在臨濟爺爺處得半杓，末山孃孃處得半杓，共成一杓。喫了，直至如今飽不饑。」僧問：「請師不借借。」師曰：「滿口道不得。」師又曰：「大庾嶺頭佛不會，黃梅路上没衆生。」師會下一僧，去參石霜。霜問：「甚處來？」曰：「灌谿來。」霜曰：「我南山，不如他北山。」僧無對。僧回舉似師，師曰：「何不道灌谿修涅槃堂了也？」問：「久嚮灌谿，到來祇見漚麻池。」師曰：「汝祇見漚麻池，且不見灌谿。」曰：「如何是灌谿？」師曰：「劈箭急。」後人舉似玄沙，沙云：「更學三十年未會禪。」問：「如何是古人骨？」師曰：「安置不得。」曰：「爲甚麽安置不得？」師曰：「金烏那教下碧天。」問：「金鎖斷後如何？」師曰：「正是法汝處。」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鉢裏盛飯，鐼裏盛羹。」曰：「學人不會。」師曰：「飢則食，飽則休。」上堂：「十方無壁落，四畔亦無門。露裸裸，

赤灑灑，無可把。」便下座。問：「如何是一色？」師曰：「不隨。」曰：「一色後如何？」師曰：「有闍黎承當分也無？」問：「今日一會，祇敵何人？」師曰：「不爲凡聖。」問：「一句如何？」師曰：「不落千聖機。」問：「如何是洞中水？」師曰：「不洗人。」唐乾寧二年乙卯五月二十九日，問侍者曰：「坐死者誰？」曰：「僧伽。」師曰：「立死者誰？」曰：「僧會。」師乃行七步，垂手而逝。

涿州紙衣和尚

涿州紙衣和尚，即克符道者。初問臨濟：「如何是奪人不奪境？」濟曰：「煦日發生鋪地錦，嬰兒垂髮白如絲。」師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濟曰：「王令已行天下徧，將軍塞外絕煙塵。」師曰：「如何是人境俱奪？」濟曰：「并汾絕信，獨處一方。」師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濟曰：「王登寶殿，野老謳歌。」師於言下領旨。後有頌曰：「奪人不奪境，緣自帶誵訛。擬欲求玄旨，思量反責麼。驪珠光燦爛，蟾桂影婆娑。覿面無差互，還應滯網羅。奪境不奪人，尋言何處真。問禪禪是妄，究理理非親。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直饒玄會得，也是眼中塵。人境兩俱奪，從來正令行。不論佛與祖，那說聖凡情。擬犯吹毛劍，還如值木盲。進前求妙會，特地斬情靈。人境俱不奪，思量意不偏。主賓言少異，問答理俱全。踏破澄潭月，穿開碧落天。不能明妙用，淪溺在無緣。」僧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倚門傍户猶如醉，出言吐氣不慚惶。」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口念彌陀雙拄杖，目瞽瞳人不出頭。」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高提禪師當機用，利物應知語帶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橫按鏌鎁全正令，太平寰宇斬

癡頑。」曰：「既是太平寰宇，爲甚麼却斬癡頑？」師曰：「不計夜行剛把火，直須當道與人看。」

定州善崔禪師

定州善崔禪師，州將王令公於衙署張座，請師說法。師陞座，拈拄杖曰：「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曰：「崔禪聻！」師擲下拄杖曰：「久立令公，伏惟珍重！」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定州瓷器似鐘鳴。」曰：「學人不會意旨如何？」師曰：「口口分明没嗚斜。」

鎭州萬壽和尚

鎭州萬壽和尚，僧問：「如何是迦葉上行衣？」師曰：「鶴飛千點雪，雲鎖萬重山。」問：「如何是丈六金身？」師曰：「袖頭打領，腋下剜襟。」曰：「學人不會。」師曰：「不會請人裁。」師訪寶壽，壽坐不起。師展坐具，壽下禪牀。師却坐，壽驟入方丈，閉却門。知事見師坐不起，曰：「請和尚庫下喫茶。」師乃歸院。翌日，寶壽來復謁，師踞禪牀。壽展坐具，師亦下禪牀。壽却坐，師歸方丈閉却門。壽入侍者寮，取灰圍却方丈門，便歸去。師遂開門見曰：「我不恁麽，他却恁麽。」

幽州譚空和尚

幽州譚空和尚，鎭州牧有姑爲尼，行脚回，欲開堂爲人，牧令師勘過。師問曰：「見說汝欲開堂爲

人，是否？」尼曰：「是。」師曰：「尼是五障之身，汝作麼生爲人？」尼曰：「龍女八歲，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又作麼生？」師曰：「龍女有十八變，你試一變看。」尼曰：「設使變得，也祇是箇野狐精。」師便打。牧聞舉乃曰：「和尚棒折那！」僧問：「德山棒，臨濟喝，未審那箇最親？」師曰：「已前在衆裏，老僧也曾商量來。」僧便喝。師曰：「却是汝會。」僧曰：「錯。」師便打。上堂，衆集。有僧出曰：「擬問不問時如何？」師曰：「嗄。」僧便喝。師曰：「囫。」僧又喝。師拈拄杖，僧曰：「瞎師拋下拄杖。」曰：「今日失利。」僧曰：「草賊大敗。」便歸衆。師以手向空點一點，曰：「大衆！還有人辨得麼？若有辨得者，出來對衆道看。」師良久，曰：「頂門上眼，也鑒不破。」便下座。寶壽和尚問：「除却中上二根人來時，師兄作麼生？」師曰：「汝適來舉早錯也。」壽曰：「師兄也不得無過？」師曰：「汝却與我作師兄。」壽側掌曰：「這老賊！」

襄州歷村和尚

襄州歷村和尚，僧問：「如何是觀其音聲而得解脱？」師將火筯敲柴曰：「汝還聞麼？」曰：「聞。」師曰：「誰不解脱？」師煎茶次，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舉起茶匙。僧曰：「莫祇這便當否？」師擲向火中。

滄州米倉和尚

滄州米倉和尚，州牧請師與寶壽入廳供養。令人傳語，請二長老譚論佛法。壽曰：「請師兄答話。」

師便喝。壽曰：「某甲話也未問，喝作麼？」師曰：「猶嫌少在。」壽却與一喝。

智異山和尚

新羅國智異山和尚，一日示衆曰：「冬不寒，臘後看。」便下座。

善權徹禪師

常州善權山徹禪師，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冬寒夏熱。」曰：「此意如何？」師曰：「炎天宜散袒，冬後更深藏。」

金沙和尚

金沙和尚，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聽。」曰：「恁麼則大衆側聆。」師曰：「十萬八千。」

齊聳禪師

齊聳禪師，僧問：「如何是佛？」師曰：「老僧並不知。」曰：「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不知？」師曰：「老僧不曾接下機。」問：「如何是道？」師曰：「往來無障礙。」復曰：「忽遇大海，作麼生過？」僧擬議，師便打。

雲山和尚

雲山和尚，有僧從西京來，師問：「還將得西京主人書來否？」曰：「不敢妄通消息。」師曰：「作家師僧，天然有在。」曰：「殘羹餿飯誰喫？」師曰：「獨有闍黎不甘喫。」其僧乃作吐勢，師喚侍者曰：「扶出這病僧著。」僧便出去。師見僧來，便作起勢，僧便出去。師曰：「得恁麼靈利。」僧便喝曰：「作這箇眼目，承嗣臨濟，也太屈哉！」師曰：「且望闍黎善傳。」僧回首，師喝曰：「作這箇眼目，錯判諸方名言。」隨後便打。

虎谿庵主

虎谿庵主，僧問：「庵主在這裏多少年也？」師曰：「祇見冬凋夏長，年代總不記得。」曰：「大好不記得。」師曰：「汝道我在這裏得多少年也？」曰：「冬凋夏長，聻！」師曰：「鬧市裏虎。」僧到相看，師不顧。僧曰：「知道庵主有此機鋒！」師鳴指一下，僧曰：「是何宗旨？」師便打。僧曰：「知道今日落人便宜。」師曰：「猶要棒喫在。」有僧纔入門，師便喝。僧默然，師便打，僧却喝。師曰：「好箇草賊。」有僧到，近前曰：「不審庵主？」師曰：「阿誰？」僧便喝。師曰：「得恁麼無賓主？」曰：「猶要第二喝在。」師便喝。有僧問：「和尚何處人事？」師曰：「隴西人。」曰：「承聞隴西出鸚鵡，是否？」師曰：「是」。曰：「和尚莫不是否？」師便作鸚鵡聲。僧曰：「好箇鸚鵡！」師便打。

覆盆庵主

覆盆庵主問僧：「甚處來？」僧曰：「覆盆山下來。」師曰：「還見庵主麽？」僧便喝，師便打。僧曰：「作甚麽！」師住棒。僧擬議，師又打。一日，有僧從山下哭上，師閉却門。僧於門上畫一圓相，門外立地。師從庵後出，却從山下哭上。僧喝曰：「猶作這箇去就在。」師便換手搥胸曰：「可惜先師一場埋没。」僧曰：「苦！苦！」師曰：「庵主被謾。」

桐峯庵主

桐峯庵主，僧問：「和尚這裏忽遇大蟲，作麽生？」師便作大蟲吼。僧作怖勢，師大笑。僧曰：「這老賊。」師曰：「爭柰老僧何！」有僧到庵前便去，師召闍黎，僧回首便喝。師良久，僧曰：「死却這老漢。」師便打。僧無語，師呵呵大笑。有僧入庵便把住師，師叫：「殺人！殺人！」僧拓開曰：「叫喚作甚麽？」師曰：「誰？」僧便喝，師便打。僧出外回首曰：「且待！且待！」師大笑。有老人入山參，師曰：「住在甚處？」老人不語。師曰：「善能對機。」老人地上拈一枝草示師，師便喝。老人禮拜，師便歸庵。老人曰：「與麽疑殺一切人在！」

杉洋庵主

杉洋庵主，有僧到參，師問：「阿誰？」曰：「杉洋庵主。」師曰：「是我。」僧便喝，師作噓聲。僧曰：「猶要棒喫在。」師便打。僧問：「庵主得甚麽道理，便住此山？」師曰：「也欲通箇來由，又恐遭人點檢。」僧

曰：「又爭免得。」師便喝，僧曰：「恰是。」師便打，僧大笑而出。師曰：「今日大敗。」

定上座

定上座，初參臨濟，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濟下禪牀擒住，師擬議。濟與一掌，師佇思。傍僧曰：「定上座何不禮拜？」師方作禮，忽然大悟。後南游，路逢巖頭、雪峯、欽山三人。巖頭問：「上座甚處來？」師曰：「臨濟來。」巖曰：「和尚萬福。」師曰：「和尚已順世也。」巖曰：「某甲三人特去禮拜，薄福不遇，不知和尚在日有何言句，請上座舉一兩則。」師遂舉臨濟上堂曰：「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常在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時有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濟下禪牀搊住曰：「道！道！」僧擬議，濟拓開曰：「無位真人是甚麼乾屎橛？」巖頭不覺吐舌。雪峯曰：「臨濟大似白拈賊。」欽山曰：「何不道赤肉團上非無位真人？」師便擒住曰：「無位真人與非無位真人，相去多少？速道！速道！」欽山被擒，直得面黃面青，語之不得。巖頭、雪峯曰：「這新戒不識好惡，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老漢，摡殺這尿牀鬼子。」師在鎮府齋，回到橋上坐次，逢三人座主，一人問：「如何是禪河深處，須窮到底？」師擒住，擬拋向橋下。二座主近前諫曰：「莫怪觸忤上座，且望慈悲。」師曰：「若不是這兩箇座主，直教他窮到底。」

奯上座

嵗上座，離臨濟參德山，山纔見，下禪牀作抽坐具勢。師曰：「這箇且置，或遇心境一如底人來，向伊道箇甚麽，免被諸方檢責。」〔一〕山曰：「猶較昔日三步在，別作箇主人公來。」師便喝，山默然。師曰：「塞却這老漢咽喉也。」拂袖便出。溈山聞擧云：「嵗上座雖得便宜，爭柰掩耳偷鈴。」又參百丈，茶罷，丈曰：「有事相借問得麽？」師曰：「幸自非言，何須譚諾？」師曰：「更請一甌茶。」丈曰：「與麽則許借問。」丈曰：「收得安南，又憂塞北。」師擘開胸曰：「與麽不與麽？」丈曰：「要且難搆，要且難搆。」師曰：「知即得，知即得。」仰山云：「若有人知得此二人落處，不妨奇特。若辨不得，大似日中迷路。」

南嶽下六世

興化奬禪師法嗣

南院慧顒禪師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亦曰寶應。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這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長水。」師曰：「東流西流？」曰：「總不恁麽。」師曰：「作麽生？」僧珍重，師便打。僧參，師擧拂子，僧曰：「今日敗缺。」師放下拂子。僧曰：「猶有這箇在。」師便打。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來作甚

〔一〕責，原作「貴」，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麼？」曰：「特來禮拜和尚。」師曰：「恰遇寶應老不在。」僧便喝。師曰：「向汝道不在，又喝作甚麼？」僧又喝，師便打。僧禮拜，師曰：「這棒本是汝打我，我且打汝。要此話大行，瞎漢參堂去。」思明和尚未住西院時，到參禮拜了，曰：「無可人事，從許州來，收得江西剃刀一柄，獻和尚。」師曰：「汝從許州來，爲甚却收得江西剃刀？」明把師手搯一搯。師曰：「侍者收取。」明以衣袖拂一拂便行。師曰：「阿剌剌，阿剌剌！」

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作麼生？」僧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圓寂。乃謁風穴，穴一見便問：「上座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麼？」僧曰：「是。」師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瓦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草蛇頭落。」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無量大病源。」曰：「請師醫。」師曰：「世醫拱手。」問：「匹馬單槍來時如何？」師曰：「且待我斫棒。」問：「如何是無相涅槃？」師曰：「前三點，後三點。」曰：「無相涅槃，請師證照。」師曰：「三點前，三點後。」問：「凡聖同居時如何？」師曰：「兩箇猫兒一箇獰。」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八花九裂。」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頭不梳，面不洗。」問：「如何是佛？」師曰：「待有卽向你道。」曰：「與麼則和尚無佛也。」師曰：「正當好處。」曰：「如何是好處？」師曰：「今日是三十日。」

問園頭：「瓠子開花也未？」曰：「開花已久。」師曰：「還着子也無？」曰：「昨日遭霜了也。」師曰：「大衆喫箇甚麽？」僧擬議，師便打。　問僧：「名甚麽？」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橛作麽生？」僧便不審，師便打。　問：「人逢碧眼時如何？」師曰：「鬼争漆桶。」問：「龍躍江湖時如何？」師曰：「瞥嗔瞥喜。」曰：「傾湫倒嶽時如何？」師曰：「老鴉没觜。」問：「萬里無雲時如何？」師曰：「餓虎投崖。」問：「二王相見時如何？」師曰：「十字路頭吹尺八。」問：「如何是薝蔔林？」師曰：「鬼厭箭。」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老僧在汝脚底。」僧便喝，師曰：「未在。」僧又喝，師便打。　問：「上上根器人來，師還接也無？」師曰：「接。」曰：「便請和尚接。」師曰：「且喜共你平交。」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别？」師曰：「王尚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師曰：〔一〕「牛頭南，馬頭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五男二女。」問：「擬伸一問，師意如何？」師曰：「是何公案？」僧曰：「喏。」師曰：「放汝三十棒。」

問：「如何是寶應主？」師曰：「杓大盌小。」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過葉縣也無？」僧便喝。師曰：「好好問你，又惡發作麽？」曰：「喚作惡發卽不得。」師却喝，曰：「你既惡發，我也惡發。近前來，我也没量罪過，你也没量罪過。　瞎漢參堂去！」問僧：「近離甚處？」曰：「襄州。」師曰：「是甚麽物恁麽來！」曰：「和尚試道看。」師曰：「適來禮拜底。」曰：「錯。」師曰：「禮拜底錯箇甚麽？」曰：「再犯不容。」師曰：「三十年弄馬騎，今日被驢撲。瞎漢參堂去！」問：「從上諸聖，向甚麽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麽生？」師曰：「還知寶應老漢落處麽？」僧擬議，師打一拂，曰：「你還知喫拂子底麽？」

〔一〕「師曰」二字原無，據清藏本補。

曰：「不會。」師曰：「正令却是你行。」又打一拂子。

守廓侍者

守廓侍者，問德山曰：「從上諸聖，向甚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勑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便休去。來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於背上拊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這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師行脚到襄州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與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這老漢一場敗缺。」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作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捏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他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他是臨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這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却我這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遍天下也。」

寶壽沼禪師法嗣

西院思明禪師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貛兒

貉子。」問：「如何是不變易底物？」師曰：「打帛石。」問：「如何是臨濟一喝？」師曰：「千鈞之弩，不爲鼷鼠而發機。」曰：「和尚慈悲何在？」師便打。從漪上座到，法席旬日。常自曰：「莫道會佛法人，覓箇舉話底人也無？」師聞而默之。漪異日上法堂次，師召從漪，漪舉首。師曰：「錯。」漪進三兩步，師又曰：「錯。」漪近前，師曰：「適來兩錯，是上座錯，是思明老漢錯？」曰：「是從漪錯。」師曰：「錯！錯！」乃曰：「上座且在這裏過夏，共汝商量這兩錯。」漪不肯，便去。後住相州天平山，每舉前話曰：「我行脚時被惡風吹到汝州，有西院長老勘我，連下兩錯，更留我過夏，待共我商量。我不道恁麽時錯，我發足向南方去時，早知錯了也。」首山念云：「據天平作恁麽解會，未夢見西院在何故話在。」

寶壽和尚

寶壽和尚第二世。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曰：「汝何往？」師曰：「昨日蒙和尚設問，某甲不契，往南方參知識去。」壽曰：「南方禁夏不禁冬，我此間禁冬不禁夏。汝且作街坊過夏。若是佛法，闤闠之中，浩浩紅塵，常說正法。」師不敢違。一日，街頭見兩人交争，揮一拳曰：「你得恁麽無面目？」師當下大悟，走見寶壽。未及出語，壽便曰：「汝會也，不用說。」師便禮拜。壽臨遷化時，囑三聖請師開堂。師開堂日，三聖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與麽爲人，非但瞎却這僧眼，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法眼云：「甚麽處是瞎却人眼處？」師擲下拄杖，便歸方丈。僧問：「不占閫域，請師不謗。」師曰：「莫。」問：「種種莊嚴、慇懃奉獻時如何？」師曰：「莫汙我心

田。」師將順寂，謂門人曰：「汝還知吾行履處否？」曰：「知和尚長坐不臥。」師又召僧近前來，僧近前，師曰：「去，非吾眷屬。」言訖而化。

三聖然禪師法嗣

鎮州大悲和尚

鎮州大悲和尚，僧問：「除上去下，請師別道？」師曰：「開口卽錯。」曰：「真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裏死。」問：「如何是和尚密作用？」師拈棒，僧轉身受棒。師拋下棒曰：「不打這死漢。」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舌拄上齶。」曰：「爲甚麼如此？」師便打。問：「如何是大悲境？」師曰：「千眼都來一隻收。」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手忙脚亂。」問：「不著聖凡，請師荅話。」師曰：「好。」僧擬議，師便喝。

淄州水陸和尚

淄州水陸和尚，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用心卽錯。」曰：「不起一念時如何？」師曰：「沒用處漢。」問：「此事如何保任？」師曰：「切忌。」問：「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便喝，僧禮拜。師以拂子點曰：「且放。」問：「狹路相逢時如何？」師便攔胸拓一拓。

魏府大覺和尚法嗣

廬州大覺和尚

廬州大覺和尚，僧問：「牛頭未見四祖時，爲甚麽鳥獸銜華？」師曰：「有恁麽，畜生無所知。」曰：「見後爲甚麽不銜華？」師曰：「無恁麽，畜生有所知。」

澄心旻德禪師

廬州澄心院旻德禪師，在興化遇示衆曰：「若是作家戰將，便請單刀直入，更莫如何若何？」師出禮拜，起便喝，化亦喝。師又喝，化亦喝。師禮拜歸衆。化曰：「適來若是別人，三十棒一棒也較不得。何故爲他旻德，會一喝不作一喝用。」住後，僧問：「如何是澄心？」師曰：「我不作這活計。」曰：「未審作麽生？」師便喝。僧曰：「大好不作這活計。」師便打。問：「如何是道？」師曰：「老僧久住澄心院。」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破衲長披經歲年。」問：「露地不通風時如何？」師曰：「漆。」問：「既是澄心，爲甚麽出來入去？」師曰：「鼻孔上著灸。」僧禮拜，師便打。

竹園山和尚

荆南府竹園山和尚，僧問：「久嚮和尚會禪，是否？」師曰：「是。」僧曰：「蒼天！蒼天！」師近前，以手

掩僧口。曰：「低聲！低聲！」僧打一掌，便拓開。師曰：「山僧招得。」僧拂袖出去，師笑曰：「早知如是，悔不如是。」問：「既是竹園，還生笋也無？」師曰：「千株萬株。」曰：「恁麼則學人有分也。」師曰：「汝作麼生？」僧擬議，師便打。

法華和尚

宋州法華院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獨坐五峯前。」問：「如何是初生月？」師曰：「不高不低。」曰：「還許學人瞻敬也無？」師曰：「三日後看。」問：「如何是法華家風？」師曰：「寒時寒殺，熱時熱殺。」曰：「如何是寒時寒殺？」師曰：「三三兩兩抱頭行。」曰：「如何是熱時熱殺。」師曰：「東西南北見者嗤。」問：「學人手持白刃，直進化門時如何？」師曰：「你試用看。」僧便喝。師擒住僧，隨手打一掌。師拓開曰：「老僧今日失利。」僧作舞而出。師曰：「賊首頭犯。」

灌谿閑禪師法嗣

魯祖教禪師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今日不荅話。」曰：「大好不荅話。」師便打。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有相身中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問：「如何是孤峯獨宿底人？」師曰：「半夜日頭明，日午打三更。」問：「如何是格外事？」師曰：「化道

緣終後，虛空更那邊。」問：「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太鈍生！」曰：「不是鈍生，直下進向無門時如何？」師曰：「靈機未曾論邊際，執法無門在暗中。」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春來草自青，月上已天明。」曰：「如何是不著力處？」師曰：「崩山石頭落，平川燒火行。」

紙衣和尚法嗣

鎮州談空和尚

鎮州談空和尚，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麻纏紙裹。」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和聲便打。問：「格外之譚，請師舉唱。」師曰：「隘路不通風。」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乃噓噓。

際上座

際上座，行脚到洛京南禪，時有朱行軍設齋，入僧堂顧視曰：「直下是。」遂行香，口不住道，至師面前，師便問：「直下是箇甚麽？」行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底人，又惡發作甚麽？」行軍曰：「喚作惡發卽不得。」師便喝。行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便休。齋退，令客司：「請適來下喝僧來。」師至，便共行軍言論，並不顧諸人。僧録曰：「行軍適來争容得這僧無禮？」行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劍。」僧録曰：「某等固是不會，須是他暉長老始得。」行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

僧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曰：「龍騰滄海，魚躍深潭。」曰：「畢竟如何？」師曰：「夜聞祭鬼鼓，朝聽

上灘歌。」問：「如何是上座家風？」師曰：「三脚蝦蟇背大象。」

南嶽下七世

南院顒禪師法嗣

風穴延沼禪師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餘杭劉氏子。幼不茹葷，習儒典，應進士。一舉不遂，乃出家，依本州開元寺智恭披削受具，習天台止觀。年二十五，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師曰：「自離東來。」清曰：「還過小江也無？」師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清曰：「鏡水秦山，鳥飛不度。子莫道聽途言？」師曰：「滄溟尚怯艨艟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竪拂子曰：「爭奈這箇何！」師曰：「這箇是甚麼？」清曰：「果然不識。」師曰：「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清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讇語。」師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清曰：「捨罪放愆，速須出去。」師曰：「出去即失。」便出，到法堂乃曰：「夫行脚人，因緣未盡其善，不可便休去。」却回曰：「某甲適來，輒陳小騃，冒瀆尊顏，伏蒙慈悲，未賜罪責。」清曰：「適來言從東來，豈不是翠巖來？」師曰：「雪竇親棲寶蓋東。」清曰：「不逐忘羊狂解息，却來這裏念篇章。」師曰：「路逢劍客須呈劍，不是詩人莫獻詩。」清曰：「詩速祕却，略借劍看。」師曰：「懸首甑人携劍去。」清曰：「不獨觸風化，亦自顯顱預。」師曰：「若不觸風化，爭明古佛心？」清曰：「如何是古佛心？」師曰：「再許允容，師今何有？」清曰：

「東來衲子，菽麥不分。祇聞不已而已，何得抑已而已。」師曰：「巨浪涌千尋，澄波不離水。」清曰：「一句截流，萬機寢削。」師便禮拜。清曰：「衲子俊哉！衲子俊哉！」

師到華嚴，嚴問：「我有牧牛歌，輒請闍黎和。」師曰：「羯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觜盧都。」師參南院，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一場。」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饑。」院曰：「闍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院曰：「老僧好好相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了，却上堂頭禮謝。院曰：「闍黎曾見甚麼人來？」師曰：「在襄州華嚴與廓侍者同夏。」院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師却問：「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主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城士庶，再請開堂演法矣。

上堂：「夫參學眼目臨機，直須大用現前，勿自拘於小節。設使言前薦得，猶是滯殼迷封。縱然句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應是從前依他作解，明昧兩歧，與你一時掃却。直教箇箇如師子兒，吒呀地哮吼一聲，壁立千仞，誰敢正眼覷著？覷著卽瞎却渠眼。」時有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曰：「卽便戳瞎。」曰：「戳瞎後如何？」師曰：「撈天摸地。」師後因本郡兵寇作孽，與衆避地于郢州，謁前請主李史君，留於衙內度夏。普設大會，請師上堂。纔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

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麽？」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麽？試擧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麽道理？」牧主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至九月，汝州大師宋侯捨宅爲寺，復來郢州，請師歸新寺住持。至周廣順元年，賜額廣慧。師住二十二年，常餘百衆。

上堂，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師曰：「家住海門洲，扶桑最先照。」問：「朗月當空時如何？」師曰：「不從天上輥，任向地中埋。」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雞啼子夜，芻狗吠天明。」

上堂，擧寒山詩曰：「梵志死去來，魂識見閻老。讀盡百王書，未免受捶拷。一稱南無佛，皆以成佛道。」僧問：「如何是一稱南無佛？」師曰：「燈連鳳翅當堂照，月映娥眉頻面看。」[一]問：「如何是佛？」師曰：「嘶風木馬緣無絆，背角泥牛痛下鞭。」問：「如何是廣慧劍？」師曰：「不斬死漢。」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師曰：「天魔膽裂。」曰：「磨後如何？」師曰：「軒轅無道。」問：「矛盾本成雙翳病，帝網明珠事若何？」師曰：「爲山登九仞，捻土定千鈞。」問：「千木奉文侯，知心有幾人？」師曰：「少年曾決龍蛇陣，老倒還聽稚子歌。」問：「如何是清涼山中主？」師曰：「一句不遑無著問，迄今猶作野盤僧。」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鶴有九皐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風。」問：「未有之言，請師試道。」師曰：「入市能長嘯，歸家

[一] 頻，原誤作「蝢」，今改。

著短衣。」問：「夏終今日，師意如何？」師曰：「不憐鵝護雪，且喜蠟人冰。」問：「歸鄉無路時如何？」師曰：「平窺紅爛處，暢殺子平生。」問：「滿目荒郊翠，瑞草却滋榮時如何？」師曰：「新出紅爐金彈子，簉破闍黎鐵面皮。」問：「如何是互換之機？」師曰：「和盲愬愬瞎。」問：「真性不隨緣，如何得證悟？」師曰：「豬肉案上滴乳香。」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郎婦。」問：「一色難分，請師顯示。」師曰：「滿爐添炭猶嫌冷，路上行人祇守寒。」問：「如何是學人立身處？」師曰：「井底泥牛吼，林間玉兎驚。」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皇城使。」問：「不傷物義，請師便道。」師曰：「劈腹開心，猶未性燥。」問：「未定渾濁，如何得照？」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問：「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頭上喫棒，口裏喃喃。」問：「靈山話月，曹谿指月，去此二途，請師直指。」師曰：「無言不當瘂。」曰：「請師定當。」師曰：「先度汨羅江。」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凝然便會時如何？」師曰：「截耳臥街。」問：「狼烟永息時如何？」師曰：「兩脚捎空。」問：「祖令當行時如何？」師曰：「點。」問：「不施寸刃，便登九五時如何？」師曰：「鞭屍屈項。」

上堂，擧古云：「我有一隻箭，曾經久磨煉。射時徧十方，落處無人見。」師曰：「山僧卽不然，我有一隻箭，未嘗經磨煉，射不遍十方，要且無人見。」僧便問：「如何是和尚箭？」師作彎弓勢，僧禮拜。師曰：「拖出這死漢。」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披席把盌。」曰：「見後如何？」師曰：「披席把盌。」問：「未達其源時如何？」師曰：「鶴冷移巢易，龍寒出洞難。」問：「不露鋒鋩句，如何辨主賓？」師曰：「口銜羊角鰾膠粘。」問：「將身御險時如何？」師曰：「布露長書寫罪原。」問：「學人解問諸訛句，請師擧起訝人

機。」師曰：「心裏分明眼睛黑。」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曰：「青布裁衫招犬吠。」曰：「如何得不吠去？」師曰：「自宜軃避寂無聲。」問：「如何是真道人？」師曰：「竹竿頭上禮西方。」問：「魚隱深潭時如何？」師曰：「湯盪火燒。」問：「如何是諸佛行履處？」師曰：「青松綠竹下。」問：「如何是大善知識？」師曰：「殺人不眨眼。」曰：「既是大善知識，爲甚麼殺人不眨眼？」師曰：「塵埃影裏不拂袖，盡戟門前磨寸金。」問：「一即六，六即一。一六俱亡時如何？」師曰：「一箭落雙鵰。」曰：「意百如何？」師曰：「身亡跡謝。」問：「摘葉尋枝即不問，直截根源事若何？」師曰：「赴供凌晨去，開塘帶雨歸。」問：「問問盡是揑怪，請師直指根源。」師曰：「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問：「正當恁麽時如何？」師曰：「盲龜值木雖優穩，枯木生華物外春。」問：「寶塔元無縫，金門即日開時如何？」師曰：「智積佐來空合掌，天王捧出不知音。」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萎花風掃去，香水雨飄來。」問：「隨緣不變者，忽遇知音時如何？」師曰：「披莎側立千峯外，引水澆蔬五老前。」問：「刻舟求不得，常用事如何？」師曰：「大動不立賞，柴扉草自深。」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却招魂拭淚巾。」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龍洞雨，泛杯波涌鉢囊華。」問：「最初自恣，合對何人？」師曰：「一把香匎拈未暇，六環金錫響遙空。」問：「西祖傳來，請師端的。」師曰：「一犬吠虛，千猱啀實。」問：「王道與佛道，相去幾何？」師曰：「匎狗吠時天地合，木雞啼後祖燈輝。」問：「祖師心印，請師拂拭。」師曰：「祖月凌空圓聖智，何山松檜不青青。」

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顰蹙。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怡。於此明得，闍黎無分。全

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却是闍黎。闍黎與老僧，亦能悟却天下人，亦能瞎却天下人。欲識闍黎麼？」右邊一拍曰：「這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這裏是。」僧問：「大衆雲集，請師說法。」師曰：「赤脚人趁兔，著靴人喫肉。」問：「不曾博覽空王教，略借玄機試道看。」師曰：「白玉無瑕，卞和刖足。」問：「如何是無爲之句？」師曰：「寶燭當軒顯，紅光爍太虛。」問：「如何是臨機一句？」師曰：「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問：「素面相呈時如何？」師曰：「拈却蓋面帛。」問：「紫菊半開秋已老，月圓當户意如何？」師曰：「月生蓬島人皆見，昨夜遭霜子不知。」問：「如何是直截一路？」師曰：「直截是迂曲。」問：「如何是師子吼？」師曰：「阿誰要汝野干鳴？」問：「如何是諦實之言？」師曰：「口懸壁上。」

上堂：「若是上上之流，各有證據，略赴箇程限。中下之機，各須英俊，當處出生，隨處滅盡。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下便捏。」問：「心不能緣，口不能言時如何？」師曰：「逢人但恁麼舉。」問：「龍透清潭時如何？」師曰：「印駿捺尾。」問：「任性浮沉時如何？」師曰：「牽牛不入欄。」問：「有無俱無去處時如何？」師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問：「百了千當時如何？」師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上堂：「三千劍客，耻見莊周。赤眉横肩，得無訛謬。他時變豹，後五日看。珍重！」問：「心印未明時如何？」師曰：「雖聞酋帥投歸款，未見牽羊納壁來。」問：「如何是臨濟下事？」師曰：「桀犬吠堯。」問：「如何是齧鏃事？」師曰：「孟浪借辭論馬角。」

上堂，大衆集定，師曰：「不是無言，各須英鑒。」問：「大衆雲集，師意如何？」師曰：「景謝初寒，骨肉

疏冷。」[一]問：「不修禪定，爲甚麼成佛無疑？」師曰：「金雞專報曉，漆桶夜生光。」問：「一念萬年時如何？」師曰：「拂石傴衣破。」問：「洪鐘未擊時如何？」師曰：「充塞大千無不韻，妙含幽致豈能分。」曰：「擊後如何？」師曰：「石壁山河無障礙，翳消開後好咨聞。」問：「古今纔分，請師密要。」師曰：「截却重舌。」問：「如何是大人相？」師曰：「赫赤窮漢。」曰：「未審將何受用？」師曰：「攜籮挈杖。」問：「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入市雙瞳瞽。」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回鑾兩曜新。」曰：「如何是賓中賓？」師曰：「攢眉坐白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磨礱三尺劍，待斬不平人。」問：「如何是鑁頭邊意？」師曰：「山前一片青。」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打筋鞭。」

潁橋安禪師

潁橋安禪師，號鐵胡。與鍾司徒向火次，鍾忽問：「三界焚燒時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曰：「司徒！司徒！」鍾忽有省。

西院明禪師法嗣

興陽歸靜禪師

郢州興陽歸靜禪師，初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眉

[一]冷，原作「泠」，據清藏本、續藏本改。

鬚墮落。」師於言下大悟。住後，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山前無異路。」

南嶽下八世

風穴沼禪師法嗣

首山省念禪師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萊州狄氏子。受業於本郡南禪寺，纔具尸羅，偏遊叢席。常密誦法華經，衆目爲念法華也。晚於風穴會中充知客。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于地矣。」師曰：「觀此一衆，豈無人邪？」穴曰：「聰敏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吾雖望子之久，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衆，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箇甚麼？若道不說而說，又是埋沒先聖。且道說箇甚麼？」師乃拂袖下去。穴擲下拄杖，歸方丈。侍者隨後請益。曰：「念法華因甚不祗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師與真園頭同上，問訊次，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說？」真曰：「鵓鳩樹頭鳴。」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又問師曰：「汝作麼生？」師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語。」師受風穴印可之後，泯迹韜光，人莫知其所以。因白兆楚和尚至汝州宣化，風穴令師往傳話。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近知

識來，未嘗輒敢恁麼造次。」師曰：「草賊大敗。」兆曰：「來日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師曰：「一任一任，不得忘却。」師乃先回，舉似風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下一員草賊。」師曰：「好手不張名。」兆次日纔到，相見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贓捉敗。」師於是名振四方，學者望風而靡。開法首山，爲第一世也。

入院上堂曰：「佛法付與國王大臣，有力檀越，令其佛法不斷絕，燈燈相續，至于今日。大衆且道，續箇甚麼？」良久曰：「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時有僧問：「靈山一會，何異今朝？」師曰：「墮坑落壍。」曰：「爲甚麼如此？」師曰：「瞎。」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師曰：「少室巖前親掌示。」曰：「便請洪音和一聲。」師曰：「如今也要大家知。」問：「如何是徑截一路？」師曰：「或在山間，或在樹下。」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事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一言截斷千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問：「如何是首山境？」師曰：「一任衆人看。」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喫棒得也未？」僧禮拜，師曰：「喫棒且待別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問：「從上諸聖，向甚麼處行履？」師曰：「牽犂拽杷。」問：「古人拈槌豎拂，意旨如何？」師曰：「孤峯無宿客。」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不是守株人。」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此去襄縣五里。」曰：「向上事如何？」師曰：「往來不易。」問：「諸聖說不到處，請師舉唱。」師曰：「萬里神光都一照，誰人敢並日輪齊。」問：「臨濟喝，德山棒，未審明甚麼邊事？」師曰：「汝試道看。」僧便喝。師曰：「瞎。」僧又喝，師曰：「這瞎漢祇麼亂喝作麼？」僧禮拜，師便打。問：「和尚是大善知識，爲甚麼却首山？」師

曰：「不坐孤峰頂，常伴白雲閑。」問：「四衆圍繞，師說何法？」師曰：「打草蛇驚。」曰：「未審作麼生下手？」師曰：「適來幾合喪身失命。」問：「二龍爭珠，誰是得者？」師曰：「得者失。」曰：「不得者又如何？」師曰：「珠在甚麼處？」問：「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如何是此經？」師曰：「低聲！低聲！」曰：「如何受持？」師曰：「切不得污染。」問：「世尊滅後，法付何人？」師曰：「好箇問頭，無人答得。」曰：「如何是世尊不說說？」師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君通。」曰：「如何是迦葉不聞聞？」師曰：「瞶人徒側耳。」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諸法無形，將何所見？」師曰：「一家有事百家忙。」曰：「學人不會，乞師再指。」師曰：「五日後看取。」問：「菩薩未成佛時如何？」師曰：「衆生。」曰：「成佛後如何？」師曰：「衆生，衆生。」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未審將甚麼對？」師曰：「瞥爾三千界。」曰：「與麼則目視不勞也。」師曰：「天恩未遇，後悔難追。」

上堂：「第一句薦得，堪與祖佛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時有僧問：「如何是第一句？」師曰：「大用不揚眉，棒下須見血。」曰：「慈悲何在？」師曰：「送出三門外。」問：「如何是第二句？」師曰：「不打恁麼驢漢。」曰：「將接何人？」師曰：「如斯爭奈何！」問：「如何是第三句？」師曰：「解問無人答。」曰：「卽今祗對者是誰？」師曰：「莫使外人知。」曰：「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問：「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當時聽衆必不如是。」曰：「既不如是，維摩默然，又且如何？」師曰：「知恩者少，負恩者多。」乃曰：「若論此事實，不挂一箇元字脚。」便下座。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鎮州蘿蔔重三斤。」問：「如何是玄中的？」師曰：「有言須道却。」

曰：「此意如何？」師曰：「無言鬼也瞋。」問：「如何是衲僧眼？」師曰：「此問不當。」曰：「當後如何？」師曰：「堪作甚麼？」問：「如何得離衆緣去？」師曰：「千年一遇。」曰：「不離時如何？」師曰：「立在衆人前。」問：「如何是大安樂底人？」師曰：「不見有一法。」曰：「將何爲人？」師曰：「謝闍黎領話。」問：「如何是常在底人？」師曰：「亂走作麼？」問：「如何是首山？」師曰：「東山高，西山低。」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恰遇棒不在。」問：「如何是道？」師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縱橫任意遊。」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坐看煙霞秀，不與白雲齊。」問：「一毫未發時如何？」師曰：「路逢穿耳客。」曰：「發後如何？」師曰：「不用更遲疑。」問：「無絃一曲，請師音韻。」師良久，曰：「還聞麼？」曰：「不聞。」師曰：「何不高聲問著。」問：「學人久處沈迷，請師一接。」師曰：「老僧無這閑工夫。」曰：「和尚豈無方便？」師曰：「要行卽行，要坐卽坐。」問：「如何是離凡聖底句？」師曰：「嵩山安和尚。」曰：「莫便是和尚極則處否？」師曰：「南嶽讓禪師。」問：「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師曰：「闍黎到此多少時也？」曰：「已經冬夏。」師曰：「莫錯舉似人。」問：「有一人蕩盡來時，師還接否？」師曰：「蕩盡卽置，那一人是誰？」曰：「風高月冷。」師曰：「僧堂內幾人坐臥？」僧無對。師曰：「賺殺老僧！」問：「如何是梵音相？」師曰：「驢鳴狗吠。」乃曰：「要得親切，第一莫將問來問。還會麼？問在答處，答在問處。汝若將問來問，老僧在汝脚底。汝若擬議，卽沒交涉。」時有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便問：「挂錫幽巖時如何？」師曰：「錯。」僧曰：「錯。」師又打。問：「如何是佛？」師曰：「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地久，日月齊明。」問：「曹谿一句，天下人聞。未審和尚一句，甚麼人得聞？」師曰：「不出三門

外。」曰：「爲甚麽不出三門外？」師曰：「擧似天下人。」問：「如何是和尚不欺人底眼？」師曰：「看看冬到來。」曰：「究竟如何？」師曰：「卽便春風至。」問：「遠聞和尚無絲可挂，及至到來，爲甚麽有山可守？」師曰：「道甚麽！」僧便喝，師亦喝。僧禮拜，師曰：「放汝三十棒。」

次住廣教及寶應，三處法席，海衆常臻。淳化三年十二月四日午時，上堂說偈曰：「今年六十七，老病隨緣且遣日。〔一〕今年記却來年事，來年記著今朝日。」至四年，月日無爽前記。上堂辭衆，仍說偈曰：「白銀世界金色身，情與非情共一真。明暗盡時俱不照，日輪午後示全身。」言訖，安坐而逝。荼毗收舍利建塔。

廣慧真禪師

汝州廣慧真禪師，嘗在風穴作園頭。穴問曰：「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甚麽處去？」師曰：「常在闤闠中，要且無人識。」穴曰：「汝徹也。」師禮拜，出世。開堂日，僧問：「如何是廣慧境？」師曰：「小寺前，資慶後。」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杴爬钁子。」

長興滿禪師

鳳翔府長興院滿禪師，僧問：「如何是古佛道場？」師曰：「行便踏著。」曰：「踏著後如何？」師曰：「冰

〔一〕遣，原作「道」，據淸藏本、續藏本改。

消瓦解。」曰：「爲甚如此？」師曰：「城內君子，郭外小兒。」問：「大用現前時如何？」師曰：「鬧市裏輥。」

潭州靈泉和尚

潭州靈泉院和尚，僧問：「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一物也無。」曰：「未審日用何物？」師便喝。僧禮拜，師便打。問：「先師道：『金沙灘上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南嶽下九世

首山念禪師法嗣

汾陽善昭禪師

汾州太子院善昭禪師，太原俞氏子。剃髮受具，杖策游方。所至少留，隨機叩發，歷參知識七十一員。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拜起而曰：「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有問者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後游衡湘及襄沔間，每爲郡守以名刹力致。前後八請，堅臥不答。洎首山歿，西河道俗遣僧契聰迎請住持。師閉關高枕，聰排闥而入，讓之曰：「佛法大事，靖退小節。

風穴懼應讖，憂宗旨墜滅，幸而有先師。先師已棄世，汝有力荷擔如來大法者，今何時而欲安眠哉？」師矍起，握聽手曰：「非公不聞此語。趣辦嚴，吾行矣。」

住後上堂，謂衆曰：「汾陽門下有西河師子，當門踞坐。但有來者，即便齩殺。有何方便，入得汾陽門，見得汾陽人？若見汾陽人者，堪與祖佛爲師。不見汾陽人，盡是立地死漢。如今還有人入得麽？快須入取，免得孤負平生。不是龍門客，切忌遭點額。那箇是龍門客，一齊點下。」擧起拄杖曰：「速退！速退！珍重。」

上堂：「先聖云，一句語須具三玄門，一玄門須具三要。阿那箇是三玄三要底句？快會取好。各自思量，還得穩當也未？古德已前行脚，聞一箇因緣未明，中間直下，飲食無味，睡臥不安，火急決擇，莫將爲小事。所以大覺老人，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想計他從上來行脚，不爲遊山翫水，看州府奢華，片衣口食，皆爲聖心未通。所以驅馳行脚，決擇深奧，傳唱敷揚。博問先知，親近高德。蓋爲續佛心燈，紹隆祖代。興崇聖種，接引後機。自利利他，不忘先跡。如今還有商量者麽？有即出來，大家商量。」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底句？」師曰：「汝是行脚。」[一]僧曰：「如何是辨衲僧底句？」師曰：「西方日出外。」曰：「如何是正令行底句？」師曰：「千里持來呈舊面。」曰：「如何是立乾坤底句？」師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貪亦無瞋。」乃曰：「將此四轉語驗天下衲僧，纔見你出來，驗得了也。」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師曰：「嘉州打大像。」曰：「如何是學人轉身處？」師曰：「陝府灌鐵牛。」曰：「如何是學人親切

[一]汝，原誤作「洪」，今改。

處？」師曰：「西河弄師子。」乃曰：「若人會得此三句，已辨三玄。更有三要語在，切須薦取，不是等閑。與大衆頌出：「三玄三要事難分，得意忘言道易親。一句明明該萬象，重陽九日菊花新。」

師爲并汾苦寒，乃罷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而去。師密記以偈曰：「胡僧金錫光，爲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上堂：「凡一句語須具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有照有用，或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不同時。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先用後照，你也須是箇人始得。照用同時，你作麼生當抵？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僧問：「如何是大道之源？」師曰：「掘地覓天。」曰：「何得如此！」師曰：「不識幽玄。」問：「如何是賓中賓？」師曰：「合掌庵前問世尊。」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對面無儔侶。」曰：「如何是主中賓？」師曰：「陣雲横海上，拔劍攪龍門。」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鐘。」

上堂：「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何，拄杖驀頭楔。」時有僧問：「如何是三訣？」師便打，僧禮拜。師曰：「爲汝一時頌出：第一訣，接引無時節，巧語不能詮，雲綻青天月。第二訣，舒光辨賢哲，問答利生心，拔却眼中楔。第三訣，西國胡人說，濟水過新羅，北地用鑌鐵。」復曰：「還有人會麼？會底出來通箇消息。要知遠近，莫祇恁麼記言記語，以當平生，有甚麼利益！不用久立，珍重！」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青絹扇子足風涼。」問：「布鼓當軒挂，誰是知音者？」師曰：「停鉏傾麥飯，卧草不擡頭。」問：「如何是道場？」師曰：「下脚不得。」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徹骨徹髓。」曰：「此意如何？」師曰：「徧天徧地。」問：「真正修道人，不見世間過。未審不見箇甚麼過？」師

曰：「雪埋夜月深三尺，陸地行舟萬里程。」曰：「和尚是何心行？」師曰：「却是你心行。」問：「大悲千手眼，如何是正眼？」師曰：「瞎。」曰：「恁麼則一條拄杖兩人舁。」師曰：「三家村裏唱巴歌。」曰：「恁麼則和尚同在裏顯。」師曰：「謝汝慇懃。」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三玄開正道，一句破邪宗。」曰：「如何是和尚活計？」師曰：「尋常不掌握，供養五湖僧。」曰：「未審喫箇甚麼？」師曰：「天酥陁飯非珍饌，一味良羹飽卽休。」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師曰：「新神更著師婆賽。」曰：「見後如何？」師曰：「古廟重遭措大題。」

上堂，謂衆曰：「夫說法者，須具十智同真。若不具十智同真，邪正不辨，緇素不分，不能與人天爲眼目，決斷是非，如鳥飛空而折翼，如箭射的而斷弦。弦斷故射的不中，翼折故空不可飛。弦壯翼牢，空的俱徹。作麼生是十智同真？與諸上座點出：一同一質，二同大事，三總同參，四同真志，五同徧普，六同具足，七同得失，八同生殺，九同音吼，十同得入。」又曰：「與甚麼人同得入？與阿誰同音吼？作麼生是同生殺？甚麼物同得失？阿那箇同具足？是甚麼同徧普？何人同真志？孰能總同參？那箇同大事？何物同一質？有點得出底麼，點得出者不悋慈悲。點不出來，未有參學眼在，切須辨取。要識是非，面目見在，不可久立，珍重！」龍德府尹李侯與師有舊，虛承天寺致之，使三反不赴。使者受罰，復至曰：「必欲得師俱往，不然有死而已。」師笑曰：「老病業已不出山，借往當先後之，何必俱邪？」使曰：「師諾，則先後唯所擇。」師令饌設，且敍裝曰：「吾先行矣！」停箸而化，闍維收舍利起塔。

葉縣歸省禪師

汝州葉縣廣教院歸省禪師，冀州賈氏子。弱冠依易州保壽院出家，受具後遊方，參首山。山一日舉竹篦，問曰：「喚作竹篦即觸，不喚作竹篦即背。喚作甚麼？」師掣得擲地上曰：「是甚麼？」山曰：「瞎。」師於言下，豁然頓悟。開堂，僧問：「祖祖相傳傳祖印，師今得法嗣何人？」師曰：「寰中天子，塞外將軍。」曰：「汝海一滴蒙師指，向上宗風事若何？」師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知萬里絕煙塵。」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爲明，和尚丈室以何爲明？」師曰：「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師曰：「雙耳垂肩。」問：「如何是超師之作？」師曰：「老僧眉毛長多少！」問：「如何是塵中獨露身？」師曰：「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曰：「恁麼即非塵也。」師曰：「學語之流，一札萬行。」問：「如何是和尚深深處？」師曰：「猫有歃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曰：「莫便是也無？」師曰：「碓擣東南，磨推西北。」問：「如何是金剛不壞身？」師曰：「百雜碎。」曰：「意旨如何？」師曰：「終是一堆灰。」問：「不落諸緣，請師便道。」師曰：「落。」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厠坑頭籌子。」問：「如何是戒定慧？」師曰：「破家具。」

師一日陞座，僧問：「纔上法堂來時如何？」師拍禪牀一下，僧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無人過價，打與三百。」問：「忽遇大闡提人來，還相爲也無？」師曰：「法久成弊。」曰：「慈悲何在？」師曰：「年老成魔。」上堂：「宗師血脉，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方此土，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得殺人

刀，活人須得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卽孤負平生。珍重！」問：「如何是和尚四無量心？」師曰：「放火殺人。」曰：「慈悲何在？」師曰：「遇明眼人舉似。」問：「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未審在甚麼處？」師曰：「南斗六，北斗七。」問：「如何是毗盧師法身主？」師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曰：「向上更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萬里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怨他誰。」

上堂，良久曰：「夫行脚禪流，直須著忖，參學須具參學眼，見地須得見地句，方有相親分，始得不被諸境惑，亦不落於惡道。畢竟如何委悉？有時句到意不到，妄緣前塵，分別影事。有時意到句不到，如盲摸象，各說異端。有時意句俱到，打破虛空界，光明照十方。有時意句俱不到，無目之人縱橫走，忽然不覺落深坑。」問：「如何是古今無異路？」師曰：「俗人盡裹頭。」曰：「意旨如何？」師曰：「闍黎無席帽。」問：「已事未明，以何爲驗？」師曰：「鬧市裏打靜槌。」曰：「意旨如何？」師曰：「日午點金燈。」問：「布鼓當軒擊，誰是知音者？」師曰：「眼中有澁釘。」曰：「未審此意如何？」師曰：「喬翁賽南神。」僧請益「柏樹子」話，師曰：「我不辭與汝說，還信麼？」曰：「和尚重言，爭敢不信。」師曰：「汝還聞簷頭水滴聲麼？」其僧豁然，不覺失聲云：「㖿。」師曰：「你見箇甚麼道理？」僧便以頌對曰：「簷頭水滴，分明歷歷。打破乾坤，當下心息。」師乃忻然，問僧：「日暮投林，朝離何處？」曰：「新戒不曾學禪。」師曰：「生身入地獄。」下去後，有僧舉到智門寬和尚處，門曰：「何不道鎖匙在和尚手裏？」師因去將息寮看病僧。僧乃問曰：「和尚四大本空，病從何來？」師曰：「從闍黎問處來。」僧喘氣，又問曰：「不問時如何？」師曰：「撒手卧長空。」僧

曰：「唧。」便脱去。

神鼎洪諲禪師

潭州神鼎洪諲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説不已。師曰：「三界唯心，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麽人語？」僧曰：「法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聲色摐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筯筴菜置口中，含胡而語曰：「何謂相入邪？」坐者駭然，僧不能荅。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閻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己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席。一杇牀爲説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諸方尊之，如古趙州。僧問：「諸法未聞時如何？」師曰：「風蕭蕭，雨颯颯。」曰：「聞後如何？」師曰：「領話好！」問：「魚鼓未鳴時如何？」師曰：「看天看地。」曰：「鳴後如何？」師曰：「捧鉢上堂。」問：「古澗寒泉時如何？」師曰：「不是衲僧行履處。」曰：「如何是衲僧行履處？」師曰：「不見有古澗寒泉。」問：「兩手獻尊堂時如何？」師曰：「是甚麽？」問：「學人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師曰：「臘月三十日。」問：「如何是和尚家風？」師曰：「飢不擇食。」問：「如何是和尚爲人句？」師曰：「拈柴擇菜。」曰：「莫祇這便是也無？」師曰：「更須子細。」問：「撥塵見佛時如何？」

師曰：「佛亦是塵。」問：「如何是道人活計？」師曰：「山僧自小不曾入學堂。」官人指木魚問：「這箇是甚麼？」師曰：「驚回多少瞌睡人。」官曰：「泊不到此問？」師曰：「無心打無心。」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爲甚麼如此？」師曰：「争怪得山僧。」曰：「未審法身向上還有事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師曰：「毗盧頂上金冠子。」問：「菩提本無樹，何處得子來？」師曰：「喚作無，得麼？」問：「持地菩薩修路等佛，和尚修橋等何人？」師曰：「近後。」問：「和尚未見先德時如何？」師曰：「東行西行。」曰：「見後如何？」師曰：「横擔拄杖。」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癡，太無知，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槌，分付心王子細推。無量劫來不解脱，問汝三人知不知？」師曰：「古人與麼道，神鼎則不然。貪嗔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任從伊。行卽往，坐卽隨，分付心王擬何爲？無量劫來元解脱，何須更問知不知？」

谷隱蘊聰禪師

襄州谷隱山蘊聰慈照禪師，初參百丈恒和尚，因結夏。百丈上堂，舉中觀論曰：「正覺無名相，隨緣卽道場。」師便出問：「如何是正覺無名相？」丈曰：「汝還見露柱麼？」師曰：「如何是隨緣卽道場？」丈曰：「今日結夏。」次參首山，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於言下大悟。呈偈曰：「我今二十七，訪道曾尋覓。今朝喜得逢，要且不相識。」後到大陽玄和尚，問：「近離甚處？」師曰：「襄州。」陽曰：「作麼生是不隔底句？」師曰：「和尚住持不易。」陽曰：「且坐喫茶。」師便參衆

去。侍者問：「適來新到，祇對住持不易，和尚爲甚麼教坐喫茶。」陽曰：「我獻他新羅附子，他酬我船上茴香。你去問他有語在。」侍者請師喫茶，問：「適來祇對和尚，道住持不易，意旨如何？」師曰：「真鍮不博金。」住後，僧問：「如何是佛？」師曰：「邛州多出九節杖。」曰：「謝師指示。」師曰：「且莫作荅佛話會。」却問：「來時無物去時空，二路俱迷，如何得不迷去？」師曰：「秤頭半斤，秤尾八兩。」問：「如何是古佛心？」師曰：「踏著秤錘硬似鐵。」曰：「意旨如何？」師曰：「明日向汝道。」問：「青山淥水即不問，急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手過膝，耳垂肩。」問：「如何是道？」師曰：「車碾馬踏。」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橫眠竪坐。」問：「日往月來遷，不覺年衰老，還有不老者麼？」師曰：「有。」曰：「如何是不老者？」師曰：「虬龍筋力高聲叫，晚後精靈轉更多。」問：「如何是學人深深處？」師曰：「烏龜水底深藏穴。」〔一〕曰：「未審其中事若何？」師曰：「路上行人莫與知。」問：「古人索火，意旨如何？」師曰：「任他滅。」曰：「滅後如何？」師曰：「初三十一。」

因作清涼河堰，僧問：「忽遇洪水滔天，還堰得也無？」師曰：「上拄天，下拄地。」曰：「劫火洞然，又作麼生？」師曰：「橫出竪没。」問：「深山巖崖中還有佛法也無？」師曰：「有。」曰：「如何是深山巖崖中佛法？」師曰：「奇怪石頭形似虎，火燒松樹勢如龍。」問：「古人道，見色便見心，露柱是色。那箇是心？」師曰：「畫見簸箕星。」曰：「意旨如何？」師曰：「柳㬅節級橫階上。」問：「如何是道？」師曰：「善犬帶牌。」曰：「爲甚如此？」師曰：「令人懼見。」

〔一〕穴，原誤作「六」，今改。

上堂：「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十五日已前諸佛生，你不得離我這裏。若離我這裏，我有鈎子鈎你。十五日已後諸佛滅，你不得住我這裏，若住我這裏，我有錐子錐你。且道正當十五日，用鈎卽是，用錐卽是？」遂有偈曰：「正當十五日，鈎錐一時息。更擬問如何，回頭日又出。」問：「如何是無縫塔？」師曰：「直下看。」曰：「如何是塔中人？」師曰：「退後！退後！」問：「承古有言，祇這如今誰動口，意旨如何？」師曰：「莫認驢鞍橋作阿爺下頷。」張茂崇太保問：「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直指。」師曰：「冬不寒，臘後看。」問：「若能轉物，卽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曰：「喫了飯，無些子意智。」問：「寸絲不挂，法網無邊。爲甚麼却有迷悟？」師曰：「兩桶一擔。」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無用？」師曰：「獨扇門子盡夜開。」

上堂：「春景溫和，春雨普潤，萬物生芽，甚麼處不沾恩？且道承恩力一句，作麼生道？」良久曰：「春雨一滴滑如油。」問：「如何是學人自己法身？」師曰：「每日般柴不易。」曰：「此是大衆底，如何是學人底？」師曰：「三生六十劫。」問：「逐日開單展鉢，以何報荅施主之恩？」師曰：「被這一問，和我愁殺。」曰：「恁麼則謝供養也。」師曰：「得甚麼人氣力？」僧禮拜，師曰：「明日更喫一頓。」問：「古人急水灘頭毛毬子，意旨如何？」師曰：「雲開月朗。」問：「急水灘頭連底石，意旨如何？」師曰：「屋破見青天。」曰：「屋破見青天，意旨如何？」師曰：「通上徹下。」問：「一處火發，任從你救。八方齊發時如何？」師曰：「快。」曰：「還求出也無？」師曰：「若求出，卽燒殺你。」僧禮拜，師曰：「直饒你不求出，也燒殺你。」示衆：「第一句道得，石裏迸出。第二句道得，挨拶將來。第三句道得，自救不了。」上堂：「五白貓兒爪距獰，養來堂上絕蟲

行。分明上樹安身法，切忌遺言許外生。作麽生是許外生底句？莫錯舉。」僧入室問：「正當與麽時，還有師也無？」師曰：「燈明連夜照，甚處不分明。」曰：「畢竟事如何？」師曰：「來日是寒食。」

廣慧元璉禪師

汝州廣慧院元璉禪師，泉州陳氏子。〔一〕到首山，山問：「近離甚處？」師曰：「漢上。」山竪起拳曰：「漢上還有這箇麽？」師曰：「這箇是甚麽盌鳴聲？」山曰：「瞎。」師曰：「恰是。」拍一拍便出。他日又問：「學人親到寶山，空手回時如何？」山曰：「家家門前火把子。」師當下大悟，云：「某甲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也。」山曰：「汝會處作麽生，與我說來看。」師曰：「祇是地上水碙砂也。」山曰：「汝會也。」師便禮拜。住後，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竹竿頭上曜紅旗。」楊億侍郎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麽處？」師曰：「敲甎打瓦。」又問：「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更道也不及。」僧問：「如何是無位真人？」師曰：「上木下鐵。」曰：「恁麽則罪歸有處也。」師曰：「判官擲下筆。」僧禮拜，師曰：「拖出。」問：「如何是佛？」師曰：「兩箇不是多。」上堂：「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諸人且道還有賓主也無？若道有，祇是箇瞎漢。若道無，亦是箇瞎漢。不有不無，萬里崖州，若向這裏道得，也好與三十棒。若道不得，亦與三十棒。衲僧家到這裏，作麽生出得山僧圈䙌去。」良久曰：「苦哉！蝦蟆蚯蚓，跨跳上三十三天，撞著須彌山百雜碎。」拈拄杖曰：「一隊無孔鐵鎚。速退！速退！」

〔一〕「子」字原無，據文義補。

三交智嵩禪師

并州承天院三交智嵩禪師，參首山，問：「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山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師於此有省，頓契佛意。乃作三玄偈曰：「須用直須用，心意莫定動。三歲師子吼，十方没狐種。我有真如性，如同幕裏隱。打破六門關，顯出毗盧印。真骨金剛體可誇，六塵一拂求無遮。廓落世界空爲體，體上無爲真到家。」山聞乃請喫茶。問：「這三頌是汝作來邪？」師曰：「是。」山曰：「或有人教汝現三十二相時如何？」師曰：「某甲不是野狐精。」山曰：「惜取眉毛。」師曰：「和尚落了多少？」山以竹篦頭上打。曰：「這漢向後亂作去在。」

住後，上堂：「文殊仗劒，五臺横行，唐明一路，把斷妖訛。三世諸佛，未出教乘。網底游魚，龍門難渡。垂鉤四海，祇釣獰龍。格外玄談，爲求知識。若也舉揚宗旨，須彌直須粉碎。若也説佛説祖，海水便須枯竭。寶劒揮時，毫光萬里。放汝一路，通方説話。把斷咽喉，諸人甚處出氣？」僧問：「鈍根樂小法，不自信作佛。作佛後如何？」師曰：「水裏捉麒麟。」曰：「與麼則便登高座也。」師曰：「騎牛上三十三天。」問：「古人拈槌竪拂，意旨如何？」師曰：「騎驢不著靴。」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曰：「家鄉有路無人到。」曰：「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曰：「暗傳天子勅，陪行一百程。」曰：「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曰：「無頭蝦蟇脚指天。」曰：「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曰：「晉祠南畔長柳巷。」問：「古人東山西嶺青，意作麼生？」師曰：「波斯鼻孔大。」曰：「與麼則西天迦葉，東土我師。」師曰：「金剛手板闊。」問：「大悲千手眼，那

箇是正眼？」師曰：「開化石佛拍手笑，晉祠娘子解謳歌。」問：「臨濟推倒黃檗，因甚維那喫棒？」師曰：「正狗不偷油，雞銜燈盞走。」問：「如何是截人之機？」師曰：「要用便用。」曰：「請和尚用。」師曰：「拖出這死漢。」

鄭工部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崖絲繫腰時如何？」師曰：「幽州著脚，廣南厮撲。」鄭無語。師曰：「勘破這胡漢。」鄭曰：「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曰：「瞎老婆吹火。」僧問：「二邊純莫立，中道不須安。未審意旨如何？」師曰：「廣南出象牙。」曰：「不會，請師直指。」師曰：「番國皮毬八百價。」上堂：「寒溫冷暖，著衣喫飯，自不欠少。波波地覓箇甚麼？祇是諸人不肯承當，如今還有承當底麼？有則不得孤負山河大地，珍重！」問：「祖師西來，三藏東去，當明何事？」師曰：「佛殿部署修，僧堂老僧羞。」僧曰：「與麼則全明今日事也。」師曰：「今日事作麼生？」僧便喝，師便打。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光剃頭，淨洗鉢。」曰：「如何是學人行履處？」師曰：「僧堂前，佛殿後。」上堂，舉法眼偈曰：「見山不是山，見水何曾別。山河與大地，都是一輪月。」大小法眼未出涅槃堂，三交即不然，見山河與大地，錐刀各自用。珍重！」

鐵佛智嵩禪師

忻州鐵佛院智嵩禪師，有同參到，師見便問：「還記得相識麼？」參頭擬議，第二僧打參頭一坐具曰：「何不快祇對和尚？」師曰：「一箭兩垜。」師問：「僧甚處來？」曰：「臺山來。」師曰：「還見龍王麼？」曰：「和

尚試道看。」師曰：「我若道，即瓦解冰消。」僧擬議，師曰：「不信道。」問：「亡僧遷化向甚麼處去也？」師曰：「下坡不走，快便難逢。」

首山懷志禪師

汝州首山懷志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三尺杖子破瓦盆。」問：「如何是佛？」師曰：「桶底脫。」問：「從上諸聖有何言句？」師曰：「如是我聞。」曰：「不會。」師曰：「信受奉行。」

仁王處評禪師

池州仁王院處評禪師，問首山：「如何是佛法大意？」山便喝。師禮拜，山拈棒。師曰：「老和尚沒世界那！」山拋下拄杖曰：「明眼人難謾。」師曰：「草賊大敗。」

智門迥罕禪師

隨州智門迥罕禪師，爲北塔僧使點茶次，師起揖曰：「僧使近上坐。」使曰：「鷂子頭上，爭敢安巢？」師曰：「捧上不成龍。」隨後打一坐具。使茶罷，起曰：「適來却成觸忤和尚。」師曰：「江南杜禪客，覓甚麼第二盌。」

鹿門慧昭山主

襄州鹿門慧昭山主，楊億侍郎問曰：「入山不畏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曰：「君子坦蕩蕩。」僧問：「如何是鹿門山？」師曰：「石頭大底大，小底小。」曰：「如何是山中人？」師曰：「橫眠豎臥。」

丞相王隨居士

丞相王隨居士，謁首山，得言外之旨。自爾履踐，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盡堂燈已滅，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